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七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十六卷（二）

〔明〕余祐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河南按察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十六卷》提要

後學余祐編輯

荒政第三十一　三十九條

延和奏劄救荒之務檢放爲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寛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缺乏然而州郡多是文惜財計不以愛民爲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状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考乃是州郡差官遅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戸違法不爲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爲蠲放就中下戸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又曰應募獻米合格推賞之人多被官吏邀阻乞覔聞有至今未推賞者近雖已蒙立法約束更乞明詔戸部先且見今奏到已未推賞名件進呈將未推賞人日下推賞行下諸路州縣有未申奏者限一月内並到如遠許被抑人進状陳詞重作行遣又上戸已經去年獻助今年所蓄想已不多若必依舊格方得推賞則恐無復及格之人可以獻助欲乞檢會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勑戸部勘當到黙檢合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申浙東路賑濟賑糶依湖南江西米數減半紐計推賞指揮（謂如四千石合補承信郎今減作二千石之類）申明行下庶幾應募

者無得濟飢民乃勸所司立定保明狀式及令逐處官司承
受應募理賞詞狀文帖並要當日行遣如將來依式奏到省
部卻稱文字不圓及諸處故違程限者官員重加降責人吏
並行決配庶幾富者樂輸貧者得食實為兩便
又曰諸郡荒歉人戶日有流移一切官物不堪催理其紹興
府人戶夏稅已蒙聖慈等第免閣住催唯衢婺州當來失於
申奏致人戶未蒙依例推恩而戶部漕司催督州郡亦如平
日州郡無所從出其勢必取於縣縣無所從出則人戶必有
受其弊者甚失聖主惻怛哀憐之意然計戶部漕司所催必
是指定支遣之數有不得而已者其勢又不容且行禁止欲

乞朝廷取會戶部漕司合得諸州解發錢帛之數且於內庫
支撥應副而詔戶部漕司被災州縣所欠新舊官物並且住
催直至明年蠶麥熟後卻將舊欠逐旋催理寬作料次撥還
內庫決然不至敢有欠缺其人戶名下新舊上供官物亦乞
明詔州縣未得催理其紹興府雖已有前件住催指揮竊恐
州縣奉行不虔及將今年檢放外殘零苗米催督嚴峻亦乞
聖慈更賜戒約令其寬限人戶輸納
又曰今年旱地廣闊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三郡豐熟而
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臣昨受命之初訪聞彼處米價大段
低平即嘗印榜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沿海去處招邀米

客許其約米稅錢不得妄收力勝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
出糶更不裁減如有不售者官為依價收糴自此向後必多
有人興販前來但臣元榜約束本路州縣稅場不得妄有邀
阻收稅及力勝一節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
比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陸月却依舊法其收糴
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州軍將今年糴過米錢及兌那諸
色窠名支撥應副庶幾不失信於客人向後易為招誘如或
更蒙朝廷量立賞格召人興販行下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
空名付身數十道付本司使有上件販到米斛之人即與書
填給付蓋緣客人糶貨了畢便欲歸回元處不能等候即與

士民上戶不同伏乞聖慈
又曰救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已詳悉然而
全在官吏遵奉施行然後民被實惠究今年荐飢公私匱竭
比之常歲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戒敕本路守令以
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
劾一二重作施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亦
許具名聞奏別與差遣卻選本路官吏惻怛愛民材力可仗
者特許不拘文法時暫權差（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
抃例選差得替待闕官廟特服官員時暫管幹事畢具名申
奏量與推賞如減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官吏向前人蒙實

利

延和奏劄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値旱傷深慮檢放擾下戶偶有士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米人戶免檢全放當時即與施行人以爲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袤遂以其法行之諸郡其利甚博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縣亦得檢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戶隨分檢放外下二等戶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分間之道旁居民莫不稱其平允此最爲法之善者而律令未有明文又今年檢踏已畢行之不及欲乞聖慈詳酌特詔有司定著爲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

并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得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損田即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遠比並隣至分數檢放庶幾貧民永遠利便

又曰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陸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具支息米造成倉敖三間收貯已將元米陸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彊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

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臣昨被臨遣備使浙東又蒙聖慈賜以官會三十萬貫以給一路賑糶賑濟自謂遭値聖恩隆厚至於如此其勢必可以救活此道之人伏自入境以來日據紹興府會稽山陰兩縣人戶投訴抄劄滿落

遂將諸縣悉行根括先據兩縣申到比舊增計增二十五萬六
千一百九十二口其餘諸縣尚未申到計其縣分地理之大
小戶口決當數倍於此蓋緣當來諸縣抄劄不甚子細而又
涉日既久向之粗能自給者今皆闕食所以飢民之數日有
增加因以此數考按本府昨來均定所得錢米撥下諸縣之
數其爲欠闕數目尚多遂將昨來所蒙給降會子等錢除五
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更留五萬準備諸州取撥外即計
遂縣大小及已得錢米多寡等第均給計已支費十八萬餘
貫而會稽山陰兩縣自占九萬餘貫其餘準擬諸縣申到再
劄人數別行均給者共不過一萬餘貫計可得米三四千石

而已事勢危迫不免遂急於鹽司錢內借撥九萬餘貫牒紹
興府措置運糴然亦僅可得米二萬餘石而已以兩縣再劄
所添計之則此二萬二三千石之米其勢豈足以均及諸縣
之人然而兩縣所得一家不過日得一二升一口不過日得
一二合而已此皆僅足以苟延喘息而不足以救其死命竊
料更加旬月未論不得食者必致殍死而此得食之人亦有
羸困不能以自存者矣又況當來計料糶濟止到三月十五
日便行住罷已不能給而麥熟猶在四月麥之熟否姑置未
論止許住罷至於麥熟猶有半月餘日無以接濟大以紹興
一郡之飢自臣未到已蒙撥賜米十四萬石錢九萬貫其臣

有請又蒙聖恩如此其厚而臣智術淺短不能變通其所施
爲止於如此竊恐考之於今則徒有賑救之名而無賑救之
實要之於後則既已養之數月之久而不免棄之旬日之間
徒費陛下軍國之儲數十大萬而不足以稱陛下救民水火
之心固臣之無狀死不償責至於藏米增賞雖以得旨通行
而去年獻助之人至今未蒙推賞度牒換米雖已得旨給降
而米數太多度牒一道計當錢千五百緡以此至今皆未聞
有應募者則此竊恐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
心或格於有司拘攣纖嗇之儀而不得以下究也臣已與帥
臣王希呂同狀奏聞欲望聖慈更賜矜憫再行措撥會子三

十萬貫及今糴米五六萬石通融接續措畫糶濟而後於此
詳具其所以然者以聞其去年本路所奏合推賞人則乞特
詔有司直與推賞給降告命付之本州令守臣喚上當廳祇
受不須更令官司保明徒爲文具其度牒亦乞裁減半價只
作百五十石仍再給降三百本付紹興府令臣與王希呂同
共掌管交到米斛即與書填則人必樂從應募者衆凡此三
者儻蒙施行庶幾此郡飢民逐家一日各添得米一二升逐
口一日各添得米二三合而逐縣續有劄到漏落戶口及流
移歸業之人亦得以漸次收拾不至飢死既有以卒究陛下
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而草野愚臣亦得以憑

藉威靈不負飢民之命千萬幸甚如其不然則臣計已窮終
必仰孤任使伏自到任以來朝夕憂懼精神耗竭四肢緩弱
時復麻痺竊恐一旦溘然無以見百萬餓鬼於地下欲望聖
慈赦其罪戾許臣罷免使得脫此寃債歸骨故山亦千萬幸
甚披心瀝血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戰栗之至

奏捄荒事宜狀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考究求
所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明號爲最
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飢荒昔所未有臣以目所覩
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既在所急事體
宜先奏聞今紹興府八邑餘姚上虞號爲稍熟然亦不及半

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嵊縣旱及九分蕭山諸暨
水旱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
等陸縣約其所收不過十一先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
石錢九萬貫并本司前官申朝廷於衢婺州通融撥到義倉
錢三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明州義倉米五千石數目非
不多州郡日夕惟賑濟是務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
寄居士大夫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飢
殍之實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士子宦族第
三等人戶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
自秋來賣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貸耕牛無所不至不較

價之甚賤而以得售爲幸典質則庫戶無錢舉貸則上戶無
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鰕螺蚌久已竭澤
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萬生齒飢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
者衣不盖形面無人色扶老攜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群見之
使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
以然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郡非
若浙西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
失蠶麥些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戶先已匱乏是以
細民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以下
猶可措置盖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苟活

今以空虛之郡而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給十分之
人而戶口甚多所關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所能補助者臣
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夫父老者既如此復約墾田收租之
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畝計其歲入六縣爲田度
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四百餘萬又將今冊抄劄
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則山陰會稽丁口半於
諸暨嵊縣而比新昌蕭山相去不遠絕長補短兩縣當六縣
四分之一今抄劄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戶計三十四
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焉則統計六縣之貧
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并上戶當不下百四十萬計稔歲所

歛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差食百四十萬之生齒日計
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謂樂歲無餘者既信而有證矣又
約六縣所蠲放分數以計今歲民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
所不收之米約計二百六十萬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乏
數目如此浩瀚則所謂補助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
興府先所得錢一十二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
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又指留五萬貫均
給諸州外不過共折米八萬二千餘石并前項米一十四萬
石總而計之不及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今來措置除蕭山
僅能口給半月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固不過一

二升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
之皆知聖主憂勞憫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便
足以救其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貧
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十餘日當爲粟百萬石
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
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
力言之則救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於今日然
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
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柰何處之而熟視
其飢餓顛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叙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

末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陛下哀憐財赦意迫
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皇恐俟罪之至

奏救荒事狀臣自衢婺州復回紹興府界竊見衢婺災傷比之
紹興府數殊少而兩州公私本皆富實賑恤之備足至秋成
惟紹興府災傷極重所費不貲自今已是非常狼狽而考其
後日之備乃不能盡三月而止竊恐新麥未登之際尚有缺
乏之患而下田之麥亦有遭雨浸損去處又已無復食新之
望其豐熟處常歲所收亦不過可爲兩月之計五六月間青
黃未接之際此必復有以勞聖慮者若至其時方作處置竊
恐後有緩不及事之歎如欲及今講究早爲措畫則臣昨累

具奏所乞數事今皆尚可行也其一乞推去年獻助之賞者
已蒙節次施行近日遂有婺州進士陳夔詣臣投狀陳乞獻
助二千五百石訪聞浦江等縣更有一二家亦欲陳獻此亦
可見不吝恩賞之効今若更賜指揮催促省部盡行推賞使
無一戶之遺然後鏤板開具頒下諸州廣行曉諭則其慕而
效之者當不止此而已也其二乞減度牒米數亦已蒙減五
十石此則恐所減太少未足多致米斛蓋度牒本價只四百
貫適今之宜更合少損以濟飢民乃爲得策不當反高其直
使牒日持久卒無所售以誤指準也其三則臣嘗與帥臣王
希呂同奏再乞撥賜官會三十萬貫而未蒙開允也此固無

厭之請宜不足聽然紹興之民不幸罹此非常之災父老相傳以為数十百年所未嘗有而陛下所以扶持救恤恩勤備至亦数十百年所未嘗有今其不能免於死亡捐棄者已無可言其幸得延殘息以至今日者豈可不為終惠之計而使之旬月之間頓至闕絶以棄前日之功哉抑官會出於印造非有鼓鑄之勞見今通行輕重之權與見錢等雖使更散三十数萬亦未遽有害於流通也况以陛下之至仁至聖夫豈有愛於此而輕百萬人之命哉且又紹興累年荒歉常平錢米日下支散無復一文一粒可為將來久遠之備今此所乞若蒙聖慈依数撥賜則亦非惟可救目前之急萬一支遣不

盡又足以接續收糴更為後日之儲其利尤不細也凡此三者乞留聖念早賜施行庶幾緩急不至悮事然臣尚慮麥前急闕收糴未辦厥功不多有失賙救竊見本路諸州常平義倉米斛尚有餘剩未支遣處欲乞特降指揮許臣照應移用條法量行取撥尤為利便

奏捄荒事狀臣昨曾具奏乞詔州縣照應省限理納夏税不得促限追呼已蒙聖慈頒下施行今聞諸州間有不遵稟者公行文移必要七月上旬取足願屬憲究具奏乞將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税入户納過之数依倣秋苗所放分数特與比折今年合納之数亦蒙聖慈行下又為户部巧為沮難行下本府催督愈峻今来既是復有災傷豈是追呼箠撻催督税賦之時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州郡將所管縣分被災重處特與寛限勸諭送納其不係被災縣分内有被災鄉分亦各較量輕重依此施行其紹興府理折夏税亦乞直降指揮依臣所乞施行庶幾遭難遺民稍獲安業

又曰臣昨具奏諸州雨暘次第曾有貼黄奏稟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旱帳及早差官檢放事蓋為田稲既是乾損及其未獲之際便行檢踏即荒熟之狀明白易知非惟官司不得病民亦使姦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訴旱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公私两便近来官吏不曾考究令

文但據傳聞云訴旱至八月二十日斷限遂至九月方檢旱田則非惟田中無稼之可觀至於根查亦不復可得而見矣於是將旱損旱田一切不復檢踏蠲放窮民受苦無所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者則乘此暗昧以熟為荒瞞官作弊皆不可得而稽考去歳本路諸州大率皆然欲乞降指揮劄下轉運司及本司遍牒諸州縣疾速受理旱狀日下差人檢踏早田荒熟分数其中晩稲田即俟八月收狀節次檢踏如有奉行違慢後時失實之處許两司按劾以聞庶幾窮民將來獲霑實惠目下聞此德音便知朝廷存恤之意不至倡狂別生妄念仰勞宵旰之憂實為利便

又曰賑恤之備去年諸郡公私猶有蓄積緣今春支用數多悉已無餘今被害之民既是不可不加接濟則其費皆當出於朝廷臣本欲遍訪諸郡約見合用實數然後奏請今恐因循後時失於措置兼聞衢婺明州守臣皆欲丐祠而去台州亦申本司乞撥錢糴米數目甚多又見臣寮劄子論衢州等處見已乏食及有指揮行下閩廣勸諭客米前來溫州接濟可見一路州軍荒歉廣之事勢已急臣今且約一路之數權以一百萬貫爲率欲望聖慈特賜開許印給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欲乞就十分錢數之內且納三分依近降指揮每道且責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四百貫文省容臣約度

分俵諸州守臣令其多方措置變轉收糴庶幾趁此早穀成熟之際便於左近有米去處價直尚平之時節次收拾免致臨時倉卒貴價收糴緩不及事

又曰訪聞諸州府村落已有彊借劫奪之患此在官司固當禁約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然後禁其爲非庶幾人心懷德畏威易以彈戢若漫不加省待其生事然後誅鉏則所傷已多所費又廣况其不勝何患不生乞降指揮早撥上項錢數使如臣者得以奉承布宣遍行曉諭聖德意所孚固有以銷厭禍亂之萌矣然後明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作過唱亂之人及早檢捕致之典憲庶幾姦民知畏不至生事

又曰伏見州縣之吏不爲不多而其間才能忠信可倚仗者極不易得將來七州糴濟從來皆察用人必廣乞降指揮特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行差使候結局日如舊庶可集事

又曰臣竊詳在法檢視蠲閣隸轉運司臣今敢以爲請者蓋緣蠲閣賑恤本是一事首尾相須若蠲放後時失實使飢民已被輸納追呼之擾然後復加賑恤則與割肉啗口無異故臣妄意欲得參與其事庶幾血脉通貫使聖朝賑卹之恩不爲虛枉伏乞聖照

又曰臣所奏請固皆今日所當施行而此項最爲急切竊恐

大臣進呈之際謾將一二項不甚緊急事節量行應副卻將此項沉匿不爲施行候臣再請則又費月日致失機會且如明州糴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申奏是時明州船米輻湊正好收糴乃不施行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則所有船米已爲上戶收糴殆盡矣今朝廷施行事體緩慢姦弊百端不稱陛下救焚拯溺之意大率類此臣不敢越職奏聞惟是此事切乞斷自聖志力賜主張蓋不惟一路民命所繫實國家休戚所關願陛下獨留聖慮

又曰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龜鑑近已刻石

本司緣是臣下私書不敢容易繳進今有一本急於申奏不
及如法標背已申納尚書省或蒙宣索乞賜覽觀仍詔大臣
常體此意不勝幸甚

巡歷台州奏行事狀臣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二十五日準尚
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一十五萬緡臣
即時分撥應副諸州外仍於台州剗到常平司及諸州庫眼
有管窠名錢八萬貫及於降到錢會內撥錢二萬貫共湊一
十萬貫量逐縣災傷輕重地里闊狹均撥應副仍詢訪到土
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為衆所服者一縣數人以禮敦請令
與台州縣當職官公共措置差募人船前往得熟去處收糴

米斛循環賑糶仍多方敦請上戶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
并行運糴添助賑糶仍據本州申到見管常平義倉米伍萬
二千餘石已令椿管準備賑濟及一面立式選差都正鄉官
等家至戶到從實抄劄法應糶濟大小戶口取見的確數目
各隨比近置場以俟將來闕食就行糶濟仍立罪賞約束不
得泛濫抄劄枉費官廩外伏乞聖照

又曰臣所經歷去處得雨之後晩稻之未全損者並皆長茂
可望收成但民間所種不多僅當早稻十之一二其早稻未
全損者亦皆抽莖結實土人謂之二稻或謂之傳稻或謂之
孕稻其名不一目今有已藝熟處亦有尚帶青色處村民得

比接濟所益非細但其稻莖希踈秕多穀少其青色者已逼
霜露恐難指擬至於粟荳油麻蕎麥之類却並有收次第今
冬未至乏絶只爲荐飢民無蓋藏竊恐來春必至艱食臣已
面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早晩但覺民間闕食便行賑
糶收錢運糴循環接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實爲利便伏乞
聖照

又曰臣體訪到本州黄巖縣界分闊遠從來出穀最多一州
四縣皆所仰給其餘波尚能陸運以濟新昌嵊縣之闕然其
田皆係邊山瀕海舊有河涇堰閘以時啓閉方得灌溉收成
無所損失近年以來多有廢壞去處雖累曾開淘脩築又緣

所費浩瀚不能周徧臣竊惟水利修則黄巖可無水旱之災
黄巖熟則台州可無飢饉之苦其爲利害委的非輕遂於降
到錢內支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宣教郎林鼐承節郎蔡
鎬公共措置給貸食利人戶相度急切要害去處先次興工
俟向後豐熟年分却行拘納其林鼐曾任明州定海縣丞敦
篤曉練爲衆所稱蔡鎬曾任武學諭沉審果決可以集事但
本縣知縣范直興不甚曉事恐難倚仗欲乞依本司已獲降
到指揮特與嶽廟理作自陳別選清彊官權攝縣事庶幾興
役救荒不至闕誤伏候敕旨

[illegible]劄子臣昨具劄子奏聞乞撥米三十萬石添貼紹興府

糶濟米數指定支撥緣某所乞上件米數內十四萬三千
餘石係收到本府見行措約間日糶濟數目別作逐日糶濟
會計合用數目其餘亦係慮恐日後更有增添約度大數若
不得此則不惟使某今日渡江無以布宣聖主憂勞惻怛之
意實恐將來飢民日食半升之米不足充虛接力不能作業
營生必致殍死流離上貽當宁宵旰之憂或恐豊儲見在米
數不多難以盡行支撥即乞且撥十四萬三千石先付某前
去將紹興府諸縣一例作逐日糶濟外所乞餘數却乞細計
價錢付某前去與知明州謝直閣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糴
廣米接續糶濟仍須管除賑濟外所有賑糶到錢令項樁管
申取朝廷指揮實為利便伏望鈞慈早賜敷奏應副施行

禁止遏糴狀契勘紹興府婺衢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合
用米斛已承降聖旨指揮給降到本錢三十萬貫接續賑糶
緣本路兩年荐遭水旱無處收糴某今體訪得浙西州軍極
有豊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通最為近便已行差官雇船前
去收糴及印榜遣人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客
販竊慮逐州縣不體隣路飢荒之急故行遏糴及客人應募
船販亦恐逐州縣税務循習邀阻妄作名色輙收雜税力勝
買酷錢之數使本路飢民日就狼狽虛被聖主撥賜賑卹之
恩事屬不便今檢準淳熙令諸數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般
販及今年八月三日聖旨勘會淳熙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勅
兩浙江東湖北旱傷全藉鄰路豊熟去處通放客米訪聞得
熟州郡輙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奉聖旨劄付諸路帥漕各
檢坐指揮條法遍下州軍不得遏糴如敢違戾仰逐司覺察
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路獲降指揮本路州縣税
場邀阻妄收税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條法各加一
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
揮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令行下浙西得熟州
縣約束其沿途税務邀阻收錢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件指
揮加等坐罪施行庶幾公私般運免致艱阻一路飢民得霑

實惠

乞給借稻種狀本司準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勘
會春耕是時深慮江浙兩淮州縣去歲旱傷之後貧民下户
并流移歸業之人艱得稻種却致妨廢農務理宜措置正月
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轉運提舉司疾速行下去歲
旱傷州縣多方措置稻種斟量給借務令及時布種俟豊熟
却行拘還具已借支數目聞奏仍多出文榜曉諭本司照對
紹興府去歲旱傷為甚衢婺州為次遂那撥錢發下紹興府
及下衢婺兩州諸縣恭稟聖旨指揮措置給借并鏤版曉諭
人户通知元據婺州申本州鄉俗體例並是田主之家給借

今措置欲依鄉俗體例各請田主毋一石地借與租户種穀
三升應副及時布種候收成日帶還不得因而收息如有少
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已下諸縣從此施行及紹
興府申支撥官錢委官同與縣官措置給借五縣共給借過
第五等下户并流移歸業人五萬七千八百户計錢一萬七
千四貫五十四文省并衢州申管下屬縣那借官錢伍百貫
文及勸諭上户將收到稻種共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二石四
斗二升二合斟量分借鄉民布種去訖
奏借兑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狀臣昨為本
軍今年災傷至重奏乞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内循任妄伏候

誅夷不謂聖恩即垂閔兑臣與闔郡千里軍民鼓舞相慶仰
戴天地父母再生之恩雖復捐軀隕首誠不足以仰報萬分
之一今來稔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攢具奏
聞外復有危迫之懇須至冒昧以聞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
稅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即苦旱乾人户車水救田日不暇給
憂勞愁嘆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責諸縣依限催理只令
勸諭人户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疋錢
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
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兌
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

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五文
省趁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糴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
七十石賑糶饑民却候糶畢收錢元錢節次起發其餘人户
所欠錢絹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饑餓寒凍之憂日甚
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臣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
轉死之禍敢冒萬死復以上聞欲望聖慈更賜矜憐許將本
軍今年人户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
却隨新稅帶納庶幾饑餓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有臣
輒將上供官錢借兌糴米之罪敢不俯伏恭俟朝典伏乞聖
慈併賜施行臣無任瞻天望聖皇懼懇切之至

奏勸諭到賑濟人户狀照得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
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到上户張世亨等承認米穀賑
糶接濟民間食用已行下逐縣告示上户依所認數目樁管
在家伺候差官審實監糶去後續準行在尚書户部符九月
十九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勑中書門下省檢會
昨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勑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
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
斛富室上户如有賑濟饑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詣實保明
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内無官人一
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

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
五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補迪功郎符本軍疾速施行本軍遂恭禀
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承認賑糶米穀之人如願將來
賑濟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今據都昌建昌縣狀
申勸諭到元認賑糶米穀稅户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黄澄
四名各情願依格法將米穀賑濟饑民乞依今降指揮保奏
推賞本軍已行下逐縣告示張世亨等依数樁管米斛伺候
本軍給曆付飢民及差官前去監轄賑濟饑民請領食用候
見的實賑過米数別行保奏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南康任滿奏事狀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雖有樁

管及撥到常平米斛数目不多深恐不能周給遂行勸諭到
管屬上户承認米数賑糶接濟民間食用續於去年十一月
十一日準行在尚書户部九月十六日辰時準淳熈七年九
月十三日勑中書門下省檢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勑節文
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
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户如有賑濟饑民之人
許從州縣審究詣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
身補授名目内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德
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
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如係進士與補迪功郎符恭

軍疾速施行本軍恭禀行下管屬幷行勸諭承認賑糶米数
之人如願將來賑濟切待審究保明申朝廷依今來所降指
揮格法推賞去後據都昌建昌縣申数内勸諭到元認糶米
稅户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黄澄四名各情願承認米
依格法賑濟内建昌縣稅户張世亨伍千石乞補承節郎進
士張邦獻伍千石乞補迪功郎稅户劉師輿四千石乞補承
信郎幷都昌縣待補太學生黄澄伍千石乞補迪功郎各乞
依今降指揮保奏施行本軍遂行下告示張世亨等依数樁
米伺候給曆付饑民差官監轄賑濟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
八日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續據管屬星子

都昌建昌三縣共抄劄闕食饑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户
数内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
口本軍各印給曆頭牌面置簿曆發送逐縣當職官給散付
人户預於縣市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差見任
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務監廟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監
轄賑糶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嚴戢減剋乞覔之弊自淳
熈八年正月初一日爲始令抄劄到闕食人户赴場賑糶其
鰥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内又緣雪
寒行下屬縣將元係賑糶饑民用上件張世亨黄澄等米及
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月至三月内又慮飢民艱得錢收

糶米斛再自十一日爲頭行下諸縣將已給曆賑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十三日通作半月及照得都昌縣止有黃澄一名承認賑濟米伍千石奏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用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內撥米四千石本軍措置官錢和雇脚夫舟船裝載發送都昌縣交管分於置場去處責令監轄賑濟至閏三月十五日終節次據都昌縣建昌縣申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過米撮筭共計一萬九千石星子縣原無勸諭到上戶賑濟米斛即以常平義倉米斛依例普行賑濟外本軍節次行下都昌建昌知縣逐旋審究的實賑濟過張世亨黃澄等米數保明申軍去後據迪

功郎監城下酒稅權都昌縣事孫僑通直郎知建昌縣事林叔坦狀保明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過米一萬九千石委是節次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即無冒濫本軍一面差委從政郎本軍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都昌建昌縣覆實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米一萬九千石委是賑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勘會得張世亨劉師輿各係稅戶張邦獻係應舉習詩賦終場士人并黃澄係於淳熙四年秋試應舉習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實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過米數各應得近降指揮賞格數內稅戶張世亨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輿賑濟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條保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付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祗受須至奏聞者

又曰臣昨奉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聖旨勸諭到本軍人戶黃澄等出備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已曾累具畫一奏聞去訖近緣春初雨雪寒凍及三月以來農功將起已貼諸縣將上件米普行賑濟管內飢民兩次通計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

七十六口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足爲半月之糧今已了畢千里之民既免於飢餓流離死亡之憂無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臣亦多方體察詢究委無欺隱漏落誑妄不實之弊已因近降指揮具事狀申本路監司乞行保奏外竊緣當來勸諭並是臣親書榜帖分遣官屬再三往復示以朝廷命令官賞之信其人乃肯欣然聽命今臣秩滿非久解罷若不力爲奏陳早乞推賞萬一他日有司視同常事巧爲沮卻則不惟使臣得罪於民亦恐朝廷異時命令無以取信於下本軍不免別具狀奏欲望聖慈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黃澄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早賜處分依格推賞

庶幾民間早獲爲善之利日後或有災傷富民易以勸率貧民不至狼狽實爲永久之利臣不勝大願

又曰臣輒有愚見上瀆聖聰臣竊見本軍去年大旱田畝不收幸蒙聖恩減放秋苗倚閣夏稅而又申詔有司發廩勸分前後丁寧勤勤懇懇凡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深至厚以故今歲開春以來及今日是七十餘日而閭里細民幸不至於大段闕食又幸自今雨澤以時原野漸潤竊料不過四五十日則二麥可收又四五十日則早稻相繼決不至於復有流離捐瘠之禍以勤陛下宵旰之憂矣然臣竊以爲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今者飢餓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死亡然亦類皆鳥形鵠面蕭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爲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撑拄門戶而遽欲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去歲倚閣之官物則是人者其必無全理矣竊聞乾道七年之旱夏稅秋苗亦皆嘗蒙聖恩矣而流殍甚衆迄今不復者正以次年帶納前料稅物者迫之也然考其實

所謂帶納者初未嘗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司用度之闕而姦胥猾吏得以並緣搔擾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其後淳熙元年九月四日乃以荐飢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矣今舊逋未除新稅將起斯人懍懍已有狼顧之憂臣愚欲望陛下赦臣之罪察臣之言亟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其上二等人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間幅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臣愚賤疎遠不當妄有陳奏實以誤膺委寄職在牧民竊於詔令之間有以仰窺陛下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大懼無以仰稱萬一是以不敢不盡其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恐懼顛越之至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經總制錢年額係於夏秋二稅內收趁緣本軍去年分檢放過苗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石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六千三百七十二貫一百一十七文省及依准淳熙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倚閣本年第三等以下人戶未納畸零夏稅折帛錢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五貫四百六十五文本色絹三千八百一十六疋九尺六寸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

二千九百二十五貫八百四十七文二項共合除放經總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其苗米上所收經總制頭子勘合等錢遵從淳熙四年户部韓尚書申明已得指揮並合隨苗除放其夏稅畸零錢帛既已倚閣亦無合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數目合依例除豁方欵具申乞下總所幷憲司照會今會得池州近以旱傷申請已奉聖旨除豁檢放苗米上無收經總制錢况本軍旱傷尤甚既檢放秋苗外又蒙倚閣第三等以下畸零夏稅所有上項經總制錢委實無所從出欵望鈞慈矜察特賜敷奏於本軍淳熙七年分合發經總制錢內除豁前項放免無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仍乞行下憲司總所及本軍照會

又曰本軍月椿錢係於夏秋二稅幷場務出納錢物收到頭子經總制無額錢及酒稅課利分隸椿辦緣去歲旱傷之故苗米放及八分三等夏稅亦復倚閣自九月十二月終月額共合椿辦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貫九百一十二文除已據實收椿到錢將新補舊近互償那共計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三貫五百四十七文節次起發外尚有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及今年正月以後合發錢數目今空竭無計措置望朝廷特賜敷奏將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月終𧘂趁不[illegible]月椿錢六百二千貫三百六千[illegible]

八年正月以後合發月椿錢數亦乞行下淮東總領所照會據本軍每月實椿到錢數起發候向去年歲豐熟民力稍蘇即依舊數發納

申明閉糴劄子熹竊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本軍地瘠民貧米穀不多遞年雖是豐熟亦仰上流州軍客船販米糶糴食用今年遭此大旱檢放七分以上而上流儘有得熟去處顧乃循習舊弊公然遏糴以致米船不通細民缺食本軍竊慮無以賑糶支遣遂逐急那兌諸色官錢差人前去收糴米斛今據差去人申已糴到米而諸處官司出榜禁約不許放行竊慮客販不通官糴又阻境內飢民日就狼狽除已移文諸處官司請照累降指揮疾速放行及不許阻節客旅外更欵具奏及申尚書省又慮遠失鄰援之睢向後別致邀阻反為深害謹密具此申稟欵望鈞慈特賜矜察早為敷奏將降睿旨檢舉舊法遍下諸路嚴行約束但使公私米穀遠近通行則沿流荒旱州軍自當不至缺食非獨此邦之幸而已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熹昨曾具奏及申尚書省約計本軍今秋放旱外三分苗米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及去年零欠綱運米伍千餘石乞賜截撥下本軍充軍粮支遣今續據管內三縣申到檢放實數多是全戶乾死所傷不啻八九分若依元數必取三分苗米即恐人戶無從輸納必致逃移其去年

殘欠初意亦候今冬催理塡納今既災傷如此亦乞并賜蠲
遣之時以此計之卽意前奏所乞兩項米數正使便蒙聖恩
許賜截撥然皆已難作十分指準未蒙哀憐則其狼狽又將
有不可勝言者蓋嘗竊謂有軍則糧決不可以不足旣旱則
稅決不可以不放此二者皆必然之理也但在今日欲取足
軍糧則民已無食更責其稅必有逃移死亡之憂欲盡放民
稅則有軍而無糧民亦將有不能保其安者二者之爲利害
其交相代又如此然就其一端而論之則闕軍食之禍淺而
易見不放稅之禍深而難知故今州縣之利不過且救目前
爲應文逃責之計掩蔽災傷阻遏披訴務以餉軍不闕爲先

務至於民不堪命而流殍死亡皆不暇恤殊不知民旣死徙
閭井蕭條田園蕪穢或數十年而戶口賦稅無以復於其舊
積其所欠比之全放一年之稅何止倍蓰且如本軍乾道七
年歲嘗大侵流殍滿道至今十年而流庸尚有未安集者田
土尚有未開墾者今者不幸復遭此旱計其分數或乃甚於
彼時民尚無以爲食若復責以輸納租稅將來之患必當有
甚於前不知更費幾年功夫可得復似今日此亦不可不深
慮者也然非朝廷察此利害之幾有以給其軍食使之得以
盡實檢放而無乏供之患則雖知之深害之不獲而目前立至
之禍亦不可免此熹之所以不敢避僭逾之罪復論前奏之

未審者仰冀鈞慈深加憐察特賜敷奏且依所乞截留兩貲
米斛外更令帥漕兩司同共相度別行應副則闔郡軍民死
生而骨肉矣如蒙留念更追章賜行下以安其心熹無任望
恐俟命之至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　熹爲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究心多方
措置庶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饑餓流離之苦然竊
自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體次第亦須
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
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悃切
布聞條具于後

一逐縣知佐旣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
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子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修事舉
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已吝權下慢其上但知偷
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況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
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少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
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
惠
檢放之恩着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
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擾擾又須
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凉去處止憑鄉保撰

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
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
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
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衆依公推舉約定所蔭
客戶所糶米穀數目縣司畧備酒菓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
其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
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
實量其增减如更詐欺抵拒即具姓名申軍切待別作施行
一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隅官保正子細抄
劄著實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

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
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即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
括隅官保正重行責罰
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糶米人戶公共相議置場
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
市出糶上戶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船載往來
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
即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未
盡事宜並更望子細示諭當行改正

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尚仍前弊致此飢民一
有狼狽即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矣千萬至懇
至懇
勸諭救荒契勘本軍管內久闕雨澤祈禱未應田禾已有乾損
去處皆由長吏不明政刑乖錯致此災殃永念厥咎實
深悼懼除已具申朝省及諸監司乞行寬恤賑濟及
檢計軍倉兩縣常平米見管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
船日近出糶仍兌借諸色錢往外州循環收糴準備賑
濟況朝廷愛民如子聞此災傷早晚必有存恤指揮
將來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

下項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戶多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
往往失所甚者橫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宇便無
人爲主一向狼籍至今遺跡尚有存者詢問來歷令
人痛心況今淮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熟捨此往彼等
是飢餓有何所益今勸人戶各躰州縣多方救恤之意
仰候朝廷非常寬大之恩各且安心著業更切祈禱
神明車戽水漿救取見存些少禾穀仍限陳訴所傷
田段頃畝聽候官司減放稅租賑濟米斛不可容易
流移別致後悔

一令勸上户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客務令足食
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拋荒公私受弊
一令勸上户接濟佃人之外所有餘米即須各發公平廣大
仁愛之心莫增價利莫減升斗日逐細民告糴即與應副
則不惟貧民下户獲免流移飢餓之患而上户之所保全
亦自不爲不多其糶米數多之人官司必當施行保明申
奏推賞其餘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
司當爲根究如有故違不肯糶米之人即仰下户經縣陳
訴從官司究實
一令勸貧民下户既是平日仰給於上户今當此凶荒又須
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上門
告糴或乞賒借生穀舉米如妄行需索鼓衆作鬧至奪錢
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行決配遠惡州軍其
尤重者又當別作行遣
一早禾已多損旱無可柰何只得更將早田多種蕎麥及大
小麥接濟食用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使軍契勘今歲三縣田禾旱
傷闕有逐鄉山源溪澗或有得雨去處自熟田段其稅賦合
全行輸納乃有邊臨大澤並有積水陂塘可以車戽接救田
段皆是人户自入夏一乾之後合家老幼晝夜辛勤用工車

戽救得其禾稻十中只有三五分熟者即合倣此自熟之田
究見其數斟量輕重別作一等優恤兼有無水車戽全然旱
死田段竊慮人户將來一槩投訴旱傷欲將各縣鄉分分委
縣官趁此未曾收割之際躬親下鄉遍詣田段地頭親自相
視仍關具耆保併人户指證供結罪賞備類開具供申
施行置場賑濟所約束事契勘賑糶賑濟人户米數已下場差
官及合干人監轄外逐場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門
外及裏門外各依先後資次排定都分上户坐處近都先交錢後請米遠都後交錢先請米至日天未明監官入場隅官入交錢位子隨牌入非有牌不得入門保正大保長各將旗號引本都保下輪糶濟人赴場外
門依資次旗下坐定以監官逐隊叫名保正以旗引保長保
長以旗先行賑濟人户以次詣窻前呈牌隅官以入門印印
其左手訖撥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濟人以次請
米訖監官用支米訖印於牌下日子之左以濕布拭去手印
即時出門次引賑糶人户請窻交錢上户米錢自行交外更不附曆常平米錢縣司差人吏當厅交納交訖用紅印於曆内本日合糶米數下之右如錢
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糶之數却付人户以入門印印其左手
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糶人以次糶米訖監官用
糶米訖壽印印其曆内交錢印之左仍用濕布拭去手印即
時出門一保畢又引一保如前一賑糶人户逐都各置緔旗

一面（止用小紵一幅約長三尺各書第幾都字）逐保各置小旗一面（或紙旗便各書第幾[illegible]）

（都第幾保字）逐場都各各異色保各如其都之色

再諭上户借貸米穀事契勘本庫管屬去歲旱傷已行下星字等三縣勸諭上户以所收米穀賑糶除認數外有餘剩米穀并不係勸諭賑糶米穀人家逐年多是春間將米穀等生放下户秋冬隨利收息今來上户以旱傷之故慮恐下户將來負欠不還官司不為受理仍以官司勸諭為詞不肯生放使下户用之失業不便使司今準淳熙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指揮節文諸人户除糶米令欠户還米本外每斗收息五升其生放約秋成計本息還錢亦合一體施行如有拖欠不還官為理索所貴兩無虧損合行下三縣散榜勸諭約束施行

上宰相書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日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糶米斛令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净不雜糠秕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給降緡錢三二百萬付憲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用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賑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緩[illegible]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今米舡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illegible]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為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為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撥時度事最為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及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

覆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為朝廷撙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為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為不然也夫撙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為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illegible]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

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鬬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蓋不知
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飢民口
吻之中以是爲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
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
僚內而侍從之華外以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
北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伏節小者正任横
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
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
也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
如惜賞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

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
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
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
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
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
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
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
明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特越
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荐飢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
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

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
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
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
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
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
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
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
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
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況其飢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
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

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
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竟恐所憂
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
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
不可不一爲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于下
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
之前君臣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其趨時務之急而爲熹所陳
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
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
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illegible]衰

遲固不能爲此無疑之不托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臥田間養鷄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迫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荅呂伯恭書夏秋以來今日方得竟日之雨民間遂可種麥蒔蔬庶幾有以係其心志而不至於流移此後公私多方接濟到得春來則麥可食而無所事矣但其間日月尚多又未知果能如人所料否耳其間隨事措置曲折甚多未暇一一求教所幸民間却稍相信鄉村士人有事便可來說上下之情

稍通官吏不敢十分相罔凡事省力但一味無錢沒擺處耳

荅呂伯恭書賑恤之備粗有支吾奏請數事悉蒙朝廷應副衰拙之幸大抵今歲江東諸郡旅旱分數稍寬緣此民間未至流徙此間諸縣鄉村四十里置一場糶官米及勸諭到富民米穀元日初糶殊未有來糴者以賞格募得三家米近二萬石賑濟當得官者四人而飢民受惠不少矣然今未敢散須俟深春也

與王漕書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則不過視部內被灾之郡使之實檢放福建惟下四州水旱特有檢放若上四州則民間全不知有條法恩意但知田無所收則殺人放火耳今示之以此亦所以息其作亂之心也捐逋租近日州縣無他事可以擾民惟有催理舊稅不問已納未納一切禁繫決撻責令重納此爲大害寬今年夏秋二稅省限各展一月具以條目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惰得失而誅賞之使愁嘆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族靖其鄉閭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則視荒損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糶販稍勸富民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麥蒔芋蔬菜之屬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本收成之後秖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爲灾傷甚處乃行之想亦不至甚多也又此事雖屬常平司然或彼司無錢而漕司有錢則借而爲之亦不爲侵官也

與李彥中張幹論賑濟劄子示諭勸分之說足見仁人之心區區所慮蓋亦如此但閑中不敢數與外事前日但以船粟盡輸城中鄉落細民無所得食恐有他患不免以書扣府公乞未得報未知竟如何但此說又與來喻浦城發米之說正相戾恐不容自有異同竊意莫若邀率鄉里諸長上先次相與合議可行之策使城郭鄉村富民貧民皆無不便然後共以白於當路而施行之蓋此事利害稍廣非一夫之智所能獨決又筆劄敷陳未必盡意不若面言之可究底蘊也但此事之行於富民必不能無所不利但以救民之急不得不小有

所忍權以濟事若為富民計較太深則恐終無可行之策也
告急朝廷乞牒鄰部恐亦不能有補吾鄉在重山複嶺之中
朝廷縱有賑卹不識何路可以運致鄰部唯有廣東船米可
到泉福然彼中今年亦旱近得福州知識書言之甚詳此因
無可指準就使有之亦如何運得到此浦城之米想亦不能
甚多發之無節恐山谷間細民飢餓將復有貽州郡諸司之
憂者尤不可不深慮也度今城下惟有兩縣勸分之說須作
措置然亦且令愛惜撙節接續長遠乃為至策若兼督迫
數日之間散盡所畜則無以為後日之計矣但上户有米無
米之實最為難知若一槩用産錢高下為數此最不便顧恐

今勢已迫不暇詳細不免只用此法耳若說不拘多少勸諭
任其自糶則萬無是理也要須別有一法以核其實乃佳耳
浦城之米必不得已可就糴而不可遏販蓋就糴猶為有限
而遏販則其出無窮必須此縣而後已凡此數端恐可以裨
商論之末故略陳之不識高明以為如何也
與林擇之書朝廷所遣使者方來所至揭榜施米卜日市井游
手及近縣之人得之深山窮谷尚有飢民却不沾及然所謂
十日亦只虛文只軺車過後便不施矣其實亦無許多米給
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無一事真實可嘆可嘆
與建寧傅守劄子熹昨日已至山間祗擬兩日又當南下然早

久水漲更須數日乃可抵城下也歸途訪問田畝豐儉細補
計已未至甚虧常數但備禦之策亦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
尤不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昧論醞釀所耗只今造麴崇安
郭內度費萬斛黄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在數
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虞舟楫之費曷若坐完此穀了無
事而百全也萬斛之麴將來所糜秋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
果如前日收糴秋米之說所完亦豈及此聞邵武已行此令
彼以蕞爾小邦尚能行之豈堂堂使臺大府之力而反不能
乎到家得浦城知友書亦頗及此今謹納呈願高明更與楊
丈孰計之也但恐已緩不及事耳此人姓張名体仁好學有

志佳士也似亦與景仁昆弟同年 前此因垂問人物亦嘗及
之矣又聞揚丈已行下主簿糴米而未及秈秫之別不知果
如何糴秈之害前已陳之然千里之內户口不知其幾若必
人人糴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户樁留禾米如前
日之說儲備乃廣但所遇縣道官吏之說皆憚於此計蓋恐
上户見怨又慮見欺殊不知救灾之政與常日不同决無靜
然而可以獲富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之
其勢必糶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令但使之存留分數以俟來
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鄉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其間不無冤
[illegible]之人然勸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不從者懲之以

飛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悼其怨怒且慮其欺已而不敢
為弐似聞建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願以家貲二百萬糴米
以俟來歲之荒而以本價出之若果如此則亦豈為鬼為魅
全不可化者但患上之人先以無狀聞之故彊者視以為笑
雠而肆其凌暴弱者畏之如大敵而不復能以正義相裁二
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書以為權衡之論為仁義之窮而
作竊以為此乃不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
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
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故凡此所論雖若枉後患
文一切之說其實趨時救弊不得不然蓋其心半於救人而
所及者博故雖有人所不欲而強之者初亦不出乎仁術之
外也夜不能寐起坐作此信意直書無復倫次不審高明以
為然否正使未必可行亦足以當一劇論也

與黄商伯書此間為旱災所撓都昌縣官稍解事又請得盛族
黄省幹同措置必可無慮但建昌官員皆不足倚仗又遍詢
彼邑寄居士人無有能分此憂者意欲煩南卿為同邑官區
處庶幾下情稍通吏不敢肆其姦罔不知渠肯俯聽否渠雖
德安人而建昌亦有產業知彼民情故欲倚以為重耳敢煩
語次試為叩之若許幸早見報當專致書禮請也

與陳同甫書旱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欲雨竟作雨不成此兩日
是夜淒涼亭午慘烈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然
視州縣間政事無一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
竟也本欲俟旬日間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發
今遂遭此旱雹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
然則未知所以為計也

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
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

而今救荒甚可嘆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
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
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
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
先生向來救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賑濟委無良策
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刻刷錢物庫中
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供三萬貫
糴米賑糶早時糴得却糶錢還官中觧發是以不闕事舊來
截住客船糴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
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
曰悔一件事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米
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糶當時好糶了卻莫待

罪且得爲更新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朱文

之爲南康守吏之害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疑山陰

會稽二縣刷飢餓人少通判鄭南再三云數實及子細刷起

三倍

賑濟之策初且大綱如抄人口之類亦且待其抄來如何如不實有人訟然後或添或去却罪官吏一

細碎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如薛士龍輩皆有一定

格子細細碎碎皆在我手尚得只一出使委人如何了得又

此等事須是上下一心方了得

紹興時去得遲已無擘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劄城下兩

縣飢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却抄得多遂欲

治之而不曾却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

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

有不知數目便辦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

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牓關防再入

之人

先生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

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效力已自有名無

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

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

逼不曾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

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

計米之有無而委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

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爲人所紿譎詐之士則務欲

容私此大不可

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

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

曰要之只是粗法

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不

然必欲求全恐併與所謂利者失之矣

盜賊第三十二

與皇甫帥書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發伏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算踈遠不當僭有所陳然慕用之私懷不自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寇遁江西贛嶺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衂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

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荼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為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猺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

答林擇之書聞汀寇甚熾想募府無暇及他事矣近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有此指揮恐亦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平徐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討盜起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別致嚮應即支遣不可缺者令漕司撥錢應副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榜簡約其詞令人於地頭散帖曉諭其次即須非時接見賓客僚吏務

通下情以資討策此事平日已是欠缺今亦不可猶前失也其次須有將有兵乃可責效若只用見今兵官統見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無疑聞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見憑湛說亦招得賊中徒黨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穴本路左翼軍向來便是此等人所以陳敏用之有功今日無復舊人只與諸州禁軍土軍無異却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有心膽事藝者勿問其所從來可也向見師㬎得商榮者在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斂夫技之徒隸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之亂遂收其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今本未有人其勢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遥為聲勢切不

可使入山與賊交鋒適所以長賊威而沮官軍之氣亦防賊
人乘虛衝突旁近州郡或本處有哨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留
令足彈壓必不得已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翼相
犄角亦是一事但正當此荒歉供億之費不貲不知何以為
計耳聞沙縣宰頗有才南劍推官趙師淵劒浦令鄧肯曉事
此是將來帥到南劍可備使令之人亦不可不知也
與方耕道書寇事亦不當其曲折若如前書所諭欲以不加桎
梏之𥁞為感動之術則在我者誠亦有以取之矣大率天下
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
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

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
亦安得無怨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須他時面見更於
源頭理會耳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為他學但自幼
即學平心以待物耳此言可念也
與黃商伯書強盜三人配隸嶺海乃向來驚恐都昌之人昨以
其情重法輕稍加毒手經由隆興恐有司以為疑幸為白錢
文一言於帥座交管轉押為望此輩吾人所共疾想二公亦
不以為過也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
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

心寅畏若慢也心粗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
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
百種為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李椿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從叛者如雲稱之為李
王又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大重深是不便
伊川嘗說今人都柔了蓋自祖宗以來多向寬仁不曾用大刑
之屬由此人皆柔軟四方無盜賊後來靖康時多盜蓋廣難
方急朝廷無暇治之耳且如紹聖之後山東河北連年大饑
而盜作也皆隨即仆滅但見長上云若更遲四五年虜人不
來盜亦難禁止蓋是飢荒極了

建賊范汝為本無技能為盜亦非本心其叔積中却素有包
藏陰結徒黨置兵器滿倉箱中其徒勸之舉事每每猶豫若
有所待有不決於中者輒火十數家且殺人因劫之為首其
人終不肯但曰時未可我決不能為汝輩可別推一人為主
衆遂擁戴汝為勢乃猖獗建之士如歐陽穎士施逵吳琮者
善文章多材藝或已登科皆望風往從之置偽官日以蕭曹
房杜自相標置以漢祖唐宗頌其功德汝為愚人假然當之
朝廷遣官軍來平賊時秋稼已熟賊聞官軍且至放水灌田
又以禾穟相結連已而決隄去水官軍至不諳其山川道路
賊縱之入山山路險隘騎卒不能企賊覺官軍已疲困乃出

平原以誘官軍官軍出山爭趨田中既為結縫牽絆又陷泥淖賊因四面鏖擊之官軍大敗乘勝據建州三年累降累叛竟遣韓世忠來方能勦除之汝為自縊尸為樅所焚弗獲初建人陸棠謝尚有鄉曲之譽陸乃龜山壻為士人所推謝極端重類似有德器者賊聲言使二人來招我吾降矣朝廷遣之既而賊有二心乃拘係久之歐陽畢又說之曰盍切因循遂為賊用賊敗歐陽頡士吳琮先誅死陸謝施逵以檻車送行在至中途逵謂二人曰吾輩至必死與其戮于市朝且極痛楚曷若早自裁二人曰何可得自死逵曰易爾乃密令人為藥三丸小大形色俱相似一乃無毒者逵取無毒者服之餘二人服即死逵既至行在

歸罪于二人理官無所考證迄從末減但編置湖南某州中途又逃去或為道人或為■行或為人典庫藏後逃遯望淮去有喜其材者以女妻之住數月復北走降虜改名宜生登偽科後擢用甚峻逵亮將犯淮時猶為之奉使比來時黃尚書通老為官伴黃幼與之同筆硯雅相好至是不欲見其人以疾辭遂改名張子公宜生猶問子公通老安在子公以實對欵扣虜中事不可得因登六和塔子公領客宜生先登亟問之曰春使得無首丘之念乎宜生曰必來言方終而介使至宜生色為之變既歸即為虜所誅

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為臣身非我有生有道理殺得他時即殺之如被他拘一處說不問亦須問他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如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即是尋常今人看着是大事

鄭湜補之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弊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為擾曰當今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為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之効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

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剌以備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是不怕他

方臘起向薌林時為小官言今無策只有起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寇不戰而自平

夷狄第二十三 八條

曹拱奏劄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

側身脩行任賢使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
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
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人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
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盖決然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
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既知當為與所當止之大端
矣然而戎虜馮陵包藏不測中外之議咸謂國威未振邊備
未飭倉廩未充士卒未練一旦緩急何以為計臣獨以為今
日之憂非此之謂所可憂者乃大於此而恨議者未及之也
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
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
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彊本
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深憂也不識
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
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脩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
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
務治其本而勿治其末治其實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服
夷狄知畏則形勢自彊而恢復可冀矣

答汪尚書書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
以審彼己較强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
治夷狄之道也盖以力言之則彼常强我常弱是無時而可
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
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
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
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脩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與黃樞密書竊聞虜酋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
盖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畀付莫大之慶
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于下執事
盖自戊午講和以至于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
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
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為海內所屬望者
為之輔佐進賢退姦脩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
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為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
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本成事同發機有[illegible]
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illegible]
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為烈武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illegible]
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急而糧已匱於是[illegible]
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illegible]
罰于彼則勝負之決盖未可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illegible]
於廟堂之效群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
相戒兢慎祗肅改圖柄任益脩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命

不宜坐廢鄰國之難以幸為利而遽自以為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走簽發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持討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臣竊以為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離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廬龍之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為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

則賢於今日東圻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失今不早為計虜人士馬精彊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元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脩怨于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斂民則民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惓惓而不能已也顧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

與魏元履書今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弛張黜陟乃折衝制勝根本魏公續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正公言欲經略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

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事收拾人才曰然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特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類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卻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爲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

國家方與女真和時高麗遣使來求近上醫師二人上召老醫擇二人遣往至則日夕厚禮皆不問醫而多問禁中事二醫恠而問之高麗主曰我有緊密事欲達宋皇恐所遣使不能密故欲得宋皇親近之人而分付之所以問公禁中事者欲以見公是所親信耳二人因問之高麗主曰聞宋皇欲與女真和來攻契丹此非良策蓋我國與女真陸路相通常使人察之女真不是好人勝契丹後必及宋而我國亦不能自存此合當思所以備之二人問所以備之之說曰女真作一陣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勝之因令觀教其女真陣蓋如枴子馬之類二人歸奏上怒召老醫而責之其一人出門吐血後

不死其一人歸即死

令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和便戰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即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軼得我今五十六年間只以和為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

某嘗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說恢復某應之曰公便說得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因說為政篇道德政刑與此一般有道德則刑政乃在其中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專用刑政耳

災異第三十四 九條

辛丑延和奏劄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嘆進賢退姦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温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賊者或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聖明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搖寖虞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臣竊不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也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缺政者無間踈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擧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譴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群黎百姓無不蒙休矣

論災異劄子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煙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面目皆為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說如一決非虛妄臣竊思惟間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

苦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為陰盛陽微之證陛下維
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沴亦為陰
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聞於聖
聽者也臣嘗聞之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於朝一暮大拱中
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脩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
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
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
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脩德正事故
能變災為祥其効如此伏願陛下視以為法克己自新蚤夜
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

社神靈守之在旁懍懍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
煩譴告而又申敕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
天意之所在而交脩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臣
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至

奏蝗蟲傷稼狀臣昨於今月初四日聞得紹興府會稽縣蝗蟲
頗多即遣人走探昨日據所差人孫勝回報會稽縣白塔寺
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
頭村人皆稱蝗蟲遇夜食稻臣已具事狀并大小蝗蟲二色
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去訖臣遂即時乘船出門向曉至蝗蟲
地頭廣孝鄉第十都第十七都同會稽令尉泝行親到田間
看視其蟲大者不多小者無數集於稻苗之上其未結實者
莖葉皆為咬傷其已結實者穀苗皆為咬落委是為災有害
苗稼紹興府先已支錢一百貫文付會稽縣募人打撲赴官
埋瘞本司亦已支錢一百貫文付縣添貼收買據本縣申兩
日內已買到七石三斗八升五合臣亦與帥臣王希呂一面
詢究祈禱打撲焚瘞外須至奏聞者

御筆回奏狀臣昨具奏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臣已同本
府發錢專令本縣令尉親在地頭召人捕獲收買焚埋每得
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小者每升給錢五十文續奉御劄令
臣分詣祈禱更行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臣恭禀聖訓夙

夜不遑即同帥臣王希呂就府治設醮祈禳又撥錢出牓曉
諭於先支賞錢之外更行倍加增貼召人收捕仍差茶鹽司
幹辦公事沈大雅前去監視督責又牒請鄉官二員同縣官
分頭給賞收捕今據申到截今月十三日通計收到大蟲一
石五斗三升六合小蟲二十五石九斗三升九合並已埋瘞
目今尚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臣續又見諸暨縣寄居與投
詞人稱紫巖鄉亦有飛蝗在境臣即已專委本縣令佐親臨
田陌子細從實相視如委的實即從會稽縣所行召人支賞
收捕焚埋去外臣伏為本路所管衢婺等六州今歲旱損比
之紹興其災尤甚本欲取本月上旬起離前往親行檢視頃

備賑恤正緣收捕蝗蟲未盡未得起發今不住據逐州縣接
續申到事理委是大段緊急不免定取十五日起發前去經
由蝗蟲地頭更行督責取見殄滅次第然後取道嵊縣山間
望婺州界迤邐前去前路有合奏聞事件續次申發所有上
項事理須至先具奏聞者

乞脩德政以弭天變狀臣昨為本路旱傷祈禱不應累具奏
及申尚書省乞為敷奏早作防備近准省劄已蒙聖慈特從
所請支錢於明州置場糴米而又伏覩陛下發自宸衷特遣
中使降香祈禱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深至切不
勝感激願效愚忠顧限官有常守無由瞻望清光罄竭血誠

庶裨萬一不勝犬馬螻蟻區區之情竊謂累年之旱譴告已
深今日之災尤分外廣非惟官府民間儲備已竭而大農之
積亦已無餘又當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縣積年欠負官物
其勢不容少緩凡所以為施舍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
如去年之厚臣竊不勝大懼以為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
常少小災傷之比也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深
以側身悔過之誠醻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
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誠感
通轉禍為福其次則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
收糴之本而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

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
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
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在於盜賊蒙
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

答史太保別紙今者邊事益急變異荐臻人無智愚共以為憂
然意淺陋竊以為境外之傳未足憂而譴告之深為可畏也
今朝廷於其不足慮者既已過為之防而於其深可畏者反
未有處焉甚惑焉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具有故實
明公身為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亦不當俯及細務願以
此意為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

之言而明目達聰感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

與周參政劄子今歲之旱其勢甚廣比見連日降旨所以為祈
禱賞恤之計者足以知聖主之憂勞矣然所為禁屠宰決杖
罪放房緡及參鹽賞錢者恐未足以為應天之實而今日又
報獨放綱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此消已
成之災息未形之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側身脩
行之意其反求諸己者為如何哉熹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
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脩缺政曰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
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受訴者即守察其縣令當以名聞）曰通
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路仍許下流諸路州軍見奏重行責罰）曰勸分賑之曰截留綱

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臣竊念此至熟熟矣欲印首信胥一言於上又慮出位于時未必取信故敢以告于執事伏惟都俞之暇從容造膝一為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與陳福公書天文變於上坤軸動於下正是君臣上下動色相戒飭躬正事以弭消弭之時顧乃視之恬然略無驚懼之意上之則九重不聞有側席求言之詔下之則諸府不聞有引愆避位之章舉朝婾阿相徇為日已久士大夫稍有氣節敢議論者盡在遠外寂然不聞有一人能為明主忠言以指廢倖裨缺失固邦本達民情者間其語及天變則盡以歸之屢曾使應天道此已為諂諛不忠之大至於地震東南數路無一不然又將使誰當之而不以為憂耶臣意以為今日之事所當憂者莫大於此而境外之事不與然明公果有乃心王室之意但當以此曲折極言為上勸以傳詢芻蕘深求已缺之意則明公雖不盡言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達此功固已大矣又何必刺探隱謀密陳秘計然後為論事哉觀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譴司馬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少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觸主意復忤貴權之為忠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

與趙帥書雷雪之變誠可憂懼而寒雨連月陰盛陽微天雖不言意極彰著此亦可深慮者但求言之路未廣不知果有切至之論可以感寤聖心祥謝天意者否侍郎身雖在外然以宗屬之親侍臣之重而平日愛君憂國之心與今之從政者不可同日而議適此幾會似亦不容默默以自同於衆人也不審嚢封入告當復以何為先區區頗竊聞之以實發縛之憂

〇異端淫祠第三十五 八條

戊申封事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正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横分中外斷絶雖有所謂

邪激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illegible]
用之失也故自古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
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嘗闢之
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
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
而後可　以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
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
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身治心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
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

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為然則聖賢不為不高學之不
為不久而所以正心脩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
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闇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蘊奧羣人卿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害於己之所為以故相與怨疾指為道學而加詆訕焉臣已略論於前矣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為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下學悉如己之所為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頹倖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閔馬父之所深憂也今敦頤等所著之書頗藏冊府陛下試取而觀之聖學高明必將有默相契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於此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
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
佛老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
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彊兵或有
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
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
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彊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
不惧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
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
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
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
己酉擬上封事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
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

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謟瀆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
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
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
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
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況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
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
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
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
響乃是心無所主[illegible]以是

其姦欺誑惑之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
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此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
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
何待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
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
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
以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
幸甚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爾佛
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家之本性也報身者釋家之德業也
肉身者釋迦之眞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人宗其教者遂分為
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為遂
尊老子為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
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
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
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大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
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
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
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
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

預之庶乎其可也

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俠戶了但老子既
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
如眞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眞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
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為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
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
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為眞君而作眞龜蛇於下已無
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眞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
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眞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為眞君

因論張天師先生曰本朝有南劒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獄中
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一時人皆信之而彼
獨能明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者林積者秦相時嘗為侍
郎

勸女道還俗榜蓋聞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
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
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脩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
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唱
為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修道
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無
遺類天地之間莽為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

家者所以維持紀綱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彜倫得不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惑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既盛情竇日開中雖悔於出家外又慚於還俗於是不婚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為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能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毋不能為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實可哀此當職前日之榜所以不憚於丁寧也然昨來告戒未行只緣區處未廣今復詳思與其使之存女道之名以歸父毋兄第之家亦是兼為了當終久未免悔吝豈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

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聘從便婚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遵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亂之污俗豈不美哉如云婚嫁必有聘定齎送之費則脩道亦有庵舍衣鉢之資為父毋者隨家豐儉移此為彼亦何不可豈可私憂過計茍狥目前而使其男女孤單愁苦無所依託以陷邪僻之行鞭撻之刑哉凡我長幼悉聽此言反復深思毋貽後悔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理之神祠雖係勑額凡祈禱之類不往可否曰某當官所至須理會一如儀案所具合祈禱神亦有無義理者便入可也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皆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說到如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待坐諸公各言諸處淫巫誑惑等事先生感類嗟嘆而已因舉江西有玉隆萬壽宮太平興國宮每歲兩處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如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此理豈有許多人一日同登天自後又却不見一箇登天之人如汀民事定佛其惑亦甚其佛肉身嘗留公廳禱祈徼福果有知道理人為汀州合先投昇水火以袪民惑愚民施財崇脩佛宇所在皆然此弊滋蔓尤甚陳後之言泉州奴巫惑民新立廟貌海船運土石及遠來施財遭風覆舟相繼而不悟曰亦嘗望見

廟宇壯麗但尋常不喜入神廟不及往觀凡此皆是愚而無知者之所為爾

建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今人心都喎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捨財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耶前剋言猶曉不得況欲曉之以義理哉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五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六

後學余祐編集

雜類第三十六 九十九條

天下事須是人主曉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爲宰相了做，亦做不得。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聖人所謂無爲者，未嘗不爲，依舊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正己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治豈有不理。

子善問：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聖人豈是全無所爲耶？曰：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

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禮？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

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

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强，教行民服。

問：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之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之所以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與其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之所以處太甲，周公之所以處管蔡，此可見聖人無不可爲之時否？曰：然。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

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

問：世宗果賢主否？曰：看來也是好。問：當時也曾制禮作樂。曰：只是四年之間，煞做了事。問：今刑統亦是他所作。曰：開寶通禮當時做不曾成，後來太祖足成了。而今一邊征伐，一邊制禮作樂，自無害事，自是有人來與他做。今人鄉一邊便打那一邊，才理會征伐，便將禮樂做閑慢了。世宗胷懷又較大。

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强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更舉無忌憚。

贊化育常人如何為得曰常人雖不為得亦各有之曰此事
惟君相可為曰固然以下亦有其分如作邑而禱雨之類皆
是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己不立事决不能成人自心若一
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
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
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着理會下稍如
何
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曾理
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己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

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
因言處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間就這救之之心又
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至病熱下
寒藥少間又變得寒到得這家計壞了更支吾不住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
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惠公得國
便不納群公子文公之入即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
兆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
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

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
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變無窮事難以逆
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
把筆便說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
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
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
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
苟且見識
問古之論功行封其分界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

若使小人參其間則或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聖人則
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
亦自有以處之也
或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
以寬濟之曲禮謂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
古人為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
以得其當今人為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
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
子升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識須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

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
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
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大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已看史策所載簒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弒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如為天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已甚且如國家遭汴都之禍國於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於復中原雪讎耻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真箇能如此猶不是况為此說者

其實只是懶計而已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今人只認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揀箇是底始得
古者脩身與取財恤民與養兵皆是一事今遂分為四
吳伯英與黃直卿議溥溢先生徐曰今則且理會當世事尚未盡如刑罰則殺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稅賦則有產者無稅有稅者無產何暇議古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
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都蕩然無些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化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恁休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
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

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謚之曰英神
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雖得恰好却又
撞着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故有
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安

徐處仁字擇之南京人靖康間執政嘗舊作師時早間理會公
事飯後與屬官相見皆要穿執如法各人稟職事了相與久
坐說話議論又各隨其人問難教戒所以鞭策者甚致故有
人爲其屬者無不有所知曉事呂居仁亦嘗事之凡作事無
不有規模雖小事亦然無苟作者只如支官吏酒當其支日
以酒缸盛廳前自往各嘗之或差出外處或辭去或初來官

按曆令各人以瓶來取如數給之從小至大一樣無分毫私
偏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
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
梢

當官必審是非明去就今做事至於危處却避禍曰吾爲渾厚
可乎且如後漢諸賢與宦官爲敵既爲冀州刺史宦官親戚
在部內爲害安得不去之安得謂之矯激須是不做它官故
古人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居卑則不與權豪相抗亦無
甚職事

公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illegible]底心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繞到利害重處則顧[illegible]只是[illegible]
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illegible]利害走了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做人道是一好官
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illegible]道是[illegible]人[illegible]日做[illegible]
一件明日又做得一件却窮了

先生謂若海曰令祖全節翁孝義篤至又能堅正自守當時權
貴欲一見之竟不爲屈至於通判公又爲張趙所知持論[illegible]
然不肯阿附秦老可謂無忝於所生者前輩高風誠可敬[illegible]
爲子孫者其忍不思所以奉承而世守之乎或曰今人志在

趨利聞人道及此等事則多非毀訕笑先生曰其嘗謂得他
當面言之猶似可又有口以爲是心實非之存在胷中不知
不覺做出狠事者茲尤可畏

因李將爲郭師闍倖曰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
穩纔要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如一稅飯在這裏
纔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底也有爭得被人打底也有爭
不得空被人打底

凡事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做與它方可率得它
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畎畝[illegible]
與他勾當方得

與趙帥書詢諆賞慶亦不專在一人肇記先儒辭孟子詖詖二
字以爲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
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
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於踈
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爲長太息也
因說今官府文移之煩先生曰國初時事甚簡徑無許多虛文
嘗見太祖時樞密院一卷公案行遣得簡徑畢竟英雄底人
做事自別甚樣索性
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鬨鬨地鬨過了事又只休且
如黃河事合即其處看其勢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鬨河東

決西決凡作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多鬨說
只是今日何處看脩器械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
教閱日日着實做故事成
被幾箇秀才在這裏翻弄那吏人翻得來難看吏文只合直說
其事是如何條貫是如何使人一看便見方是今只管弄閑
言語說到緊要處又只恁地帶過去
因論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爲說曰不必如
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
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
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它意思氣象自恁地
渾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
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
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
而其人才皆是當時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詞謹重有
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
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倒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
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
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

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詔
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祖八年詔與文帝即位詔只三數句
今人敷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
其與諸公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曆逐日公事
開項逐一記了即勾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
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底却只愛官只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
臨事只是這箇重都不見別底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
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只

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
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
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
然不可
先生因泛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録册子記李仲和之祖（見居三衢）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
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
不入他日復招飯意廑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
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
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嘆前輩立己接人

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
必稽其所終慮其所敝也或言近有為鄉邑者泛接部内士
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
牽肘處曰為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略繩墨其末流
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為法也
通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看此心其
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休公其間蘇章夜與故人飲明
日按之此莫大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為貨
人居官要應副親戚非理做事只說道窩託所得貨賄親戚受
之這是甚麼底事敢胡亂做因說吳公路為本路憲崇安宰
上世與之有契在邑恣行無所不至有訴于吳其罪甚衆吳
謂其上世有恩於我我今居官終不成以法相繩遂寬釋訟
者增之斯人益肆其暴害邑民皆無所告訴看來固當不忘
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廢法又如何當官漢武帝不以隆
慮公主之故而赦其子昭平君雖其初以金錢預贖死罪後
竟付之法云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柰何以弟故而廢先帝
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東方朔上壽曰臣聞聖主為政賞不
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帝三王
之所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夫天討有罪是大小大事豈
可以私廢直卿云若是吳憲待崇安宰雖當一付之法還亦

有少委曲否曰如恩舊在部屬未欲一寘于法亦須令尋醫
去可也
呂晦叔為賈昌朝無禮捕其家人坐獄後呂為相適值朝廷治
賈事呂乃乞寬賈之罪恐渠以為臣與有私怨後賈竟以此
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不濟事於大義都背了蓋賞罰
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己意行乎其間
建陽簿權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簿斷聽
離致道深以為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
豈可遂從其請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
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只怕妻

之欲離異人別有曲直不可不根究直如云其先任其處有
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
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
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母責戒勵若更離
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程先生謂舜不告而
娶舜雖不告堯嘗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王法治之而已因
云昔為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為接脚夫
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
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深
以為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

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
治則其父得不銜冤於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
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為然其後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其
接脚夫即赴井其有罪蓋不可掩

酒天言察院黃公鎮字川和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
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
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死其時在學中
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録晩過廨舍知録云早上所諭已拷
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屨儼然初未
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幷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

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
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
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
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為極口說西銘民吾同
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
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

晩諭兄弟爭財產事照對禮經凡為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
有別籍異財之禁盖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專
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據田園以為己物此乃天性人心自然
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所以順之而不敢違也當職昨來

到任之初詢訪民俗考按圖經曾以司馬大夫司馬中即熊
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勸諭士民務修孝弟忠信之行
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
恤庶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
不孚未有顯効比閱詞訴有建昌縣劉珫兄弟都與縣陳由
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產私下指撥分併互相推託
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聞聽除已行下建昌縣及案到陳
由仁等指撥關約盡行毀抹當廳說諭令劉珫陳由仁與其
兄弟依舊同居共財上奉母親下率弟姪協力家務公共出
納輸送官物外竊慮管屬更有似此棄違禮法傷害風教之

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訓糾禁上負承流宣化之責內自循
省不勝恐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須至曉諭者

某在南康特民有訟坐家逃移者是身只在家而託言逃移不
納稅又有訟望鄉復業者是身不回鄉而寄狀管業也

與趙帥書竊見使司行下委兩隣附籍事官司嘗已施行但此
事初議只委鄉官勸諭人户自來附籍蓋不欲使吏與其間
恐有煩擾雖有不願請米者亦不之彊但欲請米者非已附
籍不給即其人利害切已附與不附皆須自任其責行之既
久人漸相信今忽有此指揮即自此之後生子得米之人可
以安坐不問而歸其責於鄰人鄰人不得米者顧乃代之任

責而又無罪賞以督其後又况一甲之內除懷孕家外尚有
四家今却只取兩家為鄰若在街市人家齊整去處猶可責
之兩畔切隣不容推託若在鄉村人煙星散去處即或前或
後或左或右或踈或密必是互相推託不肯為任此責其生
子得米之人既不干預鄰使無利害之人任無罪賞之事而
四家之中又無正定主名萬一無人及時申附直至生子之
後其家或欲殺棄即通同蓋庇不復申舉或欲請米即須論
訴鄰人以為不申附之罪鄉官既難受理根究其勢必須有
司追証搔擾其害不細不知及今尚可回否若得且令鄉官
依舊勸諭人户自行附籍而委措置官考察附籍者之數最
[illegible]其尤怠慢者申縣改差而稍加沮辱以警其餘亦足以革
[illegible]弊廣恩意如其不然即須嚴立罪賞而使甲內四家同任
其責如有懷孕五月之家即四隣先取本家申乞附籍文狀
仍說願與不願請米四隣連名簽押狀內公共指定專委兩
隣其人某人傳送取附籍鄉官批回付本家收照候生子訖
再取四鄰保明繳連元批赴收支鄉官請米其不願請米人
亦須四鄰具狀繳連元批保明不曾殺棄關報注籍如此乃
可關防推託遺滯詞訴搔擾之弊然既如此即事體規摸頓
異前日而將來亦恐終不免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計其利
害之實而行之也大抵此事從初商量非不知如此措置決

是不能周徧然所恃者既無煩擾之弊而勸諭恩意有以感
動之則賑給之惠雖不能周而陰受生活之賜者自將不勝
其衆耳若以此為不廣而欲其速得周徧則決非勸諭之所
可及勢須一切以文法禁令驅迫然後可成如此非不美觀
然恐官司徒有文移而無事實民間徒被搔擾而無恩惠非
前日所為思慮措畫之本意也

與方若水書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脩其在我者至如士民薦
舉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僥求不知他人如何如某久居
閑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
察其情有蔽弊即繫治之不少貸也

同子嚴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收
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逵公路當
官凡下書者須令當廳拆下書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
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
書來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其人喫湯當面拆書若無他
方令其去

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立定某日見客某人不見客
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麽條貫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怪不
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
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吞不可欲吐不

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人心都頑然無知抓着
不痒掐着不痛矣小官嘗被上位如此而非之矣至他榮顯
又不自知矣因言夏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事
官相見蓋恐慢職官稟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潭州初
一十五例不見客諸司皆然某遂破例令皆相見

古人置官者正以他絕人道後可入宮今卻皆有妻妾居大第
都與常人無異這都不是出入又乘大轎記得京師全盛時
百官皆只乘馬雖侍從亦乘馬惟是元老大臣老而有疾底
方賜他乘轎然也尚辭遜未敢便乘今卻百官不問大小盡
乘轎而宦者將命之類皆乘轎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王荊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
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自南
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轎矣

趙子直奉命將入蜀請於先生曰某將入蜀蜀中亦無事可理
會意欲請於朝得沿淮差遣庶可理會屯田曰出於朝廷之
意猶恐不得終其事若自請以行則下稍或有小事請乞不
行便難出手如舉薦小吏而不從其薦或按劾小吏而不從
其劾或求錢米以補闕之而不從其所求這如何做

與程可久書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
為民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為不可易設使便有姚

元崇真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

某在南康祈雨每日去天慶觀燒香某說且謾去（一作且謾）今若有
箇人不經州縣便去天子那裏下狀時你嫌他不嫌他你須
捉來打不合越訴而今祈雨卻如何不祭境內山川如何不
去告上帝

祈雨之類亦是以誠感其氣如祈神佛之類亦是其所居山川
之氣可感今之神佛所居皆是山川之勝而靈者雨亦近山
者易至以多陰也

先生因說邑中陽臺恐有火災縣官禱禳云豈可不備人事合
當拘家家蓄水警備

知南康榜文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茲土懇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拔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寬恤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諭事件下項

一本軍土瘠民貧稅役煩重前後長吏非不欲多方措置寬卹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已告諭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得逐急了辦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致民力日困無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安忍坐視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寬恤並請子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度多方措置庶幾户口歲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

一本軍民俗號稱淳厚達少爭訟獄少係囚及按圖經前代有太中大夫司馬暠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宜春縣令熊仁贍皆以孝行顯名及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以累世義居寡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之所及又况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頹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子弟咸知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卹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

一本軍背負長江前據彭蠡地勢雄秀甲於東南禹跡所經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節祖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秘丞父子相繼皆有德業著在冊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後來之秀接踵比有而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數亦少雖講道脩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屋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今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陪厨待補聽講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職公務之餘亦當時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爲時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右出榜星子都昌建昌縣并市曹曉諭管下士民父老等請詳前項事理逐一遵稟仰副聖朝愛民敦化之美意并牒三縣照會及別給印榜每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張掛不得隱匿并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

學錄量儹立課試規矩開具回報切待措置施行

勸諭榜令具節次施行勸諭事目如後

一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事件常切傳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常切禁止鬪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財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併行坐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為無有窮盡今乃有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闕供承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絕逆天悖理良可歎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則不待媒娉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甚於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況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戶既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況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殯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切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科杖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為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婚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為名斂掠錢物裝弄傀儡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有司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尚敢干犯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宜各深思無貽後悔

龍巖縣勸諭榜當職恭奉勑命來守此邦見本州四縣龍溪諸
邑風俗醇厚少有公事干挠州府獨有龍巖一縣地僻山深
無海鄉魚盐之利其民生理貧薄作業辛苦州府既遠情意
不通縣道公吏又不究心拊摩躬行教化往往多差公人下
鄉搔擾及縱吏人因事乞覔不遵朝制不恤刑獄不能分別
是非曲直致使其民不見禮義惟務凶狠强者欺弱壮者凌
衆内則不知有親戚骨肉之恩外則不知有閭里往來之好
習俗薄悪已足歎傷至其甚者則又輕侮官司公肆咆哮把
持告訐無所不至始則詭名下状終則将身藏閃及至州縣
察其欺詐追捕緊急則便閉門聚衆持杖闘敵殊不思量既

為王民便當遵守王法州縣之官皆是奉行朝廷政令今既
不然抗拒州縣便是不遵王法不畏朝廷如此所為何異盗
賊縱使一時抵敵得過不知終久作何收殺雖説本因官吏
養成此悪然却終須自己出頭受罪小者徒配决罰大者殺
身破家赤子無知抵冒至此良可悲閔當職既忝父母之官
豈忍坐視不思有以教其未然除已行下龍巖縣約束官吏
務宣教化恪守條法不得似前容縱搔擾外須至曉諭
右今榜龍巖縣管下徧行曉諭上户豪民各仰知悉其有細
民不識文字未能通曉即請鄉曲長上詳此曲折常切訓
誨要使闔縣之人常切思念既為王民當守王法自今以

後各脩本業莫作姦盗莫恣飲博莫相闘打莫相論訴莫
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官司不可似前咆哮告
訐抵拒追呼倚靠凶狠冒犯刑憲庶幾一變獷悍之俗復
為禮義之鄉子子孫孫永遵聖化如更不改尚習前非州
郡雖欲曲法相容亦不可得决當會合巡尉圍掩捜捉依
條斷罪的無輕恕今榜曉諭各請詳思趂早革心無貽後
悔

禁戢人從不許乞覔使軍照對所委官下鄉竊慮將帯合干等
人因而生事乞覔搔擾事屬不便合令縣給口食與随行人
不得搔擾保正寺觀等人仍立賞降給文榜付檢旱官随行

張掛約束

施行人户許狀乞覔據學生馮椅劄子述照對今歳旱荒民户
已是投詞星子見行委官檢踏其在都昌舊來踏旱之弊名
色非一不敢不以告者凡押旱狀官中所收則謂之醋息錢
直日司乞覔則謂之接狀錢已下案案吏乞覔則謂之買紙
錢及投旱帳則謂之投帳錢官員下鄉檢踏供帳民户着押
杜司乞覔則謂之着字錢檢踏官員随從人吏於保正名下
乞覔則謂之俵付錢官司行下蠲放所納米斛社司随斗數
乞覔則謂之苗頭錢凡此之類皆蠹民之尤若官中所放
本以裕民而民之糜費乃至於是人户既已困窮坐受其弊

無力赴愬委實切害今行下星子都建昌縣嚴行約束及出榜各縣門并檢踏官隨行張掛曉示人户知委如合干人依前乞覓前項逐色錢数仰人户不以早晩具狀經縣陳訴從本縣拘收犯人申解軍窠待根勘依條施行各令知委

禁旅店不許遞傳單獨訪聞管下旅店遇有單獨困病或流移之人到店多是慮其死亡更不容留逐行遞傳驅逐出界因此衮命各行下諸縣多印榜文於旅店約束遇有過往單獨飢餓困病之人即仰所到店户不得遞傳扛擡送出外界許就便米場驗實量給口食館安痊日遣去萬一有死亡之人即時報都保審實申縣行下如法埋葬

因說都下士夫愛看命曰士夫功名心切且得他差除一番亦好曰若命中有官便是天與我若就人論便是朝廷與我今不感戴天與朝廷却感戴他門終身不忘甚可怜

最有一件事是今日大弊旱則申雨檢荒則云熟火燒民家則咸数奏到處如此

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illegible]敗壞之故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一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

後可奈何只得隨時處與人說得識道理人多亦是幸事

蔡季通因浙中主張史記常說道邵康節所推世数自古以降去後是不解會甚好只得就後來放規模以其看來則不然孔子脩六經要爲萬世標準若就那裏商量別作箇道理孔子也不解脩六經得如司馬遷亦是箇英雄文字中間自有好處只是他說經世事業只是第二三着如何守他議論如其退居老死無用之物如諸公都出仕官這國家許多命脉汨自有所屬不直截以聖人爲標準却要理會第二三著這事煞利害千萬細思之

答呂伯恭書治財太急用刑過嚴二事亦實有之蓋州郡用度

猶可支吾最是上供綱運拖下两年不起令人坐卧不安不得不緊急然比之他人已寬了稍可寬處無不放過若更寬著即倒却人州縣矣傳者之言似爲建昌而發便是向來自効事初以此縣不辨令户椽往代之此公性銳質簿作事不無過當初盖亦慮之但以無人不免再三丁寧而遣之到彼果然過甚大失民和亟遣簽判親往慰諭然後粗定此則選擇不精戒諭不詳之罪今已令且還矣但此縣便覺無分付處撓不可言來喻所謂未斟酌者可謂切中其病少俟訟竟事經憲司當以尊意開喻之也士人犯法者教唆把持其罪不一但後來坐法結斷贓罪爲重耳然亦但送學真楚編管

江州其人經赦便計會彼州官吏違法放還今日到家明日便陪涉宗室教唆詞訟爲人所訴復追來欲揵之而同官多不欲者只決卻小杖數十再送他州亦不爲過也弊政固多踈脫至此一事往來之人雖有苦口見規者問於道途無不以此事爲當也

與慶國卓夫人書五哥掛廟近自春中以來頗減游燕復近書冊若常能如此寡過可期更望因書褒勸以奬成之且聞尊意欲爲營幹官差遣不知然否若果則竊以爲不可近世人家子弟多因爲此壞卻心性一生仕宦費力蓋其生長富貴素不知艱難一旦仕官便爲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間有寬厚長者即以貴游子弟相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戢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倅勢反出己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凌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不親民事觸事懵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過愚意以爲平父可且令參部受簿尉之屬乃爲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兄爲營一稍在人下有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恐非太碩人高明教子之本意也

與黃商伯書違昌納苗其有照管不到處然與折强似不相干稅務依法收稅亦非州郡所得與況士大夫下爭商賈之利無耻至此亦何足恤近日會稽管建昌一健訟假儒傳者必又喧沸此事自信甚篤絕無可疑是非毀譽付之衆口少忍旬日則吾已在汶上矣

答呂伯恭書誨諭教事極感垂念學中向來略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卻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略爲發明兼亦未嘗輙升講坐侵官瀆告如來教所慮也但只如文翁常衮之爲區區志願止於如此耳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略加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此外則絕不敢有毫髮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人弛廢殊甚爲丞佐所迫亦不免追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爲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若如此逋慢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乃知真是腐儒不敢諦人指日也趙守規模具在但終是意思不如此自使不行然亦恐官司俱竭政使人存政舉亦未必能爲可繼也此事可慮真是使人不忍所以急欲丐去非是苟求自佚亦是下不得如此毒手也見爲星子縣討論經界添稅重定且夕中乞蠲減得三五百匹和買未知朝廷肯相從否此爲益殊

不多然亦勝於不減耳所懇漕司者乃是上供餘米兩漕近肯相許但未得明文撥下耳蓋本軍年額秋苗四萬六千石而上供四萬石餘六千石漕司樁管在軍往往亦催不足其見催到者本軍既不敢支漕司又無所用但陳腐積壓消折見欠數而本軍官無支給並是額外加耗巧作名色取之故今欲從漕司乞此餘數科撥在軍應副軍糧然亦僅可供四五月之用其他依舊須自辦也平生讀書要作如何利益底事今到此此等事便做不得中夜以思實不遑安處每誦當蘇州句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道有流亡愧俸錢此中百姓倏來忽往更無固志未嘗不低徊愧歎也寄居積俸只是初到

有以本身料錢爲請者量與逐月樁支所費不多它如見任官員使臣任滿當去而未支者亦量事制宜不敢一例放行亦未敢一切不恤也脩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像別無地步可起造其他方作得劉凝之菴亭并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樁管爲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卧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園中蓬蒿沒人尚未能芟除何暇及他事耶求去之說如前所云又以衰病之餘精力耗損毎對吏民省文按或至坐睡不惟有所不堪亦恐吏輩乘隙爲姦貽患千里故欲急去且孚諭之及故悉具報如此只得勤尊慮也有未當理處却幸垂教所深望也

與黃商伯書其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譽得罪於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爲仁里之害也示諭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其餧啗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爲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爲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爲而幸上司之見聽力恨不能推類盡蠲苟據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乃是毛掾孜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攷之案牘以

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矣此舉枉錯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自謂公心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辯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又不知所以爲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此是非乃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則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

答呂伯恭書郡事比亦甚簡靜秋間以兩縣破壞不免暫易其人即日詞訟便減什七八今或至當日而無訟者亦緣略鉏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中間舉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此緣子澄力勸下令初恐其未必從今不謂其能爾也但財計全仰商稅盈虛之

數繫於風水非人力所及近以風故廝負甚多亦殊可慮耳

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朞以南陬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諤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為之屛息平時附鬼為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朞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為恨哉

丘畫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為斯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其嘗謂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須共他理會庶幾善弱可得存立

與劉德脩書比來時事大變殊駭聽聞流竄斥逐下及常布近年以來所有未也國事至此是豈細故而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愧恨悲痛不知所言

與長兒書衆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閒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為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是一過矣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賜錄云且以引書詞語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更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賜錄作如履平地）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或有人勸其當此之時宜略從時某亦答之云但恐如草藥煅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令為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其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六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十六卷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余祐編祐字子積鄱陽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內召爲太僕寺卿未及行又擢吏部侍郎未聞命而病卒明史儒林傳附見胡居仁傳中祐居仁之門人又其壻也是書成於正德甲戌採朱子文集語類二書分類排纂爲三十六門別無一字之發揮其曰大訓蓋取與天球河圖並重之義然書所稱者乃古聖先王之教典非大賢以下所敢受恐未必合朱子意也

近言一卷

〔明〕顧璘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繁露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近言一卷》提要

近言序

資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古汴王廷相子衡撰

載道之典至文也文不該於道淺則俗麗則俳矣故君子鄙之嘗觀唐虞三代之典即事命辭而文生焉蓋道爲主而文爲客也魏晉以降緣辭撰事而文飾焉蓋文爲主而道爲客也是故華藻俳巧之爲務而敦大淳正之氣傷矣嵬瑣龐譎之是擬而合道撰治之旨亡矣雕辭刻語之工呈而文從意順之妙塞矣間有大心貞觀之士採源返朴以追古訓然俗尚日趨濤瀾滚滚莫可遽止矣嗟呼文之敝極矣哉吴郡顧華玉氏達識往謨游心治體慨道紀之久湮哀王政之弗續乃作近言十三篇以昭時範蓋體道經世之典不徒會於文者也觀尊道則知聖人之教法可以平民而佛老流裔之害可殛觀富生則知風俗侈

偕因之窮民而天下之財力所當養觀本法則知先王治典爲不得已而莊老無爲之談亂世矣觀治原則知誠臣建太平之業而矜小智徇私邪者之足以病國矣觀近民則知大易之簡易爲政要觀勗廉則知君子之寡欲爲世防觀大學益定志别謙內治鄉正與隱諸篇無非示人執德守道以爲立教崇化之本塞乎義關政紀志存世師厥旨雖約

厥用寔溥何其言之貞而近聖如是邪由之可以振民育物可以建猷植範可以協道宣化可以平衡宰世蓋堯舜之卓擬六籍之玄詣也古謂文章與政通斯文不其然乎夫文之敝者盤於倡而叩於習者也非所倡而倡之則古訓離非所習而習之則大道隱隱則迷迷則失承失承則支岐詭僻與聖日遠非有大賢達哲開示道眞以爲世準夫奚能返而變之然則斯文之作不亦後學之指南乎哉

近言序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黃巖黃綰宗賢撰

意以命言言以達意意者本也言者文也夫曰文乃言意之紀也故意眞而言則言則而文明故文乃道之載也君子以通天地脩人紀協鬼神文可易爲哉古之人非有意於文意至而文成如陰陽之必化如日月之必明如雨露之必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六經四子所

謂文也下此雖閭巷婦女田野鄙夫之言亦可誦而感可傳而法其意眞也今日爲文皆模擬爲工或曰先秦或曰六朝惟欲形似不求本眞譬之劇戲飾冠帶幻男女易老幼姸醜邪正悲歡萬變皆非已有而眞意益荒由文以究其心由心以徵其事所謂叛道害政禍天下有不可勝言者矣東橋先生悼兹有作爲近言十三篇要皆寫其胸臆之眞就

其所至而發蓋積義以宣言體物以達政其乃取法於經馳騁于史庶幾不叛乎道昔唐之文承八代之衰得韓退之而變之其文遂昌宋之文因五季之弊得歐陽永叔而返之其文繇興今世以文校士爲害旣極於此得先生之言爲軌範則先生乃今之韓歐非邪予故著之以俟知言者之有取也

吳人沈與文校刻

近言十三篇

奉訓大夫知全州吳郡顧璘撰

尊道篇

或問天地之道曰視太極問人之道曰視天地問聖人之道曰視人道曰盡乎曰盡矣然則異端之教紛然譁于天下者何哉曰流妄也古者包羲氏作始畫八卦洩天地之秘類萬物之情於是文字興焉而道統之傳立矣可以修身可

以治人可以養生可以利用孔子所舉十三卦制器尚象之例是已烏覩所謂異端哉其後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迭興守而傳之教明法立無有異說奸乎其間於時怠棄三正則有誅讒說震驚則有刑雖有梟行邪說不敢起也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百家衆氏之學始興孔子孟軻起而闢之卒不得絕無其位故也後世之害佛老爲尤甚儒者世議而日排之亦勤且力矣惜乎不揣本原獨舉吾先王之緒言瑣瑣然與較曲直彼且嘵嘵然交辯而求勝卒使聖人之道降而與之爲敵此吾儒之罪也盍使之觀天地之所生包羲氏之所作果孰始乎是謂本也物無二本則吾儒之道源遠而至當獨尊而無敵異端之道皆後世流妄者也執斯言也雖有悍夫不得不屈雖有孺子不能不覺吾

何以多言爲哉且佛老之師聖人之罪人道之妄也今之爲佛老者又佛老之罪人妄之妄者也吾儒者不稍寬其始而務急攻其末故其辯滋甚聖人曰虛老氏曰虛而無聖人曰寂佛氏曰寂而滅學道之偏其流妄固至於此老氏起於周末其始或亦本於隱君畸士逃山林養性命者之說佛法當漢之衰始入中國本生於西夷無文字之學直達本

原其始不甚相遠也百家亦皆有之申韓之慘刻儀秦之縱横其始固亦本於刑名者流大行人者之說其流妄之禍至於殺身滅國而不能已後之人懼而息焉二氏之不息者其禍隱也秦漢以後先王之教既衰塗之民不見吾仁義禮樂之澤而異言者又無禁於是其徒鴑其寓言奸智詭術愚不明之民以罔衣食廢人倫竭財用滅聖誣天肆行而

不忌顧其師之言則虛無寂滅止耳其道則苟私其身止耳豈顧其害若今之甚也哉故曰今之爲佛老者佛老之罪人也堯舜禹湯文武氏作必取而禁之不息則必誅之令使其徒但明而心見而性鍊而神養而生守其師說不以亂民則固山澤枯槁自好之匹夫耳若務光許由之徒何山不容吾又何以多言爲哉故嬖之意曰佛老非遽可誅者也其妄者可誅也去其妄則其說自微微則息之不難也

富生篇

三代之後天下蹙蹙然入於貧也將何所極乎數口之家少長待傭而後食壯夫鬻子以供官稅盜者窺銖兩之利弃其首領四五月之間新穀未升雖非凶年羸者枵腹而乞于市嗚呼斯民也聖帝明王之所與共康樂者也而孰使至

於此極乎吾行且半天下矣凡農民免乎此者一市之中無十室焉一國之中無百室焉外是則勢家富族豪賈遊士高墉若城郭廣堂若公府輕車肥馬漿酒藿肉田不稽畝身不踰戶限貨利罔之四方奴婢累跡擊鍾而食子弟既抱哺不辨菽麥吾然後知斯民之窮皆若徒者爲之蠹也抑又有大者焉凡吏于其土者率貨視其下旦暮之所思公私

之所求耽耽然覗其室中之藏若鳥鳶之攫肉必獲乃已至天子之寵臣則名徵而禍剥之吮其髓且椎其骸不至拾燼滅不止也其所以奉其身體養其子弟妻妾者又什百於前之所蹶者焉嗚呼天地固不加大於古也五穀之生五材之用古之人以均布其民而惠養之今之人恣民之奸而不之禁柰之何不貧且盜也嘗觀孟子論三代之治必曰

井田之法一夫授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五十者始衣帛七十者始食肉又曰諸侯之取於民猶禦也教之不改則誅之夫家無侈業民無厚養取民者抵盜刑蓋古之制也古今異宜通其宜不失其本豈非善治天下者哉由孟子之言觀之過制無禁賦賕無誅雖百堯舜治民不可使富也

本法篇

嘗讀莊生之書貴黃帝而賤三王謂民性之僞自法令始故著馬蹄諸篇以咎之嗚呼莊生静者也果惡夫世之擾擾者則亦取管仲商鞅之書火之足矣何至舉仁義衡斗而掊提之乎將寓言以反世則失言也若由乎其衷則妄且愚昔者夏禹見罪人而泣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之民各自以其心爲心夫有罪而加刑禹方哀其弗靜

又豈好立法以亂之乎勢不得已也夫情與僞並生者也猶晝夜然先王因民之昏於夜也故燎而燭之使夜之明猶夫晝然耳先王豈樂於燭燎之煩也哉今而曰三代之法不如洪荒之無事是知咎明燎於夜而不知夜之必用夫燎也由今觀之長短亂而後度生焉輕重亂而後權生焉權度立而猶有奸於長短輕重之則者然後議刑辟以威之而

天下不敢大亂此三代聖人之功也夫天下之生久矣三皇之世渾如也三皇同之而不離五帝之世醇如也五帝順之而不擾三王之世辨如也三王齊之而不亂是故民之情猶水也流而不已必濫故三王爲之防焉法令者民之防也考之春秋君臣往來辭命必舉先王之法以繩之是以五覇樹功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諸侯

之小臣也孔子尤頼其功禹湯文武周公之數聖人之法而莊子猶譏之豈不大可哀邪或曰莊子忘天下者也故其言僻使莊子果忘天下焉無惑乎不知禹湯文武周公之心矣

學益篇

大哉君子之善正身以植體安民以廣用如斯而已矣二者莫要於明道道明然後行立行立然後政行故君子必務學夫聖人之言海也萬珍萃焉往古之行事路也廣狹邪正之迹昭昭焉泳海而窺其藏故小物不能動也睹諸路而別其岐故道言不能惑也故天下之言學者經史而已矣若稗官小史之書與末世之詞賦吾以爲説鈴云耳奚其學哉昔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孔子曰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夫既聖矣何慕乎先王抑聞之師曰往事之與不

可稽數也其悖謬疵也偏舉者時廢也試於累世傳於人人乃其至當至當者也百千之中存其一二焉雖聖人復起不能加之矣豈易易然謂古昔云爾哉世儒渉道淺迫貭小識詭時好棄師說背道眞慣慣焉興議而攺制曰自我作始孰曰非聖故商鞅立教李斯焚書桒弘羊興利王安石變法咻非自任使先王之道掃迹於天下縉紳大夫哽咽而

無所發聲也嗚呼子產博物癘鬼乃息雋不疑明春秋黃帽就誅不究大義不詳古始而欲協物理厭人心難矣哉

近民篇

安民之道二一曰定法制二曰敦教化法制曷歸乎曰衣食教化曷歸乎曰孝弟其政莫良於簡莫不良於繁繁則郊野之民纍纍然塡官府蹌蹌然爲道路奴雖有惠將安享之故肴羞醇酎天下

之美味也號于人曰百拜而賜一啜則人皆反面而走古者政繁莫如秦商鞅佐孝公法令猥細逮于棄灰天下視之如牛毛蝟刺不能指數至李斯佐始皇罔又加密腹誹偶語與大逆等死小民舉足觸法遂逃死而畔秦故漢高帝吐空言定三章之約自匹夫五年而爲天子衆心趨也古今不相遠即秦事觀之凡民之心樂簡易而惡煩苛雖百世可知也今之爲民牧者率好繁其令匪以干利則以干名以干利者貫敗耳以干名者是驅赤子而獵虛聲也亦獨何心哉吾覽前代之政於漢高文之際有取焉其舉於民曰力田曰孝弟特先諸條夫爵祿者導善之旌也導民以歸實王道其有興乎厥後黃霸爲相設三條課郡縣張敞詆之曰長僞是可謂知治民者矣或曰率子之言其廢矣乎曰政有

厚衣食勸孝弟者斯行之矣是興也烏乎廢曰妨于簡曰察民有不便者輒去之則日簡矣政簡而民不樂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也

勗廉篇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賢人之道可仰而遵之也余讀史記至公儀子休去織婦拔園葵未嘗不毋潸焉夫葵地毛織女工所自勞作也其究乃妨民之

利而非眞奪其貨也君子且猶惡之況盜者哉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非以干祿也人君之祿士取諸民以給養也非以爲富也旣取以爲養又從而梏之非盜也乎上逸下勞上富下貧勢也天所不能平姑假焉以安之故上不能安下謂不當天心乃又逸其逸勞其勞富其富貧其貧已且盤游而婦子敖以溢焉民且勤動而婦子悲號以死焉以是而

求免於鬼責也不亦難乎王制班爵祿下士可食五人其上寖廣不過共祭祀聘饗之禮而已故曰祿足以代其耕也後世之仕者具曰爵祿分也又摽而奪之以爲常富其身不足且思及其子孫嗚呼是亦奪諸其民之子孫者以有之也能無哀乎弗思甚耳晏嬰相齊豚肩不揜狐裘不易給士之貧者七十㸑孫叔敖聽楚國之政楚之賢者悉責死之

日其子行薪於市茲二賢者學士大夫猶然小之而其行事卓犖如此太史公曰晏嬰若在吾爲之執鞭意有所切激然也諺曰虎易搏克已難學者猶不足廉謹何必道周孔哉

定志篇

道有仁義質有陰陽致曲成章德乃可立故因質而追琢者易成器也立範而陶鎔者不失其形容也觀古人之成德

有由來矣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者伯夷也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者柳下惠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質有所近抱一而終窮達不能入其心死生不能易其操名譽之成猶白之謂白皂之謂皂苟有目者莫不別色而舉號焉其致素定也故推發女於伯夷之門則怒矣側冠倒裳於下惠之側則漠矣所操殊致安得不與施于世之學者不適大方

不涅已ク游意汙漫無所專執語人曰吾孔子之徒也無可無不可吾誰欺欺天乎夫梓匠輪輿其藝均也其斧斤之器斲削之法均也其攻于木又均也不專一師不守一法終其身不可以稱工況君子之行乎夫孔子之弟子皆學于孔子也自顏淵以至子夏之徒皆大賢也論語乃列爲四科若金玉珠貝之寶不相假名苟無其象門人安所區別乎

由是觀之大道無方聖人無名中賢以下定志不早執德不一泯泯然搖惑滅沒而無所附著譬之草木其猶飄蓬也夫

別謙篇

謙何生乎曰道不可究功不可全衆人不可兼君子競競焉恥其不足也是以謙生焉是故堯舜古之有道人也以堯爲父而丹朱傲以舜爲子而瞽瞍頑是不得爲慈父孝子也道烏乎究禹稷古之有功人也禹平水土視天下不能無溺也稷播百穀視天下不能無餒也功烏乎全仲尼古之神聖人也禮不如聃樂不如萇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人烏乎兼由是言之五聖人者曷其所遺憂其所短退退然以下於人而猶恐諸人之乎棄尚何矜之有哉今之爲謙者異於是釣名以從學飾貌以親賢事君

不以心報國不以力所求乎身者既僞矣彼且柔口傴躬絫儀下節舉凡人之行無大小是非一切遜避其後曰我將爲謙若是者何與其心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吾謙焉福斯集之矣弗謙則禍嗚呼挾大僞以要福是取聖人之道而重爲罔也凶於傲德甚矣何福之能幾書曰象恭滔天此之謂也

內治篇

家之義大矣哉君子修倫理易風俗莫大乎齊家夫家道久則衆衆則異異則離異者家之害也故君子必和其情弗以正雖僮僕不可使也弗以厚雖子弟不可謫也正則衆議服厚則衆心親正也者修身之謂也厚也者其要慈孝恭順其次勿争利其次勿争言薛包兄弟分財田廬取荒頓者奴婢取老且病者勿争利之謂也張公藝九世同居明皇

問其故乃書忍字百餘以對勿争言之謂也信能行此二者則群志一矣群志一則家道和家道和則禮義生由是制爲烝嘗薦獻之儀使之知有孝也唯諾坐立之分使之知有敬也慶祝宴飲之會使之知有親也冠昏餽享之度使之知有節也如此則恩義篤禮教彰鄉人莫不慕之矣鄉人慕之而風俗不興者未之有也不能齊其家者有五蔽厚私養惑婦言遂巳性棄衆愚溺子愛是之謂衆怒有一焉必離二則怨三則仇四則戕五相滅也夫家人親也吾祖考一體也猶腑臟相附而保其命或至於戕且滅謂致自我可不畏乎哉可不畏乎哉

治原篇

夫國家之正由君體也功崇化流大臣端也三代之治匪專君聖莫不有誠臣

焉誠臣者太平之基百福之門也善識孝宗之御天下冲泊寡欲隆意遵聖不玩異物不狎倖人恤小善敬大賢海内乂安十有八年民無愁嘆士無怫鬱升遐之日婦子相對而泣于室豈不謂至德哉然亦由誠臣焉敷理弘化不可誣也冢宰三原王公恕夾輔大始心在王室興事以利而不思其禍用人以賢而不私其親身退且没賢者繼興是以

遺海内以大順也大哉誠臣之功在德不在才在遠不在邇在實不在名故私小智則典章紊私暱親則賢才沮玩細藝則道德疎喜新功則浮躁進務苟容則國體卑執偏議則民病急樂諛言則過國闇崇虛行則士習薄此八者人臣之癰疽國家之水火也其微也猶芾之覺徇而極焉舉足以召亂而喪邦比之奸邪貪黷尤爲可懼以其忽之也

鄉正篇

諺曰近朱者赤近墨恒黑信斯言也質亦從化遷哉夫鄉黨之間言語異音衣服異製則不可以居然則耳目之所由習性情之所由安邪正繫之矣孟子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州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鄉黨之化人深矣哉孟子幼習遷于埋鬻曾子之行不踐勝母俗尚之汙人賢者且猶惡之况吾徒乎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夷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鄙得天地之靈懿焉其敝也乃或樂虛淫習侈豫無麻衣懸蕣之風士緣以喪節也時有哲人抗志獨立風我後進用是表而出之示矜式焉大宗伯董公份擇地而蹈擇言而言吐辭濡翰必軌其方慎哉愿乎參議王公微事君以忠行已以義亢而不狗困而彌貞矯矯乎彊毅君子矣太僕李公應禎氣直行廉義有不合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文翰之精譬諸銛戟利劍捭以淮陰之雄其鋒莫當矣其介且有文者乎通判陳公鋼愷悌宜民死無餘藏而故民懷思冉冉有桐鄉之風蓋古之遺愛也自餘鉅公大卿英名駿業珪璋家國雖吾鄉風氣之所優非吾敘列之意云爾

與隱篇

夫君子之道達則雨沛窮則淵渟雨沛者廣澤也淵渟者潔而已矣君子奚取於自潔哉時不可得也伊尹居莘太公居渭濱遭二代之季也及其遇湯文則沛然矣孔子說七十君而不煩孟子以湯武之道說齊梁之君不謂其不肖貴行道也志不可達於君澤不可加於民道不可直於身則偃然退藏修其說以教後世何必吾身行之哉乃若詭道以求合借交而立功襲陋承汙無益於盛衰休戚之數是干祿而已矣此枉尋直尺孟子之所以哀通人也韓愈氏栖栖然曰畏天命悲人窮至三上宰相書而猶曰非枉烏乎以爲枉哉溺也近時有陳獻章者隱君子也吾有取焉論議不詭於道行誼不詭於人其辭仕也以養親爲解其教人也以存心養性爲法故

嶺南之士化之有孝弟之行恬淡之風焉其愈於徒仕者多矣故道可大施則貴仕志有[illegible]阨則崇隱倖功者非仕之貞希名者非隱之情君子有守道之仁審時之義是故無終身之譏也

敘志篇

敘曰人極廣博根柢大正馴履聖奧慎始厥終譔尊道第一

皇皇聖哲黔首是植棄衆罔恤虞咈帝秉譔富生第二

正行繩愆率執于法厥綱或弛人道乃隳譔本法第三

罔聖棄訓群視其矇舉武弗忒允鑒先述譔學益第四

內序舒慘厥機潛施約法弗煩民乃樂生譔近民第五

類爭媮濫豐已瘠民弗鑒古廉疇燭厥咎譔最廉第六

大道紛紜致一乃凝譬彼射夫視的命
中謨定志第七
大人無我既有弗有胥僞誣天祗喪厥
初謨別謙第八
睠爾服覩萬化伊始易象風火慎厥幾
微謨內治第九
巖巖端揆輔帝幹樞股肱或傾國步斯
蹷謨治原第十
究生資禽厥由造賢擇善靡詐爰懼胥
溺謨鄉正第十一
樹德既隆厥施洋洋欝而弗宣嚮晦遠
辟謨與隱第十二
愍予瞽言聿懷般憂爰申厥旨厥喻同
好謨叙志第十三

近言終

吳郡沈氏
繁露堂雕

近言一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顧璘撰璘有國寶新編已著錄是書凡十三篇而末一篇爲序志其體例仿揚雄法言王符潛夫論其篇名則取之劉勰文心雕龍也所論皆持身涉世之道大致平正無疵而亦無深義

傳習則言一卷

〔明〕王守仁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
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傳習録畧
一卷》提要

傳習則言

明　餘姚王守仁伯安著

徐愛問文中子韓退之陽明子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陽明子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陽明子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效法愛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陽明子曰然則擬經獨非

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郎于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于道無補陽明子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閒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然蓋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于是紛紛之說

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邱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又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

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判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愛曰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子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陽明子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卽弒君便是罪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

問立志陽明子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于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

養擴充去耳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陽明子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陽明子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得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卽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眞見顏子没
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蔡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
不同同謂之聖者安在陽明子曰聖人之所以爲聖
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
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
理方是聖金到色足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
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
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

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
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
者而入于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之堯
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
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
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
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絶而其到足
色處可以無媿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
學聖人不過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
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
色愈下則鍛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
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
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
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
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
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
徒弊精竭力從册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
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

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鍛鍊成色求無媿于彼之
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
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不濟其稍末無復有金矣
又曰吾輩減得一分人欲便復一分天理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陽明
子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
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
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
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乃

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陽明子曰爲學大病在好名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没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興必于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學時去夫外好如

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榦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蕭惠問死生之道陽明子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陽明子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常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閒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麽死生
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
致知二字乃是孔門第一入路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

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
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卽是冥行卽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眞切篤實卽是妄想卽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又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

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
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
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于一偏是以
不相爲用耳
氣弱多病之人但遺棄聲名淸心寡慾一意聖賢之學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神住氣住精住而所謂長生
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于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于七情
之樂

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眞樂是蓋出乎塵
埃之外而與造物者遊也
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
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漏者爲聖
賢之心
見得自己心體卽無時無處不是此道

傳習錄畧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取王守仁傳習錄刪存大畧曹
溶收入學海類編者明史藝文志載王守仁傳習
錄四卷聚樂堂書目有戴經傳習錄節要一卷會
稽縣志有劉宗周陽明傳習錄選皆無傳習錄畧
之名末有鄒元標跋語然亦但云嘗讀傳習錄不
云有所刪輯葢以傳習錄跋移綴之均非其舊也

慎言十三卷

〔明〕王廷相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王浚川所著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慎言十三卷》提要

慎言后語

慎言者何浚川夫子著書也浚川蚤遇文皇糾纏嘗於何昔及之曰夫子自爲士以至爲吏及嗚鐸蜀魯梁趙間迨今總百度肅群寮無非其著書之日也是業也無亦太苦心乎曰若不得志於時求自表於後閉戶窮年勤竊前聞雷同衆見種松作龍鱗禿穎滿筐篋齒髮凋換其書不成是則苦已夫子觀古有得則著焉觀物有得則著焉觀天地日月雷霆風雨有得則著焉有得則矢口而成言無得則袖手而守玄積二十年而文成萬千何苦焉然則何載其亦有所祖述耶曰祖仲尼無可無不可之心載唐虞三代之可行於今與唐虞三代之不可行於今者爾曰是則砭精詣極達權識變陶鑄諸子斟酌百王以匡乎中正仁義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乎施諸天下國家矣ㄖ然實以自程藉爲天下國家設也非索隱叢脞徼名於異代者也刻而傳之者誰太學生沈氏子完也沈氏嘗捐義田以贍族人給鄉校是故賢然以及此也誰其校

之少司馬熊子維章姚生厚也

嘉靖甲午春正月人日門生岱山埜張一厚拜書

慎言序

是編凡若干卷吾寅大司馬浚川先生王公緝學有得而珍之者愚得之聞所未聞涣乎若將契之惝乎若未足窺其壖而嚌其胾也夫君子於言不徒然也學以宗識識以定志志以宣言言以達事事正而後德業先焉是故言者志之顯也理者言之宗也理之體本一而變則不一變雖不一而吾之炯然在中者則不可以不一一斯定定斯不眩故能審幾微之際洞萬物之情酌取舍之中適事理之正而於言也若有不容已焉世之拘儒膠故常掇餘唾固不足以與詣自得之味而非篤學深造中有定執則亦矯飾於皮膚之末雖終歲汨汨沉浸載籍卒於無得焉已善乎公之言曰篤守先哲栝自得之識故君子求中正至誠之理而執之聞也見也先哲也參伍之而已此其所為自信不疑任心靈而不任載籍者歟其間探化原以闡微究變則以由性本聖學以明的達理道以宏用鉤玄析賾獨啓扃鑰雖不必循襲故轍而意歷[illegible]然不眩於所有事則知操衡量以較長短多寡於徃

轡馭六馬從衡屈曲於九折之坂而不亂也古之君子勝天下之重未始不由素定致然孟子當大任不動心以能知言養氣而定也素焉耳公保釐南畿撡畫庶類天下知其奇偉而公居之晏如也謂非有得於孟氏而形諸政理者歟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得爲知言芳非其人也因題探微或匪自昧姑識之以徵他日

嘉靖壬辰冬十月辛丑璵臺黃芳序

書慎言後

門生成都焦維章氏曰子王子之是書也無所勦同於人而自得之之言也夫漸漓以來氣靡真剝往哲之所刱道彌縫者幾括矣諸子岳岳各以所說競鳴如一閧之市襍亂無倫乃使夫人益毆於闇昧迷罔而無以睹白日矣先生決擇邪岐見之哲者也體認甚真履之純者也蒐羅細大居之弘者也洞悉幾蘢篩之達者也是故究逆天人而俯仰之觀備矣評言今古而取舍之途審矣發明心性而問學之本樹矣錯綜禮樂而治教之具張矣疏滌萬物牢籠有以曲庶類之情盡矣是固精思詣極之功居多然宿悟神解之妙豈可誣也哉今夫泉池之於水渟畜縈洄非不賢於尺澤坳堂也枯槔四起雨如抽如而斗升且告竭矣洪江巨河萬流攸歸其涵浴日月通山達海無饒乏盈涸焉豈爲此惡沱者哉何也蓋泉池之所自得者少而江河之所自得者多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
自得之也此之謂也時嘉靖癸巳三月望後
予得之南來者方展玩案間適蘇人沈生姚
生見之且請甚力乃校而俾其壽諸木

慎言序

仲尼沒而微言絶異端起而正義鬰斯道以之
蕪雜其所由來漸矣非異端能雜之諸儒自雜
之也故擬議過貪則援取必廣性靈弗神則詮
擇失精由是旁涉九流淫及緯術卒使牽合傳
會之妄以迷乎聖人中庸之軌故曰非異端能
雜之諸儒自雜之也予自知道以來仰觀俯察
驗幽覈明有會于心即記于冊三十餘年言積
數萬信陽無涯孟君見之曰義守中正不惑非
道此非慎言其餘乎遂以慎言名之類分爲十
三篇附諸集以藏于家嗟乎講學以明道爲先
論道以稽聖爲至斯文也間於諸儒之論雖勘
涉於刺辯其於仲尼之道則衛守之嚴而不敢
以異論雜之蓋確如也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敢
竊附於孔氏之徒云時
嘉靖丁亥冬十二月望日浚川王廷相序

慎言篇目

慎言卷之一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道體篇凡二十七章

道體不可言無生有有無天地未判元氣混涵清虛無間造化之元機也有虛即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不可知其所至故曰太極不可以爲象故曰太虛非曰陰陽之外有極有虛也二氣感化羣象顯設天地萬物所由以生也非實體乎是故即其象可稱曰有及其化可稱曰無而造化之元機實未嘗泯故曰道體不可言無生有有無

有形亦是氣無形亦是氣道寓其中矣有形生氣也無形元氣也元氣無息故道亦無息是故無形者道之氐也有形者道之顯也

山澤水土氣皆入乘之造化之大宅也故洪而育物氣乘之無息故育物而無息生而循化者造化之小物也與日俱銷矣氣不得久而乘之也盡化其初氣乃已

天地之始靜而無擾故氣化行焉化生之後動

而有匹故種類相生焉種類蕃則氣擾而化生之機息矣然有之者肖翹之屬也

象者氣之成數者象之積

氣物之原也理氣之具也器氣之成也易曰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然謂之形以氣言之矣故曰神與性乃氣所固有者此也

天者太虛氣化之先物也地不得而並焉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譬人化生之後形自相禪也是故太虛眞陽之氣感於太虛眞陰之氣一化而爲日星雷電一化而爲月雲雨露則水火之種具矣有水火則蒸結而土生焉日鹵之成鹺煉水之成膏可類測矣土則地之道也故地可以配天不得以對天謂天之生之也有土則物之生益衆而地之化益大

金木者水火土之所出化之最末者也五行家謂金能生水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木石之有火母藏於子也求其化始日火宗也星火隕也雷火擊也皆能焚灼此火之元氣也謂木能生火是以子擁其母非化理本然之序矣大觀造化者所不取焉

木濕不燧陰過陽也木朽不燧陽過陰也火也者陰陽得中之化與

有太虛之氣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有氣化有氣化而後有牝牡有牝牡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名教立焉是故太虛者性之本始也天地者性之先物也夫婦父子君臣性之後物也禮義者性之善也治教之中也

陰陽在形氣其義有四以形言之天地男女牝牡之類也以氣言之寒暑晝夜呼吸之類也

總言之凡屬氣者皆陽也凡屬形者皆陰也

極言之凡有形體以至氤氳葱蒼之氣可象者皆陰也所以變化運動升降飛揚之不可見者皆陽也

日曝濕而氣生陰從陽也口呵石而水生陽從陰也

有聚氣有游氣游聚合物以之而化化則育育則大大則久久則衰衰則散散則無而游聚之本未嘗息焉

氣通乎形而靈人物之所以生氣機不息也機

壞則䰟氣散滅矣惡乎覺有附物而能者亦乘其氣機者也頃亦散滅而已矣故鬼者歸也散滅之義也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貢問死而有知孔子曰賜也爾終當自知之未晚也夫仲尼聖者也豈不能知後儒之辨乎而終不言者聖人之意可以識矣

莊子曰百昌皆生於土皆歸於土土者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也得矣而未盡焉物有不生於土者矣不如氣焉出於機入於機至矣哉

天內外皆氣地中亦氣物虛實皆氣通極上下造化之實體也是故虛受乎氣非能生氣也理載于氣非能始氣也世儒謂理能生氣即老氏道生天地矣謂理可離氣而論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即佛氏以山河大地爲病而別有所謂眞性矣可乎不可乎由是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太極爲理而生動靜陰陽謬幽誣恠之論作矣

氣至而滋息伸乎合一之妙也氣返而遊散歸乎太虛之體也是故氣有聚散無滅息雨水之始氣化也得火之炎復蒸而爲氣草木之生氣結也得火之灼復化而爲烟以形觀之若有有無之分矣而氣之出入於太虛者初未嘗滅也譬冰之於海矣寒而爲冰聚也融澌而爲水散也其聚其散冰固有有無也而海之水無損焉此氣機開闔有無生死之說也三才之實化極矣

陰陽氣也變化機也機則神是天地者萬物之大圓也陰陽者造化之橐籥也水火土陰陽之大用也故氣得土之鬱而含得水之潤而滋得火之燥而堅氣有翕聚則形有萌蘖而生化顯矣氣有盛衰則形有壯老而始終著矣

氣得濕而化質生物之塗也百昌皆然矣氣之靈爲䰟無質以附麗之則散燈火離其膏木而光滅是矣質之靈爲魄無氣以流通之則死手足不仁而爲痿痺是矣二者相須以爲用相待而一體也精也者質盛而凝氣與力同科也質衰則踈弛而精力減矣神也者氣盛而攝質與識同科也氣衰則虛弱而神識困矣是故氣質合而凝者生之所由得也氣

質合而靈者性之所由得也
萬物巨細柔剛各異其材聲色臭味各殊其性閱千古而不變者氣種之有定也人不肖其父則肖其母數世之後必有與祖同其體貌者氣種之復其本也
陰陽也者氣之體也闔闢動靜者性之能也屈伸相感者機之由也絪縕而化者神之妙也生生不息疊疊如不得已者命之自然也
木有津液即血暢發即氣心之堅强即骨皮之柔潤即肉結實即精石者土之結金者石之

精五金之質異者氣之種殊也是金木之生與人物類也者是故水火得陰陽之精先萬物成昆虫草木金石後天而化謂金木匹水火而能生物其探道化之不精者與
有太虛之氣則有陰陽有陰陽則萬物之種一本皆具隨氣之美惡大小而受化雖天之所得亦然也陰陽之精一化而爲水火再化而爲土萬物莫不藉以生之而其種則本於元氣之固有非水火土所得而專也
上世論五行以[illegible]用取其養民之義也故曰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循五行則治不荒後世以五行論造化戾於古人之論遠矣誕矣水火土似也昆虫草木金石厥生類也假借於造化何居始也小儒異端鑿之終也大儒大賢信之壞人心之正亂六經之言吾為仲尼嗟哉
春夏陽漸達于上火氣薰蒸而遠水泉湧溢土釋而潤乏金氣鬱熱化石成鑛木發育而茂秋冬陰漸盛于上火氣歛而近水泉消涸而冰土結燥而凍金以石寒而不滋水氣歸根

而凋落此五行消息之大分達人神聖之大觀也五行家假配四時以論盛衰謬矣周衰處士橫議邪說成俗至于今由之惜哉
氣者造化之本有渾渾者有生生者皆道之體也生則有滅故有始有終渾然者充塞宇宙無跡無執不見其始安知其終世儒止知氣化而不知氣本皆於道遠
離氣無道離造化無道離性情無道

慎言卷之十

乾運篇 凡二十章
乾運之度七政之躔有常次也故天之象數可
得而推風霆流行變異突出無機兆也故天
之神用不可得而測
陰不離於陽陽不離於陰曰道故陰陽之合有
賓主偏勝之義而偏勝者恒主之無非道之
形體也日陽精星陽餘風陽激雷陽奮電陽
洩雲陽乘月陰精辰陰餘雨陰施雪如之露
陰結霜如之皆性之不得已而然也故造化

之道陽不足陰有餘而陰恒宗陽陽一陰二
而陰恒含陽
四時寒暑其機由日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日
南至而寒甚北至而暑甚所積既深不可驟
變也日出而蒼涼夜陰之積未遽消光不甚
於旁達也日中而暄熱晝陽之積盛光復熾
於下射也陰雨之氣雖夏亦寒晴明之日雖
冬亦熱此不可以時拘者也向陽多暖背陰
多寒洼下春先高峻雪積此不可以南北大
分拘者也雖然亦由日之氣得行與否耳斯
皆變也非常也
風揚塵土於下濛雨自上而降遇結而爲霾風
之微不足以散雨雨之微不足以斂陰陽
緩弱之氣也夫
雹之始雨也感於陰氣之冽故旋轉凝結以漸
而大尒其陰陽之濁而不和者與謂蜥蜴所
爲者得乎哉
陰過乎陽畜之極轉而爲風大過則大吹小過
則小吹是無巨風者陽感之極陰不能以遏
之也陽伏於陰發之暴聲而爲雷其聲緩者

厥伏淺其聲迅者厥伏固冬而雷收其聲者
陰盛之極陽不得以發之也時有之者變也
非常也
雪之始雨也下遇寒氣乃結花必六出何也氣
種之自然也草木枝幹花葉人耳目口鼻物
蹄角羽毛胡爲而然耶氣各正其性命不得
已而然爾應陰數有諸曰傅會之擬矣孰主
宰爲之花萼亦有然者矣四出五出六出同
時而成又奚應哉
人之世也近天地之世也久是故先者罔以審

而稽也後者難以俟而証也惟跡與理可以會通矣山石之欹側古地之曾傾墜也山有壑谷水道之蕩而日下也地有平曠水土之漫演也高峻者日以剥下平者日以益江河日趨而下咸勢之不得已也夫

三垣十二舍經星終古不移天亦有定體矣曰浮氣聚之寧無一之變動也乎

星之隕也光氣之溢也本質未始窮也隕而即滅也天之闢至于今經緯之象盡矣隕而散滅者光氣之微者也墮而為石感地氣而凝

也陰陽妙合之義也上下飛流不齊者隕之機各發於所向也如逆激而噴也

地氣夜則鬱達故遇物而凝清則氛氳為霜為露濁則烟霧為濛為木稼日高而散風冽而不凝者陰化於陽之義也

月食日形體掩之也日食月闇虚射之也日光正灼積暈成蔽故曰闇虚覩夫燈燭上射黒焰蔽光不照足以知之

天亦有定體遂不可測也觀恒星河漢終古不移可以驗之七曜麗天而非附天也故自為

運行非動也乘天之機也雖遲速不齊皆順天

日中闇黒非地影也所有杳滓不受日光者尒

月行九道勢有高下東西果由地形則人之視之如鏡受物影當變易今隨在無殊是由月體而匪外入也月與日火皆外影安能受物

天乘夫氣機故運而有常地竅於山川故浮而不墜礎之轉於水機在外也匏之浮於水空在內也地天內之物無可倚之道故曰天以機動地以竅浮

天體近極者高遠極者下黃道横斜交絡故日行近極則光之被於人者久故晝長夜短而氣暑遠極則光之被於人者不久故晝短夜長而氣寒行兩極之中則晝夜均而氣清和何也日大火也近人則暑而遠人則寒也是故陰陽過感四時寒暑咸日之進退主之謂氣自有升降何待日遠近乃成寒暑謂地有四遊何人去極無有高下

兩儀未判太虚固氣也天地既生中虚亦氣也是天地萬物不越乎氣機聚散而已是故太

虛無形氣之本體清通而不可爲象也太和
氤氳萬物化醇生生而不容以息也其性命
之本原乎

天之運無已故無度數以日行所歷之數爲之
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與天會故天之度
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是日與月
會爲一日與月會爲一月與天會爲一歲月
之晦朔弦望歷於日之義也月會日而明盡
故曰晦初離日而光蘇故曰朔月與日相去
四分天之一如弓之張故曰弦月與日相去

四分天之二相對故曰望

向月熟摩其給則水生謂之方諸向日熟摩其
鑑則火生謂之夫遂相去甚遠而相感甚速
精之至也

本乎天者親上謂氣之屬雲霧烟火之類其氣
必騰上是也本乎地者親下謂質之屬土石
水金之類其質必下沉是也

慎言卷之二

慎言卷之三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作聖篇凡三十九章

作聖之塗其要也二端而已矣澄思寡欲以致
睿也補過徙義以日新也卒以成之曰誠

事物杳至惟有道者能御之蓋心虛而氣和爾
心虛無先物間之氣和無客意撓之無間故
能公無撓故能平君子可以御天下矣

聖人之辭簡其理渾賢人之辭繁其理辯

省其私足以發明道之幾也不遷怒不貳過進
德之塗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動以時矣簞
瓢陋巷不改其樂純乎天矣是故顏子亞聖

從容純熟與道脗合化也學至於化大之跡泯
矣而曰化而後能有其大何也大有跡也猶
有事於外也在外猶有存亡也安能保而有
之化則歛於精貫於一矣其出入由我也故
謂之有

萬物累天地而天地不以爲功故化育不息天
地累聖人而聖人以爲已分故窮逆一道

聖人不以勝物爲心勝於道也勝道爲己也故
道勝者物無不勝不得已之道也
天運不息四時成而萬物生聖心純一紀綱植
而萬化行故天德王德天道王道
行異者衆則高矣不足以明大同俗者衆則悅
矣不足以明義何也王子曰求異道不足也
非識之狹則性之偏累之故離詭而不入聖
求同志不足也其累也懷利自全故不能獨
立而合汙不入聖安大合汙安義故曰極高
明而道中庸不貴於行異也君子和而不流

不貴於同俗也
義方以別羣宜智圓以周衆志故聖人合道
聖人研事於未然先幾也仁智之道深矣其次
幾動而圖之得失半也徵於聲色者下也亦
末之也已
程子曰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焉自子路觀孔
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嗟
乎此聖賢氣象所由分也使安於隘終豈敢
望聖哉學者能求無所擇而安者處之亦庶
幾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非有死而
後已之志不能也蓋純於仁者矣
天下之變故其聚也不可紀其散也不可一其
來也不可豫其去也不可逐其顯設也不可
跡其倚伏也不可究執一德守一隅者御之
所不達者廣矣闔厄遄至幾於日中冥蔀矣
惟聖人之道術不固挈於一而叅之而衡之
而交午之而翕張之而遲速之而隱括之譬
百川委委各至於海也濟務長功安有窮已
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顏子近聖人之資孟子近聖人之才仲尼兼之
而敦粹
仁者與物貫通而無間者也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天地之仁也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仁也故物各得
其所謂之仁
聖人道德之宗正仁義禮樂之宰攝世固不獲
見之矣其次莫如得亞聖者契道之真以命
令於一世焉其次莫如得大賢敝於守道不
惑於異端九流以亂道真焉下此隨波徇俗

私智害正者紕疵交蔽行不行上則淤逆也
忠恕夫子之道也以忠恕而應天下之事無不
各得其分故曰一以貫之
隨所處而安曰安土隨所事而安曰樂天仲尼
居魯縫掖居宋章甫安土之謂也見陽貨見
南子樂天之謂也
人心之靈貫徹上下其微妙也通極於鬼神其
廣遠也周匝於六合一有所不知不足謂之
盡性命則天道發育萬物者人不得而與焉
然其情狀變化不能逃吾所感之通故聖人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或曰萬物化於帝則而不知何也曰欲其知則
非化矣聖人不伐功不歸德不以心語人行
於不得已之區宅於無所利之塗不知天下
暗而移忽而變矣夫誰其知之此之謂神幾
道無定在故聖人因時堯舜以禪授湯武以征
伐太甲成王以繼序道無窮盡故聖人有不
能堯舜之事有羲軒未能行者三代之事有
堯舜未能行者
大人治國用於智而達於幾視之近若不足施
之遠則有餘即之一若不及參之萬則適均
下士治國求快於目前而遠則有遺嶁志於
一偏而周則或缺見小而幾迷也
君子修道由已窮達則付之天窮達有幸不幸
焉皆天也人有知不知焉皆人也君子守道
不務求知於人亦不務求知於君亦曰求盡
臣道之實而已矣是故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仁也耳聞目擊不忍民
之失所也故隨其所遇盡心力而為之舍之
則藏道不合而即去然亦無固必矣沮溺之

徒則自私墨翟之徒則失已要皆固執於一
隅也
聖人心有是神則觸處洞然故曰聲入心通聖
人心有是理則隨感而應故曰左右逢原
人能體大舜有天下不與之心則舉世之利益
不足動矣人能體大舜善與人同之心則一
已之智能不足恃矣
人與天地鬼神萬物一氣也氣一則理一其大
小幽明通塞之不齊者分之殊耳知分殊當
求其理之一知理一當求其分之殊故聖人

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與萬物合其情性能同體故爾

或問生曰氣機也問死曰氣機也孰機之曰大化呼吸之爾物不求化而化至故物生而不感化不爲物而物成故化存而不任不任者順而應無意而游澹而和樂者也天之道也是故聖人之於物也無喜無怒無好無怨無得無喪無智無功

順事者無滯者也知時者應機者也故聖哲如神

能有爲者才也權自由者位也事會幾者時也三者失其一皆不能以有爲故聖人得位而循俟時

上世之士修道於己求自善爾無意無爲也故多遯中古以往操德秉道將以餂仕後世以文詞餂以言貌柔順餂益陋矣惟恐其失之夫安望遯無怪乎君子賛隱逸矣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聖人無私智之擾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聖人循自然之天

無我者聖學之極致也學之始在克己寡欲而已矣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與天同大而不有已矣雖天地之度不過如此

慎言卷之三

愼言卷之四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問成性篇凡二十四章

問成性王子曰人之生也性稟不齊聖人取其性之善者以立教而後善惡準焉故循其教而行者皆天性之至善也極精一執中之功則成矣成則無適而非善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情蕩則性昏性昏則事迷迷而不復則躁激驕吝之心滋矣由靈根之不美也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亦善言性者與

未形之前不可得而言矣謂之至善何所據而論既形之後方有所謂性矣謂惡非性具何所從而來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得之矣

性者緣乎生者也道者緣乎性者也教者緣乎道者也聖人緣生民而爲治修其性之善者以立教名教立而善惡準焉是故敦於教者人之善者也戾於教者人之惡者也爲惡之才能善者亦具之爲善之才能惡者亦具之然而不爲者一習於名教一循乎情欲也夫性之善者固不俟乎教而治矣其性之惡者方其未有教也各任其情以爲愛憎由之相戕相賊胥此以出世道惡乎治聖人惡乎不憂故取其性之可以相生相安相久而有益於治者以教後世而仁義禮智定焉背於此者則惡之名立矣故無生則性不見無名教則善惡無準

識靈於內性之質情交於物性之象仁義中正所由成之道也

性之本然吾從大舜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而已並其才而言之吾從仲尼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惻隱之心怵惕於情之可怛羞惡之心泚顙於事之可愧孟子良心之端也即舜之道心也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孟子天性之欲也即舜之人心也由是觀之二者聖愚之所同賦也不謂相近乎由人心而辟焉愚不肖同歸也由道心而精焉聖賢同塗也不爲相

遠乎夫是道之擬議也會準於三才參合於
萬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道化未立我固知民之多夫人心也道心亦與
生而固有觀夫虎之負子烏之反哺雞之呼
食豺之祭獸可知矣道化既立我固知民之
多夫道心也人心亦與生而恒存觀夫飲食
男女人所同欲貧賤夭病人所同惡可知矣
謂物欲蔽之非其本性然則貧賤夭病人所
願乎哉

父子兄弟天性之親也仁也君臣朋友人道之
宜也義也夫婦齊體而易氣介乎其間者也
同育而承宗者仁也猶可以離之者義也故
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五倫五常不相配君臣朋友義也父子兄弟仁
也夫婦恩義仁義兼也禮所以節此也智所
以知此也信所以實此也
仁者天之性也義者道之宜也
存乎體者氣之機也故息不已焉存乎氣者神
之用也故性有靈焉體壞則機息機息則氣
滅氣滅則神返神也返矣於性何有焉

或問人心靜未感物之時可以驗性善然乎曰
否大舜孔子吾能保其善矣盜跖陽虎吾未
敢以為然何也發於外者皆氏乎中者也此
物何從而來哉又假孰為之乎謂跖也虎也
心靜而能善則動而為惡又何變之遽夫靜
也但惡之象未形爾惡之根乎中者自若也
感即惡矣諸儒以靜而驗性善者類以聖賢
成性體之也以已而不以衆非通議矣
或曰子以生之理釋性不亦異諸儒乎曰諸儒
避告子之說止以理言性使性之實不明於

天下而分辨於後世亦夫人啓之也曰子何
以異曰吾有所據焉爾易曰窮理盡性謂盡
理可乎孝經曰毀不滅性謂不滅理可乎明
道定性書之云謂定理可乎故曰氣之靈能
而生之理也仁義禮智性所成之名而已矣
天者言乎其冒物也帝者言乎其宰化也神者
言乎化機之不可測也性者言乎其生之主
也精氣合而靈不可離而二之者也命者言
乎其賦之非由我者也道者言乎造化[illegible]而宗物就之
為而順者也天道者言乎[illegible]化之自然四時

行百物生乾乾而不息者也聖人者言乎人
道之至也窮理盡性至命以合天之神者也
氣附於形而稱有故陽以陰爲體形資於氣而
稱生故陰以陽爲宗性者陰陽之神理生於
形氣而妙乎形氣者也觀夫心志好惡魂魄
起滅精矣相待而神是故兩在則三有一亡
則三滅
耳目開而視聽生矣魂魄拘而思識生矣萬物
之情其入我也以耳目之靈其契我也以魂
魄之精耳目虛物無不入魂魄之精有主蓋

有不受之物矣不受也者逆於性者是已
耳聽目視口言鼻嗅心通天性也目格於聽耳
格於視口格於嗅鼻格於言器局而不能以
相通也解悟者心注於聽則視不審注於視
則聽不詳注於言則嗅不的注於嗅則言不
成神一而不可以二之也
氣不可爲天地之中人可爲天地之中以人受
二氣之沖和也與萬物殊矣性不可爲人之
中善可爲人之中氣有偏駁而善則性之中
和者也是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

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孟子不謂之性以
其氣故也剛善柔善周子必欲中焉而止以
其過故也
天地之化人生之性中焉而已過陰過陽則不
和而成育過柔過剛則不和而成道故化之
太和者天地之中也性之至善者人道之中
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求止於至善而
已矣
君子行仁必主於義則事無不宜而仁矣仁無
義以持之或固於不忍之愛而反以失其仁

故君子任道不任情
氣神而精靈魂陽而魄陰也神發而識之遠者
氣之清也靈感而記之久者精之純也此魂
魄之性生之道也氣衰不足以載魄形壞不
足以凝魂此精神之離死之道也
造化生人古今異乎曰天賦相近何太遠哉習
性之日殊爾古也朴今也日文古也直今也
日巧神鑿而靈散也久矣鳥巢之卵焉得探
而取之六經之教救其習之日降而已矣
聖賢之性皆天賦也以氣稟純粹氣濁者濁非天

固殊之也人自遇之也聖人治天下必欲民
性至善而順治故立教以導之使其風俗同
而好尚一雖不盡善而爲惡者亦鮮矣
人之性純而已天之道誠而已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天人合一
之道故曰知性斯知天

慎言卷之四

慎言卷之五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見聞篇凡三十四章

見聞梏其識者多矣其大有三恠誕梏中正之識牽合傅會梏至誠之識篤守先哲梏自得之識三識梏而聖人之道離矣故君子之學游心於造化之上體究乎萬物之實求中正至誠之理而執之聞也見也先哲也參伍之而已矣

飭恠類獨行也足以譁衆養交類乎世也足以市譽有道者恒耻之亦要諸守道自信得矣是故誠積而衆服道廣而朋來

具神明之性者學道之本也天不畀之以神明命也天與之神矣而不學以充之是自棄者也學矣襲訛踵陋不能致精以合天人是摯明入昧也二者皆負於天者也是以君子咎之寡神識而限於命者君子弗咎也

或問義集矣而氣不充有是乎王子曰否凡以氣之餒者皆理之不直者也義集則直矣而

何不充之有曰有不敢為者何也曰蓋有之矣其不明諸道而懾於利害者爾要皆鄙夫之心為之君子之於道也精於人物之理達於天地造化之秘而無不明明則進退取舍死生禍福咸有一定之擬加之義集而氣充所謂介如石者有之矣安有利害之恐以動其中乎安有鄙吝自私之心而反自蝕其氣乎故明道者養氣之助氣充者明道之成

事物之實覈於見信傳聞者惑事理之精契於思憑記問者粗事機之妙得於行徒講說者

淺孔門之學多聞有擇多見而識也思不廢學學不廢思也文猶乎人而歉躬行之未得也後之儒者任耳而棄目任載籍而棄心靈任講說而略行事無惟乎駁雜日長而蔽其塗矣

學道而寡通變則無順施之政為政而離經術不過徇俗之才此道學政術岐而二塗矣故學求適用而政自道出則幾也物各得其分謂之仁事適其宜謂之義周羣倫之情謂之智兵實以御物謂之誠是道也學之能裕於己則禮樂刑政一以貫之而無不可施矣此孔孟之學術也

世之學者所入之塗二穎敏者易解悟每暗合於道故以性為宗以學為資篤厚者待資籍始會通於道故以學為宗以純為資由所造異故常相詆焉皆非也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何有於我於己也不有焉又何詆人也歟

夢思也緣也咸心之跡也夢較勝否斯驕吝之心未滅已夢較利斯忮求之心未滅已

士人之學也尊師故道德之成也足以裕己而成化今之人於友不親焉況師乎無惟乎道德之不古若也或曰六經周孔典籍炳也曰此其大法也其權衡之妙不可傳者與其人俱往矣不可得而親炙矣此惟默契道體者能之其次莫如得師友得也者於道也什九不得也者於道也什一

學有記誦而能言其義者施之治事猶扞格焉與道二故也情思而能言者由乎中出矣行猶有滯焉者物之變極未盡也踐履之熟而

能言者內外之契周而參伍之變神言無不
實矣可以宰世可以議道可以訓遠

或問學曰明理而躬行之請益曰改過請益曰
堅其志勿急其効雖作聖可也

學博而後可約事歷而後知要性純熟而後安
禮故聖人教人講學力行並舉積久而要其
成焉故道非淺迫者所可議也

義然後可以語命不義則畔道矣得也謂之道
倖喪也謂之道誅命云乎哉命云乎哉

務高遠而乏實踐之仁其弊也狂務執古而無
泛觀之智其弊也迂狂則精實之學可以救
之迂則達變之學可以救之

義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固也然不能斷弱不
能振亦明而不能行矣是故窮理養才與氣
不可偏一也窮理在致知之精養才氣在行
義之熟

學者於道貴精心以察之驗諸天人參諸事會
務得其實而行之所謂[illegible]得也[illegible]使不逞吾
之權度逐逐焉惟前言之是信幾於拾果核
而啖之者也能知味也乎哉

虛明者能求萬物之情也已公忠者能正萬物
之實也已虛無物淆故明忠無物撓故公虛
明也者智之體也公忠也者仁之用也是故
明王修之則天德而致治人臣修之以王道
而輔運學者修之和禮義而安身

靜生之質也非動弗靈動生之德也非靜弗養
聖人知乎此精之於人事和之於天性順之
於德義其機若諶其成若符其適若休常之
謂天道純之謂大德是謂與神合機非求於
動而能若是哉世之人知求養而不知求靈
致虛守靜離物以培其根而不知察於事會
是故淡而無味靜而愈寂出恍入惚無據無
門於道奚存乎諺有之曰土閉不活不斷而
埇水閉不流不斷而溲言靈之不入也

學者欲要名於俗而求異於常未有不淫於邪
說而陷於異流者陰陽家之足以知天也五
行家之足以知命也術數家之足以知人也
皆聖道之蟊賊也世之惑也久矣安得惟明
孔氏之徒而與之共學乎

人有一事不合於義則受累於一事即非浩然

之氣矣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大賢以下之事也
昏塞故狹小虛明故廣大
人心澹然無欲故外物不足以動其心物不能
動其心則事簡事簡則心澄心澄則神故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是故無欲者作聖之要也
耳目之聞見善用之足以廣其心不善用之適
以狹其心其廣與狹之分相去不遠焉在究
其理之有無而已矣
學者於貧賤富貴不動其心死生禍福不變其

守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矣
義以御事有守有權守者恒自得於事也多迷
焉權者恒濟事於已也多迷焉故不失已而
濟者義權之上者也不然不如守而已矣
心爲道主未有不能養心而能合道者未有不
能寡欲而心得養者
道無二本心之理一故也事變萬殊聖人乃時
措
氣有以恐懼而勝者畏法者也有以義理而勝
者樂天者也

易謂時措之道隨時變易而不失已所以生生
之謂易
感而遂通者能達之天下知幾其神者能退藏
於密
貪欲者衆惡之本寡欲者衆善之基
靜而無動則滯動而無靜則擾皆不可久此道
答也知此而後謂之見道天動而不息其大
體則靜觀於星辰可知已地靜而有常其大
體則動觀於流泉可知已
動靜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心未有寂而不感

者理未有感而不應者故靜爲本體而動爲
發用理之分備而心之妙全皆[illegible]化之不得
已也聖人主靜先其本體養之云爾感而遂
通左右逢原則靜爲有用非固惡夫動也世
儒以動爲客感而惟重乎靜是靜是而動非
靜爲我眞而動爲古假以內外爲二近佛氏
之禪以厭外矣

慎言卷之六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潛心篇凡四十三章

潛心積慮以求精微隨事體察以驗會通優游涵養以致自得苦急則不相契而入曠蕩則過高而無實學者之大病

無事而主敬涵養於靜也有內外交致之力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以一其外沖淡虛明無非僻紛擾之思以一其內由之不愧於屋

漏矣此學道入門第一義也

持其志者存其心而不放也無暴其氣者視聽言動以禮而不任情也心存則所發者自不肆氣不暴則所守者愈固此內外一致之道故曰交相養

人心當思時則思不思時則沖靜而閒淡故心氣可以完養或曰心不能使之不思曰涵養主一之功未深固爾苟未深固則淆亂而不清豈獨思擾於晝而夢亦紛擾於夜矣深固則淵靜而貞定無事乎絕聖棄智而思慮可

以徹[illegible]

無忿懥好樂憂患恐懼此不偏不倚中聖人養心之學也未能[illegible]此則未滿故當致中喜怒哀樂各當其節是謂不戾之和聖人順應之學也未能至此則道離故當致和

格物者正物也物各得其當然之實則正矣物物而能正之知豈有不至乎知至則見理真切心無苟且妄動之患意豈有不誠乎意誠則心之存主皆善而無惡邪僻偏倚之病亡矣心豈有不正乎學造於心正道之大本立

矣而家而國而天下以此推之可也

言以示道心之聲也貌以表心道之輿也故動容出辭不背理者心之不忘德之有將爾然性純則安

過而不改者賊其心不肖之常也

人心有物則以所物為主應者非其物則不相得矣不戾於道者幾希故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如內外之兩忘焉欲其湛然虛靜也已

戒妄言遠厲色正游思脫漫習

或問養氣動長之害如之何曰義集生氣則心

無愧怍無往而不可行義未至而徒戚其氣焉危行不足以明道激論不足以成德外阻撓而中消悔者多矣不幾於害氣乎哉

自得之學可以終身用之記聞而有得者衰則忘之矣不出於心悟故也故君子之學貴於深造實養以致其自得焉

廣識未必皆當而思之自得者眞泛講未必脗合而習之純熟者妙是故君子之學博於外而尤貴精於內討諸理而尤貴達於事

心理貴涵蓄久之可以會通冥契何也心之神

斂而存蕩而亡者也有所得而固存之日見其充積也有所聞而固蓄之日見其暢達也故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由於不言道聽塗說謂之棄德

幽獨之地心能澹然不繫於物可以寡欲而養神也窮理致思非物事之應也能致如應之誠可以體物而養心也物交於前順理而應無意無必不惟利事也可以養性矣物交之後有得有失安於所值而喜愠不蒙焉不惟明道也可以養德矣

人心如匱虛則容實則否道義者心之天理也知之必踐之以爲寶而匱之戾乎道義者心之私欲也知之且禁之以爲砂礫而棄之匱之未盈猶足容也故私欲之感或可以乘隙而入至於天理充滿無少虧欠匱盈而無隙可乘矣夫安能容故學者當蓄德以實其心

或問聞道曰非言語也得道曰非見聞也達於事而會於心斯謂之聞養於中而暢於外斯謂之得

淳厚者學道之基也輕躁者其天機必淺學也

安望其至道故變其質而後可以言學

學之大要有三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存乎性義焉動靜云爲起居食息存乎禮則焉進退取舍死生禍福存乎義命焉學成而道全矣聖人盡性弘道亦不過此

目可以施其明何物不視乎耳可以施其聰何物不聽乎心體虛明廣大何所不能知而度之乎故事物之不聞見者耳目未嘗施其聰明也事理之有未知者心未嘗致思而度之也故知之精由於思行之察亦由於思

義所當爲勇以爲之擇善固執之義也以爲衆
所不爲而止流也流則賊於性以爲學之未
及而止畫也畫則賊於德
思之精習之熟不息焉可以會通於道一之可
以入神
君子之學博文强記以爲資藉也審問明辯以
求會同也精思研究以致自得也三者盡而
致知之道得矣深省密察以審善惡之幾也
篤行實踐以守義理之中也改過從義以極
道德之實也三者盡而力行之道得矣由是

而理有未明道有未極非其才之罪也函恭
邪僻害之也是故君子主敬以養心精義以
體道
明道莫善於致知體道莫先於涵養求其極有
內外交致之道不徒講究以爲知也而人事
酬應得其妙焉斯致知之實地也不徒靜涵
以爲養也而言行檢制中其則焉寔致養之
熟塗也
天下之事習之久而有得者安焉爲學而不契
於道未有不以存心養性爲桎梏者是故顏

見孔之卓而欲罷不能焉契而有得故爾
上者師心其次師師孔子聞而知之師心也無
常師師師也無所不師故其道貫淪
未有應也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既有應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如此而已矣
必從格物致知始則無憑虛泛妄之私必從洒
掃應對始則無過高躐等之病上達則存乎
熟矣
夫何以謂存養曰心未涉於事也虛而無物明

而有覺恐恐焉若或汨之也夫何以謂省察
曰事幾方蒙於念也義則行之不義則否履
冰其愼也恐一念不義陷於小人之途也曰
存省善矣亦有不可行者何也曰或時勢之
殊始而窮理未至也能中正以改圖亦不害
其爲善故曰善無常主此旣事體量之學也
學有變其氣質之功則性善可學而至不然徒
事乎口耳講論之習終不足以入聖
文中子曰不雜學故明
程子曰有意坐忘便是坐馳何如曰此爲有意

求靜者言之也然則靜不可求乎曰求則不
靜矣故曰坐馳然則何以靜曰主敬之純可
以與此靜有二有境靜有心靜酬酢已境靜
也心之思猶在不思則心靜矣然則心以思
爲主何謂也曰在應事可也謂靜以思爲主
此儒之自苦者爾有感則思無感則不思亦
足以養神何膠於思而爲之曰不幾於異端
之虛靜乎曰異端之學無物靜而寂寂而滅
吾儒之學有主靜而□感而應靜而不思何
害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然則仲尼幾異端乎
或問易簡之道曰易之神理也大舜孔子之卓
塗也疇其能之請學諸曰廣大之能精微也
高明之能中庸也可以與此焉請所從事曰
知其所不得不爲與其所不屑爲於是乎得
之不屑爲而致力名曰貪侈由驕矜之心害
之也庸人之擾擾不與焉所當爲而不力名
曰苟簡由怠肆之心害之也莊老之無爲不
與焉
養性以成其德應事而合乎道斯可謂學問矣

氣質弗變而迷謬於人事之實雖記問廣博
詞藻越衆而聖也不取焉
古人之學内外一道達於治績者即其學術之
蘊修於文詞者即其操行之餘今之儒者學
與事恒二之故講性者有不能變其質矣論
命者有不知要於義矣修仁義者功利之媒
矣明經術者刑法之資矣皆蔽也故習於己
而不能達於事者謂之腐儒厥罪小援聖假
經而循利於時者謂之俗儒厥罪大
古之學也爲道今之學也爲文古之學也精於

六經今之學也博於百氏百氏未嘗無所取
也駁而惑人爾君子欲大於學求之六經孔
孟足矣學能言之足以傳矣百氏之言文有
餘而道不足反之身心之益悠哉淺乎況言
不及道者耶況離聖而淫於異端耶
濟務者才必明於道修道者德必崇於禮
事理之常順以應之得吾心之樂也易事勢之
[illegible]變復以圖之釋吾心之變也推
不練事者安達治幾務文詞者安知治道
[illegible]皆雖多性偏執而皆[illegible]過時得[illegible]見蔽天下

較之清談禍世者簡矣

交際退遜非降志也擯遊自反非畏人也守道而完德與樂天爲徒者也故能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欲得於外則相濟相贊不利於物則相攘相戕此天下日囂也聖人不以利致窮不以物累生故澹然永寧

人一受元氣以生天地之美無不備具故知至於道行極於德謂之完人足以荅天矣利達者形之影風之聲也雖不至實至矣故君子

貴修

慎言卷之六

慎言卷之七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御民篇凡三十一章

御民以道不以術守我之正而感服不計焉付得失於民爾術不可久民不可愚雖暫得之終必失之民以我非誠也故聖人王道

法久必弊弊必變變所以救弊也或曰法無不弊變亦弊曰然可坐視哉權其利害多寡變其太甚可也曰變有要乎曰漸春不見其生而日長秋不見其殺而日枯漸之義也至矣哉

聖人置天下於安平莫先於植綱紀何謂綱紀居重以馭輕督內以制外柔夷以綏夏也是故有六官率屬焉有省道敷政焉有郡縣分治焉有王使廉察焉有邊鎮防禦焉有羈縻之夷捍蔽焉六者總之爲綱維之爲紀封建不行勢不容已之道也王都重則外制邊鎮固則內安羈縻之夷以不治治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

權所以運國勢紀綱所以繫國脉人才所以主
國命故國之不亡者三權不下移國不亡紀
綱不隳國不亡不用小人長國國不亡
三皇無爲順民也五帝有爲矣易簡而不矜功
若無爲也三代變革不得已也秦漢以還有
爲而爲之不繆於道者猶可觀也嗚呼天下
之勢變而不可返之道也先王之治跡顧可
返之哉故聖人守道以御時因勢以求治
弗通於時而泥古斯困溺於法制者也迂謀近
小而昧遠圖斯困溺於功利者也此二者皆

暗於道者也謂之識局
物各得其所之謂大同大同者化之極也百姓
日用而不知是謂安常安常者神之至也
聖王神道設教所以輔政也其弊也瀆於鬼神
而淫於感應禮曰剛毅犯人妨於政鬼神過
節妨於政一曰夫鬼神之由也後世之鬼神褻
而不敬惑而誣皆妨政教也夫
安天下不失丘民之心固矣而賢智在位豪傑
得所尤其所急焉夫是人也一世之標準也
王者能養而有之則天下之勢在我不幸

而有亂逆者皆愚謬之夫爾愚謬安足成事
故亂天下者才智之雄也是以聖王知之養
之學校羅之科目錄之才藝廪之史胥拔之
山澤之隱而不得其所者寡矣
有邊鄙必有爭承平久必有逆賊生齒繁必有
妖民鬼方之役邊也淮西之役逆也黃巾之
役妖也三者勢之所必至者乎武以戒備不
可已之政也鄙談兵者迂不振者乎銷兵者
愚乎徐偃王身行仁義來朝者三十二國可
以伯矣武備不修楚滅之宋襄公以仁義行

師不擒二毛諸侯服矣威不振衆楚執之由
是觀之迂儒之論不足以立國也明矣後世
猶有安於承平而不講者不達於治忽之幾
者也是故兵也者危道也非得已者也可以
威也不可以黷也可以戒也不可以去也
仁義禮樂維世之綱風教君師作人之本君師
植風教者也風教達禮樂者也禮樂敷仁義
者也仁義者君師之心也八者具而和平之
治成矣雖謂之堯舜可也
或問術以發奸可爲乎王子曰吾何美於是廓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至矣如有回者僻者縱者伏而恐者背不至吾前焉吾何求爲之甚矣術數之爲心害也彼不自發而術以發之戕吾我殺之也自發之者彼以天之殺之也何神吾術而殺人爲哉鉗箝鉤鉅聚怨之媒也惡足神

有世功者世爵祿功薄也者濫矣爵濫則在位者不得人祿濫則取於民者過厚是故春秋譏世卿不獨曰蔽賢而已矣

聖王慎內修戎狄徼障禦之而已風不可使侈

俗不可使奸政不可使峻民不可使激風侈則犯禮犯禮則俗奸俗奸則玩法玩法則政峻政峻則民怨民怨則激亂亂出於民怨傷其本者矣誰復戴之秦二世是也民猶有思者雖失之猶得之漢光是也故曰蝎之蠹木病自內也蟯蚘之啄人人不可避也

茹毛飲血不若五穀之火熟也綴羽被卉不若衣裳之適體也巢居穴處不若宮室之安居也標枝野鹿不若禮義之雍容也珍食華膳五穀之蠹也錦綺文縠衣裳之賊也琱琢彫墻宮室之蠹也繁文苛政禮義之邪也是故治化未適也聖人憂之於始治化既濁也聖人憂之於終

事勢有輕重爲政有幾宜必俟大有更革而後可救其積弊者重也漸次而變亦可以返其未極者輕也施之失其宜未有不養患而激亂者要之貴察於幾

人非樂天之心不能制情於道故莫不有欲欲則貪侈貪侈則僭僭則亂聖人以禮防天下使民各安其分而不爭是故或役或承或亢

或卑或寵或辱或泰或約一受其正奔命執分而無外慕心定故也是謂天下齊一久安長治之道乎失其防者反之

治安之國其事簡其賦輕其政平其氣和其民樂災異足以警寇賊奸宄無與以起夷狄仰其治而順化而祥瑞不與焉危亂之國其事繁其賦重其政僻以淫其氣乖其民畏以怨祥瑞適以肆寇賊奸宄竊發夷狄乘其敝而擾而災異不與焉

辯上下定民志不可無禮風霆流行天命不測

不可無鬼神然而繁儀文則瀆禮求感應則瀆神瀆禮則民大困困極則詐矣瀆神則民大駭駭久則誣矣非聖人設教之本始也後世事神用禮之過也是故敬鬼神而遠之以禮之實而治國使忠朴有餘而不彌於文仲尼之道隱也久矣

有聖人而後名教立定之以天命則妄心滅定之以禮義則遂心亡定之以法制則縱心阻故名教者治世之要也

人心道心皆天賦也人惟循人心而行則智者

力者衆者無不得其欲矣愚而寡弱者必困窮不遂者矣豈惟是哉循而遂之滅天性亡愧恥恣殺害與禽獸等矣是以聖人憂之自其道心者定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禁之以刑法而名教立焉由是智愚強弱衆寡各安其分而不爭其人心之隄防乎

善繼政者因之故有所損益而民不駭有所變革而民相信突然大變撟拂於勢而爲之者昧道也亂道也儒之迫者乎

或曰以自然治天下可乎王子曰此莊老之致也天下可以自然治羲軒堯舜爲之矣民無統主則强食弱也衆暴寡也智死愚也極也必反之相戕相賊報覆相尋民之獲其生者寡矣是故任其自然者亂之道也美色人情之所欲也强而衆且智者得之貨利人情之所欲也强而衆且智者得之安逸人情之所欲也强而衆且智者得之得之則樂失之則苦人情安得宴然而不爭乎安能皆如老莊之徒淡然無欲乎安不至於亂乎故曰極也必反之反之者求報也聖人之生於時安得

不爲天下求安故仁義道德之修非徒爲己也將以化人也禮樂法制之設不徒治人也亦以安己也勢之所必然者也謂聖人得已乎夫法以治之而猶有意外之奸況蕩然自由乎云自然者謬幽之說也

或曰法可常守乎王子曰常則弊弊何以救之曰以道堯舜三王之法制不可行於今乎曰聖人且難之堯舜與賢三代傳其子矣堯舜以禪受湯武以征伐矣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而周又倍之矣唐虞典刑惟象三代五

刑之屬至於三千矣唐虞夏后封功建德商周及其同姓矣夫聖人豈不欲相守哉時變勢殊而政弊奸人乘弊趍利治斯害矣聖人緣人情而救之安得不求變故變者所以救其不能行也雖聖人安能違其時勢而恒守之乎敢問何謂緣人情而救之曰獨不見廩之未穴棟之未蠹乎斯即法之未弊也無所敗於治何救之爲及其久也隙焉則蟲鼠乘之矣乘之則廩與棟敗矣苟由是廩與棟焉雖固塞之必固穿之故曰塞鼠者所以壞壁

也不若易廩與棟而絕其穴蠹之由生曰聖人神明其弊安滋曰弊也者積久而勢成也狸居室而鼯亡聖人之謂也天下恒有聖人也哉安能使不至於嚙蠹乎是故法者擬定而不可通者也久而弊生道者隨時濟變以取乎中者也萬世無弊君子之治天下也不貴同其跡而貴於得聖人之心不貴泥厥法而貴於合聖人之道誠得聖人之心與道施之雖不揖遜封建亦可以埀衣而治矣泥法而守其跡未有不爲蟲鼠樂趨之地也

天下順治在民富天下和靜在民樂天下興行在民趍於正上節儉則寡取於民而富矣上簡易則動於民者寡而樂矣上稽道於聖則民不惑於異術而趍於正矣

聖王敬天不泥天以人事足以勝之也故奸宄無以乘其惑庸主不慢天則泥天而應天之實無聞也故奸宄得以藉其變

正大廣遠以之立法公平明恕以之用法不正則戾道不大則用小不廣則偏於一不遠則所施不久公平則人服用明則情得用恕則

法行而物感要終之仁也

世之平也安靜中和之士皆足以有爲緩急有用苟無俊傑焉詭特不羈之才亦可也或曰詭特無行不可曰時急其所長也顧御之有道焉爾德也豈悉求於衆人哉震之以敦大之氣入之以誠信之操則受變於我而才無不效矣

三皇草衣木食人曰時也王子曰聖人儉以順俗也堯舜茅茨土階人曰時也王子曰聖人儉不務飾也此天下之大樂也今之時政繁

於風俗矣以勞矣則□□然□□□天下之大
災也上之人乃不思而返之其陷溺之道乎
舍是而欲有爲其爲治也亦外矣

聖人爲治豫調夫國勢之機機伏而不可見者
議之若未然舉之若無所事一失厥會輕者
浮重者壓強者甚弱者微事去而不可爲矣
故執古者失於時宜徇俗者蔽於固陋守法
者憚於更革舉不足以論機也通昭遠觀其
惟神識之士乎

人主震威怒以操制臣下則諫正之言有不能
入此治亂之大幾也

愼言卷之八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小宗篇凡二十三章

小宗之法尊祖也尊祖下上所以合族于下其
紀有三公廟以達孝思仁也公田以給婚嫁
義也公會以齒長幼禮也三者行而族紀矣
族紀則治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此之謂也

或問孝曰理世之首務君子能盡孝親之道則
衆善集而羣邪亡始也一鄉信之大也天下
化之曰請事曰虞舜尊親爲大曾子養志爲
至孔子以色爲難茲孝之大節也曰非富貴
不足以盡之乎曰玉粲錦衣而愛敬未至如
親之樂何心敬辭婉而容色愉愉雖蔬食水
飲歡也君子亦貴乎悅親而已富貴者所遇
之時非由乎我者也孰能必得之庶人之孝
勤四體而通神明豈必藉軒冕哉

利欲昏智敗義喪仁

不學而達於政有諸曰世未有不學而能者也

學之術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察於
聖途諳於往範博文之力也練於羣情達於
事幾體事之功也然而師心獨見暗與道合
亦有不博文者也雖然精於仁義之術優入
堯舜之域必知行兼舉者能之矣

不患其無才患其無學不患其不任患其不忠
不患其無功患其無志

強率害質直詭隨害融達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决
畢盡其生之道也雖死亦可矣果適於義之當

也雖死亦可矣

功業者聖賢之所有事也志不立不足以成志
具矣不會於時焉亦末如之何也已是故君
子修志俟時而無意無必焉強以趨時不契
于幾不見道者之常爾如時義何哉功不足
言而志已頓衂矣是故君子以修道責之己
以行道俟夫時以成功歸之天

或曰誦詩讀書有所發明矣而不能施于治何
哉曰參伍之未當也曰當矣曰體驗之未至
也曰至矣曰時之未會也曰會矣曰權之不
由也曰由矣曰此以上難言也其我之得於
天者未盡至乎是故性之識有三其屬於人
亦有三得穎悟者神之識多得敏達者精之
識多得記憶者傀之識多三者惟聖人能全
之其次穎而敏者上也世亦不可多得矣故
穎而能記者時或不斷焉敏而能記者時或
不中焉況記憶之性多而穎敏寡者乎無怪
乎不能施之矣茲非命也夫

智略而能守正貴盛而能遺權功高而能退晦
三者明哲所以自保也

行過高者易竦動於衆事執古者不受變於俗
之二人也才氣高邁志慮堅定者皆可能之
故悅慕者衆矣中行之士非道明德立動與
天合不能焉世亦寡矣寡則厥神不傳矣夫
又誰埶而慕之

儒有習俗以爲訓者其支齊膚淺於道者也詭
聖以爲論者其索隱鑿荒於道者也二者非
不要於造化性命之塗也離於正大自然之
實遠矣是故公普而不私雅大而不偏準之
造化證之性命炳炳然使民無惑焉斯聖人

之徒也
練事之知行乃中幾講論之知行尚有疑何也
知在我者也幾在事者也譬久於操舟者[illegible]
水之故審矣焉往而不利涉彼徒講於操舟
之術者未涉江湖而已不勝其恐矣安有所
濟之哉蓋風水者幾之會也非可以講而預
者也故程子曰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
命於道德會於禮樂化乎上下而不知所由此
之謂聖臣矣守道正躬不爲物劫可以託孤
寄命者此之謂淳臣矣順度愼行才以濟務

謙謙而不居者此之謂名臣矣論不亢情和
不失物惴焉隨其時者此之謂具臣矣
君之望乎臣者欲利其國也有二臣於此一死
義而社稷亡一忍生而社稷存將孰從諸曰
臣之事君也盡其心力而已矣力可以存社
稷孰輕死焉不然則忍心以要功利者矣事
無成而名隳又其如殉哉
道常也非常者異象而干順寡見而駭衆故怪
之亦二氣鈞柢也知道者亦常之是故岐角
山趾赤髮綠睛人之生亦有然者矣角端體
甲牛尾馬踰物之生亦有然者矣所謂生人
久血成燐積水育蚕結石被鍋變化不可測
也夔罔兩龍罔象畢方井貫羊常理不可
執也故世俗駭之夫陰陽之化杳無定端有
常氣而禪者有間氣而化者一人之世不得
以槩覩也惟聖人神明通宇宙而觀物斯獨
見而不眩惑矣故曰知道者亦常之
道不行不去貪而害仁及亂不能死害義能死
亦害智何也始而不能決其去也孔子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先幾也殉道也保身也古之

全德神矣夫
禮云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
之於宗何也王子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
居之道東宮西宮南宮北宮居異也夫婦內
外之禮嚴渾居則瀆倫傷禮有不能保故異
宮而居禮也財用則同仁也子弟有餘則歸
之於宗不足則資之於宗不得專上以私獨
也後世之異居并其資產而割裂矣古人統
宗之義其亡乎其亡乎
內不失貞外不殊俗如之何曰不能兼也同俗

則失貞和而不同可也亂世知之何曰聖人
有道焉亦不汙於俗

東極之民僥南極之民譎西極之民戾北極之
民悍中土之民和非民性殊於四極也習於
聖人之教然也蠻夷者封疆土俗限之也聖
人之教可達孰謂異吾民哉

事雖易而以難處之未有不治之變患雖遠而
以近處之未有不及之謀此所謂至慎此所
謂先幾

顯者示以晦之理則悶淺者動以深之機則迷

愚者詔以智之謀則惑人各有至不可强也

慎言卷之八

慎言卷之九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保傅篇凡四十三章

禮保傅篇曰太子孩提三公三少講明仁孝禮
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比選天
下端士孝弟閎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
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日見正事聞正
言行正道蓋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此三代所以有道之長也嗟乎後世

人主於太子非不教也不循乎三代之遺法
矣師保之官非不設也不惟其道術者有之
矣左右之人非不比選也不得與之居處而
出入矣深宮秘禁婦人與嬉遊也褻狎燕閑
奄豎與誘掖也彼人也安有仁孝禮義以默
化之哉習與性成不驕淫狂蕩則鄙褻惰慢
由是聞正言若侏儒之亂耳見正人若芒刺
之在背是豈天下之福也哉人主乃不思而
反之何耶近世太子有以文詞書藝稱者不
亦若子之教乎噫彼蓋於婦寺之養者也

謂天下之本在兹乎文王世子曰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形發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夫恭敬而溫文謂文詞書藝而已乎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能算亦有損況無算乎能勝亦有損況不勝乎故勢猶有可圖者自治以全之可也書曰舞干羽於兩階有苗來格此之謂也

王者謙則君臣和卿大夫謙則國政和國政和

則民安故和者治之門問謙曰不自大不自大則不矜不矜則不自任不自任則情平情平則和問謙之繇曰無欲無欲之繇曰內足

好問好察舜不自智立賢無方湯不任類不自智則協衆情不任類則無私人衆情協則政平私人無則賢用

農田則庚虛庚虛則征疲兹用可憂矣善漁者不洩澤善田者不竭卉畜其利者深矣農困國之大疹也乃不思而憂之作無益崇土木耗府財是謂剝本

欲於國之危亂者亦慨其臣民之風俗爾附權死黨奸佞罔上之臣作則淫比矣淫比者篡要結貪容藏匿亡命之民作則淫朋矣淫朋者盜盜之勢在下猶可爲也篡之勢在上非大力不能反難矣哉

周天子之大夫監於諸侯之國曰三監漢天子置諸侯王相由內以制外通其隱蔽之勢也

皇極之建其大有五一曰清心志二曰定紀綱三曰正禮教四曰求賢才五曰覈名實心志清則不惑於非道而極之本立矣紀綱定則

維制固而國之勢奠矣禮教正則常道興而俗尚不惑於邪矣賢哲用則職任得人而治化溥矣名實覈則上下不罔而苟且欺蔽之風遠矣

韓魏之六國不足以敵秦而亡于秦陳涉之六國反以之滅秦何也曰六國者所世有也世有者必欲曲保之其得失重故自守之慮常十之八九其勢也卒至於澌亡而已陳涉之六國本非所有者以秦之人攻秦也其得失輕故橫行足以亂秦勢盛足以亡秦傳曰以

瓦礫注者巧以黄金注者昏不直曰六國無
謀秦人之無道也
人主之權不在宰相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
近習出此入彼之道也聖帝明王世不常有
精勤萬幾無懈者難誠如是未有不託諸人
以求自逸者夫權安得而不移惟賢者視君
猶親視國猶家兢兢焉日恐其僨也故君逸
而國亦治斯人也周召是已世亦鮮矣乎匪
其人不亦危哉是故慎任人之選杜竊權之
漸遺厥孫謀其庶幾乎

都會之形勝關中幽燕上也勁兵之區莫如比
鄙阻關塞之險易於制虜南面以臨天下百
蠻不足服也關中天府四塞亦足以控制戎
虜惜轉漕之艱耳故曰上澤路平而晉陽孤
唐鄧服而荊襄懾淮陽順而吳越可以坐制
分據而主之之勢也巴蜀天險自守之區故
末亂先變既亂後平聖王每不急之以爲囊
中物也夫堯舜三王大與明德無思不服形
勢不足言也況亦排[illegible]得其地者乎下此者
未有不[illegible]勢者也故以勝者三之緩七之

急也
立後從周何謂也曰殷人嫡子死立嫡子之母
弟周人嫡子死立嫡孫春秋傳曰質家親親
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是也文王立發微
子立衍孔子乃曰立孫此又何謂也曰文王
立發遵時制也微子立衍守祖道也立孫周
道也故孔子從周曰後世不可易乎曰立嫡
所以重宗一統消覬覦而絕後變萬世不易
之道也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曾孫
無嫡曾孫立嫡孫之弟先支後庶可也無則

上求嫡子之弟立之無嫡弟而後及庶弟焉
由是而行人倫正天理公而天下萬世覬覦
非分之心絕矣曰有嫡而立庶者何也曰此
亂世之道啓爭端者也不可以爲訓也
或問持盈之要曰苞桑之戒投艱之憂心日兢
兢也曰請從事曰崇節儉禁侈踰爲天下養
財敦教化尚氣節爲天下養義謹關塞擇將
才爲天下養兵
清明之朝其臣多廉濁亂之朝其臣多貪勢使
然也一人而遽變者奸巧自植與時浮沉也

防民植教安於斯人望之其不變者何也以道自持不以時之清濁異已之操者也古謂拔俗而立其斯人之儔乎

主少國疑功高望隆之臣將何居曰求賢聖之臣協恭以夾輔之終其身不怠可也然惟伊尹周公孔明之志則能之不然勢極必篡六朝之得國皆然也然則禪非乎曰世無堯舜不可言禪何也非有聖人之德有天下不與之心也夫以桀紂之惡湯武猶慙德矣夫孰爲信之哉所忌者以謀敗之異已者以法殄之通國非王人也威震勢逼乘其孤弱而取之君子曰其文禪也其實皆篡也

幼君闇政奸雄持權君子之仕當何如曰聖憲有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貴戚重臣義均休戚當何如曰扶顛持危不避艱險盡心盡力以死自誓可也

世道之高下時勢之變不容已者乎聖賢汲汲隨時以道救之又惡能已乎堯舜揖讓若無與於已焉二帝已往一道也禹之傳子懼聖賢不恒有啓亂也斯又一道也湯則放桀矣猶慙而讓賢若自失焉武王代商則任之矣伐暴救民猶若不得已焉者下此有意矣自私成也争奪篡弑不仁之甚者乎嗟乎六經安得而不修述乎君臣父子之義安得而不正乎聖賢汲汲之心可以識矣

統一華夷者謂之大統者也然有正有變焉居中國而統及四夷順也正也三代漢唐　本朝是也入中國而統及四夷逆也非變乎元是也統中國不盡而與夷狄並長謂之小正統可也宋是已春秋吳楚長盟中國其所由

來遠矣聖人雖夷之終不能沒其主諸侯也元也雖以變統例之亦不能廢其大統天下之實矣有分統不相君臣者三國南北朝是已有先一統而後分裂於夷狄者東晉是已有君臣之舊焉宜以正統之大終之

三皇之民靜以樂五帝之民安以遂上無欲而事簡也三王之民勤而不失其所事雖煩而聖人之政仁也春秋戰國之民苦而不適其生王政衰而兵賦酷也漢唐宋之民勞而不倦武帝南宋近戰國矣高孝應兵不得已也

武帝窮兵四夷何爲也哉是故事簡則用夫
民者寡不得已而後用兵則民之樂生也多
聖人仁天下之政斯二端而已矣
帝王之得天下天地之大義存焉堯舜禹之揖
讓愧乎其不可及矣湯武之放伐順乎天而
應乎人君臣之際終有愧焉漢高帝我　太
祖以布衣因亂而取之無愧焉者高帝猶曰
秦之亭長也我　太祖復中國於夷狄蓋邈
乎無以尚之唐太宗假義而終取之又商周
之不若也其餘篡奪而已矣

天下有不可返之勢故有不可爲之時機在人
也聖賢且奈何哉孟子之道不得行於戰國
豈皆齊梁之君之罪哉亦其勢然爾當是時
秦爲富強之國其民勇於戰鬭視山東之國
不啻什之二矣六國之合從亦豈其勢之得
已哉使爲秦者休兵自緝修德睦鄰與天下
之民樂生則六國之君亦得以修德行仁養
民求賢乘時以自治矣然而秦乎如是也恃
其兵力日吞食乎三晉荆楚之域攻已國也
不得不以兵應之攻與國也不得不以兵應
之秦人一出而六國之人皆無寧是時世民
求免於死亡困苦不可得矣雖有聖王不忍
之心仁義之政安所從而施之故曰勢之不
可爲也然則爲六國計當柰何亦曰養命於
賢效死勿去聽命于天而已矣
王綱解弛天下崩離君子之處當何如曰非持
危撥亂之才不足返也非至誠大公之心不
足服也不如遯而避之避之不得當何如曰
不爲禍始不爲道屈爭民伐暴以俟其時則
不始於禍矣君臣父子不犯其義則不屈於

道矣
田不可井者三山谷之坎壈不可以方制雍冀
梁益荆楊之區平野之可井者能幾何哉一
也大河大陸之區溝會具而水不瀦二也一
夫百畝奪富人之田者多矣三也聖人不作
無益順其治而緣人之情求歸於治而已矣
必言可井者迂儒之慕古也勢終不能徒生
擾擾爾曰天下初定乘其勢而爲之不亦可
乎曰戰爭方已務休民也上雖易姓受命而
民之業自若也奪而井之寔生怨激亂仁智

者之所以爲也然則當如何曰阡陌聯而兼
併生抑豪猾辯正租之法善也占田有限所
以抑也經界有書所以稽也租稅有常所以
正也抑則農之業普稽則田之隱寡正則貧
之食足官民之利貧富之願因之而可均也
不亦善乎哉

或問封建王子曰聖人在位封建可也郡縣亦
可也曰聖人不常有請以法守之曰諸侯權
力足亂漢諸王可睹矣狄入邢衛鄰國自保
恬不相恤非齊桓夫孰拯之亦可睹矣王紀

弛而争雄民曰塗炭七國之際可睹矣較民
苦樂之多寡郡縣之民得什之七凡治圖民
之安也民苦之分多封建何爲哉曰三代御
世之良法也曰三分有二周之得商也久矣
成康再世而諸侯不王言天子權主之大善
得乎上無明王統之不易烏能如郡縣之恥
哉唐之方鎮猶逆命自強況封建乎有天下
欲圖民之安而治之易雖不封建可也儒惡
秦郡縣私也子曰勢也非秦也雖一人之私
也天下之民利之則天下之公也秦之蔑德

不與焉

祭祀感格之道何如曰難言也曰祖考精氣
也天地山川鬼神元氣一也氣一將無不通
乎曰難言也夫人之致祭其禮委委容容其
物芬芬烝烝夫惟類若人者然後能感而享
之吾未知天地山川之果類人否乎吾未知
鬼神祖考之猶具體而能飲食否乎焉能惡
而知之曰聖人謹祭之爲何曰報本追遠仰
功酬德先王仁孝之誠且因之以立教也故
祭祀之道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其餘詐已

之心以詐人非愚則誣而已

北虜之難治何也曰勢也不植五穀必畜牛羊
畜牛羊必就水草是無恒居可依也人不咸
有畜其貧者以射獵治生是藝騎所由精也
無恒居則不憚於轉徙藝騎精故易於爲竊
食不足以養故易以輕生故曰勢也西南諸
夷碉砦爲居西域諸國城郭土著非要功於
夷則終世安順亦勢也是故聖王有作必治
其城郭修其生理使其各有定所可依定業
可戀久久而安安而成俗自無轉徙竊發之患

矣此華夷之利大造之仁也
君臣天地之大義節義生人之大閑守死者仁
人也義士也否則亂臣也賊子也重臣親臣
近臣死于義遠臣死于職守無辭也蓋此爲
我君彼即爲我讐矣安不死先仕而今不仕
者能晦其名焉不死亦可也以不當君之事
也不得遁焉者亦宜死之龔勝是也被舉而
名達於君者死於義可也避而不仕亦可也
名之不達者與庶民同也守義不仕亦可也
雖仕亦可也蓋以名分漸微其責漸輕故爾

莽操懿裕乘時欺孤而取之其纂竊之雄乎挾
武功以鎮衆者亦能僞定乎一世莽坐而飭
詐適以滅其身而已宋祖之於周推其類均
也延其祚者周微也施政之術異也
古之王者以節儉率天下故國之經費必會而
計之量入爲出歲率以爲常焉歲久而贏餘
積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政之至也賓客
喪祭衣服飲膳有常用弗益也百官之祿戎
賦之輸有常制弗變也不以非道施惠也不
以虛功行賞也不以無名興役也不以黷武
動衆也故天下化於儉素而樂於簡靜侈靡
亡而僭踰絶矣是謂上下胥約德之至也夫
農軒簡用土毛之稅可足矣堯湯有儲水旱
之沴可免矣其約德之徵乎推鐵算緡鬻爵
贖禁後王之粃政也其侈心之爲乎歛愈橫
而用愈急國非其國也宜哉
酒蘖害穀羅綺害絲華腊珍食害味雕楹刻桷
害木綜之害貨財耗天下聖王爲民儲富必
嚴令以禁之曰甲令具而俗日侈何也曰習
俗久而上下慢也等威之壞在兹乎民之竊

在兹乎以爲不足計也故慢之甲令在而民
不知禁者由上之自慢始也故聖王躬行節
儉而近習化近習化而近臣化近臣化而天
下不化者未之有也罰金沒官之令待頑逄
者可也
左右蒙固君德不造之端也何以故才智所及
不諳於蒙者之外所見狹也雖有聖人足以
成主德者無因而至焉故蒙之日深而德之
日遠也堯舜求賢如不及蓋不以左右之常
爲足恃也已

北虜入統中國祚無百年果天運乎曰非也政俗使然爾聖人制禮樂所以辨上下正倫理也故民俗安義而敬上聖人立刑政所以嚴紀綱而振偷玩也故民俗守法而忠上三代所以有道之長賴是物矣謂虜能然乎曰元世祖英武寬仁用夏變夷佐以姚劉諸賢何亦若是曰三代之政純王之道也世祖建學明倫矣閨門之中寧免烝報之醜乎胡僧講法寧免男女瀆亂乎何以使民興行世祖制官立政矣南人北人之分寧免以私示天下

乎錢穀歲課屢增寧免以貨困天下乎使民何以興義立國規模其大節不純如此貽厥後昆淺矣是故風俗蕩而廉恥乖法紀縱而貪殘極久之民不知義而姦宄之事作矣國非其國何尤

古人之言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也有諸曰當是時也天下可謂無君矣徒恃先王之法與澤焉爾國無君非外戚秉之則內奄竊之勢所必至大奸不能以法制大惡不可以德感無所往而非亂階矣天下有祖宗之天下也必欲永而保之豈無長賢乎舉而嗣之天命永昌遺腹之私亂之道也

鴻荒之初未有聖人皆夷狄也未有名教皆禽獸也

三公從道邦乃恒保三公競志乃憤邦事

威福劫民是曰權臣德惠媚民是曰盜臣玩習之久民不知其君成篡竊矣

世道日文帝王之所尚乎王子曰非然也勢日趨爾蕢桴土鼓而金石絲竹作焉陶匏掃地而玉瓚崇墉起焉茅茨土階而瓊宮瑤臺興

焉此不期而至者也非日趨之勢乎文過其質則政煩禮瀆而民苦此天下日楞也反其質可也禮求其實意儀文度數可略矣物求其實用浮華侈靡可黜矣政求其實體彌條苛冗可省矣或曰中古聖人之遺法也曰文乎文乎後世日趨於極敝而不可爲者乎能反古質以從先進是謂探本執今之文而欲天下之民樂生是執火而求凉也得乎哉

五尸大古之朴也雖周公未之有改六尸旅酬禮煩而神褻矣不如祀王幽嚴而淳直

子欲聚世族立小宗法五世一分祭分而三年一合祭一合會雖百世循聚也

程伯子曰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言命言繫於人事修否爾

天道君德有相値者有不相値者皆常道也堯湯水旱不相値也舜之鳳儀周之鳳鳴適相値也言其德後世有作皆弗可及也

古之先王敬天事神小心率衆不敢自命敬而遠之其義直故君子由之後世矯天假神若影響酬酢其道誣故君子正之

唐隷問福善禍淫如何程子曰此理之自然善則有福淫則有禍曰天福禍之乎曰理即天道也書云皇天震怒將有人在上怒之乎蓋理應如此耳善惡之報不直者何也曰幸不幸也此善言天道者矣

慎言卷之十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五行篇九二十九章

五行分儷四時厥義何如王子曰緯人私智强合非聖人實正之論也五行之氣渾於太虛何日無之既曰春木矣季土矣何水火土金日輪次而仍在不幾於自爲矛盾乎若曰日逢甲乙木氣獨主矣其水火金土將歸何所不幾於誕而害義乎氣無滅絶之理又非遜

避而然故曰緯人私智强合非聖人實正之論也

天一也天下之國何啻千百譬父之於子雖有才不才厥愛惟均也天象之變皆爲中國之君譴告之偏矣以爲千百國皆應之而國君行政之善惡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齊也參之中正普大之道茫然未之有合蕩於私數矣於聖心必自災異之學始

曰祛淫祀也而瀆鬼神之感應曰擊妖道也而信天人之休咎是啓源而欲塞流矣得乎曰

可以動人主之趨善也嗟乎是則然矣君有邪心不務格而正之君有僻政不務諫而反之乃假不可知者而恐懼之是捨本而務末也久而無驗將自喪其術何善之能趨幾於佛氏之愚人矣是故聖人通於性命之本立於中正之塗雖以神道設教也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守經正物不飾妖誕則風俗同而百家息矣

董子論高廟災曰去諸侯高原便殿災曰去大臣嗟乎誣天人甚矣黜百家尊仲尼何有哉是謂累德不直累學也

周公曰履霜堅冰至仲尼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聖賢之前知也倡推測之術者其緯說乎其異端乎恫而愚可憫焉英雄欺人焉不仁之甚者矣

萍實商羊附會於聖人也若然彼童子之前知矣仲尼何與焉

聖人治世其鬼不神非鬼之不能神也經正而法嚴也正則邪說不興嚴則妖道罔作鄙儒詖術舛跡皆沒焉耳矣

妖祥人也論者由物惑矣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兄友弟恭夫和婦順雖山崩川竭不足以爲殃父子逆而君臣離人道乖而彝倫斁嬖倖得志而賢哲退抑雖鳳鳥慶雲不足以救其危亂之禍何也國家之興替人事之善否也是故責人敬天者其道昌棄人誣天者其道亡

聖人之知來知其理也吉凶禍福之至亦有不直於理者聖人所不知也故推測之術聖人不貴

天地道化不齊故數有奇耦之變自然之則也太極也君也父也不可以二者也天地也陰陽也牝牡也晝夜也不可以三者也三才不可以四四時不可以五五行不可以六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夔一足人兩足蟾蜍三足馬四足蜘蛛六足蟹八足蝍蛆四十足蚿百足是豈物之所能爲哉一天之道也邵子於天地人物之道必以四而分之膠固矣異於造化萬有不齊之性戾於聖人物各付物之心牽合傅會舉一而廢百者矣

或問治世之有災沴君德不協歟而譴告之乎曰非然也亂世之有瑞夫又誰感格之是故堯有水湯有旱天地之道適然爾堯湯奈何哉天定勝人者此也堯盡治水之政雖九年之波而民罔魚鼈湯修救荒之政雖七年之亢而野無餓殍人定亦能勝天者此也水旱何爲乎哉故國家之有災沴要之君臣德政足以勝之上也何也天道悠而難知人事近而易見凡國家危亂者咸政之不修民之失所上之失職也孰見天帝訶詆乎哉孰見

天帝震怒乎哉此應天以實不以誣者堯湯自修之意也書曰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可謂善言天道者矣

雨暘時若風霆流行天地之德化也世有風雷之師雲雨之巫是人握其權矣土王木偶行禱求應是鬼司其機矣然乎儒者假借而罔正於道傷造化之大倫邪誣之俗誰其責哉淫僻於陰陽者必厚誣天道傅會於五行者必熒惑王聽

禍福有所由主乎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人事之相感招也而鬼神不與焉曰福善禍淫非與曰比干剖心盜蹠老死子謂天擁物耶殘賊暴虐人切憤之而禍卒被焉者人道之不容已者也非人力也故歸之天衡善之得福亦如是干蹠幸不幸爾非常道也

或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必待一萬八百年有諸王子曰生成固有序矣數何拘若是又何齊若是豈非以十二辰之數而强

附之耶地闢物即生之陸也草木昆虫水也蛟螭魚鼈人亦類也與俱生矣蓋氣化之不容已如此安能若是久乎自堯至于茲止三千餘年爾今視之亦甚遠曰萬八百年物始生焉謂實理然乎哉

天地之生物勢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強食弱大賊小智殘愚物之勢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世儒曰天地生物爲人耳嗟乎斯其昧也已五穀似也斷腸裂腹之草亦將食人乎雞豚似也虺蛇蝮蝎之屬亦將爲人乎夫人

之食夫物固曰天之爲夫人之生之也然則虎狼攫人而食謂天爲虎狼生人可乎蔽於近小而不致大觀也矣

聖人之行難符下守賢人之榘可乎曰中人以下可以免過也非通議矣久而蔽焉局也已曰由賢入聖何局曰獨不見水中之鱗乎曲港之瀆其生條條爾洞庭彭蠡之淵有横江者矣横海之鯤化而蔽天不亦愈可駭哉又獨不見檗栝之木乎小屈之則小就大屈之則大就成也不可以反反則折矣勢也聖人固不易得矣亞聖大賢之材質世安可謂無也哉以聖人不可易及必守賢人之榘習與性成氣象殊塗能脫故習而超以上達吾見亦鮮矣不幾於棄亞聖大賢之人乎哉不幾於廢聖人之德業乎哉故曰蔽焉局也已

聖人之爲學博文約禮求其中而執之聖人之立心正義明道無所爲而爲之聖人之應事主之以義而由之以誠終也得失要於命焉夫斯道也何簡易若諸何要若諸史遷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蓋不得其門而入者也宜乎清淨無爲以黄老先六經焉

草木之枝幹花葉各有定形以有定種故也受氣殊矣乎土以爲質水以爲液火以爲運而生枝幹花葉隨在各足也一本故爾枝幹自柔而堅自細而大自疎而密與花葉之生榮凋謝均有變也觀物云木之枝幹乃土石之所成故不變花葉乃水火之所成故多變是以土生枝幹而水火生花葉也然乎求之實理滯而不通誤矣

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嗟乎月之生與月之盈缺由於日之遠近爲之與五行之播何涉乎以其實言之日月往來乃成四時今曰而後月生是四時生月矣可乎五行家之謬論類如此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自天地五十有五之數言之也五位天地奇耦各五也相得者言陰陽相得其數參合也不相得則數不合矣如一與四得三與二得五與十得則合爲天之數七與八得九與六得則合成地之數通計爲數五十有五焉此天地五位之數各有自

然之合如此説物者以甲乙木丙丁火之類
爲相得以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之類爲有合
蓋出星命術士之論矣豈可爲聖經之辱乎
孔穎達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
以微著爲次以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此
附會洪範之説也五行之性火有氣而無質
當作最先水有質而不結次之土有體而不
堅再次之木體堅而易化再次之金體固而
不鑠當以爲終雖五行生成先後之序亦不
外此孔氏之説背矣

老子之道以自然爲宗以無爲爲用故曰以百
姓爲芻狗任其自爲也吾見其强凌弱衆暴
寡愌然而不平矣而况夷狄之侵軼乎又曰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夫民生之利累世聖智
之人遺之也若然則堯憂得舜舜憂得禹其
志亦荒矣可乎有爲者聖人之甚不得已也
必欲無爲以任其民大亂之道也故老子之
道以之治身則保生以之治國則長亂
老氏無爲正欲有爲故其道奸佛氏有見實無
所見故道愚

大禹謨曰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六
者能修治之使遂民用則養生之具備矣隄
防桂害灌溉通利水行地中則水政修矣出
火納火鑽燧改火昆虫未蟄不以火田則火
政修矣馬蹄泉貨鐵冶鼓鑄金政修矣山林
有禁取木有戒斧斤時入木政修矣晝井限
田正疆別塗高城深池土政修矣教民稼穡
播藝百穀穀政修矣六政既修則民用皆足
王者生養萬民之功成矣解書者曰水克火
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

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其後世術士筭
命之談乎於六府之政之修何所取義遂使
聖經正大純雅之義闇蝕於緯説之傳會孰
謂儒者之無異端乎
虛者氣之本故虛空即氣質者氣之成故天地
萬物有生生者精氣爲物聚也死者遊魂爲
變歸也歸者返其本之謂也返本復入虛空
矣佛氏老莊之徒見其然乃以虛空返本無
爲爲義而欲棄人事之實繆矣悖乎有生則
生之事作彼佛氏老莊又[illegible]君臣夫婦朋友

之交際能離之乎飲食衣服居室之養能離之乎不然是生也為死之道者也夫豈不謬古之聖人非不知其然也以生之事當盡而萬物之故當治故仁義禮樂興焉其虛空返本之義聖人則禁之恐惑亂乎世矣

古有自善之士葆形而全生絕類而遠引何如王子曰天靡日四時滅景地靡海百川大侵人靡聖萬物大戾夫奚宰而平之故棄世而全形者莊周庚桑氏之流大亂天下者也然則聖人不貴生乎曰聖人心乎無欲政乎簡

易德乎儉素全生之術若揭諸日月矣此堯舜所以無為而難老也曾何私私然離人而自全之

養心性正彝倫以成其德此切問近思之實孔孟之真傳也恤惸獨謹災患勸農積穀修德懷遠此養民利國之實堯舜之遺政也闇儒過高講究玄遠學失其學治失其治塗蔽後世大矣

元氣者天地萬物之宗統有元氣則有生有生則道顯故氣也者道之體也道也者氣之具也以道能生氣者虛實顛越老莊之謬談也儒者襲其故智而不察非昏罔則固蔽烏足以識道

慎言卷之十

愼言卷之十一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君子篇凡四十八章

君子有微言無謬言有辯言無贅言探道於精曰微迷道於幽罔以惑世曰謬析理以明道曰辯道無所賴以明而漫言之曰贅

仁義禮樂聖王固世之道也雖寡近功而有遠効世非有桀紂之惡猶存也秦人棄禮義而尚功利雖速得之必速失之

君子之事上也婉言諷諫非以避禍也欲其順而信之也直言正諫非以要名也欲其警而聽之也是故於心不欺皆曰忠於道能明皆曰義

聖人之言有盡聖人之道無窮聖人處其時事也不可以有加矣時變勢殊聖人應之則反是是故聖人執道不執事然則聖人有未言未行者當以道求之可也

大人公於物小人務適已大人得位以其性治天下故天下治小人得位亦以其性治天下故天下亂

死合天理之謂仁死盡人道之謂義比干剖心申蒯斷臂弘演納肝豫讓吞炭要諸仁義之全豈徒然哉彼苟免者生也倏忽延命幾何一息之差萬世之謬既失忠貞之節終抱忸怩之恥生也無顏氣也不揚與死何殊哉

小人奸巧能移人觀其貌也恭究其心也賊聽其言也正察其行也盭乘其時諂諛便佞無所不至故反覆難保

君子仕必受祿是爲利祿動乎曰非然也仕以

行義聖賢之學將以濟物也仕而受祿義也畔於道而仕非其時而仕曰苟仕苟仕則[illegible]義矣非貪祿而何哉

君子仁厚不謗物謗之由與小人情也雖聖人不免焉處謗之道遜順以俟其明而已矣亦曷几几周公蓋得之

小人有才鮮不爲惡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誠哉是言也

君子於賢之進也若有功於己也而喜之於賢之退也若己有所失也而惜之小人反是於

其進也若將軋乎一也而沮抑之於其退也若巳之自得也而幸之吁夫人也亦知夫賢之進退無損益於巳也而猶如是焉要之鄙心爲之爾

君子能達人之情而歸諸道處以形跡適以致淺也求以親悦適以致鄙也故澹而有常敬而有禮得之矣小人之望於人也異於是然持巳有道亦卒不得犯義焉

智計者中立者也猶戀滯矣明哲者幾先者也即裁割矣戀矣危也寧不及之巳斷割矣又烏以罹之故君子之智貴果

言有能以驕人之不能即無能巳自有德以驕人之不德即無德巳道極於參化育亦夫人所性而有者而何驕之爲況一二才德以貪天之力者乎是故如有周公才美其餘不足觀也

過剛則暴而不詳不如和平致審之合宜過明則察而多疑不如物來順應之爲智過剛雖善亦失中矣況惡乎過察雖正亦出於有意之私矣況邪乎是故君子之學剛不貴暴明不貴察

君子基德而常其心窒欲而不懈其情故能處危懼之地

君子不位而榮道備也不富而充德修也其次以名爲榮以文章爲富然自待亦末也巳

君子見人之過必求其善焉小人反是況其過乎

氣貌可以觀德役使可以觀政

言辭支遁者其誠困色貌變飾者其誠矯心氣乖戾者其誠亂事物伏匿者其誠偷是故君子宜言辭正色貌平心氣明事情斯誠也可以考巳可以觀人矣

小人平居意氣安和言辭柔順使人不覺而親之及其臨利害也畔道亡義雖親不知也況他人乎世豈有叛道亡義而無終敗者敗必及其黨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也

人無天地普大之心則限而不能通偏而不能公不足以宰天下之事亦不足以議天下之道

事合乎道有義存焉利害之不由我有命存焉

君子明於義故不沮情於合道之事安於命故不動心於利害之交孔子主於司城貞子而不苟於脫難辭彌子瑕而不苟於得卿安於義命云爾

君子貴知命知命則不疾時不疾時則不尤人不遘於時裕如也惟篤道義者能之

習識害性習性害道善學者必察於舊習之非大儒變之小儒反嘵之聖人作之衆人乃疑之其道也揭於中正之塗非可嘵可疑也要於習性固之也夫人之生也芻豢稻粱之味

未嘗入其口腹也則夫菽藿之味以爲至足矣今夫學者不辨於中正之道非智淺而識寡也要於習性固之也魯祀爰居翔而不食言烏之食不習乎人也

義與死有相輕重之時君子審之舍生取義無難也死而善於義者難是故微子去辛紂之亂不害其仁子路赴孔悝之難卒傷其義

禍患迫身聖人未嘗不動心焉付之命而已矣其次則怨悔其次求苟免爾

或問君子之樂曰順理而行隨寓而安無得無喪以道御之何不樂曰所由樂曰窮理盡性通之天人斯得矣曰人何以寡樂曰得於內斯輕乎其外也重於外斯失乎其內也夫人也既重於外也則夫利害禍福窮通得喪日交於前而勞心以圖之憂且不及矣而況於樂乎

材不勝於任取其卑散焉智者之自量也道不勝於時遜而避之賢者之守身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安於所遇而要諸禮義者聖人之體道也昧昧焉挾其才以趍惴焉惟恐其失

之終以喪其守而已其於守也喪焉於道也何有

鄉愿同流合汙雖不弑君亦不死節故賊德

寵辱不驚君子不直曰以道御之也廣大之度物亦不能動之小人得志則如狂器小焉耳矣

君子不辭乎福而能知足也不去乎利而能知義也故隨寓而安有天下而不與也其道至矣乎

五行生剋之說始而讖緯託經求信其術終而

儒者援緯以附於經此天下之惑固蔽而不可解矣

古人之學先以義理養其心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是也復以禮樂養其體聲音養耳彩色養目舞蹈養血脉威儀養動作是也内外交養德性乃成由是動合天則而與道爲一矣

今人外無所養而氣之粗鄙者多内無所養而心之和順者寡無怪乎聖賢之不多見矣

未有不通明造化物理而可以治人者未有不公溥用賢而可以作宰相者

人主用賢要之在圖治君子爲學要之在具夫濟世之資而已不然雖言語文辭與典謨雅頌相匹要爲馳騖於末終不足以繫天下安危之輕重

人知道然後可以論誠行義然後可以論命

離氣無性氣外有本然之性諸儒擬議之過也

正道湮塞邪説横行多由於在上之勢致之漢光武好圖讖故當時諱侯之流順風趣附遂使道之所妄强以爲眞命之所無的以爲有鄭興賈逵以扶同貴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棄嗟乎士當窮通之際守義求道堅而不回者幾何人哉中人小生懾於時威孰能違之而況寡超明之鑒者乎卒使天下後世詭聖不經姦政壞俗厥誰之咎哉

性與道合則爲善性與道乖則爲惡是故性出於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

程子曰待人有道不疑而已孔子猶欲以先覺爲賢然則不疑未能盡耶曰不疑足矣覺而疑之與逆詐億不信均一損德也覺而反巳以彌外侵乃得之疑則益其怨況自爲心害

乎

君子成人之美天道也故光大正直小人壞人之善鬼道也故陰險讒邪

迂儒强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機皆不堪委任

探察意外者蔽生之端虚朗自照者明出之度

聖人酌時審義自命出處餘人則隨世各安其所逢外誘之厄不炤者多矣

誠以當大任義以御萬事無欲以清心志宰相之職盡矣

不直截從道而行鑒以求通其蔽以成心乎不
普照於道而強亂以求辯其蔽於私心乎此
二心者學道之大病也雖然祛其偏倚則私
心可亡學至於成心則習識堅固不亡雖學
而不舍雖賢者猶不能辯其惑而況愚不肖
之無識乎故習識害道

非吾性分所有皆外物已君子尊德性故得喪
重乎內重乎內則善日長小人恣情欲故得
喪重乎外重乎外則惡日長是故觀人者觀
其所重而君子小人可知矣

慎言卷之十二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學校

文王篇凡十八章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何以文為王子曰
夫文也者道之器實之華也六經之所陳者
皆實行之著無非道之所寓矣故無文則不
足以昭示來世而聖蘊莫之睹尚書政也易
神也詩性情也春秋法也禮教也聖人之蘊
不於斯可睹乎是故學於六經而能行之則
為實反而能言之則為華斯於聖蘊幾矣是
文也者道也非徒言也此仲尼之慕於文王
者也

洪範經世之大法也五行者六府之義也其利
民之生不可已者乎謂之行者流通而為世
用也此汨陳焉生無所賴矣大法安所施
故五行修治於地平之時而九疇以錫禹
謂之天者神之也五行舉其體用示民用也
非五行家之說也五事示人君當修德也八
政國有所事示當舉也五紀示民時當授也

皇極若曰建極爲民之則也三德示君當以經權馭臣也稽疑神道設教也其所由來遠矣庶徵示君德當驗之天也五福六極示民之休戚由君政之臧否也嗟乎由是舉之治世之要其備矣乎五行利民八疇之本言民用足而後政可興也首之者其箕子之心乎通貫諸疇傳以休咎漢儒邪誣之論乎後儒信之習染之深乎吾爲箕子嗟嗟焉

變質成性觀書之遜學善善惡惡觀詩之無邪禮嚴而法恕觀春秋之公安天地遂人物觀

禮之敬妙感應成變化觀易之神神也者學之極致也夫

冢宰以九式之職論王之用度非有制也用以養人主之心

河出圖洛出書羲皇因之以畫卦若曰本於天地之神理也西狩獲麟孔子絕筆於春秋若曰符此天地之文明也故圖書者聖人以之爲始麟者聖人以之爲終洛書以易言

易者聖人敎民之書也筮者神其道民信也善者吉不善凶理自然也苟不善焉筮之何益勢有所軋時不可爲也時不我與爲之何益謂之利貞貞吉貞凶貞厲微乎深哉決疑而已得乎

或問禮樂曰序也和也舍是不足以成化矣鍾鼓琴瑟干戚羽籥籩豆簠簋玉帛牲醴禮樂之物也待其人者也非本也曰先王禮樂成化之象何如曰大道之隱也久矣予惡乎以見之竊嘗考之矣禮行而志定尊卑上下親疏貴賤各安其常分而不亂諸侯四夷安其職而守疆土其極也陰陽順軌而天地位焉

樂行而情達君臣和於朝卿大夫和於位羣士和於職庶人和於野盜賊姦宄不興而夷狄安於四鄙四時平而萬物亨焉吁此堯舜三王之大物也予惡乎以見之

國風王化之大率也七月培養之深乎二南發越之盛乎周人德之所由遠矣哉小雅西周之典禮也成王周公之盛久矣而不可復也振振乎其民之思乎滌滌乎民之怨不可釋乎幽厲愧於繼述矣大雅西周之紀綱也其三王之極治乎終之以婦人奄人小人焉言

紀綱之所由壞也夫斯人也近君而畫惑者
也示紀綱之壞自近始也周頌受命之所自
乎其道熙熙其德穆穆其功丕丕其化蕩蕩
仰之而愈高也遠之而愈親也其文武之聖
澤乎商之德業悠悠大哉成湯聖智武丁不
慊焉雖遇五伯之專七雄之橫不能乘其弱
也其一代之全盛乎魯侯王頌且僭樂焉伯
禽之荒也宜君可刋矣其要仲尼之義乎

六經之道仲尼刪述焉博而有要閎而愈精施
之天下中庸廣遠萬世不可易也禮亡而記

作說者曰漢儒駁集不可據信是則然矣要
善用之亦不害其爲學也非子贛之問我也
不知仲尼之祭之無容也非賓牟賈之問我
也不知武王之武遲且久也

古之樂也朴今之樂也文古之樂也淡今之樂
也淫日趨於變然也咏嘆淫液大武已悅之
矣鄭衛安得而不繁乎天魔羽衣安得而不
靡嫚乎堯舜之不能蕢桴土鼓則三代之不
能咸韶也後世之樂宜乎日下雖然聖有作
者可以反之節淫哇平焦殺本人心安靜之
氣調之以中和之律亦可以和神祇衎幽明
矣

樂也者存乎道者也抑揚節奏之妙存乎聰明
而爲之也安靜和暢之體存乎實德而象之
也兩階之干羽前徒之倒戈揖遜之雍容駟
伐之猛厲不俟觀乎韶武而知之矣故道之
所由行而樂之所由成也

春秋書災異而不言事應聖人之微其辭乎曰
據時書事可以見物理之變爾談災應則多
誣聖人不誣人孰謂其辭之微

或問禮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
從母爲絶屬族父之妻當從族父之際會乎
王子曰禮非是之謂也謂小宗五世之內言
之也其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
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本宗九族之
屬論也蓋異姓之女來嫁我者其在彼黨豈
無親屬尊卑之別乎使從其外之親則法亂
而名乖非道也是故皆從吾之族而理之其
際會在父道者皆母名也在子道者皆婦名
也異姓之親皆淹之由是觀之宗法之理內

者不亦斬然乎六世親盡在族父無服矣其際會之名與庸姓一間耳不得以疏屬奪毋骨肉之親也從毋之服安可以際會掩之毋黨不二服重所自出也爲繼毋黨袒免以喪之可也爲前毋之黨亦如之義不可已也毋出猶爲其黨服以毋子無絕道也

繼毋持父服終去隨親子比之繼毋嫁何如曰嫁則義絕去就親子亦人情也況持父服旣終於夫無絕道其繼子安得以絕待之乎曰何以服曰生子以嫁毋期繼子以如毋三年

可也曰何以葬曰先夫義絕穴不得同也反而附於後夫禮也親子必欲配父是干禮犯義自汙其親者也

易書詩儀禮春秋論語聖人之純也萬世人道之衡準乎孟子荀子持仲尼之論明仁義者也孟之言也闕大高明其究也近聖荀之言也蕪衍無緒其究也離詭關洛之學似孟子程伯子淳粹高明從容於道其論得聖人之中正上也閩越之學篤信先哲美矣而泛探博取詮擇未真要之猶有可議次也

堯以二女妻舜違禮乎聖人何安之王子曰鴻荒之世猶夫禽獸也唐虞之際男女有別而禮制尚濶也故人五世之外許婚周人娶婦而姪娣往媵以今觀之犯禮傷教甚矣當時聖人不以爲非安於時制之常故爾是故男女之道在古尚疎于今爲密禮緣仁義以漸而美者也以是望於堯舜者謂之不知時

作樂者才識聰明則無節奏之亂心性和平則無聲調之戾留武之所以盡美由此道也故七音和調節奏中度者在人不在樂在聲不

在辭

慎言卷之十二

慎言卷之十三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魯兩生篇凡二十八章

魯兩生不行何如王子曰其志高其見迂曰何謂也曰漢承秦敝禮樂崩委非其時也叔孫生瑣瑣希世非其人也拒而不與孰如其高禮樂者齊世與我制之民化之通百王而不易者也一日缺禮樂則民不肖之心生不肖之心生弒父與君無不為也故有國者不可

遲而俟者也必積德百年而後興則聖人之没也久矣不亦迂乎哉

正蒙横渠之實學也致知本於精思力行本於守禮精思故達天而不疑守禮故知化而有漸

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問為邦孔子告以四代禮樂門人未嘗有告之者此所謂惟我與爾有是夫也

孔子微服過宋素患難行乎患難也人不可測權吾身吾道之輕重爾故微服天之意夫子則知之故曰桓魋其如予何

扣馬而諫全君臣之義前徒倒戈者不害其為弔民伐罪之師象喜亦喜樂兄弟之天罪人斯得者不失其為赤舃几几之德是故伯夷大舜常道也武王周公變也義有輕重聖人取其義之大者以為天下安故武王周公亦不害其常焉孟子曰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夫一國之主臣下可得而易置之義之重在社稷爾

文王事商武王伐紂其心若是班乎王子曰君

臣之際要諸義聖人之心要之安無所逃而樂天者安於義者也起而弔伐以康世者義之變例也變則駭於常也焉得安由是而安非人之本心也是安與否文武之所由判也德之所以至者在是乎善之所未盡者在是乎烏得而班諸曰天與之人歸之文王於斯時也亦豈得而辭曰吾不為天孰與乎吾不行人孰歸乎商之子孫千億天盡絶之耶微子箕子非聖賢之才耶殷墟之民豈盡頑耶故君之義云爾斯文王之心也是故竊負而

逃三讓而逅扣馬諫伐以服事殷者吾則服
其道而敬其心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者吾則嘉其功而取其志曰其道一者吾未
之知也

周公負扆以天下之重在己也二叔以殷叛危
國義當誅也東征自當其難恐他人非心也
亦非力也制禮作樂求太平也歸政而猶留
之不以天下為無事慎終也武王成王之際
非公焉周之業岌岌乎不可為矣

管仲五伯之盛者也以救世言孔子不得不與

其功以學道言孟子不得不鄙其志

伯姬適宋而三國往媵春秋譏之猶夫國君也

管仲三歸甚矣內嬖六女姑姊妹不嫁桓也
孰為正之書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信哉

孔明出師祁山拔衆而歸不忍赤子被忠義之
禍也江黃遠不能庇齊桓貪而受之二國之
滅桓致之也焉得仁

乘其機者易為功機無可乘雖聖人且難之季
孫叔孫之強權力自由非孟氏之班也仲由
倡隳都之議盍為三家強幹弱枝之謀不獨
計公室云爾南蒯侯犯負固以叛此乘其所
惡而惡之故郈費不言而墮公斂處父方籍
強固以敵陽虎而孟孫以為功矣安得信而
從之魯雖致兵且柰何哉郕之弗墮機不由
也

或問嚴君平龐德公鄭子眞蘇雲卿隱者乎曰
眞隱也何名聞於世曰行成矣足以及物矣
身雖遜避聞烏得辭王孺仲郭林宗何如曰
霸也恥其子之鄙泰也交於晉申心或未之
忘者與

或言許仲平仕元非義也然乎曰吾聞之君子
云忘君事讐非義也以夷變夏非道也仲平
有一於是乎世為金人長於元域久矣隔絕
于宋也無君臣之分矣守孔孟之道崇程朱
之學中原倫義賴之不隳厥功偉哉不能盡
變其俗者勢不能也非心也一髮千鈞之力
非可以成敗論者謂之非義可乎且夫元主
中國皆其臣也逝而不為用得乎哉不能逝
而死於義何居蔽於大道之觀也已仲尼聖
者也於道為至不沮抑於子西仲尼其變荊

楚乎仲平之出處可以概矣崇幼清宋責士
也國亡而仕元不於故君之義有乖乎貧而
不之非何哉
古之大臣有國不有己人之論已也則曰彼心
之爲國也於我奚讐是與非不計焉斯人之
果賢亦因其才而用之語曰其心休休保我
子孫黎民其斯人與范文正之再用呂相以
天下之議已也取其悔過可矣休休之臣要
亦終有愧焉者
方遜學忠之過者與要亦自激之甚致之忘身

殉國一也從容就死不其善耶激而至於覆
宗義固得矣如仁孝何哉輕重失宜聖人豈
爲之文山國亡被執數年而後就死人孰非
之哉
狄梁公事周何如曰犯義君臣之義間不容髮
非可待者也曰返中宗非功乎曰幸也使廬
陵未復而公死武曌不改以狂圖公將爲唐
臣乎哉
溫公變熙寧之法何如曰惡其人並疾其法亦
甚矣介甫固執者也法豈無可取者乎顧後

以便江南保甲以省兵背經義以崇經學存
之以益治可也因之以明至公亦可也識不
達其幾卒使紛墨以爲口實惜哉
白圭治生之術然乎曰趨時射利丹也貨之徒
也治生者養生也非富其貨者也顏子負郭
之田十畝郊外之田三十畝曰回可以自給
矣此治生者也趨時射利丹也貨之徒也
申鳴趙苞徐庶敵執其親同也而處之異何如
曰白公國賊鳴主兵者義不得周於親也庶
周旋玄德非迫大難可以去而全母也鮮卑

寇鈔非爭城危主之敵也苞遽進戰何居緩
戰以圖生其母可也
沈約人倫師表史氏之妄言也袖中之詔其篡
賊之尤乎君臣人道之大倫利己而禍主表
乎賊乎涕泣於文惠之婢其良心之發乎懷
情不露雖行亦疑之矣惜乎丁公之誅不加
也
蹇夏二楊諸公何如曰法語有之天下寧無魏
公之忠亮不可無君臣之義
于肅愍何如曰子獨不見楚人執宋襄宋人立

目夷乎楚謂宋人曰不與而國乃殺而君宋
人曰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曰不幾於
棄襄公乎曰時也社稷爲重君爲輕國有政
不可一日弗攝置君以攝之大計也可以與
權矣曰目夷終不取之何如曰斯人也非秉
時徼利者賢矣惜乎肅愍之不遇目夷也命
矣夫

或問周文襄曰濟務達變南服之紀焉計儲而
民思之不置何也曰弘羊權利劉晏通商皆
取無入有以民益國者民不興怨足矣公也

以税之嬴餘充民之他賦上杜科擾之害下
享安業之樂民烏乎不悅之及稽羨餘之刻
也括而歸之官民之他賦自供也又烏乎不
思之

或問薛文清曰潛心聖賢急於踐履純儒也讀
書錄何如曰信者之循轍也闡所未發者鮮
矣

或問陳克菴曰節行振世羅一峰曰學術衛道
請折諸聖曰由士賢克之也仁爲已任死而
後已者乎由彛正克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得天下而不爲者乎

歐陽永叔欲自擬韓子故以韓擬孟子嗟乎孔
孟志在天下後世先自治而治人者也退之
悠悠戲弄然乎謂佛骨表近之茲諫官之疏
爾謂原道近之茲文字之偶合爾可以槩之
哉是故論人者當本之實學擬人者當覈於
素履

驪姬譖太子申生知之乎曰謀久國人已危之
太子烏乎不知士蔿狐突欲其逃矣裻之偏
玦之鈌示之以不全矣太子亦曰蝎譖焉避

之太子惡乎不知曰知之何及於殆曰夫智
之爲用也撥物裁變酌中成德雖大難可圖
也吾聞之寡智而專於仁則不忍爲溺愛不
違爲阿順執義爲小廉守諒爲曲信大患遂
圖則進貳而不决太子之謂也安不及於殆
讓以悅親之心逃以成親之慈遂以紓已之
危泰伯之至德也太子惡足以知之遁也全
父子之親孰與守死而陷父於滅子之不仁
生而明之恐傷其心孰與死而彰其愛內之
惡君子曰太子恭也恭而愚

擬曰孫綽稱莊子曰□□之祀禮何如莊子曰猶未也莊周論鳥獸之食則蕩然矣夫生已不返矣葬之備不備何益聖人豈無周之心哉而必盡其禮者治世之道也故禮所以約其仁也約其義也約其忠與孝也忠孝仁義所以約天下之心也是故仁孝之俗成則人惻怛而不遺其親忠義之俗成則人激烈而不忘其君由之萬物樂天而生正命而死聖人之道術不亦神乎惡乎過於禮者風俗之敝僭侈之所賊也治其太甚可也矯之而滅禮是惡縣而刖指不亦傷乎哉故聖人愈不棄禮

慎言卷之十三

慎言十三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明王廷相撰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宏治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前有嘉靖丁亥自序稱仰觀俯察驗幽核明有會於心即記於冊二十餘年言積數萬類分為十三篇附諸集以藏於家又論諸儒之失有曰擬議過貪則援取必廣性靈弗神則詮擇失精由是旁涉九流淫及緯術卒使牽合附會之妄以迷乎聖人中庸之軌云云持論大抵不詭於正然以擬議過貪詆諸儒故罕考羣言以性靈弗神詆諸儒故多憑臆見甚至併五行分屬四時亦以為必無之理則愈辨而愈偵矣本傳稱廷相博學好議論以經術稱於星歷輿圖樂律河圖洛書及周程朱張之書皆有所論駁然其說頗乖僻貝得其實云

後渠庸書一卷

〔明〕崔銑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百陵學山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後渠庸書一卷》提要

后渠庸書一卷　洹野崔銑子鍾

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無樂乎斯焉爾

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無與忘賊乎學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蕨則以為大美夫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闢而廢之矣今獵之而為奇珍之以為眞眩視發闓六經又晦矣哉

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事事則中之眞僞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從由已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亦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尤而後慎言悔而後理行末之及已寒而索裘不亦晩乎亂而親賢不亦莁乎易曰繻有衣袽既繻而猶有袽恐或壓也寔其遠諸

治而必亂者人也長而必消者天也人至逸而便者莫踰於坐臥坐久息立臥久息輿故易窮則變變則通且久治亂者人回天者道易曰繻有衣袽美帛曰繻敝絮曰袽繻轉為袽衰代盛矣噫可不戒乎

厭魏徵而貞觀怠矣疏宋璟而天寶兆矣夫治與亂猶人之行與止也不止則行二者弗可兼用已故君子戒謙終其身戒則升於治謙則推其亂易曰繻有衣袽言勿以新繒而棄舊袽也奚亂之有

虞帝之德不可加已末而征苗苗胡逆命乎夫夷狄猶禽鳥也人而踐禽鳥之居而弋之其不奮翼而遯去者鮮矣夫聲人之罪是自章其德也以德相較不幾於亢乎因益班師修文德已而不見苗之有罪也安得而不服哉

流者陽也凝者陰也陰生物非陽運之則弗能故陽得陰而行陰得陽而靈若曰陰陽一氣爾人死而魂魄離者何居

或問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子嘗思之矣有至理存焉春夏陽也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議禮也春王正月夫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非兼存哉之在人若曰夫子截其冬而首春則弑君變古者何以易其文也

耶律晉卿之諫弒許平仲之興學劉夢吉之不仕夷元三儒而已矣方希直之志李時勉之直薛德温之清王公度之不折明四臣而已矣

二南正家也變風化於國也雅則天下之化焉頌以事神學成而應見矣故曰惟仁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仁且孝德之備也魯頌著其僭也商頌存古也詩斯終矣

宋人之說古事也多以其意億之始猶昭然也習之久遂若眞者誣矣哉

或曰二南之名義何也曰周召地名也南樂名也取明盛之義也一曰夏當文王時周公少且武王在焉未必使之為政成王幼而後周公攝政也

大賞數世斯亂矣大獄與國斯亡矣人慕賞則幸有事獄廣逮則濫及者衆樂禍憸民不亡奚待哉

問忠恕曰盡心於恕為忠恩有殺禮有等當其分不數以疏忠之事也故以德報怨非忠矣量已恕人非恕矣夫子嘗語曾子矣而恐其易之故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忠恕是也後人欲高其論而遠斯義也其未然乎

河圖洛書之文緯書載之五行相生且相克也術家之言也夫子述伏羲之作易自仰觀以下凡六事非特取於二圖而已其詳不得而聞也能明八卦之義

斯可矣陳氏希夷所謂索隱行恠者與不可通於易
也已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
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
得理多者存乎讀書得理速者存乎辨得理深者存
乎思得理實者存乎行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事事而道存焉孟子曰學問
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矣以求心故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寄

事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
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不能是非學者
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曰輕曰疏曰務輕之失殆疏
之失紾務之失廢
問曰顏子之樂可得聞乎答曰古人以盡倫為樂瞽
叟厎豫舜之樂也兄弟既翕周公之樂也若曰風月
之懷花柳之興萬物同體天地為侶斯後人之衍言
毋乃誕乎
問曰傳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傳訓奚宜答曰蓍者
策也非指在地之草蓍龜皆聖人所立占事之名天

生百物聖人相宜立器以周民用是故刻木為書鑄
金成鼎截竹作律取蒿為蓍天地一闢庶物露生則
蓍已出矣至今與庶草同茂奚待聖人之贊乎
監司患兵政之廢問於崔子答曰毋以政為慮必也
擇人乎今世胄之子豢養而不學惟其豢也故專賄
惟其不學也故迷稍有異者不便於僚胥相陷以訟
株連百人必歷歲而誣乃白故署如傳舍篆如驛符
旬更二人者有矣事誰與治是故先掄其才次定其
任誨其不及而需其成宥其小失而絕其罔任專而
人息奮時久而務益諳其少有濟乎

友人有倅郡者崔子告之曰君知政乎夫子曰政者
正也學正斯可以言正人矣是故脩容治度齊其外
也審幾守一正其中也誦經履實滿其量也辨詞考
迹驗其真也斂束含畜養其有也是故明則容直則
溫斷則審
崔子謂唐監司曰刑欲其審不欲深令欲其簡不欲
煩未化而責民善則民怠未孚而責民從則民疑怠
以刑去疑以議定則殘擾之害生焉故四馬未調不
可言御六物未具不可言漁同行而僻止者化也同
令而行典者孚也是故化無刑孚無令　卷止

後渠庸書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此其筆記之文如論春王正月爲周正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爲用策論易不本於先天圖在今日爲已定之論在明人則爲卓識矣又曰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無樂乎斯焉耳又曰宋人之說古事也多以其意億之始猶昭然也習之久遂若眞者誣矣哉尤講學家所諱不肯言者銑獨不巧言回護亦絕無門戶之私然諸條皆見所作士翼中殆後人摘抄爲立此名曹溶不及詳核誤收入學海類編耳

楊子折衷六卷

〔明〕湛若水撰

浙江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楊子折衷六卷》提要

楊子折衷序

子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道之不明也賢者之過也知言其索隱究理之不可知也賢言其苦節行人之所難能也務其所不可知則妄誕售倡其所難能則詭異[illegible]視近必踈履[illegible]亥豕非達之斯民者也聖人憂之而因[illegible]以訓中若夫採紫亂朱鼓僞喪眞此不待教而放之矣昔魏尚浮華晉崇清談中華失道而夷據之姚興佞其胡神譯其文梁衍惑於因果習其法達磨曹溪論轉切徑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楊簡者子靜之徒也衍說詡章益無忌憚苟不當意雖聖亦斥未久皆絕不傳近年忽梓其書崇尚之者乃陋程朱巳朽之物重爲道蠧彼何人哉整庵　公闢陸楊之謬渭厓之於陸甘泉之於楊則篇摘而縷數之不賴三公中華又其夷乎銑嘗觀楊氏之書其旨二曰心卽道曰滅意其援儒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抉三者之非而其書不足辯也惟天爲虛有形皆實虛之所包無盡形之所納有限是故圜中竅外其方盈寸心之合[illegible]　明居之圓徹靈覺斯之謂心以涵一理而應萬事此無形上與大虛其竅流通而無間渾爲一體理卽性也喜怒哀樂

其實也仁義其德也性發爲道民共由之謂心卽道可乎人之開居不善心之染也見君子而著其善性不泯也珠淵汚濁其光自耀夫心之注擬曰志其營謀曰意志直而意歧皆心也無志曷爲志以道寧意以道正心而無意其將爲槁木乎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此天之與我者也子思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爲窮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蓋言心之妙用無不通也故無不推也能通者神所通者理豈如楊氏之言哉楊子之父曰承奉者遇事不亂闇盗不懼蓋習於禪定者一家之學思以易天下而服儒衣稱儒名乃借聖言之似者文之單詞片句不審通指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大慧之教然也湛子之辯曰何思何慮在乎致一不識不知在乎順則無聲無臭言乎天載斯言也學有的進有地終有止夫縱意者衆人也誠意者君子也無意者聖人也無之云者不以我也一也則也天之載也舜之作歌康哉豫矣欽哉之衷自如文王伐密赫赫怒矣穆穆之容固篤學者拾級升階積步入室水到渠成匪聚行潦乃其凌高獵遠瞻億襲取顧左陌右等非實地譬之卽空而見花不食而覺飽是病也彼楊子者攻課試以取官窮籍典以博識白功相之寃乎儒臣之貶周迎使之儀畫宣民之政發慮搆規非意孰尸之輕詆古賢過予所好任同異爲取舍逐取舍爲喜怒斯其卽心是道者邪究其類則夫子所謂一言喪邦師心自作近於起滅天地然則楊子之無意其諸自道乎蓋無誠意也

嘉靖己亥冬十二月丙寅相臺崔銑仲鳧甫書于金陵官舍

讀崔公后渠敘楊子折衷

或曰以心之精神謂聖此楊子立命處也以非聖之言而悞後學者也后渠公之敘美矣高矣而不辨其非則如攻賊者不破其巢穴也何居曰崔公急於辨其有知無行尚明照而遺推究也故不暇他辨爲也猶孟子急於辨舜憂喜之非僞而不暇乎謨蓋入宮之辨之非實也於文蓋亦有之矣然則何以知非孔子之言曰以精神而不以中正則予既理辨之詳矣請益焉曰孔子之訓見於論語二十篇者未嘗有此義也鯉之死也早伋及於夫子之在也云六歲後從學於曾子曾子之父皙及孔門參則後進伋又後參傳言子思之作中庸也

甚少必在祖歿之後乎祖孫未有同時作述者焉
知子思之幼能此問乎夫子必驟語此乎今觀中
庸無此語之義之類也又可以知孔叢子載夫子
語子思之僞也況又考其時而知之也
嘉靖庚子正月廿三日甘泉若水書

錄楊子折衷序

吾師甘泉先生之宰南都也每退食必燕坐時亭坐
次有慈湖楊子遺書觀焉然懼其過於高而戾於正
也因折之以歸於中每卷終輒出以示謦譽奉而讀
之亦每撫卷而竊嘆曰大哉聖人之道乎不墮空寂
不落方體是可以觀中正之準矣確哉先生之辨乎
析於毫釐凜於鈇鉞是可以觀取舍之極矣至哉先
生之心乎憂生人則憂憂來學則憂是可以觀救世
之志矣夫準立則道不惑極立則學不謬道不惑者
道原於天合自然之準非先生爲之也先生無與也
學不謬者學以希天入自然之門非先生爲之也先
生無與也憂生人來學者之好徑欲速反以自賊以
害先聖之教非先生爲之也先生無與也是可以觀
先生之有憂憂人之憂矣是可以觀先生之憂非得
已矣因條節而謹錄之釐爲六卷將以廣其傳以救
世焉先生折衷甫畢而是錄亦完然謦猶不能無懼
焉懼夫天下之觀是錄者或不究先生以天下之公
心辨天下之公理而以公諸天下之同是心者而非
以爲厲也以爲厲也則戚矣謹僭書于簡端
嘉靖己亥孟秋朔日門人求豐劉[illegible]頓首謹書

楊子折衷引

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前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脩

國史增城湛若水撰

或曰象山禪也辯而擯之宜也甘泉子曰象山非禪也然而高矣西樵公曰如是如是甘泉子曰象山非禪也然而高矣其流必至於禪矣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非隘不恭也率其清和而流焉則必至於隘不恭矣是故君子之學貴中正也或曰楊慈湖象山弟子也而高過於象山於是衆皆趨焉甘泉子曰象山高矣然而未禪今曰慈湖高過於象山是何言歟是何學歟其得爲中正歟其得不爲禪歟昔者箬溪顧子自江右寓新刻於南都焉曰此象山入室弟子也甘泉子開卷閱之則復之曰信斯言也是累象山者也然而吾得其肯綮矣吾得其肯綮矣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以爲孔子之言也一編之宗指不外是焉然而非孔子之言也外家者之流也夫心之精神人皆有之然必得其精神之中正乃可以語道而遽以精神爲聖則牛馬之奔奔昆蟲之欣欣凡知覺運動者皆可謂曰聖矣如蠢動含靈皆可謂曰佛性矣而可乎故知非孔子之言也箬溪子報書曰子之言是矣又曰慈湖於聖則用其言而不用其意於禪則用其意而不用其言此何心也曰子之言是矣數年之間其說盛行如熾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不得已而爲之辯也吾懼此說行而天下皆以氣爲性也吾懼此說行而天下皆不知道也皆不知學也皆援古先聖王之指以入於夷狄也爲作楊子折衷或謂孔子予欲無言子何言焉則應之者曰孟子之學先知言故曰詖淫邪遁之辭恐其蔽陷離窮乎我心也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何言焉是故學者能知不好辯之心不得已之心與欲無言之心則於道心其幾矣於聖學其幾矣

門人蘄水程[illegible]校正

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清自明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與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

慈湖立命全在心之精神一句元非孔子之言乃異教宗指也不起而爲意便是寂滅

溫州楊某深信人性皆善皆可以爲堯舜特動乎意則昏日用平常實直之心無非大道

慈湖既以爲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矣却又

以爲特動乎意則昏何耶天道常運人心常生蓋性者心之生理也生理故活潑潑地何嘗不動動則爲意但一寂一感莫非實理故性不分動靜理無動靜故也今以動意卽非是認堯舜人性是死硬的物矣可謂知道知性乎

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每道性善又曰仁人心也大哉斯言啓萬世人心所自有之靈人孰不愛敬其親有不愛敬其親者非人也人孰不知徐行後長者不後於長者非人也此心人所自有也不學而能也不慮而知

也心之精神是謂聖果如吾聖人之言也其有不然者非其心之罪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感於物而昏也心之精神無方無體至靜而虛明有變化而無營爲禹曰安女止明其本靜止也舜曰道心明此心卽道也

此數語如魚目之混明珠有眞有僞有正有邪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非知言之學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舜曰道心明心卽道也則舜曰人心而謂此心卽人可乎

孔子曰吾未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

先公有焉仲兄有焉某覩見先公自悔自怨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如是者數數仲兄亦深入其趣嘗告某曰吾今而後知古訓所謂內自訟者乎有過實自訟是以內訟名齋亦如今之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大過則居焉士耻之而仲兄樂之者深入其趣也大哉改過之道乎有過而憚改者不能自訟也惟賢者爲能自訟惟賢者爲能改過

既以自訟爲是而又以動意爲非自訟非動意乎人心活的自做槁木死灰不得也故佛者欲靜不得終日强制終日動意故名心猿意馬若勿忘勿助時靜

時動莫非自然何等灑落

四明楊某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而僦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于寶蓮山之巔帥君雅禮士爲更其居又使其惟意規摹之乃創書室于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幽人騷士來其上無不曰奇曰壯哉快哉

其曰惟意規摹之又知于高爽之地又稱曰奇曰壯曰快非動意乎是知天地未嘗一時而不運行人心未嘗一息而不生生感應也安得不動雖慈湖說不

動亦即動也除死乃不動耳故佛者終日學死

昔曾皙暮春沂水之詠學者孰視不見泰山之形恪也請書詠春以銘堂又請書明其旨乎曰入而事親其旨也出而事君其旨也兄而友弟而恭其旨也夫婦之別其旨也朋友之信其旨也其視其聽其旨也其言其動其旨也儆戒兢業其旨也喜怒哀樂其旨也思慮詳曲切至其旨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其旨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旨也如是專明可謂至明白至詳盡或者猶疑焉乎又曰其疑者亦是旨也樂哉是宜其曾皙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也他日恪又請銘其堂之東房曰時齋唐虞而上道之名未著惟曰時堯曰疇咨若時時是也以不可得而名姑曰如是又詠春之旨也請銘其西房曰勿齋凡動乎意皆害道凡意皆易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之狀大槩無蹤斯四者入斯室者能寂然不動如天地乎則無庸服是藥矣又請銘其東院曰熙光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易曰知光大也又曰篤實輝光又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君子之光緝熙

斯道不動乎意熙和而理亦詠春之旨也其左曰昭融昭明融一即熙光其右曰脩永脩其永永而無息者即熙光即昭融即詠春之旨又其別室曰喜哉舜作歌曰股肱喜哉斯喜不可思也曰止所易曰止其所也斯止非止斯所無所是謂止得其所皆詠春之旨也斯止非難無勞與意斯止非遠無勞索至斯止在筆端光照天地

一篇皆禪之宗稽而一一文之以聖人之言人徒見其與聖人之言同而不知其實與聖人之言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佛者每援毋意必固我之說以自

附殊不知意必固我皆人欲之私是可無也彼乃以一切意誠心正皆宜無之非誣聖人之言乎胡康侯謂五峯曰佛者與聖人句句合字字是然而不同五峯問既曰合曰是如何又說不同康侯曰於此看得破許你具一隻眼康侯可謂卓有所見矣

人皆有此聰靈之光而不自知今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口言心思自備五常君親忠孝兄弟弟良夫婦倡從賓主迎將應酬交錯不可勝窮而其實澄然寂然變化孔彰斯妙也自古謂之心又謂之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無體虛明洞照如鑑萬象畢見其中而無所藏惟動乎意則始昏作好作惡物我樊牆是非短長或探索幽遐究源委徹根底愈乖張故孔子諄諄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以箴學者之膏肓斂其霧露出其昭明融一之光

此議已見前章惟曰此心無體即不識心既曰無體又焉有用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何物乎從游三千獨曰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至至止也書曰安女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信自清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擾參錯而實無所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爲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意之萌蘖即與道違道不我違我自違道有我有違無我無違有我斯動無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違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至之外猶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顏子三月不違益精益一三月而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一如一不動如故變化云爲皜皜精白是謂時習而悅之學是謂文王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自有之性

此皆以聖賢之格言文自己之邪說所謂句句合字字是然而不同若看得破許你具一隻眼者此類也且其言止不言動言寂不言感言清明而不言清明之體大道之實無間於清濁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不知何故豈得爲知道乎且謂所學者何事所習者何事爲何而能悅其文自有先後而乃合學時習悅而言之亦異於聖人之言矣獨日至月至先得我心之同然又不知所至者何事何物又以至爲止也亦引入彼之說也不亦異乎

某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無所知曷以稱塞欽惟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精神無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故曰

知及之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耳目口鼻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華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又曰思而不學則殆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動於物我故有過千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無越斯四者故每每止絕學者

此段亦猶前說而又謂精神無體是聖道無體也何以有作用

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睹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仁義禮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

而聽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

首數句詞氣正與檀經何其自性數言相類其引人皆有惻隱之心等語乃援儒入釋者也其倏焉而視數語乃以知覺運動爲性爲道也豈不謬哉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

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

此是佛家擊磬以警動人心宗指何足以知聖人之心使慈湖在當時聞之則止於警動其心而已又豈知荷蕢者於擊磬聲中知孔子不忘天下之心乎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復清之孟子曰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至靈至明是是非非云爲變化能事親能事君上能從兄能友弟能與

朋友交能汎應而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未嘗不清明何俟乎復清之清心即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何也易上繫曰聖人洗心大學曰先正其心故後學因之不察夫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下繫子曰之下某二十有八而覺三十有一而又覺覺此心淸明虛朗斷斷乎無過失過失皆起乎意不動乎意澄然虛明過失何從而有某深信此心之自淸明自無所不通斷斷乎無俟乎復淸之於本虛本明無所不通之中而起淸之之意千失萬過朋然而至矣甚可畏也

若如此說不俟淸之正之然則易大學謂之洗謂之正皆非矣教與學皆可無矣敢於非古聖人之言得罪名教大矣夫不欲動意故不信誠意之說正心之說尚未曉程明道謂韓持國曰道不在克卻不是持國事持國佛者也故其道何用克之說與慈湖同

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末也末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末也末非思之所可及也思而忽覺覺非思也斯末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也

謂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末也非動意乎是索隱也又謂聖人無知便是死灰了且其言自相矛盾矣

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初無聖賢庸愚之間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禹曰安女止本之不動文王緝熙敬止即不動孔子爲之不厭豈未覺而爲哉亦緝熙敬止知及之後觀過精微用力於仁守也如鑑中象交錯紛然而虛明未嘗有動也

此猶前之說慈湖意只以不動爲體爲止而不知循

其本體之自然流行各止其所者之爲不動也又以孔子爲之不厭爲已覺而爲他惑於老佛無爲之説而不知聖人之爲無所造作非無爲也異乎老佛之無爲也可類悟其難易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又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知之偏日用之不察皆以爲道何謂精何謂一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某不勝起敬而贊之曰大哉聖言著庭

以屬辭比事爲職辭不勝其繁事不勝其夥何以不亂亂生於意意生紛然意如雲氣能障太虛之清明能蔽日月之光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而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萬殊而大槩無踰斯四者聖人深知意之害道也甚故諄諄止絶學者屬辭比事及天有四時等語皆非孔子之言又以意譬雲以心譬太虛日月則心與意二物三物矣不知心與意即一物也本體爲心動念爲意一感一應其能寂滅乎明心即道辯見前千言萬語只是此意鑄千萬錯・

時者道之異名堯典曰疇咨若時時是音之訛也是即此也古未有道之名惟曰是舜命禹始曰道心明此無所不通之心後世去古寖遠不曰時而曰道此道所以不明於天下也道不可思不可名舜曰若不在時此時即後世所謂道而不曰道後世於心之外復求道不知此心虛明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即道也孔子生於衰世不得不隨世而言而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容他求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學者起意他求則戒之曰

毋意又曰哀樂相生不可見不可聞而可意可求乎

時者道之別名一句近之但又以時爲此爲是而混同於若不在時之時又云過改即止而卒歸於無起意而不知聖人之戒毋意謂妄意也誠意之意謂本意也慈湖於名義看皆不精品題皆未當而妄以已意改聖人之名理又謂上古言時不言道二典三謨之前無書可考何以見其不言道言道後世所以不明者即舜言道心所以明道未見其爲不明大抵慈湖只主張指心爲道而不知天命之謂性性者在心

率性之謂道道者路之名發於事爲道豈可混也大
抵是禪之宗指陷溺學者豈不可惜
[illegible]舜曰安女止女、謂舜也言舜心本靜止惟安
焉而已奚獨舜[illegible]靜止[illegible]告以
欽厥止厥猶女也奚[illegible]舉天下古今[illegible]皆
然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於止本止也大學曰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此非聖
人之言也此以意爲之故有四者之序不起乎意
融明濁惡覩四者夫人皆有此止而不自知也
此未知止爲止之理即至善言之亦禪宗戒定慧之
定乃虛定也虛止也知止最深知止即得有許多節
次者言其自然之勢也
伯正是心可以通天地貫古今孔子曰心之精神
是謂聖又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孝友一也孝弟
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伯正皆有是
心是心皆具是聖今伯正又能兢兢防謹於未然
其無能復措其辭即兢兢無怠無荒而伯仲日用
皆中庸之妙矣
子言萬語只是被心之精神一句誤了
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

覺之始仁者覺之純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雖非思
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孔門覺
者無幾
此近徑速之說未能精焉能知一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於父母自然
孝於兄弟自然友恭於夫婦自然親敬於朋友自
然信出而事君自竭忠與賓客交際自然敬其在
鄉黨自謙恭其在宗廟朝廷自敬復者復吾所自
有之禮非外取也禮廢樂壞逾二千載學者率求
禮於外先聖特曰復所以鍼二千載之膏肓發人
心之所自有周公謂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記亦曰
著誠去僞深戒夫人徒徇其文爲而不由中也
此段何等說得粗理雖人人自有然私欲蔽之非學
無以復其本體若如此說則人人便是聖人又何須
學連楊子亦不須講學矣禮者理也理無內外
禹告舜曰安女止謂舜本靜止不動安之無動乎
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
不聖虛明無所不照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
物畢照視聽言動皆變化而未嘗動乎意其有不
安焉者動乎意也舜聖人而禹猶致戒而況於後

世学者乎安非意也不動之謂安孔子曰時習者
安也冃用力於仁者安也安曰非思非為是謂眞
為舜曰惟精惟一者常精明不昏純一而無間即
安也堯安安文王之德之純一也

如此云者必若槁木死灰而後可克其說也然則大
學之誠意皆非歟蓋止非靜止之止乃至善之極所
謂天理也慈湖元不識天理徒紛紛主其僻見之說
以誣聖經

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又曰予欲無言又曰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語昭然而學者領聖人之

旨者在孔門已茲無幾而況於後學乎比來覺者
何其多也覺非言語心思所及季思已覺矣汨於
事而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季思之心已
聖何不信聖訓而復疑皆不復致問季思以默識
矣季思平平守此默默即聖即不厭之學即喜怒
哀樂之妙即天地四時變化之妙即先聖默識之
妙

比來覺者之多多於孔門豈有此理乃一時幾盡於
禪矣又云平平守默默即聖即不厭之學云云豈援
聖學功夫入於禪乎

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孔
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
非教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皆所以明著至神之
道無不通貫也

地載神氣等語決非孔子之言乃不知道者妄言也
夫神氣非有方所包貫天地何云地載是天地之氣
二也

皐陶曰愼厥身修思永永久也古者未有道之名
堯曰疇咨若時登庸時是也此也若順也言乎能
順是者將登用之舜亦曰惟時惟幾惟此為幾也

至舜授禹始曰道心皐陶曰永亦名夫永永悠久
即所謂時而實無名道若大路然舜特謂夫無所
不通之心至於通乎意則倚矣礙矣窒矣非通也
故曰人心

皐陶全在愼字既愼而永永得其道不能愼則猖狂
自肆雖長寂滅亦非道矣愼者無過不及

人皆有是心是心皆虛明無體無體則無際畔天
地萬物盡在吾虛明無體之中變化萬狀而吾虛
明無體者常一也百姓日用此虛明無體之妙而
不自知也

無體矣奚有用是徒知見者之爲體而不知不見者
之爲體也百姓日用不知安覩本體說得何等草草

楊子折衷卷之一

楊子折衷卷之二

某嘗讀大戴所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某不
勝喜樂某不勝喜樂樂其深切著明某自總角承
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惟有此道而已矣
窮高深究年三十有一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侍
象山先生坐問答之間某忽覺某心清明澄然無
畔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此心乃我所自
有未始有間斷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孟子
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某知人人本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

得聖人之言以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卽道不可更
求

忠信爲大道一句便差了下文以得之又得何物明
心卽道一句又差了上文人心惟危又指何心心之
精神一句已辯在前

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卽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
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
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卽吾與人忠不妄語之
心卽道矣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
吾出入於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然

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往實直無僞謂之忠信忠信措吾軀是波流之中而不敢用其私焉故能入又能出也

認錯主字渡河丈人乃佛老之言安得滑稽如馮夷娶婦者使慈湖出入河流試看

孔子曰主忠信諸儒未有知其旨者蓋意謂忠信淺者爾非道舍淺而求深離近而求遠置忠信於道之外不知道一而已矣忠信卽道何淺何深何近何遠又有學者知忠信不可淺求遂深求之推廣其意高妙其說謂忠信必不止於不妄語而已

吁其謬哉舍不妄語何以爲道人心卽道故書曰道心此心無體淸明無際直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事長上爲夫婦爲朋友仕則事君臨民

謂人心卽道何以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說且心發於五倫亦有中正不中正中正爲道不中正卽非道安可槩謂之道

人之心本自靜止也喜怒哀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其事親名曰孝其從兄名曰弟其恭敬曰禮其羞惡曰義其是是非非曰智其雖千變萬化而常明曰仁百姓日用而不知不

省庸常正平之心卽道離心求外去道反遠殊可惜也千尤萬過皆生於離心而起意謂之安女止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時習之學謂之中庸子思謂之至誠夫忠信卽誠實而已矣殆不必加至之一字加至一字則是於平常誠實之外有又至焉者無乃不可乎是猶未信百姓日用之卽道

以靜止說心而不知心常動變非識心者也百姓日用卽道辯見前

惟自信本心之虛明無限際天者吾之高明地者吾之博厚日月四時吾之變化萬物吾之散殊而

後自信吾之事親卽天之經地之義吾之忠信卽天下之大道而非有未至焉者而後信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謂之忠恕忠卽忠信恕卽恕物先儒乃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是猶未信忠信寬恕之卽道未信忠信寬恕自廣大通融故爲是譬喻推廣之說

此看得太潦草了慈湖心極粗性極輕率故敢措大以天地四時萬物皆其所有如佛者山河天地之說于你何事孝弟忠信皆其自有無有不至者便敢於非古聖賢之言之教率天下之人廢學而亂天下者

必自慈湖始矣

忠信之心無精粗無本末無内外無所不通但微起意卽失之矣

不起意卽是禪寂也卽是死的忠信而非活的忠信也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與門弟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畧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于此聖人必止絕之毋者止絕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

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於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

絕四之說先得我心之同然然四者既絕卽廓然太公天理流行矣不知天理流行猶是寂滅猶是死的四絕

直翁見告以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某曰直翁恭愿其祭之也久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申夭夭邪覬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槩至燕居申申夭夭非不恭也始直翁求之過也

看申申夭夭太容易了慈湖心何等率易也

日本俊芿律師請言于宋朝著楊子楊子舉聖人之言而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象廣大無際量日用云爲虛靈變化實不曾動不曾靜不曾生不曾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靜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明起意則昏則非

既曰不曾動又曰不曾靜既曰不曾生又曰不曾死是遁詞也

孔子又嘗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立見其參於前在輿見其倚於衡所見者何狀耶每每念曰此忠信篤敬忠信之時心無他意篤敬之時心亦無他意所見非意象昭明有融蕩蕩平庸學者往往率起意求說不思聖人每每戒學者毋意

參前倚衡不思何物而曰何狀而求之昭明有融蕩蕩平庸終無實體忠信篤敬非意而何是好的意也非毋意之意也

元度所自有本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恥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昭告

視聽言動不學而能一接便錯若如此說是運水搬
柴無非佛性矣

具位楊某敢釋菜于至聖文宣王某觀戴德所記
先聖謂忠信大道某不勝其喜且慰以某自幼而
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
用云爲無非變化乃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即大
道而不敢輕以語人懼其不孚且笑侮及觀戴德
所記聖言以爲證曰乃今可以告學者矣學者因
是多覺此先聖如天之大惠布流四方益惠諸後
兹分牧東嘉又將以告東嘉人士當有覺者覺者

自覺覺非外取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事親自孝
事君自忠於夫婦自別於長幼自序於朋友自信
日用萬變無適而不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此先聖
如天之大惠言之不可盡賛頌之不可盡者也

既以忠信即大道則下文所謂得之失之者何物幾
於侮聖人之言矣且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
心不中正即便不實便皆以爲道可乎毫釐之差便
爲悖教得罪聖人可不謹乎

祗惟夢奠兩楹垂光萬世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
雨霜露孰非先聖之教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
流形庶物露生孰非先聖之教道不遠人人之爲
道而遠人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訓昭明某覺此篤
信此兹分牧東嘉將以此告東嘉人士以平常日
用即大道惟毋動意立知如興雲氣自翳其光明
當有覺者某內外親故二十年來亦多覺者亦盛
矣敢告

以非聖之言告聖人眞誣聖人哉壞人心術又謂有
覺

某洪惟先聖之道廣大昭明無所不包統無所不
貫通在天爲乾在地爲坤在日月爲明在四時爲

變通在萬物爲生在某爲心心者某之所自有而
先聖之道在焉實廣實大實昭明實無所不包貫
順而達之萬善畢隨反而離之百非斯集某敢不
敬養敬保以敬事先聖寡過誠難況於某又況於
爲令之邑必有謬差惟神明惠相之

以己心便謂是天地日月四時萬物亦恐欺也惟有
謬差祈神惠相之尚有此意念也

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
矣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實未
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

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壬辰之歲富春之簿厥雙明閣之下某本心問先生舉凌晨之扇訟是非之答實觸某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即扇訟之是非乃有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爲某實有之無今昔之間無須臾之離簡易和平變化云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鄉莫窮其涯此豈惟某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有之爲惻隱爲羞耻爲恭敬爲是非可以

事親可以事君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妻子可以與上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厚而卑日月以是照臨四時以是通變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況於某乎況於四方之士乎故聖人過絕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必以有必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過絕學者之我以有我則有知愈知愈離愈思愈遠道不遠人人之知道而遠人不可以知道不知猶遠而況於知乎故夫先生平日之論非學者之所知非某之所知雖然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者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變化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勿思勿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今先生釋然而化矣又豈學者之所知某聞先生之計慟哭既絕而復續續而又絕絕而又復

續不敢傷生微聲竟哭亟欲奔赴病質岌岌度不可支循循歷事荒政方殷今也畧定氣血微強矧聞襄大事之有期求檄以來庸暢中腸之悲一奠祖行薦以辭先生之道不可思此哀亦不可思

一篇虛誇之語象山之心恐亦非安也而云聖人之心無知尤大害道

先生之道至矣大矣某安得而知之惟某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返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某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某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

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某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累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

此等語亦是虛誇自非大人上聖安得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雖本體則然然全體未復安能及此

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孔子語子

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心可言而不可思孔子知聞弟子必多以孔子爲有知明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即思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即思非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即懼非懼即謀非謀如鑑之照大小美惡往來差錯且有而實無日月之光萬物畢照入松穿竹歷歷皎而日月無思

都是種種之說已辯在前慈湖主張不動意不用思及不懼至於周公仰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說不去了又云即思非思即懼非懼即謀非謀是遁詞也惟有中思出謀戒懼最的當

人心自正人心自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心非血氣非形體精神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形有古今心無古今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以其意動而有過故不自知孔子曰改而止謂學者改過即

止無起意無適無莫蒙以養之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意態有四必固我皆意也如蒙如愚以養其正作聖之功

辨已見前如蒙如愚以養其正須知正者何物中庸以聰明睿知達天德若愚蒙的正是寂滅也安達天德

吾之日用何如哉如東山之曉色蒼茫無際不可攬取其間雲氣隱見陽輝絮發霞舒金錦愈變而愈奇雲拖玉龍出沒夭矯于萬峯羣翠之間可觀

可駭而須臾忽化千態萬狀莫繪莫畫又如江上之秋光清光爽明若甚近也而不可執若遠也而不可追而及清露濡之霜月烱之而無所損無所益又如松間之溪聲泠泠其鳴其音甚清的然可以聽而聞而不得夫音之形

此正是彷彿泐浩冥眛氣象皆是想像中來乃幻心也而以爲得不亦悞乎

此道元來卽是心人人拋卻去求深不知求卻翻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雖不用尋亦自常放此覓心了不得之說

誰省吾心卽是仁荷他先哲爲人深分明說了猶疑在更問如何是本心

豈以知覺運動之心卽爲仁乎孟子仁人心也須善看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說只是尋常用底心

尋常用的須分邪正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事親事長之心不得其中正卽非道思量討愁卽五祖纔商量著便不中用

可笑禪流錯用心或思或罷兩追尋窮年費殺精神後陷入泥塗轉轉深

禪者正不用思量亦不費精神慈湖恐是操戈入室

心裏虛明著太空乾坤日月總包籠從來箇片閑田地難定西南與北東

虛明之中卽有實理何謂太空乎

莫將愛敬復雕鐫一片真純宰自全待得將心去鈎索旋栽荊棘向芝田

愛敬卽是天理自然何能雕鐫何假雕鐫

勿認胷中一團氣一團氣裏空無地既空何地更何義此無廣狹無一二

胷中本體何曾有氣有氣非本體矣

回心三月不違仁已後元曾小失真一片雪花輕著水冥冥不復省漓醇

顏子三月後只念頭稍有不善便覺便了無形亦何謂小失非如雪花著水有形跡也

有心切勿去鉤玄鉤得玄來在外邊何似罷休依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此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卻不到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

時合勸承認狀從古癡頑何不曉
父召惡趨時若心不存不中不正亦百姓日用不知
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何云便是道且有時如此
未必人人時時如此所以要學成之
曩疑先聖嗇於言何不明明細細傳令醒從前都
錯認更加詳後卽紛然
恐有人更鑄錯也
詩癡正自不煩功只爲英才輒墮中今日已成風
俗後後生箇箇入樊籠
吾所大憂者不在此耳

慈谿慈湖孝名美卽天之經地之義子思不知萬
物我發育推與聖人自固蔽已自固蔽禍猶小固
蔽後學禍甚大孔子沒近二千年未有一人指其
惑汨汨昏昏到今日所幸慈湖却不然灼見子思
孟子病同源
敢爲異說亂教禍後學乃自道也
大哉孔聖之言哀樂相生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
聞不見乃真見不聞乃真聞子夏雖曰敢不承實
莫之承終於昏誤認有子爲師道曾子覺雖小而
悟孔聖之皜皜濯之暴之覺之虧卽濯卽暴無不

然子思孟子亦近之惜乎[illegible]其言多害
道二子名聲滿天下[illegible]者何其少滋惑後學
何時了安得朝家專主孔聖言盡削異說明大道
比一二年覺者寖寖多幾二百人其天乎
不識子思孟子亦不識孔子矣其言詞氣狂妄自恣
所存可知一二十年所謂覺者都被慈湖惑了
三以天下讓先聖謂至德某也拜廟下太息三辭
不難知泰伯無人識胡爲無得稱萬象妙無極或
曰泰伯之神無形體何故言象又曰萬通大道者
匪有匪無象卽無萬卽一一卽萬尚不可思而可

言乎卽無言天地內外皆泰伯人實見之而不識
異說荒唐
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着此巖石妙妙妙不
可言可惜可惜大可惜
道理平常用何矜誇此卽石頭路滑之說
會將大手挽恒河引得龍來地起波何待硯池藏
滴水工夫曾不費指磨
凡此皆佛偈語也
父母生子身身是父母箇如何却言我言我大不
可

太籠統了金縢尔之許我有何不可父毋食飯子能飽乎

燕語鶯啼杏壇春色爲甚無人領畧又添箇山青水綠是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方且蕩然放逸不亦文辭雕琢聖人道君子不必相與言但示以禮樂禮樂無言莫穿鑿一味融融無窮靜樂步步行行皆妙用言言句句俱寂寞舜曰道心明心卽道百姓日用不知不覺從學者再三勤勤有請也只不可説着

三千三百無一而非性也心者道之大原心有邪正道有君子小人

門人江都葛澗刻在新泉精舍

楊子折衷卷之二

楊子折衷卷之三

門人新安程國賢校

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吾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亦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卽分也分卽全也

他人食飯已得無饑乎張皇張皇可默識卽知也知識豈有二聖人作易畫出道體使人體之其在書在天地一也

形則有大小道無大小德則有優劣道無優劣分德與道不同便已不識道德

旣不曰義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已矣何以曰大矣哉此正以明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非易學者溺於思慮不求其義聖人於頤大過解革盡損義用止言其時而歎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索

不容鉤深卽時而悟大哉之妙則事理一貫精粹一體孔子何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

何思何慮全在同歸一致上不識不知全在順帝之則上帝之則卽時卽天理也

汲古問易乾卦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先儒謂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此言如何先生曰學貴於博不博則偏則孤伯夷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僻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學也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語曰君子博

學於文學必有疑疑必問欲辨明其實也辨而果得其實則何患不寬何患不仁

此段庶幾近之然既知學問思辨篤行如何常說不可動意常說無思可以推此曲暢旁通而悟其非矣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心而往卽易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凡物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無不利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強本有者奚俟乎習此雖人道卽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不光明者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大必昏必不利

此是死的方聖人之方活潑潑地道本不待習學而不習學則不足以去私而全道習學非意乎中正之意不可無也

汲古問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何以謂之果先生曰果者實之謂德性人之所自有不假於

求順而行之無有不善有行實焉行虧則德昏矣德性無體本無所動本不磨滅如珠混沙而失其明如水不濁則性不失矣順本正之性而逕之是謂果行所以育德

無體卽無用也謂德性無體便不識德性且珠與水豈無體乎

汲古問蒙何以養正先生曰蒙者不識不知以養正性

正性亦必須識得知得何云不識不知不識不知云者謂邪知邪識也

人所需待多動乎意非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此之謂道如此則人咸信之故曰孚如此則得所需矣亨矣得所需亨通或放逸失正故又曰貞乃吉孚與光與正本非三事以三言發明道心一動乎意則不孚不光不正謂之人心故舜曰人心惟危

正意豈可無大學誠意何謂乎不動意是死灰也陽窮上剝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之心即天地即萬物即萬事

即萬理言之不盡究之莫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所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

以莫究莫知無階無根爲天地之心即未知天地之心未知天地之心即未知仁即未知道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萬物紛擾萬事雜併實一物也而人以爲天也地也萬物也不可得而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異也故不可得而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一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惟人執其途而不知其歸溺其慮而不知其致夫是以見其末而不見其本轉移於事物而不得其會通聖人懼天下遂梏於此而不得返故發其義於睽之彖夫天穹然而上地隤然而下可謂甚相絕聖人則曰其事同也今夫天地之事陽陰施生同於變化同於造物謂之同猶無足甚疑至於男女斷然不可以爲一人聖人將以明未始不一之理則亦有可指之機曰其志未始不通也夫以

男女之不可以爲一人而今也其志則通通則一然則謂之一可也又豈特男女之若可以說合者爲然舉天下萬物如鳶之飛至於戾天魚之躍乃不離於淵孰知鳶之所以飛者即魚之所以躍者也林木之喬聳砌草之纖短判然則性之不同而體質之殊絕也孰知乎木之所以爲喬而聳者即草之所以纖而短者也苟於此而猶有疑則試原其始木之未萌草之未甲木果有異於草草果有異於木乎天者吾之高明地者吾之博厚男者吾之乾女者吾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

物而數名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
言之者欲使紛紛者約而歸乎此也
饒他通篇說一了終不及西銘理一而分殊也蓋知
其渾然者而不知其就中有粲然者也毫釐之差也
先生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
則獲益也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以爲難而
不能遷改者患在於動意
動意亦惟動私意故改過遷善爲難若夫能誠意則
意意念念皆天理即至善也何改過之難乎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云云善

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止知行
而不知止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
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
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
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情故聖人敎之曰艮其背
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
則得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
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
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
而剛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

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
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自是無思
無爲如水鑑如日月光明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
而不流於色耳雖聽而不留於聲照用如此雖謂
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
而實無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言不
失其本止也非果有其所也
此正邪說誣民也何不於背後生耳目口鼻手足乎
掩塞其前之耳目口鼻手足而能有知乎形色天性
有物有則聖人之大道也其耳目口鼻手足之氣無

尺寸之膚不相貫通則無尺寸之膚刺之而即遍身
皆痛也何可無乎易言背者狀所不見者也心乎耳
聽目視口食鼻嗅手持足行而不役心於視食嗅持
行者即止即背也乃是大手段也大抵慈湖有見於
禪之無爲而無見於聖學之爲而未嘗爲舜禹有天
下而不與者也且人心是活物如何與水鑑比不動
終是小伎倆學者不可不知言
聖人治天下禁民爲非而已無他事也禮樂刑政
一本諸此自子思孟子之言其失實者猶多而況
於下焉者乎

妄議大賢未到他地位安能識他
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爲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於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敎於象山陸先生間舉扇訟之是非忽覺簡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泯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妣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畧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

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爲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曰變化云爲不獨簡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心
徒知援儒入墨而不知將孔子說壞了孔子豈過哀越禮而不自知者蓋以慈湖說聖人矣蓋聖人之哀顏子乃性情之正之常門人不及者視之以爲慟耳其實待諸子一般豈有厚薄觀請車爲槨一事可知
汲古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隨寓而有如何分上下先生曰此非孔子之言蓋道即器若器非道則道有不通處
不知此是未知形色天性也未知上下只是一個形是未知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至哉聖言實語也而自孔子以來至于今知之者寡同歸殊塗取喻爾非實有歸有塗也極上下四方之間古往今來萬物變化有無彼此皆一體也如人有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皆一人也自清濁分人指輕清而高者曰天於是靡然隨之曰天指重

濁而下者曰地於是又靡然從之曰地到于今莫之改而實一物也清陽濁陰二氣感化而爲日爲月爲風雨人物於是生皆一也曰彼曰此曰動曰靜曰有曰無皆是物也何以思爲何以慮爲一致爾人自有百慮故又申言曰天下何思何慮
知理一而未知分殊連理一亦未識其所謂一亦是死的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益稷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尚書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堯典上無所承忽曰誰乎嗟

哉有誰是順者乎吾將登用之蓋時即道也舜之所以光天下者此也黎獻之所以有功者此也冊朱友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皋陶祇敘此也祖考以此而來格羣后以此而德讓鳳凰因此而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勑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政之幾蓋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三才萬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謀謨經營無出此道是猶此也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即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於言意妙哉時之爲言也非大聖孰能爲是言易多曰此此即時漆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是音之輕清者謂道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間言之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道之爲言終不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道也

慈湖極聰明亦讀書極多但惜其先讀他書有得遂此意思後將聖賢之言皆就己意上說了且不知所謂時所謂此者何物慈湖之說千篇一律又好多言謂之不動意吾不信也

舜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夫舜所以咨命四岳九官十二牧者孰不曰皆人爲之功而舜諭之曰欽哉惟時亮天功時是也亮信也是天也非一付之自然而不爲也盡欽竭力惟無入於意苟動於意即私即偏而非道心禮樂刑政一入於人爲則違道違天即可致患故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王即天又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箕子能辯之矣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是謂帝則是謂帝載由乎此則能懋勉則五品遜五刑明則直則清直而不溫則失此寬而不栗則失此剛而虐則失此簡而傲則失此讒說殄行皆失此讒說者似是而非之說以其入乎意也殄行者大過殄絕之行以其入乎意也

意得其中正者即不私不偏未聞一切意皆可無無則槁木死灰矣孔子所戒無意者謂不好的私意耳

如好惡安可無得惟作好作惡則私耳孟子先知言學者不可不知

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徛歟至哉此堯舜禹皐益相與講論之大旨而後世君臣往往下視此等語以爲特言其淺者耳特言其見爲臨政事者耳必別有妙者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方可爲至論吁堯舜禹皐益有二心乎臨民出政時有一心窮深極微時又一心乎人有二心且不能以爲人而可以爲堯舜禹皐益乎精一之論卒於欽敬卒於敬脩謂欽敬敬脩又特言其淺者則有淺有深謂之一可乎益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益豈侮其君謂不足以語夫深者而姑以其淺者告乎皐陶謹厥身脩又曰無敎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而諄諄惟以戒謹恐懼爲首語也於乎堯之所以爲堯舜之所以爲舜禹之所以爲禹皐陶益之所以爲皐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存乎放逸慢易此心存乎知放逸慢易心易失則戒謹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

理無淺深遠近固不必言其敬謹兢業寅恭戒謹恐懼非意乎此便是好的意豈可謂一切不動意動心恐性何謂乎故天運行健而常動人心活潑而常動惟勿忘勿助之間則動而不動有誠意而無私意矣慈湖知言不精大抵類此

士大夫學術如此而遽議人主之難輔未可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已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即是心已是心四海之所同萬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

句句似是殊未覩易簡之體

簡自以爲能稽衆舍已從人矣每見他人多自用簡不敢自用亦簡自謂能舍已從人意謂如此言亦可矣一日偶觀大禹謨知舜以克艱稽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是是謂己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嘆息舜心冲虛不有己善雖

稽衆舍己亦自謂不能嗚呼聖矣舜豈不能稽衆
偕豈不能舍己從人豈虐無告豈廢困窮無告常
人之所不敢虐困窮常人之所不忍廢而今也聖
人曰己不能嗚呼聖矣

聖賢之心愈進愈虛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虛
也禹聞善言則拜大虛也大舜善與人同樂取於人
以爲善又太虛也聖人只是至虛至虛乃至實也慈
湖多少病痛便以爲能如此後覺其未然猶復以聖
以天自居何也爲其徒見空空地虛而未察見道體
之無窮也見道體之無窮則自不能不虛

懋哉者是勉其無動乎意以行其私也
侮聖言以附己私見多類此

汲古問舜欲觀古人之象命禹作服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之於裳
是爲十二章至周則升三辰旂而衣五章裳四章
是爲九章其取象增損不一而論多不同未明其
義先生曰象服十二章以舜之聖猶未盡明命禹
明之禹所明又不傳于後後學何敢遽言家語云
心服衮職其義可明人心即道神明廣大無所不
通日月星辰皆光明無思無爲而無有不照即此
心之虛明光宅天下山以象靜止不動而發生庶
物龍以象變化不測而需澤博施由是心而發諸
禮樂政事煥乎其有文章則華蟲似矣清明[illegible]澄
蕩蕩難名即水之難於形容姑繡以藻則水可見
矣火之光照象此心之照用宗廟之彝尊以其行
道致孝米以養人而君心常患乎不博粉而散之
則其廣惠及黼爲斧形鐵黑而刃白如此心之剛
斷柔而無剛亦足召亂半白半黑者即天時之秋
冬地之西北二者之間乃乾之次合於天道非出
於人爲黻形兩己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東青

東北艮位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是爲冬春之際一
歲之分象此心之辯察是是非非也衮職如此豈
可不心服之服事也當從事乎斯道也
正見舜不自用處而云舜未盡明陋哉自人心即道
以下逢人說這一套話可謂默識之學乎大抵皆是
附會臆說也而自以爲明於大舜矣可乎

舜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此
微覺治之大速故禹有俞哉之言後曰無若丹朱
傲亦謂撻之遽微有傲忽庶頑之意意微起則浸
而至於慢遊至於傲虐其末流安知其不至於罔

水行舟之類甚言之所以懼舜
如此等說便以為舜之傲慢微起意便至於罔水行
舟之類固哉其為書也
帝堯光宅天下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寂然
不動而自足以黙化天下之民自足以黙安天下
之民文王之不識不知而德化自足以及廣者此
光也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光也
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為也然
此非於聰明文思之外復有所謂光也堯之聰明
文思非出於人為非由於造作耳不蔽於聲而自

聰目不蔽於色而自明聰自無所不聞明自無所
不見使胷中微有意有我則外物必得以蔽之惟
其無意無我故虛故明故不得而蔽故無所不通
文者自此而發有自然之文思者以此而思有自
然之深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
為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深悟孔子曰吾有知乎
哉無知也則黙悟乎此矣
此說得堯是虛應的光如佛說光耀耀地而不知下
文許多實處如俘敘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及治
曆明時以下等事皆實事也虛實同體既竭心思繼

之以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必行先王之道且以
無知為聖人正是禪宗
簫韶九成何以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為能
使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舜於是乎作歌曰惟是
為幾幾微也動之微也是為感動之幾也猶機
其發甚微其應甚遠其道心之微乎其精一之神
乎是幾也可言而不可見可以畧言而不可詳言
欲知此幾即元首之起哉是也即股肱之喜哉是
也即百工之熙哉是也是幾也為正為中為和為
樂為治為熙為敬為欽為善為一皐陶所謂念哉

者此也率作興事謹乃憲欽哉此也所謂屢省乃
成者此也所謂明所謂良所謂康者此也所謂叢
脞所謂惰所謂隳者非此也
其以喜起熙為幾此即拈花豎拳之意
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孟子曰仁人心也後世學者率求道於心外不悟
吾心之即道也故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子
思亦因率性之謂道殆不必言率也性即心心即
道道即聖聖即睿言其本謂之性言其精神思慮
謂之心言其天下莫不共由於是謂之道昔是物

也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非聖乎人惟不自知故昏故愚孟子有存心養性之說致學者多疑惑心與性之爲二此亦孟子之疵

百姓日用不知本謂行習而不著察者也乃以不知爲道何也在道卽不須言率在人則安得不率性者心之生理故性字從心從生謂性卽心心卽道道卽聖可謂混而無别試看中庸首三言何如是未知孔門之學者

文王不大聲以色故曰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爲微細之間熙有理順之義緝熙者進退精微之謂進德之實非思也非爲也惟可以言敬敬非思爲也惟可以言止止非思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不屬於思爲所謂不識不知者此也安女止者此也文王之所謂緝熙者緝熙此也惟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爲故緝熙融釋猶雪之融於水猶雲之散於大空其緝熙於思爲微細之間融釋於無思無爲之妙如此豈不是美而可歎服哉故曰於惟其道心不識不知故聲音不大形色亦不大而見爲穆穆也

思無邪非思乎思曰睿九思非思乎正思豈可無惟邪思不可有耳此卽寂滅之指

楊子折衷卷之三

楊子折衷卷之四

論春秋禮樂

王荆公敢廢古經而自是以亂天下觀慈湖以聖自處敢於非古聖賢之經訓若得荆公之權亂豈減荆公哉學者欲知言當精擇之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言無物之妙而又曰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此非孔子之言也守形之說乃老子言也截去同歸殊途一致百慮而獨言何思何慮便是佛老之說也不足辯也

毋不敬則常清常明儼然若有所思而非思也無思非寂然而昏如日月無所不照而非思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皜皜乎不可尚已純然渾然即此妙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即此妙也月至者終月如此日至者終日如此老子曰我獨怕兮其未兆未兆者念慮之未形也學者求斯須思慮暫止不能而老子能久持之曾子戰戰兢兢亦入此也

老子宗指豈可與孔顏曾子同日而語若有所思也何謂無慮勿忘勿助之間此正思也可見慈湖尚未善思

小戴曲禮篇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報非德乎又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戴不思孔子之言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乎行爲先文爲後天下之常理聖賢之常言而戴先文而後行蓋戴以文爲本務其心不主於善行是謂本以文行雜之正猶漢宣帝曰本以霸王道雜之大抵自漢以來天下風俗本以利而雜以義歷千載而不變皆戴之徒助成其俗也此無他人欲盛於中度實行非已所長姑從其所長於博聞強識而尚之人之常情多言已所長爾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非孔子之言亦非德行諸賢之言也至於戴記之博聞強識益陋益鄙矣論語所謂文者詎如是乎夫聖孔子不居而戴以聖自名其矜大昏闇之狀備見於此

慈湖之學可謂鹵莽矣本不知聖學之要惟在知行必先知之乃可行而妄疑聖賢經傳可謂亂教矣而學者多宗之豈不可惜貴德者得之於心而無所爲而爲者也報施者已受人之施而必報人受已之施

亦必責其報有所爲者也博聞強記知也敦善行行
也文知也行行也忠信則兼存乎知行之中何得爲
悖何得爲非孔子之言其以聖爲名或其父名之未
可知也而遽以此爲矜大乎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
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
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
遇於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於是窺見聖人日用變化之妙即天地四時不無
愆陽伏陰之妙是謂大德則無踰也小德則出入

可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殆聞
夫子之誨而微失其辭德本無小大小大之言因
學者而隨施初無實意也天地變化何大何小子
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蓋孔門誠有是論然小
大之論因人而遇施謂其果有小大不可也謂其
果無小大亦不可也孔子曰無可無不可此誠有
不可以言語解釋之妙不可以心思測識之旨孔
子自謂莫我知也夫比世好古學禮之士觀脫驂
於舊館之事使不知其爲孔子必以爲輕重失倫
巳所不爲今雖知其爲孔子亦莫喻孔子之心往
往以爲流傳之失實夫流傳之訛妄者有之矣如
謂孔子鼓琴見貓取鼠欲其得之遂有幽沈貪得之
音此則訛妄矣如謂堯瞽瞍北面朝舜孔子曰殆
哉此則訛妄矣脫驂之事非訛也無妄之疾勿藥
有喜孔子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利欲之過內訟
可也脫驂之過陰陽寒暑之爲偏也聖人日用不
識不知純純皜皜不知老至遇於一哀而脫驂天
道之變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而後學以輕重多
寡觀之陋矣

哭舊館人而脫驂事好事者爲之也聖人禮義之中

正以其心中正之極故不過其則也且孔子哭顏子
比於舊館人其情義之厚薄何如耶觀孔子不以車
賻顏子則其不以驂賻舊館人可知矣用財自有一
定不易之理豈可因其涕出之無從乃以驂附會之
耶是僞也而慈湖遂以爲聖人不識不知純純皜皜
不知老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聖人乃茫茫蕩蕩
猖狂自恣的人又云脫驂之過如陰陽寒暑之爲偏
也豈足以爲孔子

明堂位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
罍之爲象雷也古雷三田字雷猶雲也禮物多爲

雲象皆古列聖勤啓誨後人之至震動變化如雷
如雲皆足以為道心變化之默證非誨誥所能殫
孔子曰風雨霜露神氣風霆無非教也
慈湖言道心未嘗不常明惟蔽故昏是也但欲震勤
變化如雷如風霆則未免有禪者杖喝警動之意
至於曰酌於中而清明於外則幾於可笑矣不知
道者之言固宜其委曲於意象文義之末而不悟
本有之中也是中天地以之位萬物以之育人以
之靈是中人之所自有中無實體虛明發光視聽
言動喜怒哀樂皆其妙用純然渾然何內何外何

思何慮而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惡有是理也哉
酌於中而清明於外是因黃目之象而釋其義亦何
不可如堯欽明文思光被四表是也至云中無實體
大害道既無實體何以有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妙
用乎言何思何慮而不言同歸一致殊未見道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至矣哉大矣哉可謂
斡旋天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
鄭康成謂謙不比德坐井觀天至矣哉象環之無
聲乎佩無不玉古之制也行則聞佩玉之音君子
之禮也吾聖人獨異於是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

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
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清明而健行者是
也博厚而靜止者是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皆此
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皆此也山以是峙川以是
流草木以是華以是實禽以是飛獸以是走蟲魚
以是動躍天地間變化萬狀皆象環之文理也混
圓而無端也五寸五行也五常也錯綜成章綦組
綬也天地萬物萬化非彼孔子非此也五非有聲
象非無聲也一以貫之也一非寡萬非衆也是故
天數五地數五一也十百千萬億以至於無窮一

也所以事親是也所以事君是也所以尊卑所以
長幼所以夫婦所以朋友是也無庸加思焉而未
嘗離也愈思而愈莫之及也及不及一也思不思
一也至矣哉大矣哉孔子之象環乎可謂斡旋天
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不可贊
也不可論也而愚不肖之所同有也不自知其有
爾顏氏之子其知之乎月至日至者其知之乎知
不知一也知不知一者孔子之象環也
聖人只是謙謙虛虛何嘗有自誇自大孔子於鄉黨
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聖人自視不及天下之人何

豈有此自誇自大乃慈湖自誇大故附會其說爾至於無聲之説及不及思不思知不知之説愈遠矣

知道則信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百姓日用無非妙者惟不自知故昏亂也故曰物使之然則全以爲非裂物我析動靜害道多矣禮樂無二道吾心發於恭敬品節應酬文爲者人名之曰禮其恭敬文爲之間有和順樂易之情人名之曰樂庸衆生而執形動意形不勝其多意亦不勝其多不知夫不執不動則大道清明廣博天地位其中萬物育其中萬事萬理交錯其中

日用不知即是行之不著習矣不察即非君子之道何以云妙云大道清明廣博而天地萬物便位育皆非聖人之指位育亦要致中和如何孔子中和之極而不位育蓋夫子不得邦家無致之之地也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日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斯言見小戴記學者厭觀熟誦聖誨切的如是而未聞有表而明之者此無他無意之可解無説之可求如空之不可升如金王之不可鑽或者強爲之説則曰其相生有義焉噫嘻異哉孔子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未有相生之言也而亦曰至者又何耶至即不可見不可聞彼惟不知可見即不可見可聞即不可聞故棄粗而求精棄一而求二哀樂必有物人以爲必可見哭笑必有聲人以爲必可聞而孔子則曰不可見不可聞非棄形而言義也形即無形無形即形聲即無聲無聲即聲正不必作意以離之也據實而論不見其爲二也意作而始離始二也自孔門諸賢猶率病乎意故孔子諄諄止絶之曰毋意而況於後世乎意積見牢故雖聞正實之言反駭怪以爲不可解今學者誠盡屏胷中之意説則自明自信矣

哀樂相生一語便見皆非孔子之言哀樂生於心隨感而應豈有哀生樂樂生哀之理不可見聞謂道體也若用則何嘗不可見聞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是亦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下管象武家語作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
其百宮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
鸞中采齊家語作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不
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孔子又曰入門
而金作示情也然則縣興而金作鏗然而鳴即吾
之情也何以言爲也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
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即吾之德也何以
言爲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籥武
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
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宮商節奏皆吾
之用也薦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
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
矩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即吾之中采齊也客出以
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始終
終而不可致詰也畎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
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
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于其前而
昧者不見不聞也耒耜之器耕藝之勤良禾之欣
榮耘耔之仁兩目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
步中和鸞之節聲諧韶濩之音此豈說合而強同

之哉默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不可思也不可言
也學道者率以言而離默而近孔子引三子歸之
一默之中庶乎默而成之矣

引孔子閒居一段亦從他說只內中以天地萬物皆
吾之體純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以體用二字對說
便不是謂天地萬物同體可也而以爲體用之體則
天地萬物獨無用乎宮商節奏獨無體乎又謂畎畝
之中雖未嘗有兩君相見之禮金聲之樂而管象夏
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乎前此便見怪的話即此僧
雖不言其聲如雷之說天地間有只是有無只是無
何必知此說

大戴記公與孔子言而善孔子曰君之言善就國
之節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
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大哉
聖言發明道心坦夷明白至於此也惜乎不載之
論語使萬世人人知之庶其有覺者道心人所自
有無俟乎求惟私意蔽之始昏始蔽今公曰是非
吾言也吾二聞於師也私意盡無純誠著見即道
也而公不自知其爲道故孔子吁焉其色發嘆而
告曰君行道矣惟孔子知之公乃不自知故驚曰

道耶孔子安得不正言曰道也此豈惟啓明會公之道心亦足以啓明萬世之道心以一言許會公以道孔子恐未有如此諛佞之風慈湖盖以附會其說爾

簡常讀大戴所載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簡不勝喜樂其深切著明簡自總角承先大夫訓廸已知天下無他事唯有道而已矣窮高究深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侍象山陸先生坐問荅之間忽覺簡心清明澄然無滓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用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

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爲聖簡謂人本心知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得聖賢之言爲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即道不可更求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程伯淳求之太過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簡謂忠者與人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吾庸常之心即道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即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即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即道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亦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往實直無他之心謂之忠信故使二三子識之或傳錄失眞而微差歟後讀大戴記孔子忠信大道之言如獲至寶盖深喜得聖言爲證正平常實直之心即道孟子亦以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心至靈至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故日用平常不假思爲靡

不中節是爲大道微動意焉爲非爲僻始失其性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

大學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中心爲忠實心爲信心中正故實也有此實心故有此實事故曰忠信以得之今言忠信爲大道異於聖賢之指矣又忠恕雖同一實然中心爲忠如心爲恕體用之謂今不分別又非程伯淳之言盖未可以語此其間吾心即道虛明無體之言尤害道

乾知大始是讀作太始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辭意亦音太自作繫辭者已失孔子大旨而况於後世乎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裂易與聖人爲二豈孔子一以貫之之旨簡嘗曰幽明本無故何必仰觀而俯察也死生本無説何必原始而反終也皆指繫辭之蔽易天地一也何必言易與天地準準平也言二者平齊其辭意謂實二物而強齊之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裂道與器謂器在道之外邪

易字指得甚廣在人心之動靜變化亦是在天地之日月萬物變化亦是在卦畫之奇偶變化亦是此易

與天地準易字指書而若指道何必言準易言仰觀俯察亦聖人見天地之易而畫卦兩至於形而上下之疑蓋未知道器同形

子曰學而將習之不亦説乎知學之道者以時習而説不知學之道者以時習爲勞苦勞苦則安能時習時習必不勞苦今學者欲造無時不習之妙斷不可有毫釐勞苦之狀當知夫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人放逸則勞他求他求則成放他求則成勞是心有安有説無勞無苦是心初無奇初無心則吾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口語心思

之心此心非物無形無限量無終始無古今無時不然故曰無時不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不知學是學甚麼時習習甚麼之字是指甚麼説是説甚麼便是無頭腦的學問今攷經文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而曰以時習而説是以聖言附他説矣不可不辨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説吁使所習之有説則必不能時

習矣時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使所習有説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則非時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習之習乃易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説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復爲也

孟子必有事焉要知所事者何事孔子下一之字正

欲人求所謂之所習者何事若不知此事而習是道家所謂鼎内若無眞種子如將水火煑空鐺也時習與易不習之習不同易直方大是成德者故不習無不利也由時習可以至此何其察之不精耶時習者不免有意意是好意至於不習無不利則可以無意矣然意豈能終無無則死人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之學異乎他人之學他人之學冥行而妄學孔子之學明行而實學子曰吾嘗終日不食

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於此深省天下何思何慮實無可思慮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中之物無俟乎復思無俟乎復慮至於發憤忘食雖憤而非起意也好謀而成雖謀而非動心也終日變化云爲而至靜也終身應酬交錯而如一日也是謂適道之學

陡然語及何思何慮而不知同歸一致之實是禪而已矣謂發憤非起意好謀非動心正如禪謂終日食飯未嘗咬破一粒粟終日穿衣未嘗掛一條絲豈有此理聖人之學雖憤雖謀無非誠意之發勿忘勿助之間乃終日動意而未嘗動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汲古問人既知覺則無不通達何孔子謂五十而知天命先生曰此聖人之學也自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學力進進有次第志學之初雖已知天性之本然而習氣間起未純乎天日用應酬人爲未盡釋至五十始知皆天命無俟乎人爲六十而耳順無所不順有順無逆純乎天矣

觀此則講學徒以知覺即學而不言進脩擴充之功者非聖學矣

先生曰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温故則善

有進而無退知新則善愈益而愈通道不在他善而已矣

慈湖之學終未免支離温故知新是一事温故中自有知新之益日新之謂盛德如何分温故與知新作二事聖人之學只是一段工夫

子謂子路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大哉聖言夫不知而曰是知何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謂忠信爲大道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不知爲不知誠實無他無思無爲非

道而何聖言善於明道如此
此段所觧皆非聖人本指慈湖借以附已意爾觀者自知
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卽平常實直之心空洞無形體無際畔變化云爲不可度思矧可斁思誠實之妙如此復何求卽此卽知
大舜之聖亦只是察於人倫明於庶物由仁義行爾何必誇大許多神妙無形無際且山野愚夫亦有平常實直之心果爲知道乎餘辯見前
此不淫不傷之妙至矣哉至坦明至簡易從心所知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自怒自不遷自懼自不懾人之本心自如此不昏不放則常如此微昏微放則不如此意起則昏意起則放
從心所知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雖顏子亦不敢如此說湏不遷怒不貳過工夫熟後乃能如此辯意起之說見前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仁者欲惡與衆人同於不以

其道得之則不處不去則與衆人異志於仁用力於仁則必不處不去自古知道者大不易得比一二十年覺者寖多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勉學者用力於仁也盖知者雖覺而舊習久固未精未一唯純明無間輟始能盡仁智者所覺造次顛沛已無非妙用矣然業養未精一與精一者不同此曰必於是者明精一也聖言一字不苟學者感聖訓明切罔極之恩何以報也
慈湖談何容易孔門三千之徒親炙聖人之道德用行舍藏可以與者惟有顏子慈湖之德未及孔子一二十年之徒未如顏子安可云覺者寖多恐這些門徒被惑入於佛之精一矣乎舜云惟精惟一兩惟字可見不是混說的精一必精以知之至而又一以行之至知行並進上達天德孔子所謂不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如此做工夫熟後乃能得不處不去之時幾也慈湖談何容易
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切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却行而求前也不知夫舉匙施筴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

始不仁矣仁人心也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
而不動焉
慈湖如此穿鑿至於起意之說乃終日食飯未曾咬
破一粒粟之說
孔子教學者惟言仁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
之必失之仁則常覺常明如日月如水鑑如天地
中庸曰力行近乎仁仁非徒知不行之謂果實核
中之所藏曰仁此仁無思無爲而能發生仁道亦
然聖人正名百物而寓教焉其旨微矣
以常覺常明言仁何啻千里又言仁如果核之無思

無爲能發生果核無知之物人心有知之物安可比
而同之以心如果核是以心比槁木死灰矣殊不知
人心以生理爲仁果核以生意爲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
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爾一日
洞覺則知死生之非二矣則爲不虛生矣
慈湖只是終身以這些來播弄精神虛明無體皆禪
也至於未嘗生死何以從古聖人有生死之說只言
有生死而無存亡便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

心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恥惡衣惡食是
墮在事物中爲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知是
無理也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爾雖有至義
何爲乎轉而爲窮文曰物爾初無理字義何爲乎
轉而爲理據經直說格有去義格去其物爾程氏
倡窮理之說其意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僞
既以去物爲不可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爲窮理
之說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
在乎格物深病學者之溺於物而此心不明故不
得已爲是說豈曰盡取事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

物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
論論吾心中事爾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
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
自清矣天高地下物生其中十百千萬皆吾心爾
本無物也
不言理而言物便是實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自
是實理舍物而言理便是虛理與人倫不關涉此釋
氏所以棄人倫得罪於聖人也慈湖謂有物則格而
去之則亦又起一意此釋氏所以必要去絕根塵是
又起一根塵硬把着爲徒勞非易簡自然之學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無適無莫非學而至者也君子之心本如此也豈
獨君子之心如此舉天下人心皆本如此也本如
此而或者蔽之故有偏倚有適莫若曰我欲如此
我不欲如此吾方寸中窒矣碍矣安能惟義之從
君子之心如太虛安得有適與莫也人心皆然識
我之心則識君子之心

釋氏之無適莫與聖人之無適莫不同釋氏之無適
莫無主也聖人之無適莫有主也何謂主天理渾然
廓然大公也故能因物順應義之與比釋氏去理障

只是空空地故不能順應只是一切不動便了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何嘗千里聖人是生的無適莫釋氏
是死的無適莫

汲古又問曾子指忠恕爲夫子一貫之道則忠恕
即道矣至中庸却謂忠恕違道不遠如何先生曰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言
忠恕違道不遠此言未安忠恕即道豈可外之以
忠恕爲違道則何由一貫一貫是一片無間斷
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忠恕有淺深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者深者也忠恕違道不遠者淺者也若忠恕熟
後即是道去道不遠故曰違道不遠違者去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人如此明
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省視聽言動者道也俯仰
屈伸者道也寐如此寤如此動如此止如此徒以
學者起意欲明道反致昏塞若不起意妙不可言
若不起意則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

千言萬語只是這箇宗指以視聽言動爲道俯仰屈
伸爲道即錯認聖人也以由戶爲道是以器爲道矣
運水搬柴無非佛性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言如此明
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醒日用云爲無非變化無
非斯道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
所聽之音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
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于旣分陰陽交而四時
行百物生皆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念
念皆妙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爾何
者不妙學者惟毋動乎意

蔽猶前章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孔子曰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何也蓋孔子之言
非謂中人以下不可以爲堯舜但其氣質昏其難
以語上不可云者難之辭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
不移亦非謂其斷不可移也特甚言下愚之不可
告語不肯爲善亦猶上智之不肯爲不善故曰不
移

此節却是

楊子折衷卷之四

門人江都葛㵎刻在新泉精舍

楊子折衷卷之五

門人蘄水程轍校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仁者壽聖人於此無以形容其妙唯[illegible]所樂
者水托象以示學者惟覺者自覺夫水流行汩汩
不息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如此解釋亦
未足以盡水之妙亦莫能言知者之樂又繼之以
動之一辭雖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之者得
動中之妙真不可度思學者求道率求之於靜徒
觀聖人之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往往離動而求靜
愈求愈遠而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惟能動者乃
得之必也酬應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
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

以汩汩不息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言水可
謂取義穿鑿矣慈湖平日不喜人動意今於水又言
其動何邪是遁辭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孔子曰吾有
知乎哉無知也

不思識之識個甚麼只說不可思不可言不知思言
個甚麼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德卽知知與仁一也皆覺也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知與仁皆言覺又云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皆禪之宗指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門弟子往往多以孔子爲有知孔子語之曰吾無知人心卽道是謂道心無體無方清明靜一其變化云爲雖有萬不同如水鏡之畢照萬物而非動也如日月之溥照萬物而非爲也世名之曰心而非實有可執可指之物也言其無所不通而托喩於道謂如道路之四通

人所共由而非有可執可指之物也憤者憤己德之未純而憤融融純純非思非爲也故忘食此惟親履者自知之此無思無爲之妙固無始終無今古則固不知老之至也嗚乎至矣子又曰我學不厭者此也又曰用力於仁者此也仁者道心常覺常明之稱常覺常明者常不昏而已非思也

觀此譊譊多言與孔顔無言如愚之道大異是何氣象云云皆是禪宗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數語正畫出聖門氣象混混融融一片和氣唯無己私而後有此己私無處卽是道卽是吾心雖衆人亦時有此心形見時此便是道而人不自省者多吾友謂孔門諸賢大畧如此而近世士大夫多尚乎豪與孔門氣象氷炭矣孔子溫良恭儉讓殊非近世所謂者之豪

此節近是只惜其大本錯了所謂虛不校者又走別處去矣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扣其兩端而竭焉孔子知羣弟子以我爲

有知也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所知也嘗有鄙夫來問於我鄙夫宜易於荅而我空空無所有無以告之我不過叩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矣盖詳言胷中實無所有實無所知而羣弟子往往多謂孔子必有高識遠見而不以明告故疑孔子爲隱吁使孔子有知則無以爲聖人矣有知則有意孔子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則有意何以爲孔子其所以教人特去人之蔽爾

只落一箇無字便解聖言遷就己見惜哉侮聖人之言也聖人通達萬變通乎晝夜而知豈可言孔子有

知則無以爲聖人有知則有意乎
汲古問孔子云空空如也其意當何如解先生曰
孔子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雖有鄙夫來問於我
我亦空空如也無可爲荅我不過叩問其二端
而我已竭焉無復可言矣言即不言不言即言知
即不知不知即知
言只是言不言只是不言知只是知不知只是不知
今如此詖遁詞也釋云此僧不言其聲如雷
先生曰釋徒多昏蔽誤讀尭綱戒經不禮拜君王
父母大悖逆大壞人心大敗風俗

釋者不禮君王父母違悖人倫皆有根因豈一旦便
至此蓋因以空無爲道但有這些秉彝不可滅者萌
動便以爲動意便以爲理障及習之之久焉得不至
於此慈湖可謂惡影而行日下矣戒之戒之易曰臣
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
矣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亦過猶
不及之意道心人所自有本不必更求或於其中
生進意或於其中生退意進者去其進意退者去
其退意則道無差矣

終日先進退之心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又言得
定不要存心於勿忘勿助之間則本心常中常正而
進退兩忘矣慈湖不知出此
孔子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
教也知此所教之旨則知孔子矣
此數語決非聖人之言秦漢間好事者爲之而不審
其不類也四時神氣分天地言之而又以風雨霜露
屬之天以神氣風霆流形發生屬之地皆非也夫神
氣無不貫通厚地地何以載之天地間無非神氣而

獨以風霆言之何耶易言品物流形而此獨言風霆
流形豈獨風霆能流形而風雨不能耶又言庶物露
生豈上文皆是隱藏至此而後露耶文理皆不成矣
何亟稱之而不知其不類也可謂知言耶
意欲不作清明和融爲愛敬爲博愛爲敬讓爲不
敢爲不驕不溢爲德義爲禮樂爲不敢遺小國之
臣爲不敢侮鰥寡爲不敢失於臣妾爲不敢從父
之令懼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爲補君之過爲哭
不哀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
爲彼粗此精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

不通者也其物以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
也
一精一粗皆理之自然也今以分粗精者爲意物有
一與十百千萬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今欲無十百千
萬皆虛無宗指

人心無體無所不通

心之中正卽本體也何謂無體無所不通盜跖與堯
舜皆然但堯舜之無所不通者得其中正故天理渾
全而爲聖盜跖之無所不通者不中不正故人欲橫
流而爲惡豈可不分孝經之言無所不通指孝弟之

至耳與慈湖言同而指異

言有似是而非似深而淺似精而粗足以深入學
者之意其流毒淪肌膚浹骨髓未易遽拔者正以
其與學者心術之病同故合夫學者心術之中其
潔清無滓濁者寡矣孔子誨仲由曰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學者以不知爲知者往往如是蓋其
用力之久積學之深自以爲窮高極遠蔑以加此
惟無詰焉詰則必窮否則好己勝而已矣其中心
亦豈能洞焉而無少留阻自近世二程尊信大學
之書而學者靡然從之伊川固出明道下明道入

德矣而尤不能無阻惟不能無阻故無以識是書
之疵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判身與心而離
之病已露矣猶未著白至於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噫何其
支也孔子無此言顏曾亦無此言孟子亦無此言
孔子曰忠信曾子曰忠恕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他日又曰仁人
心也未嘗於心之外起故作意也又曰人之所不
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

曰而勿正心豈於心之外必誠其意誠意之外又
欲致知致知之外又欲格物哉取人大中至正之
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爲毒又曰有所恐懼則不得
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
正孔子臨事而懼作易者其有憂患好賢樂善何
所不可而惡之也是安知夫恐懼好惡憂患乃正
性之變化而未始或動也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孔子謂心莫知其鄉
而此必曰在正云者正意象之凝結孔子所以止
絕學者之意者謂是類也又曰在止於至善夫所

謂至善即明德之別稱非有二物而又加止於之意禹曰安女止非外加止於之意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渾然圓貫初無心外作意之態也而大學於是又繼之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大禹之安止文王之敬止豈碩然無用之止哉其見於事親曰孝見於與子曰慈發於慱愛曰仁見於恭曰敬而此曰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何其局而不通也又曰無所不用其極是又意說也致學於性外積意而爲道異乎子思無入而不自得矣胡不觀箕子爲

武王陳洪範乎箕子之言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論極如箕子誠足以發揮人心之極矣蓋人心即道作好焉始失其道作惡焉始失其道微作意焉輒偏輒黨始爲非道所以明人心之本善所以明起意之爲害而大學之書則不然曰無所不用其極曰止於至善曰必正其心曰必誠其意反以作意爲善反蔽人心本有之善似是而非也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又曰道盛德至善可以

言至也道不可以言盛也於道言盛是又積意之所加而非本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吁此膏肓之病也道亦曷嘗有淺深有次第哉淺深次第學者入道自爲是不同耳是人也非道也學者學道奚必一一皆同而欲以律天下萬世無益於明道而反壅之道無淺深無次第而反裂之人心自宜自一自無他顧作而起之取而鑿之豈特大學之士不可以是告之雖小學亦不可以是亂之也小學雖未壯其良心固未斲喪也作是書者固將以

啓佑後學非欲以亂後學而學者讀之愈積其意愈植其山逕之茅愈喪其正也孔子大聖其啓佑學者當有造化之功而三千之徒猶尚勤聖人諄諄絕四之誨有意態者則絕之曰毋意有必如此必不如此者又絕之曰毋必有固執而不通者絕之曰毋固其胷中隱然有我者存則又絕之曰毋我如是者不勝其衆故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則學者難乎脫是四者自古則然而況後世乎然則無訏乎大學之書盛行于今未聞有指其疵者不可不論也

不知尊信大學之書是未嘗知學也程氏兄弟學得其宗故同有得於大學之書慈湖疑之惑矣陋矣昔吾五十時讀庸學於西樵山忽一日疑孔門之學只是一貫今大學何以有三綱領八條目疑孔子之學一傳至曾子即失矣復取大學古本白文熟讀之乃知明德親民說此學體用之全心事合一之理又云在止於至善又知前二者總會都於止至善上用功止於至善只一體認天理便了千了百了明德親民皆了原是一貫之指下文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直推其功至格物又自物格順驅其效至天下平推

上推下推來推去都只在格物上用功格物即止至善之別名原只是一貫之指推便如此推非教人逐節做功功都在格物上也上文知止一節即知行並進即其功夫也慈湖未得此個大頭腦只見如此節目而厭之遂以爲支殊不知言語有節目只是一段殊非七段八段兩段三段只是一本殊無二本三本也慈湖乃疑正心誠意之非而不知心意人人所不能無也又疑恐懼好樂憂患忿懥之語而不知心不可以有所也其爲此言自與絕意之說矛盾矣又疑止於仁之五語而不知敬止則一而所發有五也何得爲知言何曾望見二程脚扳耶可見其用心尚未精尚茅茅草草也

先生曰某少年不知禮記多非聖人語甚喜大學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覺却於此章知非知道者所作夫忿懥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若以威武恐懼則不可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如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如爲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其不如舜或憂慮國家則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寂滅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錯間自無毫髮非禮處故大學無子曰者非聖人之言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道性善心未始不正何用正其心又何用誠其意又何須格物

所謂恐懼好樂憂患正謂不好的如無意亦是不好的餘辯見前不知格物是不知學之頭腦也

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吁作大學者其學亦陋矣小人情狀如此何

足發明愼獨之學哉苟不如此則遂可以爲愼獨乎疎略亦甚矣學道者固如此乎簡少時不知大學非聖人語甚喜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有覺却於此章知其非知道者作

小人情狀如此何足發明愼獨之學觀此章大茅草了此章正直指小人之誠有不可終滅者猶孟子指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欲人於這善端之微處涵養故曰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似是都無善端了見君子之時猶皆知掩不善而著善其自視恐恐如畏人見其肺肝此無所盜而爲者此何以故耶乃其所得於天這些秉彝終不可泯滅乃誠之在中而形外發於見君子之時也此一點善端獨知之理也能培養之則日長月盛閒居與見君子皆如此即是擴充四端功夫可以保四海矣此章正是妙處慈湖疑之悞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學者往往以中爲實體而致意焉則有所倚即偏非中也堯舜允執厥中亦不過不偏不倚爾意微動則偏倚即謂不中

中無實體則所謂卓爾躍如見其叅前倚衡者何耶皆屬虛無了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未嘗如此分裂子思何爲如此分裂此乃學者自起如此意見吾本心未嘗有此意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豈曰此吾之中也謂此爲中則已發之於意矣非未發也及喜怒哀樂之發也豈曰吾今發而中節也發則即發中則即中皆不容私大本達道亦皆學者徐立此名吾心本無此名

雖分而言之而未嘗不一也爲學者立教也故曰謂之中謂之和欲其養中以發乎和何嘗不一以分爲起意則皆寂滅矣

汲古問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我無能焉豈不言能乎道無所能何以又言不學而能以能爲用意爲非道眞禪學也

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至哉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可謂切中人心即道學者自以爲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人以道爲遠則求道於心外不免於有所爲道在我而求諸彼道不俟於爲而求諸爲夫是以愈求愈遠愈爲愈遠萬世之學者其蔽一也舜曰道心明心即道易曰日用奚俟復求棄心而之外棄道而入意意慮紛然有作有爲而益昏益妄矣至於昏妄是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飢渴也至近而自以爲遠自有而自不認其有夫其所以不自知者

昏也所以昏者動乎意也如水焉撓之斯濁矣不動乎意則本淸本明之性自不昏矣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而自不亂矣心無質體無限量而天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矣此無俟乎辨析而知之如此也自覺自信匪思匪爲孔子深惜天下庸平易之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患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物也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然而舊習難於遽消有過不可不改則亦不爲而已乎故孔子於是又曰改而止有過則改如有病則加之藥病去則藥可止人欲已盡則用力可止

轉了爲道而遠以附會其無爲之說老氏之宗指

孟子言舜傳說膠隔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此止說孟子之學而非所以言舜之精一之學非傳說厥德修罔覺之旨也

聖賢之學同條共貫都在天理上用功其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一也精一與德不過此心此性爾豈有二哉慈湖專取罔覺二字以附已意禪者多開口便言精一而不知舜言惟精惟一是知行功夫

孟子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即義不可言與氣即道亦不可言配孟子謂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豈有自覺其言之未能無疵乎

言氣即道便不是氣得其中正發於事物即道即義非二物也配者合一之名非以二物相配也在心爲道在事爲義非二物也言非疵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且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眞者也人心即道

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
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
彼昏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
若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
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動搖也不覺其未
始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
僞也此不可不明辯

成性存存之說何謂乎

孟子謂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配義與
道與存心養性之說同孔子未嘗有此論唯曰忠

信篤敬參前倚衡未嘗分裂本末未嘗循殊名而
失一貫之實也

渾然粲然本同一體何嘗有與慈湖蓋未知道

孔子言志氣塞乎天地志氣亦天下之常言未嘗
專指言氣也而孟子則專言乎氣矣孔子言塞乎
天地不言曩小而今大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illegible]則言曩小而今大
曩小而今大者意也氣之實未嘗曩小而今大也

孔子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風霆
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或曰天地或曰神
氣或曰氣志或曰人物一物也一物而殊稱也

孟子卽氣言道發乎古未發之蘊以曩小今大爲意
則自可欲之善以至矣大聖神者皆意矣擴充四端
以保四海皆意矣非謂曩小而今大也本大也而人
自小之今養之復其本體爾餘見前辯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
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老子之於道殆入焉
而未大通者也動卽靜靜卽動動靜未殆不一貫
何以致守爲何以復歸爲

孔門得其門入者寡矣老子正與聖人門路背馳何

謂殆入焉者乎何其擇之不精也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
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復混而爲一其上
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曰混曰
復歸疵病大露混而爲一不知其本一也復歸於
無物不知虛實之本一也
已與聖人大本不同何謂疵病大露乎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列
子雖能御風而行乃清虛之功其於道則未也物
物皆全心心皆全列子知異而不知同不知一以

貫之之妙

同異一體不知同亦不知異又豈知一貫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汩汩良可念矣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録或失眞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歟孔叢子心之精神是謂聖此非孔子之言也若然則是知覺運動蠢動含靈皆精神也運水搬柴皆佛性也慈湖何以讀非聖之書而不精擇之甚乎知言是

頭一着事豈宜草草豈謂俟心通道明然後讀書乎非聖人之言知道者寡知道者而不盡其言猶足以害道然則害道之言滿天下不害道之言甚無幾學者不宜汎觀必遭悞惑

請慈湖以此自反可也

百聖傳授唯曰一中初疑其膚近疑其庸又疑其若未免乎意而百聖一辭莫知其所爲一日覺之百聖之切諭明告誠無以易斯人心卽道故大舜曰道心本無可疑意起而昏爲非爲僻始知其有學者亦意起又從而過之凡思凡爲皆離皆非

一中豈云膚庸惟人心卽道卽心見性成佛爲可疑爾

學者通患患在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

句句似是然而不同

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元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舊習遽難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爲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爲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不值石險流形不露如澄

沚不動而實流行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正墮斯病後十餘年念年邁而德不進殊爲大害偶得古聖遺訓謂學道之初繋心一致久而精縱思爲自泯予始敢觀省果覺微進後又於夢中獲古聖面訓謂簡未離意象覺而益通縱所思爲全體全妙其改過也不動而自泯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靜言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是知及之巳後事是謂用力於知者雖動而得不動之妙終未及仁者常覺常明常不動之爲至靜

不用思爲恐此患終不免惟不知從事於勿忘勿助

之間豈得中正之路説靜便不是終是説夢

程伯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伯淳斷然謂以清虛一大爲天道爲以器言甚善非知道者豈能道此然未能見易大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聖人之言隨世俗流傳而遂信此亦有此未至

未知一形字通上下言又未知道亦器器亦道而肆意非聖人之言皆屬妄而不自知也且又以明道之言傳差了濂溪通書亦尚有疵自明乎道者觀之可以一見

決不勞多議今自二程尊師之其書盛行乎天下不得已姑指衆人之所未曉者言之濂溪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説穿鑿爲甚又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異哉裂一道而三之誠未始不精何必更精誠卽神神卽幾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衆人無之此正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者是賊其民者也孔子明道未嘗有精粗之論乃起於以後學之意説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爲是之類也周子又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吁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卽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卽道思之卽無思也況又裂幾於彼裂誠於此至一之中而強分裂之殊爲害道

周子言誠則自精神則自應幾則自微誠神幾非三事只是一物必三言而後盡慈湖看錯了便疑周子以自高此非私意乎元亨利貞分通復比類言之以曉人爾易繫辭如此者甚多其實一理也何害道之有

横渠牖銘云居則存其心曰有否繼否化否無意

不張子則勤矣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曾子之日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

不信傳授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道皆芸苗改過未嘗助長如橫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間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自省其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舜雖有惟精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子之存心又豈橫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已不省已不省吾心自善吾心自神吾心自寂然不動自無體則無體無始終繼不足以言之云爲變化自不凝滯自不可至詰夫是之謂自化此不可以有無言而況

於意乎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也顧自覺者寡爾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橫渠之以深自病其定性未能不動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

日夜精思橫渠或未免於揠苗助長矣慈湖謂吾心自善自明自神自不動自無體則更不用功不亦或至於不芸苗而忘者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世罕誦習烏虖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而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簡謹取而爲集語觀與我同志者或未觀孔叢子而偶見此書庶早悟此心之卽道而不他求也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徤至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

心之精神是謂聖此一言最害道之甚乃出於孔叢子慈湖取之以爲終身獨到之地又以此惑學者非徒悞已又以悞人誇耀不盡豈有道者氣象豈默識之學大類檀經諸禪藉詞氣自不覺發出來

天地之間非陽則陰非陰則陽陰陽之氣雖二而

神靈之道則一風雷電霧雨露霜雪霰雹之所以變化者此也羽毛鱗介倮虫之所以生成變化者此也萬化萬物雖自神自靈而不自知惟聖人自神自靈而又自知自知則明明則通通則無所不通故四靈役於聖人

開口便說神說靈說明說通道無精粗只揀精的說非但無此理亦能令人可厭

先生曰人心何嘗不正但要改過不必正心一欲正心便是起意

然則一欲改過亦非一起意乎

卷五終

楊子折衷卷之六

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太至[illegible]
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illegible]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
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
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
此心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
甚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教養茲邑猶欲使舉吾
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剗除氣
習脫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恙

雖則人之本心皆然失其本心故不得如聖人良如
良能亦人本心固有然天下孝弟者少不孝不弟者
此比雖以聖人有多少禮樂刑政立多少學問忠辯
爲行之教尚不能復其本體而云不待外學者賊夫
甚者也
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孟子曰仁人心也
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故
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

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
所好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
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
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
起意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顯知不省洞見
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灾弭禍亂
大臣務引君以當道當道者中正之路中正則仁矣
慈湖引君以虛明無體無思無爲果中正之路乎果
體仁之實乎
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名以改過

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
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
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
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
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
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
曩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
道略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
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
用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

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

改過不吝非成湯之大聖不能此未可責之安石安石只初學術之差遂以爲是安望其改過故知非乃能改過也慈湖以虛無之學自信而於古聖賢之言亦且不信矣改過之言談何容易若寧宗慎聽其言只空蕩蕩地其害豈小於安石也故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齋僕以燈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此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中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發育萬物灼然始信人人心量皆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即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即是汝心我荅汝即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若無心如何解荅汝觀此益驗即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用力急攻過攻即止切毋他求故子曰攻而止此心至妙奚庸加損日月星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霜露即是我鳶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人心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炳講師作此表軸求書故書

如此見解立地即見何難之有只是虛見耳非實見也如夢升天耳非實升天也乃達磨之學慈湖不知

不覺發露出來與聖賢所謂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自別所謂句句合然而不同者也

吾師日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還中規折還中矩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爲哉天機妙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

此妄想耳非動意之甚乎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聖百姓日用而不知耳而況於同邑君子翁彥陽

有意為之行非聖乎種種只是此言說聖何其容易許人何其容易也即此便是不中正之精神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道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

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況於人乎某讀此不勝起敬而嘆曰有如此切至之言先聖許可而諸儒未有表而明之者甚矣大道之不明也

此即慈湖所謂非聖之書也何其信之深乎此乃道家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之說荒誕之語也慈湖何不請入水試之不明理如此而謂精神即聖可乎異端害道欺心欺人者也

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某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動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爾

從來見慈湖每每連篇累牘皆以心之精神爲聖觀此乃知所謂精神者虛明也蓋聖則虛明而止謂虛明爲聖則釋道家皆聖矣不亦悞乎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強人之必明孔子大聖其所啓明惟顏子三月不違餘則月至日至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不能強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之良能寥寥千載無所考見我宋邵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

未必悟所謂皜皜者何物徒取以附清明之說耶以邵程並稱未達也又以爲至矣而偏夫至則不偏又未達也獨以爲象山清明又未達也孟子良能良知又必待擴充達之天下乃爲仁義今乃便說是見成的聖人又未達也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悟向有微碍某剗其碍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

無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静其深所敬愛
覺則無礙礙則非一刻碍便能無間無内外終始作
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静此得非言下覺乎雖顔子亦
不能亦必待循循善誘博文約禮竭才後乃見如有
所立卓爾又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慈湖談何容易
簡咨定遠契好長書細楷遠以見示備著深清跋
語及大學簡所未安大學非孔子之言定遠曰體
察曰隱諸内心是未信此心之即道故更體察更
隱也體察與隱皆起意孔子戒學者毋意曰内曰
外皆起意此與大學同病曰止曰定曰静曰安皆

意也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曰正其心又曰先誠
其意先致其知又曰在格物皆意也益可驗者篇
端無子曰定遠更需餘言然已易間居解亦詳矣
敢於非古聖賢之書非出於動意而然乎
熠再以書叩老先生其略云平常正直之心雖人
所固有然汩没斲喪所存者幾希平時憧憧往來
於利欲之塗而牛羊斧斤若是其濯濯幸而聞大
人先生之言是爲之涵養爲之克治待其膠擾之
暫息清明之復還於是良心之苗裔善端之萌蘖
時時發見焉必也體而察之隱而度之時循執守

久焉而後安止精熟不失我心之本然今懼其起
意也不敢體察不敢隱度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
理與人欲並行真誠與僞念交作果何以洞識其
然否恐放其心而欲求者不可以如是竊嘗深念
欲遵先生之教全其平常正直之心不體察不隱
度不起意於中又不可泊然無所事若枯槁者之
爲也
此其門徒所質疑者良是不動意則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者皆不可用矣只終日冥冥茫茫便是學
矣可乎

辨慈湖解孔子間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
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
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
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爲五至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
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
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
之不可得而聞也

此下慈湖解志之所至至不可得而聞一節曰禮
樂之原何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五起即
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
已而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至多矣又何
必言三無子夏沉溺於文義之淵藪斷非一語之
所能曉敷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何
謂至人皆有心志即志即至無所復至凡志之有
所思焉有所感焉思亦何所思感亦何所感思無
所思人自以為思感無所感人自以為感倏然而
思思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為止所

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
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倏然
而感感無所起感而又感感無所止人自以為止
所止者何所厥感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
睹或曰氣氣亦中無有或曰心心亦無本體莫究
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若然則由
志而為詩詩亦然也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
樂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樂亦然也人情
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
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

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
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至雖於哭顏淵
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
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
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衆
人之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有以為可
見可聞也衆人之哀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
自以為可見可聞也哀與樂名也聞與見亦名也
惑其名者失其實也是名即實是實即名名與實
亦名也惑其名失其實也志即詩詩即禮禮即樂

樂即哀

未嘗謂戴記孔子閒居諸篇只可作傳看不可作經
但傳學者自擇猶可也慈湖一槩信之誤矣何其擇
之不精語之不詳耶蓋聖人一言而可以盡者即止
未嘗因人而生出許多支詞五至三無五起皆非聖
人之言慈湖信之惑矣以心志解至又非本義也至
於有思感無思感等說又逾詞也又云心無本體是
又未識心也至於志之所至詩亦至焉之說此本於
詩言志志詩本是一事今以為二至悞矣其禮未有
因詩而至者也哀樂相生之言蓋本於樂極生哀之

説然未有哀反生樂者也哀樂皆生於心當其未發
未生以何者爲樂何者爲哀知其謬矣所謂視之聽
之二句得聖人之指然未知所謂之者是何物此解
不覩不聞之道體不可見聞者也今以解哀樂不可
見聞全虚無了

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
聞之矣敢聞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
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此下慈湖解志氣充塞至三無一節曰志氣卽天
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

天地可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
騶語海姑爲是言也聖人之言不可以一定論也
或曰禮樂之原或曰五至或曰三無或曰致或曰
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聖人曰五至吾
曰六曰七可也聖人曰三無吾曰四曰五可也詩
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也深明夫一體無二
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是故無聲之樂卽
無體之禮無體之禮卽無服之喪樂未甞無聲必
曰無聲非無聲也卽聲也禮未甞無體必曰無體
非無體也卽體也喪未甞無服必曰無服非無服
也卽服也聲卽無聲體卽無體服卽無服本無所
異何必言同唯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體
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

水謂樂未作禮未行服未定則不可謂之禮樂喪服
矣至於無聲卽聲聲卽無聲無體卽體體卽無體無
服卽服服卽無服之説愈遁而支矣

子夏曰三無吾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
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
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
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

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
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無體
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無聲之樂氣
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
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
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
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志氣既起無
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子孫

此下慈湖解何詩近之至施于子孫而附以己意
曰詩曰夙夜基命宥密何所基命何所始始無

所始無所窮際謂之極寬極宥可也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思謂之至密可也曰基曰宥曰密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聲即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狥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爲定論也又虞學者無從而求之使窮其本始得其始則得其終矣曰基命所以原始也原聲所始始無所止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無聲之樂曰聞四方果曰聞四方矣無聲即聲無體即體無服即服無本末無精粗威儀實無體其白不可選也是誠

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故無服之喪也即齊斬功緦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降而功緦衰誠有等差皆一心之爲也即匍匐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爲齊斬爲擗踊爲毁瘠一也非人之所爲也天也天即人人即天地即日月即四時即鬼神即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末本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以人心而異人謂之本末則亦始從而謂之本末人謂之天則亦始從而謂之天人謂之地則亦始從而謂之地人曰日月吾亦何得不謂之日月人曰四時吾亦何

得不謂之四時人曰禮則曰禮人曰樂則曰樂人曰人則曰人人曰道則曰道曰氣則曰氣曰志則曰志有曰有無曰無號名紛然意慮雜然而未嘗不渾然寂然也人自以爲紛然雜然也故曰即哀樂之相生而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非狥名者之所知也亦非狥實者之所知也實無所狥實無所實棄名而求實非實也棄實而言名非名也實非學者之所知也名亦非學者之所知也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亂則昏不知則清明則無所不知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子貢以爲多學而識之聖人以爲非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毋有必焉必曰毋有固焉必曰毋有我焉必曰毋微有意度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先衆人而知之先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自先覺何也意慮不作而本清本明之性自無所不照故也此非口舌之所能道也此非思爲之所能到也人心自清人心自明人心自無思無爲人心自寂然不動思未嘗思人自以爲思爲未嘗爲人自以爲爲清也明

也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也知也不知也皆名也或其名者失其實也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聖人旨也聖人之旨非美盛所可得而言也亦非言所可得而盡也故孔子又啓之曰君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暢而明之五起非有五者之不同也五起猶五節加焉而六可也損焉而四亦可也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聲之樂氣志不違氣志卽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其恕其悲孰

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得非有得亦非無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喪施及四國三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何同昭然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强從容有常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既起其起卽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道大通無遠弗屆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詩言無聲無臭而必曰上天之載則有無虛實一體也今一切說虛無可乎又說聖人以無聲破學者定見是聖人已墮在一偏何以救人救人惟在中正耳聖人無二語謂心卽是服則說有一人喪親而不爲服者曰吾服在心矣可乎至於天地日月四時禮樂人道氣志有無皆一定不可易之名設有狂人指天謂爲地則亦可姑從而謂天爲地乎至於哀樂未生誠無名矣又何以謂之相生乎又云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昏亂不知則清明而無不知則孟子所謂良知皆非耶而又援孔子無知文王不識不知以歸

附其說益遠矣其四方有敗先衆而知恐亦蜀山人之前知非聖人之前知也又云五起加焉而六損焉而四皆可若非聖人之言則易言煩言則可以損益得若聖人之言則如几子之有四脚缺一不可蓋此類非聖人之言故無聲禮樂等語重疊言之不過一理更無淺深何必多言慈湖附會之益見擇之不精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

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降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協此四國

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此下慈湖又覆解五至三無五起以釋天有四時至無非教也至終篇曰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如此天地之德如此日月之明如此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無私喜怒天地日月即人人即天地日月以爲異者耳目思慮之所及也以爲同者非耳目思慮之所及也非是有非非及不及天人無違故帝命之人而違天私意作之故天命去之得此道者謂之聖聖無不敬敬非人爲是謂日躋爲則墮矣莫克進矣進亦匪進人言曰進姑亦曰進是進無私是進無爲自然昭明自然暇怡寂然渾然融融遲遲所以順帝則者在斯所以作式于九圍者在斯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自地而上莫非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風霆作而芽甲形庶物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其在我也爲百骸爲九竅爲視聽言動爲氣志嗜欲寂然渾然又何其清明又何其如神也即人即神姑曰如神何以驗其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欲降雨山川出雲宣

王未出而臨涖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爲乎其神至如此道通爲一其心甚神神無方體易曰範圍天地天地在吾心量中也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者聖人實育之也此道非聖人獨有而衆人無也天下之所同也自此而上千萬億年皆此心也自此而下千萬億年皆此心也天者宣王之高明地者宣王之博厚山川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之震動散潤嵩嶽宣王之嵩嶽申甫宣王之申甫在古不爲先在今不爲今在後不爲後渾然寂然昭然不澄治而常清

不思慮而常明何獨聖人爲然又何獨宣王爲然
樂乎有老士王者曩數年夢令遣晉致命俾成先
聖之宮且召之食期日二十有七至是黙符曩夢
期日正同故王老感異損金特盛此亦王老之有
開必先也於戲人皆有是至靈至神古今一貫之
心即天地之道即禮樂之原即文武之德即三代
之德而不知自貴不知自愛殊可念也能自知者
千無一萬無一自知誠鮮而常知常明者又鮮自
知者孔子謂之知及之常知常明孔子謂之仁能
守之自知非意慮之所及亦非捨意慮之所爲意

慮交作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皆有是
明德而不能以自明能自明而又不能常明有時
乎昏則不可以爲仁仁者覺之之謂醫家之流謂
四肢不覺爲不仁先儒常舉此以明仁無一物之
不覺無一事之不覺無斯須之不覺如日月中天
如水鑑時明常覺常明自覺自明晝夜通貫顏子
進乎此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者如
仲弓之徒亦可以言仁惟日月之外亦昏亦違可
以言仁不可以言盡仁顏子幾於盡仁矣孔子六
十而耳順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
可尚已

三無私即一無私以爲三者不知道者之言也謂人
與天地日月同體可也其理一也慈湖言人即是天
地日月則泥矣知其渾然者而不知粲然者矣知理
一而不知分殊者矣審如是則或有呼人曰天可應
之乎擇之不精語之不詳矣又閒居以四時風雨霜
露屬天以神氣風霆庶物屬地不知天地一氣升降
化生而無二非知道者也神氣貫徹天地而獨云地
載神氣莫非神氣而云神氣風霆又云流形露生皆
不成道理決非聖人之言矣慈湖擇之語之果精果

詳乎其餘慈湖解通篇神異虛無之說且詆氣出自
檀經又引王老夢而言益荒唐矣象山未嘗有此言
也未嘗道心之精神謂聖之語也學者慎之

門人江都葛澗刻在新泉精舍

乾隆壬子年七月[illegible]

楊子折衷卷之六終

楊子折衷六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宋儒之學至陸九淵始以超悟爲宗諸弟子中最號得傳者莫如楊簡然推衍九淵之說變本加厲遂至全入於禪所著慈湖遺書以心之精神是謂聖一語爲道之主宰而以不起一意使此心虛明洞照爲學之功夫其極至於斥大學非聖言而謂子思孟子同一病源開後來心學之宗至於窅冥怳惚以爲獨得眞傳其弊實成於簡若水因當時有梓其書者乃卽其所言條析而辨之凡書中低一格者簡之說平格者若水之論也

閑闢録十卷

〔明〕程瞳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閑闢録十卷》提要

閑闢録序

昔我新安夫子倡明聖學於天下時則有若陸氏兄弟浙之呂陳亦各以其學並馳爭騖而號於世陸則過高而淪於空虛浙則外馳而溺於卑陋夫子懼其誣民而充塞仁義也乃斥空虛者爲異端爲禪學爲佛老卑陋者爲俗學爲功利爲管商辭而闢之以閑聖道而正人心焉而其憂之深辨之嚴任之重渙然見諸遺書與自以承三聖者夫豈有所異哉世衰道微士膠見

聞至於身蹈浙學而猶知其卑陋不敢昌言以告人於陸則謂之晚與夫子合爲夫子之所集甚則謂能掩跡夫子追踪孟氏樂道而北面之流弊不息以迄於今茲是蓋不察夫子閑闢之旨而爲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所惑也噫聖學之不能明於世也其基於此歟瞳也幸辱生夫子之土壤而獲世守其遺書乃敢妄以閑闢之所寓者類聚之而浙則附焉以爲爲學標的求無惑於他岐云爾若夫秉夫子之旌旗揭陸

氏之巢穴以收摧陷廓清之功則有望於任世
道之責者
正德乙亥四月既望新安程曈序

閑闢錄目錄

答滕德章書
答劉子澄書 淳熙甲辰正月
答滕德粹書 淳熙乙巳
與劉子澄書 淳熙乙巳
答陳膚仲書
語錄
論浙學書二十七章
卷第六
寄陸子靜書 淳熙乙巳七月

與劉子澄書 淳熙乙巳七月九日
答劉公度書
答林擇之書
答胡季隨書
答陳正己書
答陸子靜書 淳熙丁未
答陸子靜書 淳熙丁未五月二日
語錄四
大學或問

附子靜答書
答程正思書
答趙幾道書
答周叔謹書
語錄
答呂子約書
答項平父書
答石應之書
答沈叔晦書

答潘叔昌書
卷第七
答陸子美書
二
三
題太極西銘後 淳熙戊申二月
答陳膚仲書
答陸子靜書 淳熙戊申正月十四日
附子靜書

卷第八

卷第九

也然則[illegible]書一出而凡惑於兩岐之說者宜
亦知所適從也噫先君德音不可復聞矣而
其手澤宛然散刻而傳之謹識命工之[illegible]月
併以繫無窮之悲
嘉靖甲子春二月下[illegible]孤子纘洛百拜謹書

閑闢錄卷第一　　鄉後學練江程曈輯

答呂伯恭書

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不知今竟如何也

辨張無垢中庸解序　附

無垢本佛語而張公子韶之别號也張公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愳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

曈按朱子之論陸學始終言同無垢故附此序於卷首以諗觀者

答呂子約書

示喻縷縷具悉但泛說尚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爲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答呂子約書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

之不可又爲他說所搖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存舍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眞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眞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暲按以上三書朱子未識陸氏時語也陸氏爲學之弊朱子衛道之勤已見於此矣其曰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內外兩進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操存舍亡則朱子修德凝道之功備矣曷嘗他日待識子靜而後始尊德性如後世學者之論哉

鵝湖寺和陸子壽韻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碧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暲按朱子祭子壽文曰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子靜與朱子書曰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則朱陸在鵝湖之前未識面也詩云別離三

載者指東萊子澄歟

附 原韻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附 子靜和韻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

曈按朱陸鵝湖講論雖曰無傳然即此詩推之亦可見其大槩矣蓋朱子平日之所以爲學曰聖門之敎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曰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

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曰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

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狥先儒之說也子靜平日之所以爲學曰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故子靜於此詆朱子云欲知自下升高

處眞僞先須辨只今也朱子嘗謂子靜俯視聖賢聖賢之言不必盡信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盡廢講學專務踐履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故云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也若易簡支離則朱子語錄論之詳矣爰次諸左

語錄

問因其已知之理推而致之以求至乎其極

是因定省之孝以至於色難養志因事君之忠以至於陳善閉邪之類否曰此只是說得外面底須是表裏皆如此若是做得大者而小者未盡亦不可做得小者而大者未盡尤不可須是無分毫欠闕方是且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根心只是他弄這物事其他有合理會者渠理會不得却禁人理會鵝湖之會渠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耳全看得不子細乾以易知者乾是至健之物至健者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順之物順理而爲無所不能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大者富有而無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云乎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旣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却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爲學多岐今來似覺

簡易耳愚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一箇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楊子雲曰以簡以易焉支焉離蓋簡易所以爲支離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却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乎夫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

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只微有少
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工他日自然簡易
去語錄注云包顯道以書論此先生而質如此按顯道陸氏門人也孟子曰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
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
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瞳按朱子平日辨論子靜之語見于門
人之記錄者詳矣自吳草廬唱排之學

者遂隨聲附和而不之察竊嘗校諸朱
子手筆之書罔不合者但手書約而語
錄詳耳今以可徵於手書者栽之致詳
於手書者附之然亦未遑盡輯也有志
於閑闢者自當究夫語錄手書之大全
云

附東萊與邢邦用書

[illegible]

講貫紬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
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
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
能反己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
以堅彼之自信也尊兄
試深思之以爲如何

按東萊此書則子靜以講貫紬繹爲支
離也

與王子合書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
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

瞳按鵝湖之會不合而罷而謂講論有
益何邪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矧其他乎

答張敬夫書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
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
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
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
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瞳按朱子此書與陸氏鵝湖會後所報
南軒者鵝湖講論雖無可攷而陸氏之

學揣此書則可攷也

附東萊與陳同父書

同元晦至鵝湖與二陸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濶耳

閑闢錄卷一

閑闢錄卷第二

答陸子壽書

蒙喻及祔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遜博訪及於淺陋如此顧熹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考之矣竊以為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朞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

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為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主反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座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

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公諸說可見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徹去几筵（或遷稍近廟處）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撤之則猶爲亡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二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喻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不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未有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撤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書謂文王爲穆考詩謂武王爲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爲文

之昭邪晉應韓爲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
主附廟而可變哉但昭主附廟則二昭遞遷穆
主附廟則二穆遞遷爾此非今日所論之急但設言之以見來說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于祖父祖姑
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爲合
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
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
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
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

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
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然亦不
特如此熹嘗以爲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
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有未得亦當
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精通之
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
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開併及
之幸恕狂妄

瞳按淳熙四年陸氏居母喪以書問祔
禮于朱子朱子答之如此陸氏之從違
見朱子答葉味道書

答葉味道書

所喩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此恐不然向見
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
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
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爲只是
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据信當時常痛闢之
考訂甚詳且以爲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

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邪
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荊之語

二

祔說向嘗細考欲以奉報意謂已遣今承喩却
未收得必是不曾遣去然今又尋不見頃年陸
子壽兄弟親喪亦來問此時以既祔復主告之
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
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
亦無問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徹几筵便

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荊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語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非也

曈按此書謂子壽乃伏其謬有負荊請罪之語子靜之言終不謂然則其兄弟異同尚苦若是豈能責之於他人邪

語錄

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爲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

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間持論亦好高近來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却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衮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有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

子壽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

教學者說著便令克己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却無這箇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己之說却緣衆人皆有此說須克之乃可進使肯相從却不誤他錯行了路設若教他釋子輩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否子壽云他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是與不是解后却錯了不可知

曈按淳熙六年二月朱子在道辭知南

康軍時寓鉛山觀音寺子壽來訪講論
如此明年九月子壽卒朱子祭之曰予
辭官之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
車而來敎相與極論而無猜又曰惟兄
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
從善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者蓋指此
及問祔禮也

閑闢錄卷二

閑闢錄卷第三

答呂伯恭書

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
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
靜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說人須是讀書講
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
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詞說只此
氣象却似不佳耳

答曹立之書

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
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
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敎不得不然之意似此
未參識不欲劇論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
如熹自度必不能濟立之却似漸有掩覆不明
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
爲充塞仁義之禍而南軒頃亦云傳夢泉者揚
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
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

不宜尚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旦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

答傅子淵書

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决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鬬怒殊無寛平正大沈浸穠郁之意荆門所謂拈槌竪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

答呂伯恭書

子壽學生又有與國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却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

答林擇之書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只謂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豪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與吳茂實書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

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偏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察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

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答呂伯恭書

子壽兄弟得書子静約秋凉來遊廬阜但恐此時已换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静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説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八九邪

答曹立之書

所録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説片言立

定門戸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戸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問答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無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别求顔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尚許來此今賤迹既不定想其聞此早㬪又未必成來深以爲恨也

曈按以上七書朱子在知南康軍時所發聞陸氏却肯讀書講學此皆有間而喜又惜其不肯翻然説破今是昨非猶有舊來意思也其答擇之茂實書非有取於陸氏蓋責學者之失所謂隨其病痛而箴藥之者嘗曰子静固有病而今人却不曾似他用工如何便説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爲子静之

笑政此意也學者當求所謂日用工夫深懲痛警無此病處精察而力行之庶幾無負聖賢立教垂世懇切之誠云其曰隨時立教不可以一説片言立定門戸者卽他日面論所謂定本也

祭陸子壽文

學匪私説惟道是求苟存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

篤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

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肎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邪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樽

晦按朱子與子壽交游首末議論異同此文備矣其曰極論無猜道合志同降心從善豈有一豪驕吝之私者指觀音寺講論及祔禮也後世乃以道合志同逆定子靜之同謬矣子壽幸而不死則其同也知可必焉

答呂伯恭書

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誠如所喻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熹書之此不敢辭但渠作得

行狀殊不滿人意恐須別爲抒思始足有發明也

附原書

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非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關繫

答呂伯恭書

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敘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力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

附東萊撰子壽埋銘

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豪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按此即所謂卒章微婉用力深處者

跋陸子靜白鹿洞書堂講義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

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語錄

曾見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壹壹地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已益遠豈不深可痛惜

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

得多

瞳按朱子屢稱子靜講義以警學者可見聖賢樂善之誠大中至正無一豪彼我之私又謂只是拗亦理到之言後世以朱子反身入德有資於此則非也竊嘗考之朱子謂南軒義利之間豪釐之辨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究者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南軒乃稱朱子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

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卧衡茅無愧日休休（此作在乾淳丁亥年）則朱子深察不逃豈俟聞此而後能哉況朱子前此白鹿講會炎方丈韻亦曰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羡騰騫白鹿洞賦曰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俛拾感輿詩曰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陳人文亦褎開云何百代下學絶教養乖羣居競葩藻

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為哉則其發明敷暢又豈居子靜後邪然語意渾然眞聖賢之言也

附講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為之疾心痛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答符復仲書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謂義利之間誠有難擇

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附陸子靜書

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為喜常俗汩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為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肯狥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為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通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按此書未詳歲月然其意與白鹿講義同爰次諸後云

閑闢錄卷三

閑闢錄卷第四

答呂伯恭書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説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旣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旣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

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敎人作禪會耳又敎人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來諭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會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的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諭陳正已亦其所呵以爲溺於禪者熹未

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式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跎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

語錄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

議論又曰大學不會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人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或問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卽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尚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卽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爲可去也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子靜似之

暲按朱子未識子靜時答東萊子約書謂其議論頗宗無垢脫略文字直趨本根全是禪學及鵝湖既會之後答南軒

書謂其盡廢講學專務踐履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此南康再會答東萊書謂其舊日規模終在不爲禪學者幾希則子靜之學與夫講論之異同不言可喻矣前此答立之書云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此書云再與子細商訂可見聖賢不輕絶人也意見朱陸不同之關鍵學者

宜諦究之

附子靜祭東萊文

甲午之夏公尚居里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艾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illegible]肯往往失墜鵝湖之集已後一歲輒復妄發究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以受砭劑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款言符心契冉疾顏夭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嗇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幽竭之重豈敢他誘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公即揮賜琅琅之音河奔岳峙烏乎斯文何千萬祀我固罷駑重以奔踶惟不自休勉強希驥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頗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肆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既訃音東來心裂神碎矯首蒼茫涕零如霈

愚按子靜此文雖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之詞復曰有疑未決有懷未既則其驕吝尚存固我自若也何足以證其與朱子將來之相一如後世學者之論哉

答項平父書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

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沈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瞳按平父學於朱陸之門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識得記得者宗子靜之敎也

朱子乃舉聖人爲學之方以示之復警其不做集義工夫而墮一邊之弊其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此正子靜平生爲學之病而流於異端者不知察此也朱子答趙子欽書及楷古閣記語錄論之尤詳朱子所以振斯文於將墜開來裔於無窮者察此者也其曰持守之要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云云蓋言持守當如此以明

平父識得記得持守之失非聖賢教人之法也篁墩程氏以爲若指陸學誤矣此書又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者誠千古一轍也同志之士願相與講而勉焉

答項平父書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於一邊耳

曈按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乃前書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之約也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

爲用力之要者乃申前書敬義立而德不孤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旨也後世學者率不究朱子本意顧謂朱子道問學工夫多子靜却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子靜所言吳草廬語學者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者子靜尊德性也劉學士定之宋論以此書爲徵曈竊疑焉如曰陸國正則在淳熙壬寅朱子答程允夫書曰

講學近見延平先生始略窺門戶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則在紹興壬午以前答張南軒書曰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又曰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全書附后）乃在乾道己丑以是推之則朱子之尊德性授受於師講

明於友久久矣豈俟至此而始集子靜哉其曰子靜專是尊德性事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即前書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也并以答劉子澄書云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及答吳茂實趙善舉趙子欽諸書證之則子靜之所尊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邪人欲私意而已矣其曰爲己爲人多不得力去短集長者謙已誨人之詞又以警乎父之不見察耳亦豈如後世之論哉

答趙善舉書

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閒文理密察有不可以豪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

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眞也

瞳按此書亦若指子靜也蓋精微不察則看義理不子細乃認人欲作天理而昧全體之眞也附見此書亦以見朱子

修德凝道之交修並進如此云

答張敬夫書

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

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前書所禀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爲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洒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

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豪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

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
未嘗致纖豪之力者眞不浪語

瞳於是書所以附之者非特取證朱子
尊德性於早年也蓋以袪世俗論朱學
之繆云

答黃直卿書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
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
曾晳牧皮乃是眞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

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

閑闢錄卷四

閑闢錄卷第五

曹立之墓表

立之名建幼穎悟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
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
有在也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
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
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
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
非言語文字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

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
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眞
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
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
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
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
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
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
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

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邪此其晩歳之用工標的程度也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

瞳按朱子此表蓋據實直書啓陸學之膏肓而救藥之所謂不屑之敎誨也惜

其諱疾忌醫反不能平以爲病已若立之見道之明服善之勇又不幸蚤世殆天亦無意於斯道邪豈獨子靜哉

答劉晦伯書

立之墓文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

按以下四書皆爲立之墓表發也

答諸葛誠之書

示喩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此來深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喩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豪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

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眞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覩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喩輙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瞳按朱子此書云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豪

人欲雜於其間後世孰爲定論遂謂子靜復出千古其在於斯竊考上文云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果何處也朱子之心忠厚雖不以是致疑於子靜然抑揚反覆并參之答誠之第二書云不至深諱銷融其隙則子靜之因激而起者焯然不可揜矣故他日至其手足盡露時乃顯然鳴鼓而攻之曰人欲横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豈可以此而爲之定論邪

答諸葛誠之書

所喩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

答項平父書

朋友議論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跡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已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illegible]子靜與朱子書

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有未得實處九淵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與實錄未知尊兄曾及見否

按此卽朱子所謂以爲病已煩不能平者玩味二亦字尤可見也

答滕德章書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歎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已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趨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

瞳按此書既言陸學之會以警學者仕進之念復言兩進乃佳以明不可若陸

學之偏枯也其旨深矣

答劉子澄書

陳葵（字叔向）者處州人頗佳其學似陸子靜而溫厚簡直過之但亦傷不讀書講學不免有杜撰處又自信甚篤不可回耳世俗喧啾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這裏無人接續極爲可憂耳蔿所寄文字切切然與世俗爭較曲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講學工夫實有所到自然見得聖人所謂不知不慍不

是虛語今却爲只學人弄故紙要得似他不俗過了光陰所以於此都無實得力處班范外事不知編得於己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數年來此道不幸朋舊凋喪區區所望以共扶此道者尚賴吾子澄耳今乃如此令人悼心失圖悵然累日不知所以爲懷不審子澄能俯聽愚言而改之乎不然則已矣無復有望於此世矣柰何柰何

曈按朱子此書乃言叔向子靜子澄爲學之繆而悼此道之無傳也學者於此其有感焉豈直以資區區攻訐其異同哉

答滕德粹書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他事難預說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游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

熹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從遊也

曈按此書蓋在淳熙乙巳德粹尉鄞時所答者本不必錄但後世謂朱子晚年不獨尊子靜而兼重其門人舉此以證其同今故錄之以見其非晚年也

與劉子澄書

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

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佐管商見識令人駭歎而已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梢無所依據恐亦未免害事也去年被人強作張呂畫贊及敬夫集序今并錄呈婺州學者甚不樂也

答陳膚仲書

今人所學都不將心究索難與論是非也大抵

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爲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見聞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語錄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瞳按二書皆言陸學優於浙學所謂彼善於此也曾祖道問曰佛老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

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輸與他朱子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儒者多公此說却是政此類也故曰下梢無所依据恐亦未免害事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學者不可不察所謂浙學者呂子約祖儉潘叔昌景愈孫季和應時輩後又有永康陳同父亮永嘉陳君舉傅良葉正則適也謹以朱子辨論諸書附載一二以

備明正學者考焉

論浙學書

熹昨見奇卿敬叩之以此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語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

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 答呂伯恭

瞳按此則所謂吾黨作壞拖泥帶水者朱子平生之非東萊不在子靜後學者不可諱而不察

日用工夫此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中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証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般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答呂子約

瞳按此書蓋責子約也其曰支離之病

者乃自責而警子約耳故復答子約書則直責之曰來喻授學之意甚善要須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答葉公謹書曰子約書來大段說得支離云云是矣 詳見答石應之

書篁墩程氏以爲朱子自言已失非也
其曰彼中指浙學者如答潘叔昌書曰
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深下工夫答孫季和書曰彼中學者未
會理會讀書修己之類是矣篁墩以爲
指子靜而言亦非也
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但見近來議論
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
知人人皆有趍時狥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

憂懼不得不極言之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
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捄拔得他跳出功利窠
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佐造
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併自已陷入其
中而不能出豈不悞哉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
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
塡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
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平愚意竊所
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
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
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
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
斂之功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
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
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
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
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

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
中庸大學之書其在彼以了悟爲高者即病
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
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
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
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
無乃悖之甚邪
曈按此書深排浙學之非而并攻陸學
焉朱子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而見于此

書者誠親切之訓也子約子靜之偏之非亦粲然可徵世之譊譊於異同者殆未之考邪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亦嘗言之云耳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疆不可令者猶不肯竪降幡也 答劉子澄

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 答耿直之

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眞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 答路德章

平生爲學見得孟子論枉尺直尋意思稍分明自到浙中覺得朋友却别是一種說話與此不相似心竊怪之至於孟子董子之言例遭排擯不審尊兄平日於此見得如何 答石天民

示喻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敎得學者相率而捨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 答潘端叔

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邪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却是敎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已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私語密傳以

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答孫季和

示喻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鑒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

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 答潘叔昌下同

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何爲却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柟者常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毎毎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恐是日前根本上不會大段用工而便於討論世變處着力太深所以不免此獘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

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

竊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深下工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 答趙幾道

浙人爲功利浸漬壞了腹心尤難說話甚可歎也又可懼也 答鄭子上

浙中近年怪論百出駭人聞聽壞人心術強者唱弱者和淫衍四出而亦頗自附於伯恭

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爲愈也 答詹元善

瞳按此書深歎浙學科舉之害而言陸學之善也非有取于陸學也猶答伯豐書曰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答敬甫書曰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之意非有取于陸學也汲汲於科舉之業者宜監焉

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小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泒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

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甚贅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答沈叔晦

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啟之答黃直卿

十論大意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遽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勝捄者願明者之反之也答陳同父下同

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為之說然後敢發平生狂妄深竊疑之以為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正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别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為有

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

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最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答陳膚仲

學校固不可廢為舉子文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亦

有與起作將來種子浙間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頗覺其非否（答孫季和）

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此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答時子雲）

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破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己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知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王

氏中說最是渠輩所尊信依倣以爲眼目者不知所論云何（答胡季隨）

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非又生一秦矣（答黃直卿）

頃與仁里（指永嘉）諸賢屢講此事尚多未契足下必已聞之若以愚言爲是則固無今日之辨若以爲非則又何以見語爲哉聖遠道晦人心頗僻險詞怪說雜然並起不憚於譏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確然以勝私復理爲己任者鮮不惑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此甚可懼也足下試以愚言思之反諸其身而驗以聖人之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燭理揆事而無不合毋徒苦心勞力爲此傳會穿鑿而卒以陷溺其良心也（答杜叔高）

瞳按浙學之弊所謂邪說橫流怪人心術者故朱子深懼而力救之如此嗚呼

正人心息邪說扶王道而立民極愚敢望於尸政教之君子

閑闢錄卷五

閑闢錄卷第六

寄陸子靜書

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際上於何語有領會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年同首之歎然於我亦何病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歎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來耳如何如何一笑

與劉子澄書

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有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講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撑箭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眞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此病痛不知季章如何學問固是雖著勇猛然此勇猛卻要有箇用處若以兩手握拳努筋著力枉費十分氣力下梢無可成就便須只是怪妄而已吳伯起資質本是大段昏弱故得此氣力便能振厲而短長相補不至於怪然亦失之偏枯恐不能大有所就（朱子答廖子晦書云伯起不會講學後聞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勇於作令纔被對移[illegible][illegible]上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竟至憤鬱成疾而死）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此發作如陽藏人喫卻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矣近日

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卻向外狂走耳

瞳按此書首言子靜奏篇之是禪（黃氏日抄有論可考）次言子靜以私意狂妄引去有志之學者末言聖賢垂教之明以歎狂妄者之不察烏乎學者須知所謂八字打開者而領會焉庶幾無負朱子喫緊衛道垂教之意以後三書皆爲有志者爲子靜引去而發時之先後雖不可考然

亦當不出此一二歲間故以類相從麗諸左方

答劉公度書

示諭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説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黙黙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讀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説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

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説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無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

瞳按公度子澄從子也所謂其説亦已見令叔書中者則前答子澄書云公度似有此病痛是也新學指子靜

答林擇之書

端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惑於世俗高妙之虚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説者立論高而用力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説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脱略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虚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托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

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答胡季隨書

元會書説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説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絶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眞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明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絶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

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答陳正已書

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蕩動俠之意往往

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象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帖出來者真不妄耳

曈按朱子答東萊書云正已亦子靜所呵以爲溺於禪者答直卿書云正已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故此書乃直排其宗二家之失復自言其進學之由無二家之失其所以警正已者深矣其獨任斯道之責亦可見矣世後頗謂朱子之學有取於子靜者未察於斯邪

答陸子靜書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如何莫且宿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

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復不少數日來病軀亦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

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𥅽按此書云道理雖極精微至亦已誤矣者乃斥陸學之失所謂顯然鳴鼓而攻之也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者蓋子靜平日譏朱子爲支離故朱子至是亦明言已無是病其詞雖謙而自任之重亦不可掩故復曰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也篁墩之說恐非朱子本意讀者詳之

答陸子靜書

税駕已久諸况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日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持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了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語錄

聖賢之教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爲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

如此

或問表裏精粗曰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賀孫曰孝弟爲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却看得分曉先生曰如此等説話象山都不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以爲不是而不足看其無心看聖

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箇硬說鬪倒了不消看按子靜嘗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

噓按以上二書即所謂顯然鳴鼓而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直截說破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者蓋其憂之切距之嚴猶禹之於洪水孟子之於楊墨也百世之下主張朱陸之異同者舉不考此論其同者乃妄以尊德性爲微議

其異者惟知以論太極爲說遂使正學晦邪說熾學者莫知所適從而我于朱子閑正道闢異端之功不在禹孟子下者不見於世也可勝惜哉

大學或問

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敎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

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景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瞳按此論雖未必為子靜發然以答子靜二書考之則其意實有脗合焉者故附見焉使有志於明德新民之實學者有以深求而自得之

附子靜答書

冬初許氏子來始得五月八日書前月來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傳子淵前月到此問開其舉動言論類多狂肆渠自云聞九淵之歸此病頓瘳比至此亦不甚得切磋之渠自謂刋落益至友朋視之亦謂其然劉定夫氣稟屈強恣雖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自勢力不相當勉強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

瞳按朱子二書之攻子靜其嚴如此子靜答之飭非文過却鍼拒砭又如此則二家之異趣不待辨說而可知矣

答程正思書

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揜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為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illegible]徒來此二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為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辨此深可歎賞深懲老繆放過著今日徒勞頰舌用力多而見功寡也

答趙幾道書

所論時學之弊甚當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

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為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相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

耳

曈按此二書蓋以明其答子靜二書之意如曰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即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也如曰未會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即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

爲兩截也如曰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即聖賢之言不必盡信容貌詞氣不必深察也朱子於浙有世契之雅乃斥名以排之故其詞峻直於陸則稍存形跡乃託詞以諷之故其言微婉及其終而不足諷也亦有不微婉者焉會讀者當自得之

答周叔謹書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諭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會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曈按朱子答竇文卿書曰公謹即叔謹從東萊讀左傳宜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則叔謹爲學可知此書云其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云云蓋指呂氏門人所學之偏引以自歸而警叔謹也故答叔謹第二書則直詔之曰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義理之正脈子約書來大段說得支離要是義理

大多更宜省約爲佳答劉子澄書曰浙中後來事體大叚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皇恐痛自警省斯可考矣當是時浙之學者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心學之害故朱子有每勸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語之類答子約書云聞感疾不輕朋友書來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

決不應反致生病恐又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答沈叔晦書日近日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伯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不一而足者蓋以救浙學一偏之弊使之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耳見朱子年譜非自道也道園虞氏乃謂朱子至此切己反求之功愈切稍却其文字之支離篁墩程氏乃謂陸子平日諄複以教人者朱子至是而有取焉暄惟朱子註孟子牛山木章云愚聞之師曰人義理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則在爾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功宜熟玩而深省之也感興詩曰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奮永刊落奇功收一原則朱子之切己反求却文字之支離至是有取如虞程之說者竊有疑焉敢疏所聞以俟知朱學者折衷之

語錄

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

瞳按此語則二家之所謂求放心者異矣烏有如虞程之論哉

答呂子約書

所論江西之弊切中其病然前書奉告者非論其人也乃論吾學自有本至要在取彼之善以自益耳謂彼無本原根柢則未知吾之所恃以爲本原根柢者果何在邪幸更思之復以見教

答項平父書

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

者又以內省爲狹隘左右佩劒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

答石應之書

疾病相仍殊無好況心昏目眯不能向書然日用工夫不敢不勉間亦紬繹舊聞之一二雖無新得然亦愈覺聖賢之不我欺而近世所謂喙喙爭鳴者之亂道而誤人也

答沈叔晦書

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

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别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

答潘叔昌書

近年異論遂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已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

瞳按以上五書皆詆陸學浙學各墮一

[illegible]排斥不合不公也而朱子歎道不能行[illegible]以俟後世者誠著明懇切矣學者其可不[illegible]明辨以求眞是之歸而惑於草廬諸公阿[illegible]處之說哉

閑闢錄卷六終

鄉後學練江程曈輯

答陸子美書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戸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别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巳見輙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敎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又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

知却元來未見他地位而便以巳見輕肆詆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

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一巳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别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巳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巳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

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力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雖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二

前書示諭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耳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别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旨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邪無形器之物邪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

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寛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精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此急迫即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

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欵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决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

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三

示諭縷縷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教不敢復有塵瀆也偶至武夷匆匆布叙不能盡所欲言然大者已不敢言則亦無可言者矣

附子靜與陶贊仲書

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辨九淵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爲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絶之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

題太極西銘解後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及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答陳膚仲書

西銘後題是去年未離家時所題後來不能去

得然此是道理所繫我且直之固不容有所避也仁仲所說因書報及漫欲知耳所云不必置辨今時俗倒爲此說乃是自見道理不明纔有此說便有此說之害如許行之並耕白圭之治水二十取一若似今人所見則孟子亦何用與之辨邪

按以上二說皆爲子美發

答陸子靜書

學者病痛誠如所諭但亦須自家見得平正深

密方能藥人之病若不免於一偏恐醫來醫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

附陸子靜書

九淵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所啟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

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

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覩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可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所謂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

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未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

之毋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古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未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曾祖述者也潘淸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九淵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於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邪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九淵平心觀之九淵嘗答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

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喩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九淵則以爲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雄孤雌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敎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寫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憚下敎敢遠惟爲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曈按子美與朱子辨者太極西銘也今子靜獨以太極言之則於西銘理屈辭窮矣然不能自反以淑高明此其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答陸子靜書

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敎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

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

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未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敎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

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illegible]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

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

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巳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床上之床而巳

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

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别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

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書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以爲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巳是太然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邪此尤非

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
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
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
而亦爲此言邪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
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
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
意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
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
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

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
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
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
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
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
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
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
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
兄以爲如何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

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宜明辨
或者之說誠爲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
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
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
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
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
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洪道非道洪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
[illegible][illegible]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
[illegible][illegible]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
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
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
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
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
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
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
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
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
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
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而已嚐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樂勝耻負者所能及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舍與人同等語尤爲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敎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卯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

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爲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湮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眞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眞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眞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天地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

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請
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

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匪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

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所之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

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
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
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
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
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
說爲昧於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
物更請見敎若蕉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
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

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
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
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
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
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
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
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致俾人自易
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
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此虛字乎所
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
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見必
見誣以屬之下文見之爲
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
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
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禀發用而言
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
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
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
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不悞老兄
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
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
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
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
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
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
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
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
以極爲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以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宜如此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言上之上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理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貸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

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聲兒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眞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逈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乎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私秘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攧撲不破者也逈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况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

神其姦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喻曰甲與乙辨

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巳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爲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巳意之向背爲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巳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豪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來書云

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靜策三篇皆親手點對令黙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肯作此並是德功本語不知來喻何故乃爾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何足計但賢者言行不同如此爲可疑耳德功亦必知是諸生所答自有姓名但云是老兄所付令寄來耳

熹巳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説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

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不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復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

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豪自滿自足強辨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敎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敎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子靜答書

九淵五月晦日拜荊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顓有以敎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滋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

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若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敎

曈按以上數書辨論無極理之是非與子靜之強辨取勝縱橫繆戾者昭晰明白學者誠無容復置喙矣但朱子闢子靜以作用爲太極陰實祖禪陽諱自來子靜詆朱子私見蔽說意見空言者當

詳究而明辨之朱子末書別紙論子靜爲學之非尤峻切詳明主張朱陸之異同者宜於此徵焉

答俞壽翁書

太極之書度所見不同論未易合故久不報又思理之所在終不可以不辨近方以書復之其說甚詳未知彼復以爲如何也極不訓中此義甚的然自先儒失之久矣未必今人之失也

答黃直卿書

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近日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按林明州名栗字黃中淳熙戊申六月二日與朱子論易太極西銘不合遂誣劾朱子卽朱子前書所言今夏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者是也

答程正思書

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閙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爲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

答邵叔義書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

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恠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

答程正思書

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且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

之心也

曈按以上五書俱爲論太極發也其曰理之所在終不可以不辨恐後學不知爲惑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則朱子之爲辨也豈致辨哉

附 子靜書

答朱子書曰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豊之嚴健南康爲别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所取亦如此今閲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疎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邪

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黑白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疎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疎亦更脫灑磊落

與林叔虎書曰與晦翁往復[illegible]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爲後世之益若夫志甲識闇居斯世爲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絶道喪邪說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决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起此學之綱非獨爲辨無極之說而已可更熟復之

與邵叔誼書曰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可療其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與郭邦逸書曰垂示晦翁問答良所未諭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會理會得不知指何爲聖賢地位又何爲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故撰得如此意見非惟自惑亦且惑人近有復元晦書錄往一觀又有王文公祠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也

與鄭溥之書曰臘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尚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沒

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彝倫之叙斁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已之驗也何往而不可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捨者

與陶贊仲書曰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辨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中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絶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之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九淵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辨九淵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

通處其說固以已爲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辨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途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爲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爲根本又曰荊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倂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眞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謬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

答胡季隨書曰來書所舉九淵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徹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則今之爲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爲驗稽以爲決哉

按以上八書亦爲論太極發也然匪直論太極而已也而二家交相攻擊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者益可見焉子靜凡言意見私見私說蒙蔽及答曾宅之書之類俱詆朱子也

語錄

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子靜說顏子克已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先生痛加誚責以爲此三字誤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歷代聖賢書冊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學如一條大路甚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去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才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又非所謂意見乎

瞳按意見之說朱陸在南康嘗面論之矣而此子靜之書復詆云事實湮於意見撰得如此意見故復附焉

附 子靜書

與邵叔誼書曰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話言徒爲藩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魍魎其間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

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猜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

與趙某書曰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徇物欲者既馳而不知反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

與鄧文範書曰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汚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

與陳君舉書曰世習靡蔽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封於私見蔽於私說却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形似以自附益顧不自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畀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

按子靜數書所言意見者俱晚年侮朱子也類附焉以見異同之趣

答陳君舉書

誨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之爲學苦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别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邪今之爲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别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

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萬之幸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語錄

君舉謂某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大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

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是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鈎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

會又曰他那似得子靜子靜却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

瞳按此書蓋攻討君舉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而因以攻討其失焉學者當知攻討幽憂之意不可泛然而不之察也

附 君舉書

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須請見究此衷曲耳

按君舉蓋唱爲不必攻討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也歟

閑闢錄卷七

閑闢錄卷第八

答劉公度書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所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不知聖賢辨異論闢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爲欲人人同己人人知己而發邪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邪今者紛紛正爲論易西銘而發雖未免爲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

爲悔也臨川近說愈肆荊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

曈按此書亦責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曰異論指子靜也末乃深斥子靜荊公祠記之非子靜不以爲然語附諸左祠記之非黃氏日抄考之詳矣此不暇論云

附子靜答胡季隨書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賢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固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荊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絕人遠甚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非儔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歎當亦在問仁之前爲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

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見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遊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

按子靜此書云同志之士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蒙蔽私見者皆指朱子也克己之說蓋所謂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

篡弑之禍者

語錄

因看金溪與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巳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眞贓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辨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巳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

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杲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没頭腦甚惡之又戀著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剃去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脇下是在右脇下待尋得見了好與一下却趕將出門去杲老所喜皆是麤疎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痛被他薄賤汪丈爲人淳厚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著鶻突底禪羣疑塞胸都没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丈嘗謂某云杲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究見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曾今金溪學問眞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即都無了然即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

禪學耳

或說象山說克巳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

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叐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其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

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顛蹶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蹶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黃達才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己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己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己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

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著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

瞳按以上語錄三條皆斥子靜所言克己之非

答趙子欽書

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

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

曈按朱子平日論子靜之學約而該切而明者無踰於此書矣學者究之

語錄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

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家只一向粗暴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禀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吾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按此見答王順伯書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禀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衮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禀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

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楊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

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所以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

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袞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卽今便是

曈按以語錄及答子欽書觀之則子靜以人欲爲天理也其爲禪學可知

答吳伯豐書

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言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

答鄭子上書

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

答或人書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撑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撑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曈按以上三書蓋亦指子靜也故類聚之

答方賓王書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有不知此又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說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邪所以爲其

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眞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辨之端也

瞳按此書斥認流行發見爲本心之妙者殆指子靜也載之非直可見陸學之非抑使有志於心學者有所持循觀法而無惑於異端云

語錄

子靜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襲而取之他說如何正淳曰它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

附草廬吳氏序象山語錄

道在天地間古今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天之所以與我

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敎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以深閔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爲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奮歟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言也

瞳按朱子之譏子靜也如彼草廬之宗子靜也如此可謂大不審矣薛文淸公曰朱子論象山之學具有定論吳氏猶左右之何也旨哉言乎

答項平父書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者言心有不慊卽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爲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爲存心者其說

如何幸推詳之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爲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看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卽見讀書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瞳按此書所謂今人者以上條語錄考之指子靜也朱子在南康與子靜而論告子見於文集語錄者未遑盡采其曰說保極爲存心者亦指子靜皇極講義也

答胡季隨書

荆門皇極説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

按子靜知荆門軍著皇極講義紹熙壬子上元日故二書皆言其説之非朱子又嘗著皇極辨蓋亦為子靜發也玆不及載學者究之

答吳伯豐書

聞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晩不廢講學得以自警

然覺得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脱略過高一則覺得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譎詭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瞳按徑趨簡約脱略過高者指陸學也覺得外馳支離煩碎者指浙學也幸稍平正者謙而自謂也欠却涵養本原功夫者自責以警伯豐也篁墩之論恐為不然讀者審之

答林謙之書

熹聞之自昔聖賢敎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

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深淺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説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絶之言以相交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

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便聖門至
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
可懼也熹綿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未如
之何竊獨以爲非如執事之賢素爲後學所觀
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捄之故敢以爲請執事誠
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頓以佐下風
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

　曈按此書舉昔聖賢教人之法以明當
時學者之非味其詞推其意實指子靜

而攻之也朱子自任之重望人之切至
矣學者其可不端所趨以領聖賢救世
之意哉

閑闢錄卷八

閑闢錄卷第九

語錄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
可惜死了告子

　曈惟哭之者故舊之私情曰可惜死了
告子者斯文之公議仁之至義之盡也
告子以知覺運動爲性子靜以氣稟物
欲爲天理告子以義爲外而不求子靜
以學問非義所在而不爲其失一也故

曰告子或曰既哭之而又譏之大賢固
如此乎殆記者之誤也曰以答趙然道
書徵之可見其非記者之誤云

答趙然道書

荊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
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喩又謂恨不及見其與
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
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
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

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

曈按朱子此書自任之重距闢之嚴與自謂以承三聖者同一揆也後世乃謂朱子之學晚歲有取於子靜子靜之學爲非禪甚者以爲學同而並稱性理大全亦以朱陸並隸諸儒爲一類殆未考邪或謂此書因其人所通書語狂僭而發非有憾於陸氏然以答詹元善書考

之則豈因狂僭而發哉

答詹元善書

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許教似亦小中毒也

答蔡季通書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閤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

答許教中應書

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旣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

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喩乃喩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已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已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

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邪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敎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

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曾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三五也

瞳按此書乃因許敎中子靜之毒而救藥之其曰近年以來至有大不相似者俱指子靜而闢之也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敎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

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

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積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實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子百氏之書列置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焉既成因予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己

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摯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并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

瞳按此記及答許教書蓋攻子靜之失而因指示爲學求道之方其所以提撕誨飭我後人者切矣學者勉夫

答汪長孺書

別紙所論殊不可曉既云識得人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豪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

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虛心平氣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救今又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怪多端一向走作矣

語錄

陸深甫問爲學次序曰公家庭尊長平日所以教公者如何陸云刪定叔祖所以見教謂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爲學曰此心固是無虧欠然雖是事事做得是方無

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因說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删定之學便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爲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悟者果何道哉

陸氏之學只是禪初間猶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學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衰道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

答姜叔權書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怪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禀粗厲故别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須且盡底放下令胸中平實無此等奇特意想方是正當也

語錄

長孺向來自謂有悟其狂怪殊不可曉恰與金溪學徒相似嘗見受學於金溪者便似鷰下箇甚物事被他撓得來恁地又如有一箇蟲在他肚中螬得他自不由已樣其又皆譬云長孺叔權皆是爲酒所使一箇善底只是發酒慈那一箇便酒顛

瞳按朱子嘗斥子靜妄生內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俯視聖賢蔑棄禮法者徵諸二書可類推也朱子有與子靜門人書類聚於左以見其繆

答劉公度書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爲疑令得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敎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旣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趣向而泛濫

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

瞳按公度蓋嗜陸學者故朱子每箴警之如此建昌士子疑指諸包

語錄

曹叔遠問陸子靜敎人合下便是如何曰如何便是公看經書還有此樣否若云便是夫子當初引帶三千弟子日日說來說去則甚何不云你都是了各自去休也須是做工夫始得又問或有性識明底合下便是後如何曰須是有那地位方得如舜與木石俱與鹿豕遊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須是有此地位方得如堯舜之道孝悌不成說才孝悌便是堯舜須是誦堯言行堯行真箇能徐行後長方是

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敎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敎人皆從平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

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會說箇當下便是底語

瞳按朱子嘗曰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故凡言頓悟者指子靜也

答包顯道書

來喻依舊有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之意子淵書來云顯道於異說已自洗濯熹固疑之今以此驗之乃知果如所疑也

既未免讀書則不會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輩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答包詳道書

大學鄙說未得奉呈然使賢者見之愈未必信

大抵如熹所見愈退而愈卑賢者所見愈進而愈險彼此不同終未易合且當置之各信其所信者卽看久遠如何耳敏道令弟則立論又甚高尤非熹之所敢知耳

示喻爲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尚復何說然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功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

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得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纔讀書窮理便爲障蔽則無是理矣顏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

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巳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答包敏道書

示喻巳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軌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則亦可謂凌躐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楷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禪學之近似者

轉爲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爲說之高爲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爲甚三復來喻恐未免此因便布此未知明者以爲如何

所喻已悉但道既不同不相爲謀不必更紛紛今後但以故人相處問訊往來足矣

答劉定夫書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

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細讀來書似尚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聞也

來書詞氣狂率又甚往時且宜依本分讀書做人未須如此胡說爲佳

語錄

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倀倀然如村愚聾盲無知之人撞墻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子淵以喪心死）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

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行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麤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

答傅子淵書

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决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

禪家張皇鬬怒殊無寬平正大沈浸濃郁之意荆州所謂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畧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示喻戰栗之義反復思之終未能曉豈以宰我如此注解便涉支離不能簡易故邪熹看此章只是宰我錯解了故聖人深責之不謂其纔下注解便成支離如來喻之云也細詳來喻是意外生說附會穿鑿有不勝其支離者舉此一端恐區區所見與賢者不同不但此一事也二包

定夫書來皆躐等好高之論殊不可曉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喻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捐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向虛掠則又只是改換名目也

曈按以上十二書胥斥子靜門人傳授之非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其所以責之者嚴矣學者可不審觀而諦究哉

答潘子善書

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爲嘵嘵也

語錄

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

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巳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

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林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毀

答李好古書

向來見陸删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

所受而遠來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不敢對也

語錄

劉淳叟極口說子靜之學大繆某因詰之云若子靜之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此說他

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常定要云今日之

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是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按李劉陳俱子靜門人訶佛罵祖者故朱子斥之俱如此

答劉季章書

來喻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是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會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

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物粗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己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趂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脈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心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

不至虛負平生也

語錄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毎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縝密之功昔荊公參政日作兵論藁壓之硯下劉貢父謁見値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爲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荊公問近作貢父以近作兵論對乃竊荊公之意而

易其文以誦之荊公退碎其硯下之藁以其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

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横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横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横說

語錄

曾祖道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對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祖道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纒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先生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

瞳按此語與子靜答祖道（字宅之一作擇之）書之意同其書實詆朱子也答朱子書亦有自謂學子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

舞雩詠歸千載同樂之語

答孫敬甫（自修）書

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蠭起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

語錄

先生出示答孫自修書因言陸氏之學雖是

偏尚是要去做箇人若永康永嘉之説大不成學問

瞳按朱子嘗曰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皆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二

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

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閑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啓其紛拏不遜之論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線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

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已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也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否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瞋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

曈按語錄此書之作蓋在慶元丙辰丁巳之閒如云當時亦可見其在子靜既沒之後張侍郎卽無垢子韶也此書斥子靜之學爲異端反覆詳明有目者皆可得而見矣後世名學朱子之學如草廬吳氏與今江湖有識之士率謂朱陸無異而盛宗陸學何居蓋爲所謂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巳不可辨矣者所欺而不能察邪世之明者幸正救之

附 黃勉齋撰朱子行狀

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

曈按勉齋此說可謂深中陸學浙學之弊眞知朱子之心矣此所以卒傳斯道而爲朱子之肖子忠臣也歟虛谷方氏讀朱子年譜詩曰王道混談行伯說儒言陰用佐禪機貪狠巨矢觀星象天遣吾公闢此非惜於浙學亦止斥同父耳

閑闢錄卷之九

閑闢録卷第十

宋史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寶慶二年贈陸九齡等官賜謚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寶慶三年

瞳按九齡九淵之學朱子指爲異端而闢之明且嚴矣當時朝廷錄其後錫之謚乃與諸儒埒則其去朱子數百年之後而論其同者烏足怪哉

綱目

九淵生而穎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其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悉其故悉如其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嘗與朱熹會於鵝湖辨論多不合及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次兄九韶亦學問淵粹

愚按綱目所書乃朱子平日斥之爲禪者曰意見之人者指朱子也俱取筆之而無取詞性理大全亦以朱陸並隷諸儒爲一類恐非朱子當時距闢之意殆館閣鉅公之見非草茅淺陋者可得而

窺邪

草廬吳氏送陳洪範序

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以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因以爲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者亦必自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焉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

愚按世稱能嗣朱子之學者草廬也而

於朱陸之間以是處之況其下者乎然夷考之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者二師也乃歸咎於門人使學者斥語錄爲不足信至於今猶惑焉草廬安能辭其鹵莽失言之責哉

道園虞氏撰草廬行狀

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

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爲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爲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

愚惟議者固莫知朱子師門傳授龜山門下相傳指訣之所在吾恐吳虞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

劉文安公定之宋論

象山兄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以爲己有予嘗考之熹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爲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詳熹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爲己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爾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祭子壽文云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又曰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邪然所謂熹集諸儒之大成者度數也述作也事

功也中[illegible]也道問學也尊德性也其塗如此也蔡也周也陳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趨於其塗如此也而熹據其會以要之殊塗而同歸於己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此之謂也朱之與陸以其所言而觀之曷嘗終見黜哉謂其終見黜者未嘗考其所言者也亦已甚矣

愚按此論正亦未嘗考其所言也苟嘗考其所言非直可見朱之黜陸而陸之乖戾亦可見矣其論集大成尊德性者

蓋宗道園撰草廬行狀曰朱子集大成者時則有若子靜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illegible]見其全體大用之盛之說也然朱子斥子靜之德性爲禪陳之事功爲管商呂之史爲功利術數(朱子曰大事記甚精密古今未有此書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非筆削之本意云云按綱目成於乾道壬辰大事記作於淳熙庚子亦可考)而深憂甚懼闢之救之見於手書可考也顧

謂朱子集之何哉正亦未嘗考其所言者也亦已甚矣若夫論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者其源蓋自北溪陳氏果齋李氏發之也而其所指猶朱子論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耳不此之察而乃肆爲辨論可謂謬矣近年莊定山與陳白沙所論雖與此殊而其失則一焉餘又不足責云

薛文清公瑄讀書錄

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功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丘文莊公濬大學衍義補

臣按孔門之教知行二者而已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之教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受孔子之教以爲學也子思所謂博學而繼之以問思辨而篤於行孟子謂博學詳說而反之以約皆是理也三千之徒莫不聞其師說而顏子獨以爲已有而謂之博我約我則似孔子專爲顏子設此教也嗚呼此孔子所以善誘而顏子

所以好學也歟曾子之作大學格物致知而后誠意正心子思得於曾子孟子得於子思一知行之外無餘法焉周程張朱之學皆不外此而陸子淵者乃注心於茫昧而外此以爲學果是聖人之學哉

二

臣按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儒者爲學之大端也二者不可偏廢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四者

尊德性之目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
道問學之目也朱子謂其大小相資首尾相應
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蓋二者可相有
而不能相無偏其一則非聖人之道儒者之學
矣彼九淵者乃欲專[■]一爲學烏有是理哉

丘文莊公世史正綱

九淵之學與朱熹異熹嘗言曰[■]世乃有假佛
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以讀書窮理爲
大禁蓋指九淵也厥後元儒吳澄又謂熹道問

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
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
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爲意見而注心於茫昧
不可執著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誠如所言
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
博學而繼以問思辨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
可廢而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爲學可乎哉九
淵所學淪於禪而不自知吳澄以生同地而爲
之回護亦猶九淵之於荆舒也其流弊至于今
而猶未已吁可慨也夫

愚按世之所謂賢者率謂朱陸之學同
謂其異者又虞氏所識初亦莫知朱陸
之爲何如也惟薛公丘公闢陸學之爲
禪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然又不能盡究
其實而但舉其一偏耳丘公拳拳於尊
德性道問學之辨切矣惜乎未探朱子
答項平父書之本意以祛百世承踵草

廬之[■]謂朱學專主程子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當矣惜乎未撫朱子受學
延平之淵源與其自謂正心誠意平生
所學[■]字者以證之也

會試策

象山之與與朱子相[■]朱子[■]之學似禪
之[■]蓋象山自謂以孟子爲師欲先立乎其大
者不甚究心於文義朱子意其流弊將入於禪
而不自知也象山晚歲追咎早年之粗心浮氣

而加意於窮理故朱子有去短集長之言蓋其加窮理之功於晚歲者可徵也其專■尊德性而略於道問學則自主太過不失於過中乎

愚按西涯李公批云援據成說折以已見論之當矣愚嘗反覆成說而未之有得焉其以追咎去短集長為晚歲事則又誤矣

順天府鄉試策

同父世所謂豪傑之才也子靜世所謂淵源之

學也一言一論學者之視聽係焉可以自恣意爲之乎夫先王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不可同論審矣而同父乃以堯舜三代與漢祖唐宗比而同之是金鐵之不辨也其膠固於功利何如哉故朱子屢書辨之而不已蓋非爲同父辨也不如是則王霸義利之說不白也老氏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不相爲謀亦審矣而子靜疑濂溪之學出於老子■攻而詆之是理氣之不分也故朱子屢書亦辨之而不已蓋非爲子靜辨也不如是則吾儒異學之判不明也異時朱子論海內學術之弊■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則道不明此

愚按此策亦惟■朱子極力之所在則尚未

莊定山㫤寄婁一齋詩

朱學本不煩陸學亦非簡先生一笑中皓月千峯朗

愚按此詩論朱陸之學雖異而實同也又有詩曰要知肝膽朱門學不在經書傳註中陳白沙詩亦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則似俱中子靜之毒而非朱子教人平實之旨也瓊山謂流弊至於今而猶未已至今學者猶有假之以惑世廢學者殆指此類歟

會試策

程子親授太極圖於周子而朱子釋之義理精微殆無餘蘊金溪於此乃不能無疑焉何歟易簡支離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固欲強而同之果何所見歟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歟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歟甚至筆之簡策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者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

愚按嘉靖癸未主試者蔣敬之石邦彥也二公雖有攻討之心而其朱陸是非同異則亦未……愈熾區區一念……君子……任斯道之

閑闢錄卷十

閑闢錄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曈撰曈有新安學系錄已著錄是編錄朱子集中辨正異學之語以闢陸王之說凡九卷其末一卷則雜取宋史以下諸家之論朱陸者立說不為不正而門戶之見太深詞氣之間激烈已甚殊非儒者氣象與陳建學蔀通辨均謂之善罵可也江南通志載曈所著尚有新安文獻紫陽風雅二書今並未見然大畧可睹矣

苑洛先生語錄六卷

〔明〕韓邦奇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白壁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苑洛語錄六卷》提要

苑洛先生語録序

夫學何爲者也所以學爲人也爲人之理日用事物非一端也貴得其當而已或巨或細積微積彰當與不當之間而此生之事畢爲人之實判矣事固自有恰當之理而人之聰明或未及智慮或未至力量或未逮心志或未一則處之有所不當而人理有所不愜夫孰無爲人之念哉其所以爲人之理須學也學明乎人理則凡所當知者皆不可不講也學盡乎人理則凡所當行者皆不可不習也此雖統之在心然而學之不可不熟也前言往行之蓄非務博也草木鳥獸之識非探奇也究性命之本原非鉤玄也察世情之委曲非逐俗也人之生自有此事學乎爲人自須此功也功力至而後爲人之理瞭然心目之間沛然身世之用此雖大賢亦復如是而學之所以爲貴也若徒取科第攻詩文者亦學也亦人之事也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則不在是而身不自爲好醜茫然何貴此學乎是以人之爲學學乎人理而已也予自弱冠考尋昔賢之學頗以此義自信其後試於禮部策問理學名臣即以此義對曰當理學既明之後而不務修潔之行躬行之學者自棄爲者也當諸公講道

原缺第一、二葉

之餘而標立門戶高爲論議者自矦焉者也涵泳聖
訓而體驗于日用事物之間以求自盡乎所以爲人
之理則先達言行誠不可不講也及授官關中素仰
苑洛韓先生先生時方家居即往拜求教是爲人之
理平易而切實者也又數年先生爲少宰予爲其屬
官受教日親愈見先生事君處友上下進退之間無
非平易切實之旨而爲人之良範在是矣所恨別離
日久茅塞予心也又數年得錄先生之說爲一書者
讀之恍然如先生之對臨也蓋所以學爲人之理如
前所云者具在此書先生平生精力雖用之甚博而
求之於要此亦足得之矣先生固未嘗以言語文字
教人也刻而題之曰苑洛先生語錄以時開我心世
之同志必亦欲觀焉
大明嘉靖三十四年秋九月
賜同進士出身山西布政司左參議門人白璧頓首
謹序

爲省力故曰易坤道猶有孕育之勞但自然而然
無所造作簡而已矣
學者養心之法固不可令其放逸亦不可太拘反
爲心害正如仙家導氣佛家入禪孟子所言勿忘
勿助最好識於日用之間驗之自見
夜氣一節惟孟子有之他儒皆無觀程朱以早起
清明之氣爲夜氣即可見其原無此氣其得於天
者未甚粹不如孟子多矣蓋清明之氣人皆有之
非夜氣也予二十以前未食之前此欲淡然全無
及食後則欲心萌矣到明日早時回思昨日之欲
此身寒凜真如在穢溺中惡惡臭尚不足方也自
悔死迷乎何以至此到飯後時欲心又萌明早却
又悔惡懼夫梏之反覆也以此知程朱原無此氣
術家忌烟火食有由然矣
養心之法無問動靜應接推行之際即省察之必
合道義而後發無事之時預防此心勿使非念之
萌然此心難制一有非念之萌即遏之勿使遂之
事爲之著便是養心之法世儒不曾留心窮理博
學切問妄意忖度乃令學者閉目盤坐名曰收心
如此必遺棄倫理生事如釋氏可也哀哉夫人自

少至老無一時無職事焉有工夫終日靜坐一日靜坐即一日失學是人自人學自學人與學判無相干矣哀哉

若必待養心已成而後行事則孔子七十從心以前皆閉門靜坐時也

遇大事不動心大賢以上事甚難然本無難義未至故為難或為毀譽其次為利害又其下則為得失矣若疑惑則又係天資學不至未至不疑惑更說不恐懼不得子路之死雖不恐懼乃恐懼之最甚者未至不疑惑故也

與楊椒山書曰心之當養無間動靜里居之日供耒耜遠服賈亦養心之時也臨政之時詰訟獄裁檄牒亦養心之時也于凡應對賓客盤桓樽俎莫非養心之時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之謂也若夫凝然正坐却除世事則佛氏之養心也吐納導引使不內耗則仙家之養心也三代之士最為精粹秦漢及唐質美暗合下此類多禪學矣考之經史亦自可見

君子當以三代學者為法程庶大節大本不至顛覆

此心運而不息有如江河汪洋浩蕩流而不息心之道如禹之治水去其壅塞耳若夫閉目靜坐使此心如槁木死灰是池沼之澄清耳

此心之大與造化同造化運而不息此心亦運而不息惟有動靜耳有冬有夏晝有為夜有寢是也故至誠無息

此心應事接物時及念慮萌動時此時省察斟酌使必合乎理便是養心事物未來念慮未萌敬以持之亦養心之道也古之聖人於靜坐之時經綸酬度周遊天下亦所以養心也

夜氣牿于飲食仙家遂忌烟火食但吾儒從容集義而進仙家欲躐等而成飲食豈可廢哉

中庸戒慎謹獨一日行之則一日聖賢一月行之則一月聖賢終身行之則終身聖賢雖顏子之賢不能不違于三月之後是豈易能哉此段功夫不惟可以養心亦可以却疾若把持太過反有以傷其心亦能致疾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其法也

為治之道在於平不用刑而人畏不施德而人愛則平矣

人來請謁者由感福作於已也若隨物應之則請謁自不至矣有人居官終身而人無一字相通者是其驗也

爲治之道無過於一誠此心之誠可潛通於夷狄通之者非接其人而感化之也非施以德而懷柔之也誠立於中國自是不來侵犯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學者無以爲迂

上行下效有如桴鼓聖賢之言的然無疑予接人常帶笑容每升堂見吏人以下及屬官叅謁者帶笑容予自愧何人之慢我如此一日忽然自悟曰

知其由於予也且思聖人有言臨之以莊則敬明日升堂正色而坐吏人以下勃然變色端肅而立屬官叅謁者亦勃然變色凜然而退使其以言教之雖數十日亦不能成且不能齊自是不待行禁而肅清韓尹廷學曰不知近日每入道何故如臨淵水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化育流行是也道字解作路字指流行發見者而言春秋之時世道衰微天道人道人皆不知而以窈冥昏默者當之故孔子明天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子思明人道曰率性之謂道皆指流行發見者而言

性道一物也存之於心謂之性寂然不動者是也發之於外之謂道感而遂通者是也人有人之性人率人之性而行發而見諸行事爲道子思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天有天之性天率天之性而行發而見諸化育流行爲道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至於凡物卵爲性發而爲雛知覺運動是道也核爲性發而爲樹榮瘁開落是道也孔子逝者如斯子思鳶飛魚躍皆謂是也宋儒於中庸解人道則是於易大傳解天道乃謂陰陽迭運者

氣其理則謂之道則非孔子本旨矣若然是以寂然不動者爲道矣宋儒又謂道爲太極太極是寂然不動時物道是動而生陽以後物安得以道爲太極哉

宋儒於中庸解天道以四時日月錯行代明爲天道亦是而獨於解易則非者蓋於形而上謂之道一句未分曉耳易謂形而上非謂氣而上也

且凡之謂字是直指且有曉示群非之義若曰衆論非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豈可解作二義正彖所謂字不如孔子之謂字爲的確此又聖賢之別

也

張子曰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變通二字此君子立身撫世之大權濟事成功之妙用事雖可爲時不可爲亦不爲事雖不可爲時可爲則爲之如復國讎討强逆此事之可爲者時力不能則宜上越之於吳其讎恥豈可忘之句踐既已返國事吳甚謹進西施獻巨木十年來無或怠豈忘吳哉俟時力既可而吳亡矣如高貴鄉公忿司馬昭之逆奮然率衆討之昭豈不當討時力不可也遂至身亡國滅弟之殺兄事之不可爲路人知之周公誅管叔蓋不如此管叔亦且死而周之社稷滅矣使殺周公而周可安周公寧死而管叔不可誅也不獨如此大事雖日用之間固有可爲而不可爲不可爲而可爲者君子當精於義處事每如此安有敗事是以可以措諸民也他書惟以義行之而成敗兆所計易則圖萬全何以能之幾在事前也如殺身成仁此太好事而過涉滅頂以凶字與之凶者不順理也如文天祥之死求可謂殺身成仁不順理在何處兆死之時不順理度宗以前是何時也天祥不爲偷德之避乃出而顯名此時已不順

理矣到那爲相時只得死此而不死受身負國揚雄之徒耳使天祥於理宗之末知禍亂之必至埋名而處如荀條偶耕之徒宋室既亡豈無十畝種瓜田哉而萬全可保矣故曰有道術以通之道術二字下得極好

隋承南北朝之亂至隋季則坤陰已極時當來復險難甚矣唐太宗有黃裳之德振而起之成太平一統之業李密王世充華何人而紛紛若此徒自殺其身而已然則當如之何不有大四乎括囊如四皓可也學者察此則於易也思過半矣

橫渠曰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此節非易之本旨夫易者見幾趨時審力合道以求萬全乃聖人之妙用義命不足言也橫渠以吉凶二字恐學者既不見幾矣及當其時乃爲偷生脫死趨利避害之謀故示之以此以爲未[illegible]易者亦易也老子稍走[illegible]事凶[illegible]

[illegible]亂之際便當見
[illegible]以刃斂其耗擯以見堅永使人視之如傭夫僕
類如此莽又安能以祿位加之宋之傾危亦無與
於己也既不能然遂之聲名已著天祥名位俱隆
及莽徵宋亡此時而不死豈儒者哉天祥當時不
必圖興復隱處林泉如何不可也位登宰輔國滅
而全身無是理也為二子者當如董賢之翁可也
庶僚百官國滅而全身可乎不當為興復之圖乎
若有昭烈孔明之才不斂其德可也圖興復亦可
也執一而論又非易矣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君臣之際其可畏哉大臣
之責危疑之際其難處哉夫以周公之聖遭謗而
退召公太公身居宰輔責寄安危又與周公皆開
國功臣所遭如此二年之間曾無一言為之營救
伸明必待成王自悟而後迎周公歸有若權位相
軋危而不扶者何也此其所以為召公太公此周
公所以得迎歸此周家所以八百年之靈長也當
成王之疑未釋苟輕率言之言未必從王若疑其
朋比則周公之身或不可保并二公不安其位矣
二公豈為己位之不安哉二公又去則周之社稷

何倚焉況以成王之賢得二公之佐天下亦可妥
寧故持久以需之易需于穴出于血此之謂也若
淺識狹度一有為名潔己避嫌之意國家之事去
矣

周公之居東亦二公之志也使周公不去而周可
安公亦不避擅權貪位之嫌苟焉為肥遯之謀惟
其不去也內既主疑臣危外則流言易入不終朝
而禍亂作矣此周公所以引而去也蔡子曰公豈
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得周公之心矣
此豈小丈夫之所見哉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
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佛氏以死為歸真生為幻
妄亦只是主客之意但幻妄字便有箇無用的意
思須是不用此形骸氣性方無累所以彼必絕男
女之配絕男女不百年人消物盡方是真誠的道
理殊不知天所以為天以其用之不息也若只溫
泯一塊氣要他何用然此亦自然之理天與聖人
非有意安排張子所謂是皆不得已而然者也豈
佛氏所能挽而回之今天下之人比比趨於佛氏
而遵佛氏之教者天下無一人也借使人之靈[illegible]

氏可以誘而教之盡絕夫婦之交至於物之雌雄
牝牡佛氏亦無若之何此真終不可歸也佛氏之
教亦窮矣
人於念慮未發未應事接物之時檢點日用所為
有無違理即是戒謹恐懼之一端
善人當好也過於厚非中也惡人當惡也過於法
非平也中者有權之道焉
學者於此心能戒慎省察則日用之間縱使把持
不定小過不及則有之至於逆天拂經損人利己
之事必無矣不肯損人利己況肯損國以利己乎

況肯作亂者乎
苟施者必苟取因忿而捐身者必不能取義以捨
生見義而攘臂爭先者必見害而潛為自脫之計
見義攘臂有好名使氣之意
見善勇為惟恐人知退焉有慚色此誠於為善者
也
意是心之發誠意即中庸之謹獨心是其本體正
心即中庸之戒慎修身則是端九容各有工夫如
燕居之申申夭夭入朝之色勃足躩臨下之莊敬
享禮之容色之類皆是也傳者釋正修或指其用
或推其源非正解也
子思是動自靜而動曾子之功由動而靜皆說箇
大綱孟子之有事勿正勿助勿忘則其中之節次
也人能敬以持心雖盛暑正午之時衣冠而坐亦
不覺熱雖熱聽將其體亦自不放
造化不如人聖人能全其性造化不能全其性修
齊治平聖人之功業也聖人無雩民之政生物者
造化之功業也虺蛇射工鯨鯢之類造化不能自
克也
示恩以縱盜非仁也捐財以給奸非義也設機以

傾賢非智也足恭以媚上非禮也
凡處大事不可視之以易不可憚其為難未就不
可沮已成不可驕於人當讓於己當虛於機當決
於圖當密慎此八者必有事焉勿助長也
凡議大事雜之以萬人之諠歷之以萬鈞之重定
見定力不搖如山辭不可過激色不可少厲氣當
平舒切戒冷笑如此則事可行而人不嫉矣
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程子言所樂何事
樂乃四情之一更有何事不亦樂乎朋來而樂也
樂以忘憂理得而樂也於樂字上無所增益若為

貧而憂是改其樂也

孔子大聖且每事問凡臨事勿憚數問若恐人以己爲不知而恥問非克己好善者之存心也

一部易經當以一正字爲主當看時字才字坤時若不可爲若有直方大之才亦可爲若六四則括囊而已

周子無極而太極即老子無生有周子重無字以無爲本觀下文云無極之眞不言太極可見况原本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而朱子削去自爲二字乃以吾儒正理釋之則亦回護之過矣

天人之際鬼神之理非深造君子未易言也學者推篤信孔子之言與行及五經之旨可也

氣失其平而爲疾雖孔子亦不能免甚而昏憒亦有之豈惟聖人雖天地亦不能免當寒而溫當暑而涼風雨晦暝旱澇爲災星辰失度日月薄蝕之類皆天地之氣失其平者也

他書只懸空說箇道理惟易則日用之間事事物物皆有箇所處分學者不可不讀

易比不追其去求其比也而反不追其去何也蓋求士之道不惟招之可以來士雖其去不留亦可以來士若士既入其國不聽其去則士皆謂去就不得自遂入其國不合而不得去士皆懼而不來矣中庸治國平天下曰嘉善而矜不能正欲致士者而用之也

人才可惜造就之難黜汙之易易之鼎以金鉉玉鉉象之金鉉玉鉉人所寶愛而珍護之人能愛才如愛鉉其愛國之忠深矣古人九載黜陟幽明今制三年考察其法已密在外撫按事竣復有旌劾是又不時考察矣其所劾固有貪殘之輩中間或小過或詿誤或謗讟或語言不合遽承未至以致

黜退我國家以科目取士中其選者皆俊乂之器不識不大相遠但習與不習耳習之於累年棄之於一旦以壯年有用之才終身閒廢深可惜也夫旌異之典以待茂才異等論劾者以處元兇巨惡不可待考察之期者今所劾者果不可待考察之期乎聖人制刑多加寬恤惟鼎四爻覆公餗其刑剭以其蔽九二之賢也剭族刑也不少假借聖人之意亦深矣

權寵之人若行好事如薦賢去惡益國利民之類

便嘗與人與行之若以其出於權寵阻而不行則妨
賢長惡病國殃民在我矣天順中石國公薦儒者
吳與弼吳一時之賢人君子也大學士李文達公
因而用之未為不可彙言指此以文達為國公之
黨且云為國公草薦疏草薦之事有無不可知國
公欲薦賢不能自為疏而大臣代之亦可也假使
魯欲誅顏子季氏力能救之而不能草疏抵之孔
子孔子辭而拒之可乎
英廟委任文達有罔兼罔知之誠文達始終持廉秉
公未嘗行一胥臆入一苞苴自後來觀之可謂富

貴不能淫之大丈夫矣豈可輕詆之哉
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朱子釋之曰養德養
身之切務言語也何謂養德孔子曰先行其言而
後從之只此一句便是躬行之實曰是無過言無
虛言無狂言無戲言無俗言無多言言慎則德成
日用之間體驗之自見
學不足以合天人一萬物非學也萬物者天地之
子天下未有子不似父者人之子必似人牛之子
必似牛馬之子必似馬杏之子必似杏桃之子必
似桃天人萬物豈有二哉

一元未闢渾沌沌沌太極之未形也是天之性也
如堯舜之心至靜未感萬理咸具即太極也是堯
舜之性也一元既動二氣五行化生萬物無一息
之間河嶽瀆動植遂無一物之欠此天之事業也
是天之道也堯舜之心感物而動發而為言語應
接敦敘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做出許多事業
是堯舜之道也
天地萬物本同一氣其成也皆小而大未有陡然
而大者天開一萬八百年而後天始成地闢一萬
八百年而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後萬物始

成子思於中庸著論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
無窮也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
萬物載焉正見天道流行不息之意宋儒乃謂天
地非由積累而後大誤矣如此則人之一生便有
堂堂七尺之身鬚髯臂而髮黍地通達萬變矣木
之一生即有枝葉花葉合抱參天矣且天地亦有
老時自子至午則漸長自未至亥則漸消山吾見
其日削矣海吾見其日枯矣天地渾沌亦以漸而
沒若陡然如今世界就一時渾沌了亦可傷矣萬
物有死時天地有渾沌時即今已到未字上以從

漸漸一代不如一代天地將老乃欲挽而為唐虞
三代正午之治難矣
由渾沌至於開闢由開闢至於渾沌一消一息未
嘗一刻之停開闢了就渾沌渾沌了就開闢由渾
沌至始開闢三會由始閉物至渾沌三會則渾沌
者六會開闢者六會
逝者如斯鳶飛魚躍聖賢指其顯著者而言其餘
如雞鳴犬吠蛙鳴蟬噪皆化育之流行皆道也其
小至於蝇飛蟻走皆化育之流行皆道也
未嘗無之謂體此橫渠獨見之言也所謂氣块然

太虛自漢唐宋以來儒者未有見到此者是以不
惟不能為此言亦不敢為此言也
上智下愚與性相近習相遠孔子之言平正的實
萬世無弊所謂性有三品也宋儒謂下愚可移直
自誣耳人之生欲與善皆氣與理同受但曉悟則欲
在先而善在後雖孔子堯舜亦然但不假脩習耳
宋儒看不透孟子之意故多强釋於文義似矣驗
之人其實非然也
太極未嘗無也所謂無者萬有之未發也所謂有
者有是體而無形也未嘗無之謂體太極也如此

則諸子之陋不待言而自見矣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先至柔而
後動可剛若直以剛動如何何必先柔蓋為坤也
力有所不足若五伯之盛直以乾道臨之何必先
柔當玩一坤字漢高可以當之時未可也力未能
也鴻門之謝漢中之往垂首而行及其可為也定
三秦平燕齊殄楚於垓下何剛如之用易君子幸
勿輕率以禍人之家國也哉故曰積大勢成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聽順則得其常矣
坤亦不是小物上配乎天坤以陰柔而握乾符故

先迷而失道後能聽言納諫信任元臣乃得其常
此節商之太甲可以當之
坤之五幼沖之主有柔中之德如漢之昭帝周之
成王可以當之然得二之輔周公霍光是也故元
吉
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人處險
中方寸先自亂處之無道難何以濟心亨不動無
所疑懼則所以謀脫其難者周悉萬全豈有不濟
乎
蔘齋嘗華有舉處今皆謂君接巳温厚而下情可

伸人主之尊如天威嚴之下誰敢盡其情惟人主降辭色以誘之則下情始得伸上下之情既通則讒毀不敢入彼奸人雖好傾擠讒譖然交情密篤彼亦不敢進其邪惟其情意遠絕誣不能明彼方得乘機而入故下情通則讒毀不得入讒毀不行君臣至信上下交而德業成令聞廣譽施及萬世矣

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不祭禰明其宗也禮書經秦火之後漢儒集成已未可盡信況三代之時與今時異宜三代之禮嫡庶之分甚嚴者當時諸侯

卿大夫皆世官不得不嚴正如今之武職豈敢分毫違越若通天下而論庶子不祭祖不祭禰設使禰無嫡子又無叔伯則二世皆絕不祭仁人孝子何以自處仁人君子之為政亦何忍如此安可泥古而不酌之今哉

凡祭割烹為要詩書稱馨香之氣盡鬼神無形惟氣而已聞馨香之氣即是享之禮失求之於野今天下之人皆言鬼神為聞其氣而已是也古禮割烹於廟門之外取其近于神位而馨香之氣未散今徒有體薦而不饋食神何所享乎古禮有饋食而無體薦者未有有體薦而無饋食者

古祭禮無所考其節奏之詳惟士虞禮少牢饋食諸篇今禮之所無者迎尸送尸九飯告飽獻賓獻衆賓獻兄弟獻衆兄弟獻祝獻佐食數節諸篇亦不載旅酬之禮豈旅酬天子之禮歟

指遊魂為變為輪迴釋氏亦窺見些子造化夫造化氣聚於形則生氣離於形則復歸於造化釋氏乃謂今散之氣有善惡則復聚氣之為人物故有輪迴之說釋氏亦豈不知無是理哉彼見聖人謂為善得福為惡得禍然有不盡然者故人率怠於

為善釋氏乃謂生雖不得報死後亦須報將驅天下之人使之為善然欺之也聖人之教以誠釋氏之教以偽夫感人以誠猶懼人之不從況偽乎古今之人忠臣孝子義士烈女比比皆然或得其一肢得其一事或得其全體皆入聖人之教者也遵釋氏之教者不過誦經食素削髮捨施以求免於禍甚者殺人為盜乃修齋誦經以求免有一人慈悲遺累如釋氏者哉古今未見講學會友者之為亂假白蓮之教聚而為巨盜以亂天下賊生民者古今多矣何也釋氏以偽立教故其徒亦以偽應

之也其學之是非又烏足辯哉
形聚為物形潰反原此意張子屢發之曰潰曰聚
指氣之附形者言古人謂咸一尺地則有一尺氣
非也地中亦有氣天地間惟氣為交密雖山川河
海草木人物皆氣之充塞無毫髮無者張子此說
先儒多議之是乃在冊子中窺造化不曾回首看
眼前造化之實故邵子有觀物之說而大易仰觀
俯察以得造化之實
孔子刪詩書於詩録商頌魯頌於書録魯誓費誓秦
誓兩録侯國之事係於帝王之後者見周之天下
成之於周公録商頌者見周之天下得之於商録
秦誓者見周之天下失之於秦始終其辭云耳
中庸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言道之極于至大而無
外正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皆陰陽二氣
之發育即道之發育也天無涯陰陽二氣亦無涯
即道之峻極于天也
中立而不倚最難非義精仁熟者不能凡事有所
依憑則不倚無所依憑則易至於倚蓋時措之妙
也如不違乎親意人子依此而行何難之有乎却
有以違親之意為中者大舜不告而娶是也有可

其不可者亦有不可其可者豈易能哉中是無過
不及倚是過不及也日用之間酬酢萬變初無定
體皆欲合中非得時措之宜者非過則不及矣
形而上之謂道氣而上之謂性
造化人心不過動静兩端而已總離於動便屬静
總離於静便屬動古之聖賢只說動静於中捻出
壹幾字已屬之動矣
先正謂光風霽月不足以形容有道者氣象必如
孟子所謂睟面盎背然後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
象然猶不如子貢所謂夫子温良恭儉讓
經世數始終天地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太乙數至
今已十五萬餘年二家之論不同經世康節獨得
之學後人用之多不以太乙是與天地算命先立
下箇八字然後推算中間頭緒頗多既排諸星又
論三元又論七十二候又論卦運又論陽九百六
又論得地失地得失之濟吉凶所關不以常例拘
又論算數和於不和又論八門中間細目又有掩
延關囚之類學者一有不詳誤人多矣
用乾坤不若用既濟未濟仙家有見于此取為長
生之道乾坤治中有亂坤卦亂中有治既濟常治

而不亂生而不死者也未濟當亂而不治死而不
生者也況又從水火相交而來
其他文字皆可著作惟醫藥之書不可輕爲一字
苟一字不當殺人多矣其罪與殺一家非死罪三
人者等學者可不慎哉
海中有國有山非海也地之卑者淪於水也至深
落則眞海矣

苑洛先生語録卷之一終

苑洛先生語録卷之二

樂記感於物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
之音本於虞書詩言志數句來但變其文耳變是
清濁高下樂記一篇好文字古今有兩篇好文字
易大傳樂記是也萬世莫及其次則孫武子十三
篇郭景純葬經
發於聲音形於動靜只此二句盡乎樂矣聲容備
矣
李文察謂律生五聲不如言律和五聲此知良是
人之聲自有五但以律正之而可調然作和字又

不如孟子言正字尤好
琴七絃内備變宫變徵正調入散音十一調爲宫
則各其徵爲十二宫聲商角徵羽皆然爲管各用
其孔也
聲七律十二每律聲鍾磬各十二往十二律今止
用一均七而以五爲啞古鍾磬每架十二張文收
掘地得大樂古鍾十二是也愚意作七架或九變
或八或六或七或五各取用之
鍾十二磬十二今止用七餘五不用七者黄鍾一
均之備宫商角徵羽變宫變徵也是止七聲何八

十四聲之有是且不成一調何六十調之有
琴徽十三置一為黄鍾半清聲在首其餘十二徽自尾起黄鍾一黄鍾二大呂以至應鍾各按其徽則每一絃皆為十二律是七聲役過十二律而十二律各有七聲所以旋宮有八十四聲實二十三聲也調有六十琴則隨柱取聲如今之箏
黄帝命伶倫鑄十二鍾單穆公曰十二辰之鍾也
周十二鎛編鍾十二長短隨其律口闊則同
特磬十二有長短有厚薄長而薄則聲濁短而厚則聲清

九奏在琴散音一下徽二中二上二泛音上一下一
出主降神叅神初亞終獻飲福徹饌送神共為九獻
樂書云鍾以相生擊之擊宮則及徵次商次羽次角應宮者為徵初不拘於定位也
奏黄鍾一均之備至蕤賓七聲下生大呂故大呂起一均則黄鍾為商矣此左旋也又歌大呂五生爲仲呂一均之備雖右轉然左轉隔五而為太簇起調皆天然也豈人爲之私哉

聲所以有二變只為黄鍾之角不能接下調大呂之宮故有二變夾鍾以黄鍾為羽又用黄鍾之羽故曰羽之羽周樂起調終調零星補湊可疑然其節奏亦合倡和亦妙周變九六八甚牽合難通
聲之有七自然之數非聖人以理推排也先儒或謂當用二變或謂不當用二變皆億說也
凡聲至七生則過律一自其長短之序無一毫之紊如黄鍾至七聲盡為蕤賓蕤賓實生大呂少一不得多一不得十二律皆然
律呂之全與正不同全是十二律長短之數正是

十二律三分損一隔八相生之正數如黄鍾九寸正也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林鍾六寸為正林鍾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太簇八寸為正太簇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南呂五寸三分為正南呂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姑洗七寸一分為正姑洗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應鍾四寸六分有奇為正應鍾三分益一隔八上生蕤賓六寸二分有奇為正皆全也蕤賓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大呂四寸一分有奇為正非全也大呂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夷則五寸五分有奇為正夷則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夾鍾三寸六分有

可為正非全也夾鍾三分益一隔八上生無射四
寸八分有奇為正無射三分損一隔八下生仲呂
三寸二分有奇為正非全也正若何而非全大呂
為黃鍾之次十二月之管若止用正數其管短甚
何以為用必倍其正數方可為黃鍾之次此亦非
聖人以意倍之也自然之數也蓋黃鍾七音既畢
為蕤賓蕤賓生大呂以起宮自然之妙如此必倍
之而后謂之全夾鍾仲呂倣此所謂在陽倍之是
也

惟黃鍾一均皆用正不用十七聲回宮亦用正十

二律回宮亦用正

中聲者固為難曉然必自下學始器數是也真積
力久豈終不可得哉蓋久則精精則神凡事皆然
世儒類慕中聲之妙馳心高遠謂不必屑屑於器
數之末既不從事於下學安能上達哉正猶孟子
之論聖神然必自善信始也夫能撫琴然後可以
得琴之妙能鼓瑟然後可以得瑟之妙然撫琴難
鼓瑟易而近古反不達蔵者以不傳也以易也故
不傳必能吹排簫然後得排簫之妙必能吹笙笛
然後得笙笛之妙然笙笛難而排簫易近古反不
達排簫者以不傳也以易也故不傳鐘磬則惟制
造之難耳

管笛有不協者或二孔取一聲或三孔取一聲或
四孔取一聲此樂家之用變也

瑟隔十二絃應備樂須用五十絃此製瑟之初所
以五十絃也今以六陰律折焉後二十七絃足矣
今以六絃應者後世簡便之法也排簫亦以十二
管應今隔八應者以相生之次也徵無定在應宮
者為徵短者倡而長者和以長律為準

江西律呂一策所論皆正但謂黃鍾無十非也黃

鍾萬事根本樂之黃鍾無十如分寸尺丈引龠合
升斗斛銖兩斤鈞石豈無十哉新書十數總論黃
鍾非止樂之黃鍾也策謂新書不當言體數新書
何嘗言體數直解言之耳以此知其學得之於直
解

瑟絃隔六應自然之序不可易也古人以中絃不
用前十二絃為十二律之正聲後十二絃為十二
律之應聲當作兩架調第十四絃之聲即第六絃
之聲也瑟馬自不能齊一

瑟古人常用琴則用之者少知由之瑟曾點鼓瑟

孔子取瑟而歌三見於論語宮動而徵應商動而羽應角動而變宮應變徵動而七聲盡復回宮天然之數也

宮徵各當其位惟琴之九徵爲然三絃跌半徵者待變徵也七絃爲大呂天然之妙已著於桑梓之上不待伶倫而後成也

若七聲回宮第一絃中絃不用至二十七絃折馬後爲變宮十二律足矣備樂須用三十七絃除頭三絃中絃不用宋時蜀人搬得三十六管笙上之正於此瑟合

古人重樂器得美玉皆爲笙磬簫笛

黄鍾爲宮天下之君也十一律爲宮列國之君也故黄鍾不爲他律役

人之聲有得黄鍾者有得應鍾者於中皆有宮商角徵羽人聲高下不外乎十二律

徵律接商律反宮律而用之以應律爲準如琴九徵一絃爲宮四絃爲徵若以徵接商則以五絃爲徵不敢以下陵上也

四時驗日影春分於卯夏至於午秋分於酉冬至於子子不可考止言平在朔易

渾天儀不難造難於激水之法其遲速之節正妙

銅壺滴漏

漢中沔水源出金牛山人以爲漢水既誤以爲漢水以漢水出于嶓冢山也遂以金牛山爲嶓冢後人不知金牛山爲漢水之誤爲嶓冢反以嶓冢之名爲漢水之證詎既非漢水緣何出於嶓冢山

康節之數蓋以一年之候而得之因一年而悟一元因十二月悟十二會因三十日悟三十運因十二時悟十二世以此知天地之間一元十二會每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每世三十年共十二萬九

千六百年又以天地之始而推之至於分齊又以釐毫絲忽而考之猶未也至於微秒塵息通爲齊一五星連珠日月合璧而天地一終矣因小以悟大自始以要終而其年有如此之數夫豈億詭者哉

大乙數一會三萬六千年始終天地四十三萬二千年每會之始七曜雖未齊元而所餘無幾皆可起數蓋三萬六千年始積一歲

石曼卿詩曰樂意相關禽對語幽香不斷樹交花於浩然之氣似無干涉如天心水面雲淡風輕之

麤不過閑適自然耳究其極亦只曾點漆雕等之氣
象顏子之欲罷不能孟子之配義與道其清虛切
實之分自是此等言語正如釋氏之偈言術家之
隱語如曰草上露華偏在尾花中齊氣濟宜心曰
不用時時掃何處有塵埃之類孔孟及三代以上
儒者必不肯爲此說

晝夜者開闢渾沌之小象也開闢之極即漸渾沌
渾沌之極即漸開闢無一息之停

關中好箇風水山自西而東河自西而北自北而
東自東而南山河相會之處水口纔丈餘耳中間

語錄　卷二　小

明堂秦川八百里所以漢唐以前人才最盛也好
箇形勝

江南所受之全氣自岷峩循江而南自南而北自
北而東矣

天下山明水秀無有過寧紹者所受皆是自家的
氣脉

洛陽不見有大風水山水又背乃在天之中蓋所
得者天氣耳

地氣自西北崑崙發脉漸漸東南去了此理勢之
自然但分得破碎耳

江淮之間風水最大

天下大水如江漢皆出於關中長河亦圍繞關中
而東下淮濟流乎其中餘皆小水耳

數生於五行萬物不能逃也

書岐山傳謂即孤岐山在汾州介休縣今介休無
孤岐山孝義縣有孤岐山孝義與介休接壤豈古
介休實兼二縣之地歟然孤岐之山勝水所出河
不經流其下介休去河尚遠或臨河別有岐山今
不可考闕之可也

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傳謂太原爲太原府謂

語錄　卷二　九

岳陽爲霍縣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府霍縣今山西
平陽府霍州岳陽今平陽府岳陽縣也汾水出于
太原府靜樂縣管涔山經太原縣清源交城文水
祁縣汾州平遥縣介休縣入平陽府靈石縣經霍
州趙城洪洞臨汾襄陵太平絳州稷山河津滎河
縣入于河太岳之南即趙城縣汾水不經岳陽縣
今註以岳陽爲岳陽縣今岳陽與趙城相隣豈宋
時岳陽或兼趙城之地歟

大陸既作邢州今直隸順德府邢臺鉅鹿縣地皆
信都縣地道州今直隸真定府趙州深州今直隸

真定府深州即大陸之地也洚水今枯今在直隸南大陸在北今趙深二州在洚之北是矣邢臺鉅鹿則在洚水之南似未相應考之真定亦爲鉅鹿郡鉅鹿即邢州豈今真定以北皆可稱邢州云又深州亦稱信都信然邢鉅鹿信都之地廣矣然此所謂邢者即今晉州以南之地也晉州漢屬鉅鹿如此則與經文相合矣

碣石傳謂今淪入海五百里非也在北平郡驪城縣即平州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其西南即本府

昌黎縣也有山遠望窮窿似冢山頂有石特起如柱此碣石也離海三十里東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餘里河從此洋之西自北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在右轉屈之間碣石在海洋北洋闊五百餘里自洋南遠看如在海中實未淪入于海也

遼水出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遼東境南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廣陵之東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

濡水出北直隸保定府易州北三十里窮獨山東南流過州四里餘淵而不流

滹沱河出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秦戲山歷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孟縣入真定府平山縣經府南晉州東鹿深州至直沽入海

易水保定府境曹河徐河石橋河一畝泉河滋河沙河鵶兒河唐河合流于安州城北經雄縣過直沽入海

濡滹易三水去帝都近縱使其水達河亦不由行不知傳何以言此况滹易二水在禹時原入河後河徙而南始入海傳止據宋時言之非本不入河也

九河故道今永平府撫寧縣碣石山與諸家所載碣石之狀甚相合則九河之地在滄平之間無疑九河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而爲九派以殺黄河之勢今河身既徙而南則九河已爲平地又何形迹之可求且今河入海之處去古河入海之處將三千里豈惟九河之地雖河身故處今皆爲田廬爲城市已不可辨况九河乎河之故道自肇縣歷懷衛彰順名真數郡今止長垣開州清豐皆見其迹然亦非禹時故道也觀此則九河在其中矣

海之灣永平謂之南海此洋東西長而南北狹如江河之狀此或逆河則河從北入海今河徙而洋存

山東通志馬頰在商河覆鬴在海豐鉤盤在德平鬲津在樂陵徒駭在齊河皆濟南府所屬今真定府三百里方是濟南之北境真定去濟南東西又六百餘里古河自滏水直趨而北至于大陸則皆真定之地又北播為九河則固永平河間地也不應河至大陸折而東反迴流而南以至濟南之境當時河自南而北道西經冀東經兗冀高兗下水

直溢于兗故禹治之於兗北疏殺其勢以泄其水不應又自西導九渠而東以灌兗經上言播為九河下言同為逆河則既分而復合為一今乃散漫不一紆曲旋繞八九百里方合而入海恐無此理況曰鉤盤者今入海大海既徙安得有水

河間府吳橋縣有黃河故道而滄州古志徒駭在滄州廢清池縣太史簡潔在本州南皮縣馬頰在景州東光縣胡蘇鬲津在滄州慶雲縣鉤盤在獻縣此九河相去不遠又與黃河故道相近蓋先儒皆于紙上求之北古志得之土人父老之相傳焉

是所謂禮失求之於野者況有文獻可徵乎一則近海一則在正北一則相去不遠似當時分合之迹河雖為冀兗之界然兗地下九河之分則皆在兗地而其治之也為兗為多故九河於兗言之

灉沮會同灉水註云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灉水東入于泗今考汳水乃河之別流在豫州者浚儀陰溝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今有浚儀橋蒙亦祥符地今有大蒙城小蒙城在陰溝之東汳流至此名為灉一水二名也此即山東兗州府曹州曹縣之黃水東歷徐州境入于泗泗水出兗州

府泗水縣陪尾山歷本府濟寧州入南直隸徐州境至南直隸淮安府邳州宿遷縣入于淮古時汳泗皆在河之東南故灉入泗今河徙而南灉在河西泗在河東為河截斷今入河矣睢水一在開封府陳留縣經睢州寧陵一在本府夏邑縣經本府永城縣至南直隸宿州皆流入泗今一入河一入淮二水皆豫徐之水去兗尚遠于兗無干灉雖經曹縣然在曹州南一百二十里正徐之域今經所謂灉沮會同者灉乃河之別流出于兗州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于荊或出于梁也河既徙而南則

濰爲平地矣山東濟南府固有濟之別流小清河是也則別是一濰沮也從晁說汳字音汴非汴水也豫別有汴水許愼曰河濰在宋明汳濰非汴也今濟南府章丘縣有漯水入小清河漯亦河之別流與濰異稱者也或稱漯或稱濰一水也此其充之濰沮會同歟

漯于濟漯經中之漯是河之支流在章丘者今故道尚在旱則涸雨多則泉水發但河既從不知其所出地也

註中之漯又是一水未嘗入河出山東東昌府莘縣即東武陽也至本省青州府博興縣入海即千乘也

漆沮既從漆水止據蔡傳云自同官縣來他更無證而鳳翔有漆輦邑有沮皆自本境入渭源派甚明但其地在灃水入渭之上與經文不合惟考有洛水源遠流長而派明通詳註于後

洛水出慶陽府環縣即古洛源縣也經延安府甘泉縣即古雕陰縣也經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漆水[illegible]同州[illegible]朝邑縣東南入渭[illegible]三府

之人至今皆呼爲洛河漆沮之名亦不知也古今郡縣慶陽有洛源縣延安有洛川縣及三川洛其一也朝邑有洛苑鄉水經言延安形勝云洛水之交漢志亦云雍州其浸渭洛左馮翊註云洛水經北條荊山而東南入渭此尤爲明証漢志又曰洛都曰襄洛皆延安近洛之地畧無一字及漆者獨漢上郡志有曰漆垣者又不知何所指也而顔師古曰洛水即漆沮也此後世指洛爲漆沮之由豈洛亦名漆歟作記者不知鳳輦自有漆沮二水以二漆爲一水而莫究其源但云自同官縣界來而

不知自同官來者洛也一統志遂言同官之漆出自鳳翔而不知漆水爲涇汭所間其能飛度涇汭而來同官邪秦士往往疑此故詳考而著之焉

沮亦出宜君縣至子午嶺合子午水經中部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縣合漆水即洛也子午嶺乃子午山一支其山歷延安慶陽西安三府綿亘八百里蔡傳合榆谷[illegible]後[illegible]嘗至同官縣見一大潭水湧出[illegible]如[illegible]水流出東[illegible]問其居人父老[illegible]漆潭正所謂自[illegible][illegible]不百里即入洛豈洛自洛漆

沮二水皆入洛歟但其水甚小禹何故舍洛而取漆沮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歟顏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也不知蔡傳何以不引此

或者漆沮實鳳翔之水詩人詠之亦名川也而經文有錯簡漆沮既從當在灃水攸同之前歟如此則洛與沮會禹未嘗書而漆遲一溝水耳故古志不載

漆水出鳳翔府麟州東入渭漢志右扶風有漆在正西指此也亦名川

沮水出鞏昌府階州角弩谷東南入渭蔡傳謂延

安沮水合榆谷水榆谷在臨洮去渭源近正謂此沮水延安沮水何由西行數百里至臨洮既至臨洮又何由至西安之耀州

弱水荒遠雖不能見其真的然華其脉絡亦有可指而諸家之說皆有其據亦不相背西域傳謂弱水在條支西王母未嘗見也水行百餘日至日所入之地則條支乃極西之國也自條支東行百餘日方到烏弋山又一萬二千二百里方到長安何害于雍而禹治之蔡傳非之是矣然未當也如江漢之水禹治于荆則自荆而下揚州之域禹固未嘗治之然謂揚之江漢非荆之江漢不可也禹之所治者雍地之弱水也謂之既西則源東而流西然水之流皆不直行或南或北或又折而東是以或在中國或在外夷或遠而北或近而南皆無所定然大勢則西行也弱水出自西海之山西海今在陝西西寧衛城西三百里其海方數百里跨夏夷之地而窮石之山當在海之左右自東而西一千五十里至甘州古張掖地過合黎山又五百一十里肅州古酒泉地又八百餘里至沙州古燉煌地以上皆雍地也又二萬餘里至條支以入西海

今條支國臨西海其地暑濕有大鳥卵如甕但此西海非前弱水所出之西海也蔡傳以後西海爲弱水所出也故非之禹之導者雍地之弱水也流遠之外禹盖未嘗至也豈可以禹未至而遂疑其非一水哉則夫苑源水涿邪山皆其所經過之地也但遠之外夷無可考其接續之所耳

黒水爲梁雍二州之西界據其文勢當自雍之北境直抵梁之南境乃一大水横過二州西界今四川止疊溪千戶所有黒水合汶江入成都府經茂州而安縣亦有黒水安縣本汶江縣地盖黒水合

汶江入茂州安縣入于雒江漢地志云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符即今之叙州府慶符縣以志山符二字故縣以慶符名今慶符有黑水與蔡傳漢志同然蔡傳少一符字而其水乃自西夷中來北流入江漢志亦謂黑水至棘道入江且安縣黑水在成都北而叙州在成都之南一入羅江一入大江兩入江又不同于經文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者不合雍之黑水五亦各異源一在平凉府開城縣入黃河一在寧夏衛東亦入黃河一出文縣守禦千戶所素嶺山入于白水一出鎮夷千戶所

城西經行都司城西北入居延海與經文漢志蔡傳皆不合今獨肅州衛城西一十五里黑水所出與漢志顏師古註相近而水經引之志云黑水出張掖郡鷄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燉煌今肅州西沙州東南即其地也志又云南流入于南海則當遂入于梁梁全無考豈梁雍西界各自有黑水爲界不同歟與導黑水之黑水各爲黑水不相涉歟程氏又謂榆葉澤爲黑水之源葉榆即西珥海其地有黑水祠西珥海出今雲南大理府鄧川州點蒼山匯爲巨湖周三百里去雍之三危南北數千里又不經流梁境又不出于張掖顏師古亦謂滇池西北有黑水祠豈黑水既入西域故人莫得而知又南至西珥海復入中國又流入于南海歟然不可考矣若牽合以爲相屬則張掖在極北西珥在極南安得以相屬哉燉煌在陝西肅州衛西今屬胡虜是國家極北境葉榆在雲南大理府是國家極南境梁境黑水是疊溪黑水斷非導黑水之黑水也至謂水黑爲榆葉之積尤爲不通源頭之黑或可通若流而數千里其色尚不變有是理哉且梁雍爲黑水者凡七而漢中亦有黑水未聞皆

有榆葉落其下也

大河河關縣今陝西河州衛連西寧衛一百七十里積石在兩域中洛汭即洛水入河之地宋以前未得河源至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者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遣招討使都實求河源四閱月方至按河源在土番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若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猶華言星宿海也郡流奔輳五六里匯爲二澤名呵喇腦兒自西而東行一日合而成川名赤賓河又三日水西南

求名亦里出入赤賓河又四日水南來名忽蘭又
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忽闌入赤賓河其流浸大
始名黃河然水猶清淺可涉又一日岐爲八九股
名也孫幹倫猶華言九渡通廣六七里可度馬又
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斜木幹象
舟傅髦革以濟僅容二人自是兩山峽束其深叵
測東北有大雪山即崑崙也雪冬夏不消又十日
山益高地益下岸狹隘狐一躍而過又行六日水
西南來乃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
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

流又半月至貴德州又五日至積石又五日至河
州野龍河水入河又一日至蘭州洮水湟水浩亹
河入河東至寧夏中衛北流注寧夏衛過湟中東
勝州至延安府綏德州折而南逕西岸經延川宜
川二縣境歷龍門韓城郃陽朝邑稍南折而東綏
德東岸則山西大同府境經朔州西岸四百里東
南流至老營堡西南流入太原府經娘娘灘太子
灘水寨寺天橋子雪浪窄口河曲縣保德州水皆
深綠岢嵐州興縣至寧鄉縣即梁山所在岐山傳
以爲介休縣狐岐山非也見冀州今石樓以南臨

河大山無數不知岐山爲何山然非狐岐也入平
陽府石樓永和大寧至吉州則冀州之壺口經河
津龍門榮河蒲州南華陰縣折而東經潼關水門
河之北則山西禹無施功河之南則至陝州有底
柱又東至河南府孟津縣至孟津又東而鞏縣過
洛汭自此河徙而南非禹時故道矣今以故道言
之由鞏縣東北至北直隸大名府濬縣漢黎陽也
又折而正北至邢臺縣漢信都也過滹水至真定
府趙州深州及古邢州乃晉州之地爲大陸至河
間永平二府地播爲九河古平州之南滄州之北

也逆河今永平府東境大海縱一洋自東而西古
逆河也轉曲之間撫寧縣有碣石古驪城也今河
徙而逆河尚存云
大禹書法互見導山則叙河東之山如壺口雷首
太岳導河則叙河西之山如龍門華陰
古今治河之要不同自元以前治河是一法我
朝治河又是一法元以前順水之性而治之不與河
爭地賈讓上策最可行我
朝逆水之性而障之必與河爭地最不可行者賈讓
之上策也蓋前代國計無仰於河止治水患耳故

捐數百里之地聽其自淮而入海捐脩河之工費
十之三以業遷徙之民補賦稅已足矣我
朝國計仰於運河若聽其自然東流入海則閘河廢
運道絕徑自南下則徐呂二洪竭矣必障其正派
使南入于淮障其支流使東入資徐呂二洪丘文
莊乃謂治河莫過於賈讓之三策非也
漢水武都漢時爲郡所治甚遠西北自陝西鞏昌
府成縣東南至漢中府沔縣千八百餘里沔縣有
天池故曰都此武都之得名也武當今湖廣均縣
鄖州今安陸州京山縣二州縣地三澨在京山縣

西八十里汉澨漳澨薳澨故曰三澨靜海縣今省
入通州屬南直隸揚州府
漢水之源論者不一或以爲出於鞏昌漢志曰東
漢受氐道水或以爲出于漢中大抵鞏昌爲是盖
嶓冢山在可証也漢中無嶓冢山常氏謂鞏昌之
漢爲東源三泉之漢爲西源又曰西縣爲東源是
以西縣爲鞏昌矣是不知鞏昌非西縣去西縣千
八百里鞏昌在西三泉在西縣之東豈可以鞏漢
爲東源指通州等處至此則爲中江至今土人猶
有上江下江之稱漢言北江則江爲南江可知此

因漢以見江江言中江則漢亦爲中江可知此因
江以見漢互言之也曰東匯曰東爲者謂漢自西
東流而匯爲彭蠡又東流而爲北江非謂漢之東
遡也何足疑哉
可考氐道之在鞏昌別無所見止憑漢志兩言之
然嶓冢山則在鞏昌之秦州此西漢原也西縣三
泉之嶓冢則在漢中府沔縣即古金牛縣今金牛
峽也志云漢水所出山無可考但沔縣即魏嶓冢
縣或者後人誤以漢沔爲一水以沔水出金牛峽
遂以金牛峽爲嶓冢山因取以名縣實無是山也

後世以漢出於沔縣者因此沔漢古今多以爲一
水非也乃二水以沔出于西縣之嶓冢而漢又經
西縣而過合于沔先儒又不考氐道之實以爲漢
水實出沔縣故誤以沔爲漢武都爲漢是漢水出
隴西郡流至鞏昌府成縣則屬武都郡矣非沔縣
也盖鞏昌一府兼漢隴西武都天水二郡之地
漢水出陝西鞏昌府秦州嶓冢山爲漾水東流至
西和縣即入武都上祿之地名爲西漢水又東流
至成縣即武都郡治名六漢水折而稍南折而東
南入漢中府鳳縣過沔縣西別爲潜又東合沔水

東流經本府洋縣流入湖廣襄陽府鄖縣至均州
爲滄浪之水歷光化襄陽宜城荊州府荊門州潛
江縣至沔陽州過三澨至漢陽縣大別山南流合
岷江東至江西南康府星子縣匯澤爲彭蠡東爲
北江至南直隸通州入海彭蠡北江蔡傳疑之然
此正禹貢書法好處見江漢二水小大鈞敵不可
偏重一邊故雖已合流各導各水漢固江也江亦
漢也江漢旣經彭蠡則彭蠡之水言匯亦可然此
先言漢則自當以爲漢匯後言江則自當以江爲
會匯江漢並流漢水原在北故曰北江漢在此旣

言彭蠡爲漢匯則江之來自當稱北會也曰中江
者上指漢陽等處下或澤也
兗縣今岳州府慈利縣見九江巴陵縣今屬岳州
府
江水自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發源西南至威州
過汶川轉而東南至灌縣過金口至新津縣合阜
江水入叙州府宜賓縣與馬湖江合東北入瀘州
合江縣至瀘州東北入重慶府巴縣經涪州合州
黔江忠州入夔州府萬縣雲安奉節經瞿塘峽入
湖廣荊州府歸州出峽歷夷陵宜都枝江公安石

首入沔陽州過雲夢入武昌府嘉魚縣經江夏縣
東會漢水南過武昌縣入岳州府巴陵縣過洞庭
湖東至武昌府咸寧縣東入江西九州府德化縣
入南康府星子縣過番陽湖入南直隸安慶府懷
寧縣入池州府東流縣北流又折而東歷李陽河
口梅根口銅陵縣東入太平府當塗縣入和州爲
横江入應天府上元江寧入揚州府經儀真縣歷
泰州經常州府江陰縣江南江陰江北泰州經蘇
州府常熟縣至揚州府通州入海江南常熟江北
通州

其始誤以金牛峽爲嶓冢山因以名縣後人反以
嶓冢縣爲漢水之證事之難辨有如此者
洪範占法事類以棊子定棋子全爲事類而設詳
見下
先將事類寫定或一陽或二陽或三陽或一陰或
二陰或三陰雜陰雜陽或水或火或金木土
先看斷詞
或六數或小數
次蓍數
次看所得之畫或一陽或二陽或三陽或一陰或

二陰或三陰或水或火或金木土與事類合不合

再看純陰純陽雜陰雜陽

次甲子

後看當時年月日時或一陽或二陽或三陽或一

二三陰或水火金木土與事類合不合再看純陰

純陽雜陰雜陽

著定三陰三陽雜陰雜陽

綱奇目一爲一陽目二爲二陽目三爲三陽綱偶

目一二三俱爲陰主綱綱奇偶合曰數一爲七爲

陽二爲八爲陰三爲九爲陽雖多一陽數然所合

亦多所對亦多吉凶無偏陽固有餘理也九固多

一陽也一三爲雜陽二爲雜陰十二目

棋定三陽三陰雜陰雜陽

如陽畫一一爲一陽二二爲二陽三三爲三陽如

一二一三二一二一三三一三二爲陽者九

如陰畫一一爲一陰二二爲二陰三三爲三陰如

一二爲二陰一三爲三陰二一爲一陰二三爲三

陰三一爲一陰三二爲二陰爲陰者九

如陰陽二畫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二之一二之

二二之三三之一三之二三之三謂之雜陰雜陽

或綱陽而目陰或綱陰而目陽凡爲純陰純陽者

九雜陰雜陽者九綱陽目陰爲雜陽綱陰目陽爲雜陰

甲子定三陰三陽

本極有圖

著定五行

一綱一目其揲下數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

木四九爲金中五爲土

事類定五行

一綱一目其棋子排下數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

八爲木四九爲金中五爲土

甲子定五行

本極有圖

定事類

如筮者欲年上占排定棊子年是三陽則此事即

屬三陽餘倣此看年上數是一或六即爲水餘倣

此隨月日時人

五行上下取陰陽之數首目取數東西取

定吉凶

一以揲下畫占大數小數

一以棋子擲下雜取片八自上而下者二自西而

東者四經者比兩[illegible]其畫上下皆陽爲
純陽上下皆陰爲純陰上陽下陰上陰下陽爲雜
陰雜陽上分陰陽下士一二三數如一、一陽畫是
一陽一二陽畫是二陽一三陽畫是三陽如三一
陰畫是一陰三二陰畫是二陰三三陰畫是三陰
餘倣此如上一陽畫下一陰畫上一陰畫下一陽
畫爲雜陰雜陽此事類分陰陽也某畫上下爲一
六爲水四九爲火二七爲金三八爲木五爲土此
事類分五行也
一以揲下數與事類某畫看如事類是一陽數亦

一陽大吉二陽三陽次吉事類是一陽數是一陰
大凶二陰三陰次凶如事類雜陰雜陽數亦雜陰
雜陽或純陰純陽皆不相對不相合通爲雜論吉
凶參半如事類是火數是木爲生大吉土爲相次
吉水爲尅大凶金爲賊次凶水生木木生火火生
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
土尅水我生者爲相我尅者爲賊
一以甲子陰陽五行與事類看陰陽有合與不合
五行看生相尅賊
一看大數各以所占事定吉凶曰正吉不正則凶

矣曰靜吉動則凶矣無吉凶并行者在人消詳
一斷法有三名爲三其實七古人占卜皆用三二
吉一凶斷以吉二凶一吉斷以凶三吉大吉三凶
大凶詞一也數分陰陽五行一也甲子分陰陽五
行一也共三（數分陰陽五行純雜者三　甲子分陰陽五行純雜者三）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閒數者天地
之閒氣也其凶吉也雜
純陰純陽爲正雜陰雜陽爲閒如事類三陽數亦
三陽大吉數三陰大凶之類故曰確如事類雜陰
雜陽數亦雜陰雜陽或純陰純陽不相合未見吉

不相對未見凶從使事類相對相合而本數陰陽
已參差矣吉凶未定故曰雜
象以偶爲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有
對則凶
易卦陰與陽正應則吉餘數陰與陽[illegible]
對[illegible]應甲子陽干陽支爲純[illegible]
純陰[illegible]陽干陽支爲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純陽[illegible]陰[illegible]陽在三[illegible]
[illegible]

爲一陽就是純陽乙巳爲三陽就是雜陽
大抵此占主著與某子二事合事類即是合某子
京房直爻法三百六十者六甲相乘自然之數也夫
震兌坎離二至二分之爻爲三百六十亦自然之數
也夫豈人爲之私哉
一陽來復其一歲之首乎周之建子其得天元之正
乎上古甲子曆紀之始也其起元之首乎起於坎中
終於坎中一會之周也
五行生則造化發育之功具而十數由之生此數所
以止於十也天機至此而盡洩也宜乎萬物莫逃於數也萬物

生於數而數本於五行
三百六十六者天盤之定位乎至皆定於子乎三百
六十者爻之數也不足者若右轉也此與歷法不同歷法日行恰好處天行過直爻歲少六爻天盤運轉當恰好處
上元甲子數之紀也四百九十七年會之終也
上元之後歲之復也寒凝愈甚者可以識陽九之後
矣每六氣後餘一日三時五十八分有奇二十四氣
共五日三時歸于氣終
易用七八九六之數老變四十二餘則六四十八餘
則九九六變而運交少不變七八爲十五居中而各

司其事自然之理也
水尅火土以制之則水不能害火生土土以泄之則
生意微金遇木爲讎木遇火爲恩土勝木不能侵兩
土一木木反爲恩火得水而既濟金得火而成從革
之功木得金而削棟梁之材水得土而生物生克制
泄恩讎勝者吉凶平也京氏傳曰金之鄉土臨爲父
母水之鄉火來嬿相敵此之謂也
初變者直土用也再變者制泄勝也三變者生克恩
讎也
克主者爲大逆主克者爲鬼賊

再變之於主比德者兄弟也雙克者大逆也子得母
而奪逆主遇賊而助逆母得子而制逆吉凶較矣
考當年之太歲莫逃乎生克
初變而主爻之用卦生再變而六十四卦定三變而
四千九十六卦備矣仍以直日之爻爲主但非用卦無以生六十四卦
三吉者是謂大同不同則從其兩
卦應支干應辭善
初變者直爻之用也如乾初一爻直日變爲姤則姤爲用爻
三變者太歲之用也於所變爻起甲子至當年太歲干支爲太歲之用爻如姤得乾
卦初爻當年太歲是己巳即以初爻起甲子歷乙丑丙寅丁卯戊辰至六爻爲己巳是太歲之用爻便直

日用爻生尅以定吉凶以甲子起太歲用爻數至本月支干爲月將又以甲子起直日爻至發時爲時神
三占而吉凶決矣也用爻支干太歲支干相生相尅一用爻五行三變卦爻五行相生
相尅二也四千九十六變之卦辭三也
木運七十二木運七十二火運七十二土運七十二
金運七十二水雖尅火直日用爻在火運其災稍減
又在水運其災爲甚水雖生木直日用爻在土運其
福稍減又在水運其福全備
卦爻正應者吉反對者凶復與姤爲正應復與夬爲
反對九居五爲天恩六居二爲地德九居四爲天囚
六居一爲地陷

傳曰定之以三占考之於三輔此之謂也
坎之中後十五爻爲初氣即冬至坎之六爻艮之九爻
爲二氣即小寒艮之十五爻爲三氣即大寒艮之廿五爻
爲四氣即立春艮之九爻震之六爻爲五氣即雨水震之
十五爻爲六氣即驚蟄震之十五爻爲七氣即春分震之
六爻巽之九爻爲八氣即清明巽之十五爻爲九氣即穀雨
巽之十五爻爲十氣即立夏巽之九爻離之六爻爲
十一氣即小滿離之十五爻爲十二氣即芒種離之十五
爻爲十三氣即夏至離之六爻坤之九爻爲十四氣即小暑
坤之十五爻爲十五氣即大暑坤之十五爻爲十六
氣即立秋坤之九爻兌之六爻爲十七氣即處暑兌之十
五爻爲十八氣即白露兌之十五爻爲十九氣即秋分兌
之六爻乾之九爻爲二十氣即寒露乾之十五爻爲二
十一氣即霜降乾之十五爻爲二十二氣即立冬乾之九
爻坎之六爻爲二十三氣即小雪坎之十五爻爲二十
四氣即大雪此止就六甲之數言之所謂歲有十二月
月有三十日一歲之常數正猶就月朔一歲三百五
十四日皆歲運之周一就甲一就朔也若論的數每
氣十五日零二十刻有奇
一運之終交代之期用靜可也獲恩德上吉三吉則

行之坎離震兌之用四十二乾坤艮巽之用四十八
數盡則交
坎之用餘艮七十二外則陰土也坤亦陰也離之用
餘巽七十二外則陽土也乾亦陽也
弘治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子時甲子年甲子月甲
子日甲子時直爻三百六十日
每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六十八年行過三百四
十日三旹之積十七日是爲一會不及三日一小會
也
七會四百七十六年

京氏易傳至百餘卷必其於四千九十六卦俱有所附五星衆是之經留順逆遲速守犯自關物以至閉物俱有定局若太乙數之式者惜無所考也姑億識之

京氏易若今星士之五星子平但二書論一人之休咎京氏論一世之休咎

天地間止一陽氣之流行自冬至至夏至則日升自夏至至冬至則日降升於上則為溫為熱降於下則為涼為寒陰是静的物本寒其體也隨陽之升降為寒熱耳冬寒矣而地下則煖夏熱矣而地下則寒夏至後氣降若何飛灰觀今風匣可知進而吹固生風退而縮亦生風

焦氏四千九十六變孔氏之正傳也

京氏直交則以己意行之也

先儒謂老氏以有無為二周子以有無為一非也

周子亦以有無為二有無為一朱子之正論也

予以至無而至有釋無極而太極亦回護也

天地間惟水為最先生自子運至午日長日來漸消短東南始皆水淮水漸落而地出故西北之地先出地脈拔盡故人稀東南地脈方盛而人物漸長天地之開也自西北始故天地之閉亦自西北始

斗指日躔為六合

蘇秦亦識天下之勢不幸而不遇急於富貴而為合從非其本見也初學既成知周室易興說周顯王顯王不能用次知天下惟秦強可輔之霸而說秦惠王惠王不能用然後說六國使合從非其本心也卒之殺身使顯王用之則周之威令可復振秦惠用之則秦可霸而身可全

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此張子灼見道體之本然他人所不能道太虛無無極本非空寂只有形不形之異耳三五是十五五三亦十五三五雖不同不過皆十五但變易不同也形不形雖不同一氣也但聚散不同也一動一靜一聚一散是謂參五變易也

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此橫渠灼見性命之真故敢為此言自孟子言性善之後諸儒不敢為此言

孟子言性善非謂性全無欲只以當時人皆說人性無善故孟子言人性固有欲然萬善皆備於性

非謂全無欲也孟子嘗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敬其兄也以為性善之驗若果知此則愛親猶待孩提敬兄猶待長若一生下時便要食乳卧一汙濕則啼雖母就汙濕不能顧然則人之生欲在先乎善在先乎只為世人謂性中無善故孟子曰孩提知愛親長知敬兄皆自然之良無待於習可見人性中本也有善此孟子立言之旨也若謂止有善全無欲則以告子之辯豈不能以前理欲先後折孟子遽肯默然而服哉

行或未分有悔吝之防尚書洪範衍曰卜五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占用二曰貞曰悔自夫子贊易之後卜書不傳古法只悔乃四千九十六卦之凡例六爻無動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六爻有動遇卦為貞之卦為悔

五年一禘王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三年大祫合七廟祧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祀之歲一時祫合七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祀之四時各祭於七廟而各祀之皆天子之制也

七廟之禮決不可行止以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文所謂七世之廟非七座廟也禮經諸侯去其七又遭秦火之焚漢儒附會而成至宋儒既不以身體又不以理察又不以時日計度遂議定以為不刊之典今大祭之禮一行須一二時若七廟畢一廟而後一廟出一廟而入一廟一日之間亦不能周是君臣上下終日不食則奔走登拜之勞腹又無食精神疲倦豈能堪乎若祭一二廟而食亦無是理也况古禮繁多今禮簡少不過十之二一日之間安能周乎若分日而祭古又無是禮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此二段事同几言神位室祊言祀神之所書成王殁設五席兼設平生之坐先儒謂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亦或室或祊之意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天子尊故統乎上者諸侯卑故統乎下者上謂諸侯下謂大夫士是一方謚是一人

祭祀用尸其義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土木之像像又不能行也而易之以畫影二者猶有用尸之義至宋儒謂影像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

數寸之木與祖考有何相干也古人本主之設蓋以古人用尸皆以子弟為之高曾祖考無以分別故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獨用主正如今之鄉飲主介賓僎之帖獨有帖而無人也

古之坐即今之跪儀禮所載凡祭主至神位贊者曰坐是也

氣之性本虛而神虛字為無極字神字為太極字虛而神正是無極而太極氣字是陰陽五行

詩言駿奔走在廟書言駿奔走執豆籩所謂速如奔馬也禮之嚴如此故有子曰還從容步為貴若

太從容則慢矣

在庭則抗而立在朝則俯而立

長裕不設正如孟子所謂心勿忘勿助長也言自益益人固貴不已其功然須優柔有漸間斷固不可急迫亦不可此為學之要法

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只此二句撫世酬物之大權經綸勘定之妙用盡之矣雖黃石經亦有所遺分陽者以大臨小五霸是也分陰者以小事大句踐事吳是也迭用柔剛者隨時消詳乘勢發機之用也君子握此安有敗事

冬至一歲正氣之首子之始也曆家截其中而用之子之前半尚屬去歲然後卦中無坤泰卦中無臨子月帶亥月之半寅月帶丑月之半天心安得無改移哉

動有二靜惟一有大動有小動無小靜大靜也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也

識時務者在俊傑孟子之時霸業一[illegible]既成霸業在威力桓公之時小國多桓公管仲恃其威力以行霸道衆小國皆服從雖有一二大國不得不從孟子之時七國勢均力敵雖有桓公管仲天下誰

肯服從惟王道則以德不以力無[illegible]行也

鳶飛不是說鳶之道魚躍不是說魚之道是說天道化育流行也不但鳶飛魚躍是化育流行鳶之死魚之死亦是化育流行知此可謂知道矣

兟洛先生語録卷之三終

乾元亨利貞　乾字是伏羲[illegible]的[illegible]元亨利貞是文王
繫的辭乾卦中有箇大通至正的道理故文王繫
以元亨利貞之辭作四樣解說各不相關其一以
卜筮言[illegible]古所傳朱子之本義是也其二大哉乾
元雲行雨施乾道變化三節是說乾字是天元亨
是春夏生長物利貞是秋冬收藏物如曰乾元亨
利貞者天以春夏秋冬生長收藏萬物之謂也其
以造化解也其三大明終始首出庶物二節是說
乾字是聖人[illegible]元亨是聖人得位利貞是成天

下之治[illegible]曰乾元亨利貞者以聖人之德在天子
之位成天下之治之謂也此以聖人功業解也其
四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長人君子行此四德
三節是說乾是健元亨利貞是仁義禮智如曰乾
元亨利貞者君子以健而行仁義禮智之謂也此
又以君子之學解也其他倣此
龍德而隱是有聖人之德而隱若伊呂之徒聖人
樂則行之是他本欲見是之人今不見是而無悶
如巢許之徒彼自忘世矣不必言無悶也若林和
靖四皓隱士耳非龍德而隱也

剛健中正都在龍德上正中以時位言也庸言四
句是龍德意德溥二句是正中意何[illegible]潛離隱
何以能化哉庸言庸行之信謹正見德之盛處蓋
凡於朝廷宗廟及衆所觀聽之際信之謹之但有
德者皆能至於尋常小小言行非德之至純者鮮
所不忽邪字指外物或指心之私以言行言之亦
可邪乃誠之害也故閑邪所以存其誠善字德字
皆指上三句言溥是及人之溥指化而言
忠信是進德之本脩辭是居業之本朱子語錄所
謂有比[illegible]方[illegible]進德是也知至至之就是進德知

終終之就是[illegible]業蓋惟有此忠信之心而后能知
至至之有此修辭之誠而后能知終終之上至字
是理之極處下至字是求要到去那地位終是已
到此修辭立誠地位下終字是守之悠久至是指
理之極處言終是就理之歸宿言其實一也但自
理之至而言謂之至自吾已到謂之終能知至而
求至則知之已真故能於念慮萌動處審其善惡
而能存之能知終終之則行之已熟故能泛應曲
當敬心所欲皆合理節是能權而化也
大抵此文重[illegible]字[illegible]進退無恒便見欲進上下

不常便見欲上退不是自上而退是原所處本等之位進便是進不進只在原處地位上便是退盖欲進而不能進便是進退無常也上下亦然

上即物類之同明聖人與人同類作而人覩下文即物類以見聖人之所以作而人覩者以其同類相從故也

無位無民尚可至於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亢爲危道也如宋孝宗既禪光宗漢獻受制於强諸侯是也楚伯王可謂賢人不輔如陳平韓信英彭俱去而從漢

坤順健者非不順而又健順而健也盖順而無一息之不順方爲順而健固守其順者也若有一毫健焉則非健矣所以謂之坤有一毫之健即復卦也

乾曰元亨利貞坤曰元亨利牝馬之貞乾之時君子以正自持便了坤之時正固不可離然須和柔委曲方能行之此君子處治亂之道也處坤時便覺費力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厚字指坤之德是化機之亨氣載物是物之亨也此無疆是乾之亨品物流形者也含弘光大照厚德亦指化機說含弘言無處無之其含甚弘也光大是昭著於兩間其光甚大也如夏氣一動無處無之是含弘含字是容字不是含藏之含夏氣之熱是其光明著見而大也未說到物上到咸亨始到物矣

易道固當因時也要論自家材器坤之時本不可爲也有直方大之德亦可爲也商山四皓是六四之材只可隱處若不自量而出如酈生之徒殺身必矣蕭何張良有直方大之用也

上六龍戰陽雖衰猶龍也陰雖非龍盛則亦龍矣故稱龍戰或以龍只指陽言陰與陽戰也未見正義如臣之於君夷狄之於中國是也

餘慶餘殃起於一念之善不善弑君弑父由於一念之僭逆若堅冰之由於履霜也當臣子初萌僭逆背逆之時就曲處之則可免禍若其勢已成而方辨之則禍立至如王莽司馬氏方其匿情求名及初握兵柄時處之何難直至平帝高貴鄉公時乃以晨星之從方欲奮於一戈其能免貫充鴆酒之禍哉辨之不早辨也不早辨尤不若不辨也

當屯之時既有濟屯之才如何又不遽進理勢當

如此也彼秦隋之亂極矣陳勝李密之徒既無亨
屯之才又不知未可遽進之義時未可而欲往適
足以殺身爲真主之驅除漢高祖唐太宗負濟屯
之才知其未可攸往也方且潛龍於碭晉陽之
間待時而動天下一矣時乎時乎讀易君子尚其
戒之此興亡之幾也
漢侯而不寧楚項王既分列諸侯自都彭城而驕
得非建侯而寧者楚之亡也忽焉聖人之言可謂
必應者矣可畏哉
君子經綸雲雷要見草昧意方見是屯又要見未

卷四　五

通意經是揔其綱綸是分其目綱目備舉大小不
遺方成濟屯之功漢萬目不舉經而未綸也
屯如邅如屯是爲其所難邅是遲回不進是蓋人
有濟屯之才上亦有可爲之君而爲權幸所羈也
然權幸初非有害我之意蓋欲以勢利籠絡納交
於我耳但君子守正不爲所籠絡至於久而必通
權幸之妄求者去而九五之明君合矣女子貞不
字馬融之就梁冀班固之從竇憲可謂不守女子
之貞者矣
屯其膏陽剛中正居尊有應不可爲者但爲坎體

身居陰中已既難爲六二才弱不足以濟既無人
寧其化初九得民於下又有人阻其化此其所以
終不能爲也如晉時簡文雖賢王謝之才本弱桓
溫又擅其權於下禮樂征伐其能以號天下乎
蒙亨斷作明者發蒙一邊說爲是本義乃占法也
如比卦云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此蒙
最明童蒙求我重明者自重不爲童蒙求教之切
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暗者固有亨道也筮者
暗則我當求人而暗者亦有亨道也利貞亦是筮
者明則明者教暗當以正筮者暗亦是明者教暗

卷四　六

當以正也
利用刑人是立法要嚴用說桎梏是把那用的刑
罰寬些子蓋發蒙之道當嚴以督之然不可强其
必能若有未通時徐徐待他自省若不管淺深逼
着他時則反無益於蒙而我遂失了發蒙之道非
吝而何吝是發蒙者之吝刑人是刑杖之人用是
人以治人也
治蒙過剛正是我擊蒙爲蒙衆害也取必大過攻
治大深是害了蒙者故不當過嚴外誘是害乎蒙
者則當過嚴利不利只當不當耳

孚以心言蓋人於當需之事雖勉以需之而心或
有欲速者非需也故以孚爲言言實心以需之也
光亨亦是心中如此蓋人於事之當待者稍有外
慕則忌躁熗擾便不光明通達矣只以事言若心
能待凡謂有行又要俱合理不可非爲是從言所
行也不是爲僥幸求進之事以進仕一事言此心
待命略無求仕之心然不可謂無求仕之心而所
爲全不致謹又於凡事都要守理不是不爲求進
之事也此卦於人之居常遇變安於知命居易盡
性處說得委曲詳盡學者若留心則平生無不足
之事矣

卷四　七

入于穴敬以上是象終吉是占三陽有援人之力
者本欲害已因其敬而反救已昔文天祥因於金
金使人監之天祥朝夕誠意待之久而反親指示
南歸之途天祥遂脫難正合此爻也
窒還是不遇聽訟之好人或曰五中正大人若何
而又爲不正耶主二而言則非正應矣易隨爻取
象正不可如此拘吉字只是窒有通終凶者以訟
不可成故也蓋終其訟不惟曲者凶而直者亦凶
也

天與水違行天氣上行水勢下行故曰違行不[illegible]
天在上水在下也
剛爲險主正是險而徒本欲訟然一則以有柔中
之德一則以勢不可敵故不克訟彼非純德者但
有柔中耳使其勢可敵彼亦敵之矣若更無這些
德時雖遇敵不可敵之人彼亦不量力而與之抗
矣
或錫之鞶帶本義終字勝字俱主皆從剛字來因
恃其剛故終其訟又取勝或字當玩全無理訟本
不能取勝而或有勝焉非定理也如人告狀沒理
一時幸勝敵家卻再告狀別斷過故曰三褫之

卷四　八

師彖辭全以理言之卦中原無此意又一例也
爻中本無律與否臧之意只據初爻爲出師之始
遂以理言出師之始當如此也與卦辭同
不寧方來后夫凶愚意一串觀本義中將字又字
可見將者欲歸未歸也蓋未歸亦不妥思欲歸之
即歸之則可矣中間又有疑豫而不歸則凶后夫
即不寧者也如后漢隗囂幾欲歸光武所謂不寧
方來者何乃又遲疑而不往故終誅死竇融不寧
即來矣封侯永世不亦宜乎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上君子寧孤立無助不失身
於可賤之人古之人如班固之於竇憲蔡邕之於
董卓柳子厚之於王叔文是可傷也若夫卑卑小
輩何足以爲傷乎近時如張西麓欲依劉瑾以行
其志遂至殺身亡家可傷之甚也若夫楊邁石文
義之徒人皆快之矣何足以爲傷乎
畜未極而施未行不指陰說是言所畜者小之義
別在人事上取一象蓋言君子當群小見沮之時
雖可亨然終不能大有所爲如李綱見沮於汪黃
雖未能便退以李綱終爲他打擾終亦不成大事

紂雖不能殺文王是文王尚可亨然終不能大施德
於天下到後來畜極則三分有二可遠施矣
陽本是在上的今欲復進而上然其進而上也由
乎正道而進自由也道者進之具也復不是復於
道是復其上位由道而復也无咎是進得好吉是
進而無沮
與說輻夫妻反目說盡小人之情狀古人所謂其
暫爲朋者僞也蓋本諸此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此不以小人畜君子言亦不
是柔弱的人只在勢弱位卑耳有孚是有柔順待
正虛巽者誠實而無虛假也二陽助之孚之所感
也體字是外對中而言皆爻義占在外柔順得正
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之象陰本不能畜陽
是血傷之象然能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
而能畜陽是血去惕出之象无咎宜矣
還是小人極盛朋黨固結分布天下勢成事就之
時尚德載正是非一朝一夕之故此爻如曹操武
后之流荀彧周來之輩所謂征凶者也陰陽稱只
是爲雨而言非是君子與小人和也月幾望是象
以陰勝爲貞然加於陽則不可故厲君子陽也故

往則凶俱指占者既雨既處是盛尚德載是畜極
未與上畜未極而施未行對
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伏羲以此卦以柔躡剛是
能盡履危之道而可不見傷爲可進有躡而進之
之義故名其爲履文王係辭亦只就伏羲名卦之
義卽卦德以著其象言以和悅躡剛強之後則雖
履危而不見傷爲可進故本義不別解卦名只於
和悅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
名卦爲履以見卦爲履者以其和悅以躡剛強雖
履危而不見傷之象之義也如訟卦伏羲名卦之

義以上剛下險內險外徤已險彼徤而文王係辭
即取是象室惕之義是名卦與係辭之義不同故
本義別解之先解卦所以為訟而後係辭之意此
則伏羲名卦與文王係辭只一義故總解之至其
占亦只是此義故云而占如是也
耿能視至啞人一串說是不以和悅履剛強取象
雖不一然皆本於不中不正才柔而志剛來也柔
而志剛貼武人為大君是帶說柔而志剛為大君
必定肆暴非是為武者使才弱而志剛是才弱志
剛的喚作武人若才剛志剛則為名將矣

無平不陂泰將極而去也不往不復否去久而來
也艱貞艱是思慮貞是施為食時亨意如食舊德
之食不往〻復　上是天運不能無艱貞致下是
人事所以　言此是保泰而得其效也
否之匪人是爻義下二句方是占貞正是泰之九
二爻中行之道也君不君臣不臣便非人道大往
小來是言不利君子貞之故
榮字是加字此非君子輕祿人不能用也蓋君子
欽其德人不知為君子自不得以祿加之如漢龔
遂非欽德者為王莽逼迫而死是可以加之以祿

訟

否傾固天運如此還因君子有陽剛之[illegible]
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曠遠無私只是這裏也同那裏也同不偏厚在一
邊於人無彼此是所同者無私非所同之事無私
也未可說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上亨與利涉須
從于野上來利涉上又添以健而行的意利涉是
遇難而亨君子貞只發明于野之意利字只是覆
說亨利涉之意象則所謂未有大同於物不正者
不正則自不能大同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言其時无私蓋數十人來相
與初見之時未有厚薄不但人之公者能然雖私
之人初見人時何厚薄之分至於處之既久公者
則但無厚薄私者則漸有厚薄不同矣以剛在下
則其德無私也上無係應又無邪人在彼來誘我
也同人于門只是同人無私之象然此止說無私
意未說到曠遠也
陽為大有五陽故為大有健明是德居尊是位時
行是治治即德之發用處大有只是天下皆在照
臨之中而乾健離明居尊應天以得元亨皆則治

天下之道與其效也
無交害匪咎是交義艱則無咎是戒占初九本爲
五之大有在此則亦爲當大有之人大有者也交
害只是富則易驕多有而害生凡事久則有失而
害生事之初未有失也故未涉害
大車是剛中之象載是應上之象有才德爲上信
任也有大車而不以載則大車徒空耳未說到勝
重上載字重有物得用上一不重勝重細詳自見有
所往而如是兼剛中得應上无咎則勝任而免責
矣

語錄　卷四　十三

內止是其心抑止而無發揚之意猶厭着其有不
外見也亨是行得去人不阻抑拂亂有終是那所
有始雖晦而不彰終自著聞不可掩非是亨又有
終也亨是眼前終是后面事內無驕心外無驕行
矣
在上能謙從六五來不富從六字來鄰從五陽來
不富不是在上能謙在上能謙在不富之上一層
惟其在上能謙所以能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雖
是所當伐者亦本於謙而得衆來未謙而得衆所
以侵伐能勝不然雖有所當伐亦不能勝是不但
征伐也凡事皆利德字從不富之象來利用二句
則占也
和樂應上是豫之正義順以動是所以致豫之由
也卦辭中以順動含上應盖能順動則自然和應
矣俱在利字上
盍合也簪聚也速也聚而合之又速也由字上已
有潤澤的意盖因有澤及人故人悅樂然又必盡
誠以來天下之賢爲之輔助斯可保此和樂於無
窮也朋來一句順動之意但上之順動所以致和
樂也此之順動所以保和樂也順動一也用有不

語錄　卷四　十四

同耳天下皆和樂故爲大有得
此重物隨己上剛柔以柔爲己而剛爲物彼此以
此爲己而彼爲物言固有主賓也己能隨物二句
不平因己能隨物故物來隨己然何以見其能隨
物處陰自能感陽動自能獲應元亨推開去指所
爲無礙也大凡人輔者多則事易行然有無咎之
亨有有咎之亨如亂臣十人之在周故凡制禮作
樂刑罰討罪沛然施行無不隨意宋朝王安石引
用蔡章之徒充塞朝廷當時一時所爲誰敢阻滞
然非大惡極矣

隨有獲此爻辭可以當之貞字是得民之正
自是盡臣職耳非如田常厚施於國暗邀人心者
也然亦凶上之所甚忌莫過於大臣之得人心謂
其附彼而離我也昔宋太宗於眞宗之立不喜曰
人心遽屬太子置朕何地父子之間猶然凶危可
畏哉

艮巽非蠱乃所以致成蠱也

陽剛字要玩是有用世之才德者也若止不事王
侯而不高尚其事猖狂於天下如竹林七賢之徒
亦不足貴也

語録　巻四　十五

臨此卦之意蓋言當陽長之時固大通利正然恃
其長盛一或不謹自此以往亨者不亨而正者不
得遂矣唐之五王宋元祐諸賢似之八月是自子
十一月至未八月也剛長中亦有貞義剛非貞而
何體德中亦有元亨義其善如此自可大通

知何以爲大君之宜蓋以一事自爲之猶之可也
大君以一人之身總萬幾之衆是可不任人乎中
庸曰舜之所以爲大智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
也與此同

九五居上言有觀之位內順外巽言有觀之德夫
有位而無德則固無以觀天下有德而無位則亦
不能以觀天下此觀之意順巽就是中正致其絜
清四句是示不敢輕易舉動凡有所爲熟思審處也
孚是示天下之孚顒若是爲人所仰總是一箇觀
字有孚顒若是君身可爲人仰而人亦仰之也示
者仰者皆中正也

觀我生進退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則不仕是
也此謂可進可退之時若決不可進之時雖通亦
不進矣此時不是時世之時乃所遇之時如孔子
當大亂之世可以進則進是也

語録　巻四　十六

亨字泛說不指折獄言既亨又利於折獄也正如
謙之六五利用侵伐又無不利也噬嗑伏羲本意
只是去其阻塞則合文王以大通明之折獄是文
王卦中又指出一事而言後周公六爻皆以折獄
言之非伏羲名卦即以獄爲上也非如訟卦本爲
訟也亨字斷不可用折獄說是非未辨而有爭物
之間也是非既明則合矣

得黃金黃字亦從五來厲是操心危已當還恐未
當惟恐其或差也作危殆者非是

賁亨通則通矣而所通者小何也有文可通無本

故小攸往亨亦在賁道發揮陽本能行而内又離明故亨陰本不能行又艮止於外以得剛文故小利有攸往不能行於外也

敦本尚質從柔中來得賁之道從爲賁之主來賁文也如何本實爲得賁之道本實乃賁之主也束帛戔戔即形容那丘園之狀也敦本爲質自其陰性吝嗇言束帛戔戔雖是得賁之道然卻薄小蓋因其性之吝嗇做出本實薄小之事然是賁之主但分兩下耳戔戔又狀那束帛也此丘園之象正論語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以宮人寵無不利利是有貴人以爲之主故凡事順遂或以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爲已也順其爲人也忠此是講无咎非利字意

得輿剥廬是象占具其中得輿在五陰在下承一陽取象剥在一陽在上五陰欲覆取象剥廬者小人本賴君子以安也今衆小人把君子都剥落了到那禍亂既成小人自家亦不能保是自剥其廬矣自古如漢唐宦官把那君子都殺盡到了來紹朱温來時盡行誅戮豈非自剥其廬乎狄仁傑在

[illegible]

剥字全從剥來至坤則陽氣已萌特未成耳亦見天地消息之機聖人知幾之神也方剥之時陰方盛而尚隔純坤然復之陽已根於此矣正與剥之上九本義所謂剥未盡陽復生相表裏

不復本於六來終迷本於上來復終則爲姤矣其能復乎案指天說如星辰晝見水旱不時之類在一人則如疾病之類青指人說如盗賊弑奪之類在一人則如獄訟之類此文義是以一人說行師非真用師是言其凶之大也十年不克征則又終凶矣

无妄九五遠人稍有不恭便欲近攻遠討非勿藥也必如周公之於殷民夏禹之於有苗然後爲勿藥也或以上下相交言言其相信之深或有讒譖之至勿辨蓋相信之深讒譖之言必不入若辨之則變多事矣胡以嫌疑小生不必辨則太非既相信又何足嫌疑有嫌疑又何以爲无妄之至耶

健極則難畜畜極則當變而不畜故通極而通一句總承上二句來譬以堤障水到那水湍時堤固不能障水亦自濫是所以畜之者與爲所畜者皆極矣故通三[illegible]爾賴豈相畜俱進至三三隨上而

進良馬只指三說艱貞與衞四字平說然艱貞乃
所以行與衞之道也與是致用之具治平之法是
也衞是自防之術如左右近幸指吾爲非及奸人
緣法作弊險小之人求吾之失而致謗皆思所以
防之者如何與乃治之去衞乃法之防須有了如
此本事方可居官如良馬之逐也利有攸往即良
馬之逐也所以艱貞習閑者只是爲三過剛進銳
來非爲九不可防也

觀頤二句不是正之實是考其正與不正也求字
解作考字愼言語節飲食只是養德養身之急務

觀頤口實所包若濶不止二者而已節飲食可取
鄉黨夫子飲食之節

此是人初能自守而終遂改節者如漢之紀唐始
以清脩著名後仕王莽及光武起而得罪矣爾指
初九我指四朶頤亦指初謂初見四而朶頤也

大過不是剛過亦不是中強之弊本末之弱只是
有非常之變而大命　於常之時棟撓是當事變之
時無非常之才事必敗如漢之竇武何進之去宦
官子之之讓國趙括之爲將皆是剛過只是去其
過而就中是其才可　以濟大過如周公伊尹霍光
之輔幼主湯武之征伐皆能濟事而成功盖謂行
權者言也

大抵此爻言剛柔得中剛可濟過偏於柔則不可
濟過兩意也得中可爻以陽居陰柔至於柔以爻
以陽居陰已中了又應之於陰則過於陰矣大抵
當有變之時過於柔過於剛俱不可只要得中隆
是其才只可當大事皆是事成了

水最是能陷而險者陽陷於陰如物沉於水險可
知矣人最是外爲若無事內藏禍心爲險陷若外
面有步機緘發爲猶可測度故內實外虛爲陷險

之義也

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陰柔既非濟險之才又
居重陰之下則其勢又難于自免其象則爲習坎
而入于坎窞矣自習坎而入于坎窞也以六三言
之入于坎窞不言習坎例之可見窞者坎中之小
穴乃險中之陰可見是險中又險無可出之理矣
凡言坎者猶有可濟之理入于坎窞終無可出之
理矣

此只是說附之麗死明義其象爲火體陰用陽正
是說附盖火是陰體附陽爲用不是說火明何也

下彖辭無明之義也或曰麗字兼附與明陰麗于陽是附之義其象爲火是明之義下彖亦有重明字眼

缶是常用之物大耋之嗟是取象言當將衰之際愁悶不能自遣也不止爲嗟耋且將死言人於盛極而衰之際不能自處則凶如瞿氏既收兵權之後乃不達缶樂之理兄弟相對而泣所謂大耋之嗟也遂滅其族又常見當世之貴人一被淪棄不勝其憂多至亡身或不勝其戚戚之心寄情於神仙盃酒之間往往敗名破業皆所謂凶也嗟夫士

君子當其未遇之時固嘗困窮拂逆矣及其既陞華要而被罷遣是固吾偶得之當耳乃往往不能自安名爲達人大觀者亦不能不動於中矣夫惟孟子貧賤不移難矣哉吾知免夫是矣

取女是卦中取出最大一事別言之蓋所感之不正在夫婦尤爲甚重苟合淫奔者其能爲終身之托而成其家乎故特指而言之取女要本於正來如得其時待其求之類亨始之正得亨又要利貞以保之朱子云然不以貞則失其亨可見必正而亨非正者死亨也

二在鄭卦之第二爻正似腓之在膝下足上此是那性躁急不常之人而却知道義死生禍福之然感人之道已之於人固不可以是而自處人之於我與其得口蜜腹劍之人不若得是人而緩急猶可恃也

咸股是執隨之象執隨是咸股之正義往不是隨是以此隨道而往以利勢感人也如衆人好利即亦從而好與人相交皆以利不以義是也股之取象有兩義三當之處又隨是而動如三隨二初而動也執其隨只是於三在二初上取義九字上亦有

憧憧思言是能靜爲陰所移九三宜靜而動爲可羞如王莽特群臣爭獻符瑞者此不足怪揚雄爲世名儒乃亦美新其爲莽大夫乃爲可耻

此恒字却以尋常言非以常久言也尋常對異而言常久對暫而言然未有不尋常而能常久者也震上巽下便是理之常若陽下陰上便是陰陽易位大變也有雷便有風是常理二體以震巽剛柔相應言六爻以三陰三陽相應言剛柔相應是天下之常不應則變莫大焉

淺是深求恒是常理言之[illegible]之進讀孔融

[illegible]懸隔不但名[illegible]
[illegible]亦然如荀彧之於曹操一則已秦[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求一則已不度力一則已好求[illegible]
[illegible]凶矣
只是人之所為不得其要道所以雖久
[illegible]主治天下其道在任賢却乃自親政事
[illegible]小雖自夜不休亦不能給雖百年何益若
[illegible]王安石之為相是也此只是箇不會幹事的
[illegible]邪也
[illegible]二字要分明是陽退而避陰也蓋惟六居[illegible]

至之後陰漸來陽漸去便是陽退避陰也後尾從
初來初以上下言之則在一卦之下故曰後悔處
是儉德韜光意靜俟如伯夷居海濱待天下之清
也遯尾是在位者退之不早勿用是占者當其時
當不可進也指未仕者言
陽剛則操介嚴守確卦外則本事外之人未曾出
仕無係無應則非外物所能動者故有肥遯之象
自由自在何不利之有嘉遯在己處之雖好然還
有奉着時如龔勝之屬嘉遯是在位者張子房以
之肥遯是原不曾在位四皓以之

是于卦體上取了羊之象六五上取了喪之象[illegible]
卦體為壯如羊也六五不能壯是喪羊也柔則退
縮不敢進中則自守不欲進此正如漢之石慶當
夫東方朔張湯諸人爭名努進之時而能醇謹自
守雖失了為相之道然却得善終
明出地上言萬邦皆文明之化也文明是明字意
萬邦是地之意順而麗乎大明重順字大明字輕
是言有如此德以附乎君順是恭順守王度遵侯
職而僭越之無有也柔進而上行只是說以謙恭
禮下之德居乎尊位柔是謙恭溫和無剛強驕亢

之意安國指天子之國
吉只是進福就是吉也王母占中假象享先妣是
說占法非以此為祭祀說也不可以錫馬三接為
福蓋彼是功臣受此褒寵此是仕之初耳只是居
天位而食天祿也
艱貞只是晦明蓋人於患難之時盡將那些心真
之氣晦而不露若愚人相似而中之忠貞蓋未嘗
泯沒重在不用其明上上是明夷之時下是處明
夷之道
初遠於五是君子見傷去而志不得伸去字象飛

志不得伸象見傷垂翼初九象君子君子如鳥見
傷從卦來要見因明而見傷如弼正建明之類因
明見傷也主字作活字看主於人有言非主人也
如孔子在陳絶糧孟子去梁適齊而齊王又託疾
召孟子所如不合是也于行主去此國言攸往主
往彼國言飛而垂翼正如孟子去齊不豫也
利女貞正是刑于寡妻之意蓋必能刑于寡妻而
后可爲父子兄弟之法也是必然之理家人指男
女男女潤凡一家之中爲夫者父兄弟子姪之屬
皆男也爲女者母妻兄弟子婦皆女也故曰一家

之人
此正是男正乎外重九五上蓋以九五有是德而
得賢妃之助王假有家是家齊矣由是不必憂而
天下平正是外正也然正外必本於正內王假有
家是內正吉是外无不[illegible]俱是占假字只是齊之
意指中正而言此是家齊國治天下平的道理
天之所命爲性心之所懐爲志性字志字當分曉
歸是之子于歸之歸指女子之嫁而言也中女少
女歸至夫家各不同愛
遇主於巷與納約自牖不同牖是就其所明而通

之巷是君臣之情不通不聽其言正道不得行由
他而往期欲君心改悟而已如張良召四皓以安
惠帝是也
此爻象占通不在本爻取只在承乘有應之爻取
義因處於二陽之間故有曳掣之象又從睽上取
上九猜很之象睽字從卦來天劓即猜很之假象
非猜很之外又有髡劓也髡劓皆刑髡是割其髮
劓是割其鼻因九上陽剛爲正應故有有終之占
使非陽剛正應則終不得合矣
不言吉者蓋有可濟之理尚未濟也本義居尊貼

大蹇剛健中正貼朋來
大人據九五爻當兼德位來碩是爻義利見是曉
占者二句一意上六只是說天下大亂无所之正
所謂茫茫四海皆魚鱉何處堪容魯仲連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鄧仲華杖策以見光武曰願攀鱗附
翼效尺寸之功垂芳名於竹簡耳來碩之意也當
時天下皆亂赤眉銅馬王郎公孫之輩紛紛寇攘
何所之乎只得從光武也
言天下之難既解若果盡平也則安靜之若猶有
未平也則早爲之不早往則患將萌民被其害不

早來則擾民不休
負且乘不是正義是假象文是不勝其位尸位可
羞正所謂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是也非指失位
為羞致寇至中已有失位之意貞是位之得雖不
是自己攀附權倖諂佞人主營求而得乃出于公
朝之薦人君之命然不勝其位自可羞古之人如
殷浩楊琯王安石之流皆是滿朝薦舉人君屢聘
而起然皆負乘矣亦循資守分而進及居位不稱
只是容默保位而已非負乘而何意與六四同或
以鄧通為言通還是不正

損益二卦以主賓看來以君為主則損之為義稽
乎君也益之為義益乎君也以下與內為民上與
外為君朱子云剝民奉君所以為損此言當玩味
蓋以損指君也
有孚還是損下是出於不得已有征伐工役之興
於常制之外取之然是實不得已非假之為剝削
計也
酌損之是盡言當論其淺深損是盡己之忠傑東
歐陽徹忠則忠矣酌損之義則未盡也
細看來卦體有二意損上初畫益下初畫是就二
體兩爻一益一損對待言自上卦下下卦是以二
體上下之位自上而下一直言之前則是損己益
民後則言惠自己及民也諸家通作惠自上而及
下失損益之本旨矣
元是所為之事合理吉是事功成无咎蓋以位卑
言高宜有咎然大善而吉有以報乎君恩故無咎
非以盡職為无咎此見臣子職分為難盡又不可
不為大事為大事却又有出位之失必元吉可免
也此正如陸贄之于德宗雖不在相位眷遇則厚
矣

朱子云夬之而已言易也如以鍬去物一決而已
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孚號其類使君子之朋
合尚有危厲知其奸深術巧不可以其勢衰而忽
之也告自邑以理勝也不利即戎不以力爭也戎
即是不可恃其同類之多還當以理勝之告自邑
二句又言正去邪之本非是因危而防彼投隙也
言不可專恃其力又當以理為本也
壯于前趾往不勝於衲字上取趾下位之義也於
九字上取壯于前勇於決陰之義也決義從卦上
來雖是君子衆[illegible]壯趾之[illegible]

故陰雖弱亦不能勝不勝者一則在下位一則壯
故也

姤遇也好個遇字聖人下的如此有意蓋是那方
盛之時忽一箇敗衰之事萌動乃心之所甚不意
料而至者人所深不願見者也故曰遇其概根不
願見之意溢于言表聖人多少扶陽抑陰之意莊
字不是言陰漸盛只是不正遇而偶合固已非正
已壯矣一陰五陽則壯之甚者也壯字在遇字與
一陰五陽上取出非以其漸盛也爲陽之害只是
淫亂使爲夫家之禍

九五以杞包瓜此正如唐文宗時候宦官盈朝若
于此時生出箇剛健中正之君來倘不量其淺深
就欲誅戮鮮有不致敗者必靜以制之則彼之首
惡者有死亡或有可乘之隙然後乘之則可勝矣
自天而隕言忽然而來也如當時逆璫權勢熏灼
人皆以爲無可柰何于八月十二日忽然就擒誠
如天降也唐憲宗㓕賓帝只爲不令童俱不保身
唐宣宗隱德于潛龍之際後爲天子閉目搖手不
敢一問宦官豈其心一日有忘哉知其無可柰何
姑俟之耳但未能成有隕之功也謂之靜以制之

則亦非拱手聽其自來然中間自修于己時觀其
隙以圖其機者未嘗頃刻有忘但不露泄耳木包
瓜瓜爛而木存正如含章有隕自天也

坤順兊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是乃萬物萃聚之
象也蓋卦德中有彼此之聚卦體中有上下之聚
澤地中有草木鱗甲之聚總爲萬物萃聚之象

六二引吉觀本義雜乎還以二陰爲小人小人豈
可引而用之乎則牽引是二附五也蓋爲二陰所
隔不得即萃必牽引而後萃也虛中誠實皆是孚
虛則無物無他詐僞者是實性理諸儒有明說孚

字指卜祭者言虛中誠實俱在爻上孚之形也禴
祭是薄的非是就用禴祭只象薄物亦可祭

升字全重自下卦進至上卦又要見時之義見得
在下卦之上當進也巽順是有可進之具有應是
有可進之機故進而大通不然進不得通矣見大
人南征一意但自見天子言爲見大人自從下而
欲上進則爲南征勿恤是得了祿位有慶意言是
其道大行志行意俱是元亨之實

陰則惟務升而不顧理升極則一惟升是務而不
止者也不息不指正是人之用功蔡氏云貞字是

據上六才曾言也利于不息之貞是爲上者說
變化之道也是變易以從道也書曰惟狂克念作
聖君子爲善惟日不足小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冥升則不息之貞之謂也冥升汲汲于外者也不
息者汲汲于内者也知利於不息之貞則知冥升
之不利矣

酒食指禄朱紱指恩寵俱是取象當困之時當此
大位重責憂危不安是爲富貴所困也

惟困于石據于蒺藜則有不見其妻之禍不見其
妻是名辱身危死至家敗之象凶字就是上文言

占者當困之時困於石據于蒺藜則有不見其妻
之凶困據亦本陰柔不中正來上本三之應也故
有不見其妻之象困于石就不可爲之事言如字
訓鄭注之去官官是也

然井於卦德卦體卦變卦之俱無所取只從井之
[illegible]來井井不害能及物上只說隨他汲水
[illegible]只是此井也不必以首句爲井之
[illegible]大抵只是說人事仍舊而不
[illegible]不能守其舊而中[illegible]

[illegible]汲井之[illegible]改邑正見井不可改
以卦字取井泥舊井之義於初字取不食无禽之
義蓋井泥則人不汲不汲則人不食人不食則禽
亦不顧矣此蓋行之汙下爲時所棄者无禽甚言
其爲時所棄也因人不食故井上无水而禽亦不
食水乾火滅皆變革之義二女本相親而志不同
亦變革之義在事則弊極當更變董子所謂更化
則善治是也此大畧與睽同然睽之水火不過上
下不同情耳革水滅火火燃水相害矣睽之二女
不過心所懐各别耳革則以長少失序則爲讐嫉

矣故爲革

大人虎變是兩樣變一是自新使民皆變自新處
常之大人堯舜是也一是順天應人把天命變了
處變之大人湯武是也虎方夏之時毛希到秋來
變的毨好此於五上取大人之象九五上取虎變
之象愚意只作革命言自新新民之極了遂順天
應人天命由諸侯而爲天子自百里而有天下爲
是

元吉就人主上說當潤說或只指凝命或只指善
皆大狹鼎新亦有善之意須人上木下方爲鼎試看

竈中之火皆木下而火上木上火下非鼎也[illegible]
是煮飪有調和之意論語解飪字爲烹調生熟之
節也
九四象大臣任重如鼎之重也應初六象大臣任
小人爲之折足也必誤國害民如鼎實之覆也亦
由鼎折足四應取象也刑渥於鼎上無取亦因上
爻義而來不勝任只指用小人蓋大臣之職正在
用人因此致餗覆本義自明
耳象君從五居尊來黃象君有中德從五居中來
耳虛能受鉉之貫又象君能虛己下賢從六字來
語録
六陰故虛也於應爻九二上取賢者有德之義鉉
指賢者金則有德也耳之黃君之有德賢虛己下
賢者也
震之爲動重一始字蓋忽然一陽生是非常之變
忽然而來爲可驚也亨亦是占辭下四句是震所
以亨之實震有亨道者以震來能恐懼故也笑言
啞啞是致福假象非真笑也乃占中之象不喪匕
鬯意以爲只是象不失其常如坎之心亨言當
大[illegible]之來而此心之主不爲之搖所謂威武不能
[illegible]

失其常
此乃見人而自省者正如秦攻韓而趙魏自爲之
備不能救韓言是鄰怨蓋上之力量救不得人非
坐視也未及身不是全无震震未及身耳二震字
亦本卦來皆指事變
艮其背是箇頭腦處然艮其背則不獲其身艮其
背不獲其身則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一層一層疊
下來身動背乃止而不隨身動此不有其身之義
人之一於理而不顧其身正猶背之止不隨身而
動也以身爲靜以人爲動靜主靜止於理亦靜之
語録
義也動靜皆主於理之所止而不動於欲故爲主
靜此文王借伏羲卦名爲義如履虎尾也蔡子曰
人必能止於所當止之地則於身之利害得喪不
暇恤矣是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夫既能於所當止
而不獲其身則於人之是非予奪不暇恤矣是雖
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蓋庭乃往來所由正有人
之地也
此爻主君說列其夤象中之象薰心是其病勢日
深將攻心矣所謂病入膏肓是也於三在上卦下
卦之間取限象其義則上下之間也於過剛[illegible]

取艮其限象其義則上下之情不通也如此敗亡
之禍將及也如人之病勢攻心將死矣
止則不妄進人惟不能少止也故進之急不以漸
止自能漸進巽自能循序止巽中俱有漸之義
其進以漸亦指六二謂由初二也盤不是位安而
可保是居是位而心安不當得而得之便居到大
位上也不安也與飲食衎衎同飲食指鴻取象者
非二也吉只從祿位可永上說盤衎有二意一則
本於得君而有功從爻之柔順中正應九五來一
則由于漸進非躐居要地者從爻漸進來

歸妹二字就合不正之義長女相從非以年配年
固不正以說動相從非以德配德亦不正故曰皆
不正往指女之初嫁之時无攸利則歸以後事也
重女而男從之則皆凶而不利也以卦名歸妹故
重女不正從女起端而男從之則亦非正矣位不
當柔乘剛還分貼

明以動致豐之道宜中者保豐之道蓋王者當豐
大之時易至於不中而恃其承平之盛多至有所
興作改其常度或征伐之舉或土木之功此常情
也皆不能中常而為過盛之為者也故戒曰宜日

中

无咎只就明動相資上說明動皆無偏而有用就
是無咎只指初言四之動有所用雖指四亦初之
无咎也以初為主此是同僚事非君臣也不必用
上下字入講正如漢相丙魏丙以寬濟魏之嚴唐
相房杜房善謀杜善斷以此相濟是也

火在山上是火去其所止矣火往上行便是去其
止為旅旅之亨與吉大抵相似貞字細玩故自有
其正還是旅時正道即所謂中外順剛艮止離明
是也

始亡一矢終得譽命正射雉之意此文雖曰有柔
順得中文明三意大抵重文明字蓋為離之主曰
柔順曰得中皆文明柔順文明得中只體貼箇射
雉譽命耳蓋人之為旅雖有大德一時人皆不知
不加敬重至於久之則人皆知之矣豈不有譽命
乎正如射雉者雖亡一矢而可得雉也射雉為際
亨嘉文明之運一矢亡為立功名者未免勞心經
綸得譽命為能建功立事

小亨從以陰為主說利有攸往以初四從二三五
上說利見大人以初四從九五說各有所主

獲三品是說及得陽之助不徒助而多助如田獲
三品也是假象與史巫紛若同
六四陰柔无應承乘皆剛是以柔弱之人遇剛強
之人本爲難處有悔者也然以柔則用柔居上之
下則能謙是以能處而悔可亡又不但悔亡也反
得陽之助其助也不特一事之助而事事之皆助
不特一時之助而時時之皆助有如田者獲三品
之禽獸可以實乾豆可以奉賓客可以充庖廚也
占田者得之則吉矣
兌誠信說而亨說字在我上說不揹人之說蓋以

誠信爲說之道則人說矣故亨大抵人之和說者
易至於詭隨而無特立之操故又戒以利貞剛在
中故曰中柔在上故曰外
爻中原无孚剝之意爻本是不信讒邪之人但因
爻設戒耳五雖不信邪而不可不戒如舜豈傲雹
者而益戒之是也蔡子云剝謂陰能剝陽也蓋陰
柔小人內則蠱惑人之心志外則戕喪人之德業
何剝如之剝之一字旨哉
亨假廟利涉三句平看剛來而得中六往居三得
九之位而同四同不假於假廟利涉也亨是濟天
下之渙假廟是濟祖考之渙利涉是己之渙大川
是至危難險危之際非指濟民之難也利貞總承
說
於初字上取渙之始六則非濟渙之才上承九二
則能用壯馬壯馬只是拯速而着力當渙之初卽
拯而拯之又力拯字壯馬字俱從九二來
澤是水之止者其容有限江河則流通故納百川
而不溢言有限止見多則溢亨是節可行言二五
卽知其得中矣節有兩義有數度之節戒省撙節
之謂有德行之節節義之節所謂淸風高節者也

且如用度固有節度然戒省太甚則有燕享軍需
之興將何以備所謂大輅小輅者人之行已固當
以節義爲重然太甚如仲子中屠豈可爲常法也
故曰不可貞
初是時不可出陽剛得正則能因時而自守不出
矣使非陽剛得正則雖時未可出亦出如揚雄出
于靖康之間是也
中虛自其欲之不擾言中實自其理之無間言一
也誠感豚魚則人無不感故曰吉中孚與利字對
貞是言所感所濟又要貞蓋世固有不正而感人

如男女之相説至死而其心者亦有不貞而濟難
如人之賄賂勢要以脱禍者所謂行險以僥倖是
也
大意本爻應爻俱不善故有此象上九位之窮則
反無位不能常三陰柔不中既無獨斷之才又居
説之極性好順從乎人者上九無常也六三亦從
之而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之無常正如俗所謂無
主張之人隨人言隨人語隨人笑隨人哭之謂上
九本是無常的六三從之亦無常
亨是陰亨陰本無致亨之理但以其朋比衆多凡

有事扶持輔翼者多故可亨如那司馬懿王莽之
徒豈不亦能亨者但未正耳夫陰多固可亨然不
可恃其朋比而合交以害正則亨可保如那程昇
之不敢知印押班是也下皆是利貞之實二事字
指小者而言盖是小者當小過之時當如此然則
此爲小人議矣夫聖人於此有正不得已者當此
之時既沒奈何不成教小人害君子哉只得教其
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如郭璞之戒王敦之類爲
小人議正爲君子議也
夫陰柔固是箇好進之人又上而行今推到他又
得遂其進之之心又當過時則其躁進又皆過乃
是上而不下者正與飛鳥之聲下而不上相反故
凶
上二句正義在象外下二句正義在象中又一格
也大抵此爻言爲臣者不爲强梁跋扈之事而爲
恭順忠靖之行則不逼僭其君而得爲臣之道矣
於三四上取祖於五上取妣又於五上取君二上
取臣於卦上則過意所以能如此者以二能柔順
中正也
初吉終亂是推利貞之由既濟之時大事如建侯

行師都亨過了今雖一政一令之小事亦有亨之
道矣火下水上便是君臣相得六爻各安其位便
是君臣上下各安其分事安有不濟乎蔡氏云只
縁既字不好好事已亨過了所謂飲酒酩酊花開
離披時節義曰水居上受火之熱火居下則能熱
乎水水火相爲用也彼此相爲用事之必濟也六
爻之位各得其正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陰
位各得正所處無有不正者亦事之所以濟也
喪弟全在五爻當既濟上來七日得全本二來古
人有言天下有道則仕今既濟之時賢者反不行

其道必待遇時方可行如何蓋人主於治安之時天下無事不知賢者之不可無也常有慢賢之意當夫國家多難之時則寤寐思賢矣所謂高鳥盡良弓藏家貧思賢妻者是也七日得指第是得行其志之象

小狐汔濟濡其尾則是象无攸利是占不當位則未濟剛柔應則可亨未濟非不濟也未字當玩正如漢高起自豐沛之初那時那裡見濟處到後來得良平信布而遂得天下所謂亨也又如符堅始焉削平燕趙幾於成矣然以其黷武窮兵不能敬

懼遂至於亡豈非濟而濡尾歟

以九二應六五以柔得中則是以才高任重之臣遇柔順之君且當艱難之際有凌逼之嫌者也然以其靖恭忠順安乎為臣自止於下殆猶車之曳輪而不行焉是則得為臣之道而功名祿位可保於終久矣古如之唐之郭子儀漢之孔明足以當之矣

六三以陰柔居下體之上不中也以陰柔居三陽之位不正也當未濟之時者不度德量才而有所往焉吾見事不濟而大禍即發矣其凶爲何如哉然二以柔而乘九二之剛將出乎坎則是跋扈强梁之輩未易[illegible]也而用柔以畜之乘幾而發待時而動則功成而險濟矣其利爲何如哉

只作變化氣質說吉只是愚者明柔者强伐鬼方二句只是勉正之功所謂百倍之功也受賞是克了舊帶在功內非言其效也夫始焉未正未濟也終焉以正則濟矣

要緊一箇好義字有命有義命者天運之自然義者人事之當然也自養非真飲酒只是快活過日不勞思費力求大人之休咎有命有義命者一定

義者當然人之休咎固有一定之命不必勞心以妄求然又盡人事以待之苟恃其天有一定之命而放肆怠緩則命固不移而義則失之矣趙太祖微行云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可謂信命矣然微行豈人主之道乎失其義矣

朱子得易之一枝程傳得易之餘蘊京氏得其門矣而未見堂室之大

氣未可以言道由氣化可以言道矣

天地混沌若無是氣則無開闢之時矣人心既靜若無是氣則[illegible]而再無動時矣

氣块然大虛升橫渠真見道體之實不敢以一氣
字貫之
蒸鬱凝聚者氣之發用也浩然湛然者氣之本體
也所謂其然者也
吾之體本大和之氣所聚也死而散入無形得吾
本然之體也氣之未聚吾之常生而聚為有象彼
失其常矣然吾之氣與形俱生未離乎形也未嘗
失其常也
吾生本氣之聚氣散而歸之太極反吾之故物也
何曾亡乎

太虛未動本至靈之氣所以能生萬物故謂神
既成形則自有礙雖至聖既有身形心雖至靈至
神而形亦自拘於物其能一息萬里而神乎
造化消長之幾實難於言即其變化之象而言則
節序之一寒一暑動物之一死一生植物之一開
一落而進退之妙呈象於變化之中矣
地陰故凝聚靜也有形故有涯天陽故運旋動也
為氣故無涯地之下皆水水之下及上下四方皆
氣也皆謂之天天包地外如鳥卵清包其黃地之
[illegible]而四下中國則東南一隅也一隅何
以[illegible]之地乃天之中也
天本無涯謂天體者二十八宿之環列以次相換
左旋地外此天盤之內地平之外可測度者也
聖賢之學言其小極於戲言戲動過言過動之際
無不曲致其謹推而大之則乾坤父母而子處其
中蓋與天地一般大也
學者得其妙則不待言語形象若夫垂教於世言
象豈可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兩篇論語諄諄之
至於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自古立言之
多者無如孔子學者當得意可也

凡事雖善而當出之遜若悖悖自得徑直而行事
雖善而有悔夫惟乾之時故且有遜若非乾之時
則崩海刑誅所不免矣豈止悔而已乎

[illegible]語錄卷之四終

苑洛先生語録卷之五

漢唐宋三代與我

國家防邊之法不同漢唐宋防之之法容我
國家防之之法踈其故何也漢高帝當匈奴冐頓盖
振古豪傑平東北諸胡獨覇虜中控弦四十萬高
帝憚之天下既定乘百戰之威自將至平城被圍
兆陳平之計幾至敗亡故其防之也極其詳君臣
上下日夕講求兆戰鬪則和親未嘗一日忘唐太
宗當匈奴突厥之强至于稱臣請兵以取天下故
其防之之法亦甚詳宋則當遼金元之强自朝廷

以及閭閻所爭者歲幣戎兵也我
國家當元之甚弱盖元自太祖入中華世祖一統宇
内一百五十年來虜人化爲中國人視中國人爲
尤弱而兵之一事爲尤弱盖中國腹裏武事雖弛
猶有備邊之兵元則華夷一統雖邊備亦無矣况
當時凡百苦役皆漢人力辦虜人驕惰尤甚是以
我
太祖既平羣盗命徐達北定中原元人即北遁未嘗
向南發一矢我兵復窮追至不敢相見又值我
文皇之英武三犂虜庭虜人破膽遠遁盖以平日屋
居穀食之人一旦身無居腹無食救死之不暇雖
尋常之兵臨之亦不能支况我百戰之兵乎是以
防邊之法較前代爲踈盖前代當虜之强我
國家當虜之弱今我承平二百年人不知兵而彼生
養敎習亦二百年復其故性若之何而守禦以待
乎可憂也

前代將權專今則不專雲中上谷北地朔方遼東
西北平漁陽金城上郡皆止各一太守專兵專錢
穀專刑專縣辟且久任但責以地方不失中間小
勝小負俱不計賞罰亦不加是以邊臣得盡力盡

謀今一總兵而不與之賞罰之權監之以巡撫巡
按守巡郎中一有勝負則府通判衛經歴皆得監
制之唐朝以一監軍而軍功不成况監軍數輩者
乎今之巡撫甚爲無謂既無調兵之權又無臨陣
之責凡一切戰伐進退俱不干預若何而受彼之
賞受彼之罪哉今欲必革各邊巡撫皆去之其巡
按不必預邊事管糧官听總兵官節制如巡撫之
體小小勝負不必行勘但令地方無事耳國家之
制止是来則備之去則守境而不追所以監之巡
撫察之巡按錢糧刑名皆一衛俱舉辟潛移於巡

撫止是防邊將之肆也在今時則當變而通之況
此各官之設起自近代亦非
太祖
文皇之法也
今之邊事不大改革軍威必不能振所謂改革者
無他修復
祖宗之故酌以漢唐之法而行之耳今議者皆曰任
將考其說皆壞將之道也古之任將者築壇推轂
君命不受故將得以行其志今豈無將特不用耳
所謂用者非與之官也盡其用也今將之在軍叱

喝而奴隸視者十餘輩奴顏婢氣一或欠謹而譏
斥至矣漢唐以来邊將非一人上下幾千年考之
載籍何曾遣一使至軍查勘哉此明白而易見者
我
祖宗朝亦罕有之近者每一交鋒即一遣使而使者
又不曉
國體軍機務在羅織其罪以去之安有才難之惜使
爲將者惴惴焉手足無措避罪之不暇安能自奮
揚哉至於人才剝落臨時無措則出之囹圄之中
譬之傷弓之鳥見矢而驚擧能飲啄於洲渚之中
哉即使子牙遇此時彼惟卒釣於渭濱耳强而仕
之將亦莫如之何也已
今著衛青霍去病數條於後以見小勝小負未可
以責將臣且可以觀虜之情狀則可以知處邊臣
之道矣
建元二年衛青至龍城斬虜首數百將軍敖亦亡
七千騎
元朔元年衛青出鴈門斬虜首數千明年匈奴殺
太守虜漢二千餘人
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斬虜數千獲畜數十萬匹

青封侯明年匈奴殺代郡太守掠鴈門千餘人又
明年匈奴入定襄殺掠數千人
元朔五年衛青出高厥圍匈奴右賢王王夜獨與
愛妾壯騎百餘夜潰圍遁獲右賢裨王十餘人
殺萬五千餘人獲畜數千百萬是年秋匈奴入代
殺都尉朱英
元朔六年衛青出定襄擊匈奴斬虜萬餘匈奴殺
裨將趙信軍三千信敗降匈奴霍騎敖以八百騎
陷匈奴中遂降裨將蘇建全軍敗沒單身遁歸衛
青青送武帝赦建罪免為庶人

元狩二年霍去病出隴西過支山千餘里執匈奴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斬首八千餘級去病復踰居延斬首三萬二百級獲五王及王母單于閼氏王子千五十九人相國將軍都尉六十六人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掠千餘人

元狩四年衛青霍去病入塞擊匈奴青度幕出塞千餘里斬萬餘級至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悉燒其餘粟去病封狼居胥東臨瀚海斬萬四百餘級自是漢與匈奴相持各拘留其使

元封六年匈奴入甘泉張掖殺掠數千人

奇謀勝筭不在高遠切于時務即是奇勝蓋事切於時務即有益於國家有益於生民如諸葛孔明高卧南陽之時熟觀天下之勢曹操據有中原挾天子以令諸侯孫權據有江東任賢使能基業已固俱不可啚獨蜀漢之地未得豪傑護守可以立基故一見昭烈即以爲言而終身事業雖志與身殲以圖興復不過若此而已矣以高遠言之誅曹孫篡弒竊據之罪克復漢家天下豈不光明俊偉然勢決不可行也故司馬徽云識時務者呼為俊傑且目以爲卧龍蓋為此也今天下大計禦虜之策雖費百萬之師費億萬之財亦無益於當時其切務惟在於脩邊然今之言脩邊者每以宣大爲說則失策甚矣蓋宣大之邊不惟不能脩而亦不必脩何謂不能脩宣大大邊廣千餘里力豈易辦縱脩之亦不能遍守然決不必脩也何謂不必脩蓋華夷之界限本在寧武至山海關一帶界山宣大在險之外而鎮城又在外之邊與虜共處一地不守險而守之險外以鎮城而置之極邊此古今英豪之深意且宣大之設以天下之錢糧選天下之兵將守之者非爲宣大之地計爲屏蔽天下也

今宣府彈丸之地總兵有正兵副總兵有奇兵遊擊有遊兵五路有叅將四十二城堡皆設兵將大同總兵副將遊擊同三路有三叅將十七城堡若望以屏蔽天下次擇名將而畀之君只保守宣大地方中人可以守之半其兵將可以當之又何必以脩邊爲哉所謂不必脩也今邊之宜脩者山西真定順天也力既易成險亦可守樞機在此山西之邊自鴈門以東其險可恃此惟一二零賊牽引竊入虜騎決不可長驅但有人守之即不可越所謂一人當關千夫莫敵者也惟鴈門以西則失險

不一其地雖二百餘里然不須脩者多其山險處
不必脩平漫接脩之十不二三其上山平漫者可
斬削當自偏關宣武舊墻接脩之其真武順天一
帶山口可塞者塞可築者築居庸最險潮河則察
其地底或石或沙或土可挖則挖可築則築隨時
脩整不甚費力則天下之事畢矣宣大二鎮各城
既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其餘民間私建小堡一
一歸併虜入則堅壁清野又重兵以拒之彼無所
掠五日則自遁矣候其歸之則邀而擊之且可獲
功何必修邊為哉

用兵之要攻與守二者而已守則如前攻則我當
先發若彼既入寇是簡其精兵而來不可以與之
爭鋒惟當固守如前我邊防備乃選將練兵候彼
數十萬駐牧我邊近地牛羊老小帳房俱在彼必
以我兵素不出攻不為之備吾乃卧師攻之然必
為萬全不可敗之勢方可言攻吾察各陣為兵大
一營且攻且守雖彼百萬之衆四面攻圍亦不礙
吾之進退可取必勝攻吾前則吾前衝之攻吾後
則吾後衝之前後左右無不如意進退攻守皆由
于我雖圍吾十匝則吾益得志兵火營六畧以大

車廂後為陽門板三孔安砲仍以栅遮其口畫為
虎頭形廂兩頭横安二砲廂後者扎營用之廂兩
頭者行則用之但用多帶火藥糧草每用火藥手
五人挽車者十人如東南兵至中軍扯起青旱號
帶第一砲放雙號帶第二砲放三號帶第三砲放
三砲既畢一砲可裝起矣西南北各如其制若四
面齊来則四面砲齊放此駐劄時制也若吾欲回
軍則徐徐行之既圍之固則攻其前若彼圍其左
右則用横箱砲後則如常制且行且攻彼必遠遁
豈敢近吾彼敗則出吾營中軍以擊斬之此乃决

不可敗之陣也宣府有此車及用車之圖然此車
必平擴之地方可用之從虜挖塹阻我歸途吾就
而填之彼来阻當是送死矣都城四面平壙最宜
用此陣潮河川蘆溝橋左近各宜為此營大抵用
兵之法要知地故曰地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
勝每營止可用三千多則五千然多多益善攻守
之具無事之時不可不講不可不備臨渴掘井卒
然未善
當彼駐牧吾檢率精騎往衝之彼亦難支
天下之事必知之明論之定而後可經理以守之

若貿貿然隨事設論日見其煩擾而終無分寸之
益今日之定論脩邊是也山西真定順天是也邊
兵不可常調一則錢糧供給不敷一則以勞待逸
此猶較可仍恐有意外之虞古人所謂不戢則自
焚矣
今備生談兵動曰賞罰今提兵者手無一破錢賞
何所施
衝彼駐牧哨探要實恐彼以老弱牛羊空帳房埋
伏精兵誘我不可不慎
各邊兵備之設如陽和等處甚為無益而且有害

欲使之出一告示禁虜賊不得入寇耶或使之出
一牌面提究虜賊問入寇之罪耶不然設此何為
夫窮邊之上官吏廩給柴薪菜疏紙紅筆墨之費
一害也皂隸轎夫馬匹頭目二害也往來護送必
得千人勞傷軍力三害也兵備則終日不過迎送
巡撫巡按了其前件將官則往來跪拜沮喪其氣
所係非輕四害也宜速去之以安地方
宣德以來邊塵無警設巡撫郎中等官不過防將
官之放肆耳宣府大同嘉靖初巡撫猶為美缺非
朝貴不可得今則人皆避之時變可知

西北之大邊六宣府最為緊要額兵六十二萬其少
大同額兵八萬其餘各鎮其兵俱少於是華夷一
帶界山自山海至居庸紫荊雁門寧武寧化自岢
嵐保德偏關直抵黃河岸自北南視如千仞崇垣
拔地而起固天所以限華夷也中古始守以險外
以為藩籬居庸紫荊之外有宣府雁門寧武之外
有大同我
國家又設老營堡居庸紫荊雁門寧武皆設兵將寧
化以西乃畧而不備秦時城址猶存若考其地而
設兵如鴈門等處虜必不能長驅而入矣若止從

老營堡修至寧武亦不為甚費今虜入中國惟老
營堡地方乃一大空闕異時虜妄興異志以侵內
地權此塗為便既過老營地方而寧化岢嵐等處
無守則天門析口玄崗陽方之險不足恃矣偏關
之城昔在山麓下若虜乘山而攻旦夕可破移於
城西築以甬道長不過二里即至山顛上濶二丈
高三丈兩面環以女墻設敷鋪房虜至以兵守之
金湯之固矣
陝西防邊之策考唐三城守之於河外上策也蓋
守之於河外則險在我而易為力守之於河南則

險在虜而難為功也修夾道之墻特出精兵以搜
套中策也夾道之墻自太傅王公越以下諸賢次
第脩葺近來未見繼之者其下策來則浪戰去則
坐守而已
官不久任雖欲言治皆茍而已百弊皆生於不久
任古利皆生於久任非可以言說盡也不必上考
古制我
高皇之法三年一考六年二考九年三考然後考功
司副文選司因其考語之高下或干除或陞一級
或陞二級間有緊急用人功業顯著者六年以後

亦得超陞若不再考而陞者考功必詰之文選何
所憑據而知其賢乎弘治以前皆遵行之舊事按
察司官惟按察使陞布政副僉鮮有陞布政司者
惟風力不著之人間以陞之副使李隆陞參政見
邸報泣曰我何負於其職而陞此官乎遂致仕去
布政司官亦鮮陞按察司者至正德中止因躁進
無恥之士干求權幸而圖速化吏部以其年資尚
淺無可柰何或以僉事陞參議或以參議陞副使
而
祖宗之成法壞矣嘉靖初凡正德中紊政小大皆釐

正也此係政之最大者不循其舊是
祖宗百年之成法顧不能守而正德中一時之弊乃
守之而不失以耳目之所見聞者朝邑知縣劉道
立成化十八年以進士除授中間兩次考滿升綠
事之日至弘治五年十年餘方行取為御史繼道
立者蘇槃弘治五年以舉人除授至弘治十五年
一十年餘考滿去槃又循良吏也當是時上下相
安盜賊不生地方無擾果園菜圃不設墻垣不設
防守倉庫充盈閭閻殷殖猶可想見其氣象也自
弘治十五年至今四十餘年知縣十五餘人即今

環數百邑庫無百金之積村落之中在在室如懸
磬催科之人晝夜叫號雞犬亦不得寧也
天下之安危在斯民斯民之利病在縣令縣令最要官
也當今之縣令與前代不同漢唐宋之縣令一體
視之惟以賢否為高下今則分為二途進士除者
雖橫行逆施上之人必曲為回護舉貢除者一有
過失即斥去至於稍見稱謂之間亦大不同進士
官但能舉職即得大典舉貢官雖竭盡心力亦不
能得間有得之者亦是通變趨時之士豈惟上人
雖下民視之必有輕重之官自必至老官至公

鄉舉貢官先有十年者至方面官者絶少自非有志之士獨立不懼自知日暮途遠必爲私家之計矣此雖非

祖宗立法之意其勢堅不可破決不能一即使二途并用年歲亦不可齊進士中式年未二十即授官舉人雖二十中式坐監歷事聽選三十以後方得選官歲貢雖二十補廩五十方得貢出六十以上方得選官前程能有幾何不有以變通之如天下斯民何莫若多取進士每科千名鄉試量其地方加之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五之一庶乎無偏無黨而治可成矣

當今所最急者宗室祿米不足也邊軍粮料不足也以宗室言之

國初宗室少即今宗室多蓋有百倍於昔者而粮額如故謂之曰少誠無所處矣以邊軍言之

國初軍馬多即今軍馬少不過十之六七

國初粮料於正額外猶有餘數即今正額之外無所藏若之何而不足也弘治以前倉廩蓄積未聞告乏今乃往往告饑若謂水旱災傷及小民之逋欠

國初以來豈無水旱災傷及逋欠者乎況邊儲又不

在蠲免之例是必有其故矣

甲申大同之變都御史張公文錦巡撫地方初宸濠之變文錦守安慶濠兵至城下百計攻之文錦仗忠義誓士民竭力拒守濠氣大沮賊黨皆息有散去者及濠敗文錦以功超遷至巡撫文錦思圖報稱性本急功喜事好剛忽衆而又嗇於用財故激成此變大同鎮城孤懸極邊與胡虜共處一地無寸山尺水之隔堅城深池設以重兵治以總兵巡撫副總兵游擊都司守巡郎中府縣城以裹立衛所州縣城堡大城臨邊以禦外侮使小得以安内附小城聯絡於内以爲大城之拱衞此我

祖宗神謨聖筭經畧之宏規也文錦顧以鎮城之重反在極邊欲作五堡以爲藩蔽幸而其事不成文錦以一身當之使其事成後來將爲國家之患矣初文錦將營五堡衆皆以爲不可而莫敢言事下前左叅議左叅以三十萬計報並報總制臧公鳳鳳咲曰五堡修不成矣左叅議曰何以知之鳳曰張巡撫視國之財如家之財安能捐三十萬金以成此堡乎左叅亦咲文錦果也之繼前左叅議若若叅議以三萬計上文錦決意行之即具奏住

聞營造悄財用少甚
戍命業已下乃撥軍入山伐材木燒灰充叅將賈鑑
督土嚴急軍心已怨堡既成苟率太甚毋軍營房
一間及撥戍軍皆憚行文錦示以公撥麾下官軍
往於是總兵太監皆撥其麾下不充其數以伐[illegible]
軍足之三堂麾下官軍素驕逸固已不堪矣諸[illegible]
告願單身分番而往文錦必欲帶妻子常駐諸[illegible]
相謀曰人各有妻子或女又有馬匹一間營房何
以能容且莫說胡虜來只秋深一陣大風雨一家
死矣等死也不如殺了賈叅將投入北番遂殺[illegible]

文錦使人招諸軍回城而虎狼入室矣諸軍見文[illegible]
錦來錦曰汝輩來了我的賞叅將何在不即為[illegible]
分屠數日奸桀者倡曰兵部堂潜行出城赴京言
奏諸軍相聚至都察院拳門而入文錦懼踰垣[illegible]
宗室第諸軍遂搶掠家財勢不能已矣執家人欲
殺之問文錦所往告以匿宗室諸軍環譟宗室[illegible]
宗室出文錦衆爭殺之總兵知府出走两遊擊[illegible]
中匿民間為首者號於衆曰衆人莫懼但同心[illegible]
事他日問罪不過將我輩首惡十數人與之爾[illegible]
廷臣以文錦激變請

詔宥旨既至開讀諸軍跪聽諸軍相顧曰此安我也
豈有殺巡撫遊擊而不問者乎有起而伏匿者既
畢
詔使倉皇而回衆心洶洶以兵守四門
朝廷簡都督桂公勇為總兵官太監武公忠為鎮守
起後左叅議於家分守大同既到任請入大同御
史儲公良材曰大同城中如血海公此行如以肉
投虎口何益之有如是公手中事死生以之可也
今他人壞事而公往死之非義也左叅曰諸公終
日言大同事叅議大同官在此於心何安且作亂

者大同一城耳冀北ト七衞所州縣豈皆作亂乎
叅議出鴈門量可而進且以繫屬冀北人心儲公
曰如此可也八月左叅既出鴈門自度已與大同
之人素無讐嫌
朝廷既有恩赦而軍士猶不靖者無主耳乃直抵西
安驛西安去大同城才八十里耳大同城中大驚
探事者二人故恐左叅露刃而上言大同不可入
左叅曰汝同報大同城我明日決進是夜又故放
火燒叅將宅以恐左叅明日左叅竟入大同亂軍
嚴兵露刃城門内外然不敢失迎接之禮大同人

心由是少安時城中無一文職出政者獨左叅一
人耳乃約法两條以禁軍士之暴餘皆以無事處
之下令於邊關曰一切人等非有本道關防不得
放過有應行者皆便宜行之初不以條格拘左右
或以為僭左叅曰以此得罪亦所不恤甫两月地
方大安而巡撫都御史蔡公天佑始至
十月蔡公至代州左叅插四大營於鴈門關下親
帥四守備令盛裝戎服謁蔡公於代邸蔡公驚曰
公何為如此左叅曰叅議豈過為奉上者大同變
後巡撫之威甚削大同人止知有叅議耳不身先

降禮何以帥衆且言插營蔡公固欲散營軍曰公
既出大同又盛陳武備大同人必疑吾與公圖彼
豈不生變左叅曰叅議已有處謁公後即先入大
同叅議既入大同則人心安矣蔡公曰善左叅即
晝夜馳入大同時有譏左叅過於奉上者左叅以
李想迎裴論試應州諸生蔡公既至大同左叅約
法地方便宜三十六條上之蔡公曰善就作我巡
撫條約令大同推官馬隆榜示所屬人心大悅左
叅治大同獨尚嚴太監武公忠素不悅左叅於會
中大言曰我輩安心樂飲地方或亦有變自有項

綱之人蓋謂左叅也
十一月蔡公會同桂公及左叅僉事因捕盜桂公
率遊兵擒逆軍八十人杖殺之遼陽其叅將帥所
部軍趨甘肅過大同地方人閉堡不容止宿叅將
軍罵曰會與延綏軍殺此反賊力部李主事賞接
濟銀两来或曰此賞征大同軍之銀以此三事奸
人乘機互相恐動初七日夜二鼓變作砲賊之聲
震天諸軍先趨左叅分司扣門呼曰書吏出來書
吏出左叅亦出軍士曰叅議老爹天心地方恩府
迷報左叅老爹安心還未回話若驚動左叅老爹

寸斬不饒書吏曰老爹在此左叅問以作變之由
軍士言
朝廷赦小的衆老爹必欲殺之左叅告以原無相害
之意再三諭止之諸軍曰遼陽兵已至城下奸細
以遼東鞍子為號已拿得矣老爹去聽三堂今夜
一個不留揮其兵進且分兵至李主事分司要出
賞銀文書看為何事又分兵至鎮守府武公極其
困辱分兵至總兵府桂公不屈諸軍喧譟桂公曰
殺便殺何用喧譟衆曰既無殺我輩之心如何將
家小暗送出城乃要桂公妻女出見至都察院要

巡撫出冊三論說軍士曰此與左參之說同且止
之初八日黎明左參升堂如平時出謁巡撫時[illegible]
軍填塞道路見左參出皆分道立旁時巡撫[illegible]
未啓轅門而入巡撫迎左參咲曰紀綱何在地方
想無事矣不然公何以得至此令前將[illegible]出左參
曰彼未曾殺人犯止搶掠尚可招來面[illegible]左參面
司治酒召郎中主事分巡共飲諸公因地方有事
宜早散左參曰彼豈草竊者乎殺人[illegible]明徒
示弱耳二鼓方散初九日總兵遣我軍披伏時大
風雪出西門外衆回五堡軍殺[illegible]將具無事
語錄　卷五　九
我輩乃披伏邪納賊而散是夜更初[illegible]賊者三日
回俱起不但五堡亂軍而已圍桂總兵宅左參自
書告示一通備陳禍福利害諭言曉之令書手[illegible]
路持往招之左參自出立於道中已而見西南火
起問過軍曰火何也荅曰殺桂總兵焚其宅耳左
參令關路還曰彼既爲逆招来何用左參乃回[illegible]
閉門時月正午左參召書吏人等誓曰彼既殺二
堂必迫我爲主或令討叛二者皆不可待彼攻破
司門則我已自處矣事定後
朝廷必遣京官來勘汝輩詳記我二夜所行所言以

告之然實非殺桂總兵乃大同縣火起知縣死焉
巡撫遣人諭之初十日左參謁巡撫以所書告示
示巡撫巡撫曰善命書數十張榜諭通衢巡撫曰
何以處之左參曰必須面諭乃約總兵鎮守太監
郎中僉事副總兵遊擊會都司路經代府代王梯
墻而語至午不了時五步之外兵戈林立左參恐
變生大言曰各官諸軍尚未早飯王請回宮既至
都司無一人言者總兵乃言欲致仕歸衆亦不應
左參曰君掛斗大金印是我分守關防耶今日請
公安諭地方何言致仕總兵怒起而出諸公知諸
語錄　卷五　十
軍怒總兵無敢留者左參隨之而出時諸軍皆在
二門外左參自度可因此發言乃謂諸軍曰汝桂
老爹欲去汝輩捨得耶諸軍皆跪曰好總兵不要
錢不欠糧草只是心狠耳總兵曰我與左參老爹
不同左參老爹是汝父母問汝饑寒者我是汝師
長鞭汝皮膚者今日倒持太阿倉庫城池汝輩據
之旗牌兵器汝輩搶之獨我何用且軍法遣之不
行輕則杖之一百重則斫頭汝輩能依我乎諸軍
曰小的每日食
朝廷之糧如何不依總兵之命左參笑曰諸軍說你

心狠真箇心狠諸軍捨不得你去你如何捨得諸
軍去也拉總兵入命諸軍隨之而入左祭及總兵
坐定諸軍皆跪於堂下諸公無一人發言者左祭
以天將暮諸軍久跪不見處分恐又生變問曰
朝廷已赦汝輩乃又如此何也諸軍曰
朝廷雖赦小的老爹們不肯赦小的左祭曰何以言
之諸軍曰捕盜止是指揮耳遊擊將軍非邊患不
調今乃以遊擊兵巡捕是欲殺小的也左祭曰汝
輩固未見遊擊兵巡捕吾亦未見明盛明甲白日
打劫王府者如此為盜則如此捕盜耳諸軍曰小

的每其實驚懼望老爹徹去遊擊兵今後再有為
盜者小的每自相擒來好便待秋後處決否則就
便打死左祭曰你們若如此守法即便徹了遊兵
才肯我行糧耳諸軍請各巷口立柵門左祭曰門
外也有你們門裏也有你們立柵門何用你們自
編火甲禁防盜賊可也諸軍又曰屯糧實納不起
太監武公知此糧決不可免欲激怒諸軍謂左祭
曰此事亦先生處分左祭曰屯粮之納王府食乎
各官食乎汝諸軍自食耳奈何不納諸軍曰正經
屯糧如何不納張老爹將無影荒糧每軍派與三

斗如何納得左祭曰此糧不但今日我赦到大同
時便已行查尚未回報屯糧照舊徵納荒糧查明
蠲免衆應曰諾其聲如雷左祭咲謂武公曰亦處
分矣諸公曰可以具奏矣奏草亦煩左祭為之就
對衆公堂一揮筆可也稿成諸公傳觀稱善三堂
各令寫本人寫就各用印實封即時差人出城奏
聞地方稍安奏下兵部
朝廷以大同逆軍再犯不悛
簡侍郎胡公瓚為文提督都督魯公[illegible]武提督出
師問罪

勑內開寫首惡郭鑑子等十三人
勑瓚等若大同殺出首惡即便班[illegible]殺出進兵
征勦瓚等駐師天城密行總兵[illegible]首惡郭鑑
子等十三人逆軍群謀於師府[illegible]詐赦却請
的兵來時逆軍知取首惡而不知有的名祭公諭
曰
朝廷止取首惡餘皆受賞前日擒殺八十人可作首
惡你們都該受賞矣替你奏本班師奏既上衆心
稍安諸首惡皆係三堂頭領在三堂肘腋之下每
三堂有行必祭其議於是桂公獨定密謀伏兵於

宅後宰羊煮酒召郭瘸子等議當移議畢令入後
飲酒至則當頭一銅瓜打倒拉入堂後斬首如此
者殺十一人最後者二人同至議畢令入飲酒二
人者覺其形色異常奪門而走上營房大叫曰總
兵拿首惡俚桂公親提兵捕獲斬其首遂赴提督
軍門即以提督印信告示明告諸軍曰首惡皆有
的名今已擒獲餘皆當賞矣人無譁者偉哉桂公
此功身墜滄海之中而能擒斬鯨鯢於際[illegible][illegible]始
壞於人之輕動終掩於人之沮抑紀事者又不宣
之惜哉捷至軍門胡公晏諸參佐諸公稱頌功德

不已左參曰明公功德非言所能盡參議觀桂勇
之功出於計取而非力勝也若明公止照
剿首惡既得即便明出告示散賞班師倘明公忿
諸軍之逆必欲進征則非參議所宜言胡公不語
少頃左參曰日將暮矣明公宜早決[illegible]恐生變胡
公曰少參飲酒我有軍法以違令者斬木牌置左
參之前諸參佐皆散出胡公召大同聽事者夜不
收入加以刑令再報首惡數十人以鈞牌付千户
馬勇胡公素愛勇恐其有言告勇曰汝毋多言言
則斬首矣勇知其不可而不敢言領牌而出然聽

事者已逃回報大同城軍矣復以鈞牌大書副總
兵時陳左參議領所部軍圍大同城東西南三面
城門子時起身違悞泄漏者斬露布而下起鼓時
馬勇倉皇至左參道告左參以再取首惡之故且
曰老爹們千言萬語如金如玉大同人皆不信逆
軍之言大同人信之如蓍龜何也上人失信故耳
朝廷勅旨送出首惡班師給賞今首惡既得桂公已
出告示給賞班師今又取首惡禍變不淺矣使君
不言誰再敢言左參取圍城牌示勇曰其牌如此
我豈可再入勇咨嗟而去二鼓時時陳呼門不得

越墻而入至左參卧所曰大同城中精兵五萬我
與公部下三千安能為敵且時陳圍南門公圍東
門誰則圍西門我寧為違令之將死於軍門豈肯
為敗將死于城下胡桃大字史書上要寫時陳姓
名左參曰恐胡公有別謀若違悞其罪在我輩且
牌有吾輩起身時刻而無到城下時刻第徐徐而
行令人稟魯提督轉達胡公陳曰既露布而出何
言泄漏有何他謀直漫為耳既而果報曰且駐兵
聚落堡時城中已得再取首惡之報遂軍號衆軍
曰我說殺了首惡便殺五堡軍殺了五堡軍便屠

城你們不信如今如何又取首惡於是衆軍哄然
而起收勇家衆男女一十九人皆殺之仍活剖四
人腹去其腸胃着以衣冤桂之以杖二死人把勇
宅門二死人把帥府門餘皆懸首通衢擁勇出於
市欲殺之斬副總兵隨之蔡公出救諭衆曰殺了
桂總兵家衆也無查考殺了總兵如何回報
朝廷靳曰蔡老爹說的是一軍斫斬首血流被面復
以刀斫蔡公轎蔡公曰我替你們做好事你們思
量衆曰也罷葉總兵家眷最多着葉總兵寫箇領
狀領了桂總兵去若走了桂總兵葉家一家寸斬

不饒諸軍於獄中取出舊總兵朱振立為總兵焉
勇不得入城回以變告胡公取牌引燭焚之謂勇
曰無令人知遂班師而歸乃隱其別情奏言如
勅旨既得首惡因以班師至於囚桂勇立朱振則不
可聞乃奏言桂勇宜回府辦事又薦朱振堪為總
兵兵部亦朦朧覆奏從之茲事也首惡既得若即
便班師而不再妄動則
朝廷恩威兩著紀綱肅然振舉及其激成禍變正宜
赫然揮戈進兵征勦却乃狼狽而歸於是乎大同
紀綱廢墜不可收拾矣殺戮之慘不忍言也後三
年桂公猶在囚中蔡公再三開諭始放之歸大同
緒志無一字實者因著其大畧而未及詳也

苑洛先生語録卷之五終

旨已得
允候明日即施行公等且退忠定公云恐未的李公
云此
朝廷大事我此膊項是鐵葉裹着敢虛說次日復傳
旨已各打十五發落矣
崆峒記云正德初劉瑾等八人擅權忠定韓公具
疏率六卿請下八人獄伏闕不肯起大監李公榮
諭意而忠定出明日召六卿入衆懼叵測襄毅許
公進同行至掖門裏謂忠定曰不知汝疏中如何
說忠定不答故擯履而後

雲川頻洲集云當今相業當以端毅王公爲首稱
或問李西涯如何曰文學則有之相業則槩乎未
之聞也
御史張公芹奏牘云李榮陳寬劉瑾張永魏彬數
人性行不同而東陽皆得其懽心其結納神奸誠
不可測矣
五泉子李西涯琢碑行云平生一字值千金忍使
金篇俱推鑿
孝皇重人命弘治中一巡按以公錯笞一縣丞後丞
病死丞者中貴戚也丞子奏巡按[illegible]下之

都察當巡按不應上讞
上怒甚召大學士劉公健曰巡按故勘丞死而法司
當以杖罪何也劉頓首曰凡上司箠死人有三因
公事如法責之邂逅致死謂之因公止應杖罪復
職非法用刑致死謂之酷刑問罪爲民因讐挾私
致死始謂之故勘應抵命
天顏怡悅謂劉曰朕看律未精幾乎誤人今後遇此
等事卿須盡言
孝皇從善如流且又尊之使言雖堯舜莫加焉何聖
如之 [illegible]西溪云

孝皇十八年不輕詔獄錦衣乙丑主事李夢陽劾張
鶴齡疏有云陛下待張氏者厚矣
上震怒下夢陽錦衣獄中外洶洶莫敢言會
上召大學士劉公健議事畢健從容請曰李夢陽不
知胡大罪
皇上怒之甚也
上曰他無禮直呼皇后爲張氏健頓首曰張氏指鶴
齡非謂
皇后也
上曰人謂婦人爲氏健曰此則不同昔漢人曰爲劉

氏者左袒宋人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盖謂劉家道
家也若曰張家
天顔怡悅即命出夢陽復其官亟西溪云
弘治中國戚張鶴齡時入禁宮侍宴大監何文鼎
戒鶴齡曰
祖宗有法非内官入此門者許諸人斬之國舅再無
入鶴齡不悛一日復入侍文鼎仗劍立門外曰今
日必誅鶴齡内使密報
上命收縛文鼎鶴齡既出
上面訊文鼎曰汝内臣安能如此是誰主使文鼎曰

主使者二人
皇上亦無如之何
上曰彼爲何人而我無如之何文鼎曰孔子孟子
上曰孔孟古之聖賢如何主使文鼎曰孔孟著書教
人爲忠爲孝臣自幼讀孔孟之書乃敢盡忠
上怒命武士瓜擊之文鼎竟撾死
孝皇嘗夫中使持其白綾血衣慟哭曰古今有幾箇
這等聖人因言
孝皇方御膳金夫人泣訴主事李夢陽事曰
皇上在夢陽尚敢如此他日我家無遺育矣固請罪
夢陽
孝皇怒擲膳而起終不罪夢陽
左都御史戴公山屢以疾辭
孝皇不得已使中使諭曰既不肯留君臣之情可不
一面辭乎山扶病入辭
孝皇見其羸弱曰卿眞病也賜茶山叩頭辭
上泣下曰與卿常别矣山復叩頭曰臣不去也
上揮淚曰卿不好數月山卒于京山忠亮不阿始終
以道自持成化中提學陝西諸生至今誦慕
弘治中周公經爲户部尚書

孝皇欲起一别宮患缺用左右曰何不取之户部
上曰周經得無不可乎左右曰
皇上取之經豈不與
命下經曰此軍儲也不可動奏上
上欲已之左右曰命既下豈可中止復下之部左侍
郎韓公文復上奏
上亦欲已之左右曰不准尚書奏豈可准侍郎復下
之部右侍郎許公進復上奏
上顧謂左右曰朕謂不可果然若不已之明日科道
又言矣遂報罷

陝西巡按御史李興侍才辨智任刑執法人多死
杖下巡撫都御史列其罪死之人奏養犬所
以防盜今不吠盜而吠主養猫所以捕鼠今不捕
鼠而捕鷄設官所以安民今不安民而殺民
孝皇重人命以其罪死人數多震怒收興廷訊當斬
吏部尚書王公恕陝西三原人也初興巡歷至三
原搜索王家無所得黜其儒學生員大半至是王
公上疏論救謂興執法不撓克盡憲職
孝皇素重恕興免死打一百煙瘴地面充軍
英皇既退大學士李公賢命吏部推

簡又不上
英皇召尚書王公翺問故翺曰
皇上既退賢必求一人勝於賢或與賢等者方可
英皇曰李賢果何如翺曰本分人也廷臣無有過於
賢者
英皇復召賢入內閣
吏部久任尚書王公翺十餘年初尚書王公直掌
印翺副之然事皆決於翺後直去位翺專為尚書
尹公旻侍郎尚書亦十餘年當其時也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

初大學士萬公安素鮮文學為翰林時圖為祭酒
適祭酒缺吏部推安為首邢公讓次之安諉私第
祖連侍郎與讓厚者書一小帖曰萬首邢次意在
其次允之過讓第適安之子戲讓第門侍郎以為
讓之子也投其帖于子安見之甚恨既而果黜讓
為祭酒後安認萬妃為同宗入內閣誣收繫讓枷
于監門前奪其官
宮人鄭金蓮其兄火者鄭某鄭金蓮與宮人王女
兒同宮為火者言皇儲為王女兒所出火者告之
王女兒家人共趨之稱為皇親王女兒父兄王某

等一時炫赫緝事衙門奏
聞
孝皇以事干宮闈親御玄武門鞫之鄭金蓮罪死火
者斬于市王女兒收入宮王某等問罪發之里
成化中給事中鄒某左遷蕭山知縣蕭山人御史
王某以事充軍潛回里二人皆恃才放縱不拘禮
法初交甚懽後不相下又搆為讐鄒惟以逃軍觧
王預為文書僉定解人路費馬匹俱已預備又不
得見一日王飲于三十里之外鄒命觧人即席綁
之行王家知之已遲鄒又使人捷于途追不能及

至廣信王以病死王之子欲報之鄒防之謹從鄒
陞按察司僉事飲于餞家還王子率家衆緋鄒剜
其兩目實臼孔以灰置之糞舟中鄒乃不死告之
官主予當絞後大學士蘇州王公鏊悉其故因是
擇之文士撰爲戲文令扮演盛行扮鄒者以銅爲
二目納之以灰備諸醜態

大學論新民曰平天下吾儒當國致治惟在於平
否則爲偏黨爲惡不小矣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武定侯郭勛恃寵驕恣固爲有罪何曾謀反無
此而加之是誣陷之也名曰扶公道其實害公道

名曰惡惡而反自爲惡厥罪均矣當時刑部尚書
吳公山執而不肯衆議紛紛臺諫交論吳公不動
罷去識者謂吳爲眞刑部尚書可謂天下非之而
不顧矣

當
國家預泰事非臺諫進危言而死及幾死耳目所覩
記者在洪熙時學士李時勉論宮掖事已打折肋
三支押赴市曹行刑幸監斬官路走來遲天威少
霽命錦衣衛監候在正統時學士劉球論時政得
罪王振下錦衣獄餓死衛官函球首送振親征成
化時主事林俊論討曉事下錦衣獄劾治中主事
李夢陽論張鶴齡下錦衣獄在正德時有僉事吳
廷舉論劉瑾下錦衣獄

都御史韓公雍才高有智畧提督兩廣令布按二
司官皆行跪禮提學某曰提學官與軍門無干請
勿跪公曰提學既不行跪禮明日另見明早取應
死罪人置之廂房命劊手曰待我言殺了汝等大
聲應之及提學來見既至堂甫揖下公大聲曰拿
下殺了衆應之如雷提學以爲殺已也不覺跪下
二司官笑之曰不如昨日同跪無形迹也此可以

警僻悻無實守者

又公巡撫江西每對生員稱説詩書時江西科目
方盛生員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耳安得稱
説詩書公聞之命提學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陽
爲論以閏餘成歲爲策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們
做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連
千字文也不知聞者絶倒此可以警浮薄之習

都督韓公觀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素不
識生員見其巾衫異常人命刀手縛斬之左右白
此生員也觀曰生員亦賊耳盡斬之

朝廷聞之喜曰韓觀善應變使其聞生員而止則軍
令出而不行矣豈不損威
提督韓公觀殺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觀召御
史飲以人皮爲坐褥耳目口鼻鬚然髮散垂褥首
披椅後發上中一人首觀以筋取二目食之曰他
禽獸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席坐每拿人
至觀命斬之不問言語已而流血滿庭觀曰此輩
與禽獸無異斬之如殺虎豹耳御史竟不能劾
初劉瑾納賄皆萬金以上一日瑾召尚書張公彩
飲情既洽彩從容言曰凡各官餽送非取之官庫

則科之小民下招民怨上損國儲凡貨財足用可
也多亦無益瑾喜納之時有太監侍郎錦衣衛指
揮勸事回餽白金二萬兩瑾怒奏發其事銀入官
庫三人皆罷官
瑾不用東廠錦衣衛校尉訪事自命門下人名曰
內行出外訪事甚爲衣冠之禍大臣至有抄沒其
家者張公彩言之瑾瑾遂罷之不遣
正德初劉瑾擅權肆虐流毒縉紳大則籍沒其家
小則殺其身公卿而下竦息戰慄視之若雷電黜
神求希其意而不能測況敢與之諍議乎吏部尚
書張公彩入朝始敢進言凡事于順門講議唐所
所多中止然後六部效之中外之情始通僉事吳
廷舉劾瑾瑾諱其疏中以他事必欲致之死彩申
救得免他如御史劉寓生等皆得生還復起御史
劉教以示前日標號之爲公凡此皆以術左說之
也
江西京官外調命已下矣彩勸止之
辦事官某以計告授都察院司務已到任矣彩勸
罷其官
大學士焦芳導瑾爲惡劉宇首阿附瑾與瑾交厚

甚密未易離間也彩皆勸退之
郎中高選戍宣府彩勸瑾復其官曰就令宣府管
糧以動人之視聽
張公彩自恃其才足以轉移一世然乏忠靖之誠
且有驕矜之意逢時不理欲倚權宦以就事功雖
謙抑敬慎且懼不免而況驕矜以促之易曰見之
匪人不亦傷乎彩之謂也
大學士李公東陽約二條置酒天寧寺請尚書張
公彩以接慇懃之懽是日早東陽偕二條親至彩
第邀之彩尚未起命曰請坐喫茶既而復命曰請

先行東陽等出咲曰張西麓直以辦事官待吾輩
耳內閣係宰輔而相待如此彩之驕可知矣
瑾既就擒翼曰張公彩收繫庭鞫當之結交近侍
斬罪彩乃以十六事自辨皆歸之東陽謂某事某
事部中如何處東陽皆票旨不依有原稿可察疏
下刑科時文選諸君適有事於科給事中出疏共
觀未竟內閣命官將疏收入留中不出明日有旨
再問彩遂坐以謀反
尚書張公彩察大倉所積
國初來歲積若干自正德元年冗食者多歲支過原

額若干計數年後大倉空矣言之瑾稿已具郎中
以稿示主事主事曰為我謝堂尊此事未可舉也
昔韓琦富弼同心為相又值仁宗之明磨勘歷了
之法一行幾乎殺身初弼不肯行至是弼中夜不
寐繞床而行嘆曰韓琦真聖人今乃欲依權宦以
行此事乎當睽隔之時不過小小救正而已郎中
咲曰事已成無多言割了舌頭命既下內而永彬
大用永成諸權貴家衆所革尤多外而文武大臣
幸麾者革之亦多且令其各還鄉里法令既嚴行
之無斷曰是內[illegible]而彩之[illegible]甚于此矣

初張永自寧夏逐瑾以旨止之良鄉令無進城明
日將又以旨發永南京策士勸永無奉命徑當入
朝翼日早瑾督諸僚至順門故事謝恩見辭既畢
當六卿[illegible]諸僚自瑾背後遂去瑾獨留是日諸
僚欲退瑾以臂止之曰今日之事當衆共議之諸
君何往乃宣吏部尚書張公彩上語久復曰宣兵
部彩退止數步俯首若沉思狀尚書王公上瑾頓
足甚恨論說移時王公面色如土復宣刑部未上
忽中使直至曰有旨宣瑾瑾曰有何事中使曰張
公公進東華門矣瑾曰如何不待聖旨急促去門

日瑾就擒矣
今獻彙言所論頗有未當者如韓忠定一代偉人
豈可少訾正德初忠定匪躬蹇節伏闕抗疏忠貫
日月心獻神明不幸為奸人泄其謀其事不成豈
可以成敗論哉
湖州沈公蘋洲集所載甚公而彙言不錄何也
名臣錄作者數家惟彭司寇去取甚真自序論于
忠愍尤為切當
各處巡撫初以侍郎為之其權甚重某侍郎初至
地方考察二司官提學官亦在論劾中[illegible]司提學

官無大過巡撫曰既無大過吏肎之責五板姑留
供職
當今文臣堪將帥之寄者惟太傅王公鉞耳胡地
威寧海子水草肥美林木茂盛北虜珍倚之群聚
於此數爲大同患公巡撫大同提兵征之壯者或
殺或遁老弱婦女皆俘之歸捷奏公封威寧伯後
大同缺總兵官公以都督掛印充總兵官鎮守大
同北虜畏之不敢侵犯至今虜人每過海子望之
而泣然以其地凶不再居公高才有宏畧作爲詩
詞新奇雄放出人意表

吐魯番逐忠順王據哈密城甘肅鎮守都督劉公
寧偕巡撫都御史許公進提兵征之克其城復立
忠順王而還時塞外乏水軍馬飢渴吐魯番率兵
追之不及三十里而我軍入關魯兵引去
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拜[illegible]既起御階上有無名
揭帖一本皆言劉瑾事
上命錦衣衛查既而瑾傳
旨令百官
奉天門下跪候發落辰刻命堂上官起出巳刻瑾出
立門東翰林院官就東跪訴內監侍翰林院官素

亦豈肯如此瑾令起出御史寧杲訴於瑾曰御史
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此乃新進士所爲瑾曰
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你每把
朝廷事件件壞了略加處置就都怨恨
太祖法度你每不曾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
舊站立看有揭帖處是何官太監黃公偉曰凡朝
四品以上各照班次五品以下皆雜立丟帖之人
豈肯復立於此虧了人瑾令復跪又點武士令各
官家搜稿黃公曰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知豈
肯留稿瑾已之此事若非黃公不惟擾害不知搜

出何等無端事件爲禍不淺時天暑日烈逼無寸
雲微風殭者數人命拽出黃公令曰你帖子說的
都是爲國爲民事挺身出來死了也是好男子枉
累別人瑾怒曰在外[illegible]死罪御前如
此是何爲國爲民好男子如何不明白具奏皆入
留太監李公榮監之李曰你們作一倒衆內使擲
下水瓜甚多李曰你們取食之瑾出李曰你們都
跪着來了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李公私
宅閑住黃公南京閑住申刻
旨出都拿送錦衣衛追究進士盧伸昏迷擡至錦衣

衙監串不能容丢放院内是夜不知[illegible]身死者
人洶洶皆罷市初各官拿送錦衣時途中賣餅者
皆爭以餅遞送各官不索價明日瑾徹閣帖子乃
内人所爲命軍官丢下乃命各堂上將各官領出
辦事

成化中萬妃寵冠後宮弟萬二權傾中外京師[illegible]
爲萬貴門逢素貧不能自立萬二徹時通達[illegible]
至指揮學士萬安附爲同族入内閣權寵異常尚
吏李自省僭討曉皆以藥術自省官至禮部侍郎
曉稱爲法王佛子皆謁見無時曉以黄絨縧絡左

手於項謁公卿内臣上以右手曰左手有所用也

萬妃酷愛寶石京師富家多進寶石得寵幸賞賜
累鉅萬内帑幾爲之空京師呼曰某寶石家某寶
石家畏之
孝宗初自爲[illegible]皆得罪寶石則還其原價入官各家
破産[illegible]

[illegible]河南[illegible]河南鄉試監臨
以[illegible]臨臨與二
司[illegible]
在不容[illegible]不可争扶衣出
不與吳

正德中每免朝後司禮監諸璫至左順門西面立
各衙門說事如
御門禮如吏部引復堂官北面跪說畢司禮監首璫
云
聖旨着復職鴻臚寺官贊云叩頭起揖諸璫答揖如
都察院引巡按說畢首璫云
聖旨着東邊的去禮如引復尚書楊公一清嘗謝
恩至掖門復隨行主事曰既叩頭便是
朝廷之上不可揖司禮監不當答揖既相揖便不可

叩頭須如何處主事曰叩頭禮不可不行不揖可
也公曰正然

大學士劉公珝不拘拘於曲謹而有大節成化中
欲易儲召内閣諸輔臣議他莫敢言公執不可
上命出公立不退必欲得命
上悟從之聞史冊不載此事

革除中張公紞殺身成仁可謂王臣蹇蹇方公孝
孺高公翔殺身而仁未盡所謂過涉滅頂者方高
二公其忠至矣夫惟君子中庸難哉知道君子
爲之傷痛

吏部尚書樂亡劉公不好大學士李西涯每言必
呼其名爲官有公前稱其號者公曰甚麼西涯某
涯與箇知縣也做不起李深御史之左侍郎欲附李
叙傾公一日權貴人欲以姚安徽州兩府知府易
調亦自知其難通先召侍郎試問之侍郎曰此甚
順理一般知府只易一地方耳明日權貴人于順
門以調知府事逸公公曰無上事而易兩知府事
甚難行且無舊例稍遲歲月陞之則可權貴人怒
曰昨侍郎言于理甚順止易地方又不陞官今公
言若此是故沮我輩也明日公考監生出爲致以

人才爲先爲論侍郎不知權貴人以其言告公也
謂公白老先生存心平易出箇題目監生易作公
曰我出箇題目監生們便易作你出箇題目與我
甚爲難作兩知府易調十分難做的題目侍郎俯
首面色如土不月餘權貴人與李合謀以小事罷
公官蓋公自拜尚書至罷纔六七月耳

成化中童子成名十七登進士者三人李少師楊
少師張宗伯皆位至公卿弘治中童子成名亦三
人戴大賓十三登鄉試何景明韓邦靖皆十四登
鄉試然皆夭歿而景明邦靖却善詩文有氣節不
知造物者如何也

予在文選時問于南昌謝公應祥曰李都御史士
實恬退已久何故不起用謝曰從起用渠亦不來
渠日夜與宸濠造反耳予以爲戲言咲曰有是哉
後李果與王參政綸與宸濠作亂誅

予童時聞之先正曰大學士楊文貞省墓之家恐
同列乘己歸朝也且不欲同列秉權以絲綸簿付
之司禮監又聞應祥
先皇賜文貞及大學士楊文敏手勑各宥其子死罪
一次後文敏卒其子犯死罪時手勑已遭火災不

存文敏子乞
恩寬宥
上問文貞當文貞與文敏同事時文敏眷右文貞文
貞深御之對
上曰原無此勑文敏子竟死後文貞子爲執法者亦
坐死罪文貞欲出是勑逡巡不敢謀于有識相厚
者識者曰不出是勑死特子耳出是勑如前對何
公亦不測矣子亦死中官擅權不在絲綸簿之有
無特見文貞貪固權位諂媚近貴耳二事實相類
文貞之姤甚矣

吏部尚書欒亡劉公既去位代之者時大學士李西涯已有所主恐泄其機為人所破獨與文選郎中議定左侍郎不知也密向大學士梁厚齋探聽李旨梁與東麓王公宗彝厚告左侍郎曰東麓王其也明日梁薦王於李李慢應之曰從他外庭所推梁亦不知其有主也遂遣人赴東麓報王及會推左侍郎首舉王衆亦無可否左侍郎命郎中書帖郎中不從曰王雖素有時望未經題取焉敢徑推左侍郎窘甚曰此內閣意也郎中曰便是內閣亦不敢從事竟不成

祖宗來甚重納監之例必甚不得已方纔一開旋即止之正德初工部奏納監接濟工程時吏部尚書遂庵楊公以為有傷選法疏論之至引宋儒之言謂自古言利之臣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者其慎如此

先正當大推必辭遜其雍容氣象可想其盛矣正德初廷推吏部尚書公推戶部尚書遂庵楊公命文選郎中謝麒書帖麒公門生也公辭遜且呼麒字曰應祥豈不知我我能堪此大任乎麒不顧出次書帖公亦離次抱筆曰好門生不聽師言麒正色曰吾師有失朝儀廷闕之上師生授講之地耶公愧焉而退

正德中梁厚齋子殺人甚衆柄憲之官當以徒罪御史孟洋論劾之降遠方教職梁上疏救洋待罪於朝房家人請其歸曰彼害吾家何苦救之公曰而與家裏說我不如此兒子不得活矣果無再論者

沱洛先生語錄卷之六終

讀苑洛先生語錄

苑洛先生天禀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胷次灑落大類邵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有氣節既乃不欲為奇節一行而識度汪然涵養宏深持守堅定躬行心得中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其推述理數律呂天地之秘未易言也其剖析事理可以服習日用者誠於鄙心有戚戚焉是所以每讀而三復不能自已者也門人白璧謹記於末簡

苑洛語錄六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啟蒙意見已著錄是書皆平日論學之語及所紀錄時事輯為一編本名見聞攷隨錄已編入所著苑洛集中惟集本五卷此本作六卷所載雖稍有出入而大畧皆同蓋此本乃邦奇門人山西參議白璧所刊前有璧序稱刻而題之曰苑洛先生語錄疑又為璧所重編矣

願學編二卷

〔明〕胡纘宗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嘉靖鳥鼠山房刻清修補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願學編二卷》提要

願學編序

予自幼嗜韓文杜詩然莫究其矩度及長工古文辭工雅調然莫測其淵奧既侍吾師虎谷公而知學求諸己隨吾友涇野子而知學求諸心更從追陪柏齋何子甘泉湛子而知學必務實勝目省察焉或謂若有得也而實未有得也勢入闈而友東巖徐子中川陳子相與砥礪而求者已及侍吾師東川公整菴公而知學政一也爲文而[illegible]究而文莊[illegible]予蘄學乎予相與尋向而求近要吾友谿田子亦云學道斯學主也而予願學之心彌篤彌勤然歧於文字致於政事雖日孜孜且未見其進也是故於予言動莊栗予觀之獨至於予論文栖齋子甘泉予涇野子鮮之戚切願予顓蒙雖未敢放失然未能以頹予程子爲的以薛子爲趨而學至灑然處以復吾師友今檢之口耳爾矣支委爾矣於身心固無得也然願學之心猶夫疇昔焉歸田之暇課耕之餘日尋月繹偶有所得乃劄記

願學編序　二　鳥鼠山房

之而有是編恨未請正於何魏湛馬呂陳諸君子也存之家塾更加體認庶或續有得與然予亦既耄矣

嘉靖甲寅重九日烏鼠山七十五翁胡纘宗世甫序

虎谷和順王公東川重慶劉公整菴泰和羅公栢齋河內何公甘泉增城湛公莊渠崑山魏公谿田三原馬公矯亭崑山方公涇野高陵呂公東巖嘉定徐公中川遂寧陳公晚學

生胡初仲一識

夫學學爲人也學爲人學爲聖爲賢也學爲聖爲賢學也何以及乎文夫文明道也學也道明而德立矣學之始也何以及乎政夫政行道也學也道行而其德成矣學之終也是之謂學也

纘宗識

願學編序

願學編者可泉先生修道之言也高自蚤歲慕先生之名於史局蘭臺而不得炙先生之教是仰耿切欲負笈而未能也癸丑夏得承乏秦尹之又明日走謁先生接先生之談服先生之訓則見其非道義之言不言非聖賢之行不行茅塞固蔽一旦醒豁如寐斯覺如晦斯霽向之聞而知者今皆見而知矣蓋不徒文章政事之鳴於時也甲寅春先生出是編以示高曰某生平

之所願學者近有所得暇中乃劄記之不踰歲遂成簡帙予莊誦之久始得涯涘要之天地之覆載陰陽之闔闢帝王之授受聖賢之作述性命之賦予文章之華朴政事之純駁古今之代謝先賢之所未發者殆闡明之無餘蘊而於禪學之虛玄俗學之乖繆斥之尤力學者能由是而資繹焉則物以之格知以之致意誠心正身修而德明於諸齊治平之道得有所考以尋向矣敦古禮復古學闢異端折異議而宗周孔

師程朱於諸參天地贊化育之理得有所據以歸宿矣先生之學於是爲正於斯爲大其究天人於一心通古今於一貫矣乎是有得於其師虎谷先生於其友谿田先生涇野先生尓也予請梓以傳先生不可予以是編乃薛敬軒之正脉也先生何秘學者何正焉於是序之而捐俸以爲諸梓

嘉靖乙卯冬十月望後學梁高序

諸生子補諸子䋣校 儲仲氏世甫願學近取二編予覧之盖縣尹　卿中丞祖父之所授學論　封省郎　卿中丞及縣尹二叔父之所受而予兄弟願學而未能者尓諸子任予初舉子被諸生襕褋袪十有八人其世守之以爲世業父祖家學其罔墜哉

九日鄉飲次賔八十八翁胡纘宗賔甫識

願學編卷之一

鳥鼠山人胡纘宗學
錦屏山人梁　高　校勘

人之性善其有不善物欲牿之也非人之本然也苟復之鮮有不粹然善者水之性潔其有不潔清濁混之也非水之本然也苟澄之鮮有不湛然潔者

孩提之童之愛其父母兄弟則知仁矣

心一也出於天則爲道心引於人則爲人心心容有二哉

觀日星之循其度山川之麗其形草木之遂其生鳥獸之若其性可以識造化之至妙至妙矣

天授之之謂命人賦之之謂性具於心之謂理修於身之謂道得於已之謂德立於世之謂行作於我之謂教

雲之行也無遠不至也水之流也無微不入也其天之動乎海之涵也無流不納也山之藏也無物不殖也其地之靜乎

原缺第三、四葉

大學之道其始也明明德也其體乎其功乎其終也平天下也其用乎其効乎

存養省察所以修道也君子修道以身教也中和其功也位育其効也

君子以人治人之人與道不遠人之人同

羲皇之易在畫文王之易在彖周公之易在爻孔子之易在與其理一也

知畫則知羲皇矣知彖則知文王矣知爻則知周公矣知與則知孔子矣

聖如堯如舜吾師也師之如何曰中曰精曰一而已矣如文王如孔子吾師也師之如何曰純曰不已曰時曰大成而已矣

喜怒哀樂未發而皆當理道心也公也故微發而不皆中節人心也私也故危

羲皇之教畫也卦也爻也圖也知畫則知奇偶矣知卦則知陰陽矣知爻則知萬事萬理矣知圖則知易矣

昔前有易天也地也人也刪後無詩風也雅也頌也[illegible]言學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言政

天以是賦人聖與賢與愚理也性也天以是形人聖與賢與愚有清濁有厚薄焉氣質也整菴先生以理一分殊明之發前賢所未發矣

南方之人之性多柔然有剛者其剛也或直或隘北方之人之性多剛然有柔者其柔也或慈或無斷

丹朱不肖不肖堯爾肖堯者舜也故以天下禪舜商均不肖不肖舜爾肖舜者禹也故以天下禪禹

啓賢雖不能企禹然賢可嗣禹天下且歸之矧愈於朱商故不以天下禪皋陶益堯舜爲天下也禹爲後世也嗟乎世安得人皆如舜如禹邪後世不肖如朱如商者固不能無而望如舜如禹者謂皆受禪而有天下若湯武則皆受代而有天下者也實未嘗有也

升學到至處怒鮮不遷過鮮不貳也故獨稱顏子

天曰昭昭地曰撮土山曰一石水曰一勺蓋舉其小處然爾天曰覆萬物地曰載萬物山曰寶藏興水曰貨財殖蓋舉其大處然爾夫天至虛也地至

大也山至厚也水至深也故曰至誠無息
先天圖體也而用在其中矣後天圖用也而體在
其中矣
太極圖易之精也不研之何以格物先天圖易之
蘊也不發之何以致知
四子古之賢也超然矣然行或有所不揜也路也
能爲乎其內也有也能爲乎其邪也華也能爲乎
其言倚然皆有能揜乎其言也夫哲雖狂然已
是大覺也矣是孔門之教也

誰謂陰不能生陽也今夫酒米漉之糟釀之水沃
之不數日醅勃勃然熱而釀矣今夫糞壅汚之穢
積之水浸之不數日蟲欣欣然昂而動矣誰謂陰
不能生陽邪
伏羲卦爻黃帝律呂皆自然而然也蓋本之天也
天行健於日於穆不已也其至化乎日行健於月
至誠無息也其王政乎
擬衍大學格物致知誠意章句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
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脩身明明德也特舉脩身者脩身其本也曰脩
身格致誠正舉之矣身之脩德之明也而家國
天下之人之德亦當明也本立而道生也本末
之分先後之別格致之易見者也本所當先學
者當識大人所知也知此斯知脩身爲知脩身
知本也知斯至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
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
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
必誠其意
欲脩身則自誠意始首揭誠意者誠意其要也
曰誠意格致衆之矣其格致以明明德也則有
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其要在慎獨意誠

而後不自欺必自謙也心廣體胖次正心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
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
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切磋琢磨之謂者格致也明明德也終不可
諠也盛德至善者明德親民止至善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
樂其樂而利其利以沒世不忘也
不忘明德而德明也賢親利樂親民而民親也
沒世不忘止至善矣前引詩而釋之義著其功
效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
明峻德皆自明也
徵諸文王成湯帝堯而其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
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
徵諸成湯之盤新德文王之作新民膺新命明
德以親民也又總結之曰無所不用其極止至
善也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
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引詩而釋之言知所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
引詩而釋之言得所止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引夫子之言曰使無訟已之明德明也曰大畏
民志民之明德亦明也蓋本於脩身也此之謂
知本知本知脩身之為本也蓋大學下手用功
處故反覆以申言之也其詳朱子已章句之矣
惟金生水也故天下之浸不勝灌溉矣惟水生木

也故天下之工不勝斧斤矣惟木生火也故天下之炎不勝燔燥矣惟火生土也故天下之穀不勝稼穡矣惟土生金也故天下之器不勝鎔範矣然得氣之柔以成水也則凡濕之流皆爲水得氣之剛以成火也則凡燥之熾皆爲火得氣之華以成木也則凡濕之融皆爲木得氣之精以成金也則凡燥之凝皆爲金得氣之厚以成土也則凡濕凡燥之結皆爲土蓋潤水之性也故鹹故黑炎火之性也故苦故赤暖木之性也故酸故青爽金之性

也故辛故白生土之性也故甘故黃其相生相繼也其相尅相治也然陰陽無不具而性無不善也可以觀太極矣

畫必三而後能成一卦必奇偶錯而後能成八卦故自一至三皆自然而然也重必六而後能成下上卦必下上錯而後能成六十四卦故自一至六亦自然而然也然自一至三其有取於參乎參三也一奇一偶三以相錯而八卦列矣自一至六其有取於兩乎兩二也一內一外二以相錯而六十

原缺第十一葉

四卦生矣

天至大也雖地亦包乎其內而日月繫焉星辰麗焉風雨興焉河嶽奠焉草木殖焉鳥獸若焉然天其主也而生物其心也君至大也雖后亦御乎其內而三公輔焉九卿弼焉百工理焉萬姓戢焉四海晏焉九州謐焉然君其主也而生民其心也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自然之文粲然也而理而象而數備焉

是易也程子專主義理朱子專主卜筮然羲文周

孔之畫之卦之爻之翼曰交易曰變易可以學可以見矣

觀先天圖則知顯微無間矣觀太極圖則知體用一源矣

才有意於爲公便是私故曰廓然太公才有意於爲義便是利故曰君子喻於義而公私義利之間間不容髮也

顏子之樂惟德潤身也自尔心廣體胖不以簞瓢而改不以台鼎而移

讀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知孟子道性善之旨矣

視一以禮視之理得矣聽一以禮聽之理得矣言一以禮言之理得矣動一以禮動之理得矣一日不克己乎天下不歸仁乎

程朱子訓格物明且切矣謂格物以窮理物格而理明矣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物外也理內也即是物以求是理就實處究竟久則豁然尓故窮到至處之謂格與律所謂格鬪之格頗相似易曰知至至之是也或者疑之曰吾求之內也心學也夫人之內心也心具是理也統之者性也情也皆物也今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然物物也意亦物也物與意義不相涉亦何所本而以爲意之用邪設以爲心之用亦可也設以爲身之用亦可也然苟意用於正性邪則性未發猶在內也將何以探其正不正而正之邪意用於正情邪則情既發已在外矣抑何以追其正不正而正之邪且不知正之者物邪意邪倘以

爲情則又求之外矣抑心學邪然既云物爲意之用則物乃在意後矣又云正其不正盖心知之也則致當在格前矣如曰正意之用也則致知誠意正心皆舉之矣又何爲致之誠之正之邪夫意心之所發也今欲格而正之將正意邪抑正心邪果正物邪又曰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若然則格之矣正矣無庸於誠之正之致之矣又曰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若然則物乃意與心與知之主宰無不聽命於格矣吁只一物字發出許多議論反覆聖經其論高出其上此豈末學所能窺測也邪豈乎程朱之訓格物盖本之萬物皆備于我也堯舜之智不徧物急先務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然則格物果外邪抑內邪且格者物也外也格之者心也內也

或謂吾心之良知即天理然彼所謂良知與孟子所謂良知厥旨既別厥用亦異孟子所謂良知不待慮而知也彼所謂良知吾心本然之知也孟子良知字皆虚彼良知字皆實然非字異也其義殊

也夫良知知也其所以知理也今以良知為天理則吾心所賦所具者理邪知邪理理之自然者也未發之性之中已發之情之和皆是也果知邪抑理邪然動靜者氣也所以動靜者理也亦將以為良知邪夫知知此理也理心之體也知心之用也豈將遂以而互為體用邪又謂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謂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則良知天理之在人心一物邪二物邪天賦之人人之天孰先邪孰後邪夫知而謂之良

則純然者粹然美矣何從致之而致之者將推極之使更良邪苟不致將復不良邪若乎吾心之天理渾然者也戒慎恐懼以存養之所以擴本然之天也今又察之使明精之使詳者存養邪省察邪苟以為吾心其是知即其是理也是即生知邪果生知也則人人皆聖人矣人何待於學而後知邪又何困於知而必學邪豈不可知也曰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然其非賦之天者也明覺而通感之人

者也所以賦所以感者理也豈亦曰知邪心本虛靈是以明覺然有時而昏則與天理不相類矣豈亦曰良知邪有此良知其覺自然則理不必窮也性不必盡也德不必明也隨感而通自有條理則無復學之弗能弗措也無復問之弗知弗措也是非與人之生知邪從乎天人一也苟以為良知即天理則何形何聲川流山峙者理邪知邪君令臣共父慈子孝者知邪理邪豈不可得而知也竊以為吾心之天理本自靈徹而充之則知為真知

見為真見是為窮理存之為德行之為行建之為功是為循理又何假良知以與天理相埒將互為體邪抑迭為用邪非愚之所知也

大學首句言即物以窮其理者格物也格物也者窮理也謂即明明德而格之致之若何為未明若何為明若何為明未至若何為明乃至而後明明德之理昭然也即親民而格之致之若何為未親若何為親若何為親未至若何為親乃至而後親民之理燦然也理斯窮物斯格知斯至矣是之謂

大學之功然即事事物物而格之雖涉於泛而窮天下之事之物之理本吾儒分內事也故格物者必自明明德親民始明之至親之至止至善矣是其本體也倘曰事事物物無定理曰理不備於物則日之升月之沉水之流山之峙鳶之飛魚之躍而其所以然者何物邪善乎二泉子曰易曰知至至之此格之說也禮曰物至知之此致之說也聚精會神置吾心於是物之中致一而不及乎他是之謂格物仁雖未能守而知能及之是之爲格物

[illegible]錄部六
[illegible]錫人

朱子所補格物傳文無問與曾子之旨合否然自始至終自一至萬其理昭然如指諸掌意雖取於程子而義有得於曾子今以即物窮理爲非心學則理不當窮乎物之理不當知乎堯舜之知何不偏物急先務乎夫即物以窮理者謂即明德之物民之物至善之物而窮其所以明所以親所以止之理無不到也則其知無不至矣餘可類推耳非心學乎非謂即天下之事之物而即盡　之也噫

窮理學者分內事也易不曰窮理盡性乎詩不曰有物有則乎顏子不曰博文約禮乎子思不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辯乎孟子不曰萬物皆備於我乎夫理不窮何以明乎理將不待窮而自明乎天地何覆載日月何照臨乎萬事紛至何以應萬物沓來何以接乎理不窮也將明心乎將一開千悟乎不大亂道乎

周子太極圖所謂無非老釋之所謂無也老釋所謂無虛也謂無生有也周子所謂無實也謂有是理無是物也即太極也或疑之不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邪

天地以生爲心也觀蛩生蟫蟒沫生蠓蠛腐生螢隰生蟲蟲生魚而其生生無窮也

雪花必六出梅花必五出雪花至春復五出冰花亦六出可以觀天地陰陽自然之數矣

知至至之格物也知終終之致知也

欲敦渾渾噩噩之風則從先進欲弘郁郁之文則從周從先進世也從周時也然上古之風不可得

顧以格字欵訓之為正豈程朱子不知格可訓之以正邪昔日王假有廟亦可訓格為正邪

蓋夫夫人之心之具天理也夫人知之也謂心具是理而人不知也故以良知明之可也夫人皆知之也生知稱聖學知稱賢困知稱愚知雖有淺深而其知一也困而不學愚尔益昔心之知本良也今必曰良知良知者豈以良知為心之理而與靈府作合乎抑以良知為心之德而與天理相左乎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孟亦曰大

顧齋編七　也　烏鼠山房

人者不失其孩童之良知不明切邪然心所具者理也知理之當擴心之良也謂致之使不失其良可也而必曰致良知盡亦曰擴天理不明切邪太學曰致知今曰致良知知有二邪豈理二也知亦一也知當致也既曰良知似無庸於致矣即孩提之童之自能知者也若曰致之使不失其良知蓋亦曰致之使不失其本心不明切邪何必曰良知良知云尔也

火之性剛故就上水之性柔故就下

修道之謂教之修與修身以道之修同存養者修修道也

皆清也而不皆伊尹皆任也而不皆伊尹皆才也而不皆周公夷之清清也非今之所謂清也尹之任任也非今之所謂任也周之才才也非今之所謂才也清可能也餓不可能也任可能也放不可能也才可能也攝不可能也

太極圖何為作此理昭然而人之知此理也不皆昭然故為是圖以開示之是圖出則太極理也

顧齋編七　廿　烏鼠山房

兩儀四象五行男女萬物氣也皆是理之為之也一披閱間而人皆昭然也然猶有疑無極者既明太極奇不言無極則人又將疑有極矣周子之為是圖也啓迪後學之心何其著明也哉

體川一原顯微無間啓了發明無餘蘊矣

心一也經曰正心傳曰存心又曰盡心釋氏曰明心亦曰存心又曰澄心夫儒者之於心邪則正之舍則存之欲通吾神明而極其全體則盡之則此心湛然在內日昭昭然所具之理窮之盡明之

至故萬事沓來一一據理應之無不由當是心也何虛靈邪其在腔子裏不活潑潑地邪瓶子之於心過絶念慮屏除紛擾執持之羈制之不合意馳不使業障則此心孑然在中日寘寘然然止知明心不知明理故弗動弗撓徒尓端居事來莫察事去莫省是心也何空寂邪其在腔子裏不死帖帖地邪夫儒正心也心正矣惟見其亭亭當當也釋明心也心明矣秖見其閃閃爍爍也此儒釋之所以頓殊也

一願學編上　　莹　　烏鼠山房

誠者自成也天道也而道自道也天德也聖人脩是道於大中至正之域而無過無不及是之謂教

學者力學當愼之於動而主之以靜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極謂動靜不失其時不失其宜也故令人靜坐後學不察泥於其說遂至屏絶思慮有似禪定久則未有不空寂者是以易入於禪而人不悟也使學於幼而有小學根本學於壯而有大學工夫則定而靜以至於得我之明德既明禪何自而生何自而入邪

古之所謂才才也今之所謂才亦才也稷契三代之才也管晏春秋之才也樂毅戰國之才也蕭賈狄陸韓范漢唐宋之才也然三代而上之才純王之才也三代而下之才有純伯者有雜伯者有體王者王伯之間之才也夫三代而上之才臣與君同而君用之也三代而下之才臣未必與君同而君未必用之也嗟乎同不同世也用不用時也原才矣而國不容乏才矣而天不假年今不如古也爲之何哉

一願學編上　　苗　　烏鼠山房

真知者必實行實行者必真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蓋出此此亦明矣然知自知行自行也夫所謂好色惡臭者知之苟切行之必篤理也然未及於行也蓋見色而好見臭而惡屬知好若色惡若臭屬行但未近乎色未遠乎臭乃未可云行尓釋誠意而曰好惡云者是論其理明知行而曰好惡云若是論其事今云已自好了已自惡了然色與臭在彼好之惡之在此豈徒物色之乎又云知寒必

自己寒了知飢必自己飢了然覺寒與飢知也備
寒與飢行也寒未衣猶寒也飢未食猶飢也將謂
己自寒己自飢遂為行乎今有人焉真知夫事親
必婉容必愉色斯為孝也然向不在庭遂謂之盡
孝乎真知夫事君必披肝必攄膽斯為忠也然倘
[illegible]遂謂之盡忠乎是得真切知也其本體也
[illegible]實行也亦其本體也既云知行合一却云
[illegible]說一箇知說一箇行是不得已補救然知
便知行便行古人何不得已何補救乎大抵真知
知也必能行者也實行行也必能知者也知果即
行乎知行果不可分乎

一日克己復禮屬行一旦豁然貫通屬知其致一
也天下有不歸仁大人之學有不得止也哉

好仁者無以尚之樂天也

不以顏回之學自期者不愛其身者也不以伊尹
之志自任者不愛其人者也故學顏子所以學孔
子也學伊尹所以學大舜也

學不可與言三代罔也治不可與言三代誣也學
也治也可以三代也而弗三代若也盡也

纘宗晉訪元山席子坐定與求聖賢經傳而論古
今見非得失乃及春秋纘宗曰春秋有經而無傳
席子曰然曰伏羲之卦文王周公孔子能傳之孔
子之春秋恐非左氏公穀氏之所能傳也然曰游
夏在孔門以文學稱而曰不能贊一辭然則春秋
豈[illegible]哉曰然曰左氏有實不實公穀氏有精不
精胡氏大義正然亦有鑿程氏其幾乎曰然曰三
[illegible]傳左氏春秋也公羊傳公羊氏春秋也穀
梁傳穀梁氏春秋也胡傳胡氏春秋也雖程傳亦惡得必
為孔子哉曰然曰春秋猶天也程其日月乎胡其
雲雨乎左其星辰乎公羊穀梁其河嶽乎然皆不
足以盡天也曰然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
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天子之事亦大矣顧在於褒
與貶乎顧在於以一字為褒與貶乎曰然然則子
於傳孰從纘宗良久曰必也程傳乎席子亦良久
曰其庶幾哉

文起自堯典詩起自關雎堯典之文有唐之德化

也帝也文云乎哉關雎之詩有周之風化也王也
詩云乎哉
欲己之明德之極其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也欲天
下之人之明德之皆極其明親民之止於至善也
而皆原於明明德也蓋明明德也必仁如天而後
謂之至必明如日而後謂之至親民也必無聲無
臭而後謂之至必不識不知而後謂之至其至也
即己之德天下之人之德之極致也其本體也故
曰止

不知性何以知命不知命何以知道荀氏楊氏皆
不識性陸氏亦不識性微程子吾其異端矣釋氏
誤以心為性吾儒惑之從而疑性而不知求之心
也名曰學儒幾何而不逃乎儒入乎佛邪求之大
學者行吾所學非王不以尙非聖不以崇以之為
治非周不以法非孔不以師
觀晦翁所問延平所荅具見究心理道可以存養
可以省察先正啓後學此為切要今之學者末也
有師弟子授受至灑然如二先生者

學者當學孔子學孔子也當先學顏子程伯子夫
顏子粹程伯子純學者質不能如顏如程也蓋學
曾子何以學曾子心必篤行必篤學斯篤矣其篤
若何曰不欺曰无妄
政不出於王霸而已矣教不本於聖藝而已矣故
修政以武城為學道立教以安定為稽古然王要
道也聖要德也
大學之學陽明子主誠意言大學之要在誠意也
誠意之極止至善也甘泉子主格物言自平天下

而之格物自物格而之天下平大學之始終也格
物止至善也涇野子主修身言大學之本在修身
也知身為本所當厚也則心不他用世無剩物日
無泥帯而其知至矣愚竊以為在明明德也蓋格
之致之誠之正之修身也明明德也齊之治之平
之天下之人之皆明其明德親民也明德無不明
民之明德無不明止至善也是大人之學而大學
之道也
禪學日盛則理學日微理學日微則斯文日晦正

道日乖不入于老即入于釋晉宋之家可鑒也
謂大學舊本無錯簡恐未必然謂二程子朱子本
孰與曾子合孰不與合恐亦未必然但當求之於
理理明而道存矣今欲執舊本而謂求理為求之外
為支離目新本而謂從心為求之內為虛玄異甚
不知其說矣孔子不曰史闕文
大學古本在禮記中記多錯誤此未必無錯誤然
程子謂為孔氏遺書朱子謂古者教人之法從明
此足以訓示領學者學之何如爾周氏曰語格致

或古簡未復論治平或舊文離次然理苟明不患
其未復義苟足不病其離次故讀古本而大人之
學大學之道亦未為不暢也然不於古本求脉絡
於今本詳意旨却以古今本較支與虛與妄議經
與離而以格物為誠意之功然致知非功乎以止
至善為誠意之極然非明明德親民之極乎盖格
物必致知而後可以言誠否則何自慊乎明明德
親民必無所不用其極而後可以言止否則天下
何以平乎動而有不善不格之至致之明而遂誠

意乎不自欺乎然則格致夫何可緩乎豈在誠之
後乎夫舊本不析可也因舊本而求格致之義因
渾然即新本而求格致之理復燦然而徹以為支
乎　格物窮理也致知明理也所以格所以致者
心也蓋本之內也夫何支欲格物欲致知者將以
誠意正心修身也則格物事也致知功也誠意要
也修身本也所以明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用
也所以親民也愛人之言夫焉得而禮曰毋不
敬學者所以學也格知誠正修而不敬不貳以一

乎齊治平而不敬不他以適于文王不然不敬而
妄所止乎中庸不篤恭而天下平乎大學雖未明
言然敬在心也學者之學也非自外至者也夫旨
綴分以為傳猶誦讀者分以為句讀耳學者按其
節目以原其綱領庶有進焉耳今本雖必分然血
脉亦自分明固未別為一色及列為二簡也夫何
離曰知止而后有定承在止於至善曰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以下承知所先後其自天子至於庶
人則特提出本以示人故曰此謂知本曰此謂知

之至也承上知止止至善也其義備曰所謂誠其意者至君子必誠其意誠意之義備矣其文完蓋程朱子以格致之義若未有明訓故於大學中尋繹疑有遺錯乃尔改正乃尔分析以教示學者而今乃皆之且以格物爲正物不知於大學孰得於二程子朱子孰是邪夫程子朱子宋大儒也吾所尊信者豈孟子亞聖也苟猶且皆之而況程朱子邪無怪其輕詆也末乃以致知爲存乎心悟其趨於禪乃自露出本色矣將焉遯由是觀之且不知

孰支孰離孰妄孰綴邪敢質之知格物者

古本不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而曰所謂誠其意者意固有在然格致乃喫緊用工處而可無明訓乎故疑有闕文闕文若知所謂格其物所謂致其知云尔然反覆體玩則誠意學之要也修身學之本也然必自格致入格物格理也理明而知至矣知至而後意誠而後心正而後身修盍觀淇澳烈文之詩之旨而其格之致之之義已具有不俟訓釋而可考知者在學者玩索之也　今觀自大學

原缺第三十二、三十三葉

之道在明明德至此謂知之至也其文義既自成篇(此下或有闕文)自所謂誠其意者至君子必誠其意其文亦自成章(此上或有脫簡)而其理致昭然無復疑闕此謂知本二句正是總結上文自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此引詩以明明明德親民之止於至善也而格致之義亦已在其中矣(此中或有闕文)自康誥曰克明德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引言以徵明明德親民之止於至善及知止得止而以本末之義結之也但此三節似俱當在誠意章前(此前

後或有闕誤)以闕格致字及闕格致章今不可考矣然知其指趣則可探其蘊奧沉之潛之當自得之也何必曰孰在前孰在後何必曰舊本是新本非何必曰舊本不當析新本不當從何必曰誠意之必在先格物之必在內而有所謂支與虛與妄與亡與離與悟云尔邪予故曰史闕文使程伯子不自禮記中取出今亦無復古古今今是是非非云尔也　程伯子以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於信上接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下接古之欲明明德

德也其平章道也邵子皇帝王伯道德功力毋以四者類言之然有差也若降殺云尔也夫伯何可以嗣王功力何可以嗣道德學者須識邵子立言之旨則能以意逆之矣

只今聖學大明如日中天也惜王道未盡行如求行地尔而又加之以禪學肆出豈斯文之辈邪噫何偏邇遠廢而不恪遵明道邪遵明道學顏也學顏學孔子也學禪而郄曰學孔是駕指南車而適鴈門尔吁亦在矣

人知霸非王也然難以亂道人知禪非聖也然易以亂學皞皞如也王也驩虞如也霸也博文約禮聖也明心見性禪也王霸所彼所感固自判然世雖称管晏然亟其所就安敢望伊周霸能亂王乎若禪學惟不知性也或以生為性或以心為性或以氣為性性不明故見不真見不真故學不正學者趨向苟不的鮮有不為禪所引去者故曰彌近理而大亂真近有以陸子静為上接孟子者夫孟子顏學孔子殆舍顏子亞聖也盡性養氣之論上

繼周孔君子静巳不識性更不識氣禀之性郄止知心故曰心即理也而不知性即理也毋云當下便是如其言則周公之夜思待旦孔子之發憤忘食皆非邪然惟生知安行為能然耳學知利行而下既無庸着力又何以便到聖人地位邪其流不至於背定廢學不已也然堯舜之兢兢業業湯之慄慄文之翼翼者何邪又云只差些子却又不道破第恐所謂些子者正是差處而彼不自知也觀楊簡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詹阜民之忽覺此心之復澄瑩其以心之靈覺為性明矣此可見止知心不知性於孟子性善之說巳相悖而先立乎其大者亦止言心而不言心之官思於孟子思則得之之旨亦不相投此其流弊未入于禪定邪夫子静所見甚高如云天地未開此理固在此即邵子所謂畫前元有易也但知靈覺以為至道似是更不須問學則聖賢之博學詳說太偏惜分陰孔子三絕韋編者何邪夫當下便是只差些子此與禪語絕相類都是教學者頓悟矣

堯舜周[illegible]終一以時其以一[illegible]

嗟乎子静本高今則過於高矣而何以爲獨接孟子邪將不屑周程子邪而何以云吾明斯道邪於乎惜哉

戰國世降楊墨之徒出邪説横行孟子繼子思而有憂焉不得已而爲之辯夫孟子豈好辯哉息邪説以正人心明周公孔子之道以嗣子思而開來學則孟子固有不得而辭焉者微孟子吾其異端矣哉宋世襲佛老之徒出禪學盛傳朱子繼周程

張子而有憂焉不得已而與之辯夫朱子豈敢與之辯哉斥禪學以扶世道闡周公孔子之道以嗣周程張子而詔後世則朱子亦有不得而辭焉者微朱子吾其他道矣嗟乎七篇不作周公孔子之道何以揭之中天六經四書不註周公孔子之道何以垂之後世先正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亦云朱子之功不在孟下

心過理不明也身過道不明也理何以明正其心如鑑道何以明修其身如衡

在[illegible]其明德也在[illegible]子已釋之矣

繫辭自天道言而人事具矣中庸自人事言而天理具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傳曰形而上者道也程子曰陰陽亦是形而下者此須理會

傳曰易用九老陽也用六老陰也程子曰用九純陽也用六純陰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賦以理爲性稟以氣爲

形人物之受之天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命程子謂之造化也是已然理以成性氣以成形而其人物成矣命也

周子之圖其猶羲皇之畫乎其通書其猶文王之彖辭周公之爻辭孔子之繫辭乎觀畫則知先天矣知太極矣觀圖則知一陰一陽矣知易矣

逝者不舍晝夜不止川流若日往月來雲流風動鳥飛獸走草生木長莫不如斯也而天行尤健

識得顏子仰高鑽堅所立卓爾曾子一貫三省自

慊自欺子思率性修道大本達道孟子知言養氣盡心知性之旨斯可學孔子舍此便不能尋向上去偃入聖域矣

易其天地乎書其帝王乎詩其風化乎春秋其天乎禮其理乎樂其政乎乾健坤順而天地位矣堯授舜受而唐虞帝矣禹繼湯放武伐而夏商周王矣文王敬后妃貞而周化矣亂臣賊子誅而天命天討行矣動容莊不敬而禮立矣玄德升聞四方風動而樂成矣

成周之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叩馬之義人非唐虞之節士乎鷹揚之太公非周之丈人乎盟津不期而會之八百諸侯非武王之貞師乎紂非有商易喪之時日乎而箕子則有周之賓師也夫頑民貞矣義人清矣諸侯貞吉矣武王王鉞矣紂獨夫也箕子仁矣

妹喜妲己褒姒陰干陽也泰隋陰乘陽也莽操陰傾陽也斯檜陰竊陽也禹質安石陰蠱陽也金元陰蝕陽也是故湯王武王信陽也抑陰也漢高祖唐太宗宋藝祖扶陽也光武昭烈復陽也我太祖震乎陽闢乎陽闔乎陽以閉乎陰也斯千百世陽德亨而日中天也若武宗則陰蔽陽也

詩三百十一篇成周之風化也而關雎其本也故風以風雅以雅頌以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而皆原於關雎朝廷宗廟閭閻無遠不被也而成周之治歸于王矣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堯豈不知舉十六相有舜焉豈不知去四凶凶未

著爾

程氏兩夫子未生而大學中庸之書不顯程氏兩夫子既出而曾子子思之教始明曾子子思之教明孔子之道明也孔子之道明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行也始歷萬世而罔墜也於戲其功大矣彼楊簡者何物而輙指摘之陸子靜有知亦必見憎曾謂曾子子思之言而不爲楊氏子所取邪

讀太極圖說則知易矣讀西銘則知仁矣

欲學孔子當自顏子入欲學顏子當自程伯子入

尹氏焞亦善學程子矣

荀子云性惡言人之性皆惡也然堯舜周孔何以聖顏孟何以賢邪設改之而善也聖人性之也亦改之邪香七歲郎知扇枕亦豈改之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敬父兄人見孺子入井無不惻隱自然而然邪抑改之邪天人一也天以是賦於人何遂惡邪惡矣何以成形邪物蠢於人也何不賤生草不履生虫反哺啣環顧善於人邪性果惡邪果善

惡混邪不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荀子云禮偽也夫禮四德之一也倘偽也其仁義知亦偽矣

望　大廷而自起敬尊君也遇大賓而自致敬尊賢也亦偽邪泰伯之遜荊蠻伯夷之避首陽親親也禹之讓稷契夷之讓夔龍賢賢也亦偽邪虞芮入豈見禮讓而媿歸遷伯玉夜過公門避車而趨豈偽邪夫禮理也禮苟偽理亦偽邪

不立道學之名而道自明學自傳者蓋有其實也特立道學之名而道未必明學未必傳者徒有其名尔何謂有其實學爲聖爲賢也收斂不容一物不媿屋漏一知一行無弗合理也一言一動無弗合道也而其學實矣何謂有其名外若君子內不離小人言必道孔孟而行不揜也而其名虛尔嗟乎韓范未聞立名而其實賢與程朱相伯仲固一代之第一流人也然近代甚至有藉虛名以售美官其人不識其反識之者亦將謂之道學歟恐非業詩書求心性者之所爲也

曾子之絜矩帝堯之執中也子思之篤恭伯禹之

祗承也而天下有不帝不王者哉

遡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學之源者程伯子導末世禪學之流者陸子靜

欲定朱陸之辯斷以孔子博約之訓顏子博約之學而其異同判然矣人皆曰朱子晚年之見始定愚則曰晚年之論益精人皆曰陸氏之見猶高非禪也愚則曰學者學之便入于禪

語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允矣是言也然顏曾思孟之後天不生周程張朱子恐亦不能萬古

如長晝也

程伯子似顏子程叔子似孟子然顏子粹與生知鄰程伯子純出學知上孟子剛大而其氣浩然泰山巖巖之氣象也程叔子剛正而其氣儼然故學程伯子學顏子所以學孔子學程叔子亦所以學孟子然恐不易學

孔子顏子不用於春秋孟子不用於戰國程伯子不用於宋其人哉其天哉

願學編上　四十三　烏鼠山房

陽明以小學大學不當分然事雖若一學不有先後乎豈未丱之童即當盡心盡性既冠之士猶當灑掃乎孔子有云大學之道先正有云灑掃亦是形而上之之理中庸不曰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先正不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揚雄僭經謂之不知易可也王通擬經謂之不知書可也然文中子自是儒者若雄之仕莽則學而仕仕而叛經矣不可以儒名矣荀卿言雖有疵然獨尊孔子故謂之大醇若列禦寇若莊周言皆出於老子異端之傑然者歟然與揚其文皆不可及而王更多格言

文必本之典謨訓誥而後可以言道獻必本之皋夔稷契而後可以言德

朱子之學蓋有本於博文約禮也陸氏之學不涉於後博文而先約禮歟朱陸之異同其在是歟

不師周孔不足以立教不友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不足以力學其教唐虞之化而堯舜之道也其學濂洛之流而洙泗之源也登是禮殿而不知觀法焉抑何以教何以學哉殿在嘉定州三峩書院

願學編上　四十四　烏鼠山房

輔弼不如周公不足以言攝保釐不如畢公不足以言治遺愛不如召公不足以言惠戡定不如召虎不足以言武

管仲非仁者也而曰如其仁不沒其功也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謂天下之人之不被髮左衽仲之賜也然假之者仁也匡之者伯也故孔門羞稱

先皇褒章六經四書以[illegible]學者治道攸繫焉以羲軒堯舜禹湯文武為百王法以周孔為百世師以顏曾思孟為繼往聖以周程張朱為開來學信

乎如日行天如水行地逈出漢唐宋之上固千萬世罔墜也　國初諸儒學誠正矣見誠偉矣但易不復古易書古文未及白儀禮不刻之學官詩不附呂記春秋不錄程傳禮記不釐正漢儒之附入者猶有遺憾耳浩欲言之未果然不亟言之恐聖明未易逢也

心之精神是謂聖此非孔子之言也物有形類事有眞僞亦非子思之言也子思於時尚少也苟有問不以忠信不以身心顧以事物邪是豈孔子之

家學邪孔子苟有荅不以誠明不以中正顧以精神邪亦非孔子之家教也伯魚趨庭長矣且未及詩禮子思閒居遽及事物邪不必考書之非眞而已知問荅之皆非眞也夫物之形類可以理推事之眞僞可以理察賢者自能掄之而何假於聖邪然所謂聖生知安行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也無思無不通之謂也而以心之精神遂謂之聖也則凡人之聰慮者皆可謂之聖矣心之精神虛靈不昧也身之精神一團和氣也然亦不得謂之聖也

朱子不曰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者理既無足取辭亦不足觀乃宋咸僞作者夫家語孝經中多名言格言尚不取信而謂孔叢子可信邪慈湖楊氏不達聖人之學之教勦其說以爲主動以立論以聳人之聽然於性命之學無與焉祇自趨於禪定耳吁可嘅也

古禮之存于今者鄉射鄉飲二者而已鄉飲禮天下遵行鄉射禮　國初令有司月朔望行之今不行久矣然鄉飲禮郡縣率以爲故事潦行之而不

足以範俗也夫鄉飲養高年尊有德也今預飲者未必皆杖于鄉而稱鄉先生甚者不止無德無行且有過有失多親信者舉之耳而　國家養老尊賢之意失之遠且悖矣此恐不可不一釐正也噫然其遵非賓也非主也禮記云鄉人仕至大夫可約而遵法者也又曰介所以輔主遵所以輔賓也今郡縣每以佐貳官充之或以鄉宦充之皆非也蓋若主者請以陪賓者也故遵之爵與大賓之爵主之爵皆奠于堂中之北雖介之爵亦不得而並

焉其赴飲也贊者報遵至而主與賓及衆賓皆迎於門既拜揖遵入賓次之衆賓又次之升堂而後分請入位盖鄉官之猶在仕版偶至其家或暫居其鄉尋當復出而其德位與大賓相上下可以陪者乃請之尔三遵亦然但爵稍亞於遵賓者亦可[illegible]於奠偶倣古鄉飲禮行之賓與遵與主揖讓竟日[illegible]觀者如堵焉而今皆不之考也夫豈[illegible][illegible]復古禮之今典哉予有請遵細啓

[illegible][illegible]詩經集傳學者今誦服矣然呂氏讀詩記不

可不讀蓋伯恭之記朱子謂真有意於温柔惇厚之教矣學者讀之可羣可怨之旨其庶乎故是記不可不讀也竊恐詩人之旨其傳與記未必盡得其微與故曰以意逆志然必於傳記涵泳焉

屈子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怨也怨己之不得乎君而思慕也申生不得於其親繼之以經孝也屈乎不得於其君繼之以沉忠也無論過不過而其心盡矣於戲此非終其身思慕其君者邪

老子勞攘列子迂誕莊子荒唐去楊墨不遠老子譏冲列子平曠莊子跌蕩於楊墨差強

老子曾爲柱下史而知禮之節文故孔子見而問之如入太廟每事問耳夫一代之禮其節文之在朝廷者或創自武王或制自周公皆所當問故雖知亦問禮也亦入國而問之敬也而遂以爲尊老子然則問津問卜者亦遂以爲尊其人邪是老子之徒之張大之也

老子[illegible][illegible]言既名以道德又名以經然道彼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彼德非吾所謂德也夫道非人所

其由不得謂之道不謂之道不可與入堯舜之門德非人所同得不得謂之德不謂之德不可與望周孔之墻且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其旨自與吾道頗殊顧可以道德以經名哉不曰老子竊弄闔闢者也

今夫海其水瀰瀰其受灝灝吾知與日月並長矣今夫嶽其石巖巖其藏穆穆吾知與天地同大矣今夫人其德巍巍其頤融融吾知與海嶽同造矣稽之　羲軒乎其惟堯舜乎而其道悠久矣

玩辭而知得失玩占而知吉凶故有得亡失而理
明矣有吉亡凶而道泰矣謂易專爲卜筮而作豈
其然與子貢見兩君執圭高卑而知修短亦何專
於卜筮程子曰盡天理便是易

是心也從夫人則爲人心從夫道則爲道心

儀禮多闕文周禮多錯簡然聖人之宏綱大用微
辭奧義即此亦可仰窺其精蘊使有成周之風化
彝倫其節文法度未必不可行於　今日意安石
何人執何心漢末宋季何時

卦爻作而卜筮生卜筮生而吉凶見吉凶見而嫌
疑決三皇時風氣噩噩民生伾伾伏羲何爲特爲
卜筮以作易夫羲皇之易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
廣大悉備是以有聖人之道四焉何止於卜筮乎
曰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不曰順性命之理通幽明
之故盡事物之情見去聲

三禮之文皆古也而禮記則有非古者矣因吳氏
考註而釐正之敢有望於　今日朱子云六經之
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

謂學大學以敬爲贅者豈以敬爲他物學者當別
作一段工夫而非當務邪曾子不曰君子必誠其
意君子先慎乎德夫意欲誠敬不主於心邪德欲
慎敬不持於身邪

夷齊叩馬而諫伐商義也蓋非其君不事之心也
傷商祀之不歆因不食周粟不屑就己也義也武
王伐無道紂仁也蓋拯斯民於塗炭之中之心也
不期而會之諸侯有八百焉人心之歸之也仁也
皆是也

伊尹對湯曰三公之事在道以言乎其行也九卿
之事在德以言乎其體也大夫之事在仁以言乎
其政也列士之事在義以言乎其事也疑道據德
居仁由義其秩跡有四其忠則一尒如其道如其
德如其仁如其義是故明君臣而不臣

不以爲臣而以爲師者聖是故有聖君有聖臣不
以爲臣而以爲友者賢是故有賢君有賢臣漢以
公孫弘爲賢夫武帝果賢乎宋以王安石爲聖夫
理宗果聖乎　然龍逢死桀比干死紂師邪友邪臣

邪桀是以被放紂是以被伐

晉獻將殺申生重耳曰子盍辭曰吾君老矣賊父之變以取免吾君以恨終哉子盍去曰是惡吾君也彰父之過而取美誰復納吾哉乃自殺夫是之謂恭也哉責以泰伯之節豈欲立奚齊之事覺旣驪姬亦逝矣

晉文返國賞亡有不及者讀宮門之書其何以應介之推誦洒酬之辭其何以答舟之僑召之不來推竟焚死求之不得僑卒逝去可以考晉侯矣介

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奸身將隱焉用文舟曰請而得賞廉者不受言盡名至仁者不爲可以觀介舟氏矣

趙襄子之賞高赫也以禮晉文侯之賞叔狐也以[illegible]襄子其後功乎文侯其先德乎

宓子宰單父陽晝送之以釣道子賤蒞邑於陽橋之欲拔綸欲投餌者驅之於魴之若食若不食者取之而單父治盖陽橋薄魴厚夫釣道奚止於宰

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教於孫裼者遜爾

孔雀愛羽虎豹愛瓜君子不愛身乎視尒明聽尒聰言尒慎行尒謹心尒廣體尒胖斯愛身矣

豐墻墝下必崩危木風上必拔爲政者不培其本一旦不支其將何以爲力故三百篇之治化皆原於周南召南

桓之會要盟可負而不負拔劍可讎而不讎管仲之著信天下也而能南摧强楚北闢山戎三存亡

國一繼絶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王室尊其功不爲不大也

漢高之封雍齒晉文之赦里鳧須也故漢將曰雍齒且封吾屬無患矣晉國曰鳧須且赦虜皆翕然安矣

傳有之鴻鵠高飛遠舉者以挾有六翮也背毛腹毳不撝尺寸無之飛不或卑有之飛不或高國家取士也將取其翮乎抑取其毛與毳乎

焚林而田無餘禽矣然有放麑者焉乾澤[illegible]漁無

餘魚矣然有故龜者焉故獺未祭魚斂不入澤梁而鉏丘未聞弛也鳩不化鷹畢不設罻羅而猶容未聞格也

終日言不遺己之憂非禮弗言矣終日行不遺己之患非禮弗動矣

樂記雖係于禮其古之遺經乎七制雖撰于漢其古之遺典乎

陸子靜幾朱晦翁其所入之門頓殊蘇子瞻詆程伊川並所趨亦逆迴異是宜其不相下也然子靜乃陷于禪乎若子瞻不流於逞乎

申包胥因吳而請師以救楚伍子胥因蔡而興師以伐楚皆激於義也春秋予之予其忠也

五岳十二牧之服大舜其治聖治也七十二子之服孔子其教聖教也

讀論語鄉黨篇具見孔子之教七十子也無非聖教七十子之學孔子也無非聖學

謂周禮而非周公所制然則孰所制乎不惑乎謂繫辭而非孔子所贊然則孰所贊乎不侮乎

馬背旋文龜甲折象數也前二七後一六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其文圓前九後一左三右七前左四前右二後左八後右六中一其象方位也龍所呈圖也龜所獻書也拭圖而畫之卦也援書而陳之疇也羲受之文傳之易也禹法之箕衍之範也天出之聖人則之理也

婁丘人對齊桓曰君得罪於臣謂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故為謝故至不赦子謂桀得罪於夏臣民湯得而放之紂得罪於商臣民武得而伐之夫誰謝故至不赦

學解牛而得養生學舞劍而得草書先正云格物之功用也然曰得心得之也牛劍雖在外所得則在內謂格物非心學邪

入謂齊桓之霸在得管仲[illegible]謂齊桓之霸在得鮑叔

王莽而行周禮辟之賤丈夫而入廟學何有誠正實學謙恭實行王安石而行周禮辟之小人而服冠裳何有廣大心胷禮讓法度

漢不識公孫弘而以爲名相宋不識王安石而以爲名賢人君擇輔臣不難矣哉盖君子難說小人易說

宋理宗不爲故太子睿處使之失所罪將爲歸人因以爲簒也宜矣

相府而有申屠嘉陸敬輿銓部而有范希文司馬君實御史臺而有汲長孺傅休奕本兵而有趙翁孫諸葛孔明天下有不治平者哉

石中取火陰生陽也爐中取水陽生陰也

高皇之得劉基其猶漢高之得張良乎不曰吾子房也

予登岱嶽而見其雄覩華嶽而見其奇對嵩嶽而見其高望吳嶽而見其秀躋灊嶽而見其麗臨江瀆而見其長涉河瀆而見其遠俯東海而見其涵濵北海而見其瀟汎震澤而見其沃而知天地之動靜陰陽之剛柔何巍然邪天下之山亡不依附焉何渙然邪天下之水亡不朝宗焉而皆原於太

孔子大聖也聖以堯舜文孔爲至夷惠君且不得並況其下者乎而韓子一則曰孔墨二則曰孔墨韓子豈不知孔子乎而曰孔子亦上同兼愛上賢明鬼韓子果知孔子乎讀墨子莊韓尔矣申商尔矣而曰孔墨必相用韓子果不知墨子乎夫和則不流同則流一於流不遷於比乎聖大矣且不能同天而欲顓蒙百姓皆同天乎慱施濟衆愛也然不有差等乎不親親乎不親仁乎天地覆載且偏愛可兼乎賢當上也上賢遵德重道也而可以富

貴[illegible]而可以喜懼要之乎果賢者而可賈乎可要乎祭如在不與如不祭誠也以爲有則不見不聞以爲無則在左在右盖陰陽之屈信也如所明不涉於怪流於誕乎嗟夫言近乎僞行近乎誣似是實非似同實異而可使之愚天下惑後世哉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夫人皆然也亦豈獨墨氏哉翟宋大夫也大夫亦尊矣然于宋未聞其能同能愛能賢能明也而可與孔子並稱哉不惑哉

[illegible]之明德之當明民之明德之欲明物也己之明

德當明而明民之明德欲明而使之明事也然有
本末有始終焉知其先後而明之也於已之明德
於天下之民之明德皆底於明止至善矣
觀子輿易簣子路結纓子游弦歌子賤鳴琴而知
孔門之教如時雨之化物而物無不化是故顏子
有是夫曾子竟得之而孔子之道傳蓋成德德成
達材材達入則聖出則王於是有可使治賦者有
可使爲邦者有可使南面者而其英才莫不誾誾
侃侃名聞天下於時而使夫子在位七十子在職

咸視時中以爲準視大成以爲的則綏來動和于
上居敬行簡于下而其所至未必不皋夔稷契若
也史不云孔門七十子皆異能之士
延平令學者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景象愚以爲存
養得嚴密則方寸之間渾然無欲廓然無私
曰春王正月尊王也曰春帝正月尊帝乎蓋所本
者歷代史也非列國史也而復曰帝可哉　阮氏
註則與春秋義異矣而何以曰帝哉
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郎無極而太極也

今夫山雲雨興焉仁也草木森焉義也宜嶽鎭別
焉禮也豐境判焉知也鳥獸萃焉博也嚴洞闢焉
厚也梁棟共焉恭也樵牧歸焉惠也禾稼殖焉富
也寶玉出焉貴也是故君子有取於山也今夫水
膏沃資焉仁也清濁析焉義也高下循焉禮也淵
泓鑑焉知也潮汐刻焉信也湯湯流焉勇也瀾漪
渙焉文也汙潦納焉裕也波濤平焉正也窪下就
焉謙也是故君子有取於水也
喜怒哀樂未發也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發也如禮

之序如樂之和未發性之本然也已發情之當然
也曰不是先不是後內外一致爾然不曰仁義禮
智而曰喜怒哀樂者曰仁義禮智孟子自其善端
明之尔然理隱而情見也理微而情顯也即喜怒
哀樂之皆中節而觀之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皆中度也不言而喻矣故是理之在人純然者仁
也截然者義也秩然者禮也粲然者智也性也
二帝時如春三王時如夏若五霸時不止如秋且
其景象蕭索如何得生長意思來

堯庭而有舜禹稷契孔門而有顏曾思孟君臣授
命而聖道行師弟子授受而聖道明然堯之行明
也道之明行也萬世所允賴也
論語所載聖學時也一貫也大成也仁也著而爲
事業可以爲唐虞孟子所載性善也浩然之氣也
仁義也措而爲事業可以爲夏商周　聖學
文行學也尼父恐弟子趨末而忽本故曰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然了得此則博約有其地矣
先正咸曰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

樂然恐情之發也出於卒然似不可言當予欲目
喜當其可怒當其可哀當其可樂當其可斯中節
矣斯可以言和矣
曰天下一治一亂則知易者莫如孟子曰以意逆
志則知詩者莫如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則知
春秋者莫如孟子於戲孟子其戰國之仲尼乎故
韓子云孟氏醇乎醇孟子功不在禹下揚子云楊墨
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程子云孟學已到至
處孔子之後使無孟子其曷繼往開來邪

讀周禮具見文武之所以王周公之所以相者皆
本於關雎麟趾讀繫辭具見伏羲之所以作孔子
之所以贊者皆原於先天太極其謂非周公孔子
作者豈不知周公孔子邪殆不知化不知易邪但
周禮多錯且闕此無從考訂爾
語云丘之禱久矣非禱也蓋與之契合矣曰禱就
其事而答之尓
或以良知爲天理既辨之矣及讀整菴先生此以
知覺爲性之明驗也之訓則其說不待辨而其繆

莫揜矣吁不亦誕乎
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於
彼尓然在太陽幾曾動即此則禪之誤不辨而自
破矣
宋末學者皆談禪然舉世知尊信程子朱子今理
學甚明顧有一二欲援陸氏以畔程朱子者於戲
程朱之學周孔之學也舍周孔將趨瞿曇氏邪不
曰毫釐千里邪子靜儘高明但學之便是禪學者
可不慎所趨邪

問靜中有物否朱子曰只是知覺愚以爲人是亭
亭當當徹上徹下之理
牛之耕馬之馳犬之守雞之別鴈之偶獺之報物
雖蠢而其性亦未爲不善
涇野呂子云樂在其中謂之安不改其樂謂之利
發明孔顏之仁極有分曉
伊川晦菴皆以范氏女謂心豈有出入曰此女雖
不識孟子却識心曰此女質美心定見得亦定使
有學問之功於孟子引孔子之言之旨亦能識得

蓋其心靜也
陸子靜用心於內是已然一於內學之者不得其
學鮮不墮於禪者故一傳而得楊敬仲遂溺於禪
矣其繆何啻千里嗟乎不由博約何能如有所立
卓爾
整菴先生鑒別聖學禪學之不同至明至切高明
之士猶不舍禪而歸聖將棄周孔而趨老釋邪將
畔程朱子而取張陸邪吁亦左矣
趨禪者彼自習禪尔若無預于我而諸大儒必斥
之者非徒惡其墮於異端蓋惡其流於禪入於夷
也入於夷殆淪於禽獸矣而何以立於世哉若五
胡金元寧復有人紀哉
釋氏不識性惟識心陸子靜亦然
樂軒曰儒者恬退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
愈粗膚齋云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以來無有
也莊子手脚已粗是以不能有精一執中景象愚
謂釋氏本莊子莊子本老子是何學術安敢望精
一執中體段列子亦然

釋氏大藏經五百四十函其言皆自莊子紬繹而
成卷者禍子乃借以神出鬼沒以欺世惑民則立
論迂玄立言怪誕之啓之也其責將安歸哉周其
戰國之佛乎而佛以輪迴死生恐動人以致金身
玉殿遍地歷世皆然周胄不得爼豆其間吁胡爲
乎不本堯舜文孔之道而造端貽害至是哉
甚矣古樂之難復也欲候黃鍾之氣以協元聲則
遍地皆非原壤縱截竹製管築室布灰恐天地中
和之音未易宣暢非達中和之極者何能與此

嗟乎泰伯虞仲南逃句吳伯夷叔齊西避首陽一
不登商有商一不甄錄有周千載而下有遺德焉
短髮文身示不爲君其德至矣恥食周粟示不爲
臣其節至矣而商不聞徵周不聞訪卒遂其高蹈
以天下讓求仁而得仁垂之萬世自令人興起商
末之君不足望武王不忘遠也知訪箕子矣何不
訪夷齊或其時已棄首山矣然泰伯伯夷亦豈屑
就已者哉蓋泰伯之讓聖而讓也伯夷之清聖而
清也是以孔孟亟稱之

自唐宋季世君曰可臣亦曰可君曰否臣亦曰否
未見有獻可替否克艱厥臣者是故世不皆熙
熙如唐虞民不皆皞皞如夏商周然天下屬望則
舜嘗儆堯矣禹嘗誠舜矣而益嘗訓禹矣周嘗戒
成矣乃皆都俞吁咈于一堂而上下一德也有志
於五臣九人者其尙論焉

漢三綱正以有文帝唐萬目舉以有太宗漢止於
漢亦以有文帝唐止於唐亦以有太宗吁漢霸矣
唐夷矣

知行合一之說更思之不能旁通宜曰仁諸子辨
之不能決也曰大學指一箇眞知行與人看曰不
是知行的本體其見卓矣然眞知行乃好仁者無
以尙之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謂也
知行本體乃眞知者必實行實行者必眞知之謂
也夫莫不好好色也然未與比也曰已自好了謂
者好已行也豈以一見遂爲行乎倘與其人比也
豈與好了者先後踐乎莫不惡惡臭也然未與汙也
曰已自惡了謂者惡已行也豈以一聞遂爲行乎

倘不與其物汙也豈與惡了者反復屏乎目盻者
見色不眞然亦好矣亦謂之已自好乎鼻塞者聞
臭不眞然亦惡矣亦謂之已自惡乎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親敬長也良知也知也無不愛親敬長也
良能也行也謂知行不可分良知良能亦不可分
乎豈只須良知不須良能乎曰只說一箇知已自
有行在吁親當孝我知之也然未溫凊未定省行
孝其何時乎力已未竭乎君當忠我知之也然未
服官未立朝盡忠其何所乎身已未致乎推之覲

名山之畫一展玩間已悉其峰巒矣遂謂之已登
其巔乎臨深淵之圖一披閱間已悉其瀾漪矣遂
謂之已涉其涯乎曰已自寒了然寒猶在體未衣也
豈一呼之而體遂暖乎已自饑了然饑猶在腹未
食也豈一吸之而腹遂飽乎夫苟好善也即謂之
好已行矣而仁義未見其如何由之也好果行乎
苟惡惡也即謂之惡已惡矣而私欲未見如何克
之也惡果行乎曰知好好了知惡惡了謂爲緊切
工夫蓋知好知也好了行也然知心知之也心好

之也內也好之而后行行躬行也外也行仁行義
是也知惡知也惡了行也亦心知之也心惡之也
內也惡之而后行行實踐也外也懲忿窒慾是也
此之謂喫緊工夫然知知也行行也豈降衷之好
之惡即行乎豈中心好之惡之即已乎談虎神色
獨變知之真也謂已自有行在郄謂之方攖虎怒
復搏虎乎皆不得而知也敢質之知知行者
明明德我明之也親民我親之也止至善我止之
也明親止我之心也明欲其無不明親欲其無不

親止欲其無不止之謂至是大人之學而大學之
道也此便是即乎天理之安絕乎人欲之私心之
德也何曾於事物上求何須於節文上求格致求
所以明所以親所以止之理豈儀節哉學問思辨
亦求是爾曰格致蓋舉之矣若止是明理則止至
善亦若無難者然止至善之不可能即中庸之不
可能也夫豈易哉其舜之事親堯之治民哉
古今神聖相傳之道中也精也一也純也不已也
時也一貫也敬也誠也神也太極也未及乎良知

倘無庸良能特標良知雖與孟子不同則良知者
列聖所不能道也何子然邪整菴先生曰此以明
覺爲性之明驗也然則性不本之於未發之中乎
將主之於已發之知乎成之者性乎知乎統之者
心乎知乎知不大於行乎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故博學學
此也審問問此也愼思思此也明辨辨此也篤行
行此也愚則以爲學問之道求放心也博學也審
問也愼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然孟子之求放心子

思之愼思義不相通乎而顏子之學問博文也約禮也抑將曰博博此也約約此也豈義亦相通乎吁顏子子思孟子之學之理一也或欲於求放心下添集義亦得

或以良知爲天下之大本以致良知爲天下之達道夫大本謂是理未發亭亭當當寂然不動中也良知則知已發動矣心已明覺矣嘗謂既發之知亦爲性爲中爲大本乎達道謂是理已發各當其可人所共由和也致知知也非行也端未履也形未踐也嘗謂欲致之知遂爲情爲和爲達道乎豈

子思子不識良知乎不識致良知乎

陽明先生曰學問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求放心愚亦曰學問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博約

致知云者推極其知而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所以然無不知爾今一則曰致良知二則曰致良知然知之眞莫良知若也盡存吾良知使不失赤子之心充吾良知使克立大人之體則天理常存人欲不肆似無庸於致之云尓也況知既良矣無俟於致之矣豈孩童之良知亦復致之也乎知愛知敬良知也及其長也私欲蔽之而愛敬不如初矣復其初其擴天理哉愛之敬之良能也及其壯也物我牿之而親長不如前矣踐其前其過人欲哉夫知知此也能能此也知當存養能不當省察哉不曰其要只在愼獨

聖人之所不能知恐亦當求知之如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天地之至必有所察亦不當測知之乎禮樂名物聖人未必生知也孔子亦嘗問禮問樂問官矣非學乎何以曰夫子焉不學乎曰不如丘之

好學乎但聖人之學與衆人之學不同禮樂名物之義之理無不精明也一問即洞然矣於作聖何戾乎盖精一堯舜之學也純文之學也時孔之學也中也而其禮樂名物無不章章也

涇野先生曰中庸明人而尊祖也愚亦曰中庸明道而昭祖也

或謂存養省察爲兩箇工夫愚以爲非謂存養了才去省察非謂未存養先去省察盖靜以存養動以省察同是率性同是愼獨却似一箇工夫

子思論性原之於天也夫子論性究之於人也先後語意若一正一反耳孟子論性本之繫辭也程子論性埶之中庸也理一也性斯明矣氣在其中矣而才不與焉

涇野子以顔子怒不遷樂不改為已到發而中節地位善觀顔子矣

静而存養動而省察是率性工夫皆自家心上身上事理欲之所攸分也可不戒不懼不慎欤

無事無中無時無中無處無中中之義大矣哉

飲食自有恰好中和之味非謂美惡豐儉濃淡也

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處便是獨斯不可慎乎

曰夫子問禮於老聃豈不知禮乎曰問樂於萇弘豈不知樂乎曰問官於郯子豈不知官乎天夫子嘗定周禮矣正周樂矣修周官矣蓋道至此也而聖人之心亦至大也故舜嘗好問

堯妻二女于舜事九男于舜為天下也為舜也仁之至義之盡也故以天下為已憂以不得舜為已憂是故而有唐後有虞

原缺第七十、七十一葉

謂三代而下之不肖也夫堯欽明舜溫恭朱商何能企及但曰親堯曰親舜而不學堯學舜便謂之不肖尔故史典中不見朱商不肖之迹若象則不弟顯然矣

誠者自成成字須體認得分曉涇野子曰在心曰誠在行曰道在身行其誠也在心存其誠也此可以體認矣然成者成也物之所以成也

人之德性本自廣大也如天如地一為私欲所累便不廣大致之使必廣大而後可以言尊本自高明也

如日如月一為私欲所蔽便不高明極之使必高明而後可以言尊何以致之極之故必道問學倘只尊德性則吕子曰苟欲充其道也除是禪

孔門子路為親遠道負米矣毋卒猶以不得負米告于尼父則生事死事惓惓在毋也非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歟是孔門之教也

論語孔門之學之教而二帝三王之道也讀得一部精則唐虞可躋夏商周可復不獨致太平也其曰半部猶云用得一半尔而非趙普所能也觀其

在宋蕭曹之儔爾至於太祖太宗授受間雖謂之
不曾讀論語亦可也程公宋受命考亦各有見並存之俟後有攷焉
曾子曰省非不及君長即其事親孝可知其事長
矣即其爲人謀而忠可知其事君矣況傳習者一
貫之道也故於孔子之教獨得其宗
夏商之文獻不足徵也雖能言之亦其宏經大略
爾至周而其文郁郁曰從周尼父周人也云從周
不有感於夏之質商之忠乎曰郁郁則其文盛矣
或以易簡或以太極比一貫愚謂易簡一貫之道

也太極一貫之理也行得易簡便知得一貫明得
太極便通得一貫其致一爾
仲尼於晏嬰各只見其善亦不見其沮封乃知聖人
之量之大如天
涇野子以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從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來而後能博文約禮而後能仰鑽瞻忽所立
卓爾此便是孔門之教大學之學也
定性書云觀理忘怒可以制怒然情之發也須中
節須當理則其怒始不遷却强制不得

若識得見其大則心泰便知得顏子之樂苟以爲
道可樂也便不知顏子之樂所樂者何爾然則顏
子之樂不可尋乎試於其不改處求之
季文子三思於周公之思曰待旦若何曰迴不同
也文子之思事也情也周公之思理也道也思事
與情外也私意易起思理與道內也精義益暢
問之呂子柟曰七情惟怒爲甚能不遷則喜哀樂
惡皆正矣愚謂皆中節矣曰五性惟過爲害能不
貳則仁義禮智皆善矣愚謂皆中道矣此便見顏

子作聖之學之大而其仁不違也
曾子啓手足非徒手足也若曰啓予手手予手予父
母之手也予未嘗不恭以辱吾手啓予足足予
父母之足也予未嘗不重以忝吾足而予克終矣
蓋敬其身以無或毀傷云爾故於手足發之而其
孝至矣而其德全矣
夫子之道高也其如天也堅也其如金也前也其
若近也後也其若遠也或弥高或弥堅或在前或
在後是以仰鑽瞻忽工夫非顏子至健至靡不能

卓尔也然學者學之不外乎博約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斯道之不息也天不息聖人不息學者學之安得息盖斯道何嘗息

顏子語之不惰盖深有契於夫子之旨不但如時雨之化也不患不到如有所立卓尔地位

先正云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又云非曾子不能作信然然學者於篇中先當識其精神命脉始可於步趨學之於動容周旋中禮上下一於敬處求之或得之矣

四科盖因其從陳蔡而各擬其所長然亦各得其近似夫孔門諸賢衆矣若子賤子羽伯玉子若有子容子思原子羔子華其賢豈下於諸子哉

顏子可以言發言悅不可以言助子貢子夏可以言助不可以言發言悅

天下歸仁謂心同理同固也然一旦己已克禮已復己到仁者地位天下如何不歸仁然周嘗以至德歸泰伯歸文王矣辟之太宰已履天官之任巳坐吏部之堂天下雖大便知某爲太宰矣不以太宰歸之而何

顏冉問仁夫子答之不同然理一也顏子能克能復而不見人己便是仁冉子能敬能恕而不分人己亦是仁其不同就二子所至言之尔故回也可使爲邦雍也可使南面及其至也子淵之仁可以覆天下仲弓之仁可以臨天下

文質彬彬云者辟之木焉幹其質也挺然而出而豐而直也葉其文也爵然而布而暢而茂也苟幹勝而枝不榮則文不足矣枝勝而根不腴則質亦不足矣故未有根厚而枝不條達者亦未有枝繁而根不膏腴者故質與文乎文與質歟夫是之謂

彬彬然質其本也文其末也

紀綱立教化行禮樂與政刑平之謂有成覆幬如天照臨如日無聲無色不識不知黎民於變四方風動之謂仁三年夫子自言尔仁度其時然也王者即聖人然夫子存神過化綏來動和恐不待三年不俟世即夾谷之會可見矣非謂俄頃乎

或以多學而識之稱夫子此未審門地之見故於

子貢欲無言於顏子欲終日言而其學高堅矣欲速盡從容中道見小利盡見大心泰觀之人事曷嘗見行急而不蹶者曷嘗見圖近利而不詌

居處恭則閒居渾是一團謹篤執事敬則臨事渾是一段端嚴與人忠則交友渾是一片誠愨如何不為仁如何不可行於華夷

剛易立毅易守木易莊訥易忍故近仁須識得剛不是強毅不是執木不是野訥不是鈍始得

仁者無勝人心如何克無勝己心如何伐無一點

憾如何怨無一毫私如何欲

邦有道危言危行夫有道矣言行不危可也然聖賢之心廣大也於時於言必曰吾非堯舜之言不敢陳於王前而所言皆聖謨於行必曰吾非唐虞之政不敢行於天下而所行皆聖治言必欲其聽政必欲其行危何如之其言孫非謂不言也但須存心納牖時可與言而言尒若危行則舍之即遠遯去之即高蹈尒

昔人曰知分則不克知止則不伐知命則不怨知足則不欲愚謂不克勝私也不伐為己也不怨居易也不欲順理也不難矣哉然亦可學仁矣

初管鮑忽從亡也倅不及為後入計及入鮑見小白長也因薦管管知桓可長也因臣白然糾已殺矣則忽之死死主也非死君也仲之臣臣長也非臣讎也故仲尼不重忽之死不責仲之生

夫子沐浴請討陳恒欲見諸行事也上為周中為魯下為孟仲季三氏夫亂臣賊子接迹當世恒倘被誅則三綱正九伐宣周自天子魯自諸侯三家

恐將不得為大夫矣豈不欲見諸行事乎意不在三家乎曰臣不敢不告撥亂反正之心無日不汲汲於天下也

如其仁猶云如九合如一匡亦其仁亦其仁云尒功也非仁也故曰如

一貫之一即惟一之一即得一之一故精可以言一純可以言一蓋理也學至於一則無私無欲不二不三如何不貫通得萬事然立之則中也主之則本也達之則道也原之則天也

也比干仁也豫讓忠矣晏嬰亦忠也然紂知比干
智伯知豫讓而齊景不知晏嬰
夫子非不欲隱也而終不隱非不欲仕也而終
仕是豈接輿荷篠長沮桀溺所知也哉
觀因樂廢而去之八賢一母四乳而生之八士及
接輿荷篠諸隱者周雖衰亦多賢矣况有夫子有
顏曾子有七十子而竟不能興周也其天哉
知洒掃應對是形而上者是一貫知精義入神是
形而上者是一貫則子游之駁子夏不知本末子

夏之譏子游不知始終皆失也不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夫子天也不可升也日月也不可踰也况其墻數
仞得入者顏子爾未達一間也曾子爾獨得其宗
也毀夫子者秖自絕於天於日月於天於日月何損
堯舜揖讓者此也湯武征伐者此也孔子著述者
此也何也中也精也一也時也門人記是於論末
見列聖相承至孔子益明爾五美四惡其聖政之
餘乎知命知禮知言其聖學之餘乎

越椒之必滅其氏羊食我之必滅其族人先知之
者聞其聲而知之也而聲則氣之發也所稟之氣
薄甚濁甚故其聲遂惡人是以知之耳然聲之出
氣也氣之發情也非性也人見其情之惡也遂以
爲性亦惡而不知非性之本然也是下愚之不移
者也
鄉射禮吾師遂翁嘗行之而闕隴學宮恪遵焉予
行於皖郡而觀者肅容如入太廟行於吳郡而觀
者起敬如見大賓行於海岱亦然然禮義之心莫

不油然以生禮能序樂能和於此可見矣孰謂古
禮古樂不可行於今哉
人言秋天高天露下霜至月頭是擂水落石出人
之仰之如見其高也蓋歲將成氣自肅耳天豈高
下哉
火一也噓之則然吹之則滅噓之若助若扶也陽
斯生矣吹之若撲若閉也陽乃伏爾陽生其春乎
陽伏其夏乎
日初出也辟之鈹未作器而才出爐其完若熾日

既中也屏之鋏已成器而復在函其光若戢時乎初出人平視之如掩如映其色滄滄時乎既高人仰視之如射如刺其色皜皜然陽精之凝合其廣千畝其陸固有南北其度固有寒暑而其照臨容有大小遠近也邪

一日於荒郊行見空中鴐鵝千群或引而成行或列而成隊或團而成圜或局而成方或大而成城或小而成圃久而後散於與色谿行見水邊之草花自茁其英其葉莫不成章亦莫不爛然之

鳥之獸之蟲其羽其膚其毛莫不成質亦莫不煥然乃知道之昭著不獨鳶飛魚躍尒已也

春少雨夏大雨秋多雨冬微雨春生萬物其氣初出故雨少夏長萬物其氣已克故雨大秋成萬物其氣欲翕故雨多冬藏萬物其氣漸收故雨微然或春大雨夏秋不雨冬有雨無雪者變也皆不得其正也故堯欽若昊天

顧學編卷之上終　　天水鄭珩錄

顧學編卷之下

鳥鼠山人胡纘宗學
錦屏山人梁 高校勘

樞密楊希仁贈予金人圖曰予其常目此予謝之而爲之箴曰我思金人彼豈無言言苟弗中默不獲吞支誕何爲惟禍之門緘默何心乃德之原天何言哉日往月來地何言哉冬閉春開曰尒胡不默默者心休尒胡不重重者身厚尒胡不簡簡者性逸尒胡不静静者神守我緘我口君子篤恭敢

告金人惟君是從

薛敬軒語録皆從踐履中來胡敬齋語録皆從淹貫中來

胡敬齋指斥禪學甚力高明之士聞其説必翻然改圖矣 恍惚之論當從整菴公

格物良知之辯整菴先生之記 詳矣明矣不知習爲其説者復何爲辭也呼立異以求勝曷若平心以求進謂格物爲正物將謂正心爲格心邪謂良知爲天理將謂良能爲天道邪豈古先聖賢止知

格理而不知格心邪止知天理而不知良知邪

有以多學擬朱子者夫子貢嘗以多學疑孔子矣及聞性與天道乃知孔子之道之教曰一貫曰博約其準的也朱子不學孔子邪而必以六經爲注脚則注脚將不讀邪不讀經書抑何以博文邪不博文即可爲聖爲賢邪即可爲孔爲顏邪

或以列聖才力不同爲問其師引精金爲喩而荅之曰聖人才力有大小猶金分兩有輕重然皆足色堯舜猶萬鎰文孔猶九千鎰禹湯武猶八千鎰

夷尹猶五千鎰夫人之至者曰聖物之精者曰金然金何可以喩聖也苟以金喩聖也則列聖皆足色金也堯舜文孔其猶華山所產之金也其色赤製爲器其光如日之初出禹湯武周其猶麗水所產之金也其色赤黃製爲器其光如日之既高尹夷惠其猶涪水所產之金也其色黃製爲器其光如日之將昃質之市人皆曰皆足色金也驗之工人皆曰皆足色金也但光與色若有差耳是即聖人之無優劣也如其所荅將較其輕重邪抑量其多寡邪夫聖同天請擬之天夫春歲之首也在天爲元在人爲仁堯舜其猶春雨乎潤萬物者也而物無不生夏禹周公其猶春風乎動萬物者也而物無不和文王孔子其猶春日乎照萬物者也而物無不光湯武其猶春雷乎鼓萬物者也而物無不起尹夷惠其猶春露乎亦潤萬物者也而物亦無不滋原其命天道也覩其象天文也其所以然天也而人之見之也若有差殊焉其聖一也夫堯舜精也一也中也禹無間然也湯執中也文純也

不已也武不泄邇不忘遠也周兼三王四事也施孔時也一貫也皆聖人也無不盛也尹任也夷清也惠和也亦聖人也蓋及之也是惟化之安之處有不同耳而可以輕重多寡权量邪

不識朱子之學期于博約而以爲標末不識陸氏之學期于高遠而以爲空宋然學者不善學朱子鮮不趨于標末者不善學陸氏鮮不墮于空宋者蓋晦菴邃密象山英邁皆非人所及惜象山不識性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心哉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吾術吾理吾擴吾公吾胸中自尒泰然豈以貧富貴賤而動豈以窮達榮辱而移

孔子言性近習遠無理與氣而言也孟子言性善言理而氣在其中也盖未有有理而無氣者特日爲氣質之性似貳之矣似非孔孟言性之本旨矣

孔子曰繼之者善孟子曰善理也非謂氣質也天之德元爲大人之德仁爲大

或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何以在其中曰心在於學而學必其博心在於志而志必其篤心在於問而問必其切心在於思而思必其近則心不待操而存矣理勝乎欲公勝乎私收斂不容一物矣仁不在其中乎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堯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也祇台德先敦倫攸叙禹也緝熙敬止徽柔懿恭文王也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仰思坐待周公也上律下襲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孔子也吾師也

不遷不貳一簞一瓢不改其樂顏子也求其放心善養其浩然之氣孟子也一爲要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也忠貫金石孝通神明龍德正中混然天成寬而有制和而不流程子也若友也寔師也何以師之法之如天焉何以友之依之如日焉詎不天思無邪毋不敬

玩伏羲卦爻而不識先天不可與言易按黃帝律呂而不達黃鍾不可與言樂

天於穆不已聖人同天亦不已學者有得於逝者

如斯夫則其學自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有羲乃有易有舜乃有韶有孔子乃有春秋

八卦六十四卦宓羲之文也上彖下彖文王之文也上爻下爻周公之文也上繫下繫孔子之文也而文在茲矣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出也

泰伯虞仲紹后稷之業承大王之志啓王季之嗣遜位而之勾吳而其至德莫称以起季札子游一以節讓一以禮讓不止文武興于周泰虞先亦興于吳矣農師之澤何遠大若是哉

原缺第六、七葉

讀我 伏讀寶錄無不仰覩天之高日之明者
高皇之勑旨之文義迥見其不世出有非劉宋諸
臣所能贊者固一今代之湯武也
讀
聖祖訓武録作而嘆曰人謂吾
皇之令如雷霆臣謂如冬日人謂吾
皇之政如霜露臣謂如春雨夫日暴之雷鼓之而
後成材雨沃之霜殺之而後成歲故四時行萬物
育則天地位故於春見其仁焉於秋見其義焉而

後知 天地之廣之大也大哉
皇言箴之於未然王之於已然不與天地同高厚
哉
國朝治化盛於我
孝皇如天之仁如日之明遠邁乎殷高宗周宣王
其澤固非一二世所能斬加之以年當與
堯舜比隆唐虞媲美而致治不足言矣故升遐之
日民間如喪考妣哀動海宇雖愚夫愚婦無不哭
至

内哭臨無不哭至其家者諸吏胥日哭辦于官而
農工商賈巷哭不絶皆纉宗所目覩者纉宗隨諸
臣工祖送北郊
梓宮將趄臣民攀號遍野其哭動地其聲徹天望
梓宮不見而後入城視堯舜何殊焉何也立賢湯
也卹民文也納言禹也右文武也世不幾唐虞邪
或謂弘治間上有
堯舜之君而下無禹皋稷契之臣是以澤尚不及
唐虞然能不有雲邪虎不有風邪若王恕劉大夏

戴珊張敷華諸公餘不能悉皆不可及然未獲專任間
有間之者然則澤豈不浹洽海陬邪
武皇英明不易得嘗斥内使云若輩侫吾醉將有
所爲而諸内使竟以酒中之以售其私於戲
先帝豈不武不毅邪觀誅逆瑾逆盜伐逆濠可見
矣而乃爲諸群小所蔽蓋浮雲障日日何能照皆
巖邪然賴有
高皇之成法
敬皇之深仁在諸司庶府得遵行之

弘治■年京師偶遇天變諸臺諫欲去兩京大臣
之不職者以荅天意疏既上　旨未及下
敬皇帝特御文華殿召　內閣三學士咨去大臣
可否劉少師曰大臣尸素不止一守一令而已
請亟去其不職者
上若曰
先帝作養人材甚難可去其甚者少師曰恐天變
未易回也
上若曰朕亦不能無失爾李少傅首劉曰承旨承

旨於是皆頓首應之因　賜以茶三學士出
上命內使隨之劉出　文華門手按帽紗奮然曰
先去劉某內使具以
聞一中貴從後密云少爾一人邪
上聞之即令執出杖而讁之乃止去二三大臣之
甚者於戲此非　堯舜之君之明禹皋之臣之貞
邪此非都俞吁咈之景象邪不可以占
敬皇如天之仁邪 其子諒少保
太皇太后之族有犯法者法司坐以讁戍族人求

勅於
太皇太后太后詢之
敬皇敬皇召太司寇白 圭 問故白對以法應坐
敬皇若曰可末減否對曰此
高皇之令而
陛下之法也臣不敢蔽司寇退
敬皇召太司馬劉 大夏 語以故劉對曰刑部尚書
言是是
高皇之令而

陛下之法也
敬皇曰何也劉曰傳云瞽叟殺人舜竊而逃諸海
濱況貴戚之族乎
敬皇曰見何書劉曰見孟子乃取其書於
內閣講讀之
敬皇曰刑部尚書執之是也是法也乃以其故復
太后而贖其人以發戍焉
敬皇之聖政遠邁殷高宗周成王者不一而足加
之以年不與唐堯虞舜比隆邪

夫丞相君天下之阿衡也國家治亂係焉天下安
危係焉然房杜丙魏姚宋不易得我
太祖特旨不置而事托之六卿權歸之
一人迥出漢唐宋之上我
成祖以代王言特取七翰林在閣因事溶諏焉乃
後翰林在閣亦因事啓沃焉乃後
列聖特置三公皆大學士然六官之建立政事進
退人材酌量　國是未有不質之三公者若文貞
文敏文清文達諸公亦不可得此

明天子愼選重任寵此國家重務也蓋有
高宗自有傅說矣有　宣王自有甲甫矣
正德間權臣接迹而逆瑾逆寗逆彬尤著然皆伏
誅矣時六部諸大臣守
敬皇帝成法有不阿附者有調停者於時士風頗
正輿論頗公此非天理之在人心者不泯邪故都
下有涇自涇渭自渭之謠然奔趨决裂者亦多矣
乃有拜爲親者有結爲昏者有倚爲山岳者
進諫古今稱難傳曰獻可替否曰披肝瀝膽難易

寓乎其中然有愛
君報國之誠而遇事之或常或變宜無可爲者纘
宗近迎送
乘輿河上適汴中大饑大疫死者枕藉道傍里人
不及盡掩經行中貴皆目覩之纘宗亦當抗言願
以供億頻繁汲汲如不勝而撫按二臺藩臬二司
俱已得罪避不敢言比見三五元老大臣日侍
行宮顧問移時始出內外臣工顒之欲因是進諫
後逡巡而止僞聞

當宁欲發賑不果亡敢驟言者乃未及言旣
鑾輿回京纘宗草疏約巡按陶侍御極言之乃荷
溫旨下戶部即議行汴中得大賑焉而後知進諫
之不易也於時
扆藻聖明日侍左右者奬順欽承之恐後中有獻
納外人不及知尔蓋
昊天廣大固非芹曝所能感格而
皇鑒淵澄亦非涓滴所能贊揚也進諫不難邪
正德初中貴瑾彬永成大用八人以

春宮侍從微勞欲擅權以蠱
敬皇聖政大司徒韓忠宣公達之
內閣三公明旦乃帥九卿具劾其姦期翦除之韓
公九卿待罪
東閣前
上屢遣內使和解之欲寬其誅而韓公九卿執不
退者二三日內使三復婉切大臣有拉韓公出者
明日事遂變八中貴皆據要地分執其權而
內閣劉公洛陽人謝公餘姚人及韓公洪洞人皆罷去獨

李公長沙人與吏禮兵刑工尚書存
孝皇仁政盡廢閹宦逆瑾緝知草疏者銜之諸縉
紳致怨拉韓者而亦末之何也章疏戶部郎中李夢陽也
頃在史局而見西涯李公沉而介震澤王公敦而
格厚齋梁公和而厚敬所蔣公真而裕熊峰石公
毅而端野亭劉公直而亮繼在留都而見整菴羅
公貞而肅東川劉公質而純而知翰苑作人雖於
民情世故未必皆諳而其所養所就自非俗吏所
能及也

秘閣輔弼佐佑臣必一二多學士必一二曾作郡
縣士而又皆忠貞中正溫厚和平而職又不皆在
部尚書上倘代
王言則言之出也也不但如綸如綍殆如日如星也
然勢未能也臺諫秩不甚崇重臺諫也代
王言者秩可復崇邪獨不鑒之古乎擬之臺諫乎
觀　殿　閣院大學士學士階皆五品
高皇之創制其見卓矣然論道必三公代言必學
士不識可兼任否

正德戊辰進士登科聞將選吉士同年時舉子庚
乾叔性之虞佐仲實君卿仲齊子委器之用賓壽
夫養和伯順惟新時行用先子惇子中思抑鳴和
景熙汝厲與行思道德徵時庸崇教仲鵾汝慶及
纘宗各備卷於
宗人府前伺考俄有傳毋科選改吉士有私充門
墻桃李者當路白之逆瑾欲二甲首點廿八三甲
首點十八以釐革之明日果得
旨止點二甲五人三甲三人蓋瑾不欲選復不欲

多遂不選改矣既蘊德則又與纘宗於一甲授官
跪內同批授檢討而思抑仲實廷惠遜卿希哲皆
內批授庶吉士瑾既誅乃竟俱以此與纘宗俱外
補有編纂者而其事益著然選吉士泉因擬
傳臚後即命自學士至贊善擇五人於禁中就
廷試卷分地方覆閱即選之名亦糊或欲令各鄉之
仕于　朝者自行人以上公舉三四人復試之而
又兼察其問學訪其性行或得其人矣似亦急務
然恐未易舉行也是日予未報名謝恩次日始湖璉亦不之問然得罪淮瀆矣

國家冠裳梁冠蔽膝漢制也烏帽曲領唐制也幞
頭大帶宋制也節令朝會則服漢制正月上旬月
朔聖謁
恩　朝辭百官上任則服宋制曰趨　朝及視事
則服唐制而獨謂之便服云便作事也於漢曰朝
服於宋曰公服蓋公私皆具矣正德初俗儒子
紛紛着坡巾廿四氣衣或曰衣服之變也縉紳當
欲正之比與莊渠先生擬卿大夫士當著章甫冠
服深衣以便燕居而復古之禮冠禮服則其變自

正張學士乃創忠靜冠服以　閒尚
名行之而衣冠之變未盡革也今武弁舉子驛史
各衙皆戴之品忠靜冠始儒俗莫分尊卑莫別如
法服何然大帽半袖胡服亦未盡革也
從祀先師廟孔門七十子宋四子外非董韓不得
預近歲稍益正之咸得其宜矣而猶有未盡然者
龜山楊氏時雖稱程門高弟然晚年之出已失況
復流于禪邦以將樂一閩姓楊周旋其間而復入
豈非體也然程門高弟可入者其唯和靖尹氏焞

乎次則劉氏釋耳西山蔡氏元定朱子稱爲老友
所當入也邦以其子仲默在列乃列之啓聖祠夫
仲默豈季通比雖嘗撰書傳子也季通得聞性與
天道之妙父也宜以季通從于庭而以仲默列于
祠可耳歐陽氏修宋文人也雖嘗比之唐韓退之
然未聞道乃亦得從祀其文況非游夏比苟論宋
人物當入者其唯文正范氏仲淹乎
爲政者不以愛憎榮辱人不以好惡進退人政斯
平矣

唐太宗貞觀之治超越於漢然兄弟之倫乖夫婦
之倫悖唐玄宗開元之治增重李唐然夫婦之倫
溺父子之倫蹤何也無本也
觀司馬子長救李陵之䟽答任安之書可以亮陵
之心矣然漢使招之可以歸矣既不歸亦當對漢
使一死以白其心而猶不死陵不惟負漢且負遷
矣隴西士夫所以恥之尔
王之守官滿矣亡命平日也無用太史之醇行或之
滅否而守其本也

人皆曰國有諫則治愚則曰國無諫則治人皆曰
國無諫則亂愚則曰國有諫則亂蓋君不得臣則
諫臣不得君則諫有諫果治乎君得臣則不諫臣
得君則不諫無諫果亂乎
諫而不納約自牖其諫必不納不曰信而後諫
鸚鵡巢于高山之木之顛鸜鵒集于深林之木之
叢於人無忤也人取而教之語焉皆能呶呶如人
呼叫繫乎𠟿曰悠悠也仰視山顛林叢不可復得
矣此豈非能言之累多言之害邪

遇也者遇也其道合也達也者遠也其道行也伊
尹之於成湯呂望之於文王遇也傅說之於
高宗周公之於成王達也命也訓以先覺佐以再
造其道泰矣遇矣輔以中興相以無逸其道亨矣
遠矣然不以其遇非遇也不以其達非達也
王室欲以愛易世子齊桓控大扶小以翼戴之伯
主之職也或以不諫責桓然周弱齊強宜無難于
諫者非或不可諫幾或不及諫不得已乃會諸侯
以盟之定之若曰王世子以事出伯主列侯不得
不會問問及廢易與否而天下皆知世子者既
立之嫡也國之本也內有父命上有君命亡得而
易之也而太子戕存矣中定矣心盡矣故聖筆予
何留焉子之洪張其畫四皓與太子遊放是耳挾
君云乎哉挾父云乎哉榖梁子曰變之正也而管
仲之器小不在是也安得起潢野子道之
季札出聘越廿有八年而吳始亂而以辭國主亂
責札可逭矣然札不出吳或不亂故以吳使札札

多道者也

原缺第二十一葉

桀以不仁病天下湯與伊尹不放以拯之不得謂之仁紂以不仁殘天下武王與太公不伐以救之亦不得謂之仁桀放而商代商代而民免於塗炭矣紂伐而周興周興而民出乎水火矣

毋有伊尹何可弑父有失子何可拒子有過父何可棄朔國之名不正莫大於是然[illegible]當祭而當廢聵當以輒當諸・文之而使聵復嗣[illegible]輒仍嗣聵名而正矣此猶孔子感化之而衛不知用也若子路則非所明矣[illegible]

齊公子糾稱糾稱子糾春秋時稱謂或然尔子同生稱子同初生也若以子糾不稱子爲不當立則小白當立何以不稱子小白且有以糾爲兄者又何說焉我納糾當稱伐齊白入當稱齊小白倘曰伐齊納齊糾曰齊小白入恐非聖筆也曰伐曰納不當納明矣曰小白入于齊當入明矣

春秋賢臣曰管仲曰子產夫管仲有功於中國子產有功於鄭國蓋言其所立也子產德管仲才蓋言其所履也然皆未聞道道王

孔子果問於老子邪[illegible]老子何如人也孔子果問於老子[illegible]稱孔子問於老子夫問禮偶然尔[illegible]者孔子周流天下欲斯道行未問[illegible]居處與至聖也磨無不過見老子[illegible]其人矣禮之外復何問然尼父豈不知治不知仁義不知道不知化而或有問邪猶龍之稱且出外傳莊周私淑李聃者也欲尊崇其師乃尔鼓舞掀翻既假孔子復假老子以神其說曰孔子問老子答曰孔子復

老子曰則聃老高出人世矣雖駭聽以誠後世而卒不可惑也譬太陽破星明晦自判然尔其謂治即無爲而無不爲之教而非唐虞萬邦協和四方風動之治也夫治在人亦在心曰忘天不有其天也曰入天欲至於天也豈仲尼所不能開所不能言哉其謂仁義即大道廢而有仁義之訓而非禹湯文武公天下之仁一天下之義也夫天地有常也則德不必行道不必趨矣曰無私夫何私無私矣仁矣義矣何爲亂人之性哉其謂道即道可道

非常道之學[illegible]中之[illegible]
不可傳然見[illegible]而莌安変而文[illegible]
何自得乎而[illegible]於義哉其謂至道
即無狀之狀[illegible]之旨而非文王
上天之載無[illegible]道也夫造物雖無迹
然終而復始者何聖人斷之者何待大得則無值
有見斯在矣何事於論何事於辨於間哉其謂化
即民不害能守萬物將自化之義而非聖門唯至
誠為能化之化也六經孔子父母以刪定者乃在

會老子後而曰老子云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其謬
可按矣夫文字迹也義理履也履道也豈非所以
迹哉聖人之於物豈將不與化哉不化人哉而何
以令自化哉易神化也書治化也詩風化也禮樂
德化也春秋聖化也迹云乎哉陳迹云乎哉孔子
大聖也耳老雖年高位尊不當輙称名乃称名者
若曰亦嘗師之云爾也其治其仁義其道其化論
語繫辭論之精矣至矣夫何間而可不可然不然
之言之類與論語繫辭絶不類則間者復者皆出

於周而答者可者亦不出於耳間巷了然辭雖不
逮抑相類然異端之教吾道何啻十里夫軒帝帝
堯帝舜亦抵之亞假設漁父盜跖以侮孔子而况
下上老子哉周固伯陽之逢壅也故宣大聃老以
哉抑宜與其書可火也其人可廢也
大上下交而德業成其漢高帝之於張良昭烈之
於諸葛孔明可以言交矣其唐太宗之於魏徵宋太
祖之於趙普不可以言交也孟明於秦公而后可
以言交道合而后可以言交

漢唐宋皆設丞相夫有丞相則責專責專則任重
然魏丙房杜姚宋不易得斯獻林甫杞似道侂胄
檜不難得而公孫弘王安石亦不難得
國朝不設丞相也殆以是哉然無若其秩有若其
位而其責有不可得而辭焉者是故
堯舜之德之施唐虞之澤之被其屬望則有歸也
屬望若何若舜之咨堯禹之咨舜也若益之戒禹
周公之戒成王也則都俞吁咈之道協而責難之
恭為矣否則奚止於尸素瘝曠已哉

諫垣於封駁不避憲臺於對仗彈劾不廢則
王言皆如二典臣疏皆如三謨君子皆將進用小
人皆將退伏矣天下有不治乎也哉
大冢宰佐王以治邦國統百官均四海者也而猶
聽命於人其何以進君子退小人邪其何以倡九
牧阜兆民邪其何以宰我
而望以事言之六部之職邪大宰猶相也昔周公
為宰而武王巨為相而成王巨彼相而如周則君
德崇宰而如周則君治平其係豈淺小哉

昔與彭公序書曰惟今之時舉之人或染疾而將
痿也蓋醫者未敢服以峻劑進以糲食惟徐徐以
調良之藥平淡之饌調攝之培養之培既厚養既
壯元氣既復於時或勸以藻與或期其大振則既
壯之身固非風寒之所能侵而既厚之體亦非聲
色之所能入而其疾瘳矣尚不俟其平復而驟欲
其一舉萬仞一飛千里竊恐力不支而行不逮則
毀者將至於是有議醫者矣醫曰迷於日衆又恐
疾或復作藥將無效醫亦無功矣　參末

周以仁興秦以不仁敗周八百仁之澤遠矣秦二
世不仁之報亦邇矣哉

古之政多實行今之政多虛文古之學多實德今
之學多虛聲

身通九經四書旁及子史百家斯謂之學文村治
一經猶未貫徹焉與不學等可與言春夏習詩書
秋冬習禮樂也哉

湛元明古本小學得古小學教人之實要亦本
朱子小學　所上之本留中矣

古之政一今之政弍古之政思今之政斁

古卹民則獲上今卹民則不獲上古獲上則卹民
今獲上則不卹民

都御史行臺御史行臺苟不悅藩臬郡縣之極力
趨承順則循吏斯得能吏斯遂矣

莫不曰揚雄附莽故曰莽大夫雄然馬融嘗附冀
矣蔡邕嘗附卓矣夫融邕皆工文學而以儒稱是
皆何心哉然則殺李固杜喬者非融邪而王允被
於邕亦不能無憾焉但視融小有間爾

唐以前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後止祀孔子
國朝亦止祀孔子而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子配
之夫祀孔子報德報功也顏曾思孟以下諸賢傳
道於孔門亦皆有著述者也然周公有大勳勞於
周室固也其所著述有易爻辭有無逸諸書有雅
頌諸詩有儀禮有周禮顧不得與孔子並祀邪夫
羲文帝王也不可得而祀也周公不與孔子並祀
顧不得專祀於鳳郡於岐邑於兖郡於阜邑邪然
岐山曲阜皆有廟乃皆荒落未若孔廟之專而恪

而岐廟且在山麓豈後世學者所以報德報功之
典也哉戔欲跪于
朝而未果也吁此非　國家一盛典邪
國朝祀典孔廟外又祀名宦鄉賢於諸學宮蓋名
宦所以厲居官者鄉賢所以厲居鄉者夫諸葛武
侯陸宣公范文正公韓魏公且不得從祀孔廟則
諸名宦鄉賢夫豈得盡如葛陸范韓諸君子者哉
亦豈政與德有似葛陸范韓諸君子者哉且聞名
宦有私於所厚者鄉賢有私於所親者而祀非其
祀矣蓋名宦須不媿韓范鄉賢須不媿葛陸始得
咸池韶濩是爲雅樂康衢擊壤是爲雅歌商彝周
鼎是爲雅制陶匏土鼓是爲雅音回琴點瑟是爲
雅操故樂以雅爲則文以雅爲至古今譚詩文者
一則曰尔雅一則曰大雅而雅其體也
邵文莊公繪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
司馬文正公小像而請涯翁題小傳於上蓋倣
君而景仰焉尓予欲益以狄梁公考之而藥豈
其人更欲益以董廣川是皆百世可景仰者

程門之有尹氏猶孔門之有曾子也
湛元明二業合一訓傳示後學愚不敢以爲
業一也已岐而二之又合而一之學者之爲
也理也顧可二二之乎蓋舉業學者餘事不
廉恥不立則風俗不美風俗不美則海宇
在內而皆阿大夫在外而不皆即墨大夫
交征而公私　漁獵矣故曰不奪不饜
天之文粹于日星地之文粹于山嶽聖人之文粹
于易書詩禮樂春秋夫文之粹本之天也

文之理也是文也道也然本之天文之所從出也
本之聖文之所由作也文不出於天跡而已矣文
不作於聖執而已矣天地之文道之昭也聖人之
文昭大道也若秦漢唐之文求昭乎道而道未易
昭也然則文不可學乎讀易而求羲文周孔之畫
之彖之爻之象讀書而求堯舜禹湯之典之謨之
訓之誥讀詩與禮與樂而求文武周公之咏嘆之
制作讀春秋而求孔子之筆之削則文作而理著
理著而道昭道昭而化成文不在茲乎

詩自沈宋興而漢魏之調變矣學自顏柳作而魏
晉之體變矣文自柳蘇出而董賈之致變矣篆自
徐程起而籀斯之格變矣而況傳心之至德扶世
之要道邪而況有陽學于儒陰附于禪者邪

漢詩李少卿魏詩陳思王可以言詩矣蓋少卿出
於三百篇而思王得於十九首也

元楊伯謙選唐音其主於調乎　國朝高棅選唐
聲其主於格乎漢詩無調與格而調雅而格渾唐
詩有調與格而調適而格焉五代而下調不協而
格不逸未見其有詩也

今觀唐詩楊王盧駱辟之日初升月初出其光煜
煜其色滄滄陳杜沈宋李杜王孟高岑儲李王常
辟之日既高月既復其光皜皜其色盈盈劉錢韋
柳辟之日未昃月未虧其光渾渾其色耿耿皆可
仰而不可及唐之世代固可考而見而其文獻亦
可按而知也求唐詩者盍於是涵泳也哉

漢魏詩不工晉詩稍工唐詩工陶詩不工謝詩工
李詩不工杜詩工故漢魏詩不易學唐詩可學陶

詩不易學謝詩可學李杜詩俱不易學然杜亦可
學試取其集而玩索之當自見也

[illegible]之學詩者規規於摹倣求必其似曰吾學
[illegible]欲拙欲麗顓顓以擬其餘聲曰吾學初唐
[illegible]唐也似工矣而實未工也然則詩不可
[illegible]求工而自工斯爲工工矣而若不工斯
[illegible]難于工而尤難于不工也詩豈易工

[illegible]

[illegible]後之詩一曰漢二曰魏而已矣三曰晉

而已矣風雅頌辟之天也蘇李其日光乎月華乎陶謝其玉色乎李杜其金聲乎然篇猶有遺韻若齊梁陳隋不可與言魏矣尤不可與言唐矣三百篇不逾遠邪故曰刪詩

讀漢詩當求其渾樸讀魏詩當求其沉厚讀晉詩當求其雋永讀唐詩當求其精到讀李詩少卿當求其委婉讀曹詩子建當求其典則讀阮詩當求其深與讀陶詩當求其古淡讀謝詩當求其典麗讀李

詩太白當求其飄逸讀杜詩當求其沉鬱讀韋詩當求其沖澹讀柳詩當求其蕭散詩豈易讀哉然得其肯綮亦不難探求也

右丞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摩詰浩然不得其化裁乎應物子厚不得其風致乎然深粹精擬質而綺靡而腴尤不可及其蕭散沖澹則在堂階間矣

魏詩沖澹者阮嗣宗晉詩沖澹者陶元亮後之工詩怵心■不能及而陶猶不煩繩削若謝玄暉亦平淡然有濫觴乎唐音矣

朱子解參同契亦猶註楚辭耳 其意固有在焉校陰符經正韓文則其餘力尔

讀左傳當得其宏麗讀史記當得其宏放讀漢書當得其典實讀說苑當得其 博讀漢紀當得其其嚴簡是故事該而文暢高古云乎哉

讀古則文衡而知今之文不古若也 國初文學稱宋景濂劉伯溫蘇平仲王子克然皆元之逸也稱方遜志楊文貞及讀其文歐曾氏且不及况程

張子邪三復之安得有太極圖說西銘易春秋序邪若詩則上可企晉唐而宋元不足言矣蓋不止李獻吉何仲默尔也然文衡選止國初者尔後必有興起者

清邑孔廟及學既敗遷之立其上高而明無復卑下矣行其中廣而大無復狹隘矣繼自今苟進修其中極高明焉中庸斯道也致廣大焉精微斯盡也及其至也動必禮乎乾蓋巍然巍巍然朗矣靜必體乎坤蓋瑰然壯廓然宏矣是之謂尊孔子是

之謂學孔子

文至於蘇去昌黎遠矣況秦漢乎詩至於白去彭澤遠矣況漢魏乎文法韓柳然可與言典謨訓誥乎詩宗李杜然可與言風雅頌乎

夫詩樂府司馬相如古體四言曹孟德子桓子建稽叔夜陶淵明五言李少卿班倢伃曹子建阮嗣宗陶靖節謝靈運陳伯玉七言張平子蔡文姬曹子桓李太白杜子美近體五言王摩詰孟浩然杜子美七言杜工部王右丞絕句五言李翰林王輞川七言李謫仙王少伯長篇李太白杜子美知此而學三百篇其庶幾乎

國朝奏議戶部稱周文端公兵部稱王晉溪公而吏部王端毅公馬端肅公所建白皆為縉紳推重文雖不及漢唐賈陸固

昭代之讜言也然端毅公所言無不可行者故與端肅公者皆刻傳焉比亦欲梓文端晉溪公者而未能也

今選舉外有歲貢三元山席文襄公云此挨也非

貢也天下貢上必琳球菌簵也苟非琳球菌簵敢貢乎然郡縣所貢不惟其人惟其年未必崐玉珍帛也近學上張君變令於當貢者選之然亦選以文耳愚欲於當貢者選之以行不以文也或云人心不古矯偽莫辯也愚欲於立身行己無過中求之而本之學校參之郡縣或得其一二耳然孝弟忠信此本也或欲行程明道學校養士法在吾守令體認得父母字牧字斯父母得一郡一邑牧得一郡一邑

天下生民以十分計之官一分吏一分閫一分商一分工一分僧一分道一分游手人一分餘三二分入力農以供八分不耕之人欲民不窮且盜也不難矣哉商與工雖亦營為然逐末者也此不可抑乎游手人蘇食僧道蠶食此皆袖手者獨不可除乎大抵敦本務實惟在乎重農耳此可告之父母斯民者知稼穡之艱難者

邊卒之功難報也故市之人邊吏之功易報也故誅之已

原缺第三十四葉

志發於言之謂詩詩發於聲容之謂樂府
峻山魏先生杼嘗云惟聖人之言皆當於理故可
以訓若賢人之言當於理者固多然亦有不當於
理者可槩以訓乎且有陷於禪而不自知其溺者
學者其可　忽諸
讀甃菴先生與陽明先生論格物良知之書是非
判然始不容措一辭倘猶惑焉斯惑矣
尊崇孔廟知報師矣盍知所以師乎師之道無也
時而已尔一貫而已尔修輯泮宮知學矣盍知所

以學乎學之道無他忠恕而已尔求放心而已尔
陽明先生昔平逆濠恭俟
乘輿艤舟皖口者七日予嘗請益矣公謂格物爲
正物予謂如正心何公又謂格物而如朱子所訓
如初學何予謂如公所論欲求之心也正唯初學
所未能也公亦以爲然予又謂格之致之雖在物
在知然所以格所以致却在心公亦以爲然至論
天理人欲之判鑿鑿分明予領其義而知公聰明
才辨不獨文章事業高出於人也却未言及良知

或謂公繼象山恐公知之亦不以爲然也逆濠既
平
武皇兵駐留都諸權閹日以
天威臨之公屹然弗撓弗動有千萬人吾往矣之
氣諸權閹亦屈服不阻抑矣固
聖代之豪傑士也夫何可及哉
公謂四十五十而無聞爲聞道予亦爲然公謂陸
氏非專尊德性予謂朱子非專道問學然顏子不
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邪公亦以爲然予又謂象

山元不學禪學象山便是禪公亦以爲然而涇野
呂子渭厓霍子則曰象山正是禪
隴川九逸燕集約曰悅尔親諧尔昆弟迪尔子姓
以篤尔友朋又曰毋以進榮毋以退辱毋傲世毋
絶俗毋滿毋放楊簿体乾陳丞敬之蔡簿致遠張倅濟民孫倅世美李丞于鄰王守王尹子中皆同祗厲云與績宗共九人
薛文清公其有得於敬乎讀讀書録數過而心自
警身自省未敢肆然放失也薛子其有得於敬乎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謂呂東萊張南軒劉屛山蔡

西山諸子也非謂周程張四子也朱子於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蓋註之矣於定性書克己四箴並錄之矣近思錄　夫朱子繼程子而立教者也其造詣與程叔子同

事父母幾諫而其諫易入也事君不可幾諫乎然惟三五股肱大臣斯可爾蓋群臣去君之地遠倘有建白非疏不能達若大臣或坐論或召問或集議皆其平心易氣進言時也然其人必如汲黯必如諸葛司馬必如房魏必如韓范而其言始公其諫始正否則不諛則佞不阿則罔不如無諫也王端毅公以爲言易亂道疏難亂道亦不爲無見

鄉舉里選行而人尚德行科舉行而人尚文藝此古今所以不同而今之人才逾不逮古也

古選舉以里以鄉今選舉以校以學古選舉以行以人今選舉以文以地蓋辭章之學日盛而心學日微性命之學日湮而俗學日著苟求董仲舒賈誼韓愈歐陽修何可得也

騶虞仁獸也烏孝鳥也可以觀性善矣

[illegible]業儒以吝佛吾不知其何心不有孟子楊墨何由闢不有韓子佛老何由闢不有程朱子禪何由闢　國朝羅湛崔霍四先生闢佛與老直自其底裏而辯禪學明似是而非之言尤力誠無媿於孟子程朱子真有功於聖門矣

今夫犬馬非物之貴且靈者也而知報主今夫人物之靈且貴者也而不知報主犬馬知報其所發者眞爾人不知報其所操者僞矣

國朝文襲宋方孝孺其傑然者自康德涵出而人人擬司馬子長矣詩襲元高季迪其傑然者自李獻吉出而人人擬杜子美矣時海內學者雖翕然相從而崆峒對山因得罪於世之君子矣然漢文唐詩豈宋元比邪夫學必學孔也學詩與文不當自太史公工部入邪

整菴先生困知記二泉先生簡端錄發明格物之學明矣至矣舍是則大學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肆出矣

呂仲木朱子抄釋只於楊與立語錄中抄來似不曾檢朱子大全朱子可抄之語恐不止是而周程張子之抄邵抄得七八分夫近思録學者所當先讀者也然邵康節司馬涑水呂東萊張南軒之語亦當抄而釋之蓋四公亦宋大儒語多可法者

自小令作而古樂府漸靡矣自近體工而古詩漸微矣自楷書行而大小篆漸蕪矣自小說興而聖經賢傳漸疎矣噫今不如古者豈獨小令近體楷書小說已哉

語諛成風天下無正人矣誅求成風天下無廉吏矣噫

人類以刻爲嚴是刻也非嚴也類以姑息爲恕是姑息也非恕也嚴法也刻則入矣入則深矣豈法哉恕情也姑息則出矣出則淺矣豈情哉

舉關判語於文藝無補於律法不相涉徒令舉子湧逞五浮辭耳然於古判語亦不類愚欲改擬漢唐宋奏議一道以觀諸士子入官事君之端幾欲奏 請之而竟未也

每過華嶽廟仰其奇拔非他岳比近清晨過之馬上縱觀之則見其西群峯皆東拱迤東數峯勢皆西拱其峯或高或附或聯或擎無不奇麗乃知天地之化之妙一至於此而天下山嶽之奇者恐不獨太華也然太華獨雄

鄉飲禮大賓位于西北遵位于東北皆南面主位于東西面介位于西東面三遵遵一席主賓遵大賓一席介皆南向眾賓位于西階東面司正位于南楹上一席北向眾賓位于東壁西面此鄉飲

之席也其義則著於高堂生之記其式則列于楊復之圖行古禮者考之

今之舉業盡強於唐宋然今之學者專攻舉業而不求之身心雖謂之未嘗學可也

古之學者學道今之學者學文古之學文者未必不貫道今之學文者未必載道

古無文今有文古有文今無文古書契未造故無文今墳典既生故有文古圖書謂出故有文今辭賦策作故無文伏羲之文其卦爻乎黃帝之文其

律呂乎唐虞夏商周之文其典謨訓誥乎其彖象繫辭乎其風雅頌乎其禮樂乎其春秋乎然皆聖人之言也經也下此則左傳矣國語矣世本矣皆賢人之言也傳也

讀九經四書以培其德性讀老列莊荀楊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以修其文辭旁及諸子百家以廣識見由此以博文其庶乎必然及之以禮樂教化

其升泉古文小學深得晦翁本旨當與朱子小學並行雕家

聖門蒞納倫彝下之學旨使初學之士皆身體而力行之則小學根本既立及入大學便能尋向上達可為聖為賢矣

程朱子語錄固多格言然皆出於門弟子之編錄恐有不盡出程朱子所授者此在學者詳之耳撰之定性書易傳顏學論易學啟蒙集注可以類求矣

孝經家語孔門遺書也然有未可盡信者是故讀孝經當準之虞其讀家語當準之魯論

列子宗老子者也窺測其說以欺天下後世而不知其陷於迂虛莊子嗣列子者也扮翻其說以愚天下後世而不知其流於浮誕

工古文辭世以韓柳歐蘇王曾稱七大家夫文至蘇極矣苟志於古文辭其惟韓乎然尚不及左馬班荀況體可乎

淇澳之詩咏衛武之力學也蓋古之學者不安於小成如此衛武年巳九十矣

朱子門人似不及程子門人然季通豈易得哉

典郡而如文公翁當崇其化而如朱邑當厲其廉而如黃魯直當尚其節而如游定夫當立其教而如黃直卿當修其政爾為皖守知守皖乎文翁皖人黃游皆皖守也　願學焉然未能也

國朝理學之傳其唯薛子朝臣屢以從祀孔廟請至今尚未得　請或以為著述少夫顏子程伯子著述亦不多而顏子之學之粹程子之學之純皆去聖人不遠於道統獨得孔門之傳而皆從祀宜矣若薛子讀書錄原於性本於聖固多名言且俱

從踐履中來視嘗論弗畔豈世儒之所能及而
立　朝行已有光聖門從祀固宜纘宗幾欽命請
之許太宰倪岳司馬子惇皆云少俟可請之時
而今猶未請也或欲以胡敬齋叔心配之纘宗不
能定此姑俟高明者酌
近讀南宮疏略云欲議薛瑄從祀言當即祀者廿
有二人言俟後舉者二人然皆文學士宗伯請從
聖哉議者以身衛聖道非徒託之空言曰出處
言論無不合於聖人之道曰誠似董仲舒爲過韓

愈薛師程顥曰篤實從偽中正律偏純粹訂雜曰
言行似伊尹出處過楊時曰潛心孔顏抗志程朱
曰性理如彼精綱常如彼正曰純粹以正偏篤行
以破淺陋矜以厲貪惰退以黜浮悖大以裕淺田
不折節於權貴不謝恩於私室不出法於貴近不
不渝志於臨刑不濡言於相位曰言必底績行不
愧心如瑄實聖人之徒也曰體認精詳造詣深粹
昭代之上曾無瑄若者曰卓越自信之爲
本朝理學稱首曰國家崇儒宜以瑄爲第一此皆

其大槩也諸臣皆實錄百世之下可以想見其人
諸諫垣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以薛子爲必
可祀也其云不可者豈謂持敬復性非孔門之教
邪學聖學王於祭于贊宗之典不合邪或有以爲
著述少者夫顏子程伯子學孔子者也而著述亦
無多聖人之所以聖豈專於立言從祀之列有流
於禪者有溺於禪者有贍於文者顧不疑而疑理
學之薛子不惑邪嘉靖初以薛子從祀請者五人
禮部覆以瑄自幼學即以居敬窮理法程子以復

性師孟子又云自瑄沒言者頌其學術德行凡數
十上而今昔皆未行豈數十人五人廿有三人與
諸諫臣與諸臺臣敢濫美冒干
聖明邪董王韓名儒也皆議而後從祀夫從祀大
典也可弗議乎議公議也可弗衆乎禮部今茲之
議公矣衆矣惟俟
大聖人裁定焉愚以爲學曰性理行曰誠敬言曰
忠信教曰道德在孔門可期曾子在程門可方尹
子而立朝中正持身純篤讀書錄十卷要論也況

多所發明亦著述也固一代之真儒也豪傑云乎
哉列之孔廟然並之間夫復何愧而顧二三之並
於戲像而迄不和靖當祀也龜山象山六一丑祀
之頭於三子及河汾闕然不有望於高明元老秩
宗哉復邪斯文不有賴耶
崔宗伯子鍾以詩數帙寄陳克菴邃章楓山懋賀
醫閭欽於白沙齋治為
此代純儒天　國朝理學此明上言之下逮之其
學甚正名儒也不一人其子也而禪學不與焉

頖學編下　四十五　鳥鼠山房

吳康齋子傅陳石齋公甫胡敬齋廷心皆隱居力
學而學皆著已康齋石齋皆膺聘一不受職一受
職而仍歸隱意各有在也敬齋終身不出三子聲
聞動海宇舉世高之固一代之豪傑也而或比之
种放林逋魏野夫三子學皆向上其立言亦各有
得但不知於孔孟正脉何如然居業錄中多名言
且分別禪學亦暢蓋子傅公甫似有志於康節廷
心似有志於晦菴倘用之
廟廷其進立不知上能如伊傅下　能如薛許

漢董仲舒唐韓愈皆一代之英才也讀天人策讀
原道當知其卓越使在孔門而聞道也當不下子
游子夏

李廣趙充國非止西漢名將蓋隴西賢者也廣一
將耳而亡之日無問識不識皆為流涕贊曰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可考其賢矣充國史稱漢良將第
一觀屯田三奏諸羌欸服西北賴以無警其識量
殆可以作相而賢可徵也

隴西士夫恥陵按其迹也焉遷援陵原其心也

頖學編下　四十六　鳥鼠山房

惜蜀漢者曰關張無命夫雲長翼德皆蜀漢虎臣
命以當一面可耳若欲誅曹復漢其惟武侯使將
星不殞昭烈不棄永安宮諸葛不背五丈原而吳
不撓荊州蜀必能誅曹復漢以光高光如命何如
命何然昭烈對客雲長翼德能侍立終日斯不易
得也

嗟嗟南宋其相有李綱趙鼎而又有張九成胡銓
虞允文胡安國尹焞胡寅洪皓晏敦等其將有宗
澤韓世忠岳飛劉錡吳玠吳璘劉子羽胡世將楊

師中王德而又有張浚張俊張憲張子蓋張雲等而中原卒不能復金元卒不能驅者何哉高宗為之君縮於上惑於上潛彥之虜檜之賊蠱於下奸於下亦復孰咎哉不忠其不蹈於海也

人謂秦檜殺岳武穆予謂宋高宗殺飛檜以和議許虜是以得歸高宗慮恐虜強我弱戰或不勝萬一知徽欽二帝橫遭北狩恒惴惴焉賊檜揣知其意故力主之且張俊助之張浚傾之而止知報國不知下人之鵬巢與其子乃將安得不被害哉故

韓世忠諸公亦莫能救也皆徒有精忠字亦奚以哉噫

賀知章吳貞節儒而老者也張子壽王摩詰儒而釋者也陳希夷老而儒者也賈島釋而儒者也若楊敬仲則儒不儒老不老其釋乎且有以為高過陸子靜者夫不諳大學不識曾子不知性不識程子果非儒邪果儒邪

甘泉湛先生立言不文乎然文矣後渠崔先生立論不工乎曰工矣

唐前有房杜乃有貞觀之治後有姚宋乃有開元之治宰相於人國所係不大哉

久任爲下爲民也而循吏出焉超遷爲上爲國也而宏才大略用矣故當並行盖不久任則不能久安長治殆朝四暮三尔矣不超遷則不能拔尤絕群殆隨行逐隊尔矣欲求政事之善人材之美恐不易得也有志平治天下者其加意哉

鄙夫小人也大人君子也小人不止於不可事君君子不止於可事君

康齋日記似學日省但恐徒事標記以或實踐故曰見道於風日花鳥石齋閉戶陽春臺穴壁進餐而教學者論佛經不涉於面壁禪定乎敬齋答門人湯武並出之問曰以功多年長者爲君不涉於教湯武不以天下爭乎夫三先生皆談道而予傳知樂公甫知靜叔心知敬然敬齋不墮禪

敬齋云白沙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分明是釋氏妄想不生不滅語然既不知生死亦不知始終何以倡道而以堯舜文孔之道教天下後世哉

翰林古士教養之也然給事中御史
朝廷耳目之司也其責不在宰相下顧不可慎選
其人而養以器識教以德行乎即諸進士觀政中
屬諸卿佐教養之必徵其才識廉其行檢逾三載
而後因其材而選之或得其一二也
天下 藩封官屬不下數百員雖自選部銓注然
苟循俗隨時至有史未見其匡國濟理正副未見
其衈刑典儀引禮未見其循度殆優游竊祿散漫
卒歲蹉跎待年示奏盖賢能者不薦不肖者不劾

能者不遷不德者不黜
侯國何由如東平官屬何由如賈生故未聞其習
爲善未見其皆崇礼也今吏部每稱闕人盍以
諸藩官屬咸視有司三載考劾一二考黜陟於賢
否賢者轉之藩臬郡縣否者罷之則
諸藩官屬自尔靖共厥職不復徒耗月俸歲薪而
通 藩服未有不痛加勸懲者敢告之進
進人才統百官者伏讀
會典皆無徵然不知定自何

寇子惇司馬能道端毅王公于塋中中丞能道忠
宣劉公立 朝體國扶世匡時諸事業甚悉令人
嘗聞樂道自躍然欣慕相與議擬端毅公今代司
馬溫公也忠宣公今代韓魏公也周侍御德威以
爲然嘗師中丞虎谷公謂端毅公類汲長孺中丞
萬汝信謂忠宣公類遽伯玉崔宗伯子鍾以爲然
或曰使端毅公理學淵微忠宣公道範精粹皆當
從祀孔庭
王端毅公劉忠宣公立 朝偉績殊多而端毅公

之劾滇南鎮守內使之懇直劾江左花石 勅使
之剴切鞫留部巡視臺史之屈服其氣巖巖然忠
宣公之遏止南征之婉曲敷揚司寇部之明允推
遜邊職方之謙厚其幾渾渾然皆人所不能及他
可類求也
滇南鎮守中貴橫征公討覆其贓千金發其奸
百端疏上即蒙逮問而其奸郭英自經滇人大
悅江南奉 勅內使橫索珎玩花石無厭公密
察其盜金數備開其花石數因極言古之明王

不貲異物而務節財䟽入即蒙逮問而其姧玉
臣伏誅東南人傳頌至今　南京何侍御坐巡
城科罰事發下南京法司提問何巡城如故乃
屬錦衣指揮會公收問侍御猶冠帶以見錦衣
怒公曰毋及問所罰金云俱貯應天官帑公出
示凡被罰者各執狀赴領而具領之數三倍于
所貯侍御乃愧服　有中貴獻征安南策者
命司馬部檢舊詔以　聞司馬屬公檢之公令四
司吏三復檢之無獲竟奪郎署之俸兩月而安

南之征遂寢然卷乃在他所　某貴戚之族坐
不法司寇部判以謫戍
上咨之公公引瞽史之訓解之竟發戍　職方部
事劇司馬公特取公偕邊郎中協若戍務每具
草司馬稱善曰邊郎乃諸若籌公曰邊郎自貴
多才邊遷官辭司馬公公勞曰兵務累君君同
多才邊曰盡劉郎中所撰也諸老併嘆賞焉
孰謂
敬皇朝不多君子邪臺省豪俊彬彬臺諫英傑倡

倡願治之士罔不紹用敢諫之臣無不盡言
帝謂廷臣曰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之帝
王於戲此　堯舜之聖禹湯文武之仁也是故海
宇皆重廉讓士類皆尚忠貞十八年間民康物阜
卓有熙皥之風華夷歌頌百世也若端毅王公之
忠正端肅馬公之忠鯁惠安彭公之醇正忠宣劉
公之忠貞恭簡戴公之廉慎簡肅張公之端介康
乎三代之英文恪耿公之忠允文端周公之亮直
司徒秦公之廉貞司寇何公之剛介司空黃公之

剛直文毅倪公之端方文安林公之明達卓哉一
代之豪然皆未盡其才若文懿章公之忠純忠定
韓公之鯁直中丞王公之嚴毅文莊王公之誠確
給事賀公之高尚祭酒蔡公之端介吉士鄒公之
正直允矣間世之才然皆未及於用孰謂
孝皇朝不多賢俊邪且洞知王劉戴張之必為君
子預識其御史某某某官之必為小人此其見卓越
三代矣薄海內外仰覩
日月之明天地之大天假之年斯四三王三二帝

矣於時諸君子亦將以稷契皐夔自期以魏丙韓
范自任矣商高周宣云乎哉漢傑唐俊云乎哉泰公
紘黄公孔昭王公雲鳳賀公欽鄒公智皆未及用者右皆素所知聞者其所不知者俟再考云
忠宣劉公簡肅張公皆選翰林吉士皆不欲居史
職而拜省郎然皆位尚書而為名臣可以觀其志
欽其人矣
虎谷先生今代正人也其抗疏有千萬人吾往矣
之氣其作士及其至也有泰山巖巖之象其廷
名銓曹薦之也然猶以古道迪國士於權奸無染

也權奸雖不悅亦不能以他事中傷以受知於少
師涯公尒初以禮部郎中抗疏惓惓以扶正抑邪
為體而事切時弊辭涉權奸
上亦采納焉其教以主敬窮理為學而秦風不變
士皆知向上近裏人人慕横渠藍田矣其蒞政吏
不撓法道不拾遺所至有整齊嚴肅之風而政舉
民服名臣録謂先生廉靖方剛得之矣或以出非
其時議先生然瑾在則以素履拜祭酒瑾去則以
輿論改通政尋以時望進僉都御史遷副都御史

公堅以不就可想見其人也其亟去而堅不出有看不得做不得之言
陽明先生禹穴之麟鳳也弱冠以文鳴銓衡以器
鳴外補以節鳴撫綏以略鳴討叛以武鳴保釐以
勳鳴薄海內外亡不景仰陽明公者而公亦以第
一流人自任其諸師弟子傳習自以為直接孟子
不知於孔子顏子之傳受何如也然或稱南方夫
子或稱今代聖徒或稱自立門墻或稱高視寰宇
愚皆不能明於戯其 明時之游楊也哉至論理
欲之分鑿鑿分明若南軒義利之別也而學如呂

黎文如廬陵勳如淮蔡續宗敬服焉載之名臣言
行録中不表表矣哉
吾師遂菴公其風流人豪乎初以奇童入翰林為
秀才弱冠即以舉業為士子師在中書以古文辭
與西涯學士友善視學關中亦以古文辭啓發諸
士子諸士子皆勃然興起嘗語人曰吾於秦中得
李獻吉詩不媿李杜得康德涵文不媿馬班西涯
公称善然文學純似六一 政事敏似穉圭器度豁
似令公而發逆瑾之奸則所以報

教皇者大矣復欲有所匡正而乃未遂惜哉
雍之文獻足徵乎關以內隴以西天傾西北地俯
東南有華岳之嶽有江河漢之瀆有西傾終南太
白少華崞物岐隴嶓冢崆峒朱圉鳥鼠仇池岷積
石金門龍門之山有渭洮涇沔洛滻灞灃沮汧漳
漳隴之水有羲皇軒帝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
后妃邑姜有倉頡岐伯伊尹后稷泰伯仲雍大王
周公太公召公之聖之賢有張子厚大祺呂晉伯
和叔與叔蘇季明之儒之學若相則魏相杜如晦

寇準諸人賢將則趙充國郭子儀韓世忠諸人循
吏則魯恭廉范辛公義諸人節義則蘇武段秀實
馬燧諸人隱逸則梁鴻鄭子真皇甫謐諸人文學
則文如王充王符班彪班固杜預傳玄摯虞杜佑
權德輿李翱張橫渠呂正字如干人詩如李陵班
倢伃蘇子卿秦嘉徐淑傳毅傳咸陰鏗唐太宗玄
宗蘇頲楊炯令狐德棻李白王維杜甫李益韋應
物李賀杜牧如干人聖聖如天賢賢如雲獻不彬
彬矣乎有八卦六十四卦先天圖六律六呂黃鐘

家辭後天圓冊書爻辭周書三十四篇洪範費誓秦誓
四詩周禮儀禮乾鑿度坤鑿度頡尚書古文樅易
書詩三禮論語孝經註春秋說馬融春秋考記固易
傳王弼春秋釋訓賈逵春秋義章徐遵明春秋左傳解子
論語註宋衷五經異義辛彥之春秋三傳註辛德源易疏
書詩春秋禮記大義何妥孟子章句趙岐易書詩春秋
禮記正義賈逵易書詩春秋說孟子解橫渠五經解注
呂宋易章句春秋解大學中庸解孟子註克巳銘大臨
孟子註大鈞易古經大防禮記解喪禮纂要戩論語解

中庸說侯師聖漢書固吳書韋昭魏書玄陳書姚察晉書
太宗南北史李延壽唐書章述帝範唐新書陸賈論衡充潛
夫論符白虎通固王命論彪西銘正蒙理窟載典
林玄左氏傳賈逵國語解昭通典佑鄉約呂氏璿璣圖
蘇蕙卿漢李班詩晉樂府玄隋鏗詩唐李杜韋詩經
載道史載事文華國詩風世文不穢穢矣乎於戲
聖賢嗣續經史流傳前哲傳習後學仰止吾之無
窮雍之文獻不足徵乎
若班昭之女戒權文公之辨亡論李文公之幽賦張鄠伯之鞠歌呂正字之擬招皆不能悉載云

關隴人物如張太宰綂景中丞清（皆死節）之節操段
太守堅呂宗伯相之醇正（南陽金城皆擬段以伊川仕途鄉曲皆擬呂以伊川尊如橫渠近已祀之正學祠矣）李司徒昶李參伯崙張司寇撫（士類目爲清菜張）之廉介楊參伯仕敏（隴西稱爲楊父而不以宦至今藉藉）
也薛郡丞敬之惠愛劉司徒璣王司徒承裕之厚
重（與薛皆潛心理學者）雍司寇泰之剛直（諫垣鷹其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以（不附逆瑾去）周隱士桂李郡丞錦姚太僕顯之理學（周以潛德道修余隴李篤於操朱之學姚言行可以型賢爲法）皆無愧於王司馬
王太宰恕而不易得關隴與論耿耿然西北無多

傳記是以東南少傳倘采而列之　國朝名臣之
次夫名豈不称情也哉（劉司徒有惠政於郡邑有性理正蒙諸書解）
王莊毅公忠臣也王端毅公良臣也段容齋公循
吏也君子謂爲秦中三傑益以呂宗伯涇野盖四
俊也然關中豪傑殆不止是劉司徒近山不亞於
容齋王司徒平川有光於端毅關輔理學賴以傳
習謂非秦中不待文王而興之豪傑歟
關中理學大宰王端毅公太守段容思公倡之而
其學乃續周徵君桂姚太僕顯李郡丞錦薛郡丞

敬之衍之而其學益著近山劉司徒公平川王康
僖公闡之而其學益明宗伯呂涇野公與光祿馬
谿田公加意沉潛焉而其學益遠夫端毅翁貞格
而公天下比之司馬君實（所著有石渠意見諸書）容思翁劉
正而惠南陽皐蘭皆以伊川擬之廷芳真純徵之
廉明顯思端恪皆有著述在中孝友近山翁厚重
如山而學淵微（所著有正蒙稿諸書）平川翁端嚴如嶽而
學博洽（所著有論語孝集諸書）涇野翁正如伊川弘如橫
渠而學該博與槐先生近列之正學祠橫渠谿田

之次矣云當接郿伯（所著有易說翼尚書說要經詩說序春秋說因關史經宋四子鈔諸書）谿田翁年雖高而造詣未艾然真積力久
當更有待也
皐蘭段公堅守南陽以學迪民以身教民民戴之
不啻如父母學者御其治行每以伊川擬之而南
陽頌之至今京兆劉公璣尹曲沃以身先民以德
子民與百姓處如家人父子百姓懷之不啻如慈
母而曲沃大治近時所未見也南陽曲沃皆特祠
祀之若考妣然久而不替盖

國朝之循吏而闒儱之儒行也
隆師親友所以修業進德也力學而不賴師友吾未見其有得也予以道德而師虎谷先生整菴先生然望其墻未窺其堂而長栢齋粹夫莊渠子才矯亭時舉虛菴秀卿谿田伯循涇野仲木涂水子惇而友中川子學方山林夫然歷其階未入其域以文學而師遂菴先生東川先生然造其堂未入其室而長崆峒獻吉渼陂敬夫華泉庭實滸西德涵儼山子淵崦西子容甬川常甫頤山克學鈎谿

仲實前溪伯時藻潭全之白閣壽夫而友石江宗教棠陵思道五泉汝慶滄峰復約雅宜履吉少玄子安玉笥永之然咀其華未飫其實以政事而師梧山先生東湖先生靜齋先生然揚其暉未底其極而長石泉希周毅菴德夫素齋瑩中安厓伯隣而友方塘希古南海子魚浚川希準前川伯倫肅齋惟敬震軒叔仁舜澤允吉然飭其治未偹其化是以譾薄無似紕繆無成今雖衰老然猶有志於衞武公而力不逮也

讀易而見天人之理一讀書而見帝王之道大讀詩而見岐豐之化深讀周禮而見文周之制精讀儀禮而見節文之儀和讀春秋而見鄒魯之教遠讀記而見禮樂之用急讀論語而見孔子之大成讀大學而見曾子之明明德讀中庸而見子思之篤恭讀七篇而見孟子之性善則聖賢爲吾道立極爲斯文垂憲其明如日月其行如四時萬古彪炳有非秦火所能燔者歷代本此繼統諸儒本此經世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授於前顏曾思孟

周程張朱傳於後而百世之太平可臻也
虎谷先生整菴先生予師事之見素林公靜齋陳公予尊事之栢齋何子虛菴陳子秀卿甘泉湛子莊渠魏子矯亭方子谿田馬子涇野呂子涂水寇子予長事之方岩陳子國英中川陳子鈍軒周子方山余子予友事之然不能脫去凡近徒企慕焉爾是以猶夫人也余擧子瑣夫也
宋名臣言行凡三帙嘉言善行多可觀法然各取其所長略其所短蓋責己嚴責人恕也攷其言皆

原缺第五十八葉

夫臺所以明刑也與其明孰若慎慎則無訟矣兵所以禦侮也與其禦孰若拊拊則無侮矣慎之維何曰誠而已矣平吾心以求君情弗得其情弗已也拊之維何亦誠而已矣致吾治以求君心弗得其心弗已也而刑容有不卹兵容有不戢者哉

郡有守邑有令也夫守令民之主而士之宗也守令視民如赤子則民視守令如慈母守令視士如弟子則士視守令如業師而政教立矣

皆郡也皆可牧下而翰上也嗟乎今之論者必曰

某郡遠某郡近某郡大某郡小某郡難某郡易某郡富某郡貧苟若此是有所樂與惡矣有所樂與惡將有所取與舍矣是豈守之道哉然不獨守也縣令亦然丞倅簿亦然

自命都御史巡撫而保釐有所倚矣自命御史巡按而澄清有所托矣都御史撫綏也其漢遣御史中丞外督諸州刺史之遺乎其薰風甘雨乎而高明正大其體也御史激揚也其漢遣御史按行風俗之遺乎其嚴霜烈日乎而忠厚正直其體也

今之行省行臺其分陝之責乎而列郡列縣則字民之任也然臺省尊其位而已矣重其祿而已矣其孰若召伯其孰若畢公　國家且紛布焉然澤不獲及民未必於人必有濟也守令切近民者也恐不獲上惟邀上是圖恐不獲下惟繩下是務孰爲成都孰爲武城　國家且輕以授焉然澤易及民夫何可不重不選邪敢告之志在安民者

久任治世之良法也不久任則潤澤無日浹洽無期欲其政之善何可得哉蓋久任則治人者之心

不外馳治於人者之心不它望政有不允者不驟施俗有不協者不輕變語云居官長子孫而循良吏之所由出也

國朝成化間選轉猶遲考功部內外臣工猶有六年考績者正德初選部張綵乘逆瑾欲扇動仕版乃行轉遷法則自丞簿而至藩臬才三年悉轉遷之以售其私市其恩由是天下丞簿而上藩臬而下亡不奔走當路之門啓入檄出朝更夕改卒之仕途人皆桃李士皆絲蘿而廉退之風索然矣吁

可慨也縣簿而上郡丞而下猶郎吏耳若藩臬使
參副僉皆臺臣也未及三年即遁遷之然席不及
暖而送迎紛紛供億擾擾而政有不墮民有不窮
吾不信也如是信宿縱令韓范臨之雖戶曉之未
必上安下懷如三代時也甚至不識其面不知其
名而已他之矣政之悖戾民之疾苦或付之不問
故望三載而莫一遷者皆是也惟夫立德樹勳之
人之心亦未必不悼煩焉視馮唐易老李廣難封
復何如哉吁可慨也

國初參政參議皆與布政使寅恭經濟後分令循
行各道分守其地以經畫其政如分巡僉事然故
錢穀兵戎無一不當理者歲更一人焉與分巡君
歲紀一新吏不敢玩民不敢惕正德初選部張綵
奏改守巡各道分駐其地之要害處若鎮服焉者
意未必不善乃後率自視若有司而吏民亦視之
若有司不問民便不便而　制非成法其諸旬宣
貞肅之風間有振揚者而歲一聿新之令微矣萬
一其人不皆趙抃張綱民受其疾苦不止守令丞
倅尓也

令之藩臬諸使宋之監司也居守令上而不近民
民尊視之　國初未命御史巡按而諸外臺猶得
徑達白御史至外臺與行省率專意禮敬御史臺
而於民之疾苦有加意者有不加意者吁豈國家
設官分職之初意也哉嘗曰自巡撫都御史出
而藩司未有不戚於都御史臺者矣自巡按御
史出而臬司未聞有按察戚於御史臺者矣
國朝重內輕外也固如是哉

人皆曰仕途畏途也予不以為然及入仕始知之
甚可畏也夫中貴可畏也然以義論之彼亦趨於
義矣武弁可畏也苟以禮馭之彼亦達於禮矣士
大夫仕也君子固多小人亦不能無而君子之與
小人處也有難以得失曲直爭者是以治日常少
亂日常多世治常重豪傑世亂常右奸宄故靳尚
逐屈平而楚滅絳灌譖賈誼公孫弘嫉汲黯從董
仲舒當主父偃張禹孔光附王莽而漢移楊再思
附張昌宗當[illegible]源而祝欽明武三思誅五王薛文

邁徒石敬瑭而唐義與德趙匡胤曹彬王欽若丁謂
貶寇準王安石比呂惠卿蔡京復王安石毀司馬
君實諸公洗繼祖傾宋元晦竄蔡元定而宋弱此
蓋昭昭顯著者其他陽排陰擠公奪竊傾不豁田
奪牛即擠井下石者不可勝紀吁可畏也然則如
之何寅亮者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急明哲者當
以親君子遠小人為切

守令主牧也牧主愛也如牧牛羊者然斯愛矣
夫守郡之父毋也夫令邑之父毋也守令而賢良

焉士斯沐其教民斯被其澤蓋士民父毋之而守
令亦父毋之也故一言善也即作福矣一言惡也
即作惡矣守於郡令於邑所係不重且切哉且庶
官之難勝厥任莫守令若也然

君相輕視之臺省下視之以故士之仕也惟選守
與令稱難焉於御史臺於行省稱屬吏固也然不
頓首道左則獲罪不稽首堦下則獲罪視漢二千
石賜璽書賜車蓋入為三公奚啻百倍邪夫郡守
皆自臺諫郎署出補者今却俯伏臺諫郎署下其
禮與體不翻覆邪近有言守令不當輕視者苟
明旨不令郡守作屈抑拜坐得其體矣然行不踰
時而竟不行諸御史臺諸行省外臺視
勑旨何如邪然亦俗吏執之耳故遂有郡守以不
拜坐獲譴者噫豈其然哉豈其然哉邑令出自科
甲稱良者什八外此者什二而監司之視守令也
或以能或以諛甚則以賄且邑多才少是故不酷
則罷不贏則漁甚則黑矣愚欲於臺諫郎署拜郡
守也必令部尚書御史大夫歲疏其屬堪爲守者

以
聞於拜邑令也必令諸郡守歲疏其郡中科貢堪
爲令者以
聞皆下太宰酌用之以重若選則守與令未必不
得人也更欲下吏部於郡守轉遷準諸按察副使
於邑令轉遷準諸選取臺諫上焉者授臺諫郎署
次焉者授大理之屬大僕之佐又下次焉者遷州
守郡倅則郡守縱不及文成郡邑令縱不及言武
城亦未必不賢且良也成化間端毅王公自揚州

守而擢布政使楊城揚公自嘉興守而擢按察使
正德間黄伯固自司馬郎而擢大理丞殷子惇自
寧波守而擢京兆丞猶得萊公邸簿之意令也則
亡矣
昔視民如傷于座側見孺子入井之心也仁也
守令親民者也而皆輕視之其諸守令視之亦輕
夫何從得良守令哉
不以應誅求悅上不以摘奸懸繩下不以悅上哲
下不以繩下媚上可以言政矣

需求輒應之則獲上過為屈抑事事謹則獲上文
處應答如流則獲上厚誅求則獲上峻刑則獲上
復以此欲禰獲下吾未之信也
合郡守古侯伯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民有父
母之道焉故守明則吏不能作慝守公則民康乂
吏不能作慝則守有令聞民康乂則守樂審法作
則舜功簡能釆廉察實者智也明也育沃其主繩
袴其人者公也仁也
國家設國學以成諸士子令見其循班也孰為執
經問難者設郡縣學以作諸士子令見其課文也
孰為傳道解惑者
凡今之人仕者衆止者寡進者易退者難夫仕順
于止故衆進樂于退故易不有達於義鮮有止者
故寡未達於道罔有知退者故難是故觀人者不
于其衆于其寡取人者不于其易于其難
所貴乎君子者德無弗立文無弗章政無弗舉是
故德立而行崇文章而身華政舉而志達躬行有
得而德立矣詩書郁郁而文章矣禮樂雍雍而政

舉矣
守御乎吏也故吏莫不視守以為準守牧乎民也
故民莫不視守以為生故守莊則吏肅守恕則吏
惠守公則吏明守廉則吏威守為唐虞之治則民
為堯舜之風守為孔孟之學則民為鄒魯之化
兵食皆以防邊而食為重兵馬皆以禦虜而馬為
急兵固國之本而將尤民之司命也然未納芻於
下既納漁於上而食不足不問丁之强否惟數是
補不討馬之健否惟數是充而兵與馬不足其將

抑所處之時異邪豈所遇之勢殊邪豈有其心無
其聞邪抑有其人無其任邪
今之驛傳古之置郵也其在水陸猶血脈然宣上
達下不可一日緩者然其賊民之弊則有不可勝
言者在在傾產人人鬻子言之寒心有司坐視之
而莫之能捄夫傳
命其分也報警其事也而法當入驛者十無二三
法不當入驛者十每入九陸行皆非水行尤甚僞
者紛至借者沓来暴者狠吞墨者犬噬力不支則

卒逃再不支則吏逃再不支官亦逃矣即令海內
民窮財盡日不聊生大抵驛傳之致之也愚欲於
當入驛者司馬部一一欵開之不遺極言其苦而
聞之
上必欲欵所開者始得入驛欵所不開者不得入
驛稽司空部刋其欵如書驛發一冊極力禁之革
之而後民獲少甦也如欲乎治天下不於驛傳整
頓之民何所措手足邪此今日之急務也敢告之
加意於窮民者

國家榷商於舟於筏歲飭司徒郎司空郎監之不
下十餘所此蓋裁抑營營逐末者尔有分権於浙
者歲稅不及往歲之數部尚書詰之對曰此與民
爭利尔所権者此也非事不能多也而使浙中貴
不敢他求矣 工部主事胡邑韓公抑萬他求當例
生民塗炭莫驛傳若也驛傳日熾則閭閻日困矣
苟不整頓而拯救之民將不聊生矣夫民國之本
也王者之所天也有志於卹民其亟於驛傳極力
釐處焉然 郡邑里中困亦不下驛傳苟得賢守令

民亦不為所苦矣非若驛傳之莫紓也
國家設巡檢以緝盜然十無一能緝者設訓科以
醫人然百無一能醫者巡檢多不力訓科多不習
尔訓科可以有無其諸巡檢非備員邪
僧道設官自
國朝始宋但令某官提點某宮觀耳夫僧坐于寺
何以覺何以綱邪道坐于觀何以典何以紀邪且
僧不下億萬道不下萬千費民財而耗民食夫何
止萬億邪冗員云乎哉

原缺第七十三葉

釋氏以虛無爲心心果虛無乎以靈覺爲性性果靈覺乎心虛無也何以明乎性靈覺也何以見乎心無形乎性有形乎

彼周其戰國之釋乎息矣其說以貽釋氏而或百世而佛又以輪迴死生恐動人以致金身玉殿遍地歷世皆然誣妄甚矣莊恐不能辭其責也

達摩高僧也獨見身心當守因傍儒教倡為明心見性而神其說而不知其非是也使得聞吾義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精一時中之旨之奥未必不

棄其說以歸于是而爲西方大賢其謂佛爲西方聖人不知王仲淹何以言之蓋善人也亦自善其身爾謂爲西方大賢而爲達摩先覺可也何得爲聖人果聖人也肯背君臣棄父子絕夫婦而爲天地間一獨夫邪三綱既淪三統亦斁矣其何以爲聖人邪使人皆如佛也何以爲上下何以爲親疎何以爲內外邪人道不歸於熄邪

更不理會下學如何入道故容易錯

也每言含然實取也老氏每言予然實奪也每言遜然實爭也

此樹枝折却轉投彼樹生枝此枝花落却轉投彼枝生花有是理否釋氏輪迴之說無稽矣

釋氏以摩訶自大以般若自覺以波羅自達以蜜多自極要之談空幻虛耳於戲天地在上至高至厚果孰為大聖神在前至誠至明果孰為覺陰陽升降至理攸存果孰為達至若地位莫探底裏果孰為極心經若此他可類推矣

臣於君子於父猶人於天也夫於婦猶室於家也

兄於弟弟於兄猶手於足也皆性分之所必具而倫理之所必全者釋氏忍於背君棄父強於絕夫婦甘於離兄弟三綱淪五倫斁已不得為人何以言覺言悟邪何以言心言性邪却拜其師為父拜其長為兄惑其世人之賢賢愚愚為禪悲其路人之生生死死為慈抑何為哉抑何為哉

佛者覺也覺之為言悟也蓋悟則為佛迷則非佛然悟乃此心之知覺虛靈耳非性也佛氏每以明心見性誘人者誤以心為性而人不知也故曰釋

氏本心所見不同所入自殊安得云儒或同哉然
儒生談道而誤墮于禪者其失亦同彼援以為儒
釋同耳夫何同

釋氏以勸善引動人彼辟深山遊遠方不顧父母
之養至不省其存亡其心善邪惡邪且有彼為法
師而以其父為師徒閒憐其志免晩參而彼且善
談禪其人善邪惡邪此於彼勸善之習不相背邪

又有設為地獄之説謂其母入獄受罪彼每救之
然罪之若何人救之者何術況地獄乃誣妄也何

彼母獨多罪戾邪此於彼獨善之教不相左邪彼
每言有善男子有善女人不知彼父母何偏不善
若是邪

釋氏云和尚者云和於衆尚於君父也夫君至尊
也父至親也人仰之如天事之亦如天因敢或忒
而敢云尚之不知何以尚之也不臣不子甚矣有
明王作當逬之四裔無赦也

讀致堂胡先生崇正辯洞見釋氏之空之宗讀整
菴羅先生困知記洞知佛氏之偽之偏二先生即

佛書中語與之論辯非臆說非泛論使達摩仁贊
見之亦當屈服

致堂先生於仁贊佛說述其事叚斷之以理以道
整菴先生於達摩佛經擇其言亦叚斷之以心以
性而釋氏之空之宗之繆之妄舉不能遯矣

高僧有能呼風喚雨降龍伏虎者此皆幻術耳彼
自謂驚世駭俗而不知祇能欺愚昧者尓賢聖固
不能幻也

岷州僧類能詛呪亦術也非佛教也其所謂佛子

者以其教能降伏諸僧衆此則其俗尚尓　國家
不即廢者蓋以夷俗治夷種也非取其教也

終南上人誦說藏經若有得焉堯我中丞書以訖
予曰此可與談禪者因號以大覺令住持麥積山
寺予遂以覺之義與談之爾之覺明邪暗邪已覺
邪人覺邪有覺邪無覺邪無無覺邪有覺邪謂明則
遍暗則塞矣覺則悟弗覺則迷矣而尓之覺佛覺
邪菩薩覺邪三乘覺邪衆生覺邪其覺同邪不同
邪因聞而覺邪因教而覺邪有覺無塋而成人見

初宦　而度大隴循太白揖終南瞻華嶽
而俯黃河既入官而謁
天壽眺西山厥觀亦既備矣及外補而依太行緣
吳嶽下嘉陵行劍閣而入寶叢弔浣溪汎岷江略
中巖對峨眉尋九項乘金華抵蒙山而憩雲臺厥
觀不奇哉既
召入而道錦屏走籌筆啓潼關渡揚子拜鍾陵燕
雞鳴典玄武湖倚觀音閣繼充
勑使而凭采石玩白嶽陟金山酌第一泉涉焦山

游九華踏齊山而棹牛渚及　叅復而游寶應踰
呂梁厥觀亦壯矣復守郡而躋灊嶽駐山谷瞰小
孤佇北固詠黃山汲二泉裹震澤略浮度方洞庭
域林屋帆石湖衍三江而坐虎丘凌大石翫天平
而趨玄墓厥觀不侈哉肆進行臺而次靈巖登岱
嶽指華不注欵大明湖揚淮水盤西湖探禹穴而
覽千巖萬壑浮錢唐摅稽巖邈天台席拾寶而望
東海復沿龍門臨霍嶽躡孟臺而探濤源揚汾水
厥觀亦勝矣既進蘭臺而訪少室覩嵩嶽按圭臺

三觀而巡
夜城苛遂綦閣而指泰闕漢桂開新河厥觀不邈
哉及總河而溜南旺濟運漕七十二泉掬川上列
泉跳濟水而潄趵突既歸田而遊伊闕觴興慶浴
湯泉而濯渭水厥觀不博哉夫皆山也而鎮爲嵩
嶽爲大皆水也而湖爲廣瀆爲長海爲大是故氣
通元漠神洞幽明山不可樂乎清瀾澄濬妙質柔
明水不可樂乎山如干無不鬱鬱恢恢水如干無
不淵淵淼淼而亭臺棲觀不與焉厥觀亦云大矣

然山莫測靈水莫發秀題咏雖勤探討殊闕亦徒
逕覽焉尔雖然入而觀光
清廟穆穆出而觀物品彙熙熙行而觀風康衢犇
犇放而觀世中古茫茫反而觀心太一胚胚而其
觀猶我也

願學編卷之下終　成紀鄭珩錄

願學編二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胡續宗撰續宗有安慶府志已著錄此編乃其講學之語成於嘉靖甲寅時續宗已七十五矣關中之學大抵源出河東三原無矜奇弔詭之習續宗又師羅欽順而友魏校湛若水何瑭呂柟馬理故所論頗爲篤實其解大學雖用古本而不廢朱子格物之說雖與王守仁異趨而稱其如程門之有游楊亦無門戶詬爭之習然核其全書大抵皆先儒所已言也

海樵子一卷

〔明〕王崇慶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呂景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樵子一卷》

提要

刻海樵子序

海樵子者海樵先生著也先生鴻偉博達[illegible]
嚴毅亮節古心會精覆實究道德之蘊微探性
命之淵懿達古今之大觀洞出處之時義為政
有叔向子産之才而純良加之著為文詞舒
大雅唐韓愈柳宗元不能過也詩書言微文[illegible]
哲其先生歟嘉靖甲申先生持憲山西行[illegible]
冀南考澤潞遼沁汾汾且屬故先生駐汾[illegible]多
一時剔蠹作明闢邪恢正章采樹風昭道啓學
之功皆百年所未有焉是時學宮諸弟子員始
相遜勵嚮風日昌成章而予小子乃得舉進士
上第服官明時夫德施化光教弘士興信哉其
年先生以母老乞歸田園尋徵拜大卿復三上
疏請告歸養退畊澶淵之野築室講道著海樵
子七篇論說道器相旦化醇知理潛孚交際孰
中之理皆闡揚幽眇極際廣崇豈前聖之精緼

後賢所未宣者待先生發抒乃爾邪夫道以神會神以心一一以靜凝是固可以悟學可以觀道可以達天不謂之訓典矣乎古之君子乘明亮采則德惟樹勛道大莫容則著書立言以垂世亦有叅世遺榮甘心丘壑而不悔者道固無弗存焉不然以先生之道陳之而垂訓世之言逢之而茂臣時之業固天下爲公也乃今不樂於仕而爲之言何哉余讀是書輙有感云書得之行人吏文直寸刻之祁州郡齋中成之嘉靖乙未六月望日

賜進士及第知祁州前陝西按察司提督學校

僉事汾州門人孔天胤序

重刊海樵子序

海樵子七篇爲澶淵王端溪先生所著政所謂如彼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豈無用贅言者比哉自天六經孔孟之文出昭如日月星辰列如山川草木千有餘年斯道中晦至於有宋有濂洛關閩之學出遡流窮源而斯道始復明於世焉迨至我

朝惟湛甘泉先生近日訂定古易經傳二禮經傳著于是古聖人之經始爲完書其餘著述又皆擴前聖所未發厥功大矣端溪爲甘泉門人造詣宏深及乞休林下安貧樂道若將終身焉簞瓢屢空之後在今一人而已故其心胸高潤表裏洞然發而爲文精華炳著誠爲理之不可闕而器之所當制亦不得已而有言者也若以先生事業而論則立朝稱直居官稱明居鄉稱孝而風俗由之移易焉古語曰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先生有焉是書汾陽孔文谷先生已嘗刻之祁州既而先生復有新得文谷得之命予增入時予由頖判轉知汲縣乃重加校正復刻於汲使同志者有所觀感而興起焉不徒泛泛然以廣其傳而已也予不佞敬推其師友淵源所自以為序云

嘉靖戊戌春三月庚寅象郡呂景蒙序

海樵子目錄

海樵子目錄終

海樵子

澶淵王崇慶著

道器第一

道器有顯微無先後

神而會之存乎默故默者道之門

天地主也萬物賓也主一而容殊可以觀道矣

體有具而缺用情有生而不累其造化之微權與是故瞽人缺視聾人缺聽瘂人缺言跛人缺動惟缺視故天下之美色無施焉惟缺聽故天下之淫聲無入焉惟缺於言動故天下之利口無效焉天下之快四肢者無伸焉

天上地下迭爲寒暑是爲道之升降

苦於情者未理性乎膠於形者未達命乎汨没於昏晝者未出範圍乎

故君子不達觀於萬物則志弗通也不動心於世故則道弗定也不察識於事變則德弗精也

復之一陽曰朋來无咎憂孤立也姤之一陰曰女壯勿取防漸長也

陽行則陰受之故陽之道樂與陰之道樂取

天地有自然之聲聲諧其自然則和矣是故君子和德而後樂作

天子建中和之極可論治道不可論封禪夫封禪非古也自秦人始也

五行之傳未必道也然而志可與也故人臣言事當以劉向爲正

或問黄叔度可比顏子信乎曰東漢之世吾必以叔度爲美人雖然叔度安能顏充叔度之學則大而後可者也

言吾心也心吾道也是故言吾之言心吾之心道吾之道即吾猶人也苟知吾猶人也則吾可以常視矣

天包形外而不已地處氣中而乘化是謂動以含靜靜以養動

或問日行遲於天月行遲於日海樵子曰凡氣天也日月氣之象也天氣之全體其動也速故日月未可與天而較遲速

潮之消長氣之升降也彼曰地之喘息吾恐其説之

離乎、
仁者天之道也性恒而貞義者地之道也行辯以方
居喪讀喪禮所以養其哀痛也既葬讀祭禮所以養
其思慕也是故孝子莫大乎以禮自養
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故君子會一達變以全中也
守靜觀動以復正也
君子無往而不見道
一氣而有屈伸是謂陰陽陰陽非二也合而言之者
也

莫非氣也爍而爲火濕而爲水夫水火其五行之大
用天地之至寶與
大而無外神而不測其天之道乎君子知所以畏天
則知所以成人矣
天道動動而無靜斯歇地道靜靜而無動斯滅是故
動靜相乘其斯以爲無窮乎
物莫大於人人莫大於道故學道則明明則通通則
變變則有爲是謂天下至學彼不知者方以道學歸
之迂流曲士而不揣者又從而輒以道學自任哀哉

吾嘗語門人小子士莫大乎天分學力非天分不高
非學力不熟
學莫急於格物格物莫急於知人是故有人之君子
有君子之君子有人之小人有小人之小人而又有
小人之君子君子之小人焉小人之小人易知君子
之小人難察故識之而後物可格人可知
夫道驟而窺之使人失即緩而諦之使人失惑稽古
先哲強名曰道淵者以識此矣嗚呼玄哉
道不大不足以有容學不深不足以泛應故子思謂

之如天如淵
吾嘗自讀乾坤得六子之貫夫乾坤而並六子則八
卦矣八卦伏羲所以先天而立教也若文王則知之
若周公則知之若孔子則知之處也生晚而賢於道
未之忘領也如之何神會乎吾將學諸易矣
古先群聖莫不力任乎道夫聖人任道以弘化也孟
子獨歸之伊尹其偶感乎
有理而後有象故三畫以象乾六畫以象坤引而伸
之六十四卦其肄於斯乎

六十四卦各一其體其自然之數與雖先聖著其名焉
雖後聖莫能易焉理定故也
氣化者先天之道也形化者後天之道也
察萬物之情必本其動會萬物之理必自其靜故動
靜者君子所宜致學也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其善言道與是故方其寂
也何莫非無及其感也何莫非有故有無之間道焉
盡矣
夫謙其爲道也損損故益其爲事也退退故進其爲
禮也下下故上其爲用也晦晦故顯故謙之六爻皆
吉君子之所以大居謙與
志而後立不惑而後知命耳順而後不踰矩道之序
如此夫
親者情也情者服也窮斯服矣故合族以親
君子辭以昭意意以達道辭不可訓則意不可得而
蔑也意不可蔑則道不可得而會也故君子慎辭而
誠意
力善而體天志可偽也忘私而制欲心不外也古之

賢乎古之賢也
仁道愛愛以宣惠惠以容衆故君子立仁政則民俗
慈良義道辨辨以宗宜宜以定志故君子立義政則
民俗庶禮道肅肅以廣敬敬以振褻故君子立禮政
則民俗不慢智道通通以致明明以窮變故君子立
智政則民俗不蔽信道實實以致德德以孚頑故君
子立信政則民俗不詭

相臣第二

相臣之道五曰德曰才曰識曰量曰公德足以成身
才足以莅事識足以察微量足以容物公足以服人
神而變之其奇乎一而合之其正乎故奇正所以制
敵而統衆
夫聖天下之至化也德行恒神以效天夫賢天下之
至大也德行恒義以法地
古之人臨大事決大議主之以忠濟之以智而又終
之以用人執斯道也以往鮮不克矣
我好衆惡我憂衆樂故天道常孤
天下之變以人而致以人而平昧而不知謂之愚知

而不爲謂之儒故學以達變爲至

天地交而萬物生賢人出而萬化行故大易以天地閉賢人隱爲恐

人知勞於求賢爲圖治之要而不知默於修德爲動天之本故修德動天萬物無敵

夫變常之反也古也處變以權今也處變以經嗟乎無古人之忠而欲效軀於匹夫無古人之智而欲逞身於虎口難矣哉

夾谷之會以司馬從單騎之行以兩翼附知此則知

所以處變矣

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故忠可用也智不可外也古之人知此道者其留侯武侯與

用兵之道相幾度時乘便擊虛知神會變至矣故兵也者死道也不可試也聖人之所懼有國之所慎也故古以喪禮處焉

戰陳之法攻心爲上其知道乎故三軍氣必十倍斯可言勇術必萬全斯可言智夫勇而智天下無敵焉知此而操之不失其良將與

方其法之立也自我爲之及其法之行也我亦制於法矣方其教之推也自我明之及其教之定也我亦安於教矣

古之善戰者曰我善爲正我善爲奇異乎君子之誠鬭與是故惟誠也故足以振天下之動[illegible][illegible]也故足以神天下之變

或以君子不取爵祿而取道若乖諸人情應之曰君子重世之所輕輕世之重是謂復命於天以爲乖情何以知君子

化天下者仁以啓慈義以發儒禮以折驕智以破愚

信以決僞其致一也

天命弗借貴若草木成湯心學之驗乎

萬法皆空非道也然而可以釋躁心矣清靜無爲非道也然而可以得養生矣故學至於無往非補然後爲極

學十年而始得凡考於行者必誠必忠勿之有缺焉又十年而必進凡考於心者必誠必忠勿之有缺焉學終身以爲準至則弗之悔矣故君子有終身之學無一朝之憂

或問戰守曰天動而勞地靜而逸以靜制動則戰不如守所謂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

其遭不困則其發不猛其身不窮則其辭不暢牛山之沾衣峴山之墮泣雍門之流涕未之達命也與是故仲尼之將亡也曳杖而歌庶幾者莛夫乎

有虞氏用璿璣示民知天也殷人尚鬼示民知祖先也周人酌古尚文示民知變也

天之數九地之數十人之生也必以十月數從偶也陽之道奇奇則寡而無助陰之道偶偶則多而常勝

天者人也合天者心也養之者靜也君子正心於內遇事而敬存而不失是以行而有準也

道渾而事變經約而史奢經史非二也

君子憂勤惕厲常若有所不足夫惟其常不足是以常足

士有五善曰崇謙也尚默也履實也信道也思永也

聖人無我而曰知我者天故我忘而後可以入道道之得失係我之有無我之有無係道之得失是故知我者鮮

蓋有不情而譽人忍心而毀人若我無是也據其實而稱之略其不善而掩之如是而已矣

交淺而望厚人微而論危才劣而責重鮮不失矣

言而有章謂之文行而有常謂之德合而光之謂之事業故君子文以飾之德以實之事業以顯之君子哉

知潛心於道有時而復馳騁焉知退藏於密有時而復騰口焉知和謙於履有時而復矜忿焉則可謂知行合一乎

天地之道往來而已矣往之者退也來之者進也鬼道之盛其人道之衰乎

陽之體員用方故其動也直陰之體方用員故其靜也闢

惟義理微如秋毫故心不可粗惟義理昭如日星故心不可昧惟義理坦如道路故心不可險

慢以行民不敬也詐以交民不信也無德而動民不與也

萬物皆其素位而行乎是故蛟龍不脫於淵虎豹不

肥於山日月不懸於天此自所以恒其居而一不變也人或不然獨何與

絜矩則無事故絜矩有爲之術無事之道也

積誠苦行莫大乎志人而不爲積誠苦行難乎其言學矣氣必其聚則作事可力也志必其剛則入道可久也學必其不雜則歸宿可終也

由始學而至今道有進乎曰未之能也然而吾已定其志矣。由今日而將來道有得乎曰未之必也然而吾已得其序矣

人之性莫不可大而可化可大則賢可化則聖

古之君子處已以道而愛人以禮處已以道故其心公愛人以禮故其情厚後之君子才高而地顯則凌忽當世忌賢而藏怨則厭棄故舊所謂心公而情厚鮮矣嗚呼其諸古今之大較乎

昔嘗與王公濟學見其文日工也而知吾賦才之拙見其神日玄也而知吾用力之淺見其事日密也而知吾宅心之粗然而麗澤未究夫人已矣悲乎

或問才難之說應之曰夫才莫大乎陰陽矣故陰陽者理之用也人得之而爲才以行德也是故陽之用奇雖九人鮮焉陰之用偶雖一婦人多焉其所以爲才難乎

夫儒將之用兵能以少擊衆能以靜使動能以志喩人故少可擊衆則宂食無益矣靜可使動則機會無失矣志可喩人則緩急無虞矣故相臣莫先於論將矣。

儒將不世出故奇功不世聞是故有張良之楚歌則項羽之魂自褫有諸葛之雲鳥則南人之反自定矣

變不出於常惟知常故能達變奇不離乎正惟守正故能設奇握造化而行鬼神非儒將其孰能與於此

奇者體也理之一而二也偶者用也理之二而一也

正人之聰明其神乎邪人之聰明其鬼乎

物始諸靜形諸動

古人顛沛而存敬所以驗吾學也故敬者吉之道也

天道無僞無僻無昧故君子靜而敦誠以含天默動而必恭。以協天肅。明德於幽暗以篤天顯

古人所謂氣機言鼓舞人心之道也是故渡江之擊

揖陽門之吊卒雎陽之哭像其諸知此道與

化醇第三

夫陽不固不施陰不充不化易所謂萬物化醇

我觀大道功利傷之吾舍學何因是故學外性情非道也古教其褻矣

或問咸陽三月之火其焚書之烈乎曰是或一道也然而無窮之戒可鑒也已

聖人形制於人心體乎天形制人未離其類也心體天未忘其性也其斯以爲聖人乎

天允執厥中堯授舜也執中無權孟子戒子莫也大哉中乎權在矣夫論中以權自孟子始也

吾欲學天道是故其動而未之中也吾得其象忽焉

吾欲察地道是故其靜而未之專也吾得其形覩焉

郊天而以始祖配重本始也示享神之有主也周之道也是故禮至周而備

古之政也憂之以大保之以中撫之以慈據之以德教終之以義是故君子與政皆知其德之全

惟天生仁普萬物而無不愛惟天生禮普萬物不敬聖人體此以爲教君子修此以成德

卽而至近探而無窮其甘泉之教乎或問教何要矣曰體認天理何以體認曰學問思辯篤行皆其事也故體認天理學斯至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彼曰天發發幾地發發幾其無乃混言也與故衆言淆亂折諸聖

吾之人以道德爲本以孝弟爲端以廉恥爲紀以時中爲柄以道德爲本故事可推也以孝弟爲端故心可盡也以廉恥爲紀故行可修也以時中爲柄故教可作也

未達於事則隸之然而知理之用矣未明於理則窮之然而知事之本矣未合於人則孚之然而知人之不外已矣

始吾於學也努心而泥辭今吾於學也因文而發實

讀易而至乾坤曰嗟乎是伏羲所以陽陽而陰陰也

淵乎奧矣讀書而至二典曰嗟乎是堯舜所以君君而臣臣也道自此章矣讀詩而至二南其周之所以興與性情之至也文王之德也讀春秋而至昭哀間

其微哉會之元氣亡矣雖有王教其誰行之吾乃知君父之惇不俟獲鮮也讀禮而至樂記曰和而祭、微而雅。大而中曲而不隱易而不辟。簡而不散深而有本。先王之化。神哉。圖治者執此以往而已。

家常患亂臺子設機械侯焉既而果斃一鼠海樵子曰嘻物膠欲而亡其生。人見利而忍於殺其求鑑哉夫忘生而徇欲。天下之至暗也。天下之至弱也先哲以為深恥庶幾剛而明乎。

和光同塵。曰吾效聖人之時中。嫉賢妒能曰吾效君子之惡惡。卑汙苟賤曰吾效仁人之無我。是大亂之道也。

朝陽出而清明。其一日之闢關乎。夕陽沉而晦幽其一日之混沌乎。故一日者一元之象也。十二時者十二會之象也。朝夕者古今之象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三道。消患於未萌者上也。臨機應變者次也。頑而自專。勞而自用。道斯下矣。

知荒淫者可以復勤儉矣。知貧賤者可以處富貴矣。

吾觀於有司而知王道之甚易也是故作乃勤戒乃避逸敦乃俗持是道也以往然而不底於治則吾不知也。

或問三代而下官多曠職士多廢業如之何應之曰考課莫如唐虞造士莫如成周振而舉之存乎其人

出而告於人曰畏天入而省諸己曰畏天然則畏天者體道之本與。

孝子之事親也愛而不已則繼以思思而不已則求所以托親於無窮仁人之事天也敬而不已則繼以反身。反身不已則求所以合道。夫學至於仁孝俯仰其無愧乎。

千百年必有大人與故大人之相契常間世而至道相傳必神會。

皇王之道不外乎性情性情之正不外乎天理宋之張齊賢奈何以此而誇眞宗乎雖然今之道古之道也吾又何齊賢之尤。

退而無怨其進無玷憂而不忘其樂有常古之大中與。

或謂聖人之彌綸六合鼓舞百世其道奈何吾對曰

不過此實心而已曰養實心之道柰何吾對曰不過虛以存性敬以防欲而已是故性存而後情正欲防而後理出其斯聖人之學乎

聖學之講以真儒爲急真儒之道以守正不泥爲本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君子知言也哉是故氣其聚也殊其散也一惟聚殊故君子慎道於感惟散一故君子會道於寂

治道莫大乎兵力財賦然而將吏有責焉是故膺將之病四俗吏之病二禍急自用則乖姑息自保則弛誠不足愛物則缺養明不足察微則缺教則兵之日敝固宜若夫俗吏守已無廉必不能導民務本也御下無嚴必不能致人節用也則夫財之日耗亦宜

海樵子閒居而嘆門人請焉曰吾願華夷之相率使兵華藏矣吾願君子薦君子使讒夫徃矣吾願男女安厥室使古教彰矣吾願生民保厥性命使年穀昌矣吾願人人而向道使周公仲尼之志莫之荒矣大君有爲而紀綱出於一相臣無我而天下忘其化是爲君相合德古之極也

氣之所至物必生焉是故知上帝好生仁者見之爲仁心王者見之爲仁政

志寧於虛故君子以靜致學道集於實故君子以誠心御物

君子之精神命脉存乎言考言而責實存乎德言也者德之華也不可僞也夫德僞而言傳者鮮矣是故君子慎言先慎其德

知理第四

人皆曰道陷身於人欲而莫之知理也人皆曰義惟利之趨而莫之知有恥也

帝王以扶持綱常爲主以奠安生民爲急以講明心學爲要

古之人貴王而賤伯今之人貴伯而賤王貴伯者貴其所賤矣賤王者賤其所貴矣噫王伯之弗辨久矣哉

理也者天德之美名伯也者王道之蟊賊是故造理者無我忘伯者廣業

封子國雷子屯侍海樵子曰二子聞學之道乎夫學

以會道而聚德也私忘而後道會敬立而後德聚古之學也

陳子治功請學焉曰子知博約矣乎夫物之生長博之道也其收藏也約之道也不博何殊不約何一子是之務其殆幾矣

修辭藥德章實也振文道志發用也紹訓正人公心也

古之人深沉而有智蓋誠而明焉異乎後世之深情孚貌矣

古之學也出必愼入必恭所交必有常所趨必有定恒言不稱利德學倍已則師事之才足有聞則友取之

百姓其聖王之舟乎風教以行之左右以鼓之四維以繫之充實其中以用之可以濟民於險矣

五常誠之至性之德也合人物之道也或以誠爲五常之本是將謂五常爲弗誠乎夫本者對枝葉而言者也以誠爲五常之本則將以五常爲枝葉乎

聖人教以盡道法以盡情合而一之以盡理揚之抑之以盡化

何飛非潛何潛非飛夫龍之飛潛其道之隱見乎

躁德悔也妄誠辱也

陰陽莫大乎氣氣莫大乎變理人知聖人之變理不知天地未嘗不自變理也是故氣之幽昧得日月而始照氣之鬱結得雷霆而始破氣之枯槁得雨露而始潤氣之滿盈得霜雪而始斂誰謂天地不自變理乎

順應復常逆觀察變

宏其量不粗其心平其政不忽其動其寡過矣乎

寵辱不驚似也然而未之忘也必也寵辱皆忘其庶幾道乎

萬物成形道在其中矣因而裁之教在其中矣觀物焉而識之學在其中矣

聖人之大道曰性理人之大教曰義何以振義曰刑何以率性曰中立身弘化示民有終曰誠

自堯舜而下全德全福其文王乎自文王而下全德如仲尼則[illegible]矣然則道統[illegible]窮

謂仲尼不得爲全福與

聖人之情見乎辭著乎人倫流通乎六合洋溢乎後世充塞乎鬼神萬物

仲尼之三戒皆以血氣言故血氣之制學之極功也

吾聞兵家有言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兎敵不及拒言守之者專則動之者神也善夫

君子行而不忘藏泰而不忘否是以道大而天地可準

人未有不本於艱貞而逆者也故拔之散幽所以靜

其觀也置之於困悴所以弘其用也假之歲年所以精其識也故君子利艱貞

草木之根苗花實鳥獸之孕育飛走男女之耕織服食行其性也

樂之律猶所謂法有律也書曰律和聲言聲有準也有準則和矣

忠莫如堯舜質莫如堯舜文莫如堯舜三代各得其一而巳

文而教之知武武而教之知文故文武一

君子之心如温泉小人之心如堅氷是故投堅氷於温泉鮮不化矣

心之靈氣常與天通故心誠而格天

良友之益莫大乎相規以道

思有所蔽事有所遺亦學之未至乎

人之言曰聖遠言湮其有感與夫聖存夫性言存乎道其聖爾性也其言爾發也人皆有之人皆能之者也故謂聖遠言湮其有感與

天元氣也人形氣也惟元氣故公而易感惟形氣故

私而難格是故匹夫激霜孝婦致雨言感通易也若乃鬼方之伐曰三年苗民之逆命曰三旬則感化難矣故公易感私難格也

予嘗驗人之薄於喪也斬衰無三日哭功衰無一日哭朋友不爲哭噫甚哉

立天下之命存乎農決天下之疑存乎卜齊天下之死生存乎醫夫三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所不敢後也子夏所謂小道豈眞謂是也哉

父兄門祚子弟之不幸也是故史有陶丙之戒書有

世祿之訓。然則奈何。曰積學力行。以求無愧而已。不然。吾見其難免也。

始之以嚴。終之以寬。則人心悅矣。始之以寬。終之以嚴。則人心怨矣。嗚呼。寬嚴之先後。爲政者可以觀矣。

仲尼所謂臨事而懼。未臨事可知矣。其曰好謀而成。謀之以正。而歸諸賢。用可知矣。不然。荒忽於中。[illegible]度於私忿。吾未見其爲可也。曾謂聖人之自處而有是哉。

或問文章以潤身致遠有道乎。曰有其道。奈何。曰務欲以充氣。充氣以完神。完神以致用。是故氣養而天下之道得矣。天下之道得。而文行乎其中矣。

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斯遯世不見知矣。甚哉人之好異也。其仲尼衰世之悲邪。

或問大山裂地而徙。何說。曰是爲游氣運矣。夫一升一降。氣之常。縱橫有時而變者。氣之遊。山之徙。其以是夫。

常存不滅者道也。士不聞道。亡斯滅矣。苟聞道。則我亦道也。我亦道。則安可滅也。此仲尼所謂朝聞夕死

之可者也。

矯而懷。妬。褊而自用。譎而不情。吾不欲斯人之也。

潛学第五

潛而[illegible]心成也。然而含。神格也。範而圍。民治也。[illegible]之聽[illegible]其者[illegible]

或問[illegible]禍天有心乎。曰未也。夫善[illegible]之屬也。然而福自從矣。又問淫者禍。天之心乎。曰未也。夫淫[illegible]之屬也。然而禍自應矣。所謂各從其類者也。

君子先大乎心。心大則有容。有容則有量。有量則有仁。有仁則有業。仁者體也。業者用也。體立用行。示民至極。

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吾嘗聞之。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反亂爲治者人。於天何尤。嗚呼。此[illegible]行[illegible]不足恃矣。

夫心本無偽矣。然而鮮有誠心者也。夫道本無曲矣。然而鮮有直道者也。

言則思其必有復也。行則慮其必有終也。夫然後可

以有爲

夫求道者不患不猛而患不恒不患不入而患無漸

蓋恒則久漸則入

君子之學有三憂迫而求之理或未究憂心之粗及其用也體或未安憂心之雜及其久也心或不定憂守之衰

若昔古人履剛而和建中以行今予小子罔順於理不懷兢業惟日不足

不知變無以爲常也不知衰無以爲樂也不知藏無

以爲行也

動愼其所之靜無失其所存可謂善道也已

予常觀事變而憚焉當其感於因循而矯之以激烈則或至於過及其陷於危亂而救之以委曲則復失之弱然則奈何曰事忌於乖常人敗於自用是故君子虛心以順時克己而受人

誠者聖人所恃以出治一日而無誠是無治也法者治之具也是故無誠不立無法不行

天下之大可畏莫甚乎不情之交而其至可惡莫如

無根之毀始之交也以不情終之毀也以無根由之

朋友之道或幾乎息矣

我心之憂歲月其邁中惕以悲惟及時圖免厥愆用

對揚先覺之訓

天地無心而有主無心者其道也有主者其命也

無象者象無聲者聲故君子見神於糟粕

我言匪中不可發也我色匪平不可逞也

古之君子其難進也有三道乖乎流俗則人幸其藏學準乎先王則世病其迂志果於自守則衆惡其異

言心之表也君子之心本乎天故其言與天終小人之心違乎天故其言與物托

君子發蘊所以伸道也昌辭所以成物也卓行所以範邦也

德茂而言暢人定而天乎其君子自得之時乎

伊訓底蘊耕莘邪悅命發揮版築邪然後知古人之積學非後世比也

蓋至於口不能以狀吾心心不能以喻吾樂矣然後知甘泉之涵而落矣

夫衛古之大國也自季札入衛人始知多君子焉[illegible]
周禮古之大典也自宣子適魯世始盛傳周禮矣嗟
乎君子不易達名物不易章與
夫帝王之治心同而時異是故吾觀夏忠而後知[illegible]
恭允塞焉吾觀商質而後知克儉焉吾觀周文而[illegible]
知育若草木焉
氣爲骨血爲肉氣聚則形附陽統陰也合人物而一
之者也
志有所不通則學之未至也道有所不信則誠之未
積也功有所不崇則養之未弘也故君子志以力學
誠以入道弘以立功可以爲則矣
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
是故分有尊卑化無大小人有窮達道無隱顯時有
古今學無先後苟非聰明達天德者其孰能信之
富而不能賑貧貴而不能薦賢奚以富貴爲哉

交際第六

交際之道五所以行之者一是故仁之交際主乎愛
義之交際主乎嚴禮之交際主乎敬智之交際主乎

通信之交際主乎誠夫五者之行時爲大
門人有惑於狐者始而瞿然繼而慼然方振衣起而
擊之狐則亡矣海樵子曰學其先定志乎吾聞明理
足以治懼小子識之
或問沒而有知理與曰物之受氣以生靈莫大焉及
其歸根不昧則非有知固宜然而靈隨氣散故輪迴
終未可信也
誠貫乎動靜神妙於顯微幾察乎是非可以入聖矣
人皆曰君子可好也及其見君子而疾之鮮知好矣
人皆曰小人可惡也及其見小人而悅之鮮知惡矣
人之精力以寡欲而完識見以窮理而博功業以盡
性而弘
帝王版圖以載民天地紀綱以統物
言有似是而非事有似順而逆人有似忠而詐
道之崇也則問學以爲本明不生則心疑心疑則智
壅智壅則終愚是以君子學而不已也
誠者實理之統名五常者實理之各專其一
夫仁淵矣弘矣以言乎已則不私以言乎人則感通

應以言乎萬物之情則貫矣
夫仁其體也淳其用也神是以化乘焉夫義其質也斷其分也嚴是以教立焉
春溫冬寒四時定矣洪纖以遂萬物成矣升降有恒氣化正矣事以物異情以類感吉凶出矣在已成仁在物成智禮用著矣是故循環相持萬變相盪動之以不窮乘之以錯綜治亂運行一今一古
九德亡而身言書判之法出
剛而寡謀直而無溫君子相與朋而無助是以道不得而行也
利也者小人之心也義也者君子之事也小人而行君子之事教斯與之矣
夫六經者聖人以正天下之志以禁天下之欲以開天下之業詩易春秋之教員而神書禮之教方以實聖人以此治心藏諸淵默
聯屬衆志莫善於保甲有先生之遺意焉嗚呼此法行而弭盜國可理也雖然末也方其創是也宜莫知泰末幾且有土崩者至矣而又何保甲之足言哉故

論法終不若論人
必振邁德行而後本立必貫通事物而後智融必歸宿聖人而後道成
夫道修而德立行章也愆遠而罪消毀亡也
知人難是以知已難
書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欲之正也所謂欲而不貪者也不然天且厭之而又安望其從
人之其所剛大而疾焉之其所忠諒而忌焉之其所便佞而喜焉之其所驕詐而信焉故善而泯其實而逃其誅天下靡矣
或問人情不能無毀譽存亡之累柰何應之曰誠哉問也昔者吾常即是而質諸甘泉若曰斯道也無毀譽無存亡吾又何情之累然而情未易理也情不易理曰我未常累於是幾何其不妄也
彼方視吾所為以為不足屑也而且因循苟安然後知天下古今宜有沒世不相知矣宜有始同終大異矣
夢得詩而忘其半中有句云白鶴何時來海上青[illegible]

終是化山中嗟乎玩其辭究其道其風塵物表乎于
方修吾之所謂道也強而附會其說未之能也昔之
示厭常喜異者
始而觀諸物繼而驗諸人終而求之吾心然後知道
孤而無朋然則道終無朋與曰德不孤必有鄰
民生之無良有棄君背父有毀天忍恩於是乎不知
豺獺狴犴故莫靈者人莫舛者人
海樵子使童僕入市而問菜焉鬻菜者必反復擇價
而後已童子以告海樵子曰若是乎人之惑也愛心
不若菜價
天文之學吾未之能也吾知盡人事而已矣必欲指
某星出曰當某事應則有巫史術家在吾誠不諟此以
陽道多吉陰道多凶是故有陰陽則有吉凶吉凶非
外也然則聖人教天下取吉舍凶非與曰陽不可不
長陰不可不消知此而後聖人之本心得矣
先天而天弗違靜以道也體也後天而奉天時動以
道也用也聖人之易備矣
唐之六典其法周官乎然而其事脩其文濫矣是故

事脩則匪要文濫則匪經如之何其比周官也或曰
李林甫成之
常觀魚於釜之間浮者八潛者[illegible]謂門下子曰生
於是而得養生焉潛其生浮其死未達曰潛者藏
氣揚
沸湯於釜其氣勃然是孰使之噫火歇則水寒養生
者可以循而省矣
君子自考其德莫大乎仁智勇是故仁則人不忍欺智
知則人不能欺勇則人不敢欺有一於斯[illegible]
也
矣君子文而弗工德而弗懋己之恥也文而工德而
懋世莫我與人之恥也故不知不慍
古之名也稱情今之名也過情

執中第七

執其中抱其同發天下蒙其伏羲氏乎
春氣盛於肝夏氣盛於心秋氣盛於肺冬氣盛於腎
四時氣盛於脾當其盛也不可弗之慎也故明醫俟
盛以防衰也嗚呼知天人合一之旨其神醫乎

一月之日奇偶相參其數各十有五一歲之月各
六
少常神仙乎慕及行年五十乃喟然感焉彼一其氣
吾一其道吾何以神仙爲
源源而來莫之能窮天理之樂也怦怦而焦莫之能
脫人欲之累也擇之而已
士有五思有三懼言而思其行也事而思其繼也書
而思其溢也怒而思其濫也學而思其登也懼道之
未明而或限於力懼業之未廣而或限於命懼後世

之不吾同而或泯其志其庶乎可以爲士矣哉
道之行也陽剛通也進得正往有功也其行康化光
也
君子以聰明爲窮理之資以果斷爲進德之助以謙
讓爲交人之本以誠實爲終身之地故善用聰明莫
如君子
楊雄太玄新室之罪章與徐幹中論魏武之篡書與
故君子道修而後立言
天之六陽藏於九地人之六陽藏於二腎故雷地曰

復精督曰命門
聖人視於無形然後知人之累於有形也聽於無聲
然後知人之累於有聲也非天下之聰明其孰能與
於此
陽動而闢故能藏往陰靜而翕故能知來是故藏往
者健也知來者順也
喘息不獨通於親亦通於天故仁孝同條共貫氣無
止息而有依附
人之有爲厥惟藏修故反觀者直施也內省者宏用

也默而會之不欲其眩者崇業也
若昔唐虞道見乎揖遜厥後殷周道見乎放伐春秋
戰國道見乎著述道豈殊乎哉人豈異乎哉時則然
也故君子學道以中會中以時
飛騰變幻之術不足以濟世茫昧怪奇之物不足以
利用故聖人以常道教民明王以用物成治
大道之藏萬物茫茫大道之章萬物洋洋吾聞之君
子
見人之美而過稱吾亦知其濫也然而吾之性然也

見人之厄而過閔吾亦知其僻也然而吾之性然也

履道而要暢於行矣畜和而發暢於辭矣致實而光暢於業矣

辭受取予其道之大端乎故君子有可辭之官無濫受之祿有破吝之予無苟廉之取

將肆辯以逞乎將含和而默乎將用機行乎將復正順乎脩身者豈必有擇矣

故君子語不可盡機不可或露語盡則人得以乘其會機露則物得以探其蘊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曰

括囊無悔

夫民譬則魚也法譬則網也是故絶流而魚民斯病矣然則如之何曰君子法立而不繁政順而不擾而後民忘其化矣語曰子釣而不綱其此之謂乎

君子立身有不易之道聖人處世有不泥之權守之不易叅之不泥其幾乎

悔用之於善則善用之於惡則惡是故君子慎悔

橫渠聽驢鳴而會道其善學與夫驢之鳴猶吾之言也聲出焉性之動也人物一也橫渠善學之者與

夫善學之者何物非道何道非物故物物者滯於器道道者膠於虛滯於器知物而不知道膠於虛而不知物[illegible]

學莫先於定志莫大乎擇術莫要於敦誠定志[illegible]而後成擇其術而後[illegible]敦其誠而後一

止而有方者法達而無間者意故君子莫善於推[illegible]王之意莫不善於泥先王之法

夫聖學之會也知道之未嘗亡可以知聖人死而不亡矣

或問人固有幼而慧長而愚者柰何曰始而渾合其清也終而散逢其疑也故小學大學不可缺一

聖人何莫不知而曰有不知焉何莫不能而曰有不能焉吾以是知道無窮力有限與雖然惟不知故知惟不能故能

夫事有經緯於造化物有權衡於鬼神故經而緯之常變之所以相尋也權而衡之輕重之所以互出也

心之虛靈合晝夜而一之心其人之天地乎故君子操其心而後與天地並存

管蔡之於周公是同姓之毀也武叔之於仲尼是異

姓之毀也。是故聖人不以親疎而易其道

或問漢時有女侍貌而不賂畫工。海樵子曰女侍其貌。士守其身。其致一也。不賂畫工。正也。憎之不枉己也。嗟乎昭君女子耳。有君子之道。而不以善終聞。宜士之不遇者衆也。

夫和光以同塵。士之恥也。特立而獨行。衆之怨也。故君子和而不流。群而不黨。

才不能立事。量不能容物。心不能達變。是君子之至憂也

愈採而愈無窮者學也。君子以有限究無窮奈何因惜時。

立志舉其要而已矣。

聖人所亡者形也。所不亡者道也。不然文王在上於昭於天無亦惟甚也乎。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然而有相生焉。有相克焉。體物而不可遺者也。所謂命也。是故君子樂天。必先知命。

天道晝夜而光明。其陽之所爲乎。是故晝之日。夜之星。未始昧也。惟人心亦然。晝爾事事。夜爾夢夢。而謂其獨昧可哉。是故乾之九三。不獨終日而又繼之以夕。豈亦合晝夜而一之者邪。噫君子之體道至矣。

甚哉色之禍人也。不火而能焚也。不水而能溺也。不刃而能殺也。甚哉色之禍人也

見而知之者上也。見而不知斯下矣。聞而知之者上也。聞而不知斯下矣。

斯道也。我未之聞也。我未之見也。嗟乎。哲人遠矣。其背天下。其孰教予。

君子之道莫大乎進退。進退之正莫大乎伊尹傅說。是故成湯之聘。高宗之夢。古未有也。若夫遁衆而進。遁衆而退。風斯下矣。然則進退必欲如伊傅乎。曰不如是不足以見道之大。雖然伊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進退分明者亦可矣。

海樵子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王崇慶撰崇慶有周易議卦已著錄是編僅二十六則多摹仿王通中說周子通書張子正蒙之體大抵老生常談末一條論爲將必用儒者謂有張良之楚歌則項羽之覇自䘮有諸葛之雲鳥則南人之反自定夫渡瀘之役未必徒恃陣圖至於四面楚歌出自張良史記漢書皆不載不知其何所本矣

大儒心學語錄二十七卷

〔明〕王蓂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儒心學語錄二十七卷》提要

大儒心學語録序

倲石子曰心學其至矣乎夫天以二氣化生萬物而一理流行乎其間於穆不已焉此蓋天之所以爲心也天之心即天之學也聖人者不自以爲聖也而學焉體乎天之所以爲心者而無斯須之或息故曰聖人之學心學也使聖人之心一息其學焉矣以同天亦奚以爲聖矣然聖人亦人耳同類而爲人者其心之得天之心亦與聖人同也惟夫氣拘物蔽習又移之始失其心而與聖人異矣與天不相似矣然而有學焉果能從事于學以全其心之本體則希聖希天能事畢矣此心學也者所以爲天下之同爲是人而同有是心者之所可共學焉而非天之所獨厚於聖人而亦非聖人之所獨得於已而不以望乎天下之人焉者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大聖人也其心學一也達焉而以心學推之治無心學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矣孔子大聖人也其心學與數聖人一也窮焉而以心學託之言無心學無孔子矣

噫乎不得吾孔子以心學而託之言則數聖人者之心學與治焉俱泯矣六經四書其孰成之顏曾思孟其孰啓之雖欲傳萬世以心學可得哉嗟乎孟氏旣沒千數百年之間或以訓詁或以老佛或以詞章貿貿焉莫知所之心學幾乎絶矣逮于有宋及我

皇明大儒迭興此脉復續宋則周濂溪而下得二十人焉明則薛敬軒而下得四人焉其學壹以心爲本以聖爲宗其所論著於六經四書之旨多所發明譬如日星在天昭不可掩焉者以蕡之愚陋僭不自揆各采其闡揭心學至精至要之語輯爲是錄學以終身焉旣則喟然嘆曰共之天下不亦可爲學道者入門之一助已乎天之眷斯文也歟其將遇矣

中丞印臺傅公撫臨江右神化大行尤惓惓以崇儒翊道爲任遂亟從蕡請下其錄于撫郡梓之郡守顧公秉心好懿不日而告成焉俾之旣廣心學益明天下後世之學者曉然知此學之爲正而共學之焉聖人傳心之

絡其術之無雜也已矣嘻我中丞表章之德其大矣乎其大矣乎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夏四月望日後學金谿王蕡謹序

新刊大儒心學語錄序

金谿東石王先生晦養潛修久矣研精覃思芟繁擧要
粹宋與我
朝諸儒論學切要之言凡若干卷題曰大儒心學語錄
中丞安州應臺傅公見而悅之屬吾郡太守嘉禾橫山
顧侯刻置郡齋便傳布也旣成侯以公命徵予序序曰
心學者道學也昔者夫子刪詩書定禮樂作十翼以明
易修春秋以寓王法其覺天下後世心學之言明且備

矣至其講學於洙泗之間七十子皆身通六藝繼志述
肖之英也然自論語孝經之外可見之言無幾自顏曾
有若游夏數子之外得聞其言者亦無幾是亦可謂含
章括囊不易其出矣乃猶以爲未足而曰予欲無言何
其與他日刪述之意異耶蓋嘗聞之道卽心也心卽道
也窮萬有之物盡萬變之時究極乎往古來今天地人
物感應屈信生生不已之妙用以至於一塵之微一息
之頃無往非道則無往非心無大可外矣無小可內矣

無高可過矣無深可遺矣是豈待現而後章言而後顯
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
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所以欲無
言者職此故也然惟聖人爲能合天地萬物內外遠近
精粗而一之以心而人不皆聖人也大賢具體而未化
故入聖域而不優小賢得之而未備故或謂之仁或謂
之智其下則日用而不知爾然則雖顏曾之賢苟識四

勿一貫之訓猶或不免望洋之嘆也況其下者而無言
焉將不胥而聾瞽乎是故以天而言者至聖之事也六
經論語孝經所以體天地之撰以德而言者大賢之事
也大學中庸孟子所以發聖人之蘊天力強而途轍專
神明生而法象著由是而言焉者賢人君子之事濂洛
以來諸儒所以建圖屬書探淵源議瑕疾楷極天衷老
死而不倦者也而東石先生尊信表章不遺餘力中丞
公與太守又鋟梓以惠多士其用心與孔孟諸儒之心

一介拱璧駟馬詎足為多哉雖然嬴政坑焚之餘向
六籍寄命於山岩屋壁之間迨後挾書除禁寫書置官
畢畢齊魯諸儒乃始噓烟吹燼掇拾而補綴之于時蓋
書籀篆之文僅存十一於千百然而天精聖締騤見端
倪薦紳之徒交相慶忭以為至寶增修潤色惟恐其未
至欽崇珍護惟恐其不周師專此以名其家弟專此以
世其業太常博士專此以教人郡國朝廷專此以擇士
廷諆集議專此以決疑莫或慢而不尊侮而不信也今

六經四書之外稱述道德之書盈天下自國都以及閭
巷雖學究之微拚播視嗛之童語及夫子所謂性與天
道往往累牘連篇捷於倒囊然耳聞之而未必得諸心
口誦之而未必研諸慮嘗試為之而未必欲守之以終
身見之於行事其卒歸於借資假道衒文華釣聲利而
已此其侮聖言而竊道術豈特聖賢之罪人亦漢儒之
罪人也然則無言之喟其為後世慮至深遠矣讀是録
者尚無躑躅中之懈哉尚思所以稱范輯刊布之

不然豈曰負人亦自負者大也是為序
嘉靖己酉孟夏朔旦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
敕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臨川章袞汝明撰

大儒心學語録序

金谿王東石先生鋭志好學日以杜門著書爲事究觀諸儒之旨夫聖人之學出於心至微而易絶昔之儒者欲究其理皆有以著明其説先生取其語之粹而正者爲録刻焉載籍儒者之語非止於是而是特取其宋元以迄於今謂其有資於學耳自百氏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文辭博物之習盛而後有取於語録蓋自宋亡而下諸大儒輩出始復講明心學之理而盡洗漢唐而上

之雜陋抽深闡微閎言鉅論有以定其衆説之紛撓而不詭於六經之旨先秦漢唐之間百氏之言具在焉非無鴻詞奥旨通博之義而無取焉非心學也夫聖人之學本在於心而亦在於言人心喪溺百家繁興言各人殊學術擾亂必得吾儒爲之講明其説而後千載不傳之緒頓以不泯聖人所不能遺也夫心學之源始於危微精一之旨精則無所遺一則無所雜斯極吾心本然全體之妙而典謨之所以爲重珍學而不可忽堯舜之爲天下國家由此而治此六經所以爲語録之學則必歟後世不師聖人之言不繹先儒之義貿然不知其心而學之世儒務於外而不得乎心佛老狗於内而遺棄其事是以後之學者皆陷溺於百家雜術而其學不成偏倚不全意必相踵疑謬常萌稿灰不返是心之懸也支離以外索助長以襲義任法以繩物離智以自私是學之蔽也以之應天下之務於是棼然差謬而不能察乎是非理欲之際以矯訐爲正直以慈柔爲仁惠以苛

察爲明決以疎闊爲寛大以詭隨爲通時以拘泥爲自固以紛更爲忠幹以廢棄爲行簡百弊胥此焉出而不可以成務致治是皆心之不精不明乎學之害也諸儒之録詳而易明六經之語渾而無迹讀經者必以語録爲助學之善也顧不足偉歟

大中丞印臺翁之刻是録蓋才明學鉅洞契胸中固將以諸儒望於江省之士夫子之與顏淵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斯刻豈惟詔其告示之語亦將勗之以不

脩之行者[illegible]之觀斯語者徒以爲博聞口誦之資
衒奸飾行之具是謏其語也博聞口誦者是棄其心也
衒奸飾行者是賊其心也而斯録之意荒矣録凡若干
卷諸儒凡二十四人其書原分各本今彚而合於一録
省其繁統其散出覽者庶便於融會云
嘉靖己酉孟夏朔旦
賜進士第撫州府知府後學吳中顧霑謹撰

大儒心學語録首紀

江西撫州府金谿縣原任浙江按察司提學副
使王蒖呈爲表章大儒心學以振揚風教事竊
惟聖人之學心焉而已自精一之旨既闡而心
學之源以開堯舜禹之授受湯文武周公之相
傳不外乎此而已然非得孔子顔曾思孟相繼
而作六經四書昭明其道則何以埀教萬世傳
之無窮也哉故萬世之心學孔子實爲之宗而
顔曾思孟盖承其嫡統者也慨夫孟氏既歿漢
唐之儒醇疵夾雜莫續其傳猗惟有宋逮我
皇明文運光隆大儒踵出在宋則周濂溪程明道程
伊川張横渠邵康節楊龜山謝上蔡呂藍田尹
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胡五峯朱晦菴陸象山張
南軒呂東萊黄勉齋蔡九峯陳北溪真西山在
我
明則薛敬軒吳康齋陳白沙胡敬齋之二十四子者
其躬行實踐卓乎咸立于中其著書立言粹然
悉出于正真足以紹聖門之統緒爲後學之依
歸者也顧其遺書浩瀚學者艱於究研間有采
摘爲編又多缺遺精要有志之士每用病之蒙

雖不敏頗學前修秉歸田侍養之隙加探索融
會之功各手録其精粹切要之語闡乎心學之
蘊與六經四書相爲發明者分爲二十七卷合
之爲一書愽焉而不泛約焉而不遺誠聖學之
真傳斯文之正脉也謹題其端曰大儒心學録
奉諸座右朝夕觀省以爲治心復性之助竊念
私淑於一身孰若公共於天下久尼鋟梓之無
資深冀流傳之有待兹者幸遇
聖天子簡命股肱賢臣畀以保釐重任鉞臨江省威
德普洽之餘尤惓惓以崇重儒先扶植道學爲

已任時匪偶然義甯敢隱理合呈乞特垂
台察寵賜表章批行　本縣將所輯大儒心學
録謄正刋刻轉送　本府收貯印行布諸海内
則大儒傳心之學燦然一編之易尋居然一貫
之可悟人心以淑正學以興而振揚風教之功
莫此爲大矣等因呈奉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傅
批纂脩諸儒遺書有關于心學性理有裨于六
經四書者精粹切要之言萃爲一書以便聽記
其曰愽而不泛約而不遺足見本官神契諸儒
之神學貫諸儒之學杜門静養謝却禄仕平生
精力固自有在乃今欲壽梓以嘉惠後學其公
已公人公物利治之良有非謭陋所能窺識仰
府行取前書閲如所謂真足以光前烈啓後學
焉查支本院項下紙贖或無碍銀兩鳩工貿梨
刋刻成書印行以淑斯人仍定委府學教官一
員生員二名督理翻寫登木以祛魚魯脫遺之
累及禮請本官序首與能文鄉官并序以昭盛
舉速成勿負委託申報繳

撫州府儒學訓導楊　演
生員髙應乾
吳朝禎校刋

大儒心學語錄總目

宋

大儒心學語録卷之一

後學金谿王蓂輯

濂溪周先生語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註云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本註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

矣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

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

貌視聽無遠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艶辭之化也亦然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右四十一條

書濂溪先生語後

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顔曾思孟之所傳其心學一而已矣蓋天地之所以生人而使之得以並立爲三才者無他惟與之以心而已也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有是心而不能以自成其能不能無頼於人人之所以能盡人盡物以參贊乎天地以成其能焉者亦惟[illegible]

盡其所得於天地之心而已矣斯則千聖相傳之心學所以爲天地立心爲斯人立極亘古亘今歷諸萬世而無所終窮焉者也自孟子既歿去聖益遠而斯道之傳寖以晦蝕于天下爲學者不知學之不可以不本諸心爲治者不知治之不可以不本諸學故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治其所治非吾所謂治人欲橫流而天理以滅覇功競熾而王道以泯世汚俗壞一至此極可勝嘆哉天祐斯文終不可喪逮夫有宋之世濂溪周先生崛然而作去孟氏之歿千有五百餘

年矣乃獨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而筆之於書使由堯舜以至於孔孟之所傳之心學已晦而復明已絕而復續然則先生其眞得孟氏之統者哉今考先生之學妙在太極一圖而開示萬世心學之樞要則其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實爲一言以蔽之矣復自註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又曰無欲故靜所以覺悟斯人者殆無餘蘊蓋聖人舉一心指之天下其所運用設施以立夫脩道之教者不越乎中正仁義而所以一天下之動定天下之

志者在茲焉其曰仁義者立人之道仁義足以盡之其曰中正者即仁義之無過不及無偏無倚止於至善之謂也非仁義之外別有所謂中正也並以爲言互以爲序明乎其致一而已矣其曰主靜者即中正仁義全備於心天理渾然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是即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也以是爲主本則其定之以中正仁義者即已發之和感而遂通焉耳是故主靜者妙太極於一心即太極之靜也靜而靜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者運太極於萬化即太極之動也動亦靜

也是聖人即太極也是故人極由此而立天地由此而位萬物由此而育所以參爲三才而成位乎中者不外乎此而得之矣此之謂一貫之學此之謂易簡之學此之謂全體大用之學此之謂千聖相傳萬古不磨之心學自非先生體道之至見道之精其孰能以此一言而盡發心學之秘也哉此學一明使天下萬世爲學者知乎此而求之則天理以明而非人欲之所可亂爲治者知乎此而求之則王道以純而非覇功之所可雜安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終不

可復見孔子顔曾思孟之學終不可幾及也乎故曰先生之功於是爲大萛也不敏竊慕先生之學乃手録太極一篇及通書切要之語復闡明其至精至約之旨俾學者知所從事云嘉靖甲午五月朔日萛謹書

大儒心學語録卷之二

後學金谿王萛輯

明道程先生語

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盖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壊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壊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盖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

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顔子則便黙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

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徳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無是餒也立之
斯立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
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也
莊子曰遊方之内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内外如此
則是道有間斷内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
有此理
天地之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便是草木鳥獸之心

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耳
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得陰陽之偏者爲鳥獸草木
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
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
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
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
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

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
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
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着力處成於樂自然見無
所用力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
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
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

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
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
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
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
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如公之言
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
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相輪如此如
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佗

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是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

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又西面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與呉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之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只是元初水

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
隅也水之性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
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
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
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
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
物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
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
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
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
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為也
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懥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
可以治懼

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
二語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
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
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
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
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
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
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
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
不能守也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上又嘗稱介甫對曰王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言西銘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脉最可體仁

觀鷄雛此可觀仁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今之學射者亦然

習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illegible]玩物喪志

本註觀道云某録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洛中見之
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周茂叔牕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
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張子厚聞生皇子甚喜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邢恕日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顔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
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顔子有準的

參也竟以魯得之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辯堂下人曲直若自
下去堂下則却辯不得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
從這裏過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的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
人孝聖人聽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
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以威儀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
漢方擔得

須是執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

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跣處便濕舉
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氣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　本
註觀道云非是其上下而言蓋眞有見得

此出正是子[illegible]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illegible]

可入堯舜氣象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本註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敬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則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

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已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懼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

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閑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耳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使各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夷
狄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乃足以盡
之故曰中庸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時若聖人所不能爲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
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
謂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惟聖人然
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
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
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忠恕一以貫
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
中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

異者動以天耳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
當如此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
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人心不得有所繫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
志可克氣氣勝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
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
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
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直名樂天者也
仁者不直名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
之勇以行之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致知[illegible]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正物是二本矣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

知至則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耳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已守約是也

詩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理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孟子
者禹稷之事功也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
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
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耳若孔子乃在其中焉
此未達一間也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

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耳蓋猶
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
一息耳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
仁者此意也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
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
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

於已耳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
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
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
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
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
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
間耳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
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
名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造道者也
好之者如遊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人只
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克己最難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
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
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
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
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
乎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
爲信表裏之義也

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
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
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
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所以
爲夫子笑若知爲國以禮之道便卻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垜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
顏子之學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
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
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夫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
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
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
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錄主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而不毅則
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
在慎獨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
之所不可

生生之謂易是生生之用則神也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
不能直遂坤氣也不翕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
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
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
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
終者地之道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無方也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盛夫

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
義之謂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矣中無
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
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
而得之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道則

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
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
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
無無處無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着力處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
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
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
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
無他爲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
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
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
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
操約者敬而已矣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illegible]敬則誠
學者須學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工也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聖人之言沖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illegible]
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平康正直
讀書要玩味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理義體用也 理義之悅我心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着意

忘則無物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
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
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
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
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
闢之所以廓如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
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
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
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
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
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
見性也若心養性存一段事則無矣彼故曰出家
獨善便於道體已非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
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

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
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
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得其分佛氏總爲

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
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
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性靜者可以爲學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辭脩誠意立所以居業也
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事也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

畏天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
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
則隘陋
九思各專其一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
先難克己也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
君子爲善只有上達小人爲不善只有下達

古之學者爲己爲己在己也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北宮黝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守氣而
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
與孟子之勇同
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
於我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illegible]

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
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推此亦可以知爲仁之本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則文自至矣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或謂如何斯可謂之恕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法度
問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乎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惠迪吉從逆凶常行之理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先生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使然後復禮
醫書言手足痿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

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
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
說話却似扶醉漢救了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
着一邊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
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
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
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
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

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
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
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
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
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
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
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
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
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
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
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
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
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
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
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
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
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粗厲底物方
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脩省
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九德最好

明道先生言於　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
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
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
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

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
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　陛下
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
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須開口
須是聽其言也厲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須於今
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
吏曰正己以格物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

謝顯道言嘗習忘以養生明道先生曰施之養生則
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
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
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
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
於釋氏此也

祖考來格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
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曰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

學者務本而已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斲輪誠至
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
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天下之士亦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
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又曰才而
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
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又曰才與誠一物則
周天下之治

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先生一日謂之曰
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
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
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
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
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
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思
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
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
其直內者要之亦不是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學者要思得之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
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
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
常愧此四字

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常
被旨赴中書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
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
爲之愧屈

右三百一十五條

大儒心學語錄卷之三

後學金[illegible]輯

伊川程先生語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氣形而下者

性不可以內外言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謝顯道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亦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先照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知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一則無已

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即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從而誅之舜何與焉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

視聽言動非理不爲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
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即
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
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私意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
一塲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
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
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
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
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
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即是
天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如言吾得正而斃
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
所向便是欲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
德是存主處
禮時爲本須當損益
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明道
信而後諫爲能信便發得人志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
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
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
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
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
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悞天下也人愈才明
往往所陷溺愈深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則不可一日安於斷

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理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說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

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道則自然生萬物又曰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然持之久必別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須默識取主一之意〔事於此之此一作敬〕

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

懿於道得之更淵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名義則茫茫也何處下手何處着心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人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仁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說也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

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於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耳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已剩一簡字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辯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

至即能終之

治道即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以物待物不可以己待物

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

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之思則是絕聖棄志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主一之謂敬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脩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脩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

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為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楊子為我亦是義墨子兼愛亦是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約敬是

康仲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只歸之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索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漢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詣理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孟子辯舜蹠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是利害也

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

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又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

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得着意做纔着意做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之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

天地人只一道也

大抵盡人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人道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
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思曰睿睿作聖纔思
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
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
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
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
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

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强樂不得須是
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
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
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
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
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
之亦難也
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
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强然不致
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

然樂循理
學者須要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
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
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何以
致知曰在明理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
言却似說他人事己無所與也

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
說便是自棄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
也
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
學是致廣大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
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
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

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也

或問獨坐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其嘗進說於今　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

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是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為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昔呂與叔嘗問為思慮紛擾某荅以但為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

江海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才盡性便至命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下者設非為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而得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今習俗如此不美縱人卻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在人心者不可亡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問呂學士言當求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而中節固是得中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

[illegible]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最是難

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或問思一事或泛及他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專怎生解及別事

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

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聖人無夢氣清也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

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
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
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
命何

問心有限量否曰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
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性
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
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
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

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
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
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
之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
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
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
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
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豈水之性也哉人
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
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
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
近如地其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
地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性卽是理

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
自然言語順理令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

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愼言
語不妄發此却可着力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
處聖人敎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
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

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
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
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
好惡也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

褰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顔子勇乎曰孰勇於顔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顔子如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之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張子貢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伊川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也

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中爲中言一國則堂中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

中[illegible]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顔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問堯[illegible]武事迹雖不同其德有間否曰無間[illegible]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一也　伊川

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顔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顔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顔子足可閉戶爲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義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氣來只此二事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以爲無缺及既知學

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

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而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世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

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

守身守之本心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知至至之知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又云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亦必須學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

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尊要精一之也精
之一之然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
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為孝不
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
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
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
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

全而昏塞之患去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
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
始則不知愛物纔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
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智或入於巧偽而老莊之徒遂
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
智者為其鑿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心
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

其良心則危矣惟精一所以行道也
問如何是格物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問如何可
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
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名分正則天下定
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問夫子賢於堯舜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
推堯舜之道垂教萬世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
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唐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

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
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
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
道在人則為人道
問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
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
將公字思量
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
意如何得仁凡人只是克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淸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淸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

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

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

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以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

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淸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

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

天下豈有二理

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周伯温見先生先生曰學者要自得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

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

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爲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於天理者也人

欲則偽矣

脩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

善歆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内也不求於内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内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

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備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問顔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顔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惟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事理一致微顯一源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爲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爲本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

也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
其所造者極也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廣大孔子没傳孔子之道者
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
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
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
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
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
與適道思而有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實是實非能辯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
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
至於喪己
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
至於樂之則爲己之所有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

知既至自然意誠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
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
物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
人安重則學堅固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
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
學也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
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
公矣

師商過不及其敝爲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
雖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繆以千里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必有諸己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
恕者入仁之門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
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
之說聖人之神與天爲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
小了他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
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
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
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
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許渤與其子隔一牕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
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
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
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
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
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
則見天地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先生曰恁地同處
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伊川曰此一句不如理義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
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
暇日靜坐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
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才着物便搖動
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
致有爲之事故憂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
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
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
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
諸脩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
凡人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
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小大
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
者也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

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
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
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
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
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
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
非大人其孰能之

論曾子易簀事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為其
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

若謂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
哉

尹彥明云初見伊川時教其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
主一則是敬有趙承議從伊川學伊川亦令看敬
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容貌而已

問如何是道曰行處是

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

學者要先會疑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凡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
君子所處只視我如何耳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
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
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
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尹彥明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
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
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
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
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
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
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
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
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
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
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
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
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
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
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
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
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
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
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
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
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
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
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
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愛自是情
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

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
所謂知言是也

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
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
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推之

原缺第四十四葉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
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
何學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
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
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
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
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
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
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
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
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
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
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
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
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
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

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
虛中無我之謂也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
用之糟粕耳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
知於人也

仁者先難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人
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荅良久曰累高必
自下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
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却太早在伊
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着工夫也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
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

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
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
蒙西銘之書推此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

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
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
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
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
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
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本註云老
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
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
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
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
有所得

興於詩者吟咏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
與點之氣象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之善意汪洋
浩大皆是此意

天下之理莫善於中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
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
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
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
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
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
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
止之道於止為無咎也

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
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下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
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見其

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令拘迫
拘迫則難久

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既未
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
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
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
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

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遠矣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

行馬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
謝子與伊川别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别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来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張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内自省蓋莫不在己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

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晩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戴記决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是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問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

將試教官子弗荅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
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
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
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心曰我只
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
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
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
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

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
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
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
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
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
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
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
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紀綱分正
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
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
人做更責誰做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
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
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
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
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

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預及
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
純完不可得也
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男女有尊卑之序夫
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惟說是動
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
利矣
人有欲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欲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疑事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問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見於面

有人勞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右三百八十八條

大儒心學語録卷之四

後學金谿王蓂輯

明道伊川二先生語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雖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嘗謂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

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初
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
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
真知決不爲矣
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
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
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
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
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

得也強揣度耳常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
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
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
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
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
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
之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誠 荀子言養
心莫善於誠既誠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
以養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
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
事深切著明者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
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如心得之則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

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
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
不從慮則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
爲天之所爲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
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

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摸他別道理只爲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須言多其實不盡

這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

只着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氣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好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廁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原無少欠百理具備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耳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胷便可見打揲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已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醫家以不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耳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原來依舊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煞學得到上面也

今學主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禮者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只是天理

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烝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剔撥出只是如今雜亂膠固須着說破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名狀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物理最好玩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為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

纔涉生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熟
不如稊稗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
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
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
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
右逢其原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
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孑孑如
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

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
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
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
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
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
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illegible]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

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
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動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地安有内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
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
得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别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
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爲花
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

此是不可及處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
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
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
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揺無須臾停
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

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
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柰何有人胷中常若有兩
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
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
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
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
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

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着箇甚安排得也此箇
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
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然而惟人氣最清可以
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
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
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也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無古今前後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
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

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斲喪處極多只
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
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
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
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
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
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
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
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

讀書謂之藝則求讀書者淺矣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
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
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
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敬而天
下平矣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
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
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

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離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

釋氏之學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

也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矣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我者無自辱矣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

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
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顔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
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
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爲聖下之爲
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爲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
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
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
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
贊則直養之而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雖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
自灑掃應對上便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

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學原於思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
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
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
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
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中庸言鬼神之德
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繞塔說相輪不如便入塔登之始登時雖不見及上
到頂相輪爲我有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
義或孝或弟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知思因神以發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
于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
初

咸九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
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觀天地生物氣象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

涵養着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

毅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
餘自正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
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
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和平依磬聲王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
嘗見其心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
與天地同流
不應爲總是罪過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 消息
鉛銕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銕之性

息止也生也止則生不止則不生 民始終萬物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勿施勞是他顏子性分
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人雖睡着其識知各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
理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
仕者爲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
者將以爲亂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中却有至憂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
而不適用奚益哉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今之學者歧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

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
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靜中有動動中自有靜

不學便老而衰

不[illegible]其大便大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

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汎然正如遊騎無所歸

也

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

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

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惟此爲盡要

之不出於公也

思無邪誠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

省其在己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所謂

善學者也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

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

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

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

爲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

守之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參也竟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

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

其學也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着別

事雜亂兼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爲學本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吾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

謂智誠此之謂信

人必以忠信爲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爲學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

大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
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
以衎盍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
之食乃君子之過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
人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
未止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
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必誠之在己
然後為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於理君
子貞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己復禮也
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最
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
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
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
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
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
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為也此言義不言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窮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
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

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
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
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
耳順者聞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
命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
歸之於命可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
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
能知之知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

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
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地位工夫尤
難直是峻絶又大段着力不得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
通行者不害也

心敬則内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
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
竹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爲
顏子所爲非中也顏子亦然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
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古人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特告齊宣云爾聖人則
不待推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
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
旋中禮得之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天下爭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忠臣之義昔事建
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
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

因指柱曰此木可以爲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
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
自息

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
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
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盡心之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或言絶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惟可尊周
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
不可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

樹有可栽培之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心
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則爲大人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爲之功天地不宰
之功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
意

瞻之在前過也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
人之中也
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
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
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
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
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
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撤琴瑟自成童入
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

心禮樂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
爲吉士由養之至也
欲有名而爲之之類皆是以爲利也
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右二百五十五條

書明道伊川二先生語後

二程先生之學實得諸周子之傳以上承乎孔
孟者也孔子之道傳之顏子曾子子思以及孟
子孟子既歿其傳泯焉者千有五百餘年矣周
子始得其傳故其心學之精蘊見諸太極通書

之所論說者粹然一出于正然當時未有知其
學者惟程大中知之故二程子年方十五六俾
受學焉而主靜無欲之旨得諸授受之間者蓋
發其源正其本矣故二程子之學一以誠敬為
主以全其心之本體之正而所以訓誨學者必
提挈誠敬以為之標準與夫定性有書好學有
論易春秋有傳發心有主無主之說斥佛老二
氏似是之非有功於聖門有功於天下後世者
甚大當時門人記録其語今悉備于遺書尋其
言而得其心則知二先生之學真有以傳周子

之心傳顏曾思孟之心傳孔子之心也是故其
道之中正其學之精純一而已矣故伊川之言
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
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若夫兩夫子之
所不同者語其天質則一溫醇一英發語其氣
象則一從容一嚴毅語其待物則一以誠引成
就為心一以尊立師道自任一則如顏子之和
風慶雲一則如孟子之泰山巖巖若此者雖曰
不同何害其為道之同哉明道之教於涵養為
多而窮理之功未嘗不盡伊川之教於窮理為

多而涵養之實未嘗不篤遺書具在昭然可考
世之論者徇一偏之私見反疑其不同而有獨
尊明道之說非惟不知伊川抑亦不知明道矣
賁竊嘗潛心深有所見謹備録其語之切于心
學者偕論于末以明二先生之道之學其致一
而已矣嗚呼俟諸百世其將不惑矣嘉靖甲
午六月朔日賁謹書

後學金絡王蒐輯

橫渠張先生語

先生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又作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
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
天地爲不相似矣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
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
如天地位而易行
困之進人也爲德辯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
者常存乎疢疾以此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
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
過之不吝
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
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
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
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
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
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

[illegible]而欲徐徐以[illegible]
其自適[illegible]所[illegible]也
明[illegible]爲本固執之乃立[illegible]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
[illegible]人能弘之而已今且只[illegible]德性而道問學爲心
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
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
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
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
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
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
太平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
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
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
禮則可以守得定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
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
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

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見得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隳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荅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

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譬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麄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
處猶是心麄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
然後其心亨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即便
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
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
論久則自覺進也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辯乃為善學也若
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
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
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
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
完也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
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
他人自是勇處多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
一端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
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
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
多則無由光明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
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
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脩亦廢由

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
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
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
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
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

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人學之至也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
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
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矯輕警惰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
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
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
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
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
者人之所常用心且當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
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
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
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
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
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

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
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則可以
進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兇狠只爲
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
病根常存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
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
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
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
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
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
避所以心通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
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
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
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
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

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

而順性命者乎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耳 明天人之本無二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
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
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
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
措之也
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
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
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
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者私意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

也大於[illegible]人[illegible]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illegible]明[illegible]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
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
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
不息可期矣
不[illegible]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
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
皆意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

也由之也
天地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
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
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illegible]被困辱

不徇人以非禮之恭[illegible]無助不失[illegible]
之人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
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
天下之動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
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
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有
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
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
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
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
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問智愚之識殊[illegible]於有性善惡之報差[illegible]於有命[illegible]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
爾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
之事自知
有性則有情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
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

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
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
得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
之善配至德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

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誠者虛中求出實

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

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爾

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

孟子於聖人猶是麄者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也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聞見之善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蓋求之則須有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太切則其心隘惟是得心弘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

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爲學所益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

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

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分定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不知為學

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足為功

有志於功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敬何患不至

人之有恥於就問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毋我

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為是夫道已

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人必不能便無是心[illegible]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illegible]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illegible]則要博學素備

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illegible]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心則是

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

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
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
行之惟槩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
仁爲近

凡所事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
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
其不虛心也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
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
上達交相養盖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鑿物便偏見以天理

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
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
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
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
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
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
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
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
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
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况聖人
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
之事

其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
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亦所當避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盖人欲無饜而外物
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爲堯舜若
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虗

設耳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
入外無主者不行

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
好惡

禮所以持性盖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
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即天地之德也
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
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
盖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

更無道矣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用爲
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
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
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
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
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敘天秩
如何可變天地之禮自然而有天之生物便有尊
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
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
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皆非也當合內外

之道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
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

進人之速無如禮學

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

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

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
爲不義則可以爲義

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可以事天

必有事焉四字更求之

學者須要識所惡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

學者學所以爲人

學道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

學者先須立本

明庶物察人倫庶物庶事也人倫道之大原也明庶
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
未嘗有意以爲仁義

自所學者固謂之學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
豈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即是學也

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

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
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

苟志于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

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

萬事只一天理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
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總之則却是天

古稱天應如影響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
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

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
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
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
之於人可也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
正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
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曾
識磨礪
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
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人須當存此心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
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
也
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
而辨矣
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
故動焉而無不中理
當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
行之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
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校琢
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於實處轉爲實轉誠
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
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
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
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即是虛虛上更有何說
也
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
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
色之謹亦是敎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
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
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
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僞物當以木偶人爲譬以自
戒知息爲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
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己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
雖與仲尼處何益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
也

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已身則死此則長在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後以歸其天理古之學
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荀楊皆不能知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
易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
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集義者克己也

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
然之氣
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
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爲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
是須涵泳
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戲謔出於無敬心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
亦是持氣之一端

閑邪則誠自存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
斯閑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爲不聞
是耳之聞未可以爲聞也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
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
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
及之仁能守之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知德斯知言己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
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
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謀人如己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
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
只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

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
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天道也其間
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
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
以知便謂之至也
虛者仁之原
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
無失吾乃沛然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
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

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
心中初無作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
如此
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
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
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
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
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
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
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
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
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
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
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

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
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
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
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
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
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
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
亂異言入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
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
者已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

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而無不通也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虛室生白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

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
聖人之教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
無全牛矣人之材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
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
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
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
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遊學者之際彼雖
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

補哉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
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
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材爲憂則不敢惰四益
也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
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
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
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
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

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
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
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
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
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
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
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

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
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
是不從此行甚隔着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
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
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
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
學耳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

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
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
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
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
至不疾而速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
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
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心統性情者也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
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

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
與聖人一
世祿之榮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
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
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不比
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
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
心哉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

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
能使人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
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官徒知其
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
幾也
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
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
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
可知哉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見詩人之志

詩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着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着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尚書難看蓋難得胷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

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

天下耶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illegible]
雖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
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
備而不敢忽忘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寛民之死過此嘗念
其散之之久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右二百八十二條

書横渠先生語後

横渠先生起於關中一見二程共語道學之要即渙然自信以求聖人之道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志必欲如聖人而後已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極性命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發明聖人之意斥異學而正人心若其西銘一書則其心之精蘊之所發焉者也是故推其父乾母坤民胞物與之旨則理一以爲仁分殊以爲義而仁義之體一以貫之矣推其保之[illegible]歸全之旨則事天以盡仁事親以盡孝而仁孝之道一以貫之矣推其吾體吾性踐形惟肖之旨則道之原於天者弘之在人而天人之妙一以貫之矣故程子稱其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其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未到又謂其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朱子稱其徹上徹下體用兼備然則先生之學之至其殆以其所自得於心者而盡發之於西銘矣乎蕡不敏竊慕先生之學遂手錄西銘一篇及於正蒙理窟語錄中擇其切近精粹之語有關心學者彙而錄之將以爲振起頹之助且與天下之志學者共之嘉靖甲午七月朔日蕡謹書

大儒心學語録卷之六

後學金[illegible]士堂輯

康節邵先生語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凡人爲學失於自張主太過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逕以求之是屈天地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記問之學未足以爲事業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

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

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顔子不遷怒不貳過遷怒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以謂之好學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爲身本家爲國本國爲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愼獨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愼哉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愼獨也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惟人兼乎萬物而爲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惟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眞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

天地之理不辞莫大焉

仁配天地謂之人惟仁者眞可謂之人矣

自然而然者天也惟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

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時然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人必内重内重則外輕苟内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義重則内重利重則外重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眞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言發于眞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僞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智數或能施于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寛則少礙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

循理則爲常理之外則爲異矣

人之爲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爲至矣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順理則無爲强則有爲也

問無爲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無思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
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
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
周勃霍光能成大事惟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
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人有
出人之才必以剛克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
若用於他反爲邪惡故孔子以申棖爲得剛旣
有慾心必無剛也
聖人之難在不失仁義忠信而成事業何如則可在
於絕四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
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
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
於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聖人知天下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
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脩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
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
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

强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
况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
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
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
故無入不自得
剸劇者才力也明辯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
不可闕一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

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
無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
也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
利刃物來則剸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
與物俱傷矣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轍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心
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爲得矣

金湏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聖人利物而無我

天之孽十之一不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逭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天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不我物則能物物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

以天地生萬物則以萬物爲萬物以道生天地則天地亦萬物也

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爲小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爲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

圖雖無文（先天圖也）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

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陽動于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
言其極者也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
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
闢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

道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始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
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
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
易之大綱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
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
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

善惡形于其中矣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
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
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
霸
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于書郊牛之口傷改卜
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
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

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
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
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
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
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歛天下之智爲智歛天下之善爲善則廣矣自用則
小
瞽瞍殺人舜視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
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聖人雖天下之大不
能易天性之愛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爲弒者若孟子言男女授
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旣尊
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惟湯武則可
非湯武是簒也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

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
而家道成

爲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
冬之令也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廪實府庫充兵强名正天
時順地利得然後可舉

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
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
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
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
利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
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
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
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聦明乎是知無
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
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旣無心
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
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
于心者也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
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
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
之理者窮之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

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
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
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
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
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
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
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旣能以
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
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
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

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已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惟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惟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知仲尼之所以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歟

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聖人與昊天爲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爲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

可以爲一道也明矣

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

爲者也故能廣漠無有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

能入廣大悉備而不因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

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

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

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

貪鄙之心生焉而況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

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

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萬世之

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仲尼以萬世爲土

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

謂累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於其間哉

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

佞則民用邪

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

於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

天地人物則異也其於由道一也夫道也者道

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

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

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

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

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

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

行中國事謂之邪道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

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

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

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

況其不盛於漢唐者乎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

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

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

盛夷狄之道盛

人者物之至靈者也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

人也

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以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

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狥物則我亦物也以物狥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

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

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

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

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

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爲禍爲福其能行乎

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

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

遠耶

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爲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爲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

右一百三十四條

大儒心學語録巻之七

後學金賁亨編輯

龜山楊先生語

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説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之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暫濁則沙泥渾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

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説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已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横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造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

賢之所爲也欲[illegible]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illegible]
之道若只要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
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
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末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
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
道則畧無毫髮[illegible]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
聞故也今時學者[illegible]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
纔有一事到手便[illegible]不[illegible]所學以博通古
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illegible]不爲非義而已而不
知須是聞道故應知其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

不學也

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
弗飲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死人而不學則失
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illegible]於飢渴者此固
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學者必先知所止然後
可以漸進俛俛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
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
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
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
果何益哉

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
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
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
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

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
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
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
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

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
則庶乎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
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
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
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
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
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
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illegible]

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

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有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荅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矣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荅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為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荅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古之學也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也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為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

乎

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餓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糺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爲者如此

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也

楊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守之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物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愼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尤難矣

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

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爲也
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
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做計較要
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
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
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
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亦

不聽國人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
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
已意爲之亦終必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俱鹿
豕遊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
耶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
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
爲聖其學必有在矣
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
如傷則王道行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
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
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易
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
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譛歟
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
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
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
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
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爲政以德離道德而爲政事
非先王之政事也
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
效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
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
者也若使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
蓋有在矣
正心一事人自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
效觀後世治天下者皆未嘗識此
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爲主一有不誠則任賢

不愈勿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

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

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此而已矣

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

爲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

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

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

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

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己中庸待人則聖人之

已常過之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

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其爲孝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

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

離此而爲聖賢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間

哉其始也即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

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

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

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

之謂一

君子喻於義所謂喻於義則惟義而已自義之外非

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

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惟義之

從故也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

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

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

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可也茲乃禹稷顏回之

所以同也

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

不可不知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

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

而易奪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呈

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

荀卿所謂口耳之學也

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俱鹿豕遊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掩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所謂知之者也

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

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歷秦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所資以爲學者必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伏羲氏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草木俱鹿豕遊無以異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其學必有在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矣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惟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

[illegible]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鑑者廣
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
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
正則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
詐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
只是知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
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德何
以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
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
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
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
如此而其君皆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illegible]之士雖一介之賤則於繩戶[illegible]之間短褐不完
飯疏飲水樂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富
貴文繡之為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
萬鍾之祿非其義也有弗受焉人如是上之人雖

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
剝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
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
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剝坤下而
艮上坤順也艮止也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
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
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復之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
下所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
能制哉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
出入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
何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而
止之其道一也故剝之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
艮上而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
剝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於
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
上而震下動以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
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為之況於人乎故豫之彖
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正謂此也
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

曰壯者生而不已因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
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
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
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
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
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
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
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
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
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

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
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
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乎
天理而已矣
問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自致知至於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
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
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
而已非教者所及也
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此則士之所以脩身慎行
者無遺力矣特之[illegible]問曰禮而已也一言足以[illegible]
之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雖日禁之
遏事[illegible]發矣不可不知也
大聖人所謂毋意者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毋也
毋誠意是偽也
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矣循其自然而
順養之則無二者之害矣
知中則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故權以中行中因
權立中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
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學者必以聖

人為師
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
仁以行其仁耳
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
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
無誠意以用禮則所謂繁文末節者偽而已
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
問操心曰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己復禮最
學者之要若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惟直而已直則無所[illegible]

夫廉耻在常人足道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
廉耻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
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蓋
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

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爲之去小人亦不可驟

物只是物所以爲物之道乃道也

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

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氣稟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
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嘗
與物是兩般性

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
天下之理得矣又曰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
一箇自然之理

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理會得了然分明
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大抵須先理
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
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

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
樂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
育其於天下何有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會不知聖人將妙理
只於尋常事說了

行無隱而不彰雖幽闇深僻之中人亦可以知其詳
也人之爲惡多以人莫之知而密爲之然終不能
揜密爲之者其初心也至於不能掩蓋已無知之
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
四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

或問人當無利心然後爲君子曰以此自爲可也以
此責人不勝責矣人但能於所得處知辨義理亦
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
義稱士焉此其辨也

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論議可聽至其出立朝
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閫王而實

伯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是故心迹常判而為二心迹既判而為二故事事遠其所學

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

夫為仁由己耳何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耳

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牿於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孰甚焉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救弊之術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綱維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

六經雖聖人遺言而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墻足未踰閾而輙妄意其室中之藏則達其中也難哉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論西銘曰程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

等或曰如是則体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肢百骸皆具所謂体也至其用則屨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耶体而言用在其中矣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

周道之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將者若參之魯師之僻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智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稱於世者繫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習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横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

謂不可以脩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顔子不遷怒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此顔子所以脩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易地則皆然盖脩身救世本無二道故也夫物我異觀不能通天下爲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緩也

反身者反求諸身也盖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和仁者不足道也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禀不同耳然
哉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其
甚力量

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爲
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
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

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是無人欲

夫道止於中而已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
中

聖人經世立法非固欲損以中人爲制道固然也蓋
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當禹之時烝民未粒故菲飲食水土未平故卑宮室
過門不入聖人之以天下爲心者蓋如此

右一百一十五條

大儒心學語録卷之八

後學金谿王蓂輯

上蔡謝先生語

或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氣禀異耳聖人不
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禀偏駁不足疾也然則
可變歟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

問思可去否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

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内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

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
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惟文王有純德故曰在
帝左右在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
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
箇字

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
德之至與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爲天下之大惡
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

令人[illegible]體[illegible]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illegible]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仁者天之理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克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克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曰克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人之氣禀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撑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顏子克擴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

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乎熟而已

令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

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illegible]

甚
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
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
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
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曰初學莫
未能和樂否曰雖不能便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
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
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

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
做白岡院亭子却着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
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
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
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人
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
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此是敬否
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
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
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
時
學者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
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
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
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
勝窮理則一也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
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喚作黃

金辯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
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
得也非勉而中也
子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
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
者總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惟顏子善學故孔
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須
進步始得
其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故得甚

工夫曰也只是人簡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
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
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
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
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
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
裏喫爲甚恁地

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
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
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
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
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

横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
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
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故其學無
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
敬入

或問横渠教人以禮爲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
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
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横
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爲先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
故明道先生教子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
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
真如鸚鵡也

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

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須子細體認取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荅以心主於
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
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
事思敬正謂此耳

或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
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
如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
夫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

人在書局亦不謟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黙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寳藏

大而化之合於自然

顏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来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

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學者直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

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

堯舜湯武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他見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甚麼

或問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向他道就上面做工夫來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来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並無健羨底心

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灑掃應對上做起灑掃不着此心怎灑掃得應對不着此心怎應對得古人須要就灑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来不從心中出便是不識痛癢但存得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

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是不做故孟子將来與舜禹作一般舉揚

敏於事則如天運而不息

吾儒以名利關爲難透

必有事而勿正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

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

之心如鑑

凡事只是積其誠意自然動得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益

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

爲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

年長盛如一年

君子而持中無往而非中也須權輕重以取中如此

又却是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爲權

便是壞了權字

問靜時悠悠思多如何去得曰能敬則悠悠思住不

得自去

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爲一故

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爲我也故自理去則

見得牢亦自信得及

循理便是復禮以斯視以斯聽自然合理合這箇理

字便合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也只是一箇敬字

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是不

誠也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終始者有常之謂

也物則是箇實存誠則有物問敬是存誠之道否

曰須是體便見得

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

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人心

與天地一般只爲私心自小了任理因物而已無

與焉天而已豈止與天地一般只便是天地

今人有明知此事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只

是不勇與月攘一雞何異天下之達道三智仁勇

如斯而已

有所偏且克將去尚恐不恰好不須慮恐過甚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此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

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

體知夫子與點之意

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只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

伐更有甚事夸勝爲矜有其善爲伐矜伐敘無事

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努脉

皆爲有己立己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

克己終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者勝之一

謂也

子路衣敝縕袍許大子路却只以此稱他只爲心下

無此等事打疊得過

問獨處無事時未必有此心纔遇事逢人此心便出

不能忘我曰亦須就事上做工夫不怕此心因事

出來正好處置與心自爲賞罰不見可欲却無下

工夫處

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某尋常纔覺心不在時語便

無力

喜怒哀樂失其節皆是病

伊川才料大使了大事指顧而集不動聲色

邵堯夫直是豪才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

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乎

生不屈也奇特

世人說仁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

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只言之

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

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

問爲政如何曰吾欲[illegible]以示之始將事須吾信

既立令則簡矣

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涵養始得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須還這老子始得爲他與天合一變

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如二南麟趾騶虞之應須

是他文王始得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

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也

問事父母有輕重否曰無輕重曰父母所見不同從

父而母不悅順母而父不悅則如之何曰凡人子

之所欲固有父母制之不得者矣苟欲兩順之須

無方便乎若不以親之心爲心非孝也曰親之心

或有逆於義理則亦以親之心爲心乎曰未論到

此但只盡自家愛親之心苟盡矣或得罪於鄉黨

州閭則歸之無可奈何且所以從兄者爲愛親也

故從此推去至於兼愛萬物

不知禮無以立使人皆能有立天下有治而無亂

能窮理則便盡性性盡便知命理性命一而已

這箇人與這箇仁相合爲一便是道

如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
要臨時權輕重以取中
學者不可着一事在胷中纔着此事便不得其正
知言是智養氣是仁
要識浩然之氣於心得其正識取
問養氣只是集義所生亦須壯其氣盛氣以作事否
曰亦須壯着氣
浩然是無虧欠時
克已須是從性偏難克去處克将去克已之私則心
虚見理矣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隱公欲爲休老之計或勸之即真公以誠告之其人
不自安反見殺隱公失之不早决斷耳推此類可
以見其餘

右一百一條

大儒心學語録卷之九

後學金[illegible][illegible]輯

藍田呂先生語

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
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别而
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強柔至於理之所同
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
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
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
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
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
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
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
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成矣

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
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
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
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
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
[illegible]乃所[illegible]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illegible][illegible]

使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

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理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illegible]焉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

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小大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弟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耳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拆其盛衰小大之不齊膏澤豈私於物哉

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

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義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齊者才也人[illegible]

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性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

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

未發時心體昭昭

克己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冦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睎之則是

右壹拾伍條

大儒心學語錄卷之十

後學金谿王蓂輯

和靖尹先生語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爲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即心也

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焞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焞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善涵養不易見得此

或問古來誰好學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

者其次莫如顔子

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

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甚親切和

寛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

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和靖

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克巳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為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

人有避事欲不為者曰事當為者豈可不為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巳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材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強之近時師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大率人未有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

才不可而不以教之得爲善教歟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顔子便會此意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和靖

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伊川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

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尹子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
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齋于燕室
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
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
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

敬

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
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
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
之道而已

右二十四條

大儒心學語錄卷之十一

後學金谿王蓂輯

豫章羅先生語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己而惡人異於己也同於
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以
出乎衆爲心則以其不大故也惟大爲能有容善
者共說之不善者共攻之宜無彼己之異故舜曰
大舜禹曰大禹皆明乎此而已矣若能存心至公
而樂與人爲善不以必出於己爲勝其舜禹之徒
歟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成湯處心過於武王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武王以受罪浮于桀曰紂
厭必往則豈復有慙德哉又湯誓湯誥數桀之惡
淺而泰誓數紂之惡深善乎古人謂紂雖無道不
如是之甚者誠知武王之心歟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
嘗致憂於其間而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
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孔子
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豈

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以汲汲也

春秋聖人之用也雍容自盡於燕閒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其後陽虎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爲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墻之害者多矣

繼志述事禮記獨指武王周公不可執此而行使宣王繼厲王志述厲王事可乎

古者君臣之間禮義廉恥而已矣上知有禮而不慢其臣而下知廉恥以事其君上下交脩則天下不足爲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後世荒淫之君所爲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愛而知君可怨是君民爲讐也安得無顛覆之禍

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晋是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也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

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

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史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

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名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

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内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内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耻於下儕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盖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盖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監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監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内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

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以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朝廷大姦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姦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三代法度泰盖變之然獨不去肉刑以此用心安得不遽滅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人臣見幾而能諫人君聞善而能從然後君臣兩盡其道

古之人固有刻諸盤盂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欹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

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其感人也不見聲色而其應之也捷於影響此堯舜孔子之道也

孔子道旣不行懼人之溺於禽獸中國之亂於夷狄於是作春秋故春秋獨謹嚴

君子之所爲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之非能致遠者也

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爲盛

德與威不可偏廢

問訓子孫之術曰入孝出弟文行必信閨門之內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

事固有始睽而終合失之於前

有之者周成王楚文王

右三十九條

大儒心學語録卷之十二

後學余谿王蓂輯

延平李先生語

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虛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自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綿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不之務而求夫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絲布之為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矣然亦必亡而已矣

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

夫無須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
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
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
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
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
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
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尹所謂理一而分殊
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
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謝上蔡語録云不
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知覺了了之體
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縁見得本源毫
髪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
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
之一字正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
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耳大抵學
者多爲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
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
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長蹊徑不差若槩以
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

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
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
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
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大率今人與古學不同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
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
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
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
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
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耳
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
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
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
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
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
焉遇事應接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生矣惟
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
後可進亦不易也

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受形天地各有定数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脩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逸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耶

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

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疑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心字亦難指說惟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體認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

道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

道理雖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

[illegible]我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
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事雜紛亦須還我處置
若聖賢言語但一踔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真意思
纔著心去看便蹉過了多

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
之象見即是自得處

處事擾擾便似内外離絶不相該貫此病可於静坐
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處理會久
之知覺即漸漸可就道理矣

嘗爱黄魯直作濂溪詩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
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絶
佳胷中灑落即作爲盡灑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
亦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胷中庶幾遇事廓然於
道理方少進願更存養如此

見到心廣體胖遇事一一灑落處方是道理

思索有窒碍及於日用動静之間有咈戾處便於此
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耳

問[illegible]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滞便是灑落即此心
[illegible]然大公無彼已之偏倚庶幾於理道一貫若見
事不徹中心亦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滞皆不可也

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
晝間不至牿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
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虚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
此夜氣之説於學者極有力若欲涵養須於此持
守可爾

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
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
釋脱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别窮一事如此既久積
累之多胷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
也

吾儕在今日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
鞭飭所不及處此之脱然有自得處始是

五十知天命一句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於老
耋血氣盛衰消息自不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爲其
所使則聖人之言自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淺
深之不同耳若五十矣尚昧於所爲即大不可也

聖人之道中庸立言常以中人爲説必十年乃一進
者若使困而知學積十年之久日孳孳而不倦是
亦可以變化氣質而必一進也若以鹵莽滅裂之

學而不用心焉雖十年亦只是如此則是自暴自棄之人爾言十年之漸次所以警乎學者雖中才於夫子之道皆可積習勉學而至焉聖人非不可及也

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焉

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

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禮之道雖以和為貴然必須體其源流之所自來而即文之則不失矣若小大由之而無隆殺之辨知和而和於節文不明是皆不可行則禮之體用失矣世之君子有用禮之嚴至拘礙者和而失其節者皆非知禮者也

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耳此為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見聞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又求諸己也切矣故孟子有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之語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矣

顏子深潛淳粹於聖人體段已具故聞夫子之言即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則於語默日用動容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

詩人興刺雖有曲折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耳

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耳

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如中國之道衰夷狄盛皆由此來也義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爾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

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
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

與羅悔文書曰元晦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
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
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
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則非矣

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
中節

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畧
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疑即恐滯礙

養氣大槩是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
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

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

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俱從知言處養來乃
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

先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倚不偏氣象
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不
疑其所行皆沛然矣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法
矣然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
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
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
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幾可
以言中庸矣

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學者下工由持養之久
漸漸融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爲
一庶幾灑落耳

承諭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病可以
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於看處理
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可就道理矣

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
夫久久純熟漸漸可見渾然氣象矣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移步
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
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
耶

論養氣章曰若説配是襯貼起來知是兩物氣與道
義只是一滾發出來

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
人傲狠鬬鬩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

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道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

三仁各以力量竭力以為之非有所擇是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求適然耳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仲說三仁後來事相牽昏了仁字不可不察

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

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

右六十六條

大儒心學語錄卷之十三

後學金谿王蓂輯

五峯胡先生語

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己汩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班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

於説[illegible]使天下萬峯遠岫卷[illegible]大澤悉來獻狀

豈不信歟

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

有之在己知之在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

非能有者也

脩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

人一也

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

反之功自反者脩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

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處己有道則行艱難險危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

有不能堪而忿慾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

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

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

而以介意乎

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

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illegible]

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

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

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

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

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

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

行紛華波動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地

非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焉又次也制之

而不止者昏而無勇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爲

小人之歸可耻之甚也

去聖既遠天下無人師學者必因書記語言以知理

義之精微知之則適理義之周道也不然則爲溺

心志之大穽矣

古之學者求天知今之學者求人知古之仕者行己

今之仕者求仕焉

物欲不[illegible]志氣清明而應變無失

易書詩春秋今有其名耳其道未嘗知也知之然後

德進業脩而天下可平矣

天命之謂性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患在學道者未

見全體窺見[illegible]而執認己意以爲至誠

道如是如是欲發而中節與天地相似也難矣哉
求免斯弊者舍講學其可乎
學即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學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習之不已理與神會能無悅乎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從以識前言往行爲學而已揚雄何其陋之甚也此大駁也非小疵也
人雖備天道必學然後識習然後能能然後用用無不利惟樂天者能之
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
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於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于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耳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弟也者德之本歟
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可行者也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
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

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
子學不厭教不倦顔子睎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
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
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
斯文故丁寧反覆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
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閑先聖
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
一掃東周五覇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

之道純乎純者也
二程倡久絶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
子闢楊墨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
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
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
之
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沉溺聲色
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

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真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
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爲
萬世之大君乎
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正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
謂之天之子也
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
反是者有天下危天下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天行
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
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袵席偏信則
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
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
交相發者矣
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
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
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
王佐
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
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

既汨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𣥏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泝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亡[illegible]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爲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

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

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

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愛是故君子必謹其所以言則不招謗誹取怨辱矣

凡子患人以發策决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志能飾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顔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

右五十七條

後學金谿王蓂輯

晦菴朱先生語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
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

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

聖賢教人先要求放心正爲是萬善之總處

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以深謹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是爲學
第一義

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只是此本不
立即無可下手處

每勸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
收拾爲要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求聖賢親切
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
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
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歛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

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歛凝定
以致克己求仁之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要須識此

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

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
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
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耳目言動皆然此謂

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
外又養箇德性也

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
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

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

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

心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道理無處不在但心存則理自存

只持其志便收歛只持其志便自內外肅然

古人言志帥心君心須有主張始得

將其志則氣自清明

爲學直是有要立本

學者須將身心做根柢

今學最切要處在吾身心此是的實緊切處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

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

人之爲學不於身心上着功體認則又何益

須將操存工夫做本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意

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
會

人最怕陷溺其心

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

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

人心萬事之主未見心不定而能進學者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

心在群妄自然退聽

只此心向外便走了

心平則氣自和

人心惟定則明

無欲故虛

心不可有物

好樂之類無留滯則此心便虛

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
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
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

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

人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
其是非便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
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
物

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

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爲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
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矣

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爲物誘[illegible]
然耳

一息不存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

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懇汗流

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

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敎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

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人心者人欲也道心者天理也天理人欲與他劈做兩片自然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

惟精是識別得人心道心惟一是常守得定

只是這箇心但一念之間是底便是道心不是底便是人心

允執厥中這箇是道心流行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

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旦時清若不存得此心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

問何以養得平旦之氣終日常清曰操存得箇心使

不爲事物所撓動故雖終日也似平旦雖事物紛地煩撓此氣自清

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着於事上看便舍彼取此

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

心只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私意隔礙

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如文王之翼翼

衆人之心未發時已自汩亂了至感發時如何會中

節

今人未必是應事接物時不是自是未應接時便不
好了須於此處點檢使合道理始得

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
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

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
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

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
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
心而放出便是人心

須是平日涵養深厚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審

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

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
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

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
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致中和賛化育
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
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
地耳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
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如

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
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
但爲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
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
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維持之

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
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
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
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

之所在

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是一箇性性
只有箇仁義禮智

學問只是要存此心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
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
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
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常謂人無有極則處便
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
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

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只如種得一物
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
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
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
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
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
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

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
久之自然成熟

但操存得心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
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皆是

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
處只要常自提撕

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
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

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
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

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
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

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
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
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
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着
力

令人非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見處只是不省察
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贊出來
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

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
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
得潔淨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
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從外
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
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
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學者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
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

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若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

人多於獨處間斷才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又曰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底意

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

能謹獨然後無間斷

人一日間曾有幾多時節去體察理會來徒說不濟事

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　晦菴

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漫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

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

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是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爲學須是巳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工夫

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絕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絕有人欲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德會崇聖人千言萬語只欲人來這裏看得破

鞭辟近裏是要鞭督向裏去令人皆就外面做工夫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着已　晦菴

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拈出心說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聖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源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此心而何仁卽心也但當時

不說箇心字耳

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

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這心性下落

擴而充之

孟子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

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

求箇是底道理

通書極力說箇幾字近則公私邪正遠則興廢存亡

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

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

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

裏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

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

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

是惡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

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便是私

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

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有

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

察也

孟子於義利間辨得毫釐不差

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又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

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

正義未嘗無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

耳

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

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爲其

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

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

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

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

無毫釐之差矣

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

得着力分明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

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

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喻者只是利

為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

學者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

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

為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從這邊便是為義從別邊便是為利向裏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聖人教人只是為己

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

為善底人若本意以為己事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乃是為己

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只是私意利[illegible]淨盡

純是天理融明耳

問行與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衆人無非私欲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

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進在又曰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

只此一心但看天理人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初為始終只此一心又只今做底事便做此便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

凡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

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所得[illegible]定爾又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克得人欲乃能復禮[illegible]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
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
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
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
勿留
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物交戰處也
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
消盡

問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曰須要驗之　晦菴
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
索理會此心常常要省覺莫令頃刻悠悠憒憒問
此只是持敬爲要曰須是常要省覺執持令此心
常在方是能持敬
學者之於善惡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
間絶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
熟
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反復也反復得這本
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獒
之書只受一犬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

小無大皆不可忽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
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
理滅人欲
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
塞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
發憤猛勇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
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
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鏤氷無真實
得力處　晦菴

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
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
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於一念之頃而公私邪
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明分角立而交戰於其
中
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
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
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
明

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做了却又悔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着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

若是聖人底資質他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

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出須是自去體察存養看來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善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

爲學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住不得

凡一事便有是有非是底是天理非底即人欲天理是公人欲是私是則擴而充之非則克而去之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於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

問水火明知所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柰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克伐怨欲上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之
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
天理渾是一箇善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
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若
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工夫在外又有一件工夫則
內外支離無此道理
盡性踐形只是一事
人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看秉彝常性是如
何善須精細看來
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

禽獸何別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
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
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
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
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
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若不立志終不得力
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
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

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修
而反之乎
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
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
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
工夫自然勇猛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
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
常常檢點
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

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
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
莫做一直做將去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
習不期變而變矣
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自家身上道
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
今人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
事業
爲學之道要如何予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illegible]

攄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illegible]
而不主敬如今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己處便做
他底工夫然後有益
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
方得
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聖賢禀性與常人一同既與
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
苟能復其本有之性為聖為賢不負天地生我

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缺然也只
是本分事
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
得透信得極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
做得病痛
或講孟子性善章先生曰須是省察我本來是有善
否須子細點檢做工夫若紙上所載只有說底
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
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
當靜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

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
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
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
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
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
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
靜也
工夫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
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
而靜靜亦動也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
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
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
了
問未應事接物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
懼而已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
做工夫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如鏡燭明遇事時方
好

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
處矣
主靜所以養其動
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
其道光明矣
爲今工夫須要靜程子曰爲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
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
處做工夫動時亦當體驗聖人教人要是處處着
力若動若靜皆當存此

先生問童伯羽如何用功對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
先生曰痛抑也不得只放退可也不可全無思慮
無邪思耳又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
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總着箇要靜底意
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
助長便是正
問不接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見得不當思
慮底便莫要思久久成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
[illegible]

夫處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何不當苦苦排抑
却反成不靜也
絕四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但
不可有私意耳
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
易無思也無爲也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
爲也特未嘗作爲耳
答李叔文曰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
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總不到此即

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覵顏淵公明儀之言
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
除沉痼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
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
但於本源親切提撕直便向前看實進步自可乎
行直達逍遥向上
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何哉蓋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
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

而聖賢之所爲深戒也
直是先要於持守上着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
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持守亦不必着意安排但亦只凡如此從容纔覺散
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着實用力久之自然見
效若只如此做閒話說過則不濟事矣
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
得力處耳
就自己身心上做工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湏着實

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子細辨別勇猛斷置
勿令差誤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
矣
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
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
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
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
是能去之藥
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處方自有

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
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荅呂伯恭云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
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
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
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
即成病
操存舍亡此外無着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
當自得力耳
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

所病矣
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
非得失之判
人百己千者終可必至宜若登天則終不可及
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
爲標準然豈日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
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工却就博文約禮上進
步則可見矣
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
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

所以畏天命

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處在這裏

學者須是爲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在明明德上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嘆慕皆明德之發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

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爲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爲塵昏故不明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矣

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時加拂拭若爲物欲所蔽即是珠爲泥涴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

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

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着此理

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

明道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喜怒憂懼好樂憂患皆不能無而親愛畏敬哀矜傲惰賤惡亦有不可無者但此心不爲四者所動乃得其正而五者皆無所偏斯足以爲身之脩也

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物事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箇影象在裏面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滚合便失

其正事了又只若留在這裏如何得正
問忿好自已事可勉強不爲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
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
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
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
然
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
二字如有所忿怒因人有罪而撻之纔了其心便
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又曰所謂有
所是被他爲主於内心反爲他動也又曰心纔繫

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
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
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
箇物事到别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
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虚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
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又
曰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胷中推盪終不
消釋使此心如太虚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
無所與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念
耳

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
古人爲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
問顔子地位有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
禮處須用淨盡截斷了問已私有三氣質之偏一
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
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看下文非禮勿視聽
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爲多
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道理了了分明方見
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
處立定脚跟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

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
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
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
性既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
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
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
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
要力去用工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
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人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隄防

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動時有這般過失須是於
方動之時審之
動處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兩句最緊要這是生死路
頭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
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
今看來是如此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時未發氣象
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
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
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
遲疑則又非也
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自愧恥後又却依舊
自做何濟於事
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
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
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
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
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
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
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歟
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
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
萬物直而已矣
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孟子
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矣
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
問嘗學持敬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曰靜
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曰
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胷中無箇主若有主邪
自不能入
敬則天理常明
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
只修斂身心整齊純一便是敬
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
而聖可學矣
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覺
而操之之際指其覺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

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如何曰也不須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

熹所聞聖賢之學則見其心之所存不離乎日用尋常之近小而其遠者大者自不待於他求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此聖賢終身事業

問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皆資外養内之事曰勿之省之亦由内要之内外不是判然兩件事也

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

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着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工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

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内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即莽莽蕩蕩

無交涉矣

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跟戰退他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

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

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

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
不可不着力如此又之自然見效矣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
行正如是耳
程先生說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以其於事
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
焉是孟子喫緊爲人處以其教人就已分上睾婥
提撕便見此理活潑潑地也
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
只是爭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異矣

天儒心學語錄卷之十四　晦菴　三十七

天之所命我之所得於已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
得些子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
親必會孝見孺子入井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
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自然會恭敬
合辭讓處使自然會辭讓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
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
道心惟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
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
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
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
心也心一也非是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
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
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
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
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
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
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
之意
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

天儒心學語錄卷之十四　晦菴　三十八

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
前算後也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
根本
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
清水有少許沙土便見
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
心要活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
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
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

焉則不爲物引者鮮矣

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爲有
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淸明纔
爲物欲所蔽便暗了

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内外扞格只
見得自家自己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
心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間是下工夫處
然於此須識得箇本體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

潑潑地以爲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工夫處

觸事未能不爲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
所以如此

涵養本源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
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
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

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無往而非學也只在
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答學者云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
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

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

就思慮萌處察天理人欲取此舍彼

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
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人與天地一般無些欠闕處天便是箇大底人人便
是箇小底天

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斷若無
渣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已復禮爲仁便是與天
地同體處

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便有天下爲

一家中國爲一人底意思

心無限量與天地同其大但爲物欲間隔小了

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
地生物之心

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而今講學便要去得天地不相
似處要與天地相似

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爲人欲隔了

這道理與生俱生天賦我以如是之理則在我當盡
得如是之理

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須盡得許多道理則死時

大[illegible]救死而無憾矣
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
個是立命
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
定終不濟事
孔子只十五歲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有力
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絕悠悠便是志不立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
逐日恁地恐懼脩省方得恰好才一日放倒便都壞

了
今日克念即可爲聖明日罔念即爲狂矣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爲學須是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
大抵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從此上面做去
惟學能變化氣質
須是看人工夫多少如何若工夫未到則氣質之性
不得不重若工夫已到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
理
學貴時時須是心心念念在此

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
事無非學
爲學要剛毅果决悠悠不濟事只如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是什麼精神是甚麼骨肋
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
間斷
爲學須是痛切懇惻去做工夫使饑忘食渴忘飲方
得
爲學不進只是不勇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
歲月
學者最怕因循
悠悠於學者最有病
學者做工夫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
大凡人學須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
人之爲學只是爭箇肯不肯耳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
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

與須做自家底看便是切己
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
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
或問脩身之要先生曰此是難事然須是知得病痛
處便去着力若是易爲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
用兩日便說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
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
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

須是戰戰兢兢方可
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
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
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惟之理無有不包無有
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
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
事理會取其有未能即知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

而不自知遂只如常做將去
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
事親從兄盡是問學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
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
利害輙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
正是以無所根着而忘之耳
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
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

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
略無餘欠非虛語也
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
問建立大本經綸大經曰大本是心求放心便是建
立大本大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天下事
不出此五者不立大本以整頓此五者便紊亂
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
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

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與臣之道矣、
問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
箇是當然曰是如此
聖人言孝其實精粗本末只是一理人皆有良知而
前此未嘗知者只爲不曾推去耳
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
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
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
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所
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

問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何曰聖
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
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不辟管叔
周如何不亂是不得不着恁地而今且理會當底
未論到變處
問割股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爲之不求
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
之謂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
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問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
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
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
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
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
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曰
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
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
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

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
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
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
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
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
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
於此爲尤切
脩身齊家只此是學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

之氣經綸之藴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
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
養心之助與爲多焉

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

問九容九思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

心肅則容莊

平心和氣却是吾人學問根本

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日用之間只此
一句多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

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

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
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温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内
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功求仁之要復何病乎
故夫子告顔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
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顔色辭
氣三者而已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諭則須是天資儘高低人不
甚假脩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顔曾以下尤須就視
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
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内外帖然豈曰

辟邪侈於内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
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
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
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
約處但以一事驗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
何怠惰頽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
則知内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
存其心也

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
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

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

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
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

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

損者三樂惟宴樂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人不可以爲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足以自贖

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哉

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
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

可做好人
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腳踏實地為有進步處耳
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人之進德須用剛徒不息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變化氣質最難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

些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看來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學者須是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荅呂伯豐曰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覺得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又荅曰所望於伯豐者不淺更望於本原上益加涵養收斂之功耳又荅曰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
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

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觸處作災恠也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
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
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
學聖人之道者須是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

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

殀壽不貳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慽戚也

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

道不行則當去耳

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人若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爲利祿動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纔枉其小便害其大

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是

無内外精粗之間

曰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箇敬字孔子曰脩己以

敬此是最緊要處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須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

敬不得如堯舜也始終是一箇敬

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温恭湯曰聖

敬日躋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

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

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如云以義以禮不邇不殖等

可見日新之功

顔子止是持敬

伊洛拈出敬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

此處着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敬是扶策人底物事

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静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

箇敬字好自然該貫動静心無時不存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

只敬則心便一

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只是箇敬

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

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

敬只是常求放心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學者最是此

一事爲要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敬是立脚去處

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其有邪僻只是敬字不純只
可責敬
學者須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
大抵只是主敬工夫不至致得間斷但日用間常自
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人之持敬若拘迫不和便非自然之理
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
至之時豁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
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
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覆
較計恂各其自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
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問純仁曰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
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
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
之患矣
人之為學當知何所為而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
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
之外更無異念而務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
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問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曰勢極
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
耳
雖至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
處不可着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
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
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有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
只是箇敬極而至於堯舜也只常常是箇敬
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
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
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
初要持敬也須勉強是後自熟
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
此心不存則常昏矣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
亡中庸戒慎恐懼皆敬之意
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是啓手足之時
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
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
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
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

略不救點便墜失了至危若無如人之心所以觧
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此可以盡天下之事
敬以直内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
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
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
亦敬也故曰無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
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

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
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
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
禮先而樂後皆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是
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
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
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耳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
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
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
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

敬則内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内欲不萌而言則曰
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
作兩截看
答方耕道曰頗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自立規程
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為功若程夫
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
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工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
又答曰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
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
有是身内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

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
理窮玄奥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
如敬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
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
以敬為主則内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
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
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
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
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
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

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

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
夫自然有總會處

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
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
上捱去庶幾執作得定有箇下手處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着意安排而四體
亦自舒通矣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
鮮不流於慢者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此當以敬為主深察
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
自當見效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
皆從此出方有據依

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
知者非敬無以守

答曾炎亞夫曰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
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其

體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

敬字通貫動靜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
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不乎內而凡視聽
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
嘗離也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
間無一毫之雜一息之停哉

答周舜弼曰所喻敬字功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
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
為默然無為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
如一耳

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

問克己持敬工夫曰做處則一若不敬則此心散漫
何以能克己

聖門重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
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
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
仁處其用工着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
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

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

仁者人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為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

夫子荅門人為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處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着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

慱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

學者為其所不得不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　非有以我欲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

仁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間

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

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先生曰此句甚好

有此人則具此仁

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雖有惻隱之心而意在於納交要譽亦是不仁了

人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

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

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

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

仁者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

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但逐出境而已又曰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

有他不要由來亦欲為之心本常在也

克己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塵垢既掃則室自清又曰克己便能復禮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己去便復得這二分底禮來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

人能克己則所行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

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

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

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

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便是非禮

非禮勿視聽言動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勿與不勿在我而已

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行上做工夫又曰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

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自知耳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己私便是仁

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為塵所昏耳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為私欲所蔽耳

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

門之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天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

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

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過乎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别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

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

仁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

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自師友耳我何有焉

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矣

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爲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

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此章論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了

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

誠是實理徹上徹下都是這箇

誠者合內外之道須是表裏如一

意誠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

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以身而誠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
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
不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
天下道理不出中正兩字合當做的便是正做得恰
好處便是中
大凡人心中仁義禮智本都有在元只是一物發出
自然成四派
君子所性只是說生來所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
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 梅菴 六十五

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
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
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
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
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不死義在於不死無
往而非義也
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實在內告子義外便
錯了
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
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

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箇物事又曰聖人是自然底
忠恕學者是使然底忠恕
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
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又曰絜矩
正是恕
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
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又曰忠只是一箇
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
忠恕是一貫註脚一是忠貫是恕底事
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 梅菴 六十六

問如心為恕曰如比也比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
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
范忠宣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語有病纔恕己便已不
是蓋恕是推去底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
此及彼之心此乃恕也於己不當下恕字
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
出枝葉
絜矩不是外面別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脩身底
推而措之問絜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

仁工夫正要着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矣絜矩正是恕者之事

問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

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

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也又曰權者濟經之所不及

問敬是就身上說箇是就事上說否曰箇也是就身上做出來

餒則便是缺了此正氣而氣之本體常浩浩然也但自家身上自間隔了耳

聖人不知己是聖人

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聖人也不是拱手拱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

聖人只是常欲扶豎這箇道理教他撑天拄地

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

聖人便是天聖人有此理天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

下學上達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

事不在理外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

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見孔子渾是天理

聖人之心曠然太空了無一物

聖人自是無一點私意物各付物如天地之生生自然物我一體

聖人之心如鑑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

感而應之此心元不曾[illegible]物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得
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
聖人只是一團天理
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賤富貴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
天只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
聖人之道時行時止
聖人便是天天是箇道理聖人也是這箇道理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
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
聖人之心常有歉然不足之意
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
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人了

聖賢兢兢業業至死而後知免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費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
聖人雖生知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便是學也
伊尹五就桀孔子行可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
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
問顏子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又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不是專樂箇貧
問回也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中矣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問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為

所動矣
省其私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
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未化也
問幾於無我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
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

曾子啓手足易簀時底心見得時便是曾子之仁
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則去自己心性上見得本原底道理
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又曰曾點却只是見得來必能做得堯舜事又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究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
自孔子之後得聖人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
曾子功夫只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終身事

右五百九十七條

大儒心學語錄卷之十五

後學金谿王蓂輯

晦菴朱先生語

聖人之教循循有序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

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

夫子教顔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

凡事察之貴精守之貴一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

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

涵養致知力行三者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

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

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

聖人教人爲學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

博學審問愼思明辯篤行皆學之事

惟心麄一事乃學者之通病横渠云顔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麄一息不存即爲粗病要在精思明辯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髪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聖賢言語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差不齊其實只一理

聖賢所說功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

學者之初須是知得到方能行得末後須是行得到方是究竟故程先生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

候氏以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其[illegible]
善
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謂其博文約禮[illegible]
到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illegible]
足以行之內不顧於私己外不㳂於習俗又難
也
爲今日計但當窮理脩身學取聖賢[illegible]使
以獨善其身淺而有以兼善天下[illegible]
一世人耳

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illegible]一所
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illegible]
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
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
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
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

荅方平叔曰顧獨惟念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
人之書觀其數人不過講學脩身以全其所受於
天者出爲世用則隨其大小惟吾之所有以及人
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illegible]
必於人亦未嘗以是憂於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
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

窮理功夫亦是至要識得事物當然之理積久貫通
之後自然所行不疑而實理在我隱微之間亦無
私念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
爲究竟法耳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
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蹠之歸異焉是以在昔
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
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
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
不敢實亦[illegible]所急而不暇焉

荅王欽之曰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
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共程夫子曰窮理亦多
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
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
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天天
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乎與[illegible]

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也
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容
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
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

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
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
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
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思慮言語躬行皆不可廢但欲實到[illegible]躬行非是道
理全不可思量不可講說也

大凡學以涵養本原爲[illegible]講論經[illegible]以輔此而已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illegible]要得念念
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

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illegible]與平日所
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

答呂伯恭云所論講學克己之功哀多益寡正得恰
好此誠至論然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
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且中庸言[illegible]問思辨而
後繼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illegible]之皆未嘗
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
下克己工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
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爲無病矣

君子之於學問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其
必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
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
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

又有一種切己病痛日用工夫只在當人着習向前
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說所能
干預縱欲警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
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撥向自己分上着力不當
更着言語論甚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
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着言語形容此病更
着言語贊嘆此藥也今將實踐履事卻作閒言語
說了意任於說而不在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又
反有害也

令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
如此卻不知得他合下是甚次第大底本領方有
功夫到此

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若發遺書又

有不可外而只務泛觀物理正如遊騎無所歸之
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
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
偏有難化處
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
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
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
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
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
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

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所謂道者則
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
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
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
令學問思辯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
哉
心之本體固無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
一日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
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
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朝之力

矣今直曰心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
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
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
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
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
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
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
倚乎動之一偏也
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
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

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
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
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
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欲速而急
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
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
哉
精義二字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
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分定而不可
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所謂精者[illegible]

□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
□□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
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

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工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

爲學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
日爲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
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

所謂誠心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

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
別

於窮理工夫有所未至則亦只冥行終不能升堂睹
奧自入聖賢之域也

古人之學以莊敬持守爲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聰
就此得知處着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真
知也

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
則當以力行爲重

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
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
耳

□□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
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
也

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
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
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
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
之

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
過不及之患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
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
意之鑿冥行而已

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功守約處豈免
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問大學初說致知格物中庸首章惟言戒懼謹獨工
夫規模覺得似此大學爲高遠直至二章始言明
善擇善與大學所以教者同亦似二書隨學者器
質爲教也曰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直指
本原極致處巨細相涵精粗相貫皆不可缺非有
彼此之異也

大學絜矩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
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
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工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工
處
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脩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
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
窮理之學只是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
所疑惑耳
意雖心之所發然誠意工夫却只在致知上做來若

見得道理無纖毫不盡處即意自無不誠矣
潛思默究令胷中明白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
踐履功夫有進步處
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
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
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
此先致其知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
何自而中於理乎
大抵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
上着工夫亦無入頭處也

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
格物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其道耳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
之正而處事物之當
所學漸明則所偏亦當漸覺矣
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要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
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繆
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
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

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
物致知爲先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
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
因其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
兩樣工夫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
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
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
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胷中

精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精粗適其正矣
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
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
方有主
知至即便意誠善絶明誠心便進
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
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
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
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
耳

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
做工夫
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
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
之之明如飢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
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
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
或言大學以知止爲要先生曰如君便要止於仁臣
便要止於敬子便要止於孝父便要止於慈若不
知得何緣到得那地位
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
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
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真知也
只要知得到信得極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
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
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問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如人行路不見如何
行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知得不切
致知所以求爲真知也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
見得徹後徹上徹下只是一箇道理須是見得實方
是
知得深便信得篤
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繫縛而
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
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
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謝上蔡說格物只是尋箇是處甚好

窮理且今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歸

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

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

須表裏知一方是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如知烏喙不得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人果見善如飢欲食寒欲衣見惡如烏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實矣又曰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又自家舍也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

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致知知至則道理明白坦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無差

能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方正而不亂此身便脩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

知無不至矣而後見善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

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不然則一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

問知至了如何到意誠又說毋自欺曰到這裏方可着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

文言所謂學聚問辯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可以驗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

致知一章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透徹後面便容易

體認便是致知

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

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畧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

如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教乃兀
然有心於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
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
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
便是窮格不至也
知至而後意誠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
格之何也曰此誠字說較淺只是確定其志朴實
去做工夫不要若存若亡
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

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
患而得益固矣
用誠敬涵養為格物致知之本
知不善不可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也所以
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
未理會得十分瑩淨
問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此只是自家見理不
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
至而后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

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
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
則自無此蔽矣
今日為學用力之初當學問思辯而力行之乃可以
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
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
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
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
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其
釋氏之禍橫流滔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

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
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
有臲卼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若只
躬行而不講學只是鶻突底好人
有一項人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
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
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
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
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用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
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

飛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
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
學須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
至
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若致知之事則正須
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
答孫吉甫曰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
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
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
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
晦菴 九
亦或有說焉不明其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
之過而反失乎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脩
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
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
講學貴於實見義理
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
欲作天理處
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
聖人言語甚實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
聖賢言語何嘗誤天下後世人自不至耳

天下有一箇道理若大路然聖人之言便是那引路
底
聖賢所言皆是自家原有此理却不是他鑿空撰來
聖賢著書都是要人依他做
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玩索要識得他底蘊自家
分上一一要用
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
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
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
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
晦菴 十
讀書不可只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
究
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已本分上事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不然恐終無益
誦說雖精而不能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
聖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
此說過不濟事
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做工夫
聖人言語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讀書已如身
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
人教人須要讀書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
歷過方得聖人說底他是曾經歷過來
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
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
學不止讀書凡做事皆是
學者當以聖人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
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
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
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
每當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
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
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
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
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
定之明法不可須臾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
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
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
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辭
以爲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
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
來又曰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
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憮
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
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
去之
但當更於存養踐履上着力不可只考同異較詳畧
專爲章句之學而已
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
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
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曉解文義說得分明
則雖盡通諸經亦何所益
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
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
謂學者學此而已
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
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就自家身上

體看我實能克巳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讀大學豈在他言語正欲試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猛勇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荅陳叔向曰示喩學者不能身踐而騖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

真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也

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上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已之爲本用刀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盖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卿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勲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

問爲學工夫以何爲先曰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辨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已

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

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一一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爲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爲或做些小氣象或自治一等議論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何足以言學其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今人爲學多是爲名不肯切已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正心說誠意直要誠意脩身齊家皆

非空言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
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
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
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着意理
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
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耳學者大要立志纔
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
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
着一點私意不得又曰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

經聖人手全是天理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
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體力行之以
入聖賢之域也
士之必通經正為講明聖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
資耳
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讀之皆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
中庸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諸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
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為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
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illegible]

矣
伊川先生多令[illegible]論學者[illegible]
論語之言無所不包[illegible]以示人者莫非操存[illegible]
養之要七篇之言無所不[illegible]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
多體驗充廣之功
但要反覆玩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
便自有受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丕哉聖
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地位
始是讀書人耳
孔子諸弟子只除了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已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
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悖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
此則但據已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
書哉
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illegible]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爲
高則是私意而已矣
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
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
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
道理明白腳踏實地有據依無驚惶[illegible]狀之[illegible]

下可倚靠師友
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着得力
此事全在當人自家着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了
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却隨時游心自
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爲科舉所累也
踐歸師堂詩云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而專
務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
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
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爲學十分要自已着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

在審取之耳
惟心無對
心是本來完全之物
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
虛靈自是心之本體
心廣大如天地光明如日月
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
心是貫徹上下
心是身之主宰性是心之道理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
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
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
天下無無性之物有此物即有此性
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涵無限道理
理未始不該於事事未始不根於理
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
咈理
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
心貫性情
性發於情情根於性
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即

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
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息之
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
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渾合無間
天人無間斷
問沖漠無朕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物
只是此理
天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

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
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
天下之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
自古至今惟有一箇當然底道理
萬事只一理
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
天理無外又曰理無內外
體與用元不相離
精粗一貫元無兩樣
天人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此心湛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
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
云耳
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
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惟心之謂歟曰甚善
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 不是公善則好之
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
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illegible]寒則偏天下皆寒

熱則偏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又問心無私主
最難曰亦是克去己私心便無私主
橫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
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觀人物之
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秉
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
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
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于天而天命之不已者
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
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
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
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脩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
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
弟正謂此耳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聞之中提起善
惡之幾而言故君子慎其獨
問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
言神明孟子盡心註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
專指心之體而言又見孟子操心之存亡出入無
註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無言心之[illegible]

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
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
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
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令人而無此則身與偶
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
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又
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
如破屋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
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
乃是明道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
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
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
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
若自家主張着便在不主張着便走去及纔尋求
着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常撕方
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何如爲主
敬而已矣又自見得要自主宰須至敬蓋敬便收
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疎散
不復做主了某於存心工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
否曰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做好話說過又

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
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
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
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或
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
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
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
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
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
之體迷溺於卑污茍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
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
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某竊疑覺爲小學大
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
厚之意
答游誠之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
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揠苗而已
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
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
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

而有言覺有味亡謝先生卻責以覺言仁然亦
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
所論得失自可見矣
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
得箇道理存着處
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
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
五峯云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五峯此

說不是魯夫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天下無性外之物
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
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深爲有功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於氣質之中向使元無本然
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孔孟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
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
曰同而已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
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

秉彝初無有二理其相此理在人有殊
故孟子之言必公都了但以其才與情皆明之譬如
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
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
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
分明是以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
得本原皆善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
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
之異者偏全之或異

人物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
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
理固無不善纔賦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
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管攝他不得
天地間只有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
惡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
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
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
性[illegible]

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方備
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
事剛處多而處事失之太剛柔底人見事柔處多
而處事失之太柔須先克治氣稟偏處
問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
清以汙濁之器盛之則臭濁然本然之清未嘗不
在但既臭濁卒乍也難得他便清故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也煞用氣力然後可至此
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
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
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
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
放而難收也
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
已也不見有人都只是箇理問止是以心言否曰
是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是這止
赤子之心固無巧僞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
之心而已大人則先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僞
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着箇不失字便是

不同處南軒謂從初不失此恐太拘既失而反之
卻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爲不失乎
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爲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
大耳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者何也曰無思慮也無作爲也其寂然者無時而
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
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
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
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
未嘗分焉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
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
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
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
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
情之德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
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

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勵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耳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流行各有條貫也脩道之謂教克己復禮日用工夫也知條理然後條貫可尋而工夫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時而非道亦無適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可須臾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知道之不可須臾離則隱微顯著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須臾離也然豈息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

之則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和者化育之所
以行也此天命之所全也人之所受蓋亦莫非此
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
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爲物誘而不能自定則
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
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
其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
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
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乎中也
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
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
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
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
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
之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
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
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未發
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
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
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
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
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
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
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
靜爲本耳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
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
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
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
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
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
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
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
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
此理之發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
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
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

[illegible]說得惡字煞遲

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

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耳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

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既以靜爲天性只謂感物之前私欲未

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

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明道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靜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

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爲本體靜爲未

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

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

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與張敬夫曰其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

者乃心術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
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
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
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
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
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

人生而靜靜字指未感物而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
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此見之
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
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功樂

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且靜只
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
和二字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
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
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
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
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
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
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
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
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
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
者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情也子思之爲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
者其妙性情之德者歟

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心者所以主於

身而無動靜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
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
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
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當其所謂和是乃
心之爲用感而遂通者也心之寂然感通周流貫
徹而體用未始相離也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
靜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
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
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
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

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

來教謂言靜則溺於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

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原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

可觀也 此答張敬夫

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二字解未發之中也

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未嘗不在於此此程

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不中也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已發未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為未發已發之不同耳

入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常惺地惺不惺瞑然不省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所謂動上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

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

荅吳伯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功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着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荅孫敬甫曰所論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要安排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

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

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

問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

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

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

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

中正仁義這四箇物事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着箇靜底做本若無夜則做晝不分曉無秋冬則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歸來歇霎時却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却有甚

惡之機而言以只了慎其獨
只是虛着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
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
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
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
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
獨都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理會蓋幾微之際大是
要切
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存放這裏惡便去
而不爲便是自家切己處

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
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
亦無適而非此事矣
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
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動靜語默之
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
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
横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
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
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illegible]誘去也

無事之特充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欲就此
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
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時
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
義利之辨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
主敬爲善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然幾無所
據以審乎義利之分也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
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
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

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
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
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
爲是憧憧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
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
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
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
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
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
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

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
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
盛也亡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
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
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
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
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
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
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
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
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
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
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
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
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

著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
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
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
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
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
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闔闢之無窮乎此
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
陽之已動者而爲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之
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
心矣

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
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
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
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illegible]
此而不行矣

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
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精則其見之愈明
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
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得[illegible]

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
所爲哉

程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又謂論性則仁爲孝弟
之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
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仁之事也此論性而以
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
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
而尤切者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
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
等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學

孝弟所以爲仁之本也

天下豈有無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
爲者

洽道去泰甚誠出於黄老之意然吾儒言亦頗有近
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
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
也若一切漫漶十分放倒而曰吾姑去泰甚焉則
是詖淫邪遁之辭而非所以爲訓矣聖賢惡似而
非正爲此也

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
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
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
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
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
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
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
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
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
爲無不如志矣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
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
之心便成病痛矣

問志伊尹之所志曰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
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
不理會但方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
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

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
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又曰季路

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
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
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
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

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
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稍頭只是
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

秦漢以來隨世以就功名者未必自其本而推之是
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
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

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
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
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
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
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

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
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
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
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

莊子謂爲善無近名者語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
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
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
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
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

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
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須守必用如字若未能如此便
是未有所得只是守耳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
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

答滕子善曰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
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

正不必徒爲嘵嘵也

某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學而
心竊好之又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
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
不敢爲異以求名也

自聖學不傳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
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
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
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

輔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先生曰自向裏做

[illegible]夫可也何必此
答潘謙之曰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
自己底事若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了如天
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着實有用之事
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
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
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
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
公之[illegible]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若果於此有味
則世間一種無緊處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功

夫看得矣
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
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
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
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
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條理
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
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物凡其語默
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
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

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
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
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
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
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
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
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
德而已矣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

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
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就紙上說都
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
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
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人又曰學者須令此
外識得一用心處乃有益耳
道間人多携詩文求跋尾甚以為人之所以與天地
日月相為長久者元不在此又曰詩筆雖文人不可不
理會

[illegible]詩亦何用先生云是無意思

[illegible]得人甚事

[illegible]伊川先生說人有三不幸以為有高才能

文[illegible]亦謂之不幸使是這事乖少間盡被這些子

能[illegible]擱了一生更無暇子細思量義理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

去[illegible]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做都無工夫了

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求

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者也

聖門下學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

自致耳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是只說

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

問昔見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

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曰前日童蜚卿正論

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之

言正是大本不同

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闕若於此有一毫之空

便於道體有虧欠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

非道正使禮義有差錯處亦不妨故他於此都[illegible]

會不得

論華嚴大旨道夫曰只為於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

曰真所謂詖淫邪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

理是實理他卻虛了故於大本不立

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

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更不理會理吾

儒必要理會理

儒釋之異正為吾以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

二耳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

咸備

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識是何心見是何性

釋氏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

人之性本實而釋氏以性為空自家這裏面卻有仁

義禮智信

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

愈深愈害人問佛氏所以差曰劈初頭便錯了如

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

得都是實

或問佛氏亦有常惺惺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道

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illegible]

[illegible]也無所作爲異處在此
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
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
之道不備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叙天秩天命天討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
理哉

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
禪

釋氏只是說得生之謂性自家說天命之謂性便[illegible]
循理說

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
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
氣禀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
又不可不察

老莊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
滅盡

釋氏須是灼然看得他底非一出一入不濟事[illegible]
作何用

佛初入中國止是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當時文
字亦只是將老莊之說來鋪張直至梁會通間達
磨入來然後被他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人總聰明便被他引誘將去

操則存舍則亡吾儒自有此等工夫然未有不操而
存者今釋氏謂我有箇道理能不操而存故學者
靡然從之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
夫有欠闕處他緣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而禪
者之說則以爲有箇悟門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
何不隨他去他却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
必外求

釋氏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不知他所謂
見者見箇甚底莫親於父子他却棄了父子莫重
於君臣他却絕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間不可
闕者他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

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釋氏却不親親而劉
地要仁民愛物聖人之愛物也只是食之有時用
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他則不食

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耳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發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哉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若有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大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心說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乎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物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發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同[illegible]

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始終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偏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胷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所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其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中矣及夫物之旣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眞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行乎心之大要也所謂體與天地同

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
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
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
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
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
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
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
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
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
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　那箇不是心做

那箇道理不具於心　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
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
不見其切於已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
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
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
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亘古後乎萬世
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
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
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

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
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
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
地相流行人惟欲净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
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
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
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
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
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
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

流行而不失其所安所懷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
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
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
以不殺殀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
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殀者耳一或
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
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
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
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
心爲之周流貫徹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

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亦此程子所以指
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
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
通之用亦以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由於有是天地
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
仁說云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
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
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盖
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
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

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
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
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
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
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盖仁之
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
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
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
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
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

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
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
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
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
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
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
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
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
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盖所謂情性者

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
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
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
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
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盖有謂愛
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
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
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
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
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illegible]

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荅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荅呂晦叔書論知行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敎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擧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紛糾雜亂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

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

致也

問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

緣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

末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

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

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

謂惡心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

孽耳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

宗矣學者能於幾微萌動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

皆凡以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

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

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

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絶之

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

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

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

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

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

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詞

體其用之意也因此說得之

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

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

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

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

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

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

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

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

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

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

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

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

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

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

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乘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張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復卦贊曰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也心盖肖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闖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歛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贅一辭以詔無倦

敬義齋銘曰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汩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主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吾有哲王師保是詢冊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闢焉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猷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

德于坤一念小差視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一本齋銘曰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追息察地之勢亦厚于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宗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決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爲維行有本緊德焉出是滋是培其體乃立靜而養源渾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扉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

正須臾有怵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
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
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敬恕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
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
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恤孰能反是斂
焉厥躬于墻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鄰
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
哉永永無斁
尊德性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 梅菴 二十九
曰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
昏且強苟賤汚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
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
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孰王奉盈須臾顛沛任重
道悠其敢或怠
求放心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
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
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
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復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
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古齋銘曰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
己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
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
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
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不
察胡越其歸卓共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
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
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
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 論堂 八十
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
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皆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
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慓輕以害德性以謙
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
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
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
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
明矣
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

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禀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荅於先生之前尤不可

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辯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重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自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疎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

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

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右三百八十四條

書晦菴朱先生語後

晦菴朱先生之學其心學矣乎嘗考先生自十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即以聖人為易做告程洵謂學之要務求諸己則先生之學期于聖人篤于為己自幼則然矣年二十四始

見李延平先生告以道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先生自是為學就平實延平亟稱其力行可畏能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先生又自謂從李先生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則先生之學存心立本者有自來矣嘗自謂在同安夜聞鍾聲聽其一聲未絕心已走作因此警懼專致其心則先生之學固從事於孟氏之求放心者矣其論同安諸生曰古人之學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則先生任道之重進

學之勇可知矣汪端明嘗稱先生事李延平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其上達日新不已則先生之學已深造自得矣以詩答張南軒有謂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則先生之學已窮極乎本原之大者矣見浙東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堅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又書答呂祖儉謂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則先生之學固以心地為本矣入對任途有戒以正心

誠意上所厭聞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則先生之學本諸心者固確乎其不可拔矣其筆之於書有曰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又曰心體該動靜故工夫亦該動靜方無透漏又曰只是一箇敬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曰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又曰工夫無間動靜則靜固靜動亦靜凡此皆提揭此學之綱要以示萬世學者之標準夫固先生以其心之所自得者而盡發之也矣嗚呼茲其所以為心學茲其所

以承道統之傳歟象山陸子初與先生之論不合病講學者述為支離抑不知學必講而後明學之不講孔子之所憂也先生究極精微折衷諸說發明六經四書之旨扶立三綱五常所謂罔極之恩萬世受之者也何得謂支離也乎近世論者又謂舉業詞章之弊由說之太詳析之太精之過嗚呼是何言也先生發揮聖訓至精至詳如指諸掌正萬世學者之大幸彼詞章溺焉者不善學者之過也豈先生之書使之然哉先生之書如布帛菽粟之於世不可一日而無

焉者也今有人不以衣以食而以資不經之用傾罷布帛菽粟可乎至若先生本程子之意釋格物爲窮格事物之理蓋萬物皆備於我即所謂物則民彝者也故天下無心外之物無物外之心物理即吾心吾心即物理非有二也明物理也者明吾心者也於心學何病焉而近世之啾啾者妄目之爲外索偏泥古本以脩身爲格物遂指格致爲躬行之事介以精一博約窮理盡性明善誠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一切知行之說盡驅以從已而

總之以爲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棄而不用嗚呼學之不講理之不明率天下之人徑然而務于行能無差毫釐謬千里若乎其害道可勝言哉彼將曰人心皆有良知順吾心之良知而致之行自無不當矣何必窮理嗚呼聖人脩道之教爲衆人而設愚不肖者爲物所蔽失其良知者多矣雖有不可泯滅介然發見之時而蔽之以深陷於暗塞安望其能致良知也哉彼所謂致良知者即所謂心養性雖賢知者尚未能一蹴而至也而可遽責之愚不肖者哉故苟

賴讀書講學以開發其本然之知則良知不可得而致也亦終愚不肖而已矣故先生窮理正心之論實得孔子博約之宗旨會諸堯舜精一之傳而無疑歷諸萬世而無弊焉者嗚呼先生之心即孔子之心也先生之學即孔子之學也生孔子之後明孔子之道以教萬世無窮者未有先生也簧生也晚不得爲先生徒也然心其心學其學則平生所願也用是手抄先生之言發其心學者輯爲是帙終身佩服求不自絕於先生之敎且以明先生之道於萬世云嘉靖甲午八月朔日簧謹書

大儒心學語錄卷之十六

後學金谿王蓂輯

象山陸先生語

復齋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象山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

蓂曰二陸先生鵝湖之詩專主尊德性而病傳註之榛塞議晦翁為支離其與晦菴先生不合始于此夫傳註之繁固不可溺而務古謂學折衷求當闡聖人之道淑其身以成已開來學以成物固道問學之事而所以為尊德性之地者實有在也如之何其可盡廢哉全性分之固有以踐履為實地乃晦菴先生平生所學當年因其著述遂以支離目之此象山之言太過也晦菴未久無我不能釋然故彼此論辯遂至于老迨各至于晚年氣之盛者以融心之養者以熟而後其道乃合其言乃同也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其二先生之謂也夫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些子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蓂曰觀二先生之全書攷二先生之所學其尊德性道問學未始不一貫也但其初年教誨學者則不能無少異耳象山欲人先從尊德性上做起而後道問學之功不至泛用晦菴欲人先從道問學上做起而後尊德性之功乃可漸進一則本之孟子先立乎大者之言一則本之孔子文行博約之訓要皆非後學之所可妄議也但二先生初年之所論既異而意氣不無不平攻辯不無過激此則其涵養之功猶有未至也至其晚年則晦菴之誨學者固惓惓以尊德性為立大本之當先象山之誨學者亦諄諄以道問學明天理之當急各去其偏而會歸于一向之

才盾褊迫之氣化爲中正和平之心矣豈非
力之既至德行之已純而致然耶豈竊以爲子
思子之論學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言爲千
萬世脩德凝道者之標準曰尊德性者即存心
養性事天之事身心踐履之功也學問思辯從
事于講習格致之事者正求以尊吾之德性而
已矣道問學而非尊德性也則亦安在其爲問
學哉尊德性而不從道問學也則亦安能盡其
所以尊之者哉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子思揭
之以一語而聯之以一氣總之爲一事而合之

爲一貫正所以見其不可岐而二也若此謂以
尊德性爲主彼謂以道問學爲主則支離之失
有害於學也多矣而子思一貫之旨傳心之學
豈其然哉是以朱陸二先生初年之論要皆不
能無弊而其門人各是師說互相譏詆此則詆
彼之爲禪彼則譏此之爲俗愈失之私而重貽
二先生之累矣世之學者不詳攷二先生始異
之失終同之得而和聲于其門人之說紛無底
止亦獨何哉

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
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皋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
佯狂不死者正爲欲傳其道既爲武王陳洪範則
居於夷狄不食周粟

唐虞之朝惟皋陶見道甚明群聖所宗

天生如伊尹之類

夫子之言簡易

仁自夫子發之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

孔門高第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參之外惟南
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之惟其質實誠朴所以近

道

克己顏子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一些子未釋
然處

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
則不可以言道

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

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發之

韓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
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

至二程方不俗

宋元驗春山命獄

黄曰觀此數言則知象山之遠菲周程而近佝
朱子固其心也故象山之學與周程朱子其[illegible]
一而已矣

吾之深信者書

皐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之書

尚書一部只是說德而知德者實難

大禹謨一篇要領只在克艱兩字上

天之一字是皐陶說起

春秋大概是存此理

大雅是綱小雅是目尚書綱目皆具

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

易繫上下篇總是贊易只將贊易者便自分明

三百篇之詩周南爲首周南之詩關雎爲首關雎之
詩好善而已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踐履實地上說出非虛言也

觀書到文侯之命道已湮沒春秋所以作

山間朋友近多讀尚書上古[illegible]哉之明有倡斯和無
感不通只是家常茶飯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illegible]若[illegible]一[illegible]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皐陶
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
所言有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

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功之言如中庸首章惟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及謹其獨是用功處次章惟
致中和是用功處他辭皆明理之言

無他利與義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透故如此說

孟子亦激作却不離正道

孟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章皆是言學之充廣如水之
有瀾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常宜諷詠

說君子之道孰先傳一段子游子夏皆非
黄曰游夏之論皆岐本末爲二失聖人傳授之
心法矣象山非之蓋以聖人之道本末一貫也

伊洛文字其間多有不是
黄曰說若解書便自有出己見不得其本旨以
故雖伊洛弗免焉若夫論道之言則無不是以
也

束書不觀遊談無根

後生精讀古書文

後生又着讀周官攷工記
後生好看繫辭咨嗟嘆聖人作易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
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或問讀六經先生曰須先精看古註大槩先須理會
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
後生看經書須着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
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
嘗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
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

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
只是與他減擔
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着
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
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慕
[illegible]曰象山此語深中後之倡立異說求以凌駕
前賢煽動士人取名後世者之膏肓
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
不足
凡讀書當求血脈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爲是只是兒
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
學者須是有志讀書只理會文義便是無志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
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底道理
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不若且放下時復涵
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
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致思則他
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舉
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
未曉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
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
語壞天常
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
恥不知
求常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
優游諷味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說

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冰釋矣縱有未解處當
假之不可强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真實
伯敏云每讀書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往往心不在
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辛
之方寸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
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
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滯
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己見於其間得其本旨乃
爲善解書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

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
量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
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
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即讀書然
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
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
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游涵泳
久自得力

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
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
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先生云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
可入道詹阜民遂盡屏諸書後來疑其不可又問
先生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後驀有甚事
某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今不
是自會亦不是等閒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
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必四更一點起時
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爲

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去理會
日逐只是教他做工夫云不得只如此見在無事須
是事事物物不放過磨攷其理且天下事事物物
只有一理無有二理須要到其至一處
復齋家兄一日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
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
天下之理皆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真所謂伐南
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
凡吾論世事皆如此必要挈其總要去處
黄曰象山於事物未嘗不研究但他人之研究

只就末上象山之研究却歸在本上求其六
而會於至一也象山於書未嘗不讀但他人之
讀書只是助枝葉象山之讀書却是培根本資
之于書而得之于心也禪學之識坐見其妄也
已
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
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我無事時只似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
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黃曰象山所以能如此者以其於天下事物無

不研究其萬殊無不統會其一本也
以藝能不如人爲憂此甚非也當書論語弟子入則
孝出則弟一章并子夏賢賢易色一章於几案間
朝夕觀省以改前過 此與吳顯仲書
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
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
之始燃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
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
耶 此與戴少望書
黃曰觀象山告戴少望不可不時讀中庸大學

論語諸書聽其發揚告教則象山之學亦何嘗
不以聖賢之訓爲已尊德性之助耶
前此講學者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
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廐庫廩庾百
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
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修完牆屋續先世之
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
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
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
從事於丹砂青芝煅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

至則亦終苦身忘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
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
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昨
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
之初未甚清明蒙然未有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
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
而未發則是馳騖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
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
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
斃於煅爐山屐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達

脩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已分明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急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此與胡達材書

眞曰觀象山之於胡達材教以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已分明易曉處朝夕諷詠以爲日用間應事接物遷善改過之助則知象山本心之學未嘗不於往訓是資也後人乃有欲專求之心而聖賢明訓一切指爲糟粕是則安焉而已矣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汩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旣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古之學者如是大學讀書訓詁講道之役但乎

心讀之不必强加揣量則無非浹洽培益鞭策磨礪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氷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常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尚書皐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 此與邵中孚書

眞曰觀象山此言則讀書之有益於學也明矣聖賢之書義理所在棄而不讀將何以爲踐行之標的哉但後世俗學者之讀書則異乎古人之讀書耳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

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
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百里之外而不計其未嘗
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
未至則雖材質之卓與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
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又安可以其硜
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
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
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蕡曰象山此章發明聖門知行之學殆無餘蘊

故曰象山之學聖學也彼以爲禪者誣焉耳矣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
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
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爲學固所以明
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內所以慕望期嚮
服習踐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蘗而物欲之蔽
實豪據乎其中而爲之主則其所以爲學之本者
固以隳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不知所謂理者
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
滅而所以爲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植乎人

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
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
順者將不勝其衆矣

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其所謂講學者遂
爲空言以滋僞習豈惟無益其害又大矣

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
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辯自謂博學
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
問思辯之後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
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

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
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　此與劉淳叟書

蕡曰博文正所以爲約禮之地詳說正所以爲
反約之地學問思辯正所以爲篤行之地好學
正所以爲仁智信直勇剛之地此君子之學知
行兼盡人己相資外內互發正所以爲合一正
所以爲一貫而聖門傳受心法不出乎此矣象
山此章發明殆盡學者宜守之以爲標的彼有
欲以行該知而專泥乎良知者止象山所謂倚
於一說傳於近似者也安能得正而無弊哉

學之不講物未格知未至則其於聖賢之言必未能
昭晰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功言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至其氣禀所蒙習尚所梏俗論
邪說所蔽則非加剖剥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
矣
蕡曰觀象山此語則知良知之已蔽者不能無
賴於講學以開明之矣
大學言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
正心正而后身脩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

條理者聖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講學
蕡曰觀象山此語則格物致知屬之知誠意正
心脩身屬之行也明矣人之於學未有知之不
明而行之得當者也格致之功奈何亦曰講學
以開之體認以精之而已矣
道之行不行關天也命也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
顏淵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
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辯豈得已哉
顓臾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惑
夫子不得不申言之或之陳相告子之徒必[illegible]
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
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辯之弗明弗措皆可
削也
蕡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也聖賢者不有言語議
論以明之則道終不明矣學者之欲學道也非
賴明師良友相與講明求歸乎一是之地則欲
不畔乎道也難矣象山揭孔孟之遺矩以示後
之人可謂明白近世乃有以靜坐瞑然為得道
以讀書問辯為襲取嗚呼何其見之異於孔孟
而獨邁千古也哉

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
易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
之言所不棄也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
堯舜之盛詢于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為啓予顏淵
為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在於不恥下問
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
之智皆當取之
蕡曰聖至于堯舜禹盛矣而後世稱述其聖者
曰詢于芻蕘曰舍己從人曰好問好察邇言曰
樂取諸人曰無非取諸人者曰拜昌言夫三聖

人之良知無所昏蔽其聰明睿智之所照燭無不盡焉者也顧不自以爲聖而取人之善以爲己之善此其所以爲德之全聖之至也彼由中人之質以逮于愚不肖乃欲專專焉惟自致乎良知以爲求諸己務諸内而一無所藉乎人之助外之益焉則是大聖人之所爲中人以下反不屑爲之矣噫有是乎哉

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明辯者正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小人異類無所黨其奸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得而不熄絶乎季悦所到其於大槩可謂明矣正當益盡精微使蒙蔽者有所賴是所望也 此與張季悦書 象山

學者須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師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

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剥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於真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自剥落

王遵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

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

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虚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晩周麟游鳳翥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象山

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皐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纉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于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豈虚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知此也

黄曰學不可無師友之助象山此九條言之嘘矣況乎良知之說師友其廢棄矣乎

遇着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凉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言亦無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智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憒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 此與黄元吉書

黄曰觀象山論學以求師友親書冊就事物三者為言則其學之非禪也明矣

學者求師當惟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孔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二也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諭某答書云此公二十時好立虛論雖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此與包顯道書

黄曰以讀書親師友為充塞仁義此包顯道之邪說也而象山深斥其非以楊丞躬行踐履讀聖賢書為有所不滿此包顯道之妄議也而象山直詆其怪由此觀之則知象山之學未嘗不以親師友讀聖賢書為踐行之助矣後人乃有誣象山以讀書為外襲豈非名教之罪人哉

不倚師友載籍

黄曰親師友攷載籍者學之必有資也不可以自是也不倚師友載籍者學之由乎己也不可不自勉也其說相須其意抑然固未嘗相悖也

讀者不以辭害意斯得之矣

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嘗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友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看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卻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為此等虛論也 此與曾挺之書

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為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睹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為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何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此與劉復仲書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攷古學問思辯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

黃曰觀象山此言則其所學未嘗不以從師親友讀書攷古學問思辯明理致知為務而或譏其禪妄可見矣況師友之切磋往訓之窮究正所以為吾脩德復心之助彼專說致己之良知而捐問學之功為外襲者不亦戾哉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己於人皆當如此若能如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卻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 此與包詳道書

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見有理會不得處卻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亦有元無着實但是虛說

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究其底蘊只
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同上
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如敏道
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甚但與說此皆是閑說話
皆緣不自就身已着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議論
閑議論實無益於已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閑議
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同上
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憚學審問謹思明辯之者深
懼此道之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
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

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
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亹亹翼翼自致日
新之效者其能自已乎
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
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咏嘆者皆
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苟充而到此不
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紫迴迂曲之處
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
切磋但助鞭策耳此與舒元賓書

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
事今之學者以敗事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
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
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
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誠能度越千有五
百餘年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
大學之篇正為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
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耶

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相切磋輒未嘗少避
為善之任非敢奮一日之決信不遜之意徒為無
顧忌大言誠以疇昔親炙師友之次實深切自反
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大發愧
耻自此鞭策駑鈍不敢自棄今契丈之賢乃復循
豫於此無乃反已未切省已未深見善未明以不
能自奮也倘一旦幡然沛然誰得而禦孟子曰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幸無久自屈抑此與諸葛受之書
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斤浸灌於
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illegible]

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屯一意自勉更無他疑則屯自解矣此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間作然辯之於早絕之於微則易為力也 此與諸葛誠之書

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其知病自去矣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辯明其未知處耳

貫曰講學所以致知象山之學未嘗廢講論之功也

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先生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大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辯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辯皆須藉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任私智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偽純疵若不能擇則泛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

貫曰善學者亦惟理是從而已矣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骨角脆切磋之功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功麄大學問貴細密自脩貴勇猛

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終始條理一章忽問嚴松云智聖是如何松曰知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又曰

智聖却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李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是隆師親友

究曰萬物皆備於我是萬事之理皆具於我心
即所謂天命之性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大學之
格物即是格此物理也格者明之於心也格之
之功維何亦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辯而已矣
博學是學于古訓審問明辯是隆師親友愼思
是思之于已此窮理之事也窮理者正所以明
乎所當行之理也知所當行而篤行之則無行
而不中乎道矣

象山告伯敏之言深得大學格物之旨其曰研
究物理者研究事物之理也事物之理即心之
理也天下無心外之事無事外之理也知心也
理也事也之合而爲一也則知所以爲學矣

不是見理信得及便安不得
須是信得及乃可
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
有已則忘理理明則忘已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則是任理而不以已與人參也
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始條理也如金聲然高下隆殺
疾徐疏數自有許多節奏到力行處則無識矣知
玉振然純一而已

知至知終皆必由學然後能至之終之所以孔子學
不厭發憤忘食
只緣理明義精所以於天地之間一事一物無不著
察
人能明矣然乍縱乍警驟明忽暗必至於有諸已然
後爲得也
孔子十五而志于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
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
而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
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
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理至五十始知天命知天

命矣然未必純熟至六十而所知已到七十而所
行已到
六十而耳順知見到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踐
行到矣顏子未見其止乃未能臻此也
或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
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于學矣不爲富貴貧
賤患難動心不爲異端邪說搖奪是下工夫至三
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
向之差別其辟詭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裏多

少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不惑矣又
下工夫十年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
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有學者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荅曰凡今
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
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
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
諸身徵諸庶民攷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象山 三十一
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
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
不能異此千古聖人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
端緒即是異端
道理無奇特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
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
於明善
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辯以求之如
此則誰得而禦之

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爲能明此理耳此理
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 實行之人所謂
爲學無他綵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
已私耳此理試明戢殺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
變化此乃至理不言而信
義理未嘗不廣大能爲義理之歸則尚何窠穴之私
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爲而
茫然哉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欲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
久荅曰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
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
事就末 象山 三十二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
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
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
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眞知非則無不能
去眞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
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三條皆論知行

蕡曰所以道問學者欲以尊德性而已矣尊德性必以道問學爲之資否則無以開其端求其是而所謂尊也者不可得而盡矣若徒道問學而不求以尊德性焉則所道之問學不過口耳之學而已豈君子所務哉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正聖門一貫之學也豈可二之而偏有所主耶是故象山之於晦菴初有不合者未免二之之失也卒歸大同者皆悟一貫之妙也觀是編之所述可以知二先生之學之同矣

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　象山

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

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惡却自反了方有

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

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昧没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惟天下之至一爲能處天下之至變惟天下之至安爲能處天下之至危

私心所隔雖思非正

李伯敏云伯敏於初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

學者先須不可陷溺其心

繆文子云某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　象山

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

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汨没虛過日月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世不辯箇大小輕重既是埋没在小處於大處如何理會得

此理在宇宙間何嘗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地在箇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

誅鋤蕩滌慨然興發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荊棘蕩夷汙澤

心官不可曠職

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

人之爲學貴於有所興起

不曾過得私意一關終難入德

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

黄曰象山告學者之意蓋言耳目之聰明事父兄之能孝弟皆天性之所固有即所謂良知良

能者也惟在乎自立以求盡其本然之性而已

爲學固不可迫切亦當有窮究處乃有長進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事多放過有覺大氣象若動輒別白似若褊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不別白則無長進處先生曰然

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

今之論學者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

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

臨深履薄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

復爲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有不善者遷於物也知物之爲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

自欺是欺其心謹獨即不自欺

人當止邪於未形絶惡於未萌

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

儆學者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道勞苦而爲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爲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

爲道學者何苦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仲礎言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於古人者正在於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一章仲誠處一月一日問之云思得孟子如何仲誠對曰如鏡中觀花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

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明辯箇什麼篤行箇什麼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上面着工夫

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棄侮謂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聖人道一箇自字煞好

士不可不弘毅譬如一箇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柰何却住無怪今日不近前却說道擔不起豈有此理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所以不如古人

不可自暴自棄自屈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

吾所發明爲學端緒乃是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陟遐自邇

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

黃曰觀象山此語則知象山之學未嘗不循序世之謂其頓悟謂其直截者妄焉耳矣

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

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常重不爲末所累

其平時不立學規但常就本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有根則自有枝葉

黃曰觀此三條象山之意初非偏乎本而遺乎末也蓋天下之事有本有末自有先後自有重輕必先立乎本以及於末則本無不正而末亦無不治矣

知道則末即是本

黃曰象山非以末爲本也天下事物自有本末但知道則知先立乎本能先立乎本則所從事

乎其末焉者無非本之所在而無徇末之弊也
此本末合一之道也此聖門一貫之學也象山
其得之矣
人情物理上做工夫
眞曰彼所謂禪學者於人情物理一切棄絕而
使其心之寂滅若槁木死灰然也象山於人情
物理上做工夫是即聖人之學所謂下學而上
達焉者也世以禪學誣之是以白爲黑也豈但
以朱爲紫之誤已哉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
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
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孟
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
問明辨謹思亦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這箇志
此只有兩路利欲道義不之此則之彼
人須是閒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
於其中須大做一箇人縿文子云某常思量我是
一箇人豈可不爲人却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

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
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
思量得臨事時自有力不到得被陷溺了
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禀厚者必竟有
志
今天下學者惟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
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
先生語李伯敏云吾友每聽某之言何如伯敏曰茫
然不知所入先生云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
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

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
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伯敏問云
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
與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
我之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
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
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與我者
李伯敏問云以今年較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
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
時乎爲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長

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

天之所以與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為哉必也豪傑之士胡文因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天以是理畀人而衆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

問伯敏云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為其所當為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精神近來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礱處發光輝磨礱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為所當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為是不當為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其平日與兄說話從肺肝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伯敏云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為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伯敏云却嘗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只此一事是當為不當為其平日與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嘗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是分明先曾知此理來後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

伯敏云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勵先生云季繹與顯
道一般所不肯勉勵人但無根者多其意似欲私
立門戶其學爲外不爲己
黄曰條內云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博學在
先力行在後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
當爲此說得知行甚明白
條內云顏曾從裏面出來是爲己不爲外能理
會根本者也他人外面入去是爲外不爲己徒
理會枝葉者也然外入之學未有能入者也惟
用心於內則自然內外合一矣　象山

問近日只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
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
是學問根本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古之學者爲己
所以自昭其明德己之德己明然後推其明以及
天下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
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
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
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
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地同爲學只是理會此

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
是盡心性材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
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
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材
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
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
是騰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
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
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
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

血脈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
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
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
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
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
晝所爲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以致
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人
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若先兄與
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材
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

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
生云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
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地之間又云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
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知天之與我者其初未嘗
不同如未嘗有材焉之類皆以謂材乃聖賢所有
我之所無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
自為斧斤所壞所以淪胥為禽獸若能涵養此心
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
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簣曰觀此一章則知象山之教人讀書不在乎
拘拘於文義之間惟在明其血脉得其要領反
求諸心實體諸身而已

條內云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
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
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
天同為學只是理會此此數言正是象山得千
聖相傳之心學焉吾之心之本體即天地之心
即聖人之心無不同也惟能學焉以盡其心之
本體便與聖人合一便與天地合一

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
卒終其事

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
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采然此是憑物須要
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一實了萬虛皆碎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
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自得自成自道

今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

勿無事生事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執真聖
人學也

把捉二字不佳不如說固執

要知尊德樂道

積思勉之功舊習自除

知非則本心即復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

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惟精惟一須要常如此涵養

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看是而去非捨邪而適正

収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欠闕

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

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爲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己優游則不滯物

自家表裏內外如一

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不要緊但莫懈怠緊便不是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尚可謂大人却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汝心此理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知此敬忌箇甚麼

四端皆我固有全無增添

學能變化氣質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與道不相入人能退步省自然相入

槐云着意重便礙疑者云有所重便不得舉孟子勿忘勿助長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

人生天地間如何不植立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

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

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黃曰象山此語真足以發先聖賢之所未發蓋學道則一毫恣情縱欲之事皆不得爲而克己去私自檢自約之事皆當爲之此正謂辛苦甚焉者也必也不厭辛苦自強不息以爲之至于德盛仁熟之地則孔顏之真樂在我矣然則有志于學道者其尚無憚乎始之辛苦而求得乎終之真樂哉象山之言真可謂千萬世學者之命脉也已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只就近易處着
着就實無尚虛見無貪高慕遠
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蒖曰象山此言爲專事乎末而不本諸心者發
蓋以心對事言之則心者本也事者末也若合
而言之則心事合一本末合一也事也者心之
所發者也末也者本之所措者也外心以爲事
則事非其事矣外本以爲末則末非其末矣是
故知乎此則何事非心何末非本而聖人一貫
之道其得之矣若夫偏心而遺事偏本而遺末
則將淪於空虛而無實用矣曾謂象山之道聖
學而有是乎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何爲事
人生天地間爲人當自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
爲人而已非有爲也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
其職須先使心官不曠其職其因是便收此心然
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
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
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

中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某問何以知之先生曰占之眸子而已此詹阜民記
蒖曰象山閉目之教蓋教學者於無事之時能
閉目靜坐不妄思慮不妄舉動不妄視聽不妄
言語則亦可以靜養其心凝然安定而事至物
來所以應之者自然有得矣初何嘗教人屏物
棄事一於閉目安坐如禪學之流者哉閉目之
有益於存心亦猶孟子夜氣之存息平旦之氣
之淸明之意也朱子亦嘗謂無事時能休息恬
靜少間出應事更覺分外精神其意亦與閉目
之說相類世之論者曾不詳攷遽疑陸學爲禪
其亦矮人觀場之見耳矣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學問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凡動容周
旋應事接物讀書攷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是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舍此而別有
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
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私欲爲之
陷溺爲之窠臼說卽是邪說見卽是邪見

學問若有一毫夾帶便屬私小而不正大與道不相
似矣
規矩嚴整爲助不少
今之學者未必有切己之志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己
今之學者爲人須自省察
朱濟道力稱賛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賛須是識得
文王方可稱賛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
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贇曰文王此心我亦此心知此心則知文王矣
先生歸自臨安子雲問近來學者先生云有一人近

來有省云一蔽既徹群疑盡亡
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異端矣
孟子不動心是明道之力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箇人如何不打疊教靈利
今之學者出世俗籠絡亦不得況能居天下之廣居
要常踐道踐道則精明一不踐道便不精明便失枝
落節
理只在眼前只是被人自蔽了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人無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好善之心便無私便大

之有技若已有之今人只是無志便不好善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仁之於父子固也然以舜而有瞽叟命安在哉故舜
不委之於命必使底豫允若則有性焉豈不於此
而驗
退步思量不要騖外
有所忿懥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牽文引義牽枝
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
學者大病在於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

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
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秪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
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曰曾有功
於九容乎曰未也曰且用功於此
晦翁云莫教心病最難醫
此道非争競務進者能知惟静退者可入
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辯皆無
暴其氣之工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能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即爲物役矣

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群陰畢伏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

道在宇宙間何嘗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聖賢只去人病如何增損得道

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

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與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又云只一些子重便是病只一些子輕亦是病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禀二漸習

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道廣人自狹之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却反曠而弗居舍而弗由哀哉

典常也憲法也皆大也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

仁義者人之本心也

聖人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

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材則有不同

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

古人於事無大小無久近其處之一也居一日亦當盡吾道

人心至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

爲學只要睹是不要與人較勝負

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須臾之或離其位也

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

塞宇宙一理耳上古聖人先覺此理

聖人雖累千百載其所知所覺不容有異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學必無所蔽而後可

人無不知愛親敬兄及為利欲所昏便不然欲發明其事止就彼利欲昏處指出便愛敬自在此是唐虞三代實學後世異處在此

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過遷善亦不可遲回

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

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

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自明然後能明人

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敢間之

邪正純雜係念慮清濁強弱係血氣

求處情求處厚求下賢欲行浮於名恥名浮於行

見人不是必推惻隱之心委曲勸諭之不可則止

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疾嫉惡乃為近正

只是人自其身達之國家天下而無愧者不外於此心而已

右三百二十八條

大儒心學語錄卷之十七

後學金谿王覺輯

象山陸先生語

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蕡曰此二條所云乃象山指出本心之學以示人蓋我者我心也我心先具乎六經六經所言之理即我心之理也六經也者發明我心者也苟能求諸我心以全其心之本體則謂之六經註我謂之六經皆我註脚無不可也此以我心為主本而以六經為證驗為輔翼也若不能求之本心而失其心之本體則人欲錮蔽而天理梏亡其與六經所言之理殆相隔絕矣我自為私己之我經自為聖人之經尚何敢曰六經註我六經皆我註脚之云乎

又曰象山此數語又足以發明六經之為心學外心以求六經則是從來之言語文字之間而不可以得聖人傳心之學也故知六經之註我心則知六經之為心學而以吾心之六經求聖人之六經矣其為尊經也不亦至矣乎然非象山天資之高學力之到亦安能道得到此哉今不究其立言之深旨反以不畏聖言詆之其謬無識之甚耳矣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

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

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知是理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者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

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
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
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
理言事則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
近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
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
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
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古人之多多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內然戕賊陷溺

之末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
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
若守株坐井然哉
有鞭策之力有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修而
此心日充日明
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滋
滋風雷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
大抵為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
賊日少光潤日著
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
乃其踐履之常也
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
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
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
不至但患不行耳
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
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為善學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
行聖賢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

當以此為根本
此理塞宇宙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
古之學者本非為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
遷吾自遷之非為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
之非為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
不憚
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為人哉一
聞為仁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
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若顏子可謂天下之大

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
是
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
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困學可使
必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
是而曰我不能其爲自棄也果矣
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
惟其改之而已
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
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

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
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
臨深履冰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
此不相悖違
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謙
難以言復矣
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
雖由於學及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於其間
哉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
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
雖然己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嚮
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復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
能得其正也
道行道明則恥尚得所不行不明則恥尚失所恥得
所者本心也恥失所者非本心也聖賢所貴乎恥
者得所恥者也恥存則心存恥亡則心亡
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

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
此理在宇宙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
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安
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
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爲小者所奪
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
皇極之建彝倫之敘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極是彝
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
人有實德則如疾沒世而名不稱者非疾無名疾無
德也今聞廣譽施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

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爲主宰方僭於知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辯

無心二字亦不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最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有所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爲吾無心此即邪說矣

莫曰性即理也自程子發之心即理也自象山發之知性之即理則性之本善明矣知心之即理則心之本體明矣

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之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詭詐姦宄牿於末節細行流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爲之不明不行則其爲病一也

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

捷於影響慙吝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症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蓋繆習偷以自便囂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

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誠能無毫髮己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

楷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
則是自𡉏其源自伐其根也
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
念凡有繫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
其正也
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之分人心
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
戒伯禹進之儆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
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
此君已汨於利欲蔽於異端遑志遂非往而不返

雖復鷄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害益深而去道愈
遠矣奚足以言此哉
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
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若平居一有
緩懈一有凝滯則清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
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
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人由
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為之
而已矣當力加省察沛然有以信聖賢為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
大豈有限量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為尊學者能盡
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
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直是不兩立從其大體與
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
至平直剖蠡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
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樂哉
天降之衷在我久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勉自奮拔
不必他求
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

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有時而違也曰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遠而復
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功益微矣
氣質益下其功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辯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
後知其不可須臾離也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其心不乖其性誰非正人
縱有乖失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是自昧其心

自誤其身耳

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真吾所固有非由外鑠恐懼憂驚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虞書所謂儆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亦不可同年而語也盖所謂儆戒抑畏戒謹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

天之所以為天者是道也故曰惟天為大天降衷于

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

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當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

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得之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人所不見此心耳然善推所為充是心而已

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為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己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萌蘖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末蔓於馳騖深蒙密覆良苗為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辯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為庶類之最靈者汩其靈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為人子盡子道為人臣盡臣道

夫玉之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與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

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乃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強也故曰強哉矯

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

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僞善敗類之談豈不甚可歎哉

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向既定明善克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逮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戚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

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倘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乎

承示以所進所疑深見嗜學之誠但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酬酢之際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有推測即是心害與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此與胡達材書）

古人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聲名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此與包顯道書）

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義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故躐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辯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共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此與[illegible]書）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耳
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
爲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者爲非道耶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爲非道耶
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夫子絕粮曾子七日不火食而
正坐弦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
纓曾子易簀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
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 右一條與傅聖謨書
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爲知學其實未必知學號爲

有志其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
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
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
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
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
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
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
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
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
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曰

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
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
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
言而盡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
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尊兄朴茂無他蹊
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
誰得而禦不然亦未免爲不知學爲無志而已矣
此與舒西美書
爲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易簡曰易知易從有
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

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易
簡而已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此甚
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
者亦未宜也 此與高應朝書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
自省誰實爲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仁由己聖
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
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
好傲虐是作遊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之於
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

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此與楊敬仲書

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懈怠之久為舊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不

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上同

別紙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為之今幸尚知其為奸盜而患苦之護惜玩愒之久復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為忠良也須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此與李成之書

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之可惡能埋沒人靈蒙蔽至理思之既明幡然而改奮然而興如出陷穽如決網羅如去荊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乎青冥豈不快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肘後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何事觀我朶頤云哉此與九成書

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

忽民之休戚彝倫之叙數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實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己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捨者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此與郭沖之書

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偉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為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却放過一着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而後獲夫道[illegible]

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己私難克習俗難變越耳夫
所謂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
必有勇顏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遂能請問
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
皆備於我當知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言不我
欺也 此與姪孫濬書
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
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誠使此心無所放
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
遠無異於親膝下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

孝也 此與李宰書
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辯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
明自是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辯析是學者大病雖
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
銖而稱至石必謬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
乎又何必紛紛為大小之辯也 此與詹子南書
嘗曰問辯之功則為學者所不容廢象山此言
蓋為不求事實而專好辯者發耳
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
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未明則不容不疑思索
之間辯之則疑有時而釋矣疑亦豈足願哉今既
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為疑何哉願速更之無滋其
惑 此與詹子南書
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
知只成得箇擔版自沉
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
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
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
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

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不能定於
動耶子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illegible]
幾焉此是擔版處 此答張輔之書
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
未得平穩也又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
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
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
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 此與[illegible]文叔書
[illegible]仲為學不患無志患[illegible]好進欲速反以自病間[illegible]
日來愈更收歛定帖[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能定帖[illegible][illegible]

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
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此與包敏道書

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
場節目殊無良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久後
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葉耳
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此與包詳道書

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
一緊亦且顛倒眩惑况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
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
心太緊耳上同

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
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
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
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
強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
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
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李
忠之意忘病自少所患有助長之病此與張季忠書

詹子南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
自得之於心也

先生與路彥彬書云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
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

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
吾聞之曰誠然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先兄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得
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

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
如何様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吾之學問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
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

或問先生之學當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
遷善

吾之言道坦然明白此所以易知易行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無有不善吾未嘗不以
其本心望之

嘗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故人之聽者易

某與人理會事便是格君心之非事

陳正己問傅子淵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辯志復

問曰何辯對曰義利之辯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章句謾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

莫笑無弦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先生首肯之

有學者上執政書中間有云閣下作而待漏於金門

朝而議政於廟堂退而平章於中書歸而咨訪於

府第不識是心能如舊日之昭晰而無薄蝕之者

乎能如砥柱之屹立而無淪胥之者乎先生曰此

亦可以警學者

先生教人詩詩只言辯志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

離經辯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能自辯者是可哀

也

天位非人君所可得而私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賞

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齊斯世於泰和者

也

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之天下先王爲

鄭文若爲六訓其孰能渝之

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二而

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之事悉其心力盡

其才智而無不以之怨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

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

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

不苛察其所爲但責其成耳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

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人君亦未嘗不欲辯君子小

人然卒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寸寸而

度銖銖而稱之過也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

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

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

論之在於爲私己爲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

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

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

未免倒置矣

裘曰象山此言真辯君子小人之要法君天下

者知此則小人不能欺君子不見疑用舍庶乎

其不大矣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心也
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
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
後世言寬仁者類出於姑息殊不知姑息之出於[illegible]
而當其情是乃寬仁也故吾嘗曰[illegible]
仁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見之

貫曰象山此言深中後世事姑息而出人罪者
之病

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格心
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然一[illegible]
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illegible]
若楚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illegible]
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　象山

古者道德一風俗同至當歸一精[illegible]
三代之時遠近上下皆講明共持[illegible]
衆從而作之後世遠近上下皆無[illegible]
人務此衆反以爲怪故古之時比屋[illegible]
世雖能自立然寡固不可敵衆非拔[illegible]才不能[illegible]

貫曰惟豪傑之士則能奮興而自立自立者[illegible]

於道而已矣豈世俗之所能奪哉
後世將讓職作一禮數古人推讓皆是實情辟賢[illegible]
朝可見非尚虛文以讓爲美名也

貫曰象山此言深中後世士大夫爲虛讓者之
病

有學者上一官員書云遏惡揚善沮姦佑良以天地
之正理也此理明則治不明則亂存之則爲仁不
存則爲不仁先生擊節稱賞

臨安四聖觀六月間傾城士女咸出禱祠或問何以
致人歸鄉如此答曰只是賞罰不明　象山

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人正
當障百川而東之　王文[illegible]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是血脉教是條目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
餘也如世俗甚不經裁之可也

要使正言正論長明於天下

貫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清議即此意也世運之
降雖非清議之所能挽回然所以扶綱常而植
人紀折姦邪而懼亂賊則有不能無賴於清議

焉者嗚呼使無清識之長明則天地閉塞而人
之類滅久矣
先生在朝局日或勸以小人闚伺宜乞退先生曰吾
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爲去就耶
先生在朝局日或問曰先生如見用以何醫國曰任
賢使能賞功罰罪
人臣之於國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
所不能忘也然陛施設時欲聞之
學者問荆門之政何先先生曰必也正人心乎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
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
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
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叶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是
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舍極而言福
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此極但其氣禀
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
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　聖天子皇建其
極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守縣令即是承
宣此福爲　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
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知有
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
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
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
縱有患難心實安康或爲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爲

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
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
貴爲福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
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
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
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
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滅其本心也縱有目前
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之中也患難之
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
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

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即爲保極可以長享五福此刻門前元說出講義

凡事只看其理不要看其人是誰

蓂曰象山此言深中世之論事不于其理而于其人者之病

自卷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僞

蓂曰觀人者當先察其德如何然後觀其言與事有德而言與事皆符君子人也言與事可聽可觀焉而不復察其德安知其君子者乎作僞者乎

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僞爲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僞爲之

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爲君子誠小人也雖能不失爲小人

朱均管蔡志不變也非質不可變也苗格崇降聖人有以變其志也

蓂曰聖人能變苗崇之志而不能變朱均管蔡之志何哉朱均管蔡下愚不移殆有甚於苗崇之人者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然心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今人有侮慢人之心則有侮慢之容侮慢之色侮慢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真有侮慢人之心而僞爲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深情厚貌色厲而内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非惟念慮之不正者有著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箕子徉狂微子適周不可謂之不忠如曾子之孝則可見如舜之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善此是善不善雜出者

通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必得孟子乃見得他
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

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
所重在末豈惟喪本終將併其末而失之矣

文華日勝情實日薄此後世公患

使未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
實則不可須史離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安
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牆哉

流俗凡鄙之習謬妄之說正可哀憐傷悼當有開導
扶掖推厉廓清之功乃爲進學之驗若視之如讎
方敵國茍以不爲所摇爲吾效驗恐未可也 此與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户此理所在安有門户可
書後 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户此尤鄙陋

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卻把作一事張大虛聲
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爲道學之說者必
爲人深排力詆

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
聲色立門户與之爲敵嘵嘵騰口實有所未孚自
然起人不平之心

徐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
人爲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
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曰雖欲自異於天
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

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
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
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

嘗曰今之應舉者能如象山先生之正學以言
而得失一聽之命則舉業何害道之有哉

今之人易爲利害所動只爲利害之心重如應舉視

得失爲分定者能幾人往往得之則喜失之則悲
故學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

取人當先行義考試當先理致毋以舉業之靡者爲
上

習爲辭章從事場屋今所未免苟志於道是安能害
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心之存上
帝臨汝先民垂訓昭若日星吁其佔畢覆用蔽之
責有在矣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要
曉此意是爲公不爲私

先生歸自臨安湯倉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此事亦由天亦由人湯云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科舉萬一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淳不然只得一半篤厚之人或三四人篤厚之人風俗猶自庶幾不幸篤厚之人無幾或全是浮薄之人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湯云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便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毋惟位高爵重旗旌導前騎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

賞曰篤厚者終必成君子浮薄者終必成小人于其從進之多寡而風俗之美惡繫焉然則有風教之責者豈可不崇正學尚德行俾從于士使士皆斥浮薄而趨於篤厚也哉毋諉之天而必盡其人斯得象山之意矣

私意未能浪絕當責夫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寄者因書而見前輩議論起爲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乎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讎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睍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

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

周道之衰文貌日盛良心正理日就蕪沒其爲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過絕者其用力勞於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斥楊墨而不在儀衍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學言欲正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物果已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
則心自正必然之勢非強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
天下之言者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自孟子出後天下方指楊墨為異端然孟子既
沒其道不傳天下之尊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
其實也指楊墨為異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實
也徉徉口闢楊墨而身為其道者衆矣自周衰此
道不行孟子沒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

之習觀其言往往稱道詩書論孟綜其實特借以
為科舉之文耳誰實為真知其道者口誦孔孟之
言身蹈楊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則往往為
楊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沒此道不傳斯言不
可忽也

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背義
為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利何加損於我
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
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辨則此義為
不精矣

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
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
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
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
論量卻隨他地步自有可觀　此與仲誠書

簣曰觀象山此言則知讀古人之書論天下之
事皆君子之學之所不能廢焉者也不然則無
以濟天下國家之事而擴其成物贊化之功用
矣何足以為學哉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
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
行之事何至遂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取士之科
久渝古制馴至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
之然不狥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
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證
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為士而託焉以自恕安
在其為士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
星家藏其帙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
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

不以為非顧以 有識見可以谷其故得
其情而知所士 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
不負所學而右 豈非為士者所當然乎
何所忄瞿惺何所維繫而欲不擇所交決所鄉哉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
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
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辯
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
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
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
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
皆由此出今為士固不能免此場屋之得失顧其
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
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
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
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
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
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
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
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

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
明辯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
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
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
得不謂之君子乎（此白鹿洞書院講義）
朱文公跋之有云發明敷暢懇到明白切中學
者隱微深痼之病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
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脩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
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唐虞之時黎民於
變比屋可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
君子之行兎罝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
此心存也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而先
王之澤竭此心放失陷溺而然也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
聖哲之所以為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
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
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為[illegible]為不肯彝倫於
是而斁天命於是而悖此[illegible]之所以作與[illegible]

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若
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皆有常性克
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考三年而大
比以興賢能蓋所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
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爲切磋講明者何以舍是
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
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
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
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
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

末譯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
非以致明秪以累明非以去蔽秪以爲蔽後世之
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
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
絶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其所從事
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
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異說不牽於私
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原
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
之學也

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

居茅茨則慕棟宇衣敝衣則慕華好食麄糲則慕甘
肥此乃是世人之通病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
能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己分上事又
却只是放過曾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
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吾人要當求師於
往聖昔賢

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
疣豈不甚可嘆哉穹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
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賊人
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蟣虱同其飽適好惡
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
之鑒戒而已

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
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激
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
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

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
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之焉君子
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答彭更亦曰非其道
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爲泰夫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
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
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

於道何當與俗趨然越矣志卿一立即無二事此
首立則彼惟擇其勞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
者曷知其非出於道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
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况富貴乎
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
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爲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
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顔閔之夭疾孔孟之
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
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
如命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
不遇哉聖賢之知命如此今之知命者亦其知不
賤富貴之有定數也而無爲小人以安其心斯可
矣雖然古所謂心天之所與我者也彼其險詖傾
側惡猜躁力以逞其私而不肯以入堯舜之道豈
亦天之所與我者乎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
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
絕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
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

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
爲善爲公心之正也爲惡爲私心之邪也爲善爲公
則有和協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爲惡爲私則有爭
乖凌犯之風是之謂禍
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
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
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
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
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

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
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
作大傳時不言無極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
言無極
若懼學者泥於形氣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
載而於下賛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
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
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
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

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
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
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
太極圖書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
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
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
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
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
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賛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
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
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
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
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數為無忌憚此理
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黄曰無極而太極一句終是未粹蓋惟聖人之
言自然無病賢者之言則亦或有有病者若因
其賢而附會之以為是則恐滋學者之惑而亦
非賢者所望於後學相與講明窮究之心也觀

象山嘗謂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發之
則象山之於周子固尊崇其學矣至於無極二
字則深論其有病以為周子後來未嘗一及無
極字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噫象山可謂
大公之論矣黄竊推之其或周子後來已知其
前說之病其心欲刪之而未及以歿耶又或初
本已傳于世而後來已經刪去之本未獲傳耶
是皆未可知也敢以是補象山未發之旨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
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又不知法

馬青苗等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時謂介甫者無
一人就介甫法度中言其失但云祖宗之法不可
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
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惜乎無以
此闢之但云祖宗法不可變介甫如何便伏或言
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冢宰制
國用理財正辭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
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彼豈
無辭所以卒至於無柰他何處又云介甫慕堯舜
二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故所成就王不成霸不

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為堯舜三
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
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為說然而卒
為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上禪伯真為大祟無世俗之
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
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

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
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箇謂之禪已[illegible]

無風起浪平地起土堆了

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能惑人自
吾儒敗績故能入作在唐虞之時道在天下愚夫
愚婦亦皆有淳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
列出來也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
孫敗壞父祖家風故釋老却倒來點檢你如莊子
云以智治國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
被他如此說若知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
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
他點檢在他下面如何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

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諸子百家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佛老
亦然

定夫舉禪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
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
邪正人豈有邪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

有中說無無中說有之類非儒說

我說一貫彼亦說一貫只是不然天秩天敘天命天
討皆是實理彼豈有此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老衰而後佛入

孟子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

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其常以義利二字判儒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

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

儒者惟義惟公故經世釋氏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

儒為大中釋為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為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又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為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

吾儒知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

儒者以人生天地間靈於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學有教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

右一百九十二條

書象山先生語後

天之生斯人也賦之以形氣之正予之以性命之全而妙之以虚靈之心故人之為學所以復其性踐其形者亦惟求之心焉而已矣舍是心而不求則性不可得而復形不可得而踐天之與我者皆失之矣此心學之所以為大也舜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實開萬世之心學孔子於門

人告以克己復禮告以見賓承祭告以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告以言忠信行篤敬雖未
嘗揭心言之實則求諸心之實學也孟子得
孔子之傳發明其學故一則曰良心一則曰
本心使人悟其所固有一則曰存心一則曰
養心使人反己以自求故曰孟子之論心視
性善養氣之論其功尤大蓋但言性而不言
心則不知操存之要而無以盡復性之功但
言氣而不言心則不知擴充之本而無以致
養氣之實其有功于聖門有功于萬世不在

茲乎孟子既沒而心學之傳遂泯逮乎周程
張朱之相承雖未專言乎心然主靜無欲之
旨居敬存誠之旨惟肖無忝之旨立本踐實
之旨亦無非心學也惟陸子不假師承直宗
孟子復揭心而言之發明本心之學殆已竭
盡而無復餘蘊其有功于孟子不亦大乎故
其言曰吾之學得之孟子又曰孟子之道至
是而一明其所以自任者不容掩矣萛生先
生之鄉景仰其學雖去之數百載而思慕之
切每若親見乎青田象山之間誦其言之[illegible]

夕弗斁復掇取其言之精粹者輯爲一編終
身服膺庶幾無負于先生之教間又釐其鄙
陋列于條下則固將以明乎先生之教之至
真有窮萬古而不可磨俟千聖而無所易者
若曰有功乎先生則吾豈敢嘉靖甲午八月
朔日萛謹書

大儒心學語錄卷之十八

後學金谿王蓂輯

南軒張先生語

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

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

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

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

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己物盍亦思之而弗措

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之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盍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至矣噫學不可躐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必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盡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為孝必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始為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先焉惟夫弗措之為貴也

學必有序故自灑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序而進今欲闊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

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非前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則在主一此非僅用力者方知其[illegible]

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偽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灑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為之雖若纖悉然為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

責己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為己責己而取人不惟養己之德亦與人為善也

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敬來治心則不可須主一之謂敬只是敬此也[illegible]

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汩之紛擾梟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㴱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

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而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養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歟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

答潘叔昌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又曰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如所謂未應事時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

或言省克二字不可廢曰然終省了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

答吳晦叔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

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于室想像跂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知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爲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

知行精粗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像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況下此者哉

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illegible]踐履上做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理亦不可知必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

問聖門當學誰曰學顏子為有準的顏子為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個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

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

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潦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

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為如何以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
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
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
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
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
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
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illegible]過也
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
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頹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

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鯀治水
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
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
涵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
一分天理滅却一分人欲
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為亂之妄而
已矣
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途而
利者犯荊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illegible]
然正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荊棘冒險[illegible]

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與血氣之動於欲也[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
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
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
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習次營營豈
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
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
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已
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

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
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
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
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
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
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
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納交要譽惡其聲
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
牆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
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

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
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
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
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
舍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
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
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
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
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
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

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
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
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恭敬乎動
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
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延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
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教是

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蓋居
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

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

謂學者曰謹飭則有餘且放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
強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自然開闊去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
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
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
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
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
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
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寛云者漸濡涵養之使

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皐陶亦曰天叙有典敕我
五典五惇哉敕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
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
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
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
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
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

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

敬有淺深

聖門之學貴於復踐隱微之際無非真實

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

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

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云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

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卒於後世異說熾行譸張為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怳誕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儒衣冠號為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為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偽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為善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義孰此為甚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覆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為衆說所眩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為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

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會歟是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

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

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

孟子之論才與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之所

分三品只是據氣禀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

者性也人之可以爲善者才也皆自不殊

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

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

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

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

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

當其可即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

無適而不爲中也

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

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

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

當敬令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

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

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曰此緊要處不可[illegible]

擴充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

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

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

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

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

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

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

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

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

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

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

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忮爲忍豈

人之性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

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

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illegible]

通貫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

體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眞而公

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illegible]

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

洽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
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
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
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
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
乾元坤元也
盡於己爲忠形於物爲信要之形於物者即其盡於
己者也
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
體亦無乎不具也

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
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
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
大器亦可見矣
去古益遠儒學陵夷濂溪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
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
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
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

措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
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治
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
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
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爲人主
者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
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
之可乘矣
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

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
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
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
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
不必斷出於吾身也義理[illegible]行則國家可存矣使
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
用權以濟事於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
所以接踵於後世也
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

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
乎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

爲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
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

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
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
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
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
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
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

而行也

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

人主尤不可抓立堯舜明四月達四聰通天下爲一
身若紂則爲獨夫矣

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
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
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
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
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

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己
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不
治之所由與也歟

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
而其德有四仁義禮知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
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
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
不以是教矣于至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
董莅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
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

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
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

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
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是如明鏡
然姸者自姸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
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若胸中着一寛字寛必有弊着一猛字猛必有弊吾
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
秤則常平矣

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

莫明於孟子大抵上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伯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考其迹而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昔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讓至周公方說讓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爲宰相猶且自處以讓在吾人亦合當爲者也

拭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爲耳

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感物而動固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焉事自此出矣五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爲惡也譬之水發而無泥滓之雜則固水之本然者泥滓或參焉則汩之矣雖汩之而水之本然者自在也故貴於澄之以復其初而已人雖流於惡其本然者亦豈遂亡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

體用一源內外一致

復卦義贊曰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物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羣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該通曷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而無害敬立義集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克齋銘曰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噫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何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絿允蹈斯則睟息厥脩譔大既克曰人

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
稽古人其惟顏氏於務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
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
子

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
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
民脩已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
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
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静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
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
知勿憚其艱而或迨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
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欲之萌則
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
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
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
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

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主一齋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
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
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
隨積之久昭厥微静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
惟勿替日在玆

敦復齋銘曰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
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
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
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
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柰何不敬祗于夙
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
寡悔

右七十六條

後學金谿王蓂輯

東萊呂先生語

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緣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科便為成材者

為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堅實須是就充擴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

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毫忽未去畏

日間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便須着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乎格遠近者只為實地欠工夫耳

夫道非窮天以為高非極地以為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環麗之玩畋游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

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善端初發且要涵養惡念初生便須剪除

忠信所以進德也有根則苗自長

學聚問辨而又曰寬以居之何也蓋到此地位正須涵養此理迫則失之矣

天下惟有一理

聖人與天無間

若胸中有容着善處善自然積胸中無容着惡處惡自然不積

大抵惡念惡事最不可順他譬如忿怒若順將去必至於殺人飲酒若順將去必至於沈湎

尋常人欲含悔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人

鋤愈生愈匿愈露者盖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胷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無安着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泛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閑費力

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於惡既不得騁不之於善將何之乎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有毫髮不相似則已違矣

也若物之始生也始生必屯理也善端初發困于傾摇摧折而自盡者豈知此哉

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

持養察識工夫正當並進

為學當真知所止

羣居以和肅為上若為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

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但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但當思正學未明

操存固所當用力處要須與體察之功並進乃善

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兩字甚難而有味也

近已嘗為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為學通法

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

大抵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矣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遮藏又如處親戚朋友間不敢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為不可信耻其所當耻謂以問學操履不如前輩為耻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為耻

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學問以致知為本知不至則行必不力也

講實學者則在下移俗在上美政隨窮達皆有益正當同致力也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階級歷然非一步可非一言可

呂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此兩語殊有味

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知猶識路行猶進步

大抵胷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也

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須令胷次開廓舒泰爲佳

如事親從兄處家處衆此正學者事當日夕點檢以求長進門路

處鄉問親戚問更須子細點檢此最親切工夫也

收斂凝聚乃是大節目至於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宣之宜耳

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欵曲停待終是少錯

知之在先然後行其所知以終之此自當剖判

自人言之則曰性自理言之則曰天道天人本無二

君子所信者此心也若顧後世之毀譽是有待於外也

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内植根本乃萬事之元若於内尚有可愧外雖舊業振厲終亦無力

今既應事接物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氷銷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汨没須常以法語格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拂遣要須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所止乃有可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

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操後皆邪其爲害不止及其身殊可畏也士大夫孰不自以爲正柰何其始辨之不明講之不詳得其形迹執而不化遂有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其發蒙時便須養之以正曲禮言幼子常視毋誑亦此理

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待之則我先爲小人矣

凡看古人書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

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

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丞識此理

自古至說命方說學
儒者之道必始於親此非是人安排蓋天之生物使
之一本天使之也譬如木根枝葉繁盛而所本者
只是一根
着實工夫便是本領
無所歆羨而爲善無所創艾而不爲惡此天下之實
德君子也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須是當見時便思便授過後則
無益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是朴實即是種子有此種則德

日大
乾聖人之事業坤賢人之事業坤是做工夫處
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己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
人不倦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問仁孔子獨告之以克己復禮與告他人畧不
同顏子欲知下手處便請問其目此顏子善問者
也孔子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惟勿字最要體認四者之中勿聽尤難非
是用功之深臨時禁止亦不得
版籍是天下大事不可不知

伊川曰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辭義
最完
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
所以不得不作歟
大抵論學之難其高者其病墮於玄虛就平者其末
流於章句校二者之失高者便入於異端平者浸
失其傳猶爲動訓故悖行義輕重不同然要皆是
偏耳
若語學者聖賢門中多是指示下手處或拈出親切
處

涵養之久則氣漸和察識之久則理漸明
右六十八條

大儒心學語錄卷之二十

後學金谿王蓂輯

勉齋黃先生語

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為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為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

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為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為力若利欲為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

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

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又曰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

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講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為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腳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

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為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儇浮薄者未免為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為心然後可以言學也

古人為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為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

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
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
馳心於辨析論講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理所
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
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
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
察其胷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
聖人教人決不若是

留意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
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

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燄頭
直上不束則散滅了

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
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
心正心正而後身脩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
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
明辯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也篤行者行
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
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
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
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
之理渾然於吾心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
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弊車羸
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
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

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
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
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
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
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全

體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
止於是歟

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逆之則凶緊要
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須默認實體方見
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真實體
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
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
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燕所愛乎果

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
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illegible]
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
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
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
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
矣

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
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欲
所汩則惻隱者變而爲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爲鄙

賤矣恭敬者變而爲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愚
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問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曰如
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
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

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右一十六條

大儒心學語錄卷之二十一

後學金谿王蓂輯

九峯蔡先生語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
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
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耳真
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
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貌
思者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

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
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
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遂其初心
則天下之理得矣

人心動靜情性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
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心莫善於敬進學莫
善於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
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瞀安能有所知有

所行乎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於氣氣牿於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欲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為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人之一心實為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俟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太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右一十三條

大儒心學語錄卷之二十二

後學金谿王蓂輯

北溪陳先生語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誠意正心脩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淵

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為鄉人者為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為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為能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

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則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

擅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
敬底工夫意象最覗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
心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
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
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
適底意

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
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
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事時也用

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
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
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聖賢學問未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義論
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
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切人情
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見之實也

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理亦不過
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已

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

推[illegible]若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
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既推得去
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
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着力推己以及物融私
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

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
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
就己上着不得據他說恕字只道箇饒人底意思
如此則是自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並恕人
是相率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

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
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
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為害非輕

右一十條

後學金谿王蓂輯

西山真先生語

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虚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

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究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撥撥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所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爲而爲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正義所當然雖害不恤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旦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黒白相和黒必掩白薰蕕共器蕕必掩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心之虚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欲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

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欲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壅滓之伏于下也静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也

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

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衰矣有志之士可
不戒諸

北辰常不移故能爲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
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
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

㕛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
以行不㕛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
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

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
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
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
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
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欲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
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
以飢渴之害爲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
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
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
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
理學之要歟

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胷中盎然有
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
即所謂仁也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
從此而生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
私欲便有違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

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
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
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
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充之
一言也蓋善惡之發其始甚微因其善端之發保
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
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
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
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
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
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須
待乎推也然學者能於忠恕二字上着力於盡己
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心經贊曰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

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欲易
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
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
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
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
終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
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
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
四端既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撤子諒之
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濯濯
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
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
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太極在
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
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
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腑肺
明牕棐几清晝爐薰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勿齋箴曰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
人而不仁曰爲物役耳溺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
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

爲準惟理是由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
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
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樞機牙能幹鈞石必
隨我乘我車駟馬交轡孰範其馳維轡在手是以
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
將之令霆鈞飈馳孰敢干命衆形役之統于心官
外止弗流内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
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醞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
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曰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
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
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
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
我顧物之攄何弗仁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
源袪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
孜孜征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正弗已雲
披霧捲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
既判復合渾然一真諸妄弗作孟子繼之命曰思
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
求之實近非遠

元氣箴曰予嘗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床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凜凜乎瘝恫

右一十九條

大儒心學語錄卷之二十四

後學金[illegible]輯

敬軒薛先生語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心靜能處事

明德指此心昭然不昧而言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

心一操而群邪退聽一放而群邪並興

學者之心當常有所操則物欲退聽斯須少放即邪僻之萌滋矣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一為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矣

當事物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

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應事安得不錯乎

人心貴乎光明潔淨

常得心在內則寡過矣

心一放卽悠悠蕩蕩無所歸着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息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不為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心無所止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哉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人自遠道矣

萬物本諸天萬事本諸心

心不錯卽諸事不錯矣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illegible]

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燈之有一面光不能徧照也

理明則心定

私欲盡而心體無量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守約者心自定

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歟

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心有毫髮所繫卽不得其平

一切外事與己本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illegible]是所以為心病也惟知止則心自定矣

人惟一心操之為君子放之為小人

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作聖作狂此心一轉移間

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孟子所謂勿忘是也

心斯須不存卽與理義背馳可不念哉

良心開而天理明猶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矣

心敬而天理暗猶爲間不用而茅塞之也

應事綫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

蕩滌胷中無一息之私累可以言大矣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為一

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

斯須心不在而動即妄矣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為一矣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生焉是累於外物而心弗定也

愛外物好則心不好矣

因一事不快於心而遷怒之心妄發此學者之通病

心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此勝則彼負此負則彼勝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

心細密則見道心麄則行不著習不察

天誠可畏近而一心皆與對室顯地無非天也敬軒畏乎

意縂有向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若胷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心虛有內外合一之氣象

平旦虛明氣象蔵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鍾虛則鳴心虛則靈

為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心術不正即事事不正

心無所主即動靜皆失其中

天人合一

當提醒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即處事少錯矣

知止則心有定不知止則心不定

心切不可外馳

常主敬則心便存心存即應事不錯

凝定靜密自不外馳

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騖出入無一息之寧

一切外物放下緊緊於身心上用力斯得近裏之效

矣

大要當洗滌盡此心之欲有一毫之欲未盡即本體蔽昧而用失其當矣

心性為天下之大本必涵養純一寧靜則萬事由此而出者皆天理之公矣

心如水之源源清則流清心正則事正

造化無一息之間人之存心亦當無一息之間

學問實自静中有得不静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

常主静物來應之

寂而感感而寂動静循環人心之妙也

外物無窮不能以禮制心則心逐外物亦無窮矣

一念之差心即放纔覺其差而心即正

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即作聖之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萬物不能碍天之大萬事不能碍心之虚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動矣斯須心有不存則與道相離

所處之地雖静而心飛颺於外亦不得静也

凝定最有力

天理無内外隱顯之間必[illegible]獨[illegible]而

徒飾乎外偽也

天地之間時時處處皆是道之流行人之道即天之道故當隨時隨處省察不可有一毫之間斷也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慎内外交脩之法也

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

幾在心當慎所發發不以正甚害事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作止語默動静之間

為學大抵就已分上去其本無之私欲全其固有之天理耳

體認未至終未能與道合一

乍存乍亡者是間斷之時多也

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斯須照管不到則外物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謹防外好以奪志

人欲如寇敵専以窺吾之虚實斯須防閑不密則敵乘間而入矣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隱至幽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

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無所為而為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意如乍見孺子之入井惻隱之心自然而發無所為而為也若惡其聲納交要譽之心生即有為而為矣

寡欲省多少勞擾

為學無別法只是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為事事皆天理

善皆己分之當為初與人一毫無與若經為善即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為安矣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怠詩曰夙夜匪懈其斯之謂歟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蔽障而天理自著

舍而不求為忘求之太過為助長勿忘勿助長

人欲無涯不以禮節之莫知所極矣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人只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也

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為之心雖

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學者自幼便為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

絶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繫

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為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人之為學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存天理去人欲

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事皆道道不可離如此存養省察之功不可須臾或間也

心無妄思言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人動作皆以天則無妄不以天則妄矣

先儒曰欲心一萌便思義理以勝之即窒欲之要也

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視為先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便息矣

無欲則所行自簡

夜氣如泉清淆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脩

平旦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欲者能識之

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為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目之逐物最能喪德四勿以視居先

人於言動事為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人於聲色臭味之樂取供須臾真所謂過客止耳何苦深溺其中而害吾固有之德哉

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

之不和則爭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

斯須去身

公則一私則殊

正則大邪則小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為甚

俗以為樂予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欲寡則氣正

體胖樂可知矣

一念不謹即有偷惰之意所謂惟聖罔念作狂者豈

虛語哉

外物至輕己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

已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

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水至清而寶珠露人欲深而天

理昏如水至濁而寶珠暗

中庸之理不離乎動作語默人倫之間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

暴其氣之事

約其情使合於中亦養氣之事也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思索太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

忘與助學者之通患

勿忘勿助即天理存

檢察身心只在視聽言動上用工夫

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事愈

有力

勿忘最是學者日用切要工夫誠能時時刻刻不忘

於操守省察即心常存而天理不亡矣

勿忘勿助長最切於日用之功

時時刻刻緊緊於自己身心上存察用力不可一毫

懈怠

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

程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不能存更做甚人蓋天理即

仁義禮智也一有失焉則非人矣

惟思天理則日進高明

無適而非道但當隨時隨處識得分明行得切實耳

日用體認仁義禮智之性於所存所發之際最是為

學之切要

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

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

之為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即

人欲之私矣

道理不出性情二字

幾之善是天理幾之惡是人欲

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

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

理盛則能勝氣氣盛亦能勝理　敬軒

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

有欠缺間斷

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

其方

學不可有為有為即人欲而非天理矣

天理本順而自逆之是故惡夫鑿者

庸是中和之理平常而不可易非中和之外別有所

謂庸也

德進則言自簡

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循理則事自簡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敬則中虛無物

斯須苟且即非敬矣

敬則都是一片公正底心不敬則無限私竊的心生

矣

易擾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

明

纔敬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

不勝其小矣　敬軒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

要可知矣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騖出入莫知所止也

不主敬則嗜欲無涯馳騖不止

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

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豈惟王

者當然實為脩省之至要也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潜體蓋惟敬則能凝
聚得此理常在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
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
肉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乃聚德之本而為踐
形盡性之要也歟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敬則卓然
敬則光明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敬則立怠則廢
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也又謂未接物時只主
敬便是為善皆發先聖所未發
無逸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祗懼不敢荒寧此數言皆主敬而言治天下之本
不外乎此
治亂之原皆原於敬怠故唐虞君臣懇懇言敬而不
已三代聖人亦然
居處恭執事敬存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即顧諟

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之謂也
不輕妄則重厚不矜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置失宜此不敬之
過也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
主敬則思不出位而分定矣
人只是有已故不能與天地同其大其要惟在克已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不力行是只學人說話

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為克已之法
不能克已者志不勝氣也
人之克已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之有未
盡也推其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私無大小覺即克去
制伏私意而不拔其根如蓄火於羽毛之中得風復
然矣故克伐怨欲不行固為難不若克伐怨欲
盡之為至也
閑邪如城郭城郭不完則外寇入閑邪不容則外

自治寧過於剛不可過於柔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
不能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之合禮處便
是復禮
念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
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
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

克己復禮為仁則盡性矣
克己復禮與天地合德
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
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
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
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實與禽獸奚
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安樂生壽
皆欲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而天理之盛有不可
得而勝用者矣

莫曰此論克己以人己相形而言亦先儒所
未及
私意最難去故程子謂克己最為難事惟嘗用力者
知其難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
止其欲
安安之私最難克
宴安鴆毒此言當深省
汩溺於聲利之中而不覺何道敢言言之適為口耳
之末耳

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
己與人物本同一理一氣而或不能公好惡於天下
者蔽於有己之私也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己不覺也
惟無欲最高有欲則低矣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學以靜為本
學貴乎日新
為學當謹守聖人之道雖未至是亦聖人之徒也
懈意一生即為自棄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教不以道則非教學不以道則非學

古之學也一後之學也支

所以為學者只為人固有之善或蔽於氣質物欲有時而失故須學以復之及其既復則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為善亹亹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守約者為學之至要

守約則無事矣

守約則能泛應

學至於約則有得矣

世有聞人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為狂則憎惡之以為矯噫使學不學道則所學果何事耶

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是只講說耳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

安於故習則德不新

實有向道之心則道必進

發奮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尚其庶有進乎

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而猶不可奪況君子之志於道孰得而奪之哉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為學之士常使萬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脩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須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病矣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是好道理然當自體諸心果能實好此好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好道理否若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

賁曰此言深中學者之病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為而理
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為氣所掩終不
長久開通所謂為學者正欲變化此不美之氣質
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亦莫能致
也
蕡曰氣強理弱之言發前聖所未發可以警厲
學者當加百倍之功求變其氣質而克全其天
理焉斯可矣
理只為氣所隔蔽故不明去其隔蔽則天理明矣
為善須是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為善有纖毫私意亦

雜其間即非真為善矣
聖人發無言之歎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
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
文字之際也
五事之疇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睿肅乂哲謀聖乃
踐形盡性之學
只可潛脩默進不可求人知
為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
切問近思最於身心有益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尚絅知此方是為己之學

一毫求知之心即非為己之學矣
為學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
抑之詩相在爾室至不可度思五句苟能力行之可
以至天德
專用心於內則有進或出或入則有間矣
有本則應之無窮
人之善端亦時有發見者但私欲盛隨復汨之耳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
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為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反天地

之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氣質之拘最大變化之功極難然亦不可畏其難而
不加變化之功也
雜慮少則漸近道
知道則行自簡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人聞道學之名不駭以為高則笑以為迂夫為學而
不學道則無天理人倫矣果何學乎
求復仁義禮智之性即是道學
朱子曰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後學

以盡其力千古聖賢之學只是學此而已舍此皆是俗學

進脩皆分內事與人何所干涉而求知乎為善求人知者非為己之學也

順理則裕四字用之不盡

為學之要在於知性善知性善則知所用力矣

有人談道理浩博無窮至其心則無實得處故其行事與所談者無一句相合

望道未見之心即求道不已之心學者以是自處則其進自不能止矣

學須有覺方得要會處

為學不實無可據之地

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而時習之也

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禮智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

仁則不間斷間斷則非仁矣

仁只是此心之理與萬物都相貫通故欣戚相關而能愛絕不貫通便相間斷只知有己不知有物欣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

須知己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illegible]化為一體矣

禮者天理之節文孔子謂克己復禮為仁何也蓋仁即天理也人欲熾則天理不行必克去己私事事皆復於理則天理流行而為仁矣

仁則一不仁則殊

總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為不仁

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能愛矣

公則人己不隔私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

人亦有此理我亦有此理人不能全而我能之視不能全者憫憐之可也鄙笑之不可也引掖之可也棄絕之不可也

蕡曰此真可謂仁者之言

有一毫私欲之間雜即非仁矣

千古聖賢之心仁而已

天地之道只一元字括盡人之道只一仁字括盡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

孔顏之樂其全盡天理者歟

恕字用之不盡

有一毫忮害之心即非仁矣

常尤無欲害人之心
惟誠無間斷破缺
勿起一念之妄誠可存矣
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不敢有邪心漸近於誠
德不進病在意不誠意誠則德進矣
無所為而為者誠也有所為而為者偽也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
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
有進德之地

純則誠雜則偽天地聖人之道誠而已
誠譬之精金無銅鐵之雜金有一分銅鐵之雜則不
精德有一毫人偽之雜則不純矣
妄念邪念息則意自誠矣
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
克盡己私為誠有一毫之私未盡則非誠矣
聖人接人惟一誠
學不至於聖賢只是有不誠處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天地萬物惟性之一字括盡

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
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故道不可離
人外無道道外無人見天人之合一也纔有間即非
道矣
程子性即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
聖人之所以教賢者之所以學性而已
千古聖賢之言一性字括盡
性外無道率性即道也
在物曰性在天曰天天也性也一原也故知性則知
天矣

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當順天而已
命性道教只是一理
天賦之初本有善而無惡人而不為善是悖天也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之初則有
善有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性命合一
天地人物渾合無間一本故也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言心即有性言性即有心心性不相離也

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
性之一字無所不包當時時體認而力行之孟子所
謂左右逢其原者即此性也
天賦我惟一性苟不能全是逆天也可不懼哉
論性是學問大本大原
聖人相傳之心法性而已
學問大本原在天命之性
聖人之心寂然不動隨感而應所謂神也
孔子安仁即天地之心也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聖人闢人毀已譽已元不少動如浮雲一過而太虛
湛然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
惟時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常有頃刻毫髮間斷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
人不合即尤人總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勞
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自有之私皆足為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為善所累自
有其能便為能所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
毫之私累
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惟無私貫之
天道天德天命天理一也
一以貫之只為理同
天之生物一本故一以貫之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一以貫之
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為虛無之弊
一是寂然不動貫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一是天下之大本貫是天下之達道
一是一本貫為萬殊

萬物定于一萬事定于一萬古定于一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
物
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夫子之道德匪言語所能盡
人皆有此理聖人與塗人同但聖人稟得氣質清粹
故能全盡此理衆人稟得氣質濁駁不能全盡耳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
不與矣
天下古今公共之理即所謂道也但先覺能明是道

行是道則道得其傳無其人則道失其傳矣
聖人之心天理渾全得其心斯得其傳矣
聖賢知覺運動雖不能不以氣而理則為主衆人知
覺運動但氣之所為漫不知理為何物
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以反
求諸身心猛省而擺脫盡私累則身心皆天理而
大可知矣
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耳使非寫其身心之實
則人作一書皆可謂之經矣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

下之書無益也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讀書體貼到自己身心上方有味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上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
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作詩作文寫字疲弊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己惟
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
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
者其心泰而樂

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千古聖賢未嘗不以警惕之意為勉
讀二典三謨夏商周書其明白者皆有切於學者之
身心愈讀愈有味
讀咸有一德之書則知伊尹之學極其精密成湯以
元聖稱之有自矣乎
典謨仲虺成湯伊傅諸書尤切於學者
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即是
顏子亦足以發之意
脩己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

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源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
觀群聖之言當知其一理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
勿失循之勿遺豈有差錯從觀天下之書而不知
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為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無逸一書之要
聖賢垂世立教之意大要欲人復其性而已而後之
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為詞章之用利祿之階
而不知一言之切於身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果
何在哉

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機權世俗之學
讀書所以不見德崇業廣者只是講說不曾實行如
讀學而時習章便能學而時習否讀其為仁也孝
弟章便能孝弟否讀顏子問仁章便能非禮勿視
聽言動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講說耳
四書蒲天下真知實踐者蓋有之矣吾不得而識其
人矣
讀書不於身心有得惜然而已
文士學做聖賢文詞做得雖是自身却只是庸衆人
淡己謹行是脩己第一事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無行可悔則德進矣
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
諸文辭者不雜斯謂真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
為真儒乎
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人為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富貴至溺人可不謹哉
惟正是以服人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為之不可
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所守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心
進將有為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
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必至矣
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行此理
學不進大病在見道不明信道不篤若見道明則知
外物之樂不如是道之樂信道篤則必使外物之
樂不得以奪是道之樂學其有不進者乎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
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
適逢者終未免有差也
五性之用知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不是
知在先
不明理者冥行而已
知至至之上至字是至處至之是到那至處知終終
之上終字是終處終之是終而不去
涵養本原尊德性之事思索義理道問學之事
日用之間知最為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

不差者鮮矣

孟子曰知性知天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物格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

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觀知至連意誠說則格物致知是於身心性情上用功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既明則意可得而誠矣

知行雖是兩事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亦一也

精義入神乃知至之事致用所以行其知也

明善只是知

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

養性事天脩身之事

心常存即默識道理

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

孟子之知性即大學之物格盡心即知至也

窮理即知性也

始條理之事有缺則終條理之事不全

知性知天則理無不明矣

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已矣

觀大學經致知格物連誠意說則格物先欲格身心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不加致知格物之功即始條理之事有缺矣

作事只是求心安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為安矣

致知力行惟在於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為是遵而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

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為一體

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肴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燦然各為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

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徳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絶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賢之説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矣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

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為己之學後世皆藉此以為進身之階梯矣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贊脩朱子因濂洛諸儒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為之發明從世紛紛莫知所定論矣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于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禄輕重之是何異鴟鴞得腐鼠而嚇鵷鶵也

西銘只是欲人存天理

伊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狥之哉

伊川晦庵為講官時姑取以備故事資口耳而已二子即以真知力行望其君宜其不合也

程朱接孟氏之統有功於萬世

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此學者韓子疏數之書萬世當法

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

王道備於大學之書

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

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程明道去聖人不遠

孟子一書皆從仁義禮智中流出所以為聖賢之言所以為王者之道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

論語言仁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仁
義一理也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於此
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降衷秉彝天理民彝朱子於孟子豪傑與及聞見章
所言之千載聖賢所傳所學之道不外乎是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程朱之書吾雖篤敬畏之不敢慢也

堯典克明峻德一言實千萬世君德之始

天佑心學語錄卷二十四　敬軒　三八

道即朱子所謂天理民彝性是也性外無道道外無
性千古聖賢所知所傳者豈外於是哉
矣

堯曰允執厥中言中自堯始聖賢相傳之道中而已
矣

尚書言中最多中者天命之性書多言無過不及之
中乃性之已發者至于思作中庸乃兼言未發已
發之中

伊川言顧諟天之明命是天人合一之理自是而後
聖賢之言天命者皆原於此

中庸一部一性字貫之

性聖人之言中正無過賢者之言或有過者

允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誠
言善言一之類多見於書聖賢發明性理實皆原
於書也

朱子作中庸大學序惟以二程繼孟氏之統而不及
周子張子邵子何耶蓋三子各自為書二程則表
章大學中庸語孟上繼孔孟之統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
明道之氣象

明道先生先儒謂其作用近聖者言其氣象也

天佑心學語錄卷二十四　敬軒　三十九

聖人未嘗有自聖之心後世儒者未有所至即高自
品置如楊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
也二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為何如人也
黄曰此言深中世儒之病

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將
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

烝民之詩三五之嘒同一義也

周子太極圖盡出理氣示人

太極圖是天人合一之妙

太極圖如水之源流而為千支萬派都都只是源

水也
敬之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成王之學日進於高
明矣
觀敬之詩成王真得傳心之學者也
聖賢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為治
聖賢之為學皆不外乎是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
綱五常為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三綱五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于人心歷萬世如一
日循之則為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為逆天理而亂
天道人倫渾合無間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
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
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關雎之類言夫婦蓼莪之類言父子鹿鳴之類言君
臣棠棣之類言兄弟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
倫之道無不備也
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
人倫明
真是天理民彝不可泯滅
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
人倫明則禮樂興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三綱五常為萬事之本綱常立而萬事舉唐虞三代
治天下之道不外乎此
伊傅告君之辭曰德曰仁曰誠曰敬曰明命曰一曰

道皆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見
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之則治違之則忽
二帝三王治天下純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
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
人心而立法也
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孟子一暴十寒之喻皆格心之學
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脩身其本也建置立法其末也

聖人治天下公而已

無逸書後世為人君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聖人篤恭而天下平二帝三王之治皆原於此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為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為大也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王者所存所行皆天理之公伯者則假天理之名以濟已私耳

公王道私霸道

謂之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形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間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天德即仁義禮智之德王道即是德推之政事達之家邦天下者是也謂之伯者形諸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偽之所以不同也歟

皐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為治之大經不出於此

聖人為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三風十愆遵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

思齊一詩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以遠想前王之盛

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皆不出性分之外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仁者之事即三者之事

道學治道不可岐而為二道學正所以推而為治道

堯之克明峻德實萬世君天下之本

王道天理也伯功人欲也天理人欲未有並立者也

誠心父母斯民為王道有一毫不誠即非王道矣

無逸書有天下者不可不斯須無念而力行之也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源也

為治舍王道即是伯道之卑陋孔孟寧終身不遇不自貶以狥時者為是故也

王者之心無私如天地人得而知之

孟子之後知王伯之分者董子

惇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治天下之大本大法不出於是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
才氣
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萬世可見
帝王治道治法皆實德實事豈後世無本智力之所
及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勵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
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祇見其不
知命也
人之出處當安於義命

若實見得雖生死猶不可異況取舍之間乎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進將有為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常沉靜則涵蓄義理深而應事有方
少言沉默最妙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常默可以見道又云常默最妙己心自存
欲深欲厚欲莊欲簡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隘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
小人

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
惟寬大可以容人惟厚重可以載物
總舒放即當收斂總言語便思簡默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須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難繼
多言最使人心志蕩流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
深又養得氣完夢寐亦安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一語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學者當深體之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英氣甚害事渾含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只觀其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辭宏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人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待言
傲則仰懟則俯邪則欹正則平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辭則其所養可知矣
伯宗曰怙其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為後生輕俊者之戒
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好為恠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大者弗察掇拾小者以為之不知類甚矣
立得脚定須寬和以處之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心誠色柔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安重深沈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
物惡太過造化且然況人乎
聽言誹則與之低仰此故真[illegible]德性也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累有與人計較長短意即是查滓消融未盡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性之一端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

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自敬則人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君子行有不得皆反諸己而無責人之心
自脩則人不得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和而敬敬而和處衆之道
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
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

厭言矣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之合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為然盖可以為防小人之法

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防小人當密於自脩

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

善道也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閔惡遽怒先自煩擾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接物大宜含宏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察其實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人須體此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況設詐以行之乎

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已

誠意孚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親愛之言不可偏聽

一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無助矣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待左右當嚴而惠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雖動作小事亦差矣況大事乎

事已往不追最妙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踈畧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畧予覺有闕畧之失宜謹之

處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常若無事者不可以屢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盖

然則反為所累矣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處事大宜心平氣和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斯可鮮失矣一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慎

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畧故易多言利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予每數責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忽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予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頗頻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予遂逐去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伊尹曰接下思恭夫豈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亦此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為然退食燕息之際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

處已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

為政通下情為急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不言而躬能行出則人心服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

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

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人臣巧文以避罪此非忠也

處大事識為先斷次之

處大事不宜太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作官一事不可苟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

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摸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為一體屈伸消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

莊必欲外天理萬物極其智術為巧免之計其自私也甚矣

老莊於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避害自私之心豈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乎

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既明雖觀其書不為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溺其中矣

老莊之書切不可深溺若溺其說而誦習不已猶居齊齊言居楚楚語發於心術文辭有不覺者矣

聖賢之言平易明白異端之言詭怪而茫昧

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歟

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後言之何耶

聖人之心如天物有競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尊

其教者即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忮耶

釋老之高只是無欲無欲而滅絕天理故曰高而無實

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耶

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彼欲滅絕者也及其論聲香色味之感又極人世之所無者而誇耀之何耶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罪福

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已者便是

釋氏逃世殘倫以為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離母以為

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人惟不知原始反終之理故舉俗為異端惑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

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淸其心棄絕倫

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

者也

聖賢工夫步步着實如莊老之學儘說得是不着實

蒲眼皆實理而人不知信釋氏持一偏空說人為所

惑何哉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

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

氏乃使人髠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

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

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不流於

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假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周程張朱眞儒也四子辯佛老之非至矣

聖賢惡異端為其陷人心貽害之大

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為幻迹此

所以偏於空虛也

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起出陰

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

程子曰謂之夔則堅者腐存者亡輪迴之說何其妄

耶

釋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

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釋氏出世法天地古今陰陽皆世也而可出乎

自近古四海九州無不崇信釋氏惟今孔子闕里曲

阜一縣無佛老之居無僧道

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今古愚謂惟其如

此故其言誕妄

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耳

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

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

氏矣

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釋氏乃有輪迴之
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理
耶

吾於靜時亦頗識是理但動有與靜違者由存養省
察之不至也

吾於所為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
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嘗念顏子三月不違仁諸子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
焉吾自體驗此心一日之間不知幾出幾入也以
是知聖賢之學極難而亦不可不勉

氣質是難養予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
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
己最難

予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
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
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

嘗默念為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于此而
尚不能脩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予念已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為舊習纏繞未能掉脫
故為善而善未能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
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古人功名不立有憂老之將至者吾於道德無成亦
憂老之將至誠心如此

往時怒覺心動近覺纔怒隨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予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
未盡去乎

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
吾之新甚可怒當刮絕之

近來誠實畏天而不敢萌一念之惡

予覺前二十年之功不如近時切實而有味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
已豈恤其他

予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

予近日甚覺敬與無欲之力

為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予嘗用力於此
故書以自勵

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
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為一事之
惡以忝先人

嘗自念亡學文敢望聖賢之學但頗識趨向之正不
為異學所惑耳

事親奉祭未盡孝為臣奉職未盡敬宗族疎戚未盡
仁交友接人未盡忠讀書行已未盡誠此吾自少
至老恒念有未盡也

予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即不樂必
正而後已非作意為之亦其性然

右七百二十九條

書敬軒先生語後

本朝道學之明實自薛敬軒吳康齋始二先生同時崛
起薛倡於北吳倡於南天下翕然並宗之蓋二先
生之學皆得乎斯道之傳者也康齋有文集日錄
若干卷爰既嘗輯其精粹之語矣敬軒有讀書錄
續錄若干卷東湖吳公雖曾采錄多遺厥粹爰乃
嘗加詳輯焉由今考之敬軒年十二已見周程張
朱之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而
潛心焉其學以知性復性為本反求諸心而無所
待乎外篤實光輝已至乎樂之之地康齋亦年十九
一見伊洛淵源錄知道學之傳心慨慕焉遂棄去
舉業沉潛義理收斂身心視世之所尚舉不足以[illegible]

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與天地相似而後已
二先生者實有此道故形於立言發於教人者[illegible]
切至到無非性命道德之微天人合一之妙要其
所歸真足以紹洛閩而泝洙泗焉者也嗚呼以兩
大儒並作于一時倡道于百世實上天篤生之盛
我
朝文道之盛也夫豈偶然而已哉是故合而贊之以
懿焉耳矣嘉靖庚子正月望日[illegible]書

後學金谿王蓂輯

康齋吳先生語

須以天地之量爲量聖人之德爲德方得恰好

當以天地聖人爲準則子思作中庸論其極致亦舉天地之道以聖人配之嗟乎未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

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

文公先生與學者論躬行云若易時天下無數聖賢了噫實用其力者方知其難

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

學聖人無他法求諸己而已

堯舜周公孔子爲我標的

聖至於堯舜周公孔子無以復加矣而其量豈自足而心豈少息哉

期於聖人雖未至不失爲大賢期於大賢雖未至不失爲賢者

凡人宜以聖賢正大光明之學爲根本動容周旋無不中理者聖隨事致省不敢違理者賢

茍一毫不盡其道即是自絶于天

天下之至美者莫如聖人之道昭明易見簡易易行然世鮮能之者不學故耳

茍一念之或失則聖人之道斯遠而習俗之溺彌深

人須自幼力學期於踐形必臻其極然後爲無愧也

學焉而弗充者未誠也

聖人之心如止水無適而非坦道焉君子之學舍聖何歸欲師乎聖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乎

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大公仁也順應義也

當順理而行情順萬物而無情可也

人須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方做得堯舜事業不然鮮有不爲外物所移者

此心刻剷盡利欲根苗純乎天理方可語王道

栽培自己根本一毫利心不可萌也

收斂此心不爲外物所汩

心一也勝於物則靈掩於物則昏

涵養此心不爲事物所勝甚切日用工夫

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

涵養吾一

存養此心之一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隳可不懼哉

涵養本原工夫日用間大得力

加克己復禮之功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可以無失

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間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

省察四端身心自然約束此靜時敬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備四端也四端一昧則失其為人之實何以自異於禽獸哉然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猶具四端之一人而陷溺其心於利欲之私反有不如一物者欲異於物亦曰反求吾心固有之仁義禮智而已

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為事物所撓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梏之反覆愈遠矣

省察身心

精白一心對越神明

斬截日新

此心必半毫無愧自處必盡其分

須是以中庸自任方可無忝此生

吾人於學可不務厥本哉涵養者立本之方也

動靜語默無非自己工夫

無時無處不是工夫

於事厭倦皆是無誠

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

人不可以不聞道道亦未嘗不可聞用一時之力則有一時之功用一日之力則有一日之功積之之久氣質自然化矣

人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恤矣欲求如是其惟慎獨乎

人當以聖賢自任

夫心虛靈神明妙古今貫穹壤主宰一身根柢萬事本自瑩徹昭融何垢之有然氣稟拘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為垢無窮不假浣之之功則神妙不測之體幾何不化而為物哉予嘗讀湯盤銘日新

之旨每恨洗滌工夫未聞焉又讀夫子贊易洗心
之章聖人如用求易覬測也於是退而求諸日用
之間從事乎主一無適整齊嚴肅之功與夫利斧
之喻而日孜孜焉然後知敬義夾持實洗心之要
法聖人能事可馴而入
踐履篤實純粹君子誠難能也
古人道德著于一身而事業光于千古者不自小其
量而用心純也
誦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得位
矣夫子之德雖未受命卻為萬世帝王師是亦同

矣
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
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擾成
私意也
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
乎哉
為學不可不勇日進無疆勿為外物所困
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
道本平詖生於欲欲消詖去道得平鋪
道理平鋪在著些意不得

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廓然
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雖萬變之紛紜而應之各有定理
不學則老而衰
日新又新則積中者日盛發外者日著
世之志于學者其所求言語文字之工功名利達之
效而已志雖益勤學雖益博竟何補於身心哉聖
人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誠意正心以脩
其身脩身以及家而國而天下不難矣
善學者必本之聖人之教居敬窮理以脩其身而所

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其道弘矣
居敬窮理明諸體養氣集義利諸用而曰聖不可學
吾不信也
知弗致己弗克何以學為
痛省身心精察物理
靜中思繹事理每有所得
靜中觀物理隨處有得
觀湖說云觀湖之瑩靜則知不可以一毫累乎吾心
之高明觀湖之不息則知委之有源而吾心不可
不加涵養之力觀湖流之必溢而行則知進脩之

何其漸而助長之病不可有焉
君子之心必兢兢於日用常行之間何者為天理而
當存何者為人欲而當去涵泳乎聖賢之言體察
乎聖賢之行優柔厭飫日就月將毋期近效毋欲
速成由是以希賢聖豈殊途也
寄身於從容無競之境游心於恬澹不撓之鄉日以
聖賢嘉言善行沃潤之庶幾其有進乎
無極之妙充盈宇宙而該貫吾心何可須臾離哉然
事幾萬態不有精鑒以為權度難乎免於流注架
空之患矣甚則差之毫釐繆將千里安求其人心

不死而天理常存也耶
學者所以學為聖賢也務講明義理脩身慎行為事
如資口耳事浮華則非吾所知也
先賢謂學必講而後明道義由師友有之惟聖人知
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也此數語雖
恒能道之必親得其效然後知聖賢言語有味
文公先生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又云李先
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
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
貧賤能樂則富貴不淫矣

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克治粗暴使心性純
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
人之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厭心一生必至於
怨天尤人此乃見學力不可不勉
患難中好做工夫
處困之時所得為者言忠信行篤敬而已矣
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始無
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
凡事須斷以義計較利害便非
吾之所為者惠迪而已吉凶禍福吾安得與於其間

哉
出處進退惟學聖賢為無弊
游氏云居易未必不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得窮
通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誠吾百世之師也
所得為者不敢不盡分若夫利鈍成敗非我所計也
此心須常教洒然
窮通得喪死生一聽於天此心須澹然一毫無動于
中可也
人苟得本心隨處皆樂窮達一致此心外融則[illegible]
不暇何能樂也

[illegible]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illegible]
然[illegible]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為動
[illegible]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
[illegible]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聖[illegible]以禍福一聽於天必不少動于中吾之所以
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搖於區區利害之間者察
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
讀書宜以小學四書為急次及諸經
讀書但隨力所到為之少倦則止惟此心不可間斷
學當日就月將優游涵泳方能持久 康齋

[illegible]聖賢之書熟讀玩味體察於身一動一靜一語一
[illegible]之間必求其如聖賢者去其不如聖賢者積功
久不患不造古人門庭矣
[illegible]受緊要惟在一敬字人能衣冠整肅言動端
[illegible]以禮自持則此心自然收斂雖不讀書亦漸有
[illegible]進但讀書明理以涵養之則尤佳耳苟此心常
發于外四體無所管束恣為放肆則雖日夜讀書
[illegible]昏無所得脫講說得紙上陳言於身心竟何
[illegible]徒敝精神枉過歲月甚可惜也
[illegible]書須專心致志痛下工夫庶可立根本[illegible]

以向上如或作或輟雖讀書百年未見其可也
與[illegible]曰讓書曰來書云當肆力於四書此可謂得學之
本矣雖聖賢復生教人亦豈出此又云雖能一時
理會紙上陳言於身心竟無所裨此語尤有意味
正好商量蓋人患不知反求諸己書自書我自我
所讀之書徒為口耳之資則大失矣今足下既自
知無益於心則當漸向有益惟專心於此篤信之
固守之深好之優柔厭飫於其中則日新之益自
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天下之事公私理欲義利善惡兩端而已其勢常相
低昂此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智者不患彼勢之 康齋

重顧吾所以積累增益吾勢之力何如耳
凡百皆當責己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
意
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
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
況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信哉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
見人之善惡無不反諸己可也

自盡者德不進自知不足者可大受而遠到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事往往急便壞了

當事之危疑見人之措置邵子之教也

人生須自重

男兒須挺然生世間

處事大須深沉詳審

讀書云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内不可應卒處事

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寓而行可也

朱子云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

尚德者君子所獨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父子之道天性也其有不變乎是以孝子之於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况其顯者哉

三綱五常天下元氣家亦然一身亦然

程子云五倫多少不盡分處至哉言也

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

程子云和樂只是心中無事誠哉是言也

康節詩云閑窓一覺從容睡願當封侯與賜金亦不必如此說朱子從容深晏養好

聖賢氣象須臾不敢不勉

不敢不以聖賢自任

日夜惟知聖人好但庸資實難企也

随處惟嘆聖人難學

一味學聖人克其不似聖人者

夜來枕上靜思一味聖學帖然終此餘喘而已

玩中庸深悟心學之要嘆此心之不易存

德性學問不敢少怠

勿忘勿助近日稍知此味

日來正心工夫稍有意思

近來身心稍靜又似進一步

近來心中閒思甚少此亦一進

日來甚悟中字之好只是工夫難然不可不勉

時時痛加持志之功務消氣質之偏

夜靜卧閣上深悟靜虚動直之旨但動時工夫尤不易云

先儒云道理平鋪在信乎斯言也急不得慢不得平鋪之云豈不是如此近來時時見得如此是以此

心較之往年亦稍稍向定
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責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
可以力致者德而已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耳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若夫居易以俟命此不肖恒服有效之藥也
看朱子六十後長進不多之語恍然自失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七十二歲方知此味信乎希賢之不易也
看言行錄龜山論東坡云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

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大有所省
夜靜童子照魚靜聽流水有悟川上之嘆及朱子安行體用之旨
夜枕省已稍有益歎大書多言害道古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思無邪康節四妄吟於東西齋
夜卧閣思朱子云閑散不是真樂因悟程子云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乃真樂也
思得隨寓而安之理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當佩以終涂齒
夜讀論語深感九思之說於用功最切書當服膺

默識中庸體於心驗於事所得頗多
孟子所謂四端逐日省察體驗凡所以持身所以處家所以接物似覺有所持循
今年看四書頗覺身心粗有所得於聖賢分上用功亦似有下手處
以大學語孟中庸熟玩一日恍然似有所見乃喟然嘆曰聖人之道果易曉果易行也因益加力焉所見似亦親切
溫厚和平之氣有以勝乎暴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少有進耳

日與二三子講誦窮理樂堯舜之道而已此外非所敢知也
觀百卉生意可愛
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自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意
十有九歲得伊洛淵源錄乃知聖賢之學之美於是一以周程張邵諸君子為心而自學焉
累日看遺書思二程先生之言真得聖人之傳其說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讀之自然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

誦明道先生行狀會心處不知手之舞足之蹈
或伊洛淵源録曰永樂己丑冬姑蘇別駕李侯能白
寄此集于先君與弼閲之伏覩道統一脉之傳不
覺心醉而於明道先生猶心之説尤大悚動蓋平
昔謂聖賢任道之統者皆天實篤生非人力可勉
遂置聖賢於度外而甘於自棄及覩此事乃知所
謂程夫子者亦嘗有過亦資於學也於是思自憤
勵竊慕尚焉既而盡焚舊時舉子文字誓必至乎
聖賢而後已辛卯冬與弼歸鄉里而京師官舍被
火意此書必煨燼矣居常思一再讀而不可得今

年春齊先君遺籍於蓮塘故址忽喜無恙遂奉至
小陂茅屋日敬玩味以酬素願嗚呼與弼迷途少
攺實始此文於以見朱子纂集垂惠後學之功盛
矣而李侯遠贈之勤其敢忘哉

觀伊洛關閫言行録惕然大感于懐益思奮勵以往
不知其氣之衰病之憊也

觀晦庵文集覩先生之教人超然於世萬慮俱消
竊思當時立于其門者宜何如哉

觀晦庵先生語録慨然於斯道不自知其年之邁氣
之衰病之多也

次說朱子感興詩因書戒消生語意抑揚恢此皆[illegible]
感激

觀晦庵先生年譜慨先哲之精勤愧駑鈍之懶裂惘
然自失柰之何哉

朱子經濟文衡每日敬覩
少有所得渾在小學四書語畧近思録言行録於此

觀書苟無所深得則他書易壞心術其害非淺淺
也

卧看康節詩意思佳甚

讀真西山大學衍義槩其叙堯舜三代之盛君之所

以為君臣之所以為臣皆本於大學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脩身之功漢唐之治君之慕學雖或甚篤
臣之輔君雖或甚切然於大學之道不明是以卒
於漢唐而已然則人之為學而不本於大學皆非
也

觀史時見古人卓卓之行益思自奮

卧看自警編惕然自省持己不可不嚴也

讀奏議一篇令人竦然嘻清議不可犯也

記宋[illegible]孝思堂其畧曰[illegible]陳[illegible]獻章方[illegible]
[illegible]三遷之教中[illegible]以進上篤[illegible]

信領浛吾館予為大書孝思題其白沙之堂而廣
其意曰君子之於親跬步不忘于孝矧幽明之異
侍養之曠哉然全其大必當畧其小慈顏無恙伯
氏綜家正自求多福之時也及是時悉其心以立
乎已先君為不亡矣陳生勉乎哉

右一百七十四條

書康齋先生語後

天地者道而已矣聖人之道與天地一而已矣
人之本心全具乎天地聖人之道但人自失其
本心始與聖人天地相絶矣苟能學焉以反求

其本心則亦與天地聖人一而已矣是故君子
學之為貴康齋吳先生實我
明之大儒學之希聖希天者也故其言曰當以天地聖
人為凖則未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
成人嗚呼此志一篤則其反躬踐實之功奚容
一息之少懈而揆諸天地聖人之道一有所未
合則其心豈能以自已乎哉此先生之學所以
尊性畏天俛焉以終其身而舉天下之物無足
以撓其志日新日進而未嘗自以為足也是故
先生所見之定所立之高所養之醇所發之正
殆優入乎大賢幾聖之域而其發於論說莫非
其廣大精微之所寓而真足以開來學於無窮
焉者英生先生之鄉景仰高山恒切寤寐謹輯
其精粹之語彙為一帙時玩繹之不必觀之全
書而其希聖希天之學已可盡探其蘊約也已
矣天下後世之慕先生之學者尚亦於此乎求
之嘉靖庚子正月望日英顯書

後學金谿王蓂輯

白沙陳先生語

為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為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為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

夫士何學學以變化氣習求至于聖人而後已也

學者以聖人為師

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

夫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脩之而已苟能脩之無遠不至脩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謂也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脩之明日脩之脩之於身脩之於家國脩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不脩焉者也

學者進德脩業以造於聖人

夫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

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

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則反亂於氣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

學務於誇多鬭靡而不知其性為何物變化氣質為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矣

此心滌之則明物洗之則暗

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豈能為萬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

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行事之難

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逸一掬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二者之幾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

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取而讀之師其可者改其不可者

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其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

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也斯理也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是故會此者天

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
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
收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
何用尔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
助之間曾點此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
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
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
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始終滚作一
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玆以往更有分殊處
合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

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

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知
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
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
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

此學以自然為宗者也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將
來必有至處今世學者務標榜門墻誦說雖多影
響而已

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
處也

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
也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
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
者多矣

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外事與誠心
對言正指文為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為度數亦
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
故以且省為辭者之言畧也此蓋為初學未知立
心者言之非初學不言且也若以外事為外物累
已者則當絶去豈直省之云乎

惟道何間於動靜勿助勿忘何容力惟仁與物同體
惟誠敬斯存惟定性無内外惟一無欲惟元公淳
公其至矣

惟至虛受道然而虛實一體矣惟休乃得然而休非
休矣惟勿忘勿助學其自然矣惟無在不在心其
無忘助矣

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
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
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
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若

博我則約卷而莊然

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

傳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行之
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
者衆也聖人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自不察索
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乎

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優游
饜飫久之然後可及也

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

横渠先生語學者必期至於聖人而後已

無所事乎畏則怠而入於忘

士必志道然後可以與之言

有蔽則暗無蔽則明

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

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
往無不可也

人不可以無志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

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
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亦是如此更無別
法也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序而進漸到至處
耳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纔覺退便是進也纔覺病便
是藥也眼前朋友可以論覺者幾人其失在於不
自覺耳

守道而不求於人

賢者審擇內外取舍之宜

賢人屈信在道憂樂安能奪之

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

為學須從靜中養出端倪乃有商量處也

吾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求所以用力之方而未
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湊泊脗合處
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此心之體隱然呈露
日用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
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
於是渙然自信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吾人以不專之學方其為之也鹵莽滅裂而不自知
又何怪乎古人之不可及也推之凡事莫不皆然

謂羅一峯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
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昔所篤信者非朱紫陽

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非紫陽語乎
推之欲其高反之欲其實用心於內者如是
剛者常伸於萬物之上
賢者力行已志惟恐一事不底于道
士不明於義非士也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
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
利得喪屈伸予奪之間哉
士之可貴者不于其身之彰而于其志之臧

名節者道之藩籬也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
也
言不離乎道行不迷乎躬出處語默去就之權操而
用之必槩乎義苟如是榮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
而已
自古進退不决於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間而
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詘信與道翱翔固
吾儒事也
謂張廷實曰求靜之意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秖益[illegible]

耳惡在其能靜耶
謂張廷實曰更宜養心氣臻極和平造詣深後自然
如良金美玉略無瑕纇可指矣
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也
道脩在我
世之論人物者觀其外而遺其內以是為非以非為
是者多矣在人自審處何如
今人不必不如古但當自勉其難勿輕自恕
君子之事親也盡其在我者不必其在人者苟吾之
所為不畔乎道不愆乎義則其為孝也大矣

君子進則為君退則為親
尚友古人永矢一心進以禮退以義不受變於時俗
近之則可親遠而望之益光
以心馭氣
小學學之本也循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
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
君子所以報其親蓋自有其大者顧吾之所立何如
耳
古之為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急乎名之
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古之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有其故矣學為已也其仕也為人學為人也其仕也為已

世味之移人也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亦為道之障為其溺也

文章功業氣節其皆自涵養中來歟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見理明後自然成就者大矣

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蠛蠓並活而已耶

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後生所急者何後生所畏者何轉瞬之間三十四十至矣不自激昂不自鞭策他日伎倆又似拙者耳

夫道以天為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

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

常道如菽粟布帛時而措之如冬裘夏葛不離乎人倫日用之間

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恥

至誠則金石可開

同其心不同其迹

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夫豈

苟哉

時乎見則見矣宜潛而見過也

重內者必輕外難進者必易退

蹈義而弗及畏利若懦夫

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屈也不甚則其伸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

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所蘊

人知己者不如己之自知

百凡如人飲水冷煖自知

觀人者審於愛惡去就之間足以見之矣

忠信之人可與共學

利乃衆人所趨義則君子所獨

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德不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姑息

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

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胷次澄澈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千揣度秪益口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殊途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

顏子之壽過於彭祖王公之樂不如匹夫

斬釘截鐵工夫當日益但須由其道耳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虛已其難乎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矣

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

受朴於天勿鑿以人稟和於生勿淫以習

所貴乎作者謂其言之不妄可以傳遠

撤百氏之藩籬啓六經之關鍵

仲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今之人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

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

有識自喜貪者誑金學能以此自撿其過人遠矣

進退未决譬之不立背水陣終難敵也

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禄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勇荷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當時之民於是進七十子之徒而教之擇善力行以底於成德

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民到于今賴之

後之求聖人者顏子其的乎

堯舜周孔至矣下此顏孟大儒歟

自古賢人出處不同世多譏之此豈衆人所能識哉

需者事之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

隨時屈信與道消息若居宋微服皆順應自然無有凝滯

內不遺於親外不欺於君進退取舍槩於義此古人難之

夫輕於取名而甚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甚
以奉身而然及其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黄浩
翁之所稱者非濂溪周子乎
人出處進退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但不可苟仕亦
不可苟止
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先生不
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伊川終不為言
之語默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否惟以相與之密
而責之言伊川為不忠矣
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一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

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
兄弟不見用於時迹其所為高不過漢唐之間南
渡之後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專
邪議得以間之
君與親一也在君為君在親為親世寧有篤於親而
遺其君者乎
讀蘇子瞻剛說想見其人其立於朝也如介仞之壁
山人處士例以不出為高故其責望於人亦止以輕
富貴為第一等事
埽退之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干

[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數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終身
守此然後故舊可保
[illegible]而勿拒小故而大遺其諸全交與待衰俗之意
乎
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
咸在纔點檢着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拂和
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逆
亦甚難矣
天下風俗美惡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教觀今之風

俗則今之人才可知矣
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
命脉
在於得己雖一錢惜之而不以病民
薄者厚之卑者起之
振頹風扶世教固有位之事
善之不彰士罔依勸
古之有國家者未始不以興學育才為務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論天下之治
者必以復三代為至苟欲復之從何下手耶必

明道先生之言足真能復三代手段也不見用於
時惜哉
國家安危所繫視用人何如耳人才有無顧作與何
如耳
善有勸惡有懲則公道明
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父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
而棄補羸之劑病飢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
歲之憂
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
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

夫人之才大小必用之而後見不遇盤根錯節無以
別利器
習端而俗正教立而風行民樂生而好亂者息士有
恥而慕義者衆則刑罰可省禮義可興囹圄可空
干戈可戢守令之責盡矣
守令之政在養民坐視其困而不救安在其養民也
貪官汙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而不除雖有良法
美意孰與行之
誠則不言而民信無為而化成觀於明道先生治縣
則可知用智之不足貴矣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得民之要道也
天下之事成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為苟
無威信難乎其立政矣
每聞四方郡縣得人輒為生靈喜況目擊其人乎
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於聲利支離於粃糠
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從吳聘君遊然後取向所
汨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
惟恐其苗之復長也
康齋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
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

之人豪也
與李德孚論昏娶云莫若崇儉以導之令盡去俗樣
異時資送之來白沙必勿留一塵以累吾自然
予凡於公卿之門惟知尊敬盡禮而已不敢隨衆奔
走以負其初其有賜於我者既於家中拜受更不
進謝
羅一峯平生念念不肯忘天下又曰孟子稱豪傑之
士雖無文王猶興若一峯今所謂豪傑非耶無道
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一峯才大不
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右一百五十六條

大儒心學語録卷之二十七

後學金谿王蓂輯

敬齋胡先生語

夫人即那天命不已乾道變化中來底吾之性即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得其所則吾身天道亦流行而無間矣葢天許多道理我盡有之但盡得吾身之理則天道亦盡今不來吾身做工夫豈能合天人乎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如水之源感動是

水之流也如源本清流出來便有清濁清者是不爲沙塵所溷濁者爲所溷也用力之道當濬其源澄其流也

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真空無物此

理具在何處

理是氣之主氣是理之具二者元不相離故曰二之則不是

理乃氣之理氣乃理之氣混之則無別二之則不是

有理而後有氣有是理必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在氣之中所以主宰乎是氣者

滿於形者有盡妙於理者無窮故形亦生生不息

之無盡亦可也

氣有盡而理無窮理無窮則氣亦生生不息

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出來人性有

善而無惡惡是氣禀物欲上生出來

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

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大是尊大之義極是至

當無以加也

程子言無無對者相對處便是陰陽只有太極無對

太極含得有動靜之理在內中自有對也

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

貫通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

萬物各有禀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

意粹然為衆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

乃性中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不亂乃性中之

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理元

無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

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其所

以闔闢天地終始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極無非

是這道理

有理必有氣理所以為氣氣乃理之所為生萬物

氣理在其中即為性故說著性便遺不得理與氣

但所指不同指其本原所向生之理則有善而無

惡故仁義禮智何嘗不善惻隱羞惡之發無往而

不善矣其為不善是物欲害之也孟子意是如此

物欲如何害聖賢不得衆人如何動輒便為物欲

所害是其氣質不同也故指其本然之理則為仁

義禮智其善可知指其禀於氣者而言則或清或

濁或善或惡不能齊也或問氣何以不齊曰氣常

運行交錯無一息之停所以不齊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那天道便

是善成那善便是性以此知性善無疑惡者蔽於

氣也氣從何出亦理之所為故程子又曰善惡皆

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又曰不是善惡在性中

相對而生既曰不可流於惡不是在性中相對而

生則元初只是善也

孟子言性善是指本原之理而言程子兼清濁美惡

二者皆是也論太極本然之理以為生物之主安

有不善論動靜陰陽錯綜交運安得不有清濁美

惡

殊知孟子之說則知吾性之本善當求復乎

此而堯舜可為也◦大程子之說則知人不善者乃
氣質之偏當變惡為美以致克復之功其有功於
聖門有功於後學非淺也
心與理本一心雖虛理則實心中無他物只有此理
全具在內
心具是理乃氣之靈者故養得心即養得氣能養氣
即養得心乎也理也氣也二而一者也
天下之理雖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
若原不曾具得此理如何通得
因其理具於心故感著便應

所以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
心即安心存處理即在
天地間道理無一時息人心不可一時不存
吾之本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具於我者故孟子曰仁
人心也聖賢千言萬語皆是欲人明此理存此心
天下神速莫如心天雖至健一日不過周天一遭而
已風雖急一日不過數千里心一思便思得幾千
萬年須臾便思到幾千萬世蓋心具是理理無不
在千萬年固共此理千萬世固共此理所以思無
不到故其速不如神速神速由於理一也易曰
無方易無體心之靈如此可不知所養
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頃刻千
萬里頃刻千萬歲蓋身則牿於形心氣則通乎神
也
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
可謂之無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涵具衆理所以
心體本虛也
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
心纔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為放心一放便
是私不待縱情恣欲然後為私這裏最難所以古

人戰戰兢兢
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來存
在這裏
覺得心放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
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整齊嚴肅不可頃刻離則心無不存適無不在矣
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中庸言戒謹恐懼程子言莊整齊肅於此用功心自
無走作處
放心是逐物於外惕然警懼則即此而在矣是知戒

謹恐懼乃存心之要也

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粗厲之氣主一工夫易施心易純也

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

孟子求放心不是捉住一箇心來存只惕然肅敬心便在此

心不操即無主放者固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無

心常有主乃静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静

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遏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

莊敬是保養身心底工夫

入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纔惰慢便昏瞶也

敬是箇扶持身心底物事怠惰是箇喪敗身心底物事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整頓得心起則學自進守得心定則德愈固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静故程子以爲金帯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心定則理明心躁則理昏

心沉潛則造理必深

用心不可太過只主一無適優游涵泳自然義理暢明

心只是一箇心所謂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

心精明是敬之效纔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

被雜事昏擾者心役於物也苟能立己事雖多常整整不亂

心體本全元無虧欠或爲昏氣隔塞或爲舊習斲喪所以要涵養者只要養完此本體則天德自全

人心萬理咸備無所不有只要脩省得到

學者先當理會身心此是萬事之根本

一整齊嚴肅心便在是自能整理才惰慢則心便悠蕩無歸着是自不能整理也

心麄最害事心麄者敬未至也

人心全是天理纔違理心便不安心便愧怍

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昏

心渾是一團理理不明心便有蔽便欠缺

窮理須是心專一心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麄踈草畧縱敏亦畧見彷彿而已

未有外貌不莊心能一者又曰容莊則心正

正容體謹威儀便是立敬之規模主一無適是心地

上事內外交正持養之要道也
人生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因以不存而理亦
昏矣
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篤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
能養
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教學者之偏亦所以定其昏擾
雜亂之心
立得志定操得心定不至移易則學自進
人心要深沉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可
以爲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敬則心地嚴肅精神自重理易明不敬則心事散亂
精神昏憒書愈難讀理愈難窮矣
人苟能心勿忘勿助長則無處不是道理無處不可
進學
心常有所事則雜念不生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爲主一若正則反生事心反不寧勿忘勿助乃
本心存處天理妙處程子以鳶飛魚躍同活潑
潑地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章
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
魚躍同活潑潑地
學者去得一箇計功謀利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
泰
其心肅然則天理即在故程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
若非敬如何扶得身心道理起
敬則心專一專一則精明
恭敬則非特心存又且明瑩蓋心是神明之舍存則
自明
主敬只是要得此心專一專一則內直中自有主有

主則事物之來自能照察斷制
程子曰有意坐忘便是坐馳又曰要息思慮便是不
息思慮朱子曰彼異端說虛靜了後使學者忙得
不敢睡又曰要得坐忘便是坐馳然則若何而可
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便是行
其所無事
入若敬時許多放蕩底心都收了許多雜擾底心都
一了
敬如何便存得天理蓋心中只是理別無物放其心
理便失敬則心存理便在

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
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察見若欲
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擾亂反無主矣
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纔提撕喚醒則心
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

未發之前不可無主李延平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
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朱子曰未
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靜只此便自昏了
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後坌也朱子又曰無思時
要不如死灰有思時不要邪

朱子曰靜而常覺似說重了些子只說常惺惺常精
明則可說常覺便有心分為二底意思朱子於中
庸或問言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未有所
知覺也此為至論

或曰靜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
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
操只是主敬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
可謂之動曰人操其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
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為二人操即心操我
主一無適即心主一無適主一無適即是操也

靜不是無心又不是忘了也此心仍醒在仍有主孟
子所謂操操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
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心
存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然謂之知覺不
如只說箇惺惺字謂之惺惺又不如只說箇操字
謂之操又不如只下箇敬字

今人言心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居仁剛之說若無
心亦須有理彼又應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為靜
時真無心與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
臾離故靜而未有事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

發然此時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
恐懼以存養之若真無心無理又戒謹做甚又存
養箇甚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子以
為靜中有物靜中雖無所知覺亦有知覺在又有
因程子說靜中有物遂要察見本體看未發已前
氣象此又非也靜中只有箇操存涵養曷嘗有看
見察見或問周子言靜無而動有何也曰周子言
無以未形而言非真無也乃無中含有也故朱子
解之曰靜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退藏於密只是其心湛然無事而衆理具在也
為物欲所勝者皆是心不能做主也
令人說靜時心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持何時去操其意以為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着意着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為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
靜中有物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

先立乎其大者便是中有主了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
未發時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感而遂通之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應而出動靜一理體用一源故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萬事有根本總領根本總領不正其餘皆不可正

[illegible]一箇真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萬物之所以為萬物莫非實理所為人之處事只當順其理之當然則自然順治若着些子私意便是逆天違物即亂之源也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有一定之分乃天理之當然故曰天叙天秩有一毫不盡處便是不曾盡得天分有一毫背戾處便是逆天
欲生於氣氣為主則滅乎理須使理為主而氣順焉
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中出來底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

太極流行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無者非言惡者亦可名為天理也
當然處即是天理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吾心之理即是天
天地聖人只一箇誠私意間處便不誠誠實理也不可以人偽雜之
必有事焉是指學而言不可有造次終食之違
人心宰制事物若馳逐事物是為所制也
人做得切己工夫自無許多閑思慮
學者於義理見得分明則貧賤富貴撓不得

聖人教人只教以忠信篤敬使學者便立得箇根基
本須學問可次第進
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便虧
一分
此箇理天地間甚事出得然必知之明信之篤守之
固養之熟行之果方是天地間正當事業博厚高
明悠久無疆自此進矣
靜中萬理具備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
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只是一物
以其在靜在動未發已發而言也　敬齋

大本立則達道自行故程子曰己立後自能了當萬
事
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聖人只是順之不曾加得一毫
心存然後能察天下之理
心廣體胖誠意之效是天理實有諸中也
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
牽纏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即
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
本心不純者發用必偏
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入蓋人心只有許
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
精本心愈安也
只不愧屋漏則是吾之職分已盡若夫富貴貧賤禍
福皆當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立志已定用功不差潛心積慮之久義理自當融會
雖整齊嚴肅亦要箇沉潛細密意思不可把捉太過
學絶倦怠便入於自棄
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
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去矣在敬　敬齋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
便廣大高明充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即純王之
政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古人云蓋棺吾事畢又曰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做天下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
今人自置身於卑污苟賤之中却要去外面求貴
人之所以爲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只營營於利
以養血肉之軀豈不愚哉
不可自恕蓋恕者求仁之方施於人之事也若施於

己則自治不嚴偷惰苟簡進脩必緩改過不勇
矣
見善不能勇爲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
以有諸己
昔在南康何太守言當今秀才難教某對曰只有兩
箇人教不得他問是誰曰自暴自棄者
若得工夫真又無間斷學須日夜長進
學不爲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學而善思則學便有進

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
貴精而不貴玄覔不至慢緊不至迫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
走如何不倡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
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但當先
難而後獲
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爲既
得後心胷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
爲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
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
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
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
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
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
端
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所以生
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禀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
後因氣禀之偏情欲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
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賦底人欲是失其理
動於物縱於情乃人爲之僞非人之固有也然閑

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防閑人欲本原上工夫省
察克治所以辨明天理决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
操存涵養省察克治之功愈精愈密無少間斷則
天理常存物欲盡去
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與理之至
當方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
回則爲害尤甚
學至聖人地位方了得一生事
學計功所學雖是亦私心私必害仁故先難獲先
事後得爲仁

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吾心之理與聖人一也吾心之
理既與聖人一又何聖人之不可學乎
學只是盡其當然之分
學要來身上做
學者須要豎得這身子起
此道無古今無前後無小大無始終
人有才氣者老而不見用多汩没萎弱不及少年此
無學問充養之功聖賢則老而經歷既多閲理益
精操養益熟故孔子示人以四十不惑五十知天
命六十耳順

吳草廬言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學者進路居仁三十
後功夫方親切張横渠三十後才遇二程孔子言
三十而立則後面工夫更多
學而時習之先要學得真方可時習時習則無間斷
而所學熟矣
學不可放下須是時習必有事焉是孟子集義工夫
程子又以爲持敬工夫皆是無間斷也
古人之所以善學者以其能求止於至善
後世學淺陋不濟事以其不求止於至善也至善是
天理之極不止乎此便是半上落下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
學知爲己亦不愁你不戰戰兢兢
人常戒謹恐懼則物欲自來不得所以存得天理之
本然在
未發之時事物之理已具但未發耳此時不容求索
只敬以自持事物既接思慮一動則便是已發便
當省察然其已發之理便是未發時底理體用實
一源本末實一貫
今人屏絶思慮以求静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

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静未嘗不静也
工夫不密則外邪乘隙而入
程子曰未應不是前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此理
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
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
於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而發而
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静也體也已應
動也用也體即用之所存用即體之所發非有兩
事也固無先後之可言亦是動静無端陰陽無始
之意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主致知之後曰未知之前也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所以長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

主一工夫可漸至純一不已

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

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着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恭曰寅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氷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言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言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又以人對神祠致敬為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然[illegible]最親切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

敬齋箴兼內外動靜而言所以不偏

學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視聽言動上做便是實學

人若端莊靜一則天理即存大本自立極其至也篤恭而天下平一不莊敬則百邪交侵不待形於外而天理根原喪於內矣

人須要恭敬恭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

其養而天下之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脩身以馭致篤恭而天下平

人莊敬體即立大本即在不然則昏亂無本

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慢易之心入之矣此禮樂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古人云宴安如酖毒甚可懼也惟莊整嚴肅戰兢惕厲可以勝之

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只一敬字可以治之

敬者德之聚也敬則衆善畢集不敬則惰慢放僻[illegible]

致而德敗矣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

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

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聖學以敬爲本者敬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雜亂立大本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

真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即是坐馳敬則無此患

必有事焉即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爲敬也朱子以必有事焉爲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義中爲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

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而整齊嚴肅是敬下手處或曰整齊嚴肅是外貌上做工夫主一無適是心地上做工夫曰內外一致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心不主一無適者未有心主一無適而貌不整齊嚴肅者但當內外交致其功主一[illegible]

非禮勿視聽言動雖在外所以養其中蓋自中而應乎外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齊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爲存養動爲省察統而言之則動與靜工夫皆所以存吾心養吾德也

敬以直內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以敬直內是正也助長也故程子曰以敬直內則反不直

程子以必有事焉爲敬是發明言外意又可見敬是義之骨子非敬無以集義

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此處流出

道理本全具未發時敬以養之莫令有偏已發時敬以察之莫令有差內外動靜交致其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內是內裏正當非僻之干無自入矣方外是外面處置得當條理分明各有體面各有準則移易不得

主敬不是別有一敬將心去主他只心自敬耳居敬持敬亦是如此

聖人也專一於敬無箇不敬聖人曰欽明曰溫恭曰聖敬曰敬止是他自然不離於敬不說主敬與持

敬若主敬熟後以至不待着意便是聖人故程子
曰主一則有意在然則溫恭是不用戒謹恐懼整
齊嚴肅否曰看來聖人是自然戒謹恐懼自然整
齊嚴肅如曰夔夔齊慄曰齊戒以神明其德是也
如人起屋竪得柱頭端正則易撐持若竪不會起柱
頭斜撐住最難 按敬齋此數語以諭人之為學當
立其大本太切故斷章而録之

程子說主一是直截在心地上做工夫

程子發主一之論與易齊戒以神明其德相同書曰
惟精惟一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皆此意也

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學者脚步正在此立
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內靜而
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體也義用也內直則外方體
立則用行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扶得道理
在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此聖人之
敬也

敬則可以閑防外邪養本性
人之學先在持其志志一則動氣如人昏困是氣昏
也若悚然自持則志立而氣自清故持志在敬蓋
嚴肅之地昏惰不生集義養氣亦由於此
人多昏困只整齊嚴肅四字整得起
古人無時無處不用力無事之時必戒謹恐懼有事
之時必精察其是非
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窮時如何曰
當主敬以立其本
人之大病有三一曰麄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

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
工夫
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
纔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非禮勿視聽言動勿便是克之意
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
思曰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人一縱於欲德即敗雖攻之又當閑防謹密不使萌
於再
人存養久則氣質自變

操持要極其謹密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
審規模要極其宏大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
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
今有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為物
欲所屈便是
一息不存天理即便間斷

存養於未發省察於幾微力行以終之
人被私意所蔽天理即亡聖人教人操存省察所以
要存天理去人欲也
未發之前失其中故已發不能和蓋子思致中和
人之學本於良知良能然全要養養則良知良能日
長不養則日消
日用間事事省察從天理上行纔覺有私意便克去
此進學之要
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
本末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相涵曰

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見得破則知所
用力知所用力則功利無所誘異端不能惑矣
聖人心不離乎理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
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與理違
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
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
今之多入禪學蓋因小學大學之教不行自幼無根
本工夫長又無窮理工夫心要收又難收故厭紛
擾喜虛靜又惡思慮之多而遏絕之久則必空所
以多流禪也

良知出於天致知存乎人
一者誠也主一敬也由敬入誠
主忠信便是實行知識有餘而實行不足無以有諸
己
在心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在事上無不實便是信
顧諟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理使天賦之
理不至昏失豈目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
倚衡見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做工夫
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
不在矣

[illegible]靜心自存理自明
[illegible]而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
誠
[illegible]此心存故爲仁以敬爲主
[illegible]私意便是仁
天下人共一箇心克己在我天下歸仁豈非同此心
乎
[illegible]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上求道便是眞實道
性
心[illegible]物欲昏蔽其良知故須致知
此道[illegible]便信之篤存之熟行之力方有諸己
趣向不[illegible]賢之言自相背馳如何讀得聖賢書
天下之理[illegible]無疑然後行之沛然
行在知之後[illegible]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
差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
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
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天下古今之理以其
元具在內涵養者所以養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
其知也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

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
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
得之最實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
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流從
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原頭工夫根
本學問
讀書須着實理會既曉文義便眞去做務要令此
書自我身上發如忠信篤敬非禮勿視等處若實
做得來自然長進
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己身上體驗何患不長進若
未到此地位只是我未曾實做得工夫只管打點
做上去此爲學之大法也
讀書須以身體驗則書上道理方與自家湊泊
人不會處事只是不曾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
矣
人窮理到至善處自然作事不忙不亂
天地間只是一箇理古人戰兢惕厲只是欲不失此
理而已
公生明私生昏私則有蔽有蔽便昏公則無蔽無蔽

便明何以能公克己則公矣

入頭處最怕差將後無救處入頭處亦怕偏將來偏到底

知既真行必正

大學要緊處在致知誠意兩章故朱子以爲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蓋不致知而欲誠意則善惡未明而所誠者反非天理之真而適以爲妄能致知而不誠意則所明之善終非己有自欺欺人爲害大矣

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己

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

曾子一貫工夫已有但未悟耳故夫子呼而告之一貫即體用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咸備體也隨事而應無不周徧用也曾子平日戰兢臨履忠信篤實則其心之本體已立隨事精察無不詳盡則其心之大用已周所謂一貫者固在其中矣故夫子一喚即悟不然則應之必不如此之速也其後子思發明中和以爲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程子序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皆此道也

顧諟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真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益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汩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人之良心天理根於秉彝之性雖小人喪滅之餘終有滅不得者但其爲人欲所勝耳

人做工夫不可大過大過反成助長所以生病痛

呂與叔是箇肯做工夫底人然所謂求見未發之中執而弗失亦是過了

有所爲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朱子深取之

張横渠言太虚不能不聚而爲萬物則可言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虚則不可聚則生散則盡物理之自然豈又散去爲太虚者太虚亦不待萬物散[illegible]

隔了然海內風氣自西北開始漸閩至東南故三
代以上東南為蠻夷今東南人物更盛此天地間
大消息也
孟子以後若非程朱則天下貿貿焉人欲肆天理滅
高者溺於老佛卑者趨於功利生民之道息矣
孟子知言養氣只是箇知與行致知而至於知止則
知言矣力行而至於仰不愧俯不怍則浩然之氣
自生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
非此理發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胷中

以為無適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於道二矣故引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
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同以活潑潑
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
以私意撓之也
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窮到底做事便做到底
處事不容一毫私意有一毫私意便非王道
事一差心便慊心一慊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
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必有事焉是要無間
斷

舍己從人方做得天下事
事雖要聽從人說亦不可為人所惑亂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公天下事以私心為之亦私也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
人要立功業亦是私意不立功業亦是私意只循理
而已
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為處則汲汲為之不
倦不當為處則截然不為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

心亦自泰然
人到義理貫通處處事自有要
義以制事者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
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利義不兩立見利須思
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子
曰義如利刀相似遇着事便劈斫
順理而行不容些子計較造作故曰行其所無事順
理則智不鑿而萬事治故曰大智
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悟以速改之不可因循含糊
若能省察悔悟以改之則後事尚可少過若[illegible]

敗則終身學不長而喪失愈多也
古人作事從本上作所以簡要後人作事無本受多
少煩苦費盡力作事不得
躬行雖難然當勉若不躬行則無以有諸己言為空
言知為空知何學為哉
此箇道理本然具足聖人非有加吾人非不足但人
自棄不求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須要識此
一本者無一物不是這道理若有私吝蔽固便隔斷
了成二本去故程子言放開意思打疊了心方能

與萬物一體方能合內外之道天人又何間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以其能生吾戒懼之心也戒
懼則德成惰慢則德喪
東萊謂有事是而心非者此說固善然論其極則內
外一致本末一事未有心非而事是者五伯假仁
義事雖似是然謂之假則不是矣
天下古今只着一箇利字害了天理
聞人之謗當自脩聞人之譽當自懼
非與道為一不能樂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樂之者程子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非禮勿言即是脩辭立誠脩辭是脩省言辭去其非
禮者乃立誠也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舍道德外亦無功
名
天下事皆從我這裏做故曰大本達道
言者心之聲事者心之迹心正時言必不差事亦順
理
權與經本非二理權者稱錘之名能知輕重而處不
失當經是常法權所以濟經如一兩是一兩如十
兩是十兩不失分銖此正天理之精微處非聖賢

不能用後世學不及此有以苟且從俗為權者以
機變處事為權者故權變權術之學興於是背乎
經非所以濟經也
如夫婦人倫重於告禮若告而得娶得以兩盡是經
也告不得娶則廢人倫而重父之過故不告而娶
所以從其重者而處不失當豈不是權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為隨時古人是因
那時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
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便傳道垂
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illegible]說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是說未發之時不
是冲漠無朕而已而天下萬物之理已默具於其
中只去莊敬涵養上做工夫而心之本體以立不
用察覺安排而道之全體已渾然在中
程子說鷄雛可以觀仁切脉可以觀仁是無時無處
不體驗鷄雛是生意純粹處切脉是生理貫通處
程子用心熟方見
浮躁最害事輕儇亦然昏惰亦然
古之聖賢只要盡此道理事業則隨其所遇富貴貧
賤不足道

與人處當執謙然不可媚悅才媚悅則與天地正大
之情不相似
誠意在我人之感不感從不從不可必
物我一理人之善即己之善舍己從人有何不可人
為私意所蔽故偏執己意不能來天下之善
在佑聖觀見壁上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頭
合自然居仁加兩字曰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
則頭頭合自然
當以義制利不以利害義故程子以只營衣食無害
惟利祿之誘最害心然衣食亦要合義不[illegible]

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雖曰形容有道氣象緣搭了
些清高意思如曰心廣體胖曰粹面盎背曰充實
光輝此直有道氣象
雖昏亂之世公論猶存此見人性之善處此見秉彝
之不可泯處
諂諛二字脩己治人之大病諛人者固是小人好人
諛者自脩則不聞過治人則惡政日積
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今人只是箇好高大喜奇妙憚繩撿故做出許多病
痛

不可以私意喜一人不可以私意怒一人
人苟能省察使事事合理則學大進矣此即是集義
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
祿自不肯苟取
詩言明哲保身不是趨利避害以保其身聖賢道理
極明許多事業都在聖賢身上其出來必與天下
俱安道不可行事機亦先見若不識事機徒出犯
難身世俱無所益
自驕者必好人諛己小人自此而入[illegible]
則亡

今之賢者只任他天資見識作事間有窺測此天理来用只是所見淺終不濟事此由於學不講故也日月至焉亦先到那境界只是不久也

富盛之久者自然驕奢淫惰此盛之所以必衰悔悟於後不若省察於前

祖廟所以安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禮不下庶人非是禁之使不立廟庶人貧賤不能具禮也古者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於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田以奉先推財立廟

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爲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夫婦人倫之首王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脩身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詩錄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錄變風所以戒也

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害理終不親切惟朱子訓皇爲君訓極爲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以一身爲天下法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至切[illegible]箕子之旨矣

朱子謂易爲卜筮而作恐不然易是模寫天地間造化河出圖聖人則之是則其陰陽奇偶之數河圖亦因卜筮而出乎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參驗得無不是此箇道理故畫出卦畫以示人既畫之後則陰陽消長吉凶悔吝無不在其中故因用之以筮占吉凶

文王在羑里演易周公又繫爻辭是欲以此盡天下古今之變以爲專爲卜筮恐不可

陰陽只是一箇消長陽消處即是陰生非是陽去生陰陰消處陽即生非是陰生出陽來陰陽事物到

極處便變陽長極了便消消便變陰陰長極了亦消消便變陽亦不是陰變成陽陽變成陰但陰變陽即生陽變陰即生以卦爻言之老變而少不變老陽一變便換出陰來老陰一變便換出陽來凡事物吉凶治亂皆是如此名之曰易

陰陽上各生陰陽奇耦上各生奇耦此易之理易之理不出於陰陽兩端變化錯綜生出六十四卦若再錯綜疊上去生得無窮卦出來只六十四卦足以該盡事理再疊反過乎煩故卦止六十四亦自然之理也

一[illegible]下之變無窮惟[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陰陽奇耦[illegible]
無窮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
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
世道之古今其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
退存亡幽明始終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
窮易足以盡之蓋易自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
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録天理人事無不詳盡
所以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萬
能盡也

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
意 [illegible] 四十二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

春秋之時王道絶矣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即天
理也因亂世之事裁以天理如當時諸侯不王必
書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王以正之此
皆立萬世之法不但爲當世而作也

春秋傳惟程子精約簡當胡氏詳備議論發越然胡
氏亦有穿鑿過當處

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
意

程子言諸侯不可越國逆婦止當親逆於館[illegible]
道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似諸侯越國親迎也
胡文定引以爲證

觀三禮皆是憑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
而分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
皆自聖人胷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學者則
當由是以窮理

胡氏春秋傳多穿鑿只得他議論發越然緊要道理
亦發未到

春秋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毅齋 四十三

以易爲卜筮之書固不足以盡易以爲非卜筮之書
亦不可蓋易是精微之書造化人事無不在內其
以之卜筮則知吉凶以之處事則無悔吝蓋文[illegible]
始開即生伏羲文字未立先畫卦爻故此書雖聖
人所作實則天開觀龍馬負圖可見伏羲仰觀俯
察遠求近取圖中奇耦與天地間造化事物無
契合乃畫八卦因而重之足以盡天下古今之變
以之卜筮足以知吉凶蓋卜筮事變只一理[illegible]
而應無異術故聖人用之卜筮爲多孔子發[illegible]
後天理人事顯然爲[illegible]

莫不詳盡自程子竹傳多歸於人事而天道著明
易道至此無餘蘊矣
程子易傳多主事理朱子本義多主象占若專主本
義則似乎太拘必讀程傳方發明得盡
讀易者當先觀彖辭彖傳次讀程朱傳義以明之爻
亦然程傳又有發明到彖傳爻象意外者學者所
當體也
易之道廣大悉備程子以事理明之然事理尤切世
用
經是史之尺度斷例史是經之應驗事爲經純史雜

故經不明不可看史
治世之詩言其君上憫恤之情亂世之詩錄其室家
怨思之苦范氏此說最好
聖人德盛人肯信向就教他做工夫自能下學上達
到本原上上下俱了子思孟子先將義理大原與
效驗都開肚破腸說了方能使人勇躍去做工夫
自古說春秋者惟程子最精其曰經世之大法皆先
儒說未到
中庸可以盡易之道
道理根源本是一貫聖賢言語如合符契

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論孟六經之道本一
學者要得不差須從小學大學做上去
要截斷學者邪路使不入異端須教之小學上做則
基本堅實自無空虛之患
四書六經皆是吾身上有底道理但聖賢先我而覺
耳不覺所以要讀若不反躬則皆成糟粕
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真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
大本卓然彼狗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虛
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有主之道朱子所
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

箇心在內裏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或疑朱子言敬者乃心之主宰爲非以爲心能主敬
豈敬能主心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却能做心之主
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
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
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
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
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他死殺要捉取此心亦是
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光明發

思亦非真心所以無主也

儒者敬以存心其心謹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翁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釋氏要空這心屏去思慮久而至於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只是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殺了他做主不得如人家只得騃底主人全不會整理家事盖緣繫制其心蠢然如一物此則禪之下者真空無心是禪之上者

程子謂有主於内則虚是内裏潔净明瑩無昏雜與無主而虚不同如人家主人在内雜亂人不入故虚異端言虚只是空屋無人矣　敬齋

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

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内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着一箇光明底心則只了與此心打攪内自相持既熟剩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為道無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此其所以為異端

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為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過絶思慮以求不雜

程子發心有主之說擴前聖所未言破異端空虚之惑異端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子外則不可亦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絶滅思慮固不可謂放而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在内雖曰無心然亦不能使截然無也故又有照看一箇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了照看其心

兩相持攪如鷸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斂莊敬其心肅然在此湛然而心常有主矣　敬齋

莠之亂苗紫之奪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虚盖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冗而樂於虚静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静中工夫屏絶思慮是在内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

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静坐中看喜怒

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全卻既是未發如何看
得只存養便是昔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爲已發之際默識
其未發之前者則可愚謂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
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泳意味
故古人於靜時只下箇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
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
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
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
中不可着箇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

爲主以爲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
知操字是操守之意即靜時敬也若無箇操字是
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着若不外馳定入空無
此學所以易差也

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
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
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
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
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
靜何害

心有存主即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功夫
釋氏置心於無用之地曷嘗有主

存養久則理自明蓋心無雜擾而本然之善自著曰
異端亦有存養其心絕天理何也曰異端只素淨
打坐澄心何嘗有戒謹恐懼主一無適工夫儒者
雖存養又窮理異端不窮理所以差也

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衆理心與理一也
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一心應事接
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
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迹無二異端虛無

空寂此理先絕於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
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厭棄事物之理專求本心
之虛靈是分內外心迹爲二矣內外心迹終二他
不得空則內外皆空實則內外皆實有則內外皆
有無則內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
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不一也

心與理本不相離逐物欲則離矣異端則離聖人則
心與理一也賢者合於一也

朱子言能求放心即是仁此言最親切蓋主理渾然
具於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此心爲物欲所[illegible]

而逐物於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能具此
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致放逸則身有所主
生理自具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
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
絶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絶其理
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然其學亦有數樣
有面壁靜坐絶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謂能存
其心者有常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以為不放者
有只守一箇念頭羈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
存其心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或曰何以謂之有

主曰在內不放即有主也有主則惺惺曰釋氏何
以無主曰釋氏空靜是滅其主矣羈制其心則做
主不得照看其心亦擾亂不能為主此儒者之學
所以內外一致體用全備釋氏則體空於內用絶
於外內外離隔頑亂

此心本與天地萬物同體但為私意所蔽錮則當致
其克復若欲以吾之胷次包括宇宙便成狂妄流
於異端

心與理非二物釋氏離乎理以存心所以終歸空去
吾儒心與理為一釋氏心與理為二

儒者用戒謹恐懼而心存是敬以直內萬理具在方
遇事尤加敬慎故心與理不離釋氏則屏絶思慮
事理使不撓吾心以為存惟無事將如此待得事
來一撓便亂了是他心存時與理離而為二故
一動便亂或謂釋氏有體無用予以為正是體無
體故無用

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
為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為真虛靜無為矣此言
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
為真空無物矣此言[illegible]寂然不動之中萬理

咸備彼遂以為真無一心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
理無處無之所當隨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
彼遂以為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猖狂自恣
而不顧也

吾儒無事時心湛然在內事來時即照這道理去應
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共一[illegible]此心只是箇敬[illegible]
氏只是硬把捉[illegible]方真無事時把捉緊
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主一只是常要整齊非是硬得箇物事來做主不失
堯曰欽明只欽則常心目[illegible]是要見得此

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illegible]
辨也
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敬孟
子言外之意主一即此義也於此合[illegible]不
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鳶飛魚躍[illegible]如
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異端曰不操而存曰無適而非道何也[illegible]異端不事
于操只要心空無物與[illegible]不曾見道只[illegible]道
無不在以爲無適而非道故猖狂妄行[illegible]也
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illegible]提
敬齋　三十二
儒心學語録卷之[illegible]
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團死物事[illegible]不
昧所以具衆理應萬物者識不能矣惟整齊嚴肅
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illegible]不放
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離此釋老之學
空寂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
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爲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
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
人自洒掃應對周旋禮樂孝弟恭敬皆是存心之
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
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喪其心之體絕其[illegible]

害莫大焉
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道愈離實是他只管想像
把住不去格物窮理
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中此是
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爲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人
只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故
無用於外也
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
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
私氣故逆天悖理
敬齋　三十三
儒心學語録卷之[illegible]
禪伯行住坐卧無不在道愈與道離行住坐卧無不
存心中愈無主是其未嘗隨事察理只想像一箇
道來懷放胸中未嘗莊敬嚴肅只將一箇心來求
索作弄
禪家存心有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
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
心存故儒家心存而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
寂滅無理儒家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
家心存而活禪家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
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儒學心與理一而心自無不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心
亦不得謂之存
禪學是他捉住此心牢牢在腔子裏久久常若見此
心光爍爍在內自以為真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
之心已著不得遂得事來心又失了存得心來事
又背了故其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蓋緣心與事兩
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以具衆理又減衆理
不足以應萬事又害萬事故禪學之弊如此殊不
知心本在內之物其體足以具衆理其用足以應
萬事或為氣習所擾物欲所誘而放也惟戒謹恐

懼齊莊恭敬若履淵冰若接賓祭則固已惺然在
內天下之理已渾具於其中豈假拘縛把捉而後
入照乎一割而後存哉事物之來此心惺然在內之
心隨事應事之必能精察詳審各得其理又豈有
紛擾之患哉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
庸所謂[illegible]性道此之謂也
釋氏是[illegible]制其心之法又觀內視使心動不得屏絕
思慮使[illegible]不得起只守一箇[illegible]再無他念皆
是制伏此心又[illegible]之久[illegible]心[illegible]熟亦不走作
意心其萬理[illegible]及被[illegible]其所以[illegible]

理人倫事物滅絕一歸於空寂
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
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
一箇心不去應事是絕了心之理當事物之來不
得已而應之又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裏是一
邊外面應事一邊內裏持心應得外面事又不曾
持得內裏心持得內裏心又不曾應得外面事此
其所以內外判隔顛倒猖狂而得罪於聖人也
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
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

說有箇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
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顛倒錯謬
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
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虛則真虛蓋其見
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為
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為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
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
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為有散則為
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
也氣之有形體者為實無形體者為虛若理則無

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眞何
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似者言也老
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
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眞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
謂無以死而歸眞是以生爲不眞矣問佛氏說眞
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
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廻愚故曰
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
指氣之靈者爲性
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裏無主

釋氏要無心終無不得故在空中見出一箇假物事
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
嘗見性也
釋氏以作用是性殊不知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
身之氣釋氏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禪家害道最甚緣他工夫與儒家工夫相似他坐禪
入定與儒家靜定相似他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
他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
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
儒家說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

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故似是而非莫過於
禪家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家工夫
自小學灑掃應對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
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已無
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惟心一事
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澄心
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
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
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
則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即是神通妙用不

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爲至玄極
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
照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
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
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
自然之妙豈禪家顛倒錯亂所能比哉
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內
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
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非二致豈
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齋

中有立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

朱子語録言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此記者之誤
豈有有體而無用者乎釋氏專守空寂是無體矣
倡任自恣是無用矣

釋氏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彩
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空言道理只有這箇極
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
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
妄愈甚

或問今之學者多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學者多喜玄
妙愛虛靜貪快樂不曾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
入去

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
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老佛所以多詐妄者實理先絕於內也

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剗斷了

老子最奸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真有謙
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偖而居前者
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之所趨故欲爲天
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而

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玄其穽深爲害
甚酷

儒者之一一於理而不爲利欲所雜老子之一一於
虛無

老佛只消空無二字天下道理一切掃盡

老氏說無終不奈這道理有何佛氏說空終不奈這
道理實何所以終歸於邪遁也

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於巢由皆假設以誇
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治堯豈肯輕讓位
於巢由乎

老氏談道德然以虛無玄妙爲道德適足以滅夫道
德佛氏言心性然以寂靜空豁爲心性適足以滅
夫心性

莊子所謂自治只是存得自己一箇神氣道理已離
了

莊子所謂自然乃棄滅道理而不爲非理之自然也
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却要
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

聖賢一循乎天理故自無累今山林隱士欲脫去塵
俗世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以求無

累山林隱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
理然未至甚害理其清高之風猶足以激汚俗異
端則天理滅絶顛倒尤甚高士一變則爲異端矣
若聰明人不去事體上體究只憑自己意見必言高
妙必至陷溺
天下古今繆妄以致顛倒錯亂莫甚於佛氏自其說
流傳引取了多少好人陷入那訣門中去
禪家素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迹掃
盡

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
指爲心性然非真物
佛學所謂捷徑者以爲身不用檢事不用察只專守
此心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了不用下學自能
上達所以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精
察無遺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效
則三綱正萬事治
釋氏只想像這道理儒者便即事物上去窮究
佛學心守向一路去更不去窮究天下道理
異端害道如莠之亂苗其害大而深功利害道如
草亂苗其害小而淺

人好閑散虚静者不入於老定入於釋好事功者多
入權謀順理則無病
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一窮
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
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
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此心如有一物常
在這裏一是屏除思慮絶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
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
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
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今人未曾做得下學工夫便欲貪求高妙如何不入
異教去未曾識得聖賢作用便要建立功業如何
不入功利權謀去
高者入於空虚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
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
教無主學者緫要身心上用工便入空虚去緫有
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
故也
人清高固好然好清高太過則入於黄老人固難得
奥大然好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

也一則是君德既新有以感化引起他同然之心二則是施設教條教他去做工夫三則是有政有刑禁革其非心使之向善益固去惡益力也

忠邪不兩立盧杞等黜然後陸宣公之志方可伸其一二而唐室之復不旋日矣

忠賢既用姦邪自息如陽春既長陰凍自消

有聖賢之君必有聖賢之佐君中才之君有聖賢之佐亦可成王業太甲成王是也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爲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

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來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唐虞公天下而與賢三代家天下而與子二者皆天理也非私也帝王無二道所遇不同也

古今敗國者皆自敗也或荒淫或遊田或暴虐或任小人或好宮室或好貨聚斂皆亡國之具也故爲君者必兢業脩身任賢去姦愛養斯民乃保國長久之道

小人敗天下喫緊是移惑君心又引小人來居要位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上之人肯自脩則甚聞過喜聞過則能來忠直
忠直之士進則小人退君子進國家之治本
不自脩者則忌聞過忌聞過則必好諂諛好諂
則諂諛面諛之人進君子退矣國家之亂本只

世道之所賴有二一則降衷秉彝不可泯滅二則
聖賢遺訓尚存有志之士因以感發用功無此二
者生民之道熄矣後世教化全不可恃

程朱是以道事君而不合者

脩身便是王道

正道難行如良玉難售大器難用自然之理學者不

可以其難行遂變其所守如範我馳驅而不獲
遇而得禽豈可因範我不獲而詭遇乎然在末世
則然遇湯武又何難行哉

聖賢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極其大與天地參伯者以智計處事便小

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着些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伯矣

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者之功聖門明乎脩己治人之道故羞稱五伯

人之氣貴乎剛却怕麄氣剛則才大氣麄則才疎

大而蹤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
則才德全矣
人苦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
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作事須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
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豈弟
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
作興出來
凡正官須要才德兼全方可爲佐貳官可截長補短
用
縱有良法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雖非良法得賢
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道不行不可立朝職不稱不可食祿
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
供天下之財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須務農重穀輕省徭役使民得以盡力耕耨去冗食
之官與坐食之兵在上者躬行節儉限貴賤之等
懲奢靡之俗然後儲蓄可廣雖遇凶年民無飢困
矣
今學校之政全無可觀教養之法已廢間有些好人
出來皆是天資自美若不立德行一科學校全無
理不得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
自是著急何用更要教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
分事業
程子以經義德行才能三物取士者何也德以化民
才以治事然必明經學古然後才德進而無所偏
化民全要身脩
欲君身脩在於學
女色之害甚酷小則亡身大則亡國紂嬖一妲己而
殷之宗廟社稷滅亡幽王嬖一褒姒宗周喪滅文
姜淫而殺魯桓齊襄二君宣姜淫而衛爲狄滅女
色之害可勝言哉
諸葛孔明司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大之
氣非懿所能敵故懿舉中原之兵不能當偏蜀之
師那時不敢出戰軍中已喪氣孔明三年不死懿
成擒矣
隋文帝篡國之君王仲淹獻太平策可謂不知人矣
陸宣公才極精密周徧三代以下罕及但德宗庸君
不能盡其才豈宣公不以格君心爲先務乎
范希文之正氣不待養而剛大是天資正大非學力

也若使深造則王佐矣

人才氣雖大不可無學力如寇萊公後來因天書復相更做得甚事

范文正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范公有暗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舒卷過於他人

將相一體方能成天下之務韓信李愬能成其功以有蕭何裴度恊心於內宗澤岳飛不能成功是為汪黃秦檜沮撓於內也

帝王無二道一於仁義而已

帝王之心與天地萬物同體發而為用萬物各得其所上下與天地同流

君相之職最難者是知人

如孔明誤信馬謖温公不知邢恕劉元城不知程子游定夫胡文定不知秦檜皆是大本有欠燭理不明故也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君子用則賢才舉德政脩安有不治小人用則姦邪進虐政多安有不亂

右五百條

書敬齋先生語後

先生隱居餘干之梅溪聞吳康齋先生倡絶學於小陂之上慨然徒步往從之既歸反求諸身心一主於敬期以聖人之域為歸宿其所著有居業錄若干巻古城張公東湖吳公皆嘗摘輯第於其闡明斯道切于心學者頗多闕遺黄每喟之乃精玩備采手錄如右俾求先生者於此乎卒業焉則不必徧讀其書而其窮理盡性之學居可盡得其精妙矣嘗考先生篤于為己不求人知而世亦無能知

之者其處窮也至於窘乏之甚鶉衣箪食人所不堪而超然有自得之樂終其身而不改一切紛華權利舉不足以動其心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揮褫篋笥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嗚呼先生之道德實積于躬者有如此豈獨其言之至焉而已哉景仰高風為之歛容三歎嘉靖庚子二月望日黄謹書

大儒心學語錄二十七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蓂撰是編亦其歸養之時所輯諸儒語錄凡周子程子張子邵子楊時謝良佐呂大臨尹焞羅從彥李侗胡宏朱子陸九淵張栻呂祖謙黃幹蔡沈陳淳真德秀薛瑄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二十四家皆論心學之語也